



076

道園學古錄
牧菴集



牧菴集三
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牧庵集序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秉山川之靈闢天地之運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兩晉魏隋之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歐陽修蘇軾二人當是時非無作者雜出其間與三四君子相與度長而挈大並駕而齊驅焉然皆掇拾剽竊不能成一家之言負當代宗工之任此山川之氣天地之運誠有時而或息卽我朝國初最號多賢而文章衆稱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公營州柳城人營州之族好馳馬試劍遊畋爲樂公獨嗜學績文早負奇氣非所謂秉山川之靈闢天地之運者乎至大戊申公爲翰林承旨予忝末屬始拜公于翰林是年終詔修成宗皇帝實錄日侍公筆硯間遂得手鈔公文數十篇玩誦日夜不置其後實錄成進方將求公全帙編次而公謁告南來矣曩得寧國所刊本讀之旣非全帙譌舛尤多每爲悵然也至順壬申公之門人翰林待制劉公時中始以公之全集自中書移命江浙以郡縣贖學餘錢命工鋟木大惠後學予時承

乏提舉江浙儒學因獲董領其事私竊欣幸乃與錢塘學者葉景修重加校讎分門別類得古賦三篇詩二百二十二篇序三十八篇記五十三篇碑銘墓誌一百四十篇制誥五十八篇傳二篇贊十五篇說十一篇祝冊十篇雜著十三篇樂府百二十四篇總六百八十九篇

案牧庵集今無全本館此序及年譜猶可見其各體文之原數凡五十卷竊惟公之文

雄深雅贍世罕有知焉譬之太羹玄酒食而無味然足以饗天嗚呼草玄者之有望于後世之子雲也宜哉至順昭陽作噩之歲季春之閏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鄱陽吳善序

原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明古文纔牧庵姚公一人而已
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
駕縱橫開闢紀律惟意其大畧如古勁將率市人戰彼
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
北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衍視彼選兵
而陣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年
二十四見公于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于醮酌
後岸然暇坐詞致砰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
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駛而
蛟龍挈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煜一
時名勝靡不纒纒焉自閱所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
輦金篋幣託銘先世勲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
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驢錢宴勞月無
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君神仙
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
所旣若市或酬金切門最其凡論之公蓋兼有至其外
榮達喜施與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

顧有前人所未備者然則公之奇侅瑰異者獨文乎哉
公沒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于家凡
如千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
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
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
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
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庵其自號云濟南張養
浩撰

牧庵集

武英殿聚珍版

提要

臣等謹案牧庵集三十六卷元姚燧撰燧字端甫

號牧庵河南人姚樞從子也案元史稱樞為柳城人元無柳城當是據

志狀之文著其祖貫耳初以薦為秦王府文學後歷官至翰

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謚曰文事迹具元史本

傳燧雖受學於許衡而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

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闢紀律惟意如

古勁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

謚議稱其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

返古轍而銘誌箴誦雄偉光潔家傳人頌莫得而

掩雖不免同時推獎之詞然宋濂撰元史稱其文

閑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西漢

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

國初黃宗羲選明文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

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

作者所能及則皆異代論定其語如出一轍燧之

文品亦可概見矣其集久佚不傳明文淵閣書目

有牧庵集二十冊而諸家著錄皆未之及劉昌輯

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文則無

出文類之外者昌跋稱牧庵集五十卷聞松江士

人家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錄本

多殘缺視刻本僅十之二黃宗羲序天一閣書目

云嘗聞胡震亨有牧庵集後求之不得蓋已久佚

惟永樂大典所收頗夥校以劉致年譜中所載文

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五

六矣詩詞更多出諸家選本之外謹排比編次釐

為三十六卷以存其概劉致年譜一卷亦附於後

集中諸體皆工而碑誌諸篇敘述詳贍尤多足補

元史之闕又不僅以詞采重焉

牧庵集目錄

卷一

祝冊三首

詔制二十八首

卷二

詔制二十六首

卷三

序十四首

卷四

序十一首

卷五

記四首

卷六

記八首

卷七

記五首

卷八

記七首

十九

記十首

卷十

廟碑四首

卷十一

廟碑三首

卷十二

廟碑四首

卷十三

神道碑三首

卷十四

神道碑三首

卷十五

神道碑二首

卷十六

神道碑四首

卷十七

神道碑五首

卷十八

神道碑四首

卷十九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一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二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三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五首

卷二十五

墳道碑三首

神道碣四首

卷二十六

先德碑一首

先德碣一首

墓碣四首

卷二十七

肝表四首

肝碣一首

卷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九

墓誌銘七首

卷三十

傳一首

行狀一首

卷三十一

經義一首

名字說三首

題跋六首

銘六首

贊二首

卷三十二

賦一首

五言古詩三十八首

卷三十三

七言古詩十九首

卷三十四

五言律詩四首

五言排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三十五首

七言絕句四十八首

卷三十五

詩餘二十八首

卷三十六

詩餘十九首

附錄

年譜

牧庵集卷一

元 姚 燧 撰

祝冊

加諡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維至大二年蒼龍已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
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
託于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
廟兩嘗禋將非獨于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
而祠官讀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宗室亦惟曰
景懷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
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
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
心竇歆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
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諡太祖曰法天啟運聖武皇帝
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
敕我祖宗歆此嘉諫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

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
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燾之
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阻修
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讐夫豈不能聲
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
繼序憤久驚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異陛下授以太
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時未
及冠承命卽行其視萬里莽聞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
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修明法志簡拔果毅均苦分勞
解衣煖寒推食飫飢泚泚沱沱土氣日作審算伐謀待
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虛已
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狃屢勝在狡不懲悉銳來
加當以選鋒伺間出奇盡襲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
羣倪疊疊降口百萬致茲教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
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親天光者願
願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風習
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
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

玉璜黃流薦禿太室還蹕龍興徘徊太祖龍旂九旒斲
金子斯肇基帝業為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
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于至聖文宣王上立勞于軍
與九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虞施未博民
罹罪咎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為大掛一
漏萬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
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
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
皇帝臣某臣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託其
遺體顧踐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
臻而隆名盛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徵忱酬大德也
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剛明居常處變
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
義割恩縱臾其行迨輒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于
佛乘尚憑陰騭早遂振旅殿閣是崇靈貺用昭旋聞國
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冊儲皇曾不再日掃清宮掖

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審斷安救內訌往歲鑿輅再
輒五臺淨供大修以畢夙願極心為臣天燾地持日居
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躬
末卍仁煦慈百倍為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
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上帝禋于太室奉玉
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
惟皇太后陛下慶躋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歷非躬是
保慈訓是承

詔制

行銅錢詔 至大二
年十月

錢幣之法其來遠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世祖皇帝建
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
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今鈔法一新期
於公私兩利重惟經久之計必復鼓鑄之規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諡太祖為法
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睿宗仁孝景襄皇帝
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

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昭聖衍孝
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于斯之時宜
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敷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
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齊博爾蓋愆前人盡數卻衆
歸命闕庭乃庫庫齊謀爲非說未忍置理刑以輕典與
夫崇建大利上爲列聖報德冥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
者亦旣成功皆我聖母之德之致己於此月五日奉玉
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
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
力以輔予治期底隆平

卽位詔

至大四
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
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于其踐阼
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
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
寶之繩旣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
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卽正宸極朕以國恤方
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

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于大都大明殿卽皇帝
位凡尙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逐
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
李道復等從新極治其可爲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
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
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左丞許衡贈官制

天非繼聖學之隆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興王道
以比隆肆用爲丞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尙人思之
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兼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
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
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
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
振衣滿戶外者列屢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
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臯而聲聞於高鳳翔于仞必
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昔伊訓說
命之言丹戾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軋擊青臺治歷本于

筮日月而送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
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于朕心
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
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蜜章于下地光靈如在
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追封魏國公仍謚文正

中書右丞相塔喇台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干訐謀廟堂爲相一年而
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具官某維昔開
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爲我親臣事世
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
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
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調護而長宮師
監繁修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裕爲一德可以寬鄙
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
縮銀艾者十八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
獨還致于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賢與尙友千
古改爲改作緇衣何頑乎武桓拜後拜前赤舄未慙於

周魯方歌功於清廟倏委魄於玄閭豈意少者歿而老
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漠北誓爾
後均胙乎淇陽於戲何但上下牀盡餘子可束之高閣
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
可特贈封謚爲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
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索隆噶台贈營國威翼公制

朕聞康王之入端門具從呂伋文帝之來代邸亦拜宋
昌固知非心膺之臣不以付爪牙之士某官某任足以
致遠斷可爲克剛以世祖見萬里之明于親臣極一時
之選愛其春秋之方盛責以夙夜之惟勤昉試于中俾
執干而衛闕旋出之外與受鉞以平淮召移全軍往追
叛威既誓捐軀之許敢辭奔命之勞何以報之所未聞
者杯盃盪瑤瑤以陳玉賓虞秩秩之初筵鞍勒盤陀以校
金人避駃騠之上駟榮生如此哀死可無庸建爾於上
公卽家爲國廣綬予之孝子與親共尊靈而有知歆是
殊渥

楊恭懿贈弘農郡文康公制

聲相應而氣相求允謂風流之二老生有封而死有贈式昭恩數於九原其肩隨許魏國者誰歟而目爲秦君子則公也故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楊恭懿抱經濟學恥章句儒守四書爲入道之階梯持一敬爲立身之根柢其辨析則江河之莫禦其操履則山嶽而不移信蠶有績而蟹有匡化三輔喪親之自致無鶉生突而祥生奧視萬鍾於我亦何加所師授者皆成德達才有朋來者必忠告善道非商山之幣不起而宣室之席始前由道德禮樂刑政蘊之胸故歷象日月星辰指諸掌明朝花謝數之精者堯夫何處星來君其問諸李卻是皆非常人所企及宜其爲吾道之指歸今也則亡誰其能及於戲天下之事日銷月鏹惟餘不朽之聲名關西之風山高水長尚爾克開其苗裔英靈不昧異渥其承

劉秉忠贈趙國文正公制

運際風雲不可謂生時之無益名垂宇宙斯克當沒世而不忘將求若人展無與匹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趙國文正公某淵深而智山靜其仁方見龍之在田

嘗迨天之未雨貫百王之一其道于聖學以開明敷五典之三爲綱肇人紀之修叙身本斯立政條用張頒祿于陝之東西屯田于淮之南北從征六詔與越三江贊神武不殺之仁洽民心好生之德咸嘉謨之入告至大業之佐成是以楓宸之念功俾于蘭省而總政屬王旅簞壺之迎勞隨王輿文軌之混同而獨身不及見之亦衆心所甚惜者至元之贈進保爲傳大德之諡以正易真在先朝之恤雖曰己隆自今日而思猶答未盡何功臣之見後復太師之未加豈朕待爲于爾其告於戲非登朝霞以棲其魄從往聖陟降于帝庭則抱明月而遊平方訪裔孫徘徊於神道章追刻密恩重書棺

王思廉之考贈恒山郡正獻公制

陰雨膏之由太山出雲于膚寸滄浪清者乃蟠冢導滌之濫觴卽物理已然而求見世德自微而著某官某之考炳稟姿溫粹泣事敏恭知惟讀其父書示不忘乎家學方冕在野之並逐猶鴻集澤之未安筮仕其時立勞于國爲令雖囿乎百里施治可型之四方收蔽朴之威以求得情于獄拒摧筦之策以堙興利之源得古人用

其一緩其二之心故取民也有制非後世朝而三暮而四之術其得民也以仁逮夫中統之建元治最十路于宣幕不享其身者淵停而雲滄以昌爾後考天施而地生由服勤祖宗之兩朝俾進秩丞疑於二品於戲推子以及其父不子大都以疏封知臣宜莫如君曷報舊人之共政

妣贈恒山郡夫人制

婦人之爵視夫若子之貴賤而為崇卑夫貴而子卑官始大而終成寥寥無聞夫卑官子致位將相故人生榮而死哀之雖勢之必至營魄有知寵數欽若然猶視媿德娠賢之何如某官某之妣武氏其夫雖未至于顯庸而盡瘁州縣惟恐利澤不加于民而聲名日延可謂媿德迨其子壯美知世祖典瑞於中大官再上食必以見及而不後之隨時煥寒歲賜之服而克翼翼小心未嘗見貶于聖訓者兩朝四紀自宥密而進丞疑而館閣于月旦評者推傳相為稱首謝事而去晚有宮賓之招亦以老辭凡若此者皆出斷機之教可謂娠賢汝武氏兼有之斯具美矣

散周氏塔塔爾贈蜀國武定公制

朕惟他臣之家由其子孫位登將相故褒命其親上及三代皆有國之禮經崇大臣也具官某惟爾家則不然尚論其世雖源遠未分而同出於天潢矧其考博驪岱呼爾罕有功太祖立國之初及爾之身承是勲勞由帶憲宗御器械出乘旄鉞疆理四川西起劍閣而東盡夔門勁騎一蹂而宋人去平土城郭壁山柵水假息歲月不敢出犯其鋒非獨為國震耀武威張今混一之本使爾子孫席是以興接武為將纘乃舊服亦為爾家邁德之祖求他臣家由于子孫貴以褒命者語豈同日哉於戲可嘉也已

考贈蔡國武穆公制

知臣宜莫如君凡曰有勞而必報推子以及其父父雖未仕而亦封實原始之教忠特飭終而追恤具官之考福寬初由力穡旋致豐賞嘗倒困以周窮率裂券而免負俾鄉鄰傾心而懷惠善頌其家鍾光嶽全氣以生賢元勲于國祿及養以五鼎年幾躋於九齡於戲世皆流澤于目前漢汗隨涸爾獨揚名于身後華袞何加尚其

光靈服此茂渥

妣贈牛氏蔡國夫人制

四民之中士無恒產工利器用商運有無而皆資衣食于農斯古有國官人必于力田由善務本故生子勞而向義多爲鉅臣具官某之妣牛氏由生令子當今季朝砧夕鼎之時獨完其宗來歸吾元以開勲爲顯諸侯而與其夫安享祿養以終循是褒章宜及所自

某官之考贈韓國敬穆公制

惟勤夙夜莫踰暫御之臣何物暑寒敢曰休安其室屬世皇之違豫召路寢以入居方憑几之道揚俄綴衣之庭出恨不攀龍髯而俱上悼其附鳳翼之不終從事孫曾如臨父母最是三朝之知遇加於百辟之等威何以報之先德用章庶其逝者下泉無憾某官某之考秉氣通正爲才裕優當僉其國之都議司聞振下民之餓羸者損布爲端之三百與米爲斛之一千百銀桶之副諸五金品之亞者初匪干民之譽如家量貸而公量收實以推君之仁示朝信道而工信度種德若此生賢則宜求臣鄰之顯親至師垣之極爵於戲高車駟馬維不覲

于生前衰冕桓圭亦足華于身後光靈不泯明命用歆

妣賈氏贈韓國太夫人制

夫封婦命雖君禮臣之所同子貴母榮以古驗今而尤異欲彰孝之潔白可後典其焚黃某官某之妣賈氏賦質柔嘉爲心恭懿出移天北山之李宜爾室家求奉祀南澗之蘋奠其宗牖匪真善閨門之主饋又佐割帑康以振饑如聞壺外之嫺皆曰女中之士篤生哲嗣實爲親臣於戲由雛引以鳳飛故得飾終於下土信蟹匡而蠶績可以興孝于他門

妻韋氏封韓國夫人制

惟爾之家世緒絕遠自漢儒賢及立成父子繼爲丞相傳魯論於灰燼之末實開道統之源至唐其族尤盛女爲后而男尚主與仙李蟠根相終始歷數百年其遺澤餘波及爾身者與衮衣赤芾者匹最爲近象于魁三而朱幘翟芾以朝何異去天之尺五出門輝耀行路咨嗟可謂極命婦之榮而未正小君之號不其闕歟爲降恩綸

中書左丞相阿都台追封順昌郡王制

臣為委質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以襍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幽褒用昭異數具官某力齊嶽負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閭外賈勇籌邊為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世祖投江以尺筆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乃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夬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乘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于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苞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塵星駟之捷如震如怒衽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蓋江漢南國之紀羣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橐以泥頭瘁事非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為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雲香歸于青山清風空遺于黃閣像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袞之升既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于神路邇者式焉示絕等于臣鄰忠則勸矣尚膺茂渥少慰營魂

妻扎拉爾氏追贈順昌郡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裁定中夏日不暇給由天未厭宋德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

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審算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都台為推忠翼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札拉爾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媿德不及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娠賢不得食子大夫科官邪之祿非賁玄壤曷慰貞魂

妻哈達奇氏封順昌郡王太夫人制

漢祖王吳芮於長沙郡史豈及其家為晉武君祐妻以萬歲鄉夫則未嘗王也求能兼者伊何人斯非為臣利用行師有饒水建高屋之功則其婦大疏封爵無女蘿施長松之好具官某妻姆于華望燭我元勳貞順範乎閨門恭儉化其姻里問安與聖錫宴大明導必中貴人以前坐則外命婦之上寵莫宜于象服光何賴乎魚軒皎日穴同天豈私從其死矢高風物表人則爭仰其生榮與爾貽謀服我休命

張弘範贈齊國忠武公制

由弓治而爲箕裘世其家之餘子用詩書以驅鋒鏑儒
能將者幾人非資文武之全才安立功名于昌運鎮國
上將軍江東建康道宣慰使都元帥贈銀青光祿大夫
平章政事諡武烈公張弘範純明而敏學沈毅而善謀
爲二千石則有譽于魏邦嗣萬夫長克有光于蔡國城
濟南夾寨卒圍齊盜以梟夷壁漢陰上游式遏荆蠻之
冢突臨長江而先濟拔列郡之後降獨制帥堅守其揚
州盡全師反攻吾木柵奮前茅以騎擊居顏行纔十三
人麾後騎以鼓乘斬首虜倍九千級震兵威于淮右授
使節于江東方遣伴趣三宮之人朝其丞相挾兩王以
出國建僞號以干正朔萃亡命而蠢甌閩率趨利之狐
軍活坐屠之一郡獲俘不誡就敵是求遂令眾叛以親
離猶且兄終而弟及轉偷生于溟海竟滅跡于崖山萬
里言旋九重入覲殷腴之紀緒已絕吳語之勞苦甚溫
方恃爲祈父之爪牙而遽啓曾參之手足於戲雖爾身
不及識而世祖告策則具存于朕心不能忘在功臣胙
土之未錫故即發身之自爰疏賜履之封尙其明靈服
此茂渥

妣贈齊國夫人制

身先齊家所以立興仁之本天昌厥後昭其有教子之
方憫爾劬勞寵之贈卹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弘範之母趙氏肅
穆持正含弘有容心靜而安惟修善以積慶氣稟者秀
能爲國以毓賢信有開之必先庸厚報其所自令譽永
傳于千古湛恩下及于九泉於戲後之視此亦猶今典
章具在述者如斯未嘗往神爽如生

妻封齊國夫人制

因親教愛孝可移忠揚名顯親報不忘本夔倫所繫典
則用彰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弘範之妻某氏厚積慶源恪遵禮
範純乎坤道能靜守于母儀正于家人可敦勸于風化
親見門閭之高大載加名爵以推崇佩此光榮俾之耆
艾於戲範章所賞推吾永錫之仁慈教是遵尙勵堅貞
之節

兼呼封營國顯公制

開國居先亦既攀龍而附鳳傳家有託尤在峙鵠而停

驚非天不享而日斯邁故北京路噓嚙齊龜呼自夫幼學以及壯行藹翩翩佳公子之稱植矯矯大丈夫之操嗣爲元帥代其耄親虎節相承可謂父舊而子播龍光不爽式昭臣敬而君仁纒纒舊服之數年遽棄慈闈于一且噫雖功不施于遠而芳其流則多有後而才方將天門之宿衛於中何憾已增泉壤之輝光加有褒章以慰貞魄

妻封營國夫人制

仙李蟠根天桃華灼旣及閨其名族而作配于元戎內佐堂構其父基外勉勤勞于王事棄詩書乎馬上髀肉從消對黜業于鏡中鬢毛未改何爲不淑俾稱未亡求斯世之賢哉亦爲女之士者於戲適從夫而死從子身旣令始而令終高爲谷而深爲陵名必傳今以傳古

烏雅爾贈營國忠勇公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勲魚猶得水展我同姓豈伊異人具官某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定旣降復叛必煩以行旣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

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字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

妻李氏贈營國夫人制

佐命龍飛及見九旂之大旆剖符虎節可輕十乘之元戎贈以報其忠勞禮宜均乎伉儷具官某之妻由有淑質莫不令儀鬱桃李之積華藹萋蘭之芳佩季女齊而奠爰吉蠲克謹其禴祠之子狩而鞬弓險阻備嘗于軍旅實從于疆而于理豈專宜室而宜家於戲雖魚軒未及于生歸以新觀美而象服可由乎死氓不大疏封

張柔贈蔡國武康公制

風雲從而龍虎騰物有感于類應日月出而螢燭息理無待于他求具官某當聖武蹂山東而北歸旋貞祐棄河朔而南播俾司留鑰兼秉帥麾知歷數之將窮東干戈而胥附殄孔山堅壁之賈瑀抗真定反虜之武仙徙治保州斬荆棘以立府寺從戎汴闕棄寶玉而收圖書事睿太憲之三宗封易涿遂以萬戶至世皇移全軍以

成毫僂袍鼓不鳴郊壘者十年懲齊虜削諸侯俾城燕
平板幹可壯邦畿於千里年雖云其耄矣功誰出其右
焉求先朝爵之上公何會無十一於千百故今朕贈以
太傅實加異尋常而再三又增賁於九原兼追揚及二
代而父而子皆使同大帝之已封我祖我孫可謂于功
臣而無負庸躋絕等以慰明靈

妻毛氏贈蔡國夫人制

朕惟祖宗創業之艱必有摧鋒宣力不二心之臣雲從
影附克戡多難以成著定之功是用賁以追錫之榮而
配亦與焉於戲非吾將相勲業之家其孰能得之具官
某之妻毛氏淑慎柔嘉涉獵書史在金叔世實與蔡國
同其艱危及後爲顯諸侯憤世婦人妒悍爲俗寧殄其
夫之後不使媵侍在側者而獨善逮其下藹有惠及小
星之譽男女二十餘人教養不異已出故敦勸閨壺者
莫不舉是爲師先朝旌異之賜衣一襲詩曰鐘鼓于宮
聲聞于外者其不信然死既同穴而追崇者其可異諸
于

臣馬啟泰恭校

牧庵集卷二

元 姚 燧 撰

詔制

楊爾昌贈壽國安惠公制

人之祖其木之本培植既深曾之孫如幹之柯散分斯
茂比切雲霄于千尺豈濡雨露之一朝具官某生際時
艱役編氓籍難迹沉浮于里社而名表襮于鄉閭德邁
乃身盡力畝畝其地澤流爾後聯芳侍從之臣矧侍前
皇有聞今日苟不上推其所自爰進丞疑何以下詔夫
將來用光冥漠

妻富察氏贈壽國夫人制

姆名門於遠右醮華望之弘農言必女箴動循婦道篤
生奕奕之令子實爲洗洗之武夫觀其臨陳以捐軀于
時蹈難可知卜鄰之提耳平昔教忠矧曾孫以宮臣爲
儲貳之傅友上推德澤皆發慶源於戲朕之贈右揆而
勲護軍疏恩已極爾于穀異室而死同穴受祉不那告
第以茲制綸欽若

楊德崇贈壽國康懿公制

羈于人而合于天徵書惟信非其身而在其子從古已然源不浚則流豈長弓必勁而矢方剝取譬若近爲理則同具官某自葉流根去華務實以名聞于裕廟遂驛致爲郎臣不大其施以昌爾後膳祠主客郎官所職之殷繁嘉吉軍賓閣老相賁而損益生而有光于門戶死者何憾于泉扃位亞師垣展矣三司之列寵加公袞歸然九命之尊伊爾明靈尚膺茂渥

妻陳氏贈壽國夫人制

以育姜敬仲之遺苗歸有周揚侯之餘裔合姓皆神明之後生子宜禮度之閑進長儀曹近清光之尤切動咨閣老率舊章而不忘因觀從橐之能然皆出斷機之所自秩上公以九命旣疏大國之封開壽域于八荒宜正小君之號用資告第貞魄是承

王守道贈壽國忠惠公制

臣之遇德固將流慶于後昆王者念功必使被澤其先世肆卽下地爰進大封具官王顯之父守道生值時艱出膺人傑屬金源之南播屹恒鎮而中居彼猶冀死灰之然而潛出代之策誘同官以所部曲殲都師不遺

稚孩佐太尉之孤軍奮雪讎恥復連城以千里盡返故常鴻集之氓遂其奠居泉悍之卒駭不爲暴用輕典以刑新國克遠省以任舊人損戶薄征折券恤匱故飲惠者相率而尸祝其聞風者或形之詠歌非獨專乎軍諮兼亦正夫侯度帝曰嘉止豐書爛雲漢之章民曰異諸金節等河山之誓於戲功豈一書而足爵宜九命之加矧有子嘗任其股肱尤可厚飾終之典雖若汝不復于骨肉必猶多用物之精其克欽承尚永無斁

妻封壽國夫人制

凡曰有官之君子克慎其終亦惟主饋之家人能勉以正典旣所天之加恤義無同穴之見遺某官某之妻姆張懿撤婦主貞順令閨門之不出奠宗爛之必親齋國賢妃纓警雞鳴于昧旦魯侯壽母未聞燕喜于期頤合斯異代以觀有不同年而語養以辨章之陳祿何報春暉服其裕聖之筒衣足華歲晏居勤纂組而無逸動釋几杖而不隨受祉之那比隆安有亦黃髮之良異者而素心之所慕焉於戲開予壽域于八荒疏封先汝進夫上公以九命濟美後人

耶律祭酒考贈涑水郡莊愼公制

臣克厥艱而始明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眷予問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固求還笏難斷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某官某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遼室之遺苗禰祀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執踰爾家而又誨嗣續善詩禮之敦子以見平生憂統禘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漿振衣岡於干仞奉先惟孝雖者蓋于禴祀也親焉接下以恭其臧獲之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知止抑展在家而必聞惜棄世于九齡負爲國之三老於戲神遊安往定徘徊乎故鄉袞罷卽封用昭章于疑墓嘉誅以副殊渥罔遺

王思廉之祖沂贈恒山郡莊惠侯制

商容殷臣周武過閭而必式廉頗趙將漢文制敵而尚思至公因見夫古人褒善不嫌于異代某官某之祖沂言出無擇量深有容當天步未改玉之時明刑書爲亡金之用立人由己飾吏以儒始知法以佐州尋假令而爲縣以不揚威于長吏斯免濫罰于平民不惡而嚴雖

文無害伍符尺籍事專司六部之間馴馬高門報顧在百年之後有孫四紀及相兩朝晚年嘗作客夫青宮時竟遂明農於綠野遺榮若此垂裕尚多於戲父爲士而子大夫爾知守死生于塋祭考贈公而祖侯服朕誕敷隆敷之等威尚其光靈歆此明命

祖妣贈恒山郡夫人制

求世德于上古神明後者莫先于帝高陽屈原云然亦豈顧後之人哉惟自是屈節雖不可譜其次傳則汝爲其遺苗從可知也然自佩續紛于繁飾及夫曰黃昏以爲期思公子于芷蘭不言而喻貽下女以杜若無忌可知溯厥芳閭宜茲象服於戲教爾孫導其先路旣竭其力以事君恐王母懷乎故都俾從夫爵而啓宇降斯寵命賁彼幽局

贈焦德裕考制

我國家禮御羣臣凡有位躋乎將相恩推上世必皆宇啟于公侯匪專勸忠用以光孝具官某之考某生當立武之日負其先衆之才旣長千夫將經百戰每獲俘而不殺其久奴而必民化盜賊而爲善良振饑羸使遂生

活方亂離之靡定而仁惠之兼施自他人若是之有爲而平日皆在所可紀由爲子之束于貧賤故世德不能以昭明則爾後之熾昌亦式穀之教誨夫旣一門各盡其道可于九原不顯其光

焦德裕贈恒國忠肅公制

事睿太憲以及世祖可謂圖任之舊人官趙蜀源而盡東甌亦旣救寧于新國于勞庸之是迹何甄錄之可遺爰啓大封用昭幽壤具官某忠壯而信厚剛毅而純明皆得自天且資以學當王略經綸之際適金源逋播之秋覆巢大行遂武仙之首惡引翼開府雪史帥之血仇後從躡董漕于川中尋持憲省風于隴右行役之遠聲名益延及太師之濟江乏才臣之謀闔自家而起乘傳以從旣同輻裂之軌文又翦彙典之莠莠爲勛之夥枚舉豈殫方分省政之參俄有邦光之殄於戲永辭白日佳城鬱三千年不及清風黃閣留一萬古

納喇追封蜀國忠武公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遂稽于禮經用厚加乎愍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爲選鋒迅

與鷹揚號爲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反郊乏總戎之制闡來可若此孰有異然其爲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墻卽下令于轅門已折衝于樽俎握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阨危則虜衆所不先分賜予則如土之最下勁騎所避堅城每摧如斯宣力于兩朝何止出奇于百戰於戲降年弗水爲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卽封或魂魄猶思蠶叢之國

伊蘇德勒贈蜀國武襄公制

遣戍以歌采徵命于天子者爲將三世故國非謂喬木名曰世臣者卽戎百年生而他人孰可方之沒則斯朕所甚愍者具官某川涵而岳負玉裕而金相受鉞于成童之年交綏于大敵之陣觀其進退以坐作得於生長之見聞勇必冠軍功則推衆非有是爲將之體其何以服人之心雖崎嶇殘蜀之餘久纔五稔顯救寧平宋之後艱已百罹置郡縣于夷蠻斥邊疆于甘肅或分使節

或秉政鈞自陝右而雲南躡辨章而丞相勲亦懋矣年則未焉何期立極之新而失圖任之舊於戲乃祖乃父既不異乎錦里之封爾子爾孫亦可同是蜜章爲刻光靈如在明命用歎

張弘略贈蔡國忠毅公制

保塞承勲孰曰將門之無種陵川受學共推師道之有傳旣不墜其治弓而復敦以詩禮方資用世奄繼佳城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弘畧易武以文克忠由孝在憲廟已頒其虎瑞故世皇游致之龍光會盜發于東秦加兵助乎南紀援徐方之傳檄夙料如成當炎夏以交綬宵奔已墮歸守衛士兼長儀司賜金卸之厄被錦絮之服以中奉乘宣麾於淮浦仍前授移使節於洪都大憝旣殲餘孽何賴超參南省之機政隨開北首而棺懸雖未陳夫襚衣猶及贈其褒衰於戲乃公旣邦之蔡無庸改封其家有廟於燕可從與享精爽不昧明命用歎

秦國忠翊之弟巴克實巴追封古哩郡恭懿公制

繫朕聞汝惟昔在軍謂人集范而已集枯羨烏烏之暇

豫何寸有長而尺有短投龜策之下居道理之安死生奚計某剛毅而明敏貞信而沈幾逃自叛王棄其盡室義定君王之分石可轉而心靡移思輕妻子之私裾雖幸而首不肯遺其歸以萬里始克親于九重帝曰嘉哉世所難者故其賁賜之物俄然充牣其庭或爲廷士于中或將邊兵于外居無常所至則有功月旦之評士咸高其一節春秋之筆史無待于他書不有褒章何發潛德於戲恩如爾家之奕葉能令名者幾人封依兄國于拂林兼位崇以二品靈而有識生氣凜然

楊幅贈壽國武莊公制

所貴乎死丈夫橫尸于戰場其凜若生太史納書于幽隧人臣斯得天寵何加具官某方初入官于遠行役第知爭先而買勇何有反顧而蓄疑將工礮之萬夫壯軍威于千里志愜王帑恨衣帶不甘南紀之存魄毅國殤殉抱鼓以示北方之矯與馬革包棺以奚異詎蜜章納壤之未開展也興哀爲之賜諡爰加美號思期昭白于廣庭式慰門靈制許焚黃于神道

馬實贈扶風郡莊惠侯制

惟仁者爲能愛人雖甚急賢才之得觀遠臣以其所主始可精淑慝之分故世皇大公其心致多士善用此道其官某棲身巖穴屏跡市朝既力稽資其讀書復懸榻慎于取友用先正魏公之薦得溫室省樹之觀問惟對以國言事見可于天聽賚衣在笥進秩題輿萬里之塗牽車共期到遠九仞之山止簣不願爲高竟自遂以終身敢維憎茲多口傳家有子應宿爲郎治膳祠主客之殷繁酌嘉吉軍實而損益諸有疑貳皆資老成於戲克對無羞皆汝教忠之自或靈有識欽予追恤之褒

蒙克特穆爾祖考伊蘇追封秦國康惠公制

朕禮遇臣下將賈其報上而効忠故先之惟親而立愛人曰予知不力善烏得夫令名祖以孫尊必既貴乃推以哀典大夫尚書左丞蒙克特穆爾之祖考伊蘇繫我高后于爾先人聞爲世之所賢奏遣伴而將致由渠旣遽辭不能往以汝克肖代之而行非家學有自而來不父譽如是之力春秋方富初供奉乎東朝夙夜惟勤載徒征于西域託椒房之親以爲傳父居畫室之館以鞠帝姬雖一話而一言可三薰而三沐卽其時皆書之冊

視他日取用爲模至今天府所藏尚存擇古地官爰加以贈於戲子兆民以數五典生不及邦教之是司公九命而勲上階沒其與子封而爲亞英靈不爽幽賁其承

祖妣克喀氏呼實尼沙贈秦國夫人制

婦人能動循禮度旣宜室而且宜家王者之加錫號封不從夫則必從子存亡奚間古今所同贈光祿大夫大河徒上柱國秦國康惠公之妻大夫尚書左丞蒙克特穆爾之祖妣克喀氏呼實尼沙貞靜而幽閒柔明而茂淑德實在已貴不以夫由嬪椒房娶妻必食于河鯉爰從戎輅大人未造而淵龍由託子其王姬是用尊爲傳母盛哉車服之出入蔚爲門戶之光華生子則賢旣間關功成于萬里有孫而相亦崇高位至于三公何爾身不及見之斯朕心所尤惜者於戲高后之明並日月生及依其末光夫人之行如山河沒可忘其幽賁大秦啓

宇貞魄用款

考崇福使阿實克岱追封秦國忠肅公制

贈以褒忠凡善無微而不錄名取副實夫言有大而非夸惟遠藩之舊人及承事乎列聖匪封大國安賁下泉

某考昔在憲宗未登宸極初因太子同生于其地故即在軍鈞錫以是名嘉與帝姬共其傳母臣求愛遇于當世人誰過諸女采撫鞠于內庭妻亦賜者逮六飛之巡蜀乘世傳而超燕世祖異觀宗臣不劣所欲則與之聚爲猷而必其成屬叛王阻兵于北荒致懿親絕使于西海責從間途以往奚翅乎十萬里之遙竟懷重寶而歸已忽焉四三年之久最其勞勩無與比倫報宜其身願後者天命由出舌在今其子補豈專乎哀闕用方賴其錢流設爾無是之雋功亦朕不遺其哀典位崇太傳何及鍾繇虎賁之共昇宇啟大秦足表造父馬迹之不至英靈不爽茂渥其承

李道復曾祖考統贈韓國公制

于傳有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易亦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何天道之應若質劑而取償而人事之脩如菑
畬而望穫具官某之曾祖考某尚論其世孰踰其家自
後唐僅十五傳至今代實四百載秋闈戰藝嘗從退鷗
以俱飛晚節考槃遂卷層龍而弗試猶不失一鄉之善
士矧其資上黨之素侯源濟也則其流長城高者由夫

基厚宜爾來裔爲我蓋臣一乃心之是期百其身以奚
恤與同休戚嘗憂杞國之天不大聲色再抱咸池之日
將以圖報惟有疏榮放于三代之相承皆以上公而爲
贈於戲汝爲其曾王父雖不及股肱于廟朝朕命以子
大夫尚或可肉骨于泉壤光靈不泯恩綍用歆

會祖妣郭氏贈韓國夫人制

內言不出于梱雖無事之可書大孝能顯其親凡有功
而必報此古聖人勵忠之意亦士大夫反本之心某官
某之曾祖母秉德淵純移天令淑正位乎內利家人在
饋之員以禮自防見君子采薇之說遂衍曾孫之慶用
疏列士之封精爽有知欽承惟承

考贈韓國忠獻公制

九仞爲山覆篋其址百川學海蓋鵬是源因於已然而
卽觀莫不積始而至厚某官某之考某淵深而智山靜
而仁當勝衣弱冠之年奮前驅執父之役以從王事爲
馮忠靖周旋者勤不告勞能審敵情效余華明成敗者
算無遺策後移潛幕與府佐所至事治而言行在乎他
人自足爲賢而推爾能猶未言善屬裕皇妙擇乎師友

俾子孟入侍于皇孫凡太后之所如必彗年而不後與疾河內道卒冀方具盡瘁以事駕如何于無德不報之有待遭成廟避象其萬國與先帝臨御于四年洪濟于艱嘉猷是賴兩扶青天之紅日一新黃閣之清風能蹈難而不辭實教忠之所自於戲觀子可知其父乃古人不同時而云然事君能致其身則今朕與偕行而見者生負為明堂之八柱沒宜享清廟之六瑚爰啓茅封式光蓬顯

母王氏贈韓國夫人制

婦人能循禮度既宜室而宜家王者之加號封不從夫則從子死生莫間今古所同某官某之母温恭而懿徽柔惠而貞順觀其儀之不忒宜爾子之曰賢會姦宄伺鼎湖之格天潛圖內難賴忠良辦虞淵之取日尋復重光如斯借飭之箴肯出斷機之教延登伊始追錫維新爰循從爵之封庸示歸魚之寵尚期冥漠少慰靈明

妻贈韓國夫人制

國家以名器之公蓋深求于崇報夫婦乃人倫之本宜並著于顯榮爰考典章用敷寵數某官某之妻賦柔嘉

之性凝婉靜之姿姆于名門素守女箴之訓婦此良士峻居儲傳之嚴所斯夙夜之相成不謂死生之有間慨駒陰之不待失同依日月之光緬象服之是宜尚足表河山之行進封大國正號小君庶其營魂歆此嘉命

妻封韓國夫人制

王政重于報功國風本于正始齊家有道內助臣忠賞爵惟公尚從夫貴以厚人倫之別以彰婦德之嚴某官某之妻懿敏柔明雍和專靜遴選蚤由于名閥篤恭密侍于慈闈嘉若令姿歸于重輔行學素足乎已富貴尤虛其心義調琴瑟之和禮備笄珈之盛俾爾壽俾爾昌熾豈惟借老之榮在其身在其子孫孰愈兼全之美克膺寵渥茂介禎祥

臣馬敬泰恭校

牧庵集卷三

元 姚 燧 撰

序

讀史管見序

宋社既墟詔令湖南憲使盧摯以內翰籍江南諸郡在官四庫精善書板舟致京師付興文署以故宣之致堂讀史管見亦歸興文自是庠後學之士廢讀是書大德辛丑燧持憲節使江之東物色久之明年得本旌德呂氏之塾而劉安官校是邦會其月廩師生之餘穀充于庾而錢羨于帑足以傭工俾翻刊焉因憶曩遊江西間編修宏方掾此省出管見彙數紙曰斯公遺墨俞秋山故物也嘗貽其子質黃有開有開貽宏宏敢以上之先生遂受實之踰十年矣併摹卷首每笑鍾繇求蔡邕書于草誕而不得誕死至發冢以取其癖如是觀公今書于用筆精未必速邕求邕書之存今者止于獨斷惟箋漢氏名物豈若公于千二百六十二年之事千狀萬彙叢臻其前一揆義禮之正褒以勸善貶以誅惡使地下之人寵受華袞恥蒙市撻其效法春秋扶植人極之功

何邕所敢歧及復哀其時邕死孔融思之以虎賁之貌惟肖飲必引與之同賦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然非是豪世烏乎知其竄削之勤已精求精已密如密垂後之不苟哉足使學者不煩發冢可少槩見公書于今移融之慨歎夫尚有典刑者不在虎賁而在此也其書已貽之同門友許約安求為序既喜是板為興文之始兼其得藁之由與今所歸以論觀者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于蘇門山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疑忘卽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宜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為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為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謂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于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于旬浹遂取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微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

亡之間闕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非惟失其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卽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微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卽皇帝位統斯正矣而于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又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于卽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

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諡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均於無諡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立宗皇帝先天元在明年始大書立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啗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于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于開元嗚呼三者均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于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睦者度不可以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唐詩鼓吹注序

鼓吹軍樂也大駕前後部設之役數百人器具惟鉦鼓長鳴中鳴鷓鴣皆金革竹無絲惟取便於騎作大朝會

則置案於宮縣間雜而奏之最聲之宏壯而震厲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殺其數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嘗纂唐末遺事爲幽閒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詩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豈詠歌之其聲亦可齒是歟嘗疑遺山論詩于西岷有無人作鄭箋之恨漫不知何說心竊異之後聞高吏部談遺山誦義山錦瑟中四偶句以爲寓意于適怨清和始知謂鄭箋者始是事也遺山代人雲南參政郝公新齋視爲鄉先生自童子時嘗親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以易數寒暑之勤旣輯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他書者悉附章下則公可當元門忠臣其又鄭箋之孔疏歟公將種也父兄再世數人皆長萬夫于鼓吹之陪俸稍而導繡幃者似已旣聞晚乃同文人詞士以是選爲後部寂寂而自隨無亦太希聲乎其亦宏壯而震厲者亦有時乎爲用也兵志有之不恃敵之不我攻走聞江南詩學壘有元戎壇有精騎假有詩敵挑戰而前公以元戎握機於中無有精騎孰與出禦走頗知詩或少數年使得備精騎之一曲橫槊于筆陣間必能刷壘得雋而還惜今白首不得公一

振凱也公由陝西憲長以宣撫使巡行郡國淮河之南欲序故燧書此

馮氏三世遺文序

古之人道德積躬而孝弟行于家風教及于鄉而勲名流于天下後世父基而子構祖塗而孫轍存乎當時簪紳榮之垂之于今竹帛煥焉是之謂世德之家如楊震袁安四五世迭爲三公桓氏世爲帝者師與後漢祚相終始下乃唐之韋杜八葉蕭氏其間彰明較著者尚多由是以來有志樹立門戶者夫豈無其人哉然不一再傳子或不才孫復不令仁義之不脩詩禮之日捐徒業下逐百工衆技之利自混於齊氓能不觸刑辟以及其宗祀者又於不才不令之中有絕俗之識者也嗚呼世德之易實而難傳如是者果天歟天未嘗禍善人有開于始而無聞于終有先于前而見羞于後者必自夫人焉必人也耶簞食豆羹爲物亦薄矣吾之與人猶必撥之于義以裁其當否况如天者將畀人以世德寧不靳吝愛嫻誘之于冥冥相之于昭昭俾繼繼生賢不墜其世者未必人力能致然也馮氏田中議擢金天眷己未

第中順通議右部以及今奉議凡五世儒仕鬱爲清風
素望之家者百四十有八年亦庶幾古之世德人哉子
休復進學方力諸孫纂纂紅蕖碧蕙穎發庭下又如星
來者之未艾也求今喬木故家可甲乙者輪指不滿四
三嗚呼亦有非天之爲者中順以中議卒官同知山東
轉運時年五十有九故甫年六十以同知橫海節度致
仕通議以同知集慶節度亦六十致仕率不滿年格而
止不盡享有之留爲裕後之謀若良農之休其地力而
不竭其出也然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
異者中議之文逸不可蒐輯中順白雲集通議松庵集
右部常山集奉議皆板之行世矣目曰馮氏三世遺文
俾燧爲序曰夫人之言爲聲聲原於氣中順之氣勁故
其辭簡潔而峻清右部之氣和故其辭溫厚而優柔通
議之氣粹以正其學綜博而趨約故其言之見于誕布
除拜吟情託物誅姦彰善者剗憂陳言一以經史爲師
淡麗而不諛奧雅而雄深多體而不窮視金諸作最爲
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嘗致仕居嵩山之松庵以故
人多不敢官公第曰松菴猶魯人於石守道曰徂徠然

奉議名帖僉河南北憲事

紫陽先生文集序

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間少
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由其爲河南徵收課
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按部洛西識燧于幼稚迨少師棄
長尚書幕隱居蘇門輦致子之以不力于學數加困楚
先生聞而馳書止曰某令器也姑無爲是急其蚤成長
自不爾先生四子保垣萬駒緱山嵩山皆中下殤旣俾
弟之子元楨嗣其職世祖以王教起爲京兆宣撫司叅
議年七十其歲乙卯卒乾州四女長適張篋者相失兵
間次王亨皆前夫人劉出且卒執亡妻手語夫人吳曰
他日無醮他門必歸姚氏後是四年燧婿其家得觀還
山集者于夫人所夫人襲先生遺集寶有甚至不以付
三婿夫人卒亡室在蘇門其書歸王氏亨亦不得而有
次姨自積之燧後爲秦郎文學亡室求之百至不可恚
而與其姊絕尋卒刺膠州子子監江州路位總管上者
晦求板之亦不可季姨適任良及主荆門長林薄求公
書與俱十一帙中止校其四時晦已卒弟曙也自江州

來長林省其姑錄四帙歸後亭子某增昭文館大學士
楊元父其母亦卒得疾喪心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之三
年當大德癸卯昭文子寅山爲南臺監察御史過華陰
于王氏敗笥故書開得其七帙寅山以遺燧思四帙在
季姨所者他日必合而一會季姨終喪攜其子某親
迎吾家舟及齊安亦卒燧傷之曰嗚呼何是書之多艱
哉今年四月曙滿秋南劍錄事將西入秦求七帙板之
建寧書坊過宜燧以寅所授授之因慨晦始受學先生
常而命之賸後先生卒一年而生顛能成其兄志而文
其祖書行今與後亦弟弟而慈孫哉若先生鄴國世家
傳次及平生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士服爲關西大
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故燧
著是五十年間幽鬱于昔將昭章于今者于篇終云

郭野齋詩集序

古之人武以戡亂文以守成顧時義焉何如遇斯爲之
今爲士者事會之來縮項喘噓不敢一出而用其學自
班乎武人成功之間無已太固而拘乎嘗聞郭野齋公
自其未冠而爲士子時喜關弓馳馬讀韜鈴書其先公

禁切之每不爲止交遊或近狂之而弗善焉迨筮仕也
述三佐戎幕用其畫軍旅率輒效而先公始信其他日
果繇武立勞者會至元丁卯大集諸道兵襄陽張平宋
本一時材武習計之士莫不繩聯幅湊各試其能長圍
之下凡六年而拔之乘破竹銳浮馬箠渡江乃得專一
旅之衆踐蛇茹盡崎嶇楚越之微以蠶療之鷲岸詐譏
曾不敢少係其鋒旣懷柔者必仁存而信撫之使人不
知有易代之懼又握虎節以卒于軍今縣官故事職乎
民者子孫或不必世能世之者率職乎軍父死而子繼
之兄終而弟及之如漢之做侯以故其子嗣長萬夫而
始弗善之者自安其富之迂狂衆頤瞻目若不可少望
其遺塵嗚呼亦諸生之壯偉哉燧遊餘杭都漕寇公理
賦兩湖曰余野齋相好者子亦有雅一日焉今嗣詹成
是求序其遺集子咨讓爲因得讀之盡卷爲詩六百餘
首曰嗚呼子曰詩可興可怨今之詩雖不得方三百篇
可效以知國風與王政之小大要亦繇于吟咏性情有
關美惡風刺而發非徒作也矧其善爲形容所遇如雨
夏蟻喬之山川習尚颯之如人身履其地史氏斷章取

之亦奚異于觀之風其有嘒吾耳感吾心而出吾口者
直至而激烈不自知其言之不可爲誅姦之屬鏤也今
也同時拔蹟襄陽材武智計之士功與公等位與公夷
與或過之者將干輩而有一言若是幾于道者乎則公
兼衆人之能在衆人則不敢覬公之至也公諱昂字彥
高始知山東統軍司事改經歷官再經歷襄陽統軍司
擢副沅州路安撫使同知沅州再副招討沿邊溪峒使
俄陞爲直改虎節長萬夫戍撫州遷廣東宣慰使仍虎
節將本軍以卒嗣侯震也輯其遺文板之播曉一世曰
吾先人非獨功如有言又如是其能子哉

楊菴集序

余讀陳杞世家叙舜禹契稷伯夷伯翳之裔于帝王與
顯諸侯曰有本紀言有世家言獨于臯陶封英六曰無
譜嘗爲之廢卷曰嗚呼英六建國也歷虞夏商周四代
之間將二千年山無譜雖以太史公之綜博猶不能推
采其世竟與滕薛騶小不足齒列者同歸于弗論則清
風素望之家子孫能完有其譜不隕世德者豈不難其
人焉此歐公取以表宰相世系于唐書也然惟世事播

紳者知尚乎此其或徙業不儒纔四三傳于所宗親猶
不能舉名曾高况族從之遠而蕃乎千歲之緒一朝而
微絕其發太史之歎而見比英六者不知他日幾何人
也近世惟吳氏從五代晉少帝降遼爲遼名臣三世三
相國陳秦燕秦燕皆中令中令而下官少異矣然繼繼
搢紳至提舉鄧州學校君八世宗從百數十人非君死
生一譜于板蕩之中不使其遺裔得見先德之盛于今
日嗚呼其善爲子職者後君沒之十九年至元庚寅子
京出其譜而見其然且求敘君楊菴集因伏讀終帙得
古賦三古詩八十四律詩九百八十七樂章三百二十
表書啓五十四序引記三碑誌事狀十三祭誄青詞祝
文九十二榜疏十一凡千五百七十篇非其中闕肆該
蓄能是富多乎哉聞君在金季也年猶甚盛已受海內
聞臣譽士之知書侯其門必曰內翰蓋已與其不昭是
地不足以盡其學能今斯人者復皆淪亡願求君故人
子及識之垂髫中若燧者耶亦足爲斯集之悲也竊嘗
泛觀大率古人之書不行其時而傳諸後故其時之人
及見其槩有不若後人之盡其完則斯集之所悲豈非

適爲燧所幸歟夫讀其書必知其人質者拘窘拔者游
誇近者尙卑豪者峻宕剛者羸厲而弱者氣乏與夫徇
今者陳茶灰古者無法葩豔者遠實喜異者艱崎失志
者詆訕躁淺者迫切而挾數者諛傾其失非盡乎此也
惟所性中正宏厚者故能優柔而明炳洞暢而溫醇斯
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斯集有之然不苟作尤致意
于朋舊患難死生之際亦足爲後學篤倫理之師嘗見
如此異時者出將以余爲知言云其出處詳見故河南
府提舉學校李君竹齋所撰埋辭又聞平生于遼金石
族字名官勲世數子孫及其外氏何人皆能默疏而備
言我外舅紫陽翁嘗勸其爲書豈將資筆近鑑耶惜不
果成也京今嗣爲州教備備自持操置門第甚高其姻
與友必求其類真不隕世德者其喜譚遼金世族蓋習
聞餘論庶其能成書乎

趙樊川集序

樊川宥密公長安別業也其地得姓則由漢舞陽侯噲
有豎乎此豈與葉邊舞陽封國改爲樊國者同其時耶
唐則韋杜二家專之皆宅北山之曲韋西而杜東以故

中舍杜牧名其集爲樊川公居二曲之間余少之時屢
至焉其地先甚荒棄由爲公有歲新而月盛之泉石巖
洞池塘林木出沒窈窕奇繁蓄凡可娛心而駭目者
悉甲其隣人亦曰公樊川中統之初京師諸貴詩其圖
者惟大參楊公西巷爲絕倡云一賦阿房萬古傳而今
還有趙樊川謝公墩上王公佳異代風流各自賢公平
生精練世故每自負其沉幾先識算無遺策國家亦以
是期之初未知其文公沒十有八年中子饒摠管通議
君訓始撫遺藁百數十首爲集而板之嘗因最公自予
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
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
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
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中表賭居敬所著文
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憐惻久之怳然疑
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
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自頭徒念君唯將老
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日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
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

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邱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歷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壯齋東墉下作序

盧威仲文集序

一元之氣不能皆陽故陰時出而乘之然而制陰者必陽也世道不能常泰于君子故小人迭出而否之然制小人者必君子也聖人作易于君子小人之際必寓其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何心哉順天道也一小人生而君子必與之並生焉生此者所以制彼也仲舒汲黯並弘湯而生張猛周堪並恭顯而生朱雲梅福並光禹而生天意可知矣是以鳳憚王章賢憚王嘉覽憚陳蕃冀憚李固操憚孔融諸武憚仁傑仙客祿山憚九齡守澄憚劉蕡異縛憚韓愈憚之者人之所以使之憚者非天乎吾友威仲之生其將使世之有所憚乎其天以傾世道之險乎其文吾不得而多見其大者矣甲辰一疏奪權臣而褫其氣蠶績而蠶匡范冠而蟬綏夸者知位之不可恃悖者知禮之不可失其有功于名誼如此垂紳學

館之際是非必陳邪正必辨闕政無能而言之者必威仲也巨儉無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猿號鑑明而塵至威仲於是不見容於表著之底矣湛浮田里嘯傲江湖此自古忠臣志士所不免威仲身詘而道不詘矣予嘗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體根于氣氣根于識識正而氣正氣正而體正故勁特而偉健明白而洞達激烈而懇到望而知其爲威仲之文蓋君子之文也抑余有聞年有少壯老之不倖氣有明昏憊之殊致故爲善于少壯之日則易而自立于衰暮之節則難惟學則一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又曰是集義所生者夫如是謂之學此威仲所素講者余復誦而勉之

高麗齋王詩序

天下之事以古方今不異則同異乎古則同乎今異乎今則同乎古異必一居無有若高麗氏之古今兩異者始卽已事而觀之始晉惠之承興盡宋文之元嘉偏方立國若成李雄代什翼健涼張寔呂光南涼禿髮烏孤西涼段業李嵩北京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後秦姚萇

西秦乞伏歸國仁燕慕容旣垂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
冲合是數國之年取其兩端冲少不能踰紀沮渠不及
四十年一何促促若是耶庸以較夫高麗氏王建立國
于唐明宗長興壬辰歷晉漢周金宋以及至大庚戌傳
二十八歷三百七十九年垂統之遙遙繼序之昭昭况
賴聖世億萬維年其來猶未艾者獨何修而臻此哉豈
負固海隅中土之兵不能以至與將善于事大不失其
貞職歟將修明治具禮樂刑政維持之效歟抑箕子之
澤百世而不斬也吾所謂異古者此焉耳其異于今均
之曰王異姓之于天宗有間也然宗王雖受封大國同
升虛邑何也未嘗祖別子于廟人民則天子使吏治之
其府雖得置監郡與府屬皆請而命諸朝而刑人殺人
動兵何敢越律其民五家賦絲爲斤纒一猶不聽下令
擅徵發其地皆輸之天府歲終頒之其綱亦密矣遇高
麗氏則不然有宗廟蒸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
率其職也其刑賞號令專行其國征賦則盡是三韓之
境惟所用之不人天府若是而曰異乎今者然乎非歟
最二祖之所併苞何翅萬國其苗胄有世其土而王者

乎雖塗塗人之裾以問之亦皆曰無有萬國獨一焉世
祖又爲乃先王降以安平帝姬追封秦國實生今王于
屬爲甥而妃又裕皇元子晉王公主父子先後連姻帝
室當儲皇之枚寧內証也王與定策故皇上報之加開
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濟陽王駙馬都尉征東
行中書省左丞相高麗國王後以宗王封大國者惟一
字遂與同之又原降制惟曰藩王進尚書右丞相加推
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湛露恩光可謂無以尚者其相
與參軍踵門謂疑曰詞垣之臣不可不有詩也君爲序
之幼長乃帥其屬共爲賦頌褒揚揄拂歸美聖德歌功
台階其聲鏗錫若金鐘大鏞之戛乎虞業焉其文焜煌
若山龍藻火之摘乎繪絺焉旣不遺于一善熾序先之
則爲箕岳之批糠有議其贅者矣

遐觀臺唱和詩序

遐觀臺者今常之無錫承前南陽府教梅裕楊蔚彥亭
之別業也其扁則致仕翰林承旨王公鹿菴所作用筆
高古神間韻遠眞天下之奇書哉彥亭自賦之外詩若
歌者十有三人余識五人曰樂吏部梁兵部李庭賓王

繼明張毅也其八人未之傾蓋焉捧玩披吟名篇俊發
諸五鏗鎗暇繹通暢金石之音未足以喻其正而麗也
攜藻煥輝絢爛奪昧黼黻之繡未足以方其實而章也
二十五年余罷直玉堂之明年彥亨亦秩滿無錫聚居
穰侯之國余忘爲詩君先挑茗焉日夕和麈浸淫卷軸
顧余豈敢追配大雅然騏驥千里驚馬程以十日或猶
及之是以竭力蹶倒景之後而不辭也于是之時彥亨
求序梅谿唱和余莞然笑之非求序也特詫彼十三人
者之能言相媿焉耳雖然子見夫善奕之與拙奕乎拙
奕獲偶善奕則其智日增善奕之避拙奕則懼其術之
日退也君懼退術耶余智烏乎增將日負博局而惟夫
子之是從也

壽麗禮部母夫人詩序

古之人曰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父丈夫也我丈夫也身
以接之何嫌宜若不待由子而知若夫母也則非有親
好於平日有不得一啣堂堊而歧其几杖非由子以觀
其知有無從者蓋迹其已事也天下之人惟善其常而
變故欣戚一發乎情必善常其變而變其常而後欣戚

不干一揆以義方麗詠之銓官海南也去京師萬里蒙
犯炎瘴蒸如毒厲而至于海舶涉洋矣蕩以春雲之濤
引以排山之風幸其旣岸始礪兵負甲以鬪未服之瘵
出萬有一生之塗滿歲不可必其來歸亦至戚也使母
夫人如他人去其子百里期盡旬月而反煦煦以節早
夜時饑渴爲戒繼以牽衣相泣者則詠雖勇于功名亦
安能斷襟以去乎哉其果爲行由夫人之能勉以君命
之不可反汗臣職之宜于賢勞也故曰常其變然詠膏
御史裏行嘗修撰翰林今爲小宗伯皆清列也鄉距京
師可再日而至其養則膳服足以華悅其口體其遊則
貴家姻里願賴其儀法亦至欣也而夫人猶不輕去先
人墳墓以安享有寧家於涑水之濱視榮耀若無與已
然者故曰變其常諺曰不啼之兒誰不能持嗚呼如是
求之其情與義有遜而不得者乎至元二十有三年燧
始識詠于燕後是七年相遭武昌是年如海南皆數夕
而別元貞始年始同官翰林入同事而出同適驩泱而
間暇計始至是踰一紀矣可訪親好以糜官于庭無所
爲而至于涑故于躋堂堊而歧几杖且不得而遂焉矧

齒其年乎哉惟知生以四月一日詠自善爲文凡庭臣
之文者率作歌詩爲壽熾欲序之前年妨以史事去年
迫南歸今閒退于郢無掣乎中故書所由爲序示詠以
致三千里之賀

王憲副母夫人九十詩後序

嘗讀詩禮之言而知其祝壽考者恒在于有官君子也
聖人之心非不欲四海之民盡然顧其勢有不可必得
而其仁止于不饑不寒無金革以沒其齒而已矣君子
則不然責以其治代天工也效以其澤及斯民也靡之
以好爵酬之以重祿王者既崇高富貴之故人之蒙其
賴者其報惟有壽考之一言曰庶幾乎由吾是祝而永
年可悠長父母吾也嗚呼君子之于民有父母之道者
也非生而出之者也而民猶忠厚若是况君子于親託
其遺體乎則其祝壽考者將什百千萬于斯民之于吾
也匪徒祝之又以其祿養之卿士有家者也以家養諸
侯有國者也以國養或曰民之無國家而壽考者若何
而爲養曰漢民之長吏存問歲時致帛絮牛酒者猶其
遺意也允中方爲河南北憲副有官君子也母氏夫人

年今九十壽考者也食四品祿家養者也養有祿故能
備儀物備儀物則可愉裕而無憂愉裕而無憂則壽考
者益昌延而無期矣允中以黃髮之子奉白髮之親篤
其孝者爲如何然未嘗觀水之稚也氣銳皆上聳而挺
直無求依其旁其老也勢竭皆下樛而婆娑有求質于
下亦理之自然而人亦或有不是異者也則夫人以白
髮之親撫黃髮之子益隆其愛者又如何是皆足爲吾
身昊天不弔者之深悲矣余識允中十年于今未嘗言
及其親已丑秋遣其子銘持諸賢爲夫人序詩八十者
二十八二十五篇詩序其九十者二十六人三十三篇
編爲兩軸最之爲四十三人五十八篇蓋有同是一人
先後兩賦之者或累篇者其孫錫於其王母不得比之
他人宜別之嗚呼多乎哉大而庭臣之賢下而髦士之
良稚髦之不必齊其年也戚疏之不必一其好也亦容
有不得升堂以企望夫彤管之儀者焉而洋洋誦歌若
是于以見凡允中交者皆母之訓也然反披而覆誦之
猶病其言有矛盾者既稱夫人婦王婉順矣當節度君
守趙將以城活斯民而夫人一言制之是越壺內而出

于戎律也顧以節度君之雄烈識度其揆義委質取必
夫人之一言是舉闔外而入稟牆帷也兩屣其道恐君
夫人之賢兩不爲是筆斯言者將以是而信來世非誣
人耶且今之巧于術智者人猶莫忖其心之何在况蒼
蒼之高天幽邈卑人以年而曰吾得之必由是事而致
非誣天耶余之斯言雖足取愠一世而世之人以爲知
言者多矣詩中或有贊夫人能誦浮屠書者抑不知爲
是者將報德在今歟其徵福未來乎以爲在今外幸物
而歸之浮屠之鬼迷孰大焉以其未來乎既享有于昭
昭又求不可必得于冥冥說孰甚焉彼爲浮屠法者必
信其書而崇其道者也懷之西堂德公亦僧之巨擘焉
年百一十方年百有三時尼有白姓同齒者日夕誦浮
屠言德止之曰人恃氣以生者也今老而衰已不能充
乎五內而暢之四末汝猶忍耗之故楮上耶白爲之止
彼爲浮屠法者猶戒其徒以老無讀其書而夫人不爲
浮屠法者顧誦之不置允中其以是幸諫之曰某之友
姚燧者實云然誠由是能止誦則夫人當氣實而神深
多蓄而少出不伐而益完自今保壽考益昌延於無期

者皆由燧得之敢以是祝

鄭龍岡先生挽詩序

觀人之道當概其心所存與身所履如何而論之夫然
後中而無失今也名卿賢士之物故莫不有詩人挽悼
之髣髴其平生或以德書或以交言或以遇榮或以御
恤或以名而慕或以年而仰或以政而思或以文而揚
往往各得其一事一言而未概心所存身所履始終何
如也譬之繪工始學畫人耳目鼻口顙頤頰角理髮須
各自爲處終未嘗集而爲面使人真見夫妍醜善惡壽
夭貴賤爲誰某之全燧少時聞鄭龍岡公第知家富清
玩可與古李鄴侯王副車者敵薰然承平故家習也後
爲國學生始與其孫有節有文二人者友于時公卽世
已久而二友年尤少亦未嘗詢及先德何如今年來關
中有文以安西行省員外郎示吾友江西行省郎中高
道凝所撰埋銘而得見公大節有三一曰廉太宗賜銀
五萬兩辭今上賜鈔二千緡償責辭二曰讓太宗再富
以地比諸侯王封再辭貴以上相位兩中書右又辭三
曰仁金以燧園汴都尚城守太宗怒其後服拔將甘心

公佛逆曲折陳解城賴不屠所全無慮數十萬人世之知公淺淺者惟曰尚醫夫善鍼艾藥石者孰與和扁意佗稽之書傳所起死惟各數人使四子者存盡鍼艾藥石一世之技能起數十萬人之死于膏血橫流之下乎嗚呼四子之所能者公或能不能公之所能不惟四子之必不能雖一時四海勳戚將相結主知未固者皆不能也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其不信然乎然自公之賈謝凡在庭將相善言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詩以誄之集將百篇煥乎其黼絺鏘乎其璜珩所以髣髴平生者將無一善之遺餘矣吾猶病夫各得一事一言未概其全也故著三大節而叙之俾觀者未及其詳而先領其要焉

馮松庵挽詩序

二十有三年夏燧以湖北副憲奉檄趨京師以疾留襄陽貌河南憲馮君岫亦以疾得告來襄陽便醫子雅與之姻友相好也故得與讀遺山敬齋所撰君祖松庵之碑誌焉以兩公之文形容大君子之盛烈可謂不遺餘力曲極爲言矣然論出處要歸之際不過反覆用違其

長而德有銜若哀其不遇然者私竊惑也且諸于時之爲遇未若不乘于義爲遇之善者也自今以觀亦嘗思金之叔世爲何時哉譬如病貼脉絕息困之人爲良醫計惟有如秦和之于晉侯不發藥而委去自免誤人之名一策焉耳彼大君子者顧豈不醫若而強起自試于必亡之國乎雖然有義焉使死生已爲將相國命民心休戚存亡視吾一身故死生有不恤焉耳幸其時無是位浮沉于常官于時不可爲于義無必死膏車而歸舉裳以行徜徉于泉石肆志于文酒間此正大君子用世全名之先識高致茲可謂大遇尚奚不遇之云爲哉當時之人年位居前者猶俯而友之其敵也皆跛而師之下焉者恨望屢絢而未見者未必不由乎此惜兩公畧不及之也嗚呼燧言爲妄後生之論立崖而求異斯其恒態果有取乎先生未必不以燧爲獲我心一興慨于九原也又先婦翁紫陽之詩髯雷短宋是門生而元碑止載雷李王龔及渠五人宋不與焉然兩峰亦人豪也遊先生之門若不玷焉遺山何爲獨見黜此又惑也先生之歿距今四十有七年自當其時及身接之歿而哀

之以文者亦遠而忘焉况如燧者生長去先生千有餘里地如彼其遠也年甫三歲齒如此其穉也曰未嘗接其輝光耳不及聞夫警欬歿不知所謂哀久不知所謂忘亦人之情宜然而燧之不忘先生者異甚蓋先生歿以庚子歲七月十有四日我先人之棄其孤亦同以是歲月日燧雖惡逆非忘先忌者是日收淚之餘必思吾先人維昔于先生及識不及識不可知而得與海內重名之士蓋棺同以是歲月日亦可少無憾于冥冥而燧思先人必及先生者盡此身而後止也

牧庵集卷四

元 姚 燧 撰

序

序江漢先生事實

某歲乙未王師狗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級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公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殲不欲北因與公訣死公止共宿寘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於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君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遊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兒余猶未

臣馬啟泰恭校

語此今以憲屬來邨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于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取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乃中夜以興蹠膏血以禦魍魎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于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遊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別丁編修序

至元十九年余辭泰憲而歸東周明年復受命貳荆憲

自惟才之非也行路之遠也家貧而力之薄也多疾而江南風土之未宜也實難其來然不遑偃蹇自寧者公則壓于君命勢不容己私則以爲人生文軌混同之時不及夫年未艾以覽江山人之勝勿之則有歉然之悔斯意之不欲已者出處之大畧然也自歷荆憲至今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一而水舟陸馬周歷乎復澧峽歸鼎五州十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胸中求如鼎之前編修密院官丁公及事勝國三朝嘗光顯者或無有倫焉宜其文章之宏肆年德之高邵日聞天朝累起而將官之而公辭之至今又于嚮見于進而不釋者之中所無也余以是多公公之報遇于余者宜與人異今按部已竟將還憲府辱以高文叙行再三讀之愛其辭甚華而義至嚴情甚密而禮至周而其病在夫一失之不攻衆長之是諛曰雄其文粹其學正其傳尚其世而善其政斯豈余所虞于公者公之世所不知其學其文果余匹乎其傳與政果不與加乎豈均無之姑爲是甘言相愚乎非欺余如何知公而知如是爲報余如告

人以公善懷術不余知也公心焉如何不然公誠無意焉而余過疑及此則反取罪爲高明妄人矣或有意督過將肆公所責之公心焉又如何獨甚善于公者已辭微不仕若忘世肆志而能損已有權輿沅陽書院聚徒而育林師聖而祝釐以成已而開物詠歌太平以老不可謂賢者不出而無益斯世也書院之基已移文鼎故俾給左契復移文軍府俾拔其園蔬又爲榜懸之院門以勸其速成而戒其中止余今之歸或得請去荆憲而北不知公由何事何時相遇中原一握手復道今日爲舊或蒼蒼者再率而南又過是州必觀書院旣成升堂以揖我弁之士來而告之曰子觀夫大役之築者乎十人爲什操作負畚而力作者九人逸者一人袖手傍歌俾九人者勤力而忘勞乃董役而犒功逸者與受直焉今日之居諸君知德編修負畚操杵之勞亦思袖手傍歌者乎以是爲學者引譬而資公一笑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二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遊秦子能序余茲行乎予掉鞅遊天下殆周獨奈未嘗一至

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旣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遠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嫌于白明肯日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余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恒態必瀾畧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于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于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余從魯齋先生遊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
不加進自魏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
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阨而爲退矣宜季正
之取友而蓋際余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
遊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屢前嗚呼其志則勤
其意則貞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
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
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
難也余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
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
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不然流于今俗翹然
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
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余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
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
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
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于爨
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余將須其歸
而見告也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
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
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
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
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
是其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
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
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
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余年二十四
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
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
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
不欲遽相斥笑始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
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旣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
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
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
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

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

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

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

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

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

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

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爲

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

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

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

可不謂之知已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

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

爲未積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

夫涖民旣爲循吏持憲旣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

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

藏于密也由積而爲書至於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

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
文則純甫爲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于其別也敘

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

送郭肅政安道序

書有道有體有勢謂爲大耶周官則班之六藝謂細耶

次之禮樂難耶舉天下之人孰不爲之易耶則曠一代

能名世者不數人若是者亦未可以細視易言之也斯

其道也其體則有篆隸草三等本而上之草出隸隸出

篆則篆者書之源或曰隸而下有正走則曰唐湖刺楊

漢公跋于祿字書以顏魯公隸書爲盡鍾繇之精能則

正者實隸也其勢則有拘有放篆警則弁冕端委之人

將執事于郊廟于其趨縮縮其循周旋則至圓不能

加規折旋則至方不能過矩隸則常服燕居不可多拘

家人視以爲嚴君而亦不可少放草則雄勇武夫纓曼

胡而衣短後挺矛運鉞進踴退躍橫入傍出頓挫起抑

揮霍斫拂極其放而惟吾意之所至焉然爲是者雖云

出乎手而一心爲之師心拘亦拘心放亦放未有心放

而能篆亦未有心拘而能草勢必至理必然者也走嘗

觀今爲篆者無枚舉其誰求一蹴而可臻古人之闕阨
者則郭肅政安道一人焉耳夫日爲是拘藝則心存而

不放豈不幾于克念作聖者耶視走之惟事乎草心放而不知拘者遠相萬也安道號西塾好學而善文無乎是則書不能獨振耀今之世矣將別而料郡于岳序以問之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之一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爲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爲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二十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戶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贊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懼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

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于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于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明舉無此舉無爲爲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駟駒如式從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于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于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逢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

弦日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于隋而盛于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

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之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僥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瞻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跋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闕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秉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于嗣輝傾身接之迎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感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于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固于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視不可躐其級也以故南禮安意而往旣敷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望人怠于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懌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蓋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

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于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爲心規矩蕪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于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禮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禮云

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頤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投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加卷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倚敕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

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關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訏謨以致隆平者傳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于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爲設色高宗于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于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曰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于必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膏攷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爲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晉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禮惟麴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

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逮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于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祠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專爲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

馮雪崖二孫名字序

余以漢刻瑞碑筆意深古嘗模麒麟字促而小之刻諸瑜玉佩爲私章故人馮憲副雪崖見而求之曰將賜吾孫以爲名也故長曰麒次曰麟後十年主長林簿者謂余兒麒輩元服矣盍字之因思漢孝明圖功臣于南宮雲臺實本孝宣之麒麟閣而征西大將軍陽夏侯與居其間當諸將論功侯獨避而休于大樹之陰世多其不伐目爲大樹將軍而麒其遺苗宜字曰漢功周穆馳八駿以升崑崙之墟後好事者圖其奮翔若麟鳳柳子厚誕之余觀天閑馬其名而麟其形者奚少况瑞刻所圖延首而長鳴振尾而高驥孔阜以碩如馬而角則駿之去麟有不大相遠者麟字曰周駿如是命之以必難犯

則新而不奇也以求義意則係而不離也且各卽其人性情之近似漢功循循斂密王母嘗稱其克孝如父夫能嗣守家法於今不能遠而言念追鼻祖之踵于古乎其出而仕見諸事功可期以不伐者周駿翹翹發達類彊有力者則夫道遠千里可一日而致焉者亦或可幸冀焉大德庚子閏月中休日序

序牡丹

余于牡丹始于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經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參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千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

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尺大復有緋花株單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大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爲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卽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枝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二十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耶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爲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可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爲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爲飲其

盡醉相歡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歲五十一年
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廿九年之久六年六見
之希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余口
未拒而心勿是之以爲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
白花忽槁死其秋又固求記之余始思昔者之坐斯亭
也孰逆知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
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固在
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耶無亦若
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旣然况來者之不可必耶
細者且然况大此之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
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
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余文
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
能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
不可飲無誰與爲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
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者則梁宜慰貢父張
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不可爲他日故
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

嘗問依金谷酒斗數也

牧庵集卷五

元 姚 燧 撰

記

武陵縣重修虞帝廟記

昔司馬遷由病孔子所傳宰予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故于唐虞夏紀曰帝嚳之子帝摯立而弗善崩帝放勳立舜名重華禹名文命既弗深攷二典三謨之書曰放勳曰重華協于帝曰文命敷于四海曰允迪厥德皆虞史贊堯舜禹臯陶三聖一賢之辭且以天下相傳事孰大是堯不曰重華曰汝舜舜不曰文命曰汝禹則舜禹之為名章矣後千有餘年孔子稱德三聖止曰堯舜禹又况紀自戾其言乎前乎堯者帝嚳帝摯後乎禹者帝啓帝仲康中獨堯舜為非名豈坐信五帝德帝系文耶二篇見大戴記孔安國家語無帝系其五帝德雖小異文亦止曰堯舜禹故後儒辨之以文命為禹名則敷四海為何事而臯陶不名允迪鏡是則紀所名之非名又章矣或曰孟子放勳祖落屈原陳詞重華者皆非歟曰不若是也今之君子于大賢之不可字者猶以鄉

邑齋居命之況三聖乎其遠而不斥擇贊辭而號之亦厚德之至也如必其信百世而不惑舍孔子焉折衷矣以惟帝舜崩葬與二妃事他經于書鑿柄者多虞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崩未知地也至孟子始曰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甚邇蒲坂以避堯子南河之南例之帝固未嘗遠所都也然虞書實百一十年孔安國以為百一十二年自今積之詢考底績三載陟帝位二十八載喪堯三載在位三十三載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所謂三載皆再期耳由置底績在徵庸在位之間故多書二年猶未大遠紀以為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總之纔百年鄭玄則徵庸二十為句攝位至崩共五十年總之亦百年與紀皆不足十年如紀則舉之十九年無所事攝位九年喪堯三年為天子四十年玄則登庸二十無所事攝位喪堯三十年為天子二十年宜唐孔頴達皆排而謬之又大戴止言葬蒼梧之野家語則以為陟方岳死蒼梧之野而葬故紀遂曰南

巡狩不知薦禹十七年之中當三巡狩帝皆親之耶獨崩年往也如皆親之禹何爲哉崩年往也于時百一十年矣必將以歲二月柴岱宗岱宗之去南岳何啻踰五千里吉行五十車埃風而舟濤瀨者不曠一日百日而始至焉是獨勤身于數千里不動心于萬幾倦于九十三而不倦于百一十年也檀弓亦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立以爲帝嚳帝堯皆四妃舜無正妃故止三妃以天子之女不爲正妃則正妃將待何人爲哉屈原九歌謂娥皇湘君女英湘夫人君與夫人固有別矣君非正妃矣穎達乃傍牽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竇之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癸比山海經作登比皆不知爲何說也秦皇南浮江至湘山祠而風問博士湘山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堯此大怒發刑徒三千人楮其山而謐云堯衡山雖不同地可徵于帝堯而未之從王逸不詳未之從爲不附合而曰帝征有苗二女從之不及道死沅湘之中又曰墜于湘水之渚固已自二其說且有苗已來格分北而竄之三危矣豈侮帝老復逆命耶其煩六師投帝以艱焉

何爲哉又二女者在蘆降時或上下少帝十歲方幼也至是崩年皆嫗然而聃矣中原無急變帝何爲不及將二妃二妃何爲不及從必追之而取道死水平由蹙則祀由逸則戎翬翟之非盛舉也觀後世匹帝者雖甚幼艾率土之臣莫敢不母未聞既母率土之臣八十餘年而後世猶女之又帝系曰舜娶堯子謂之女區氏然堯伊耆姓陶唐氏子而不係其父而別氏焉皆不可以理究者也二妃之祠湘中原世云然亦尚矣哉惟沅洞莫知所始嘗火于宋民雷立偁郡人復宇之宋德夫爲郡病其專祠二妃而遺帝始大其官而合食焉皇元大德之元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僕庭詠按部常德夏六月一夕洪水驟至平地尋丈幾冒城郭乃率曹牧諸君日夜行水戒民具畚築登陴以捍之發義倉積下其估以廩餓人不足則勸富民出穀以繼水去今左丞相方平章湖廣省侯請曰常德爲郡岸沅之東古人虞水鬻城當其衝波西南爲二石埭延袤里所尾入江中順導其勢以邊東潰罹此暴漲盡根株去大浸稽天四縣槩及其實土爲防者宜澁而無有遺餘也可

乘農休急務修復以倉粟備役人則民必舒困于今而功亦賴垂于後也丞相是之民利得食爭日起程工不踰時衆作斷手乃謁帝祠而告成功見其棧棟庭墀傾

落無穢請牧守曰明詔有曰聖帝明王其令有司歲時致祭今乃若此甚非陛下欽崇禮祀之旨宜帝不顧享而降此大沴也其議完之五通爲鬼經禮無文祠顧宏麗妍紳其撤而資其材爲門五楹殿三楹行宇五楹寢三楹兩岸八楹爲老子法者李道昌主諸鎗鑰且望祝豫別爲宮以居其徒三清殿三楹兩序六楹成德真官殿皆一楹民之聳觀十其舊矣後三年其郡官民多侯奉詔之恪恤民之勤而禮神之虔也求記所由嗚呼惟帝之名載諸六籍而不泯泯日月在天未加其明岱華在地未濟其高與穹壤相終窮者世則知之前帝諸皇功斯人者太昊帝春炎帝帝夏黃帝帝七少昊帝秋顓頊帝冬既分五辰而司之與穹壤相終窮者世亦知之以帝之功何斯皇之弗若而況乎過之其爲明神左右上帝幹元化以順行四時或乘雲御風省方下土福遘殫惡于斯宮與穹壤相終窮者理所固然也烏乎知哉

故燧惟列風疑而未瑩者首之未敢少及法程萬世人倫之至者之德之如何也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卽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攷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莫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旣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于以修叙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蔽固已戾于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

事者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齊晏平仲于魯孟公綽孔子于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心之固有而視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况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于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旣嚴事乎已苟于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于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爲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

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于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徊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正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于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哉未盡祛于今者也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曆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

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幸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于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于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于師孫于祖坐而誥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殿鯉于庭其失至于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于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故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

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違于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殿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

于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淪汴注之概魯頌水殆足
觀矣歲月滋久風雨篤屋困于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
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于成某斷手于杜思敬其
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
刑使則閣閣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
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
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白今師生之講肄于斯其移學
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
夫化民成俗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
歲夏四月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湖南湖
北道所糾郡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
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闕曰六經因語
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
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
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
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闕後時議不欲諸

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
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
者故鄂屯實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
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羸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
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
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
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
樵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
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
庖廩之室燕遊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
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
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
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
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
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
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
聚菁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
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

之衝之爲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于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溇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于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

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黽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崇陽學記

世祖御極之十有七年當至元十有三年宋平凡江之南財之儲府庫賦之產山澤者悉輸京師獨遺貢莊學田仍畀之學俾資教育後尚書用非人大綱羅天下之利奪歸之官在庭之士子媒進取而不得者乃希其意求分道鈎覈素所出入于職學之官責償其負而促爲期有闕木而要笞者士窮不堪至圖其慘以上之帝聞不善也其人罪誅希意者亦竄廢詔還所奪至仁也皇上嗣聖申詔若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還正貢莊學田以爲釋奠完廟養老師生之虞之須至明也爲良有司昭覲兩聖崇植斯文之盛在在莫不作新廟學求稱宣化將仕郎主鄂之崇仁簿夏承祖書來論曰是縣學官二十五年陳或爲尹一旣完之于今七年可曰未久迨承祖始治事而入謁也上棟旁楹穿漏傾撓已窳風

雨亦祖傷之乃割已俸爲邑士先萃其附而應者俾糶
應旂葛公亮敦匠再完之積役備二萬六千錢米不計
也願錢之石爲佐財著勞者勸曰夫究心此者狃國人
習雅不識書忽不知爲也剛文法吏急赴事功迂不知
爲也非知學孔子如承祖者爲之責將誰在哉雖然簿
在一邑惟筆朱墨鈎校出入其職其上有監丞焉壓抑
者非一人也比其道行乎百里言信乎羣士越而出爲
爲之而成功不制于同官其疆有力歟覓其難有倍
乎昔尹之爲者嗚呼賢者也然以張山翁所記參伍今
書而感焉始爲陳尹敦匠者應旂公亮也今而夏簿敦
匠者亦應旂公亮也以兩君善于作室歟亦烏有苟于
爲心而不罔俾旋踵有今之隙不善作室歟于何舉所
旣敗者復使爲之而不固于後豈邑士爲才無兩君比
歟將懲其不固于今奮然思改自必異前可不瞭于後
歟皆未足爲信也要也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
其力也夫人極其思而制之劬其躬而樂之美矣完矣
舉以昇之職學之官而守之且屋以待風雨者也而風
雨亦所以賦屋者也諒非一日可遽瘳也亦必有其漸

焉雨澍而入微而視之曰未害也今日而不加覆焉風
有隙而乘徐而安之曰未害也明日而不加塞焉月弛
慢而歲因仍以及于墮乃咎夫敦匠者始苟于其事之
致也嗚呼果苟于其事歟當佐陳尹之時勗其自捐凡
爲楮緡二千一百可獨當學廩邑士之半曷若靳是而
不捐不知于今峽教艱必勝漢陽尉葉桂發德安尉黃
朝英壽昌山長徐逢午教諭趙泰來徐應奇葉常春與
煥彭黃裳熊萃老十子者之中其捐有多寡也予誠嘉
其始終忠是學也非有故而私夫人曰非作者之罪也
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嗚呼守者之不獲其力特不職
爾其小者也甚者爲罪其間蓋江南學田宋故有籍守
者利之私積其家或投水火以滅其迹使他日無所稽
曰城下之日學吏持而失之也或曰其人死不知何歸
也以幸迷誤久而爲已產一聞有司將加覈正反肆爲
謗語訐揚其短恐之使不得竟又有身爲教官自詭佃
民一莊之田連亘阡陌名歲入租學得其一已取其九
又有以已磽确易所上腴曰故簿惟是至與學吏爲訟
誣請蠶租入度矣猶培諸生之堂餽留者儒之廩俸而

虛爲之名以徵逐府縣而歸餘其室提學之司又繁爲
 文魚鱗而取之惟與求薦教職入賄爲市罪而去者相
 踵也嗚呼守以是曹營如以狼牧羊不盡不止也或曰
 人之言曰髮有疾幘則冒之手有疾袂則蔽之子而記
 學不諄諄乎教養之道而惟歷發職學之愚非長者也
 曰上之膏澤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職者屯之事有急
 此乎且始疾者猶先其標何也苛痛呻苦之所在也教
 養之道如三代以德行六藝寶興賢能漢舉孝廉經術
 而廷策之魏晉尚文辭猶不遺乎經術隋煬始專賦詩
 唐因之雖置科明經而止乎記誦又有投牒自售之賤
 貢舉之法熄楊縮李德裕極言其非宋神宗始罷之治
 五經語孟哲宗復賦詩遼金不革者有我世父太子太
 師公故寶太子太傅公故楊昭文君議貢舉之法在皆
 朝廷制度考文之事非州縣所得擅擇歷古所宜于今
 而爲者惟得是說而爲鍼石庶已罪而未敢者聞之懼
 其掩剝于冥冥而廷臣亦有灼見其然者知所悛也是
 亦救失之一道也

臣馬啟泰恭校

牧庵集卷六

元 姚 燧 撰

記

聖元寧國路總管府興造記

至元丙子宋亡詔列諸道憲司于江之南建行臺揚州
 以統之後由徙臺建康復徙江東道之治建康者于寧
 國居有其府徙府于南倅廳二十有七年燧思士生文
 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勝風土之熾惡
 民俗之澆淳必一求觀遂浮洞庭亂彭蠡而東極海門
 南折而至于餘杭于之數者若盡得焉大率宮室園苑
 土木工麗者皆將相侍從私居而公署皆苟簡取足朝
 聽夕視而已大德辛丑余持憲節使江之東病其堂室
 門廡凌萃風雨凜乎其將壓也旣一改爲憲司且然則
 府于倅廳者其收皆取過目前以幸滿秩而去孰有爲
 善後之謀一加繕完哉斯余所目擊者皇慶改元之冬
 故平章政事子陳侯杞來牧是邦蒞事之初因慨歎曰
 杞受明命以守此土統屬縣六戶二十萬地周千里可
 十古公侯之國坐視府署老弊不治則爲誤恩乃倡府

僚捐俸爲的厚直市取府北民居通會同塲以廣隘版圖其譙樓儀門廳以聽政堂以燕處廳翼兩室右居府推左居幕府吏列兩廡架閣交鈔軍資諸庫與夫庖廩各自爲所集邵豪傑授其成俾分爲之民用歡趨經始明年之春役不三時如圖告成位置之序輪奐之美翦然一新大饗落之閭郡之氓稱咨嘖嘖服其神速又闢金光塞門經府前東直青陽門青陽之外雙溪夏秋暴漲泛入民舍南橋植柱中流載板其上朔望謁廟踰此千步始至余畏湍悍舍馬徒過一府僚乘馬示勇板陷墜溺抱柱而免北橋礮石爲之水後鬻去侯皆造舟爲梁又新廟學百楹狀其事遣屬史汪杓元盛天佑三千里走郢求記其興作歲月將告來者因懸度之鈞大役也廟易而府難蓋學校之設明詔每飭有司勉勵廟有學田貢莊步泊歲入錢數資庠師生猶有羨焉又且士籍不雜民版無有賦役凡厥修營責使佐力夫誰敢違府則不然雖牧欲舉有焉其速署則監郡焉同知治中焉判與推焉下乃幕僚屬吏上下相司權分而不專動必衆詢烏可一遺一或有言府無公須山虞澤衡皆有

例禁財無所干取也民不可擅徵而役也是非叢前利害相傾又有以事不已出媚其成功歸美他人陰計撓之以幸猶未敢率作上千風紀司風紀者亦非一官必先以不可安居闔府諸官圖以改爲者口陳于堂足及其家辯告往來懇切恹欸少或旬時不得要領伺其肯曰將審計而徐思之情有見從而始入牒俟其報可未纒及民民小人也未知學道夫豈易使于出貢賦佐天子邦經徵斂有期後則刑以隨之猶有頑驚不時入者矧出語言告之正所謂築室道謀者其忘忽前却又不可束之以威非禮致而誠格之使休然有孚於中知義爲如子之幹父蠱能是乎哉兌象傳曰說以使民民志其勞其不信然若是之難其強志一力特立而獨行者事狀蔑有余以意求而知其勢必至理固然也繼侯至者無徒樂其成盍亦知所自哉侯雖昧其平生而先正則及識之于朝觀其子之能仕又可得其教忠于趨庭云不可曉者宜在勝國升州爲府反下取屬縣寧國爲名不嫌于重又金光則唐長安都城西門今猶仍不變焉不知何時取稱于此故併及之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解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佯衙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邱曠野爲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克呼蘇卜實君長千夫洛陽鳴皋山下繇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卽佛宇神祠不然于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寔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信于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買田爲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吏儲書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由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由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汝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于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由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

而悼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鬚髮虛棄之久或步仞而不見邱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将宿兵日益耗亡膏梁執袴之子制外闕焉無賴惰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其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特講之于鄉射蓋束是不仁之器修之于俎豆之中雖有頑鷲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于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鈞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楅及楅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翊有舉假箒有奇鈞而俟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饌有豐糝

過有扑日出卽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
靡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
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
宜于貫革尙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闕其技其名是亭
欲納是身于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于維持太平者
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
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
夫豈二道歟

忠勤堂記

皇上立極曾未踰月詔建儲宮位其下者院因裕廟之
舊惟詹事擧置宮師府首以六傅統中允洗馬庶子文
學舍人學率更司經合掾屬將百人由無解舍惟會佛
宇後以不足聳民具瞻下令發官帑爲繕二十餘萬有
奇市人私第爲府居無幾時病其事少而員夥也罷黜
之六傅之開府者聽于其家徙家令舊隸詹事者治是
府令丞文者將後其美名堂忠勤李昭文溥光書扁楣
間賜酒燕樂之下令俾集賢大學士姚燧爲記燧曰大
哉爲名臣之居其職而職修授以事而事治惟忠以盡

其心勤以致其力焉耳然二者相須忠內也非盡其心
則不能本以爲勤勤外也非致其力則無以見諸行事
而實其忠禹湯聖人禹臣虞克勤于邦舜賢之湯臣夏
爲下克忠伊尹明之然非忠之至勤之極也不可曰克
兩聖則然下兩聖者宜如何哉先民不曰賢希聖君之
職臣未嘗不以賢官之職其官者亦未嘗不以賢自居
不聖焉希焉可冀其克萬有一稽唐六典家令出入乘
輅車具禮儀先諸官以導祭祀賓客供酒食以爲獻主
今則增劇領凡隸官之民與捕獵鷹師綿戶稻田自安
西河南遠及成都秩登三品總管者五府與典樂一司
降一品者嘉醞一司又降一品者典膳典設典幄三署
與供用一庫七品者兩都柴場在他司則聽于朝而視
于夕其會與歸猶有恒時是司則不然由供奉之近也
出納之富也呼召之煩也需索之星火其急也故傳餐
于晝而夜更直始不失其應焉且時有規切酒食歲上
旬遠郡味色變者徒勞生重焉啓止勿進亦可謂居職
而修授事而治盡其心而致其力其于克也亦庶乎哉
抑又聞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爲今令丞夫旣若是將

必久是必階而升後之來者或曹隨蕭規則爲無負于
居斯堂苟或劣焉非獨見貶于月評必目速戾于官箴
矣且爲記令六人庫克岱穆爾圖老哈特穆爾張君讓
三閩薛處敬惟庫克岱官通奉君讓三閩正奉三人皆
中奉丞二人科爾羅尉遲德誠朝列經歷完者都從仕
都事法哈魯克都閩士芳皆將仕其年至大三年其歲
上章閩茂其月餘月其日下弦乙酉云

舊德堂記

初太師淮安忠武王戡炎趙于江南也詔濟衛士萬人
爲突騎以盛軍容而撓敵敵游江陵澧州之郊及南紀
平卽割二境萬家之民江陵纔十之二澧獨居八置府
松滋不關中書惟領宥密歲集其賦待以分賜衛士而
毛君巨源實爲總管李君德隆經歷宥密大德乙巳制
以兩君易地爲之巨源旣入而德隆出或疑德隆舍是
要津而甘爲人制聽命于外會燧歸自西江相遭于鄂
從而問焉則曰吾家自遼世居縉山距先塋木蘭山甚
邇爲堂吾鄉將時溫清奉晨夕于膝下大人以嘗主澧
陽簿有田車清顧慕忘歸今則不能留家弟守舍而來

便養願名斯堂成夙志焉且示其先太保忠憫公耐葬
興太師功德二石幢記前記作于乾統壬午載太保諱
傑以言斥死忠憫其追褒末具三茅官西京馬軍都虞
候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行左千牛衛大將軍
開國男佺洛州刺史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隴西縣開國男敬朝散大夫守少府監知儒州軍事騎
都尉賜金魚袋開國伯佺後紀則乾統丙戌不載太師
何諱其文有曰自保寧統和迭承重任徽太師由食舊
德益部時爲桂州管內觀察留後檢校司徒兼侍御史
騎都尉開國伯惟易將部銀青自若也儒州則保信軍
節度使廬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
御史中丞騎都尉開國侯嗚呼世有以金石刻辭爲溢
美無刺或失其事實忽不之信曾未究孟子雖無武成
之血流漂杵然亦不遺失二三策而取之則于金石豈
不可以若是觀矧由以得何代何地何歲何人何爲者
匪細益也稽之以史乾統海濱王之始元十年爲天慶
又十年爲保大五年遼亡保寧景宗之始元統和聖宗
之始元推後記上之至保寧己巳實百三十有六年可

考而知太師暨孫三世四爲公師者非金石爲賴耶則保寧而下奕葉垂芳珪袞蟬嫣失爲何人者豈不益可慨也其曰桂曰洛曰廬皆中夏之州遼非其有必是取名因見其不忘南伐者儒近幽州唐末所置然名之不可常者惟郡國而山川或終古有不變夫旣曰居邇木關則結山豈故治耶可重感者其地當居庸交衝經遼金皇元三易代之兵子孫不去其鄉尤曠今無有者古之人曰爾祖爾思以取法于人若不若本其家之功也扁顏舊德奚以尚之君復請記余曰君爲憲山南按部歸也余叙其行矣作孔子廟于澧新虞帝廟于鼎也余弼其成旣三矣其于顯親之孝勵學之力繩愆之嚴恤民之隱禮神之虔亦旣言之不遠矣今又記茲人無謂獨私君諛善者君曰昔人有愛吳張旭書者虞得無從寧受健訟之名每千其判狀僕其公言區區瀆求豈不亦若是乎遂相視一莞而書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南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樽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

夥不列也西南入郡抵山無所適費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墜于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倦遊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暨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鄆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撤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秦漢隋唐之陵廟池臺由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爲三輔之鎮竊古而有者皆環列于軒戶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上余曰起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于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畧存隤然之迹可尋于今今則束板以載之負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于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下有登吾隤然之迹者曰嗟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旣壽矣乎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卽名曰遐觀蓋記

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
危受命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見無死
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
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
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擦道歸義之
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
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
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
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于計功謀利之間
且有不能况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
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
湖海而信不移於邱山視竹帛之書鼎鍾之勒恒有晚
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
秦蜀九路之氓瀘嶠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
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恒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
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儕于匹夫讀書以
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之
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觀遐則先識先識則幾矣

雉免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
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于數百步之外無
曰雉免雖虎兇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
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
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
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記

清風堂記

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公齊人也由左
右丞與副樞與今平章皆在于鄂視齊巖爲寓舍鄂其
家焉肇基斯堂深廣崇庫題節繪飾勢與省夷嗚呼位
不極臣而爲斯則妄功不益代而居斯則僭有位以功
人則宜之求扁于太史公牛馬走爲賦尹吉甫頌仲山
甫烝民之卒章穆如清風者書曰清風世喜曰今之人
或不如於古使誠不如古人引與之匹固如所譏誠如
古人則引者非諛而匹者亦奚憾而多爲辭讓今枚觀
公其式是百辟者仲山甫也好是懿德小心翼翼者仲
山甫也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亦
仲山甫也是其所同若夫補袞職闕于內出納王命而

爲之喉舌以賦政于外與四牡八鸞出祖而徂齊者則公無也援枹鼓以前三軍北戍于龍庭西踐于庸擊而南鋤乎交之兩江百戰餘驅鋒鏑所劔發作無節與今制地廣阻數千里敷施天子德澤使海隅蒼生無怨咨于饑寒悉獲我所者復仲山甫所無也若是究思孰大而孰多孰細而孰賢豈不易判乎哉然是堂也雖公獨居其推是清風蓬蓬然尸至于南荒吹滌瘴癘使民不懼薦瘞視徒穆如爲賜如何也或曰子賦尹吉甫頌仲山甫者頌公其以尹吉甫自況歟走則曰尹吉甫之賢走何跋及然以後妻撥蜂之讒逐伯奇而使履霜中野世今懲之九原可作或聞斯言當一莞也大德辰在庚子二月初吉

董氏立本堂記

立者顛之反也本者末之資也天下無無本之物亦無不大之本其觀植戈乎下斂則立下刃則顛斂大而刃小大爲之本而小其末也語學則不然大顧其末而小爲之本故天下本國固本家而家本身至于身則居億兆人之一若是小矣要其歸也乃爲天下安危治亂之

關則身非獨本一家實爲本于天下故曰小者本之大者末之然立本有道而非他立吾身焉耳矣孔子語孝子之終節第立身于事親事君之後則立身者惟忠孝之家爲克對而無著聞今評董氏者曰世將如漢絳侯世相如韋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故商大參公爲今中書左丞公時以翊衛指揮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道者孰能名斯堂非篤道者孰可居斯堂哉後十餘年上以江浙省臣處非其據詔公來換之燧以士生皇輿一軌之時誠千載之曠遇浮遊江湖求觀南紀禹迹疆理之槩相遭東吳見其園畫之敘措注之宜潔白之守任負之力有非喬木故家漸涵庭訓上結主知者不能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孫叔子劣甚叔敖楚王思其先烈猶封之況託忠獻遺體式毅似之者宜聖皇擢繩父武爰立作相也暇則相語曰昔者商公特書扁耳時未堂也去年始落矣其記諸燧思曩公鄉堂此以告苗胄固宜今是東吳忠獻以大參左相兩嘗開府既薨公季父今承旨公又大參乎是去位而公繼至一門再世之間三相而四開府矣

豈國家惓惓忠獻徇地是邦撫綏有勞非弟若子不命
出鎮不足以繫其民情然歟又益思夫董氏之大立本
忠獻忠獻之相立本東吳公不可不原爲堂於此也

仁知堂記

金溪危侯季梁舊家于邑闕闡之南湫焉得間壤距其
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可魚有園可花竹以宅于山
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卓筆峯者有曰僊山者嶺
屹嶮奇踳秀擢則山之峙乎前者也有曰翠雲關而
發者自有石眼泉而溢者有自白面塢合流而來者透
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滙於前者也危侯自糾廬陵
歸始得以其俸之贏築堂以爲讀書之地左竹右木嚮
池面溪春則翠色龍愁練光繚繞夏則濃陰四合陂澤
如秋秋則木瘦潦淨月焉而益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
而愈絕殆人間希有之境也堂以仁知名雖取選詩卜
此仁知居之語而究其本始則亦自孔氏知者樂水仁
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知之達于事理
周流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于義理
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知者豈必不山之樂而仁者豈

必不水之樂哉特指其動靜之似耳仁知四端之二人
所同有本無所輕重其生質則有近于仁者有近于知
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也如
顏子則可以仁言矣如孟子則可以知言矣雖然仁者
必知知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爲知不知不足以爲仁非
知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知也苟局於一不得謂之
兼體用矣紫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知其
詩曰雖無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
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有得于
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爲惻隱性之知其情之發爲是
非充之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盜議獄緩刑或以
不快人意譏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非辜而誤則不
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真乎充乎此言則知
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知可希矣紫陽之仁知堂
講道之堂也危侯之仁知堂亦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
此矣故記之

牧庵集卷七

元 姚 燧 撰

記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羸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于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畧于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

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噓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詞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罰予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于公之生已賢乎思祜子死及薨有今贈諡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祐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于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畫訪而夕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諾之笙鐘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慄然曰始爲吾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視吾于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

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爲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爲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拙記

奎章閣記

臣嘗官外每聞詔下惟諭行省院臺宣慰廉訪轉運三司與職軍民之官讀已則還之中書或掌于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而宣慰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故惟受其成文以行無有所掌三司中宣慰班最高論所及者猶無所掌况提舉學校五品居職軍民官下其受成文以行無惑也然其治必居宣慰廉訪所治府州教官聽其約束者其地與二司等此實世祖建元後故事也二十五年始分降詔復江淮多士力役俾一提學自掌其一由是師生鼓舞相語以爲平日諭所不及一旦與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者同有是掌卓于名而尊其實其勢反若居宣慰職軍民者上自十三年平宋後所無

北方人士聞之曰是豈獨無平宋之後列聖茲降所無實興起斯文萬世之成規也今上皇帝當宁首致意于學校爲分降詔如世祖又加密焉其宏綱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目則還正貢莊學田爲釋奠養老完廟與師生之廩俾有司舉其才德亦一提學自掌其一江西提學臣王謙亨龍興教授臣葉聖時相與謀曰至矣聖祖神孫之惠逢掖也復其力役旣富之還正學田以廩其師生又教之俾有司拔其才德又庸之士生斯時何其幸哉觀今掌詔者多隨印所歸祕之私家其完是六經閣表曰奎章鏤積而丹雘之錦韜而金鐻之職教之官曰夕番直其下庶以遠褻而少致崇敬亦小臣報上區區萬分一也請諸省臣省臣曰宜俾臣爲記臣聞虞夏商周四代之書曰典也謨也訓誥與誓與命也爲體者六詔有其五焉曰尚書所請近于謨誕播多方鈞乎詰爲法將來則訓俾職教臣恪以持則命先儒謂二典者冊在丌上尊閣也今是重屋上以除風雨下以遠塵濕旣翼矣金匱其上豈不加盛于丌孰曰非典也耶表曰奎章敬以侈兩聖作之君師之賜且風厲是道方千

里之士使人人自飭責成德達才于躬云

南平樓記

天下有形便之地如衣之領身之項也在戰國世秦函谷齊歷下韓宜陽魏馬陵趙井陘燕易水我守之足以爲固敵有之踵不旋國隨以亡方地千里且然况楚之襄漢爲南土六千里東南兩際海可出戰以入守之領項乎晉羊祜之規以平吳梁蕭衍之資以襲齊無不由此者也其甚惜者當顧成廟襄陽下矣守臣北人歌謳思歸乘而弗戍使宋竊築關荆制閩困唐節度牙城南門爲雄樓扁曰山南東道恃爲北鄙以扞天刑豈彼炎趙九鼎時未淪泗耶世祖潛藩歲壬子嘗置屯田萬戶府于鄧後易爲都督府又易爲統軍司戍兵積穀與襄掎角凡十五年迺大集天下之兵又長圍六年而下之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公節度圍襄諸軍而濟以新師南伐比其啟行實下申令斯樓旬月亂漢而南浮江而東瀕岸之城迎下恐後雖驚風之振檣葉飢水之建高屋有未易以喻其速者宋社旣墟循木以求高觀而思則斯樓其南平之基乎後爲戍守故萬戶楊侯珪府之

治事其上歲久檐傾椽腐人之過之必仰視鞭馬疾馳惴惴然恐瓦木之擊軋嗣侯萬戶顯祖謀新之賦竹木瓦一軍或勸其聽省命或以爲役大作衆非盡歲成功不能或教小易故敗無大撻修則應之曰事所義爲奚省之白吾一軍三抽其一可不再月而落且材已集爲苟完計羸將安施分有之乎吾不能爲就省罪其擅興請身任之不以累諸君也副萬戶張侯塔塔爾偕亦以爲然從而鼓舞之不盈一月而斷手嗚呼果哉大德蒼龍辛丑端月丙午兩萬戶侯鶴賓其上酒酣余起謂侯曰是扁山南東道者勝國之臣所書豈堂皇巍煥之吾元可仍夫人之舊稱乎其易爲南平樓兩萬戶侯跽受曰甚善遂酌酬而楚歌曰繫南土之幅裂兮實三甲子焉于茲世祖自其龍潛兮肇屯田于漢之涓夜火鼓之千里兮畫萬耦其耘耔蓄威武以積歲兮乃大濟以天下之師三進夾寨而薄隍兮踰五稔乃下之制曰乘勢可逞志兮亦猶鎡基之待時前太傅假以黃鉞兮卽襄陽其禡旗將師景從紛如雲兮曾龍虎之陸離曰受誓于斯樓兮義聲先路而交馳齊千萬艘以奮權兮江承

之不可方思彼屏主度不能國兮組面縛而頸糜思就
是振古之功兮太傅固命世之雄奇匪世祖之神明兮
混庭臣偉論其疇知緬今在天之靈兮猶臣都而君咨
曰授神輿于今皇兮克玉執而盈持來萬方而臻百瑞
兮如舜恭已而衣垂諱曰太史生斯昭代兮亦并坐而
天闕之求金馬碧雞之才兮歌樂職其或宜書南平揚
之輦楹兮頌寶歷于無期兩萬戶侯無他言惟北向瞻
政曰鼓鞀之臣知捐身圖報而已

滕王閣記

龍興卽唐之洪宋之隆興世祖賜今名以封裕皇者也
故闢省乎是其治所及北始江而南際之西滋而北盡
乎人跡所不可踐者纔三分有一地不足並也滕王高
祖支子而視裕皇爲世祖元嫡今天子皇考其位與聖
又不足並也觀察非有是省之尊所觀察地已于八州
亦無是甘有八城之遠之衆葺者支傾補敝故易辨非
若今出錢隆福宮一瓦一木不階其舊悉毀而新之如
是不變其名猶曰滕王閣蓋不欲求勝前人又以見太
后之仁也嗚呼得恭記之其侈盛美當如何哉當如何

哉今記者之遇閣之不遇也雖然事有可知不可知由
可知言龍興距兩都數千里途非乘輿所出尹府之臣
圖閣上之亦必經聖覽或者裕皇在天從兩先王風馬
雲車遐狩八極過之而一息者人則不得而知也

三賢堂記

奉訓大夫知輝州司侯仁以至元三十年下車奠謁孔
廟己乃謂曰是州學宮堂而不陛簡陋至矣薦盥春秋
何以稱百事之奔走邊豆捐奉爲勸鼓舞士民撤而改
爲凡再閱歲殿廡門垣崇庠適宜豐儉居中旣嚴以翼
人之收觀可什百于誰昔矣又舉我先世父太子太師
公故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故中書左撥許公語州人曰
之三賢者比股肱元首爲今聞臣毓德含休實在乎此
白叟及見而談黃童所聞而知其可不祠乃以羨材爲
堂三楹于殿之東像而事之元貞蒼龍丙申夏五燧以
得告會燧徙葬先公于輝侯求記之燧曰古之人必其
生也世之相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而後死可合
食一堂也近世祀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三賢一堂而
不揆其世不相及貴賤勢殊文章非倫孰與四皓之同

不臣秦同避漢之高帝而同應惠之招成功而同歸死而爲墓相邇同廟商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也今以三公方之固不如是出處齊同若其平生之相與微顯之相後先同其大者有不得而讓焉矧成功反有過之者合而祀之誰曰不然哉然燧于先公也左揆也承旨也爲猶子爲弟子爲故人子親而尊之者也智慮未嘗少及乎是由侯發之使人終始以觀反覆以思損其一則後其相與而失于遺也加其一則所志不相如而難爲輩也雖有善權人物者終亦不能推移其間蓋以語友也先公生以辛酉承旨少一歲左揆少八歲齒固不大相絕吾姚氏營人先公生于汾承旨永年左揆河內于輝非鄉一旦聚居而爲寓公其處同也先公以癸卯來此而承旨己師是方後將以事趨燕盡前其徒假先公以所兩丈俾師之以無廢受業迨庚戌左揆徙家自魏方先公爲相卽其年無幾時先公出應世祖之招左揆獨留師是方其道同也先公中統建元之明年由葛侍讀裕皇以東平宣撫使拜太子太師四年拜中書左丞卒官翰林學士承旨詳定禮儀事左揆之聘則在

癸丑惟居長安中統之元始召入對至元七年拜中書左丞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去位承旨則由中統三年燭瑄亂徵自海濱輩妻妾逃還濟南世祖忠之始召入對自講讀爲學士爲承旨去位一官翰林二十二年則左揆之相雖後先公而同贊元承旨之長蔡林亦後先公而同爲代言其出又同也以語其學得聖傳濟人利物于干戈之際上說而下教贊神武以不殺開文物之先肇太平之基已禪巍巍之化進寸退尺拱而讓入與夫建大議決大疑不瘖結舌視身如捐觸試雷霆與道德仁義化服一世扶植人極爲儒臣宗而不少詭其守于正致君謀國不同爲道而同爲心其事載諸國史燧與有聞不敢漏于爲言以告人者嗚呼君子用世譬則治田不難于耨播而勞于畝根柢于荒世有以是爲知言者然後可語三公之易地也先公以十五年卒年七十八左揆十八年年七十三承旨三十年年九十三其卒若以顯之先後爲次歟兩公遂其去位先公獨卒官京師蓋由于久故請而不釋也與承旨不後者此爲異焉爾今惟左揆葬其鄉承旨雖葬天平必時魂

遊永年是州東北望永年西南望河南寶道里均歲時

合食雖主輝人則先公有田有私廟與墓此者又非兩

公之專于賓也又嘗思古者大臣死為明神配食廟庭

于以左右先王陰隲下民者也或三公者將終古廟食

止一州乎亦從祀有時此起本也嗚呼二家子孫其無

忘司侯始之志焉先公諱樞字公茂號雪齋承旨諱磐

字文炳號鹿庵左揆諱衡字仲平號魯齋侯字毅夫觀

所事不濫而宜則守土吏民善于其職從可知也後是記一

年而三公同受贈諡先公少師文獻公左揆司徒文正公承旨少保文忠公則記所謂從祀有時者豈不亦禮則一中乎大德辛丑

嘉平月戊辰冊諱議

牧庵集卷八

元 姚 燧 撰

記

喬木堂記

余讀孟氏書至所謂故國非謂喬木而謂世臣者每歎漢之通侯其鼻祖頭蓬葆而手胼胝百戰以得之子孫恃其有土與民相師非度傳纒一再罪已國除其善失者坐耐金色惡而免耳幸後念功德世續之無幾何時已復效前嗚呼尚何有于故國世臣哉今兼有者纒汪氏蓋義武公以金亡明年乙未開壁天門山來歸而有隴西廿有四州之地介于羌渾氏涼之間將其眾首殘全蜀諸子顯者忠讓忠烈忠惠忠烈子忠肅三世五公忠讓推節其弟忠烈從憲廟伐蜀盡瘁死綬忠惠斬叛將燧煌忠肅擒叛王略畔國家皆恃為西陲長城自外將相使牧猶廿有餘人名以世臣通侯而豈慚焉中統之末詔奪強諸侯之世其土者俾不得而有轉使牧州獨是一門父死而子以繼兄終而弟可及旌鉞相後先圭袞相焜煌自乙未至庚戌七十有六年襲守其土而

臣錢開仕恭校

不變非列聖私之亦克終爲下有以致也嗚呼不曰故國謂之何哉校今名臣無亞匹者忠讓之孫懷遠大將軍莊浪路總管安昌求名其堂爲喬木且語其故曰國固不賴乎喬木以爲故然無是亦無以知爲故國何則其始也世臣樹之自夫甲坼而藥培而溉之而拱把不枉斧斤使得全其天年而後至于喬其極者可表以百尋不然世臣去之故國遷焉則亦何顏而存爲匠石所材資矩矱矣雖有條枚萌蘖之生樵蘇利之牛羊牧焉幾何不爲牛山之濯濯哉又所樹也南北異宜南方氣燠葉旆旆然凌冬不解必春而新葉挺出而始隕落其喬也易故厥木惟喬書載惟揚南有喬木漢廣詩歌北方氣寒木榮于春而夏以長秋而零冬藏之根生纔半年隴西得金氣之先而寒逾蚤其運于喬也逾倍他方而史遷曰十年種木百年種德觀今十年纔拱把耳雖乃鼻祖樹于種德之初至今七十六年未必能百尋其百尋者非貫千歲不能以至君能知乃祖種德之艱亦遵種之自身而子而孫而雲仍期百尋于千載之後則爲國益故而臣之世數益多則喬木者豈不與故國世

臣相始而相終歟是爲記其年二月清明書于神州客舍

遺安堂記

故上懷恩監州唐括君齊年友也以燧之生偶先兄命之其不恙時嘗請記其遺安堂疾革猶促爲將啟手足顧言其子師臯日記成當奠几筵以告嗚呼君欲鄙文忍死以待而吾遲忽于操牘其真負君哉追記之曰時有治亂故士有晦顯炎漢末世何時哉中原板蕩曹操証名討賊挾天子令諸侯孫策再戰而有江東以故龐公荊州焉依非依劉表蓋幸是方無有日尋干戈之事爲避地謀耳及表卽隴上來候發不官無以遺子孫之問故對以遺安表終不白其心之不欲臣已徒高其事而去自今思之畎畝果可以盡天下之安乎是有二焉有定在之安有無定在之安有定在則道無定在則義猶權衡也加銖于兩則不安而仰徙石于鈞則不安而頰且錯置輕重于尺寸之間而不安有是焉况大此者乎三仁同事般矣微子安去箕子安囚比干安死二老同歸周矣太公安爲伐紂之師而鷹揚伯夷恥不聽其

扣馬安亦不可必人之安伊尹又異是焉方耕莘畝非不安也及湯三聘遂任天下之重一人之身始終之安自不能同者非易所謂時義者乎義之安可推移於一時道猶規矩也哲匠亦止守此有不能捨以爲方圓如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國人止信非書所謂安汝止者乎道之安可不易于萬世以君生平一官裔夷呼噓毒癘不難爲往既時其出至郡踰年而求終養其親以歸擇有道俾師其子篤其成材與自汴而鄂安而能徙又時其處臣責塞子職供而父道周矣其安于道義者何如君嘗深思乎故于先民歌哭聚族之地揭以是名其意以爲取之古未若師之今與其法之人未若本之家然遺必有受師卑其受者也年方壯矣好學有譽其行于家既如君之孝其親者孝其親其聞諸鄉又如君之信于友者信于友推是移忠他日有不能如君事其上者事其上乎君見龐公之策可施其時未可施是家於休明之世也大德龍集辛丑十月記

壽堂記

至元十一年既詔大軍南伐別遣宿衛之臣將突騎萬

人出荊州爲之聲威大將下鄂東岳湖廣諸軍謀方江陵沙市是軍已翺翔峽澧江陵之郊入聞曰三郡某縣吾所下也封之萬家領以一府俾歲傳致其賦京師待以分資衛士毛君巨源由副總管而總管踰二十年自燧貳憲山南分刺其府寄治松滋也聞唱邑士舉司馬溫公真率會約而月修之使民知長長于鄉因惟曰弟實孝之推也非善老老其家不知篤此遂友之亦十五年矣大德之元請記其壽堂爲賦伯兮之卒章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竊怪漢儒鄭元許慎同其釋而異其文箋者曰諛草令人忘憂說文者引以爲釐曰諛蕙同物後本草者亦第言忘憂不及所忘之方將枌然徒對之耶佩之耶餌之耶至唐孔穎達疏之專訓諛爲忘蓋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諛爲草名始與諸說判不相契矣斯堂製名其在于忘憂乎夫曰忘者猶始有憂有待于排解消拂之也使初無憂烏乎施忘燧未嘗及識夫人之几杖以君白髮占之則夫人之黃髮而耆其年者從可知也夫以黃髮之親頰而撫其上白髮之子仰而承其下四表之內兩間之中得是幾家雖啜菽飲

水猶胥與樂况宅是光顯而奉以華堂定省以候晨夕也溫膏以節寒暑也悅其口體有甘旨之充也伺其色言有使令之備也是府久其官而不調無三歲一徙陸走水浮資車與舟銜檠維節之戒焉爲之鑿者人歲訟之至以罪去而獨無絲毫汗盜善慎身羞親之所不蹈顯親之事必立憂謹以忘用是道也萱何爲哉不然彼閭閻之子力爲可憂謹于有司詬于鄉鄰無俚之聲日盈親聞而富樹萱求以忘之雖甚昧者皆知其不可也夜萱能忘不憂之憂而不能忘有憂之憂疏者未深信之蓋亦若愚推類而不得其說者也雖然耆年之人方歎而歎不疾而呻者情所同然同乎憂乎求易于愉心而快目者莫草木敷華之若或當其時君服命服爲壽而前萬室之人其戚且故從而母之得其一莞而忘之者誰曰非萱之德哉

承顏亭記

嘗謂人子之事親不難于煖寒其衣旨甘其味以適其口體之奉而難于承顏以得其歡心斯政孔子語子夏以色難者也又嘗思之夫人之心變動于中千百不同

而幾微必形于顏面塗人過前其安而色舒恚而色厲莊而色專有懷者其色鬱而肆滿者其色揚揚也吾皆得以識之况人子者日侍親側久接熟伺而不去者乎其承顏也亦易焉而已耳雖然天之厚薄于人者不齊有役是心履霜踐露不及承顏者斯固非人力所爲末如之何也已又有生而不學倫理不明恩愛不篤不知承顏者亦有墮四肢束于貧而力不能自拔不足以滌澹之具不能承顏者力至矣或率于祿仕遐遊遠適委親而不遑將反口吾能公爾忘私不得承顏者是數者皆五典之罪人也仁卿嘗仕矣行年五十而母氏八袞猶康彊咸棄不就其色養而仁卿思以終身寧燕休心娛目乃作亭中園周植嘉卉奇石名樹叢篠蒨張繡錯靡芬雲霧者亡慮百品風雪之朝花月之夕稱一觴爲壽其間其善承顏者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客之登斯亭者內顧其家而及承顏者將同是樂其內顧其家無有承顏者將有不勝履霜踐露之悲則亦斯亭之感之爲者矣亭舊有名余病其不關于子職也故易之仁卿名恕遠氏遺裔也由金人惡耶律爲字有父嫌譌

為移喇後逃亂奔宋再譌為蕭云

朋簪堂記

天下之道二君子小人而已矣然各視其為勢執主而執賓之已主而人賓則人從已已賓而人主則已從人無有無其朋者易之為書本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設于小人則懼其為朋故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于君子則恐其不朋故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蓋豫之為卦五陰一陽九四以才幹之臣上見信于六五柔中之君而無多懼之嫌是以若是易為成功也大傳曰崇高莫大乎富貴然舉爻位之貴孰加于四臣而五君貴之所在富不必言矣而卦亦有專言富者不于他爻而亦恒在四五故泰六四與謙六五皆言不富以其鄰家人六四亦曰富家大吉苟無位之士而富其勢亦與崇高之一故亦由我和順得志開誠而朋從之則富者又為兼善之資而有朋從之樂耶然又思朋從則羣居羣居則必有事為而言及義必也如兌大象之講習乃有互長相滋之益有必粹焉而得其要如乾文言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以行其德斯盡善

矣聞者其然余斯言乎非歟其踐行有素乎驟歟史君生洛徙穰奇士也名儀字仲威其豐殖若可比封君素侯力善而泛愛赴急而施積寒士之來歸者如以器池泉流隨其小大而斟酌飽滿之不虛其往而遂所願欲言其處易時位可當豫九四適余讀易求名新堂為書朋簪俾揭之相間蓋仲威與余同邑以年偶先嘗兄之禮意甚至言其可諛况潛齋先生之弟子猶懼其盍簪于燕遊好也故又舉兌象乾文言者申告亦庶幾輔仁之一道也至元戊子日次寶沈

歸來園記

歲壬子余與今令禮泉雷君損之交至至元丁亥最之三十六年為故人始余從先世父中書左轄公受讀四書君與橫經几席為同業交不為淺年不為少故凡見其小不足余意者必為之盡言蓋君自踐仕至今三十年位止一令所至與人稱其賢今老矣不厭不已猶為之將行道耶縣之上莅而壓之者數十府寺守成法而遵之幸且無事苟自驚其能自用其情則搖手觸禁而罪隨之是其道非易行也將為貧耶諸子孝且克家

有脂田十頃終南堂室高麗周其墅植榆楊雜果數千
小者闔栝椀大則合抱充棟梁歲入絹多于江陵李衡
木奴其本富已埒封君素侯矣嗚呼豈余蒙問之甚未
真嘗宦味之甘便者耶余嘗激之使委印而去君以故
人同業之故受其說而不愠焉此可見其寬有容也然
復有優游牽制未斷之言焉曰今遠不可吾必以開歲
某月而行嗚呼君子進三揖退一揖所以彌難進易退
于平居也如君所言正如東萊譏魯隱當授即授何謂
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之說也君又不以余爲躁而
斥已肯服其非是又見其善從人也徐曰吾家有園壑
池其中中池爲堂外爲四亭東亭藝蘭蘭則春芳取屈
原之辭曰紉蘭南亭北軒闌池種蓮蓮則夏敷取周子
之說曰愛蓮西亭植菊菊則秋榮取陶潛之詩曰采菊
北亭樹梅梅則冬花取林逋之句曰疎影順四時草木
秀發循環流居四亭期沒吾齒獨中池之堂與園未名
子爲製之余曰屈原之愛君周子之鳴道陶潛之明遠
林逋之隘狷能法四賢足矣又何他求爲耶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宜名堂曰景山雖然周子爲人鄒孟氏

之亞其言亦六經洙泗之遺餘固不在淺學之妄論餘
三子則皆有說屈原之不忘君其失未免怨懟激發而
不平林逋終身遁棄而忘君又類潔身亂倫其吟嘯多
賦近體句律清快可誦者有數陶潛旣仕矣其則心爲
不忘君知其不可以恥束帶見督郵爲目以去正得孔
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遺意又其言和平微婉猶元酒
希聲後世雖有效而和之終不能一造其堂與三子之
中古所謂吾無間然者也園宜以歸來名君試誦其辭
將不待人之勸激自窮日力而歸矣以是爲記是歲十
月晦書

楚山山房記

孟德麟作楚山山房或疑而問曰古人之樂山者皆有
所指名晉謝傅之東山唐白傅之香山宋王舒公之牛
山雖枚舉之將不能一而盡未有若德麟之槩而名楚
山者因嘗思之盡禹貢荊州之域皆曰楚宗火維衡嶽
魏其高大與細而邱垤皆曰山是則楚之爲地亡慮周
數千里之遠也山之爲名雖布斗粟爲算有不能以殫
之之名也而自命之無乃鮮廉而已貪乎使止曰楚山

猶曰隨吾歷覽之至何所非楚何地無山猶足以禦人而綴以山房之名乎孟子之言堂高數仞蓋人臣之居其極不過乎是房也崇不踰于尋丈深不出乎數轍今將舉是名是盡禹貢荊州之域周數千里之遠者之楚與火維衡嶽巍其高大細而邱垤雖布斗粟爲算有不可殫其名之多之山曰吾將納之一房則並藏山于

澤者爲尤誕也良不信之燧聞而笑曰子辯辯余真能納辯天壤之間二者而已曰同耳曰獨耳同則與人共之獨則我其知之今一世之人鼎鼎所趨逐者意亦曷嘗在山意不在山是人之所棄也太史公曰人棄我取余所獨得者也烏乎貪然之山也人有廬其麓者眾其澤者車來其原者舟其川者材其林者蒐其藪者芻嘗不與世共之是人之所取也太史公曰人取我與是人所同得者也烏乎廉且以跡求之房誠不足以納楚之山由理言之德麟生平歷覽之熟或時讀書之休飲酒之醒作詩之暇看雲白晝而眠聽雪清夜以思則夫崔然崑然毅然岌然窳而離離峭竄而坡陀千變萬殊不易狀名者莫不呈露彷彿于眉睫余見納之一枕之上

而有餘豈崇以尋丈深以數轍之房有容而不足者耶或者舌橋不下惴讐而退噫余由愛楚山買田郢鄢以分是風烟泉石之勝而南郢實楚都去郊郢纔數舍亦將名楚山君能視同廬者梁者車者舟者材者蒐者來即共之則已或校其君先將謂余後則余將以郢去楚都踰千里未免以遠近爲訟上勞山靈聽其直之誰在也德麟名之紱在勝國爲少保佳公子明時嘗令潭之湘鄉今辭仕而休居焉

元 姚 燧 撰

記

暖翠亭記

九江為州居廬山之陰城有二阜焉其一在州治東南一射上故有亭適南門則都漕公宇距堂西北無有三十步軻其阜南北延而東西狹歸然獨荒邱辛君持使節來之明年當大德乙巳而茗產諸河南湖廣江西江浙四省之地廣周且萬里之賦為緡幾九百萬牛歲而集人誦以為前政未有君以事治思有自娛其秋八月作亭三楹八月而成中楹東西為門相而北其墉而南其墉可洞闢以納廬山勝概余由洪江告老而歸首塗疾作艤舟九江五旬而始少間君集同官觴余其上由扁末名求以命之為賦歐公廬山高辭而慨曰東坡公門下士也其賞公詩則解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孤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未嘗一言及是辭山谷坡友也獨甚愛之大書而饒諸石已一異也其甚異者在漢甄鸞之測海島一立重表累矩無有

遠邇而高深廣袤皆可坐致其前無所遁形于芒忽韓公南山之詩亦復如是目其強韻險語實則步驟北征然山谷又謂方之北征雖不作可歐之與韓特變其首節爾山谷親為書無乃譏其始作而媚夫繼為乎自後世推歐亦一代文宗是辭固瞻南山後塵至叙巖岫出縮泉石竊深雲烟變滅之得于天禽魚飛沈草木蕃暢之遂為物道流釋子依居其下大為室屋以侈靡相軋由人力益致夫奇秀者非巨筆如杜執彷彿其全體能爾之盡茲亭取名苟外是焉將奚以今余與君屬觴乎此為何時哉當建子月水火地坼而衰日暄融助為明妍浮嵐佳氣緡亘百里容容勃勃泛溢簷戶之外豈茲山之英顯幽發微于賢主乎抑為病客而然也平昔之遊熟秦與蜀天宇之濃綠石壁之空青皆身至其所而目接焉角之以是無少退讓于時且然則夫春風方永之書秋露晞雨晞霽之朝其倍徒什伯不啻焉者可意知也其以暖翠名之何如君則曰善君名仲寶字仲和號松隱其年日短至書於廬山太平宮

易安齋記

醫之爲業有相道焉伊尹耕莘說築傅巖之野太公釣渭諸葛亮耕南陽之數子者其始豈有心求商湯高宗周文與漢昭烈之知已乎哉彼四君者知有命世之才可與共天位故或三聘或俾以形旁求天下或見于卜兆或聞之水鏡三顧草廬之中身先求之深拒固閉弗得弗已彼數臣者由禮至情篤始起而應之是與夫醫者不求疾家而疾家懇懇夫我奚以異哉是一也彼爲相者見時君任已貳而不專則解冠納履而去是與夫醫之爲彼疾家不專主已參以他醫則卷其術不發藥而委去亦奚以異哉是二也其甚不異者古賢相之爲治也必當天下阡危之際其君任之信之成焉由汝圯焉由汝而後爲相者始自任天下之重展其所蘊措幅負于天下四維之安天下後世誦之曰彼相之才能易危而安者也夫人誰不有疾非必委頓之劣而後爲危凡小不康失治于蚤者皆危漸也爲醫者惟疾家知之仗之生焉惟汝死焉惟汝而後始敢盡其搨髓擢胃剔蛇斃犬之技如扁鵲華佗之爲而易危爲安范文正公之言曰得志願爲賢宰相不得志願爲良醫其真知言

哉醫師趙君濟和鄧之良醫也秦和古之良醫趙君字和其尊其名者已與秦和者符況其讀書多學以濟其術平其居有亭故扁以易安蓋取晉陶淵明歸去來辭也或嫌與婦人李易安名同謂余可更余曰更不必也變去爲入聲讀則義意自異矣余思醫與相皆易危爲安者故以是謹之然又思余不難于徙居而難于其居之學無師友而疾無良醫焉今穰城有濟和求吾身之危將託以易而安者舍之其誰賴于二者之中先有其一矣

朝陽洞記

穰秦魏冉侯國也余所寓西隣王工部景韓園適于城西墉因繫窟室樹桐其東映蔽朝陽余嘗過而遊憩其中爲賦大雅卷阿之辭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聞鳳鳥見濁世之險微無德輝之可覽翱翔于仞而不下此賈誼所以重歎夫屈原之無時也然由書契而來至于今唐虞夏商周五代略而不道視秦漢晉隋唐宋六代之一家天下者若皆慚德于吾元亦人生曠世所難遇者而余與子沐浴太平斯洞之中

則所際爲何時也且漢之中宗未爲盛治其時猶致五鳳之集顧于今有不可得見者耶然鳳凰棲必梧桐黃帝之時蔽日而至嘗止東園不去則固致鳳物也其後重華臣禹翦嶧陽孤桐張而絲之爲琴瑟及八音倫諧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若然則翦桐爲樂猶足以致鳳其封澗是桐以待其止或不能致其翦桐爲樂以待來儀二者或有一焉是二吾君子黃帝重華也誠及見之余雖老尚能揚厲天休播之金石詠歌率舞以沒餘齒斯區區之幸願也如終不可致天其或者使景韓出而遇能一言而傾四海之聽如古人之鳳鳴朝陽逾美矣奚必飛鳥之出類者始名鳳也耶

康瓠亭記

金石爲物至壽者也壽之極上止三代九鼎淪泗而夏金絕石則無先岐陽之鼓故金始商而石始周則金又壽于石所曰三代者實二代耳余晚無所嗜惟得二代燹器則喜而忘寐行隨而坐皆與之接若多聞爲益之師友焉若至親甚密之兄弟焉其置也褥以文錦櫛以髹漆一不役人而惟身之猶以爲褻也嘗建一亭名曰

康瓠而特居之于商則及丁卣父辛爵禾目鬲周則屈生敦台夫鼎麟鳳罍惟罍無銘以飾命之猶恨厯辨其世不知爲臣何王何人先之也漢之鼎壺洗鑑鏹斗鏝鑊方之六物猶王公之皂隸故亦班之下陳或曰賈誼所謂幹葉周鼎寶康瓠者譏賢否易處賤尚貴也君之商燹光輝出周鼎上寶之又極其道所以使君佛鬱軒冕而清寂山林者職此孰曰玩物者非君爲道之賢乎何至誣一世之人而詬二代之器矯曰康瓠余聞而笑之子必以陶器爲康瓠故宜其言之膠膠余有感而云爾古者製銘如卣曰敦作及丁寶尊燹首字未詳蓋及丁子之名也敦曰屈生始作寶敦于子孫孫其萬有年用享如在或以繼上或以垂下類非賊國之臣覆宗之子所能爲也必世家鉅室有民與廟諸侯卿士之賢哲二代諸侯卿士之賢哲有民與廟爲世家鉅室者何啻乎萬人求其豐祀而儀享者將不人作一器而止于宜乾濟生熟殊用而異施者莫不畢備而悉陳之有其副焉則世雖有二三鉅萬爲數不足夥也秦惟務除先王之道其禍豈專于燬書銷兵爲金人鐘錄者未必無此

吾何以知之宋景祐作樂銅不足充以寶鈔鐘則世之發諸荒祠敗塚之間售之窮鄉賤肆之下而毀于野人鼓于市工者又可既也耶今名賞鑿若余篤者世無百人惟嘗柄政一二家積多至數十餘皆一二有亦有一無者以吾所有六物均之世無數百其盪而無迹者曾不如康瓠之有礫焉然則今所存皆康瓠之遺餘也矧是六物固梁斷而爵折戈鬲頊穿而饜腐鬯鼎蓋亦缺康瓠之兆形矣惟敦完然而猶重哀夫屈生而子而孫用享何人如在安在白夏至今三千餘年而九鼎淪泗者千六百年使後是之年如夏至今則商周之金悉爲九鼎能獨俟夫萬有年耶余感如此以理要歸而命之何誣乎人而何詭于器其曰職此而怫鬱軒冕清寂山林以玩物資爲道者真若高識所燭焉

赫義亭記

人莫不有嗜其甚有志者能克絕于暫或不能必終身之不蹈焉雖大賢如程子之好獵旣嘗痛自克絕自謂已忘之可終吾身又質之其師以嚮學道之進周子甚不然其說及後遇獵雖不與馳逐其心猶躍然喜者存

始以周子爲知言自今思之獵之事如影之于目譬之于耳旣過而無可尋之迹猶克絕難忘如是况金玉珠璣爲物目視之而有形手觸之而有質可以貧人可以富人其利者大前乎吾身而存後乎吾身而不忘其壽也久人旣已嗜矣一旦驟然欲克絕而不有之誠難故嗜而積積而至于鉅有鉅有而人嫉者衆以及于禍法書名畫亦物也歲久則爲敗壞壞楮不得不足以爲貧得之不足以爲富嗜金玉珠璣者弗顧也雖賞鑿之家求之得以彷彿古人遺意于千載之下雖聚有之而不爭且無禍焉斯非嗜之可爲之一道耶余白首來亦痛自戛去此習故于已之甚愛者人或欲之畧不留吝篋笥中無十年物可謂不積矣然見人尤物猶時有覲得之心或發口以求嗚呼嗜之賊人也如是乎哉是可謂終吾身不善克絕者之戒也余故有右軍三帖皆出宣和中秘嘗以妨告安和者畀馮憲副壽卿今又以遣書者畀張總管夢卿其所存者子鸞而已嗚呼是書也姑率蘭亭永和癸丑退數之以及至元戊子爲九百三十六年如曰非真皆出唐臨亦五百餘年物也俱可爲

兩公家法書第一夢卿儒將也其用世才有聞于時年甚盛其事業方水湧而出非宦成退居託物以怡老玩心取繖壞楮之間者也去年自湖湘行營得告歸展先墓卽其第省齋爲亭東偏求名余思脣菴書湘西掛麓之頂曰赫義臺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之雲谷然赫義之文實原屈子騷經余愛其雄偉嘗名余長安賜第之樓又思彼嶽麓猶不足當易爲祇芳今輟以名斯亭而義意異焉爲疏之曰義之右軍名也赫者章明較著之也將章明較著右軍之書于斯亭固可名赫義由右軍之書而斯亭之名益章明較著亦可名赫義是亦齋齋寶晉之例

斯得齋記

南陽醫師劉君大亨有齋如舟來求扁頗書斯得歸之權未達其旨也又記之曰舊疑叔向譏子產之鑄刑書爲非夫作上如卑陶可謂曰能而虞書不曰象以典刑典卽刑書也不有所垂示何以使人知避其犯後聞先師談筮謂昔子帥可嘗疾診證宜餌峻劑而心猶豫拂著扣之遇噓嗑之上九曰何校滅耳凶或者曰弗善也

我則曰此罪人斯得之徵飲是而愈燧曰嗚呼世亦有悲士師以疾爲罪人方爲刑書用獄如醫者乎醫乃生民司命弱者恃以強脆者恃以堅危者恃以安而夭者恃以爲耆也惟施治神巧使疾不測所禦故能如罪人斯得而昧者爲之顧使疾先得其爲疾之淺疎肆而侮之遁刑爲罪于攻所不及之地以不可必得故先師之詩曰醫能宛轉深求病病亦間關巧避醫夫爲疾求愈而卒不愈職誰之由此古人所以有藥石入喉甚于莫耶之歎也且莫耶爲物非能自躍而前以殺人必有手之者後世以春秋爲仲尼刑書誠律以是爲斷則爲法受惡而手莫耶者誰耶嗚呼可畏哉然又聞斯語辭也風雅頌咸多作思則思者亦可同斯乎蓋天下之事其理則具于吾心弗思則弗得矧醫于疾尤欲致思則思得者斯得之基而斯得者又思得之構也今醫之居藥市惟知招徠求已者之衆貪得而泛應以幸爲利率未暇深致夫思安求能斯得乎大亨非其術可服輩流孰能推而先之以師是州人之服而推而先是州必其爲術之密而善爲思者古語有曰官怠于宦成弗思然也

醫至于業進而名著亦宜成矣其怠而弗思人情同然
大亨以余年先而求有言余可爲佞惟稱其所長不進
其未至乎故是以警之大亨于醫言將藥石之歟莫耶
之歟又在夫思之斯得也

學稼亭記

孔子之言不可執一求學者由之不可執一居樊遲請
學稼出則曰小人哉樊須也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出則曰君子哉若人夫君子小人所以概終身沒
世善惡義利極致爲言或曰小人細人也其不相及亦
不啻什百而千萬而乃進适退須如此進而君子亦可
已矣猶以爲未然繼又曰尙德哉若人豈于稼也學于
今者爲非而躬于古者爲是乎豈須之問也以已小而
私适之問也以聖人大而公乎嗚呼聖人之生德天也
知不知之人也蓋當其時雖不尤桓魋匡人之莫我知
亦未嘗不與儀封人太宰之知我况須适日親而月炙
宜時化而歲遷者其知我益非儀封人太宰之可與其
莫我知又益非桓魋匡人之漠然不足尤也使須聞吾
不如老農之拒有禹稷躬稼之對意在子知聖人亦可

得君子尙德之稱顧請學圃爲問愈下殆于适什百千
萬而不啻矣雖然須事聖人猶子之事父母無隱苟其
心所未安必將辯而求義理之真是不憚見拒于聲音
顏色而止故能自拔于三千之徒終則七十二子之列
與适也並其困知勉行而後有至者歟吾故曰言不可
執一求其學者由之不可執一居者官使然也且官以
農爲名而曰吾學稼之是蓋教督之不失也藝樹之不
勤也銚獲之失有秋也使千耦之夫環視其授法如此
曠怠而廢豈惟大農他日隨以不恪之殿就曰無之亦
非臣職可一朝安也蓋君仲修爲丞屯田南陽之東穰
明年市牛課僮墾萊疇盈數百畝視日晨昕以爲作止
候時寒暑以趣發斂以一身爲千耦之倡故歲入增多
諸屯卽墅爲亭余榜以學稼所以著夫善其職也雖然
視有若可易而事實關世道之大蓋天下之民去南畝
而遊食擇金玉之易持逐逐於販夫販婦之末罔利相
攘于市路而較錐刀者爲日已久是以錢益輕物益重
廊廟恒低估改幣以救之其勢莫之能止也今守令之
近民者孰不兼官訓農使聞其風者人人如斯人之善

其職亦不可以少復本富而衰澆風乎仲修由嘗受學
今太子贊善劉君夢吉是以始政知所先務

天寶壇記

壇之名肇于書而詳見于周官書止曰爲三壇同墀周
官則曰爲壇三成疏者曰一成敦丘再成陶丘三成崑
崙丘至太史公封禪書曰三坎釋者曰三坎豈三成自
趾而升三坎者自顛降耶後世爲壇必皆三成其取法
此又病夫葺祠之時或風雨害其行事也爲屋覆之天
寶之壇惠慈利物至德真人作于金亡其時汴南倍百
里與宋錯壤小大城皆戍守諸將爭撤汴宮資材爲樓
柵故惠慈得撫其所遺而汴之守臣捍者不彼之禁專
視是宮委積在目曉間利將奪而有之適道流族居者
且數百人彼憚與鬪而止爲道流者猶心且覩之未止
也益急其程夜則燃火構之與通明閣作于一時故閣
上下四周未門壇礮石爲之上清宮故物徙置乎此門
楹皆未丹蓋牽于他營而勢有不至者餘六十年矣資
德大夫參知政事朱公清行省于汴謁而太息謂崇玄
誠德洞陽真人曰大哉役乎不因于前也不取材于國

也不藉力于民也皆方外之士親寒暑于其肌膚撝衣
食于其口體月積歲進而自爲之良不易哉凡今壇閣
之未竟役者吾思佐之乃戒其家縣沐之工市未鍊朱
卽儀其門將百陶盡丹壇楹閣門惟丹其陽他方皆墨
最其直可萬五千緡提點孫履道由徵朝元宮銘于邳
爲燧言此且曰公之言曰吾故貧賤宋平而始官賴先
聖今聖之德致位將相吾亦不知吾嘗所由以來義不
可爲不可得吾銖兩于所宜爲邱山之失不愛焉自我
得者自我盡之不猶愈于鄙出而力守甚愛而厚藏一
日子孫不能有皆歸之官耶燧曰嗚呼是皆熟于世故
明理之言可謂積而能散者也然自惠慈之逝經文醇
德懿知常與虛立應物通和兩真人而至乎崇玄凡四
人終一甲子以待公豈斷手有數耶使公初無是志而
有求之言出于崇玄之先公亦未必滿其應崇玄無有
是言出公之誠非崇玄之德足以動人亦不可得其所
捐若是之多目擊心傳其相知與爲何如也又聞周廡
尚有缺所公面促其基之豈佐竟之志不已是耶可筆
也

太平宮新莊記

真君殿碑蓋龍興據其所見而作及以疾歸留宮踰月
與身見而言傳者或異遂更訂而丹書之既入石矣猶
有一遺其曰始田履畝纔及三千金萬有奇若合其舊
爲一而言今則不然由沖靜真常凝妙法師湯君提點
之宮錄江州路道教之後之致者獨萬有一千其道有
三曰貨取曰施入曰力作余歎其用志之確親勞之多
無文以彰之世烏乎知爲目其諸莊與地在所及其施
入之主之名自多寡之以及其寡今最貨取三千六百
五十惟石門千二百八十爲多其不足是者啓石二百
八十錦溪七百五十石塘九百一十龍岡九百六十上
龍溪千一百三十惟啓石居興國大治餘皆江之德化
最施入者五千三百五十惟翠麓二千二百爲多高岸
半之元山千二百萬安千七百福興千七百四十趙陳
二千一十惟高岸居興國之永興元山居蘄之黃梅其
故土則廣堅係項至大餘皆江之屬縣翠麓湖口萬安
德安福興彭澤趙陳瑞昌其主周恕胡榮呂師山則福
州路同知者與齊永年云力作者創茶磨四所凡四十

二盤于德化莊曰義興又墾田二千墜爲五庵宮之前
三曰東西太平與紫元宮之後二曰湧翠穀峰其始皆
營茅樸椒衆所薪牧之圃皆募人錢鑄銓斧而出高時
松杉柏茗皆摘實授子畦而苗之移置其地下種薑芋
藟茜與水可睦稻者皆令募人有之其利不入公宮以
勸夫未至者余聞之肩輿歷至其所而觀焉經始久者
方五年近者一歲而木之布列岡阜新者雖沒草間而
生意茁然久者已離立如人將數萬本其畦而未分猶
盈畝焉篁篠則斬梢而不傷其鞭畚故土取諸他山爲
筒不可計意者倍蓰乎木筍已叢出其下特未林耳君
登高邱指宮林以相語曰聞之故老之山始亦榛莽如
是吾所材而用者皆基先民今荒山可芟治者猶或數
里天假吾年而爲之不置可使盡闢百年木皆連抱後
人以資治宮亦吾于世生不虛也余曰嗚呼君之所言
正古人所謂人棄我取本富之要也迹是爲心何事不
可爲何功不可集宜人之勳盪鼓舞割所愛惟懼施人
之後不然彼其家田民賴以食其力者也將以尺帛斗
米遺之猶戀嫗移時响响然收恩而後以授况是連阡

耳陌非有動其心者能然耶余惟久此又聞其將大衆之法道流非有故不入田民家民之入錢取薪炭山者皆給之券恒遣力人持挺行邏林間盜采者有罰錢穀

出人井并有椿春磨之細不遺糠粒公宮大庖日炊米

十斛可食千人其徒皆就食公堂來必道服以示不襲

職宮事者各有子院有釜鬲不作飲食待養茗頽水之

須其僮奴之守舍與諸菴遠在數里者爲飲食皆日賦

之子院不得設塑像旦夕惟卽瞻禮于宮余問其然則

曰子院強則公宮弱強日益富則公宮日益不足不足

勢必下求子院一則應再而緩二則柔者德之以色剛

者拒之以言上下之情浸以離矣不若同甘共苦以公

宮所廩養之爲可恒也嗚呼他道流能遠計若是乎嘗

與一二知己私竊評之白鬚蝟磔有熊豹之姿已見其

力足任事加以深沈有謀寡言而信威而和誠而恪視

數百人黃童白叟約束如一使不爲老子法用世而爲

將帥可以進退三軍立勲萬里今頓爲九江黃冠師枯

槁山林已足也耶因敘田及此君名德潤字季玉號香

澗其左右君靡朝以夕盡其勞勩忠于其宮同成功者

中外四十九人紀諸殿碑可考而知嘗觀漢費鳳韓仁諸碑書多不滿石或三之一或半焉而空其後豈待夫嗣有所書耶故余例之亦法古之一也

儲官賜能興寺水業田記

史稱後漢孝明承平中由夢金人遣博士遵自乾竺求迎其法至西夏或又曰在先漢孝武世驃騎將軍霍去病過焉祁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則後世範金像佛者實其遺法至唐藩鎮趙王鎔爲大悲像于龍興寺具千手口高七丈三尺以語其大九圍之間無有與京爲閣三重五窗覆之歷宋而金補壞爲完易舊而新者四百年元貞始元端月八日午時儲皇猶未出閣金剛上師丹巴開長生講修番漢二疏領講主明公注公僧判迭凡巴求主等之功德皇上立極旣正元良明年至大之元辰在戊申四月十有五日乃爲下令割真定屬縣獲鹿隸震宮石同北魏劉三郟與官院營之田五千畝賜爲承業資開講席又舉太祖太宗世祖成宗四聖成訓凡僧道伊囉勒魁以名與國祈天永命門徭田稅旣屢蠲復申飭兵民之官驛傳之使諸郡之臣自今水輪廐

馬在野之豎在城之肆是所業無敢千驥祝髮之徒或恃有此肆為不度罔知所畏者則入畏矣明年三月俾翰林學士承旨姚燧為文刻之石燧亦嘗思惟昔儒臣于佛氏書臻蘊奧凡為寺碑必能概舉備言其法燧性頗蒙于周孔書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書未嘗一望其塗涯豈敢妄謂曰知然以歷于儲皇之命不敢禮辭故惟即夫賜田以言蓋民恃粒食以生彼學佛者苟無田自業勢必見求之人積日而月月而歲民自其無已之求此諸山無田之衆所出以聚散不恒也今有賜田盈五千畝率以夏秋入止一石當為穀五千姑大其耗糠粃四之猶得精鑿三千日人賦升可食八百人以一宮居而八百人者交無身口之累夫誰力哉其不開講席演法言與國祈天永命者又將何為雖然猶有弊民者存不可不預言之蓋由溝洫映澮之制廢天下無有畔之田必與民犬牙相錯末世衰風讓畔其誰古之人防其訟也既明券契且書所由質劑于官以待異日可恃為徵如是又私于界表石以識又虞可轉或

十百步塚杙地中穴實石粉計亦周矣而猶不能弭人之爭剛是賜也東西南北必畔民田祝髮之徒將奔走服勞錢鋪未辦務盡地力以供歲事或如奕人布施于局稍蠶食之利其寸尺之畔而盜侵以耕挑釁交惡怙勢力取則民將奮起而致死以訟矣今文之終戒者豈在是歟其年夏五記

臣錢開仕恭校

牧庵集卷十

元

姚

燧

撰

廟碑

重修中太一宮碑

勝國昔有中土也作三太一宮太平興國于東南郊慶
厯于西郊元豐于汴都故隨其方東西中爲名中後火
于崇寧政和復之其東西見毀者豈在金垂亡恐資敵
用爲攻具耶何以知之若熙春閣亦傑構也嘗賦一軍
令薪之以艱于撤欲火傾之取其餘材束蘊已然或惜
而撲以滅予于中統辛酉屢躋覽焉及觀黔迹故曉中
太一惟半存者豈異然耶嘗求太一所由楚辭九歌首
以東皇太一居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其後漢武感
神仙毫人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
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古者天子以
春秋祠之東南郊後遺祠官寬舒具太一壇壇三垓五
帝壇居其下各如其方祭亦曰郊與天地同太牢祝宰
祠太一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方色今不知五帝謂太
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耶抑他有是神也淮南子又曰

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至宋太平興國作
東南郊猶守其舊惟覆壇以屋慶厯元豐作于西中至
以道流易郊爲醮祠而不殺牲皆異乎古始者近世陰
陽之流以太一與六壬遁甲爲三式有司設科試之以
驗其學之精疎卽書以求壬最先出吳王囚越王石室
將赦之越王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以告范蠡以爲
十二月戊寅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合庚
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
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
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月又助之所
求之事上下有憂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迹此
則壬在春秋世已有其說後讀獨孤及八陣記門具將
發然後合戰漫不知其如何因問歷翁孫氏子渠云韜
鈴之家惟視三門具不具五將發不發蓋三門謂遁甲
之客大主小開休生五將謂監本與主因攷沈括筆談
太一之外其九太一各自爲目曰五福天一地一君基
臣基民基大遊九氣十神唯太一最尊不可別名止謂
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遂對大遊而爲之小遊竄出誤

加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顧居太一于廡甚
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時
領太史與議爲二殿前祠五福後祠太一各全其尊惟
謂三基爲基者由避唐明皇諱而改不能正之仍襲舊
云嘗考其制爲殿三重前榜真室中膺慶後太歲今疑
真室爲九太一所共膺慶則太一專之如應沈議共以
前祠三清事萃九太一于膺慶者豈改于金源氏耶不
然天下三清殿榜或直曰三清或曰金闕寥陽無有名
真室者亦足證也後陰陽家無太一九氣十神于五福
天地一君臣民三基大遊之外別加文昌飛符始擊計
神主客叅爲十六神蓋變適之小者爲叅耳又壬用天
一貴神者實太一神之一或曰若然是三式相爲用者
皆出人爲何以推人事吉凶得失無不巧發而奇中皇
元祝金曆于甲午之歲宮由周于兵棖棟傾落墻祀崩
弛風雨震凌牛羊降陟知開封府富察君哀之謂非藉
名德之師疇能以興乃書遣警副董德輝香幣迎致患
慈利物至德真人于河胡請主上清及是宮上清由規
南征撤以造舟真人求得重陽開化真君爲道所廬作

新朝元宮他不暇爲署其徒提點張志夷知宮田志淨
責使營葺若有緒矣而志夷逝後惟志淨與知宮王志
寶吳志起提點劉道資朱道輝爲之積七十餘年而三
清殿真室歲君殿周廡廡既美旣完泰定虛白文逸
真人孫君履道實四傳而嗣其師惠慈之位以有國者
作之于全盛之時而數子者修之于已壞之後度力校
財不能萬一其舉贏于時詘瘁盡而智殫久其年而勤
不少懈迄用有成與國妥神祈天永命惓惓爲心其如
何也請其友燧宜文諸石遂詩之曰

古有國惟上帝祇羣祀禮秩疇與夷太一名肇見楚辭
武帝耽惑僣佞思爲壇三垓太一祠大牲一以郊爲儀
千載勝國乃取師去壇而屋凡三爲兵惟中存東西墮
存者罅漏風雨闕伊誰哀之曰惠慈來前其徒責繕治
匹夫位微爲功遲甲子一周一紀奇六子迭守成其虧
于焉妥神神安怡何必三年始推移願于皇輿歲周馳
上錫吾君壽無期左右相協帝續熙中爲百辟登稷夔
殫共殛咬絕姦欺下與萬方澤羣黎奮張百毅不廩饑
凡是厥職神所司迺今國家歲禳祈峙焉嶽靈流川而

與夫無文亦秩之非于天神獨見遺由彼無廟禪安施
自爾豐報當有時

延釐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
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上弦王相塔齊
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驛致安
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
聖皇后深恩大惠常請于帝求卽六盤興隆池園爲寺
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惟年制可加賜黃金兩
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
十規制一以都城敕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設顛
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爾輝身綱維之
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
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
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俾其令集賢學士劉懸書徵士
蕭燾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蒸林立
教不是微而燧之命實由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
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

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
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
素渰之西蠡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
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
怵心齋咨嘖嘖以爲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
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隄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
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棋錯於是
聞者靡不與金篋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礫竭蹶如
恐或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
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
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
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宮邸用
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
年而弃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
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
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縑爲匹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
之未聞者于吉王未始至歲惟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卽
六盤居稽諸地者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于縣其

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譌略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于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蹕三易寒暑夫旣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恒遠之官而弗遑處爲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懷懷求祈年今聖于昭昭追福往聖于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爲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者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爲佛氏之言如佛亦視是忠勤而孝恭者爲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華之爲嶽實王封內嶽祠之門揭爲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爲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塼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頓頽上下靜供之修乘輿必駕佛遊悠久其言斯存孰爲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衽連出轡並馳有如今王于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爲時寺頤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畧畔八稔成績巋然都城敕建遺則帝師帝師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釐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盤石宗以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向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禋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成宗旣耐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肆類上帝誅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爲子遠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于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曰昔朕萬里撫軍

北荒險阻踐踰躬環甲胃北寇底平實難實棘時有願
言皇會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
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刹馮依佛
乘上爲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
休祥蒙賴初匪有永年千百世專利一己卿曹其灼是
懷惟以其日鑿輅親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闕閭
得是吉卜敕行工曹覽其外垣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
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
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跌塑三世佛
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跌輿前殿一諸天之神列
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
懲其爲惡有不待緝誦其書已悠然生生者矣至其檄
題稅柄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費算楯檻衛縱捍陞
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
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延爲行寧屬之
後殿庫庖庖漏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品守以
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
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爲何如哉

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將徧資工官下
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勸宜如故事卽踐
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武宗仁
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克懼
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皮乃職罷行工曹入于留鑰
曰凡修營木石陶繪百工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入
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敕臣
燧汝文之碑臣管以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
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
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
歲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
宮室池籩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
故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于是焉大饗飲至若鄉
然別建大利位置行列基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往聖今
聖薦福祝釐者尤所倦倦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
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
懼曰畢吾願者真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

鈞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于
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于其時曾不蒙福而至
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
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于江
伐石于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
衣寒暑饑俟汝餉于茲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
配天帝帝曰噫朕兄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敷依
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敕爲前古有是
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
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枕唄攸記

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禪寺碑

皇慶之元普運宗主明照慧覺大師慈昱書遣弟子嗣
瑞嗣泌敘南泉山大慈化寺爲臨濟十三世孫普庵印
肅所基以勝國乾道己丑示化旣累諡矣至皇元大德
庚子寶百三十一年昱再爲之請諡于朝成廟制可卽
以其年大德者加舊諡寂感妙濟真覺昭貺之上其褒
其德無以俾大視昔八字猶燭火之當皎日黯不輝矣
又叙寺火于至元壬辰之春主僧去之府縣具僚合諸

山高德請南源山廣利萬安正叟禪師紹中經理其廢
四年乙未昱始繼席循復完矣當是加諡之歲再火再
繕治之踰紀乃成且錄劉必大爲國博應奉翰林文字
翰林修撰提舉湖廣省儒學所撰加贈大德禪師萬佛
寶閣圓堂普蓮堂普度橋袁士趙璧之橋墩吉士宋處
仁之昭烈廟與立仰山太平興國寺佛鑑大師希陵之
壽山慈化寺與主南康開先寺了萬之天竺圓通殿及
昱自爲高麗金字經諸記丐燧曰以是爲迹銘之寺碑
爲讀盡卷漫不知位置何地乃詢瑞輩俾圖示之而統
其要寺蓋距州百二十里蓮蕩橫前三門之內對峙二
塔儲金字經左右鼓鐘二樓中拱二殿相沓前曰普光
明以事佛後曰定光以覆普庵塔次萬佛寶閣雨化堂
達本堂圓堂樓下祠武安忠靖兩王武安之爲漢關羽
者世則知之忠靖爲五季漢周張翼佐南嶽者則世莫
聞廡以周之門左右則東西藏殿儲經三藏自餘齋閣
方丈香林書院月臺仍普庵之舊爲大圓堂諸小殿僧
寮寶館倉庫庖湑再廡周之凡三重中兩廡皆重屋凡
千四百楹南泉之山四環其外盤盤如城天竺圓通與

昭烈皆在寺北黃圃市壽山之間昭烈則忠靖原廟普
蓮堂與橋則在州中堂有亭閣廊門橋當隆興吉瑞鄂
潭東西南北通塗石墩十四秀江中貫而梁其上有佛
閣鐘鼓樓與普蓮各五十楹亦大役也役大財不用已
力之獨其攻金攻木攻石陶冶髹漆彩繪百工無一可
後之又衣食其徒多至千人若是其衆也衆則用奢而
寺無寸田以自業惟恃豎之言出化行鼓舞作興于江
湖西南方三千里地之民最歲施入多至中統楮泉千
計者百萬有奇而佐力操畚鍤具新爨者猶不與存何
修而臻此哉謂普庵澤歟何前乎此學佛之人不能振
舉至豎爲人心服而動趨于事者非直其才致然亦有
道也且人之情能勉志竭力于一燬之後再燬則弛而
怠焉豈不加退規制益侈輪奐益美易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其不信乎雖然猶當上求其所自西方之教行
中土也漢唐而下正朔所及有遠踰海國若今者乎星
羅棋錯小而鄉縣大而府州爲佛宮者何啻萬區爲其
言祝除毛髮者其徒又無慮百有餘萬列聖爲制不雜
民版又屢降醜書禁人無侵覬其產驛傳不宿官物不

儲飲食燕樂不聽肆筵羅雜于中其崇禮而保祐之已
至矣皇上又以司是僧爲正錄者衣食百需取足諸山
虞曰蘭絲使就困削爲罷黜之戒一再誦經五千四百
八卷天下何啻千載集祝髮之徒散幣饋食果者膏燭
之微一出公帑人又別加賜焉是舉天下爲徒百有餘
萬沾浹恩波無有一人或遺也嗚呼豎所以能就事功
與人之風行草靡樂推與者豈不亦乘是機偶是時也
余儒者也文乃儒之一事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豈其
有見乎此遠以求余曰非警穎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
原矧余生未踐其域不啻其味者苟剽而強爲之知
終亦膚近而多所謬失爲自欺且欺人以速專門者所
疵韓子嘗曰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
故馮吾徒而來請余知守此故不敢效必大之博洽爲
浮圖說探其懷以與之祇屢書其善興而教日夕祝釐
上酬帝力下昭祖德者而詩之其辭曰
普庵肅公僧中之雄由篤其道爲世所崇遇有瘵熯爲
民祈禱曰雨曰暘罔不時若衆禱其化爲新做居日月
幾何雲屋梁梁尋復示寂其在勝國八言用褒節惠已

極去世悠遠傳之豈孫猶以哀榮上敷帝閣於皇成廟
 閔其克孝不斥異代加謚有詔維茲大德表歷紀年不
 倍諫之其仁立天禱由是名充塞野率雖豈于蓋未敢
 曰出作室燼餘無田苗畝人以賄來如取寄諸伐材楮
 山錢礎窮石百工鼎鼎孰後爾職杵之騰騰斧之矜矜
 視址視方其直引繩柄以負棟實千四百丹漆之塗如
 離斯赫焉觀有司鉅室責為有書以徵有罰以隨人將
 趨事憚貽已勸巧為避逃猶幸不至于何浮圖無罰與
 書視所欲為諾不待呼功成不有歸之其祖于橋殿堂
 必字以普倡其徒于釋言日宣于以祝釐天子萬年天
 子萬年期豈孫子有來源源世受其祉

牧庵集卷十一

元 姚 燧 撰

廟碑

長春宮碑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鄂爾
 根薩里集賢大學士臣布喀齊奏輔元履道元逸真人
 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為全真學於寧
 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嘗勗金之十年方事西域
 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
 而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
 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脩
 身帝大然之曰天遣僊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
 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敕臣徐世隆
 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
 號易所居太極為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
 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
 刻金石則益不自于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
 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

臣蔡共武恭校

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傳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鸞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闢之節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倖刃視徹四海之士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林檎非固夫祝臬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後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于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于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于老子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輒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于戰場遊寇乎叛城絕糧于莽闕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

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慄裹靴痠寧其身之不恤以髮軫斯世計是勞績有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而首鼠未平鼎魚方急乃大辟元門遣人招求侔殺于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子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換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後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邱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曰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

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
矧卽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
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
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纔九閱月實三爲壇
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
社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爲
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
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範
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
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柅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
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
有門而來也有塗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
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邱氏之學熄
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
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仙之身又冠之以寶冠
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衣皆前祠教者所無嗚呼仙之
求以報盛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孫與雲祲其來無極
者爲陛下所承承萬年當如何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

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蹤其武俾肅將之剗平下土旣奠南邦西
睡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無山不越萬國
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飛之騁礪礪其
艱執灼帝心休其益間繼久以朝黃昊尚友方詔外臣
道德資取崑崙載率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澀
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
覺予飭無怠忘子訓史書虎符寵綬書誕告凡爲爾
學其復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卽名而官歸主其教
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其子
孫衆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
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
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曾諡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
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廟穹臣
拜稽首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
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
皇萬祺攸類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與蓼上以慰安大帝于倦勤中以惠鞠胥邸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爲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于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兒內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智晦明以臧其用大帝才之闕政于家則曰子婦是謀投大遺恨不言意喻廿有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柱頰于天維絕于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成廟于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人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言而義息言而廣又何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達納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藏獲數千指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貨貨猶不與存

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由前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奪之殄殲大慝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誣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未出閭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傳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後爲二堂行宇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甃爲塔又西再爲塔殿與之角峙自門祖堂廡以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月收餽贏寺須是資大抵樞擬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礪礎之安陞祀之崇題奏之騫藻繪之揮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旣其落止淨供之修薦福冥冥或者裕聖秉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隲于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辰

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
之將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
崇祥院臣請磐石以頌功德敕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
之言為書數千卷博大闡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
遍觀儒生未嘗夙一經日雖勤為說終爾膚近不能深
造其微故惟如敕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其瞻劇
劇其廉秩秩其正於祭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仰其仰以圖薦福于幽於我裕聖報德是
求惟我裕聖為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成廟
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位昇據其
神而明孰測為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陋昔后母廉政
偕于惟撫慈孫于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為之
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為以天下為誰專裕聖
嘉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
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改為九天採訪應元保運

妙化助順真君殿碑

天下之人有安居不為其事者乎安居不為其事古曰
閒民重其賦而刑隨之今也山林之間羽服之流幾何
人哉苟安居不為其事亦孰倡而致于其道庸心其
教哉制授冲靜真常凝妙法師提點廬山太平興國宮
錄江州路道教湯德潤儲贏于儉蓄細為大者十年始
田履畝纔及三千今萬有奇謀其徒曰之宮廬山名祠
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明神也殿實勝
國所為既寔且卑妥靈弗稱其撤改為江西行省左丞
呂公師夔及其弟福州路同知師山行金王局總管師
寬准西江北僉憲師順江浙財賦總管師謙與諸子姪
發米于輿割田于郊捐幣于帑為鄉隣先故富室佐財
貧者輸力如恐人後為殿七楹度高百尺以祠真君夾
為翼室右祠三官左祠四聖皆三楹前為拜殿合之衡
廣為尺百有四十縮身不足于衡十八之四若其攻金
攻木埏埴設色之工殫極其技無遺巧矣遣其弟子熊
應松周祖清馳書龍興請燧曰斯宮之興五百餘歲勝
國盛時加號應元則皇元有天下之號已兆形于斯時
迨今海寓既一大帝至元二十有一年三十年今皇元

貞收元之明年大德八年凡四降詔一賜提點周得一餘皆以賜德潤其子衛持斯宮使人不敢雜採賈侮略于其間禮亦優矣德潤以是龍光游至廬阜載躬重未云喻惟有獎率道流竭才新殿奉安元辰日夕祝釐祈永容算維億萬年庶幾深山友木石者報上之智卑于如此願銘之碑謹併上陶經匡廬得名與眞君事實惟擇筆焉燧諾而思眞君靈貺數百年爲有因欽崇章章傳紀者無庸重述未問而當告與疑而未瑩者敢用陳之其引朱子傳書排以歷陵博陽山爲敷淺原其山卑小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爲高大宜所當紀然考禹貢言原非一冀之太原徐之東原雍之原隰皆以高平得名何獨岑絕如此廬阜可名原耶大抵是書載導河積石至碣石其間所經如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大伾洛水大陸九河逆河入海又及其所會之水澧涇漆沮之入涓澗灑伊之入洛亦何詳也至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澧已跨蜀而荆數千里矣又曰過九江至東陵東匯入海數語而止亦何畧也故朱子論曰以事情理勢言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時龍門九河事急

民困勢重役繁禹混泄而身胥之若江漢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况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貧險阻頑弗卽功則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入是以致誤者或多也因思余昔年舟成都至夔門其所未至去秭歸三百里耳秭歸而下至江陰望海門而還長江萬里浮游迨遍然蜀荆之山條脈聯絡壯觀天險者如眉之峨眉嘉之離畢渝之瀘山涪之鐵櫃夔之赤甲白鹽巫山及峽之黃牛危巖絕巘刺天入雲何啻千萬與三十六江水會夔門者皆所不苦其見遺者豈獨廬阜哉要朱子之言千載不易者也其曰廬山始名南障由周桓王世匡績學仙所廬故名匡廬圖經已辨晉人紀者之誕所未問而當告者自周而上無爲老子者何有乎今之祝釐時天子諸侯自求多福皆有禮祀禮祀多名合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非直上帝也日月列星風雨雷電凡本天而親上者皆神也示非直后土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凡本地而親下者皆示也人鬼則宗廟社稷凡有功生民死而廟食者也天子旣祀天地圖邱方澤至于時巡則

又燔柴四岳隨其方山川皆望秩之不遺無文諸侯四時望祭其方五官五行山林川澤在封內者亦歲徧之後王德薄不能時巡既曠望秩于方岳諸侯復不世其國遷代無恒而歲徧又廢其封內惟道流之宇名山川者由祀其師以及其土之元雖未有齟孽蕪沉牲幣之備而潔齋以致忱者晨夕至焉國家以其依居嶺拔奇峭幽深繚鬱當地氣粹淑之會其神必靈賜宮觀名置官領之時大醮祠庸以奏假赤章上帝后土與本天而親上本地而親下凡曰神元可介社導和斯世者莫不致之爲位多至三千六百亦幾秩無文矣實于時巡不舉之典修之其宮顧爲有國者之所賴焉嗚呼亦有功世教之大者也然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何也由雜夫荒怪也其尊無對大無餘者皇天上帝一而已矣有曰上天神后者蓋天言形體帝言主宰后君也與帝同出而異其名天子曰元后人臣匹天子者亦曰后春秋王與后之鞶鑑書伯夷禹稷爲三后則后者又君臣同稱昧者不知上帝后土視之巍乎其無朕也聽之漠然其無聞也而造化之迹則體乎萬物而不可遺

乃以形求肖人爲之上帝則冕珪袞舄以爲失耶詩刺衛夫人玉璫象褻胡然而天而帝屈原亦曰龍駕帝服若真有人被是服者其來亦尚矣哉甚于后土加笄珈褕翟七政一也日木火土服殺上帝月金水殺后土山林川澤之爲王爲大人亦若斯者奚足殫紀夫誰與祛之勝國之謬尤在增號淫昏之鬼婺源祠山梓潼之屬皆帝之是則尊矣其如降上帝與之班何今事實所謂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者九天之屬見於天問注以九爲陽數之極固無大室于理唐李珣碑止曰廬山使者廟南唐曰通元府勝國太平興國中易廟爲觀以年命之神宗進號應元保運真君徽宗易觀爲宮刊錢玉冊臣而進之于時洪芻提點是宮奉安玉冊寶爲之記舉錄異記開元十九年明皇夢神人金冠朱衣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當館我于廬山明日又降于庭命吳道元圖其真建祠山陰明皇親書繆篆殿額以賜其文惟曰九天使者之廟無採訪之稱後世加焉其榜固在也然原以求之非必權輿有唐東晉之前方士輯五岳真形圖爲書曰嵩岱華恒皆有佐命

之山而衡岳孤峙無有夾輔黃帝請命上帝建潛霍二山爲儲君青城山爲丈人廬山爲使者開元中天台司馬承貞請立五岳真君祠使者之廟當作其時其說詳而正據而不鑿謂可祛齊諸志怪之惑者真知言哉理宗又加妙化惟助順者無徵焉然使也衡君命以出者惟人也不能周知善惡之實彰之瘴之故採以資人之見訪以勸人之聞神元何假人爵以爲貴賤等威佐上帝行四時以運寒暑日月于上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天布大澤雲雨不終朝而施德博大出百物而潤澤于下神變功能如是其聰明正直而一有不待夫視宜無不見不恃乎聽宜無不聞正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者如必採以資見訪以勸聞而始福善禍淫斯人則不採不及知不訪不能通失將衆矣烏在夫爲天網耶余故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者此也盡辨之其說猶多姑是舉隅焉耳非獨使讀書以續文造道而明理如德潤者知之可以髣髴鬼神之情狀而不溺于所聞鬼神聞之亦憚豫于冥冥是燧斯言曰千載而下特見有如之人不可以非道誣也銘曰

維天盱眙下土是冒羣望降釐衡岳如卑南服之山匡廬莫夷有截其岑有育其麓衡虞材之烏用不足氣聚金寶騰輝中霄上與列星爛其昭昭倏隱而風隨以雲雨千里崇朝膏潤斯溥造化之迹不掩如斯皆本二氣良能之爲維古哲王及始圖報由時岳狩羣望必告嗟哉後王曠不省方或事云亭侈愆舊章維方外臣竊取咸秩大爲醮祠無文每及盤盤之宮負聖治峯其師湯君言出衆從設格普天三千六百爲位勃礫神示安宅撤搏斯宇高廣異先鐵鷲金鋪尚副揭虔爰奏赤章媚于上下不約而一萬福來迓資我元后山積川增維千億年萬方其承走爲之詩俾爾羽服鼓鐘新宮步虛是

續

牧庵集卷十二

元 姚 燧 撰

廟碑

報恩寺碑

報恩寺者女僧妙德之所創也德金城韓氏子考諱誥任兵馬都元帥彰國軍節度使其先仕唐遼金大顯德適晉陽王氏王氏佩金符爲工正生三子而夫卒久之子娶婦各能自立德悉以王氏業歸之而繁峙之轟營元帥有別業昔以與德德將老于是旣而聞有語其考方國初用兵際搜討所隸于山因燬諸佛廬事德愴然深念父武臣爲國闢地之功雖大亦多斬刈焚盪之慘曩同氣百人今存者獨我吾婦于人而又寡子旣植王氏矣吾其事浮圖法庶得以資福韓宗乃削髮爲比丘尼卽聶營別業創殿像佛第建食堂厨庫前翼三門後敞丈室而瞻衆有田如千頃及山林園圃水磴等利號曰報恩寺仍以沙門某見開山住持見卽工正之弟而身別院以與尼居德翊運勲臣之後趣向孤篋名達于徽仁裕聖皇后召見命坐賜之僧衣而元貞璽書及皇

太后教兩下以麻衛其寺是年裕聖幸五臺德實從眷昧優渥及還駐華嚴嶺命今衛王阿穆格及親王妃主從官數百人以香幣至寺尋以寺爲衛王集禧所今德請紀其事于石余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于佛氏之書蓋未暇也夫未學其道而爲之言必將有戾德又女僧也而志得吾文余辭之爲宜然金城韓氏與吾先令公爲姻戚而元帥公舊迹戎行克振世業武而不殘風誼藹然其後當著顧無聞焉而德也出大室嬪貴族諸子有立乃割愛剗榮棲慕枯寂閱其父家中替求資福于浮圖而劬躬所事事集不居可慨也已况其寺復爲國家集禧之所而歸美報上臣職攸在揆諸義不得終辭雖然寺名報恩將孰恩之報耶若曰生我者父母也食我者大君也謂覺皇氏闢大法門儲福利崇其像設糞收善果延洪聖壽于億萬年而宗支同茂覃及其幽明濟度而有獲斯酬其志亦足書已遂次第其顛末而系之以銘文曰

偉韓鼻祖穆于周武奕奕梁山變雅用取于後裔孫國以姓之不侯而民何千萬斯其千萬斯中絕不後漠乎

無聞安所爲究嗟維德君生侯富驕移人盛門諸子翹
翹三十而發介操勒志悼其考澤遠斬一世祝髮而僧
曰韓吾承卽其考田佛宇肇興期以報德昊天罔極迹
是爲孝展婦之特且虞吾身而不永年僧子以孫斯宇
賴傳俾爾歸離奉嘗宅相是其爲言聞者惻愴我則贊
之天與人殊嗟今諸韓胥彼桂如自恨而幹而柯而葉
爲葉茂繁何啻千億其間豈無一擲先零夫亦何害貫
古青青在人視之侯之家索自天者視猶一隕釋西銘
有言民吾同胞矧爾同姓四海滔滔反覆始終理亦昭
晰覺皇貞之韓氏未絕

希真先生祠碑

王氏自其大父義年四十生棄其父定定四十一亦生
棄君與君凡再世爲男官始李冲虛居丹陽菴後以奉
金主元辰京官朝朔望祝釐監陜縣官易殿廡爲雄麗
賜額丹陽觀君年十七從冲虛學者十九年師卒初卽
汴紫藏後遷之其鄉德興龍陽觀坐居三年還汴再居
丹陽觀汴人敬之如見其師四方賢士大夫假館其廬
無有虛月雖其徒厭譏不卽也視其尤寒窘者或質衣

爲具歸之其施如此其入也殊有擇初汴受兵有富人
將逃亂藏金二穴去後數年來訪張人觀聽卽詐喪服
若發埋骨者兆緒將見謾謂役夫可市取祭物僅探得
一穴恐禍已不暇及其餘也約公取之而歸我其半指
藏所去去而其主死竟君死未嘗語人無有知其處者
與之期事雖風雨寒暑未嘗爽言于孺子問以前朝勳
戚大家事其言盡盡能傾究其隆赫衰摧之由聽者忘
倦皆可筆之野史亦知爲詩精于賞識裝褫書畫蓋與
其師及從翰苑諸公遊故聞見獨不囿于道流之狹也
年八十五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前終
二年爲坐曹門外表之以碑凡夙與其師相友與非其
師之友嘗名價重一時者皆具棺衾移葬其中又各傳
其鄉里世次年壽爲誌以別墓至是其同門友王道祐
及其弟子張某者葬之新塋從顧言也後七年族姪康
自汴至長安無他營求惟誦君夙昔之賢曰是求所善
也且其爲人亦公所詳宜銘其祠燧曰王君賢也王君
方外人無形勢可藉以動人子徒以故舊而不忘之爲
計其久遠子亦賢也君諱道清字正之河中臨晉人賜

號希真純素大師銘曰

謂爲不壽耶年幾九十而人誰與夷謂爲壽也耶享止其身而後者嗟誰由尊其所聞而不疑行之曰君所安我又何悲哉噫從享其師表祠有碑平昔之善載筆于斯尚俾來者可考而知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謚武愍公李公家廟碑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于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旣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始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公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子及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于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真爲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曰正獻惠穆于文靖范忠宣恭獻于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一二見事亦曠世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繼

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于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于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世姻不連他族唐季王西夏甚盛疆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某某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爲今分士淄州諸侯王所得于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璿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璿繫閩門獄中璿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奧魯總管後改宣威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團呂文煥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布延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絕隘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荊口禽高世傑下

岳進沅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瀘西以地遠援疎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公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擒熊飛建昌撫瑞吉領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淩軍十萬南豐淩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尸三十里淩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潛軍復其州而還龍興守帥銳利鉅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州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二十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柁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

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交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未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茭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宏範至自彰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賜宴其將佐之有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民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殺待賊斂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遠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藥弩矢射公貫膝負瘡斃關出竟以毒發堯思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十爲戶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堯七年而贈官賜諡封公之命始下玉音仁煦恩重書棺

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骨肉九
原耶公諱恒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
擊兩王聞廣淄州君願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
敵南海平始克銜哀推動屢絕且薨謂所從曰爲我語
兄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旣抱恨以終天今復棄
養太夫人而身先朝露子是遐夷吾目不暇下泉矣其
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主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
秘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
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
人始情告曰婦恐無以安吾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位
哭服喪嗚呼死而精魄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
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
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義
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叅
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叅知政事
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
之無蓋子職者自其旣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
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賊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
歷旣長極崇而墮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曜王孫
始卑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
州有靈吾民有裒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
帝嘉乃心寢向用公迺涉潛沉泱泱漢水南紀所恃乃
地襄陽金湯陸陸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
失藩沿流列城板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
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矢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蠶旣闕
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鬪四年崖山翦克血其疆鯨南
海無波廢馬笮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
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
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己及兵占城
轉粟黎儋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
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
箠笞犴勝者衆輕于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雕弓懸
繆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旣奔先徧左廣亦傾
孰作士氣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接袍鼓格鬪比死冠
纓不頰裹韉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翮迺今

旋歸粉篆丹旃兆寢悠悠魂遼遠致身移忠惟孝其
本輔辰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邊盤維時神
容與耶去此奚之雜滯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
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峨峨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袁氏先廟碑

嘗謂天下之人光顯其家者由二道焉一則曰積德有
漸二則曰成功有會之二者不相資以始則相須以終
如升也有階而構也有基開也有門而來也有塗無有
無所乘依而徑得者且千金之子將運千金之資猶不
輕以相畀必擇善賈可付而後授況造物者儲靈奇之
氣賦經綸之才假光濟之具俾佐興太平之業非求夫
修仁潔行善爲壽後之謀沒身百年窮躓不變未享其
報者之家他子孫孰克當此哉蓋袁氏由高王父而下
皆以諸生學修于其躬道行于其家化及于其鄉不吏
祿而本富于田者四世一轍而公受之始克大施于今
嗚呼積德之難也如此夫而成功之難也又如此夫高
王父諱亨曾王父諱迪王父諱企京父諱鐸公諱湘字

潤夫位至延安路兵馬都總管其功烈之備年壽之至
子孫之麗燧已最而叙之墓碑其可以屢書者今申言
之曰方天之訖金命也提王公佐一節度之帥來歸吾
元拔之鋒鏑之下而臥之衽席之上脫民兵死徇地鄰
延拓境千里凡負險羣聚資人爲糧者莫不投甲相率
而至去民盜死治延之初假之種牛而授以耒耜免民
飢死自燕市藥負以百十馬牛卽城爲樓居之致醫司
掌爲劑其間有以疾來者視所宜藥與餌不求贏利去
民疫死至今州民戴白者道舊相語猶泣然指城樓謂
曰吾司命也昔漢朱邑爲桐鄉嗇夫其惠止于未嘗笞
辱人且死其子曰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必葬
我桐鄉自今觀之一鄉之政非有夫千里之治也嗇夫
之貴非有夫通侯之位也不管辱人未嘗日拯民于死
也奉嘗者民而非歆其子也然魂魄猶徘徊戀繆不忘
其土無惑乎公遂爲明神以禍福斯民歲時安靈享黍
稷之馨于其孝子之手也廟在今延安屬縣膚施之東
川去府治十里外袁氏別墅取延瓦之助祭之來之易
也其年至元十九年其歲庚午其子昭勇大將軍克忠

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凡今廷臣之平章人物者
必曰袁昭勇和而嚴不伐有功賢而有文章可倚以集
事可謂能顯親無間言于子責者矣後之子若孫惟無
他求其孝以是為師作迎送神樂章俾歌以祀公其辭
曰

延阪兮上下延山豈崎兮其童如楮延水湍駛兮不可
以溉田天早霜兮又不宜于多稼城巖邑兮無行夷公
何為兮安爾斯慕吾義兮懷吾仁曰我延民兮吾父母
之公逝兮再紀民過其廟兮其敬益起延故老兮淪亡
其存今者兮匪孫伊于生者逃亂兮奔公為依死者白
骨兮魂魄公歸矧公後兮鼎昌子奉嘗兮孫尸華衣兮
綵繅金章兮玉帶總總兮林林來廟庭兮覲拜歌鐘兮
舞鼓蘭丞兮桂糈舍登數兮備儀公飽德兮焉所公何
為兮睨輿曰哀蘭絲兮日窶吾民曩者五袴之家兮或
今也無襦吾又何心兮獨樂乎余身公子孫兮聞聳羣
民子孫兮感而繼泣謂公逝兮幾年猶闕有無兮于余
一室公明神兮若茲苟有善兮將知我祖父兮且母公
欺我子孫兮可公鬼飢子越兮父令婦齟齬兮夫命俗

歎兮素帶公不刃誅兮猶殺之以病稼我田兮蠶吾桑
縷我腹兮完我衣裳輸賦孔時兮無後倉箱無重俾公
兮一日增傷

牧庵集卷十三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叙陳姚同為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以官為家死不以返葬故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勲哉會薦雖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紙副吾家承願為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遭亂於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仰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灑備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

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間者概息以為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遂曰是足為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顛項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為顛項顛項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媽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舉羊立舉羊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圍戎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

公卒弟平公變立平公卒弟文公闢立文公卒長子桓
 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
 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
 是為觀國之光利用寶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其在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
 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
 蔡文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
 佗而立躍是為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
 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
 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為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有嫡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氏為田氏聲之近也或
 曰食采田完諡敬仲生田穉孟夷生潛孟莊孟莊生文
 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
 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
 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
 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為諸侯天子命之是
 為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

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卒子潛王地立燕齊楚三晉
 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
 器潛王出亡及莒楚將淖商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
 為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為
 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
 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二年矣此吾姚與陳
 始同為虞中同為媯卒同為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
 稱王氏軫將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
 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為敬王以田豐為世
 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媯
 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史
 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
 順順生四子清察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前遂寔字仲
 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謀休光謀
 字秀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隼
 微舉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瞻建興中渡江居
 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世達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
 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

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生散騎侍郎高生懷安令
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
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
烈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
立謚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
亡陳凡五代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會稽郡
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
林學士某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良秘書少
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
二子伯宣伯黨伯宜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
元史生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兄弟
列者正書其傳然白廣明至治平實伯八十七年以三
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
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
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
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小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
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勳實用備或世變
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掄之不忍及其匿

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微而謀也今元凱悼陳
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躍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
旣發視元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賈道刻石人獸
如其始迄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
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
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
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
之辭歲時上家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松高阻兩鶩兮函嶠趾北邱兮坡陀墻洛水
兮波滔滔堂封兮偃谷古爲藏兮幾何所旣夷兮已焉
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
孫兮爲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慎其守不忍嘿
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茲兮來嗣可究余亦
虞兮道苗匪妄胄兮華遙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
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
兮不與他族而中絕而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
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
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聲與媯水兮齊悠

長

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銘并序

上啟柳林二月六日丞相臣大都平章臣扎蘄宣徽使臣拜達實克御史中丞臣布延直侍行殿臣託克托丞相臣圖沁特穆爾奏金紫光祿大夫遙授右丞相宣政使徽丞相政使臣阿拉克巴哈言臣伏自去年言念祖考往事列聖嘗著微勞安干威顏請褒幽隧聖量舍引曲賜允俞爲降詔命追贈臣祖考布爾哈推誠贊治功臣儀同三司大傅昌國莊愍公考銀青榮祿大夫平章軍國重事宣政使翰林學士承旨領泉府司事達實密推忠益國輔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高昌忠惠王祖妣呼特呼訥完顏氏金源貴侯從封昌國夫人高昌王夫人臣雖糜軀補報無所惟有刻諸金石用章天休庶幾先烈託垂無窮敢昧死請制曰可太師臣託爾齊延丞相託克托又言昔盜殺大臣嘗求王文忠公褒揚其功文忠不可其碑故存請發兵士如千百人挽之制曰無庸其令十象輦致仍勅翰林學士承旨臣燧集賢學士臣慈翰林學士承旨臣仲壽撰書篆額臣

燧稽首承命謹按王曾祖考伊埒庫們實奇爾氏初以百夫長事王汗可汗之爲大號自唐以然今惟曰罕王今所加故兼稱之曾祖妣夫人脫倫怯昵生圖巴哈齊哩克薩理幹罕合臘幹罕四人太祖方以神武戡定朔漠王罕與之有間圖卜巴哈率其屬二百戶來歸徑雍古爲其王所止居之蒙古魯地遣其子約速穆爾僞爲商至帝所控其然帝遣托掄薩理必塔台二人使雍古王阿勒呼木實克奇呼爾所召其弟與二百戶者偕來帝問圖卜巴哈在王汗所何官曰爲質也俾仍爲質寔亨則賜班坐大臣位帝征西域盡率其屬以從會旌戰勞賜回鶻戶五百四十有八在太宗世又從帝弟睿宗平金明年乙未之詔定憲宗時以兩諸侯王與蘇布特再征西域又率其屬至有在行中明年至袞騰吉斯與諸侯王巴圖會征欽察斡羅斯至阿蘇齊默斯城皆先登薩理幹罕夫人哈喇哈納生昌公蘇卜特達巴太宗分封功臣割順天屬縣東鹿隸昌公初掌睿宗奉記睿宗上征事莊聖太后領所部民千戶歲辛亥憲宗立極從莊聖所求致之詔蒙克薩勒爲丞相昌國位其亞天

下庶務惟決二人又領諸王副車僧道伊囉勒理大食
蠻朝覲貢獻敷奏宣發號令諸事明年因勅掌帑藏與
祠祀嚮卜諸臣於昌國原申前制後二年蒙克薩勒卒
領中書省終憲廟世權寵不移四子長故湖廣行省丞
相也先不次故御史中丞茂巴爾次王季四川行省平
章巴哈特穆爾王自幼事世祖初與今太師淇陽王伊
徹察喇同掌奏記後獨掌第一宿衛奏記兼監幹脫總
管府持爲國假貸權歲出入恒數十萬定緡月取子八
釐寔輕民間緡取三分者幾四分三與海船市諸蕃者
兼戶部尚書內八府宰相如馬通酌郊燔肉告神皆大
祀也惟王司之又諸臣喪疾可通籍入與否必是焉白
詔凡祝釐金帛惟視其署有司始給十八年升總管府
爲泉府司丞相哈喇哈遜嘗奏罷之二十有五年王請
復立其年東諸侯王納延叛帝自將往征王前矛而後
殿之詔諸侯王而下生殺惟命亦既底平明年其黨一
王哈丹又叛成宗時皇孫詔王將衛士千人從討之大
破其軍獲輜重不可貲算哈丹挺身走引分海隅歸奏
衛士疾戰之勞請人賜白金爲兩五十制可及改制置

爲宣政院以王爲使凡天下職僧之官何人宜爲從所
調奏祝髮之徒入罪罟者惟與是官同聽有司不得專
決二十七年叛王罕都犯西北鄙帝又自將往征至杭
海王累戰皆捷叛王遠遁撫安邊兵與置驛傳而還明
年拜榮祿大夫泉府大卿凡諸侯王副車贊壤奠至庭
者王則傳臚受之成宗元貞之元罕都遣諸侯王額琳
沁出兵犯西陲帝召王曰卿名素重非身往不可卿能
行無對曰効死臣職惟陛下命加銀青平章軍國重事
十月獲額琳沁與所部偕來大德三年兼翰林學士承
旨領泉府司事最其賜賚珠衣寶帶海東青鵠白鷹及
豹出中帑外坊者月異而歲新之不次計以大德八年
七月二十有五日薨享年五十七葬狼山水峪二子丞
相其長今宿衛皇太后寔世王官掌傳臚都王副車凡
贊壤奠初尚諸侯王葉卜肯公主布爾罕再尚諸侯王
阿濟格之孫公主都掄呼都拉次布喇尼敦宿衛乘輿
內八府宰相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使太
府院翰林學士承旨娶廣平忠武王女布喀齊女二人
長特濟格爲東平忠憲王子大司徒鄂都岱夫人次女

姑姑爲諸侯王瑪納斯妃孫女古濟格爲諸侯王哈濟
妃因嘗槩王自至元甲子以及薨年追事兩朝惟近清
光一日未嘗居外實閱四十一寒暑世之知者纔是職
守與從蹕討叛數事而止自餘朝夕訂謀左右彌縫入
宿出衛所以奠枕九重者其功將多中禁深秘外不得
聞惟帝知之故雖沒世猶不能忘特崇其爵於百揆上
王之高昌使臣鄰無以復尚匪獨其身又貴其子兩皆
入踐台袞矧其舅舅從子布列中書宥密者猶衆有之
嗚呼盛哉銘曰

人臣之位等絕數異進爵及王爲世極致嗟王生臣祖
宗兩朝禁近身居葦聲遠遙帝崇象教王使宣政九有
祝髮竭蹙聽命王在泉府舶交諸蕃匪利貨遠來遠志
存疆場雲擾王每從討險阻踐踰帝躬是保斯皆其外
人所易知毗贊於中誰悉密微其悉密微獨今皇上哀
其沒世大賁立壤異姓而王胙之高昌潛德由斯爛其
昭章倘若爲未襲賁其胄丞相聯翩兄先弟後婦王之
女女王之妃伊誰能方門闕巍巍龜負螭擎碑是墳道
填金載銘天子之詔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爲大燕三日曉近
臣曰布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
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爲應根本斯蹶孰謂
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
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爲北庭書背嚕嚕哈西地所生
阿爾哈雅爲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爲阿
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之億萬維臣
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請如天語之溫崇功禪
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青
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卽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
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持置榻班諸侯王實愛拉下賜
之金壘曰埃至而省必合樂鼓某曲飲是他維以青白
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
白鶴凡所以侈服貴近由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
哉公北庭人妣夫人圖沁呼都魯化胞生剖而出公考
額森和卓弗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公幼聰穎
而辯長躬豐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

民勦本獸鼠釋未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
爲虜氏質喇岱達爾罕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
及從事大將布拉吉達俾其子故中庸右丞相呼嚕巴
哈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已未從
濟江帝射虎未筮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衆
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爲兩半百
先是聞吐蕃有時日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
之皆爲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
與俱歸勦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閔察耳嘗有
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
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爲中書省郎中喪日久
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大參議中書省
事發言誰以當可事宜爲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
有小疵必曰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
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
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烏
獸皮角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鷹戶再兼中都
路闡選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

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
使宋得竊築爲強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
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
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簽凡襄鄧唐申裕
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
寡者悉徙而南屯由裕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
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
天澤來莅師宋遣人覬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
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
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尙書拜中奏大夫參
知河南等路行尙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
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尙書復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
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
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
水寨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篙岸積薪燠貴果
結戰艦爲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橫門關
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援而屠之無噍類遺襄

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王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借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爲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布延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布延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珍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絙鎖戰艦江中集礮曠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崔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洪口水軍千戶馬成爲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

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業秉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旣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孩師江陵而荆闔安撫高世傑將艘糧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卽西師至公安晉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禕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俸錢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禕孫徵至京師死猶没入其妻子還公子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澆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盡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填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

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令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劔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布延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囂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坑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邑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爲州三特厯農土貴南丹收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牘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通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還潭朱餘孽益衛兩王收元海中哨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承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方千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僞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

之且略地海外無爲賊樂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珞已成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南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聞爲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勅尙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卽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特哩帝旣才公叔陳毫頴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敕復以其妹爲繼自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爲加輜服白金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特哩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和斯哈雅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格齊格繼郝生輔國上將省湖南道宣慰使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富華善如夫人者蕭生巴圖爾哈雅阿寶克哈雅賸生圖嚕默色哈雅女五

人一適政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錫里薩巴
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伯嘉努一適中書省斷事官
培爾錦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布延一適傳
詔巴爾雅男孫三人頑被實哈雅圖圖哈雅和塔拉哈
雅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庫爾濟蘇子博囉一
適監平陽太原軍子集賽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
輔國以神道木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
實請燧曰徵是爲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
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
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
奇貨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
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
東渡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
忌邪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
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睽
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
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河南各四凡五
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穉被毒大主小酋恭錯輻裂連

數千里受廢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
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
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岱阿理罕平
章十二鄂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
爾巴哈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
索多元顏諾海闕出柔落也訥左丞四塔齊哈唐古特
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璋張鼎樊揖
朱國寶張榮實囊嘉特烏瑪喇博囉和塔拉高達馬應
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
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
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
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
之一佐軍時以爲慮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徒獨西南
賴以輕平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
雷公安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
噫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幘可恃爲捍天混皇與其
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於晉陳兼
於隋矧趙遺胥曜盪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宜爾滅

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睿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
自將六師鷁舟浮江亦既越之歸正丹辰羣策明試加
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稽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
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
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後甲公公乃按圖吉與吾守
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
錫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聲言綏心亦孔棘又鋤
武庚子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讞疇知公勞大帝簡
在衣裘禽集駢有遺賫不事故常墮其奎章提提翩翩
龍騰鳳翔又錫金鑾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
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閭
是宅壽止名垂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
瀟尚其餘波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
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臣劉鳳誥恭校

牧庵集卷十四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
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罕都與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
事額森特穆爾謹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葬
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鏡
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示遺胄于無窮敢屬筆子燧
以與憲副聘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蒙古氏諱
博囉罕輝和爾公之曾孫嘉木和爾公之孫扎魯和托
公之子始輝和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時太嚙盛疆
威伊特謀往歸之輝和爾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
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貶之曰汝兄與衆
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
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希禪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
與友同死生之構帝後與王罕陳于哈喇真彼衆我寡

救烏嚙一軍先發其將馬楚岱玩鞭馬鬣不應希禪請
曰戰猶鏖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
軍捕猶逐北救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
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
踰月而卒帝曰曩濟勒錦爲敵將實禦希禪共以濟勒
錦民百戶屬希禪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
之卽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蒙克爲郡王又俾貴臣
呼特呼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秦安州民萬家
封郡王歸奏帝問蒙古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大
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
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
異其編烏嚙爭之蒙古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于臣
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耶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旣
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
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額嘑
布格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
衛曉近臣曰是勲閭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輒誰何李

瓊反詔將蒙古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
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呼格齊爲其省臣巴哈
丹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
當旨丞相希札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
可公辭臣不受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
皇子死尚書拜特穆爾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
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
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巴哈丹遣人負金六
觔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遠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
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旣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
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希札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人筋角惟蒙古以時夥于常歲帝
曰其報賜之自今凡蒙古事無大細如扎拉爾事統安
圖者悉統于博囉罕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
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
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
其石受巴延阿珠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博
和哩默色朕不責也俄授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

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
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
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
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
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
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巴延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
淮安南堡戰白馬頭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
達清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
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菜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
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
十四年遣平叛王珠爾噶岱于應昌賜玉鑿帶幣帛與
博囉罕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旣至召還會
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
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
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有
口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
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
棄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輿疾入帝視其

色瘁然賜坐與語重承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朔唐古特
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敷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
六年哈喇蘇博囉蘇烏拉罕蘇呼肯皆彊宗也勢不相
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
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
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夥十
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之賊不
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
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
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
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
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
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蒙古烏嚕札喇爾鴻吉喇
特伊奇喇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
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
徵兵五侯自足嘗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
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
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布岱戰淫雨不止

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
 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擒塔布岱斬和擒
 董後與伊羅勒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
 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
 侯王靈瑪岱討之公拙于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
 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
 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
 逐北極于東海之端哈丹自引去獲其一妃斬其子拉
 塔于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
 賊平較一妃賜能瑪岱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
 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是器幾何驥
 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本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
 出此物木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
 翁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
 是器五百兩二十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
 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准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進至
 公如穎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特穆爾告廉訪使胡

其不戢其民皆集賂散縣簿陳劄置巡屋器械于村又
 周劉光店爲牆四其門局緝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
 杖而徒成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
 吾家有馬羣連郊坵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
 之俱其入驟馬十有八匹河水漚流無常民訟退灘連
 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止
 之仍苦爲合河後泛濫堤婦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
 城下澇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
 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收復爲河南入覲奏蒙古一
 軍戍北歲久衣卒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
 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資諸軍上以爲善
 救運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陞辭之日
 上諭之曰卿今白髮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
 書平章喇真宣政院使大食齏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
 軍爲兩右則屬之巴延阿珠左屬之博囉罕今巴延阿
 珠皆有田民而博囉罕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
 心自白耶具于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
 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閭背銀倚比再

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官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雍和爾烏蘭巴哈來歸公遣使駙開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台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帶夏旱隨禱而兩杭之豪民十家入賂于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口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畜變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陞海之石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

風雪戰瘡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懼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稟稟有會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鞬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鶴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猪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轄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鴟鵂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啟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子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側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巴拜次適色徹肯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布喀齊次適伊克徹爾太師弟克喀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匝雅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矢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懋功是創由賊叩輪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迫分茅土

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勣勅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勲闕遺苗帝植以培而獨于公嘗譽其材聽于禁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卽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岷閬炎陬金山遐徼間有難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馴天閑彙集御鞬囊韃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邱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會考實成其始遺厥大勲昇之神孫神孫世祖嗣乾翁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右麻鬼欲裸大典師征戡業百城罔不箠壺竭蹶義聲傳其國都辱上銜壁叢爾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于乃先烈克光以大嘗聞古先嘗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伊札吉臺氏諱徹爾曾祖白齊初將突騎百夫宿衛

從太宗戡定中夏又謝平宋彭斌叔援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呼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奇嗜俱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徵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白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過人識言音喧沸一寂跳梁既平爲秦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暇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無慮數十萬人歸權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爾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贖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旣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尙書省

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尚書省所遣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微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鈎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追繫收坐岸獄充牣榜掠百至或鬪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姦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于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介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盜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旣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呼實都王濟等家併僧格之姻鄂省約蘇穆爾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瘴惡坐觀政紕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有怨于臺乘其慝怒自傍激之謂湖北

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爲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誣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踈承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乘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諸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鄂特新日戩南奔大兵隨之偷生鷓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誠自是方三千里袍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

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
惟急徵賦以多爲功至迨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
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
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
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
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爲圍
田以故瀾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稍公發卒數萬浚
決壘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
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
右丞相專力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
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
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
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
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
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
富之實官給轎車始克歸葬于徐邗邗山之陽前夕茲
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
之祥旣責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

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嗚呼今聖
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責幽墟可謂竭盡而無
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于公光
嶽氣鍾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見開益甫踰
弱冠帷幄出入于符子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
赫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關可彌憑怒安郵大沃宸聰
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夙盜知公來臨投
其戈戕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
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
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
責右已相阿中連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
時望失將窆徐方邗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
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伊何淮流在
南今其弼理暨乎古始河謠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會祖
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
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土旣爵傳子而孫帶瀾山河國以

承存

徽州路總管府達嚕嚕齊兼管內勸農事虎公神

道碑

李氏國涼爲宋金西北陲患三百年太祖徂征猶係天戈以故多取殲夷烏訥城帥實與宋臣戰死惟戲下鈐部官穆蘇和勒由首出降獨全從帥子惟忠則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公恒之考隸分土淄州諸侯王王多其氣貌與倫精藝騎射能論說他國言爲華旨如周象胥氏教以爲其國軍民總管從征淮南年七十二卒二子長則公諱益曰古人以王父字爲姓我其法之我先人諱中其取一言姓遂虎姓未冠教參其國萬戶府謀議李壇反盜據濟南詔徵諸道兵誅之公在王國軍中分城長圍斷其遁塗七月而罪人投首以軍諮勞賜鹿馬鞍勒衣服甲胄弓矢白金爲兩五十後命于朝官以承事郎知萬戶府事用兵襄陽王國軍亦徵公在行中復城長圍不釋甲六年當至元十年其守帥文德始下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中書右丞相督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南伐旣渡江分兵五之一留故中

書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成鄂大軍次浙西右丞相徇地湖南詔虞兩軍相距懸絕無以應急綏俾武愍公時以左副都元帥將是軍徇地江西公在行中從破劉槃熊飛吳浚張文虎文天祥諸軍下江西州七閩中州三廣東州十四護送累臣入覲凡所詢軍旅事機陳對皆可官以中順大夫監龍興路是州爲新造之邦而宋餘孽兩王改元海中遺間四出官詠故臣在在起應蜂屯蟻附左翦右攘數年未平獨公善威讐而信柔之一境肅謐及陞帥府爲省滿秩省以其民安公聞制留再爲凡監龍興五年移監撫州路始以日本之師繼以交趾之師供億百需一令之下急踰星火動裁以失軍興法其事之集獨先隣路省喜利臣復大加鈎覈旣徵于書又繁爲條約使吏自實有多牟于民而冒出于官者皆責償之自以爲功而媒貨其門鮮有不入罪罟者公獨完潔無絲毫得凡十年移監袁州路三年改監徽州路皆位總管上撫陞中議大夫徵陞少中大夫袁徽皆兼管內勸農事滿徽而歸曰吾旣得從戎天訖宋命會其成功受任先朝洪撫袁徽連牧四州服三品服人

臣願欲而不得者身享有之餘二十年可以止矣豈如他人上觀將相以致敗耶過汴慨息曰吾祖世官西河之孺吾考寓墳東海之濱是邦去路而適亦地之中于是爲家可以西望吾祖東望吾考遂買田休居以大德三年辰在己亥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卒年六十三夫人楊氏嚴于內治閨門截若男二人文輝文煥女三人長適武愨孫今湖廣行省左揆世安子利用監某次適池州總管府判官隋載子某幼姆始公之卒弟儀哭曰吾兄不滿年格果于遺榮期以自樂于日薄西山也會未中壽而遽已是我可不念其拓境之艱成家之難以厚其死乎凡喪葬須吾力能及不必出兄之家既墳請左揆曰乃曾考帥烏訥城我先人其鈐部官兄從戎淮漢江闔又惟乃考先正武愨是從今以男女故託姻里聞公有所善翰學嘗詩武愨麗牲碑者幸爲吾丐銘于以揭今而訛後死而有知骨不腐矣故左揆走書見懇曰儂非直克弟加善植業同里有貸黃金二鎰者死曰吾可同俗訟其妻子與見知者必其歸耶裂券火之又能以禮自律至里門則捨馬而徒其爲人樂是宜若不

可拒者燧曰嗚呼世有兄夷牀未寒已利奪其財于嫂姪手遑恤夫葬與銘聞儀之風亦庶可少愧哉况兼是數美誠難能也故附書之儀由將東諸侯王射士制官承務郎提舉崇州鹽場今領天后位之民夫人四其亞趙三子文郁文燦文炳銘曰

嗚呼維公少而卽戎與齊長圍平賊內訌先皇資之騷裹以乘雕弓貝冑華衣晝映繼兵襄陽荷及于中旣下明年大伐是從分成鄂省皇旋有命大師及吳江右靡定移武愨軍往徇于洪從收闔廣狼烟一空馳以入觀山川形勝軍民休戚隨問隨應言懼而忠沃心宸楓曰洪汝牧虎節以庸公旣戾止嚴威信令植柔鋤強敦皇齊聖滿考再爲隣盜如蜂獨其境救郊農市工移撫十年其事始盛倭征交征一食日併海艘督造陸水仰供彼焚焚徒私先後公涅入緇出官刑忘鏡紛紛觸禁如獸投奔噫哉維公克潔其躬移衰移徽一其初終六秩官歸時寵絕競如車善柅擊節月評平馬夷山突如防封于仟表之有碑穹崇載銘其陽其烈足證其來後昆其賴其慶

牧庵集卷十五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當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堯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百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騎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勅生金吾將軍漢英漢英周廣順初太

臣劉鳳誥恭校

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宋加安時制節宏化翊
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
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
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居政生太師
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景祥生太子洗馬
去華去華生金東上閣門使吾州團練使玠玠生開門
祗候武德將軍佺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銜銜生安遠
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名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
自稚弱一力于學書則經紀其家澗晦則讀書夜分不
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寒廳不使見燭就枕
必盡三鼓聞將遷闕中康懿公錄事判官于許俾取師
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
于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
重名方閒居許摧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
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器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
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
辰許城被圍州判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
嘆曰入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

云然宜挾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
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篋糧爲
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
出蕭曰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挾乃
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
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
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
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洒工樂人
會破襄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釋竹林間公前辯
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感數人逃入竹中潛
歸其營匿嚴候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
先生趙復仁甫見公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
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
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
斷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
積尸問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
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
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

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衣金符以郎中伊魯幹齊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措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種廉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輝墜荒蘇門羹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客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遯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穢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脫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恬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獄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寶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

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托克托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托克托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伊魯幹齊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馳驅宣力盡其平生學數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于朝而變于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藏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

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聞徵歛則部族不憤于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賑贖乏恤賑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凜京都倚債負則買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牻牛生犂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諸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梓塗杜告許以絕訟源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圖們格爾故右丞巴哈濟達今司徒瑪努勒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遣人正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

天子何爲異時廷臣聞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地拔東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于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以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旣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于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閭犄角東連陳毫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戍利川劉忠惠公黑馬于城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泰州順嘉陵漕潼關沔地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敕上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爲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

遂兼有河內壬子夏人觀受命征大理至曲先牘而夜宴羣下公爲陳宋祖遺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決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寶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土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于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陣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遺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時搖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水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

里而中原馬至分資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彌達爾大爲勾考置局關中推究經略宜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主以行之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問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詳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輿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數罷關西鈞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規白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跪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已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皐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中比爲王猛城

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爲非覲於家
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上卽大位以王文統爲
平章盡止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
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卽南或
勸無行當入覲陞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
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
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曰兒
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鬪們格爾爲丞相惟專
從衛宮闈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
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到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
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
與族爭求詞爲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
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成箴
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
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
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服洛土楊庸
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蓋眞授
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

儲亦善士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
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王子重省臣以
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
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
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于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
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
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
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
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
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
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
二老成同心圖讚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
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
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已延翰林學士承旨哈
喇哈遜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
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改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
錄以聞李璽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
如何對曰使瓊乘吾北征之費留後兵寡瀕海揭燕閉

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餽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在昔酒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賈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憲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宜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鄂托克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詞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閭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

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理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食廩粗完鈔法相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于基業爲守成于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祥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坐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毀

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
之後憂國家之重患帝悲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
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
學士詳定禮儀使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
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
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
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七月左丞相巴延陞辭付
較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
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
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
存之令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
作天不終此大患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
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我家先在于彼
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
闕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
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
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萬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
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
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
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
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
止殺之信不實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
轉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赦若此則賞罰
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
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
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倡爲亂袒
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
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
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酷榷始漢代其後
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征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
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酷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
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
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
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
民者公曰麋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

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陝西提刑燁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分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燁從葬卜于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宏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胥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卽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才烏避不開其墳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

雖戴惠文身爲刀筆篋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厠士列者往往多然故左丞之制辭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圖同知宥密巴延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于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于祜今焉不效于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耐燁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姊卒姊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

皆卒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
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
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
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非臣舜察通言昌
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命
徵車遐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
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數悃誠書首八事
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州條救弊之方施
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
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邊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
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
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寮以宣撫三年其民歌
舞樂土治效若斯公于之是一出爲猷不無贊彌又從
濟江內難方蹶帝遣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
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
太師願先改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貢難書存可徵南
土旣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

其生沒爲法程諡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
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董文忠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董世不可遠係其考諱
俊林太祖以兵略金地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
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
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定其倅武定仙殺
元帥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
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惟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
伯祐投城涉塹奔藁左副聞亂已艤舟滹沱卽馬入藁
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
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左副長千夫從追義宗
歸德薄北門而陳左右皆陂澤太尉以無戰地爲言首
帥薩奇蘇巴哈不從而大將蘇布特自汴召公尉計事
金縱兵擊沒其軍左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
諸兄鞠友之憲宗卽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鶯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
少讀書惟知人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

詩非所學從征南詔其兄平章忠獻公文炳馳不得從
自彙將家僮二百騎追之大軍深入矣路經土蕃戰而
後達纔餘數騎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忠獻率勇士百
人乘鵝舸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捷得敵蒙衝百
艘遂圍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
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帝呼董八亦異數
也而公不爲客悅隨時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舉所
可知如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
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黜閔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
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
惻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報可八年侍讀徒單公履
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
書生教類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
文正公與一左相庭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
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而爲賦詩
何關修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
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
習求售已能欲鋼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外修人紀

之類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于羽翼斯文十一年以
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
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
宗武人怨之故大師之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
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其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
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
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
以逆知汝曾不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
獵戶郅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
爲以勸本富民會患多盜敕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繫
充物并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
不屬憮贖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
傷敕革之或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
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已有
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寘重典宜付有
司簡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國門覈毆傷公覈監
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美尺
適上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誤以給非身利而

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惟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歷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阨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擊白安圖比伐犯法臣阿哈瑪特獨用國柄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尚多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蚤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樞令密使纒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命令可否制救而已以臣所知曷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救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蓋前省院臺臣將百八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

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庭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開是省庭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狗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栝錙萬緡爲壽求歡損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截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暫御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卿官以正義大夫俄授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籓城門直舍徵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馬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始大明殿皆資遼右浮海濕材有司

急其成功遽丹漆之不能十年叩之皆拜然中空爲抽二十餘楹比乘輿還壯加其舊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雞鳴入直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傷悼不已猶覲其息救勿速斂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從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大小無慮數百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須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饑渴駭奔心無息萌口絕助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上中歲多足疾一日樞密院奏軍務上卧畫可公在御榻伏枕而跼比終奏日已移晷屏氣肅肅曾不流盼他日院臣言始吾以公居中而逸烏知其勞如是在他人不可一日彊志勉力爲者何可幾及何可幾及公曰君所見特是時吾固日維一鳴而跼燭入而出後或長直四十日不至家夜雜妃嬪候侍休寢榻下上呼之方憊熟寐不應命妃蹴興之妃不敢前上嘗曰董八誠愛之專敬慎之至事朕踰父汝以妾母蹴之何嫌而爲是拘拘其感乎聖心得是見與

有舉一世億萬維人所未能者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幸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終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二十有一年當大德辛丑今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聖語褒揚六珈增麗男五人士珍中書省參知政事某以門功令保定之曲陽某內供奉某某未仕女三人長適太尉子中書左丞彬中丞卒季適中書左丞張公子集賢大學士某男孫五人未仕女孫六人長由其姑歸史氏故又適左承子某餘幼在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故參知政事翰林承旨文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於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浙行省右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

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
 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
 起居不辱於數初匪智計其身包周臣職克修敬慎無
 尤天府其觀曰即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悻悻
 不柔容咨揆義為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
 曰其言皆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詞章為利達資何關
 倫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展與朋黨弭禍於未父子之
 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為大
 他隨事陳罔遺於外其非庭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
 乎納言姦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髮
 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
 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終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
 追爵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劬執德無
 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暨其以是詩

臣劉鳳誥恭校

牧庵集卷十六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盛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
 相繼轉鬪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
 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諡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
 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
 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勲以為萬戶俾將
 奠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
 封以衛之汲泆城新鄉獲嘉蘆門五縣由是故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
 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璫反誅太尉請裁
 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
 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
 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

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避鄧之舊軍倬與張蔡公子宏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衆從上已未渡江請爲導柁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珠公將二十五萬戶爲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撻法罪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旣東從故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壩百日敵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摩遺殘旣集旣

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卽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輟輜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硃所集輜輜不可帶伺有怠隙樹鉤授攀堞議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胄威名非他將可輩留治靜江初城旣兵當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于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倘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不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旣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覲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珪趙修己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若進花禮

完顏世英李宗張武鄒瑛閻國順托歡十千戶成溥賓
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
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爲真當靜江受
兵溪洞諸夷旣降雲南公曰豈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
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樂歸
則吾猶是吾不違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
發夕至之豈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
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
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間之翻雲南
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爲書讓公曰吾與
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
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
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司宋旣亡也其將相張世
傑陳宜中挾益王昀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
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啗其爵賞爭起爲應
裂裳爲旗荷矛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
降斬不得使牢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
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

爲購謀言夏貴已復瀕江諸州江路旣絕不可復北諸
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
耶孰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
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
公曰委地徼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
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署不可入外
肆爲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
爲是大爲橫象竇貫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界守
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棚隨以民夫具檣
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賔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
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禾皆城守潭州路絕而
禾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
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禾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
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
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礪川獲其兩都統驛送
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
走後羞墜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糧
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

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薊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十
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
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爲盜省是其說獨
之至今廣西竝湖南不困後宏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
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
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
造戰艦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
二十二年約蘇穆爾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
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爲鉤
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可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
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
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怒詈同列辯詐
鵠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
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干爲十
五萬定可官有之今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
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
不可貴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

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禪矣渠曰
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
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爲而公亦
薨實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年止五十八性
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窶不受
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
閨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達雖踈且賤不峻陸
級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
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
興永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六部尚書諱秉直
實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
氏子七人耀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
先未有子子都督子卽耀也驚其愛曰是他日可繼者
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瀚西
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
公累請將耀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耀虎符鄧
州舊軍萬戶卽舉公樞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葬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

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耀虎符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靡蓋相逐至爲隕泣嗚呼可稱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匪古專然天子皇輿將昇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我祖勦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慚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爲勦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繆鯢騰海狐獠陸起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纔一涓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勦一日賈首公屈宜伸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

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非人耶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旣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嘗龍虎歸偃斧印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銜之與津河流相承無期

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司農史公神道碑

公諱耀字奐卿曾祖秉直當歲癸酉太祖加兵于金率焦岱鄉民萬人迎降燕郊官以行六部尙書祖天倪以從蹕勦河北山東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開闔真定武仙爲倖尙書策仙其志蓄禍盍蚤爲備都帥謂大人奈何教兒猜中而不信人尙書志奪其二孫故真定總管攝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曰吾不忍其併及難也後仙果戕都帥一家百口舉城臣金都帥季中書右丞相贈太尉忠武公方爲質太師國王將覲漠北在燕市賈物聞變而南收都帥潰軍復真定遂仙出保西山仙再盜入再復之遂南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間東平大名濟南五路萬戶世祖淵龍以憲宗母弟總

天下兵起平宋本置屯田經略司于河之南以太尉爲使都督爲屯田萬戶將兵二萬戍鄧當荆閩衝戍丙辰是地生公幼爲太尉所奇愛異他孫後罷世侯移都督牧東平至元六年方圍襄陽太尉以開府奉朝請制始以元子格爲萬戶猶避鄧之舊軍將亳州兵時未有子屢求子公太尉許之凡圍襄下鄂無不與偕由是知兵甫及冠行省版長千夫從參政崔公斌逐趙宣機餘寇萬人公居顏行射殺數人賊氣爲喪遂潰崔善其能曰將種也解佩刀以贈後阿爾哈雅平章拔靜江獨留成亳兵或請其由則曰吾去而是土或叛戍將必誅史宣慰以太尉子朝廷終不重罪之宣慰聞之甚感調其孤軍行狗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公後殿而前茅之功授承直郎同知潭州總管府事趙都軍盜據肇慶假公德慶總管討平之授奉訓大夫潭州路治中改廣東道宣慰副使平賊黎德蠶船千艘繼餽唆都南征事治而民安之改浙東宣慰副使從浙省巨寇賊柳分司衆七千括蒼又破呂成婁蒙才衆十萬斬其

尤猖獗建黃屋署官至平章者楊鎮龍及厲制置皆于東陽玉山摧俞高五百餘人紹興又斬詹老鶴林雄劉甲一潘正皆有衆萬餘自壬子溫處問者後元帥張宏範平南海還求將毫軍還鄧舊史氏詔從之朝廷以南紀平諸將功至省臣者仍將其軍制許自擇欲將去相欲相罷將時公父己爲右丞相密請以張溫將鄧軍帝曰太尉一軍豈可代以他人宜問其子格可誰授者右丞遣倅入聞臣子燿可且召公來襲公不至辭以俟弟榮成長則授之明年右丞升平章俄薨顧言以真定諸產貽之公奔赴鄂既至明日制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萬戶公號誓極前必以萬戶歸榮所親謂是虎節上瑞也可傳子孫無窮必且利之言未足信公乃究求貨財爲親長覲取者多至萬緡皆奪歸之與田宅奴婢析其五弟而目不有舉平章及四夫人劉儲兩張氏之喪葬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某之子生十四年矣宣代臣將帝曰太尉以官授二兄子汝復欲解職汝弟真太尉苗胄可之方議征闕波大將未得制授公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辭以年少無功受罷太峻請回臣所受他人惟卑官以行或請以國人首相帝曰太尉可同漢人耶其係非國人何公又請故平章政事某知海道平章高興今河南省丞相者知兵偕行亦可之別錫虎符鞍勒弓矢獵甲旣行集兵矣會高平章請濟師帝曰彼國之人裸而懦多兵何爲損其軍四之三且不欲太尉諸孫蹈海遂後公乃命今平章鄂國公史弼以行成宗元貞始年賜錦衣二襲拜資德大夫江浙行省右丞臨安自入版圖民居官屋入備直震邸者四萬餘家火餘雖民自屋其基而備直不除平章某者利之謂地及丈可鬻楮緡爲錢五萬與民可免置官歲徵其逋銳欲行之公曰是令一下貧民無資以收取率富室得不自居亦備之民加直其先民等備居與直富室何若仍歸震邸一定之直歲無所加之寬乎謀旣不行乃以東南之民多田而租入少將履畝以征公緩之謂宜俟畢農功而議又禁官市惡鹽鑄損江東金額高麗王遺周侍郎浮海來商有司求比泉廣市舶十取其三公曰王于屬爲副車且內附久豈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國惟如令

三十稅一會人訟平章迎詔褻衣上香引公爲徵制遣御史卽問公言未見其褻但不帶耳當國者阿其人顧奏公敗事黜之大德之元遷江西左丞俄移湖廣左丞一年復江西左丞以屯田贛州軍兵多死瘴癘與廣東宣慰司加民丁糧于田租外者皆罪之召入爲大司農公不攜家乘傳赴之旣至覈其公帑稽逋爲緡數千萬率勢位家假出爲商久未歸其子錢者悉徵入之人怨與請不恤也未幾抗章以太夫人楊年八十餘求辭歸養未報以大德九年乙巳二月壬辰薨年五十子今瑞州總管壘時爲樞密院斷事官奉柩歸葬真定姜固祖山原都督公兆次嘗讀通鑑書閉武事者則其家學故志功名至所有譽性剛狷不撓于人雖國人貴臣有不足吾意者不少下之亦由是恒齟齬而不少變其節始至元十有二年徇地廣之西東終二十有七年中間爲宣副平羣盜海濱浙左歷紀有半使贖于貨子女玉帛將初其家而無田于江之南無宅官所至備屋以居積債在八亦開國苗嗣貴而能貧者雖五十不稱天亦不可謂之年云嗚呼其天乎哉夫人劉氏公祖姑之孫以

賢淑聞妯里孀概其立政清慎明敏世有史氏佳公子
克世其家之曰女適王少師子典寶少監師聖白餘男
女一人公召至京始生而不及見者銘曰

在肯都督于鄧秉鉞鼓其孫徒與襄拈角策宋之平必
基是邦會罷世侯成始未終大兵之南路由襄始未成
之終與有者子從所後父後殿前茅下廿列城盡廣際
交宣副閩浙羣盜孔棘大刑以鋤卒底寧謐而父平章
謝長萬夫投公而薨既降命書公曰臣季平章元嗣年
今成童宜代臣世帝多其讓俾世平章往征闍波南洋
是航而復中已改命他將成宗繼序三省四相自右浙
右左江之西俄左湖廣江西再爲靡靈不施奚竄不除
且繩上已弗率于度常久勞外召大司農方艾之年而
忽告凶人盡傷心卽世之蚤胡畀其才而尊壽考司是
者天生子則賢不永其躬而永其傳其兆安從從福江
漢載銘穹碑陵谷高岸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
西義武公之家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

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
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
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
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
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
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資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
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
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
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
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
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
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卽險
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
爲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奎騰
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
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郭義武
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
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土未有言臣欲推授爲之與兄有異耶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所授符節悉取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饋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旣移忠烈一軍戍和州會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利州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之民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權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于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將率士衆効死前驅何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泣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巖絕深可千尺猿狖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

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敕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舞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書繫筒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礫以徇賚銀爲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爲匹二十七復移軍東卽嘉陵爲舟行計輿礮竿鉅組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運山圍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璧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卽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于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尸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

而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卽合敵出人吾界無時干兵法爲交池公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誦強隣入必摧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襲府獲其團練使解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可費計人覲養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竭才羽翼之人無可問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敵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纘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

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日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于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爲里亦然壹則出選設伏嘗待進戰夜則晝地分守傳警鼓柝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送志于忠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之矢如此則兩公戍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纘有汪氏隴西開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忤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遯芟

川涼力脇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斧手
柯歸觀私廟庭芴駢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于弟以子
宜不降俯乃推備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卽行安
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
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
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
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膺尊
祖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勳舊臣
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修世祖皇帝實錄資用
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林皆使下臣
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格臣考隆
古岱出處始終爲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
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勳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
黑馬再世父子來北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
諡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

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格贈龍虎衛二將軍
封定襄郡公諡貞敏妻鄂屯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
行省隆古岱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諡忠靖妻耶律氏
從封河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
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城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荀德
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
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爲賜額耶嗚呼
有待哉瓜爾佳氏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爲
女真避遼興宗廟諱真改爲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
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
其衆卽守威寧十一月金主遣使招以大官冀其或貳
可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戶招討使人
有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
待立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
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
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
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
壬辰大破金兵均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

田威寧時天下荒飢獨山北爲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甘布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安塔哈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廢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覽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于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置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賜虎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間三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營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燧得警日夜十里不絕市肆村

舍民廬數萬區悉起于盪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救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重棗壯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襄城薛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闡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所郡縣宋選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自開遠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寇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狙詐或如爾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于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兜整夜燭城爲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過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鈞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圖思來援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瘞由他山利

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叙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今玠至汝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了已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壘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納喇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所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鷲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敏珠爾與汝節度今敏珠爾征蜀比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收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于興元英第正寢春秋七十肇于南鄭味溪之白雲里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寤之壬舍男十人女十八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裂

熟羊革而書之捺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爲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關太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千克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勳于開國之際其棺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于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刪爲一代之典況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夫漢氏功臣子孫冒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于中或列藩方于外或總戎旅于邊冠紳之蟬聯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俸流慶遺裔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時童子植植旣失定襄荷其父斯與老戎行右顏左顏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鎮雄藩益暫梁久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舒慘自口爲艱爲勤

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城雲屋遠遼朱
塵綺疏歌鐘清吹聯目晚顏頤使趣風良庖致饌胎豹
臠熊酒醢介歎整旃雪滯紈衣四序爲聲粹縹昧者安
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于野
羈廬輿車勝地卽舍維嶠之麓與河之水往往禽魚識
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邱評者
異之于古未有紛華寂寞柄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
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
于河開國生平之名煜其益昭矧子維翹丞弼兩朝無
久雜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牧庵集卷十七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潁州萬戶郎公神道碑

公邱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
君諱宗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洛磁濱七
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毫
鹿邑避河流謁移戍潁州城久荒棄剪荆以茂隍甃樓
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勃將夏貴夜悉銳東南壁公
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
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敵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
客也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劍此大治始不輕犯成是十
四年世祖卽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
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
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國武宣公
時以都元帥鈔鴉山坡平塞砦功最勳府資白金爲兩
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
年從太傅巴延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鄧

臣 錢開仕恭校

初未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礮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進藤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爲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分省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伏股裹創復戰城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硃傷首岑峯垂絕已日乃蘇旣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衛兩王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傑屠殺長吏剗民爲兵動萬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絕公從劄平生效三渠虜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剗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尙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館副邊韶寇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翻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啓

行公衝焉孽金帛卽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人民懼俘殺必出遁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糧絕種至郴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爲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賊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爲擗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卽桂如數羅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如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陶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郴民耄倪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

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警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于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于績溪績溪尤勦勦壁何秧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畱戍檄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徼民方安之尋還無爲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退而閑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二十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恡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部曲捐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燧曰先公之匱藁藏潁濱今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叙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納罕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于中後強諸侯頗以力夷惡相

下屬皆求名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凱得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勢雖分然父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責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營則爲山嗣雖總押其覆篋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勁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買勇奮其前及顧以是身千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爲丈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爲依日月末光陰符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郝氏嚴子持家前卒二十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妹也前卒十年姊顧爲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旣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平時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或多資平之次元泰元恒四女適卻長官子璧閭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棊幼未名二

女孫銘曰

嗟若邸公初由孺童嗣秉父節雖及鹿邑凡戍十年強敵尙迷城頽而南地交壤鄰勅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輕襲大北其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蕭茅曠入包隩乃昇丞相百萬蒸徒江漢滔滔鼓柂以浮分狗坤闕置公前驅登陣長沙桂林入俘大憚小悖勇無稽逋從戰萬里清楚以吾歸撫其驅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爲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傷盡心痠恫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惟公懋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旄榮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燕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垂憲爰發願匱歸從先邱列勲于碑胎久是謀

袁公神道碑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于陳以國陳姓以陳公諡胡姓袁則肇于陳大夫轅濤塗西京轅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爲袁矣其家太

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可譜則在金有隱德農畝者諱亨生迪業儒博極羣書尚氣節不食然諾生企京有父風生鐸丰饒峻修克世其家學實生今延安路總管公諱湘字潤夫金之懿國王公佐持節鎮葭蘆當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愾不自支一日集將佐使各推辟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爲書致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聞諸汴京官以忠顯校尉遙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超武節將軍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爲藩援以安者五年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曰吾愛一死哉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卽下蘊怨積憤于我者爲日已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吾寧忍哉遂乘夜載鷗夷濟河款我大將字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有二于公者有如此劍將字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宜升臨爲州拔公爲帥遣將州兵略地鄜延悉下之移鎮延安臨民德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携家來從朝廷定賞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旣偃甲兵民方去危卽安公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鄰境聞之逾河

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願託處深谷者不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借之廬畊助之牛僑生之賢而文實聳人瞻聲動人聽者如侯印嚴明焦舉華張王明畢美邵瑞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羣吏不者則升之學宮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民止籍主戶漏其僑家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戶數公曰若欲肥版籍以銜庶耶一旦賦役下僑浮生心必計曰等賦役也與避人境而不免何如歸吾鄉之安焉客去而主孤實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能圖遠其後河東山西果徙其民公謀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僑浮爲土著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徒使各奠其居卽是民推擇置吏歲集其賦入是以吾土育爾民奚必徙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業已安此雖徙之且道亡不達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浮僑爲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帛貴倖以訟公微使就辯公贊貴幸幣殊涼薄庭臣以訟者之言方騰能不以賄免願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刻勵四

方行李至者相踵廩肉不足爲射獵鹿豕以繼贖勞之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富人稱貸郡民之豪傑謀曰吾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乏莫之省恤人曰我何捐金餉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割所治爲公主湯沐邑有說公厚斂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剝下市寵者耶不行先朝時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餽不如子前老稚日困于家則怯者挺身而孤亡勇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閭郡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讓隣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資之崇庫符節之輕重便已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病如袁湘者乎聞者愧讪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湘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適京兆未至病歸人來唁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人問焉一旦公疾小加于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治命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爲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後余是

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九日卒于正寢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歸葬臨州某鄉某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配馬氏繼配梁氏子男三人馬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出二人克忠昭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頁提舉太原探木司女二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富察仲德仲適中部縣尹張欽用男孫四人長仕圭餘未名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燧以陝西憲副錄囚延安昭勇君自隴右得告家居一際言色固以心推爲鉅人長者若不見毛髮比出執袴習者古之人有云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矣明年克頁持君書與公事狀謁銘墓碑因得究公爲人益自信昔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之人生紛紛尚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而強者或徑行而無謀亦旋取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亦莫之信而爲之使嗚呼公以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侯以傳諸子亦憂憂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于石而見白于後世也銘曰

繫哀之先世繼顯賢由金百年力本乎田起培而行篤公之自逢時未靖實艱初試人求其生雌從雄鳴有距

跳跟有翼奮翔臨泉葭蘆襟帶河山公居其間撻其悖頑智資我謀勇但吾力我麾我招莫不順適國步未改効死我臣天命維新吾生斯人府葭延長綏丹廊坊我旗樹降千里其疆朝爲迪亡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束爾矛戟敏而耕桑督而蠶織而方瘡瘠孰爾腴刻孰蠶孰呻煦手摩撫隣曰時哉爰適樂土寵光不希鈞言不危說進可行丹宸肯頤不年永辭延民之思今三十年如在樞時黃髮韶子枚誦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嚴生民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孝奉已之廉人一二有公乎其兼延民之思日遠則忘我詩之碑百世昭章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
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諡忠貞賀公神道碑

大德九年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賀公以年七十有二丐老制進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賜白金爲兩五百楮緡二萬五千錦衣玉帶既遂養安其鄉又以其子參知政事勝襲上都留守虎賁

十一年成宗格天儲皇削平內難夏五月念舊臣將有
咨度俾中書遣使馳傳召之承命卽行而道疾皇帝嗣
位下詔萬方其播告使遣諸樊橋以勝參知政事上都
留守進拜平章政事爲慶公撫膺感極而薨七月九日
也年七十四訃聞三宮迭爲惋悼遣勝馳十乘傳奔赴
隨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諡忠貞
至大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行在南坡以公墓碑未銘敕
翰林學士承旨臣燧撰述之仍伸勝馳十五乘傳入秦
身視鐫立嗚呼其榮生哀死始終于公爲何如公諱仁
傑字寬甫其先河東隰州人居京兆則由祖遷徙考惠
賁特降金符京兆總管諸軍敖拉贈輸忠立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司徒雍國公諡貞獻初歲壬子憲宗國母
弟世祖于秦受詔征雲南禡牙略畔之山明年將戒塗
貞獻作室得夙藏以白金爲兩二千五百來上曰陛下
封國所出臣何敢私願佐軍興又曰臣子生二十年矣
力能荷祿請置顏行主將憤其不已白而專爲也幽貞
獻長安帝聞之怒縛主將至將中危法以開國世胄而
釋公由是入備宿衛經吐蕃勞沱涉大瀘水入不毛瘴

喘沮澤之鄉深林盲壑絕崖狹蹊馬相縻以顛死萬里
而至大理歸由來塗前行者雪深三尺後至及丈峻阪
陷水爲梯衛士多徒行有遠踰千里外者比飲至略畔
最諸軍亡失馬幾四十萬匹後從濟江歸正宸極眷寵
日加征伐蒐田無不從負御服物多至一二十事風雨
霜雪暴衣露處飢渴跋涉未嘗告勞他人滿直三日而
更獨公與董文忠爲長上侍疾或一月不至家燕間喜
訪聞外事至元十有一年梅應春舉瀘州降制卽以爲
其州安撫使明年大兵圍重慶又明年制使張珩遣王
立潛師襲瀘取之醴應春殺戍將千戶熊耳而有其妻
宗甚嬖之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立後移守
合州行東川院者則憲宗帶玉器械哈丹庫哩濟蘇二
人先朝陟方乎此拔將甘心故合益負險不下宗說立
遣張邵輩蠟書間行至成都請忠宣受降忠宣從五百
人至立則開壁納之忠宣以王相罷置其吏而去東院
械立秦殺之時安西王受詔征漢比未知合旣下也自
軍中下教長安遣燧乘傳招之下則許貸立死以爲安
撫使而誅立敕使先至其日將醢之而教亦至東院以

敕教違行死生異也破械出立而幽之別室相府東院各使再請宥密以帝有成命不以教聞會西院遣都事呂端善他事至京語公其然公卽入聞帝詰宥密臣曰卿輩以殺人爲嬉耶使立生至則已死則汝其從之驛致立爲合之安撫使虎符先師許左相多公力能回天還而立見謝曰教活臣于始賀某活臣于終惟死以報明年帝怒王府一相大治官室凋弊秦民召至而不敢見公爲譽釋于中俾仍相秦以歸其年內出白金陳御榻前如所上數前公謂曰此荆父略畔佐軍興者荆母在此其以是供具爲養辭之不可歸請其母曰君賜也宜仁吾宗悉散之又明年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北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又明年授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加佩三珠虎符十九年帝曰昔從太祖飲水黑河者至今澤及其子若孫其從征大理者亦朕之黑河也安可不錄其勞悉大賚之于公加恩數焉年旣及艾侍帷幄日久事益明習人以密近天光丞相而下猶必咨託俾調動靜而始入告如是而不怙威不矜寵不顯于貨克兢畏清恪自持故有言必信晨夕彌縫滋多

事祕外不聞其顯知者如擇童女實掖庭命旣下矣公曰宮妾不足于使令宜妙擇高門德望之家端嚴明淑者當之豈可槩行以駭天下聽聞使深山窮谷擁爐麤惡之子不待其年而急相偶非昭代盛德舉也又古賈方物皆其土宜今者和市非產其土一切征之增直倍徙無所于取吏賁後期從而罪之實病民甚又丞盈司倉任文通稅民不入粟而私給券取直其外懼事覺願先陳他吏之爲辨服其誣當誅公言罪許自陳得原者令也被難誣人事同自陳若重加罪則塞悔過之塗有言事者亦將創矣又煮海爲鹽由人力以出者也山後諸州漕司必遠餽與民而徵其利今灑上都池泊皆鹽實天惠養斯人者無有課入禁不得食有盜食者罪當沒產終不能止而冒犯滋衆是爲竄畿內也帝皆然之止童女勿擇物非其土所出勿和市兒文通死重杖以懲鹽弛其禁民爭德公爲廟李老峪設像以祀二十有五年進階榮祿大夫中書右丞以子勝爲中書參知政事及僧格爲尚書省以威制天下大爲鈎考奏公爲留司上都錢粟損失頗多時其長則國人烏納呼及庭辨

公曰臣漢人也是雖非臣盜取不能戡吏爲姦罪則在臣爲之長者則曰臣司留印事未有不自臣能出者惟當罪臣四十日中彼至七十餘奏而兩公爭自罪終不易辭帝曰受爵而推人者有矣罪至而爭引歸己者惟汝二人其罷勿竟則公見信于友而結知君者非有素可襲取耶然計始入臣以及丐老實五十四年掌留鑰者居半倉廩府庫一俟啓閉衛士衣食亦仰均賦乘輿歲至此其南也少乃數月頓舍宴享諸王百司送往勞來細而米鹽燈燭大內之中奔走微呼一日數至其所受委不怠不忘克當聖心未嘗取其逆怒以故資身百備皆出賜予最其多者楮緡五萬玉帶珠衣宴服貂裘華飾可等國人貴臣他珍玩不計人則置之曰不過受也斯其君臣之際交孚然也其家庭則數歲必一歸省于秦旣至不可以久一再月則必牽衣流涕而別前夫人劉卒宮中欲女以國人公以漢人不可偶是鉅族娶從聖武西征留使鄭公師真之孫數年而喪明三十年終不以疾而失歡其初無媵侍在旁遇寡嫂嚴而有禮與諸弟雖篤其友必飭其過妹婿不謹皆直至撻之與

人交坦白以誠藉位勢以暴人者不下也以其年九月二十有一日葬鄂縣太平鄉貞獻公姚夫人鄭兆次前夫人劉耐公二男四女勝踐公平章又請推恩上及祖考再世國雍其爲孝也大孰加茲與適上都兵馬使瓜爾佳哈布爾者劉出也最後公薨再月而卒與適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韓世英子慶今參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賁親軍總管楊祺者爲鄭出男孫三慶寧興與女孫二皆幼是正系也其宗從則伯父貞不仕季父斌同知京兆教拉總管府事四弟義立令同之朝邑禮貴不仕智明管州判官信仲四川南道宣慰副使妹適王權省子貴子男十八人女半之男孫九銘曰大帝淵龍華臣之逢孰近而初孰久而終爲世所知同公流輩百十維人官出皆外甥喪相繼惟董文忠朝夕帷幄與公友從珥侍中貂廿有六載董先朝露乃眷公在生人于死引愿其躬民瘼之求悉其勞庸位亞人臣晚極其報又爵其子公武之躋迫歸老秦制曰祿之俾其省臣事諷政咨曾不再稔方衛國恤震邸兒招竭蹶力疾天不憖遺道薨焚橋五十六年始終兩朝今聖曰

嘻奉常汝謚主爵玉署汝封行制凡厥哀死無後邦經乃陟保衡忠貞易名乃與乃考千雍再國若稽夏書九州有一餘受封家孰京與夷皇上猶以墳道未碑乃敕禁林臣燧次述公于佳城奚感不足胥是有扈左豐右甘名與不磨終南在南

百夫長贈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坤都岱
公神道碑

至大三年下詔萬方推恩中外一日官之先昉于五品由庫崇等而上之列為五爵五品四品由男而子其封皆縣三品二品伯侯以郡一品則國公其世數男子惟考妣一世伯侯及祖妣再世國公及曾考妣三世而極用是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桑烏遜職登從囊既通以顯贈其考坤都岱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祖庫春中大夫上騎都尉曹南伯祖妣額森特尼太君妣周太夫人妻馬夫人皆同郡曹南吏侍將倭天寵于碑請燧銘之故掖太常博士王天祐之狀以敘在太宗世欽察猶未附定宗憲宗時猶王也詔與大將河南王蘇布特討平之其部屬始至中土上騎則其酋諸孫隸河南

王戲下長百夫以卒公嗣為之從平河中下鳳翔殄敵軍鈞之三鋒山破汴蔡滅金後詔王戌河北公始家曹之定陶又從諸侯王扣肯巴哈及大將察韓伐宋寒出暑歸歲以為常殘漢上之襄陽郢復德安援淮右諸州轉鬪千里登陴陷陣斬刈不可敵計幕府犒功居諸將先金實于積衣溢于笥馬連于櫪歸則課僮奴耕稼畜牧隨致豐潤性倜儻喜施時節擊鮮與閭里故舊為樂其後成光歲戊午宋兵犯鄂率死士出禦斬獲過當中尹女也皆柔淑靖恭婦德母儀稱于嫗族子二人長烏克岱尹出嗣長百夫從攻襄陽斬項老白都統濟江下鄂定淮浙由忠顯校尉蒙古軍總把錫金符監真定河南曹州大名翼千戶解職子某次則吏侍從淮安王巴延河南王阿味濟江元帥府知事升經歷以給西京河東蒙古軍衣糧鈞賜鞍勒弓矢鈔二千五百千入為衛士出監武邑真定兩縣真定升州同知州事進官奉議宣政院斷事官進朝列院經歷驛徵西番負金為五千鈔八萬五千丁妣夫人周憂依墓為廬摧毀自致鄉里

孝之尋起參議院事升西番宣慰使虎符入爲郎銓曹從平寧王亂大會供億不乏賜爵二級鈔二千五百千男孫七忠顯校尉某嗣長千夫買兒河西福興丑妮子巴哈錫都皆幼女孫八人五歸名門皆反覆究觀自上騎至吏侍纔三世矣而歷事太定憲三宗世祖成廟前聖今聖七朝雖不可方開國諸臣亦善承其家者而吏侍尤敬慎寡過有才臣稱銘曰

蓋嘗論刑其極斧鉞誅止有罪猶爲小罰大刑維何無慘甲兵幅員判裂爭地以城淵淵伐鼓陣于原野入死出生決食頃者嗟哉維公束髮卽戎進退金革奮不有躬于河于漢于淮之亂金滅賊宋勇必軍冠無眼維矢信不識人不痘懦夫而賊果臣其在兵志士而死纏庶于事君身口能致雖死已久而名則延甲子垂周卹章自天亦本孝子吏侍之籍其丁內艱卽慕而舍敕起院參使番西南佩之山節虎視耽耽入爲郎官銓曹是職日月爲斷當其陟黜矧又兄子方長千夫將久其傳黃金世符門閥之崇有耀閭里碑以表阡百世伊始

南京兵馬使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陳留郡侯

布色君神道碑

布色氏始由普爾普以佐命功位司徒司空生司徒巴爾圖司徒生太尉和賚連姻帝室生世宗母宣獻皇后與金紫光祿大夫統軍巴勒統軍生世宗元妃與鎮國上將軍布展鎮國生昭勇大將軍守道昭勇生君諱長德年二十一頡軀偉觀精巧騎射以冠宣宗播南京功官安遠大將軍遙領濱州同知壬辰義宗播歸德不及從其明年會西而防城提控崔立舉城降盜發陳州南頓項城沈丘假公金符將二千五百人往平之而劇盜張進犯京陳橋門又殄之收盜積菽麥以拯飢民後從諸侯王伊克南征殘漢之襄樊棗陽鄧復德安淮南黃蘄及安慶而還時未改汴梁拔南京兵馬使改令中牟原武太康三縣入爲南京營巡使再爲兵馬使至元九年養安其家以十五年四月三日卒年八十五夫人張氏前卒二十年合葬祥符縣之某鄉後三十五年當皇慶之元子荆湖北道宣慰使翰文走書燧曰吾先人仕太宗朝未大清顯庭臣哀其驅馳與騎荆棘舍以招徠下戈餘民安集三縣警斥寇攘于河之南勞勩三十有六

年與翰文自學仕畧其卑官惟疏九制王府郎中令倅
開成路歷知松江漢陽二府入爲中書省左司郎中是
職也凡陶冶四海之官與夫經國之賦議禮制者皆出
乎手非其人有時譽者不授翰文得之其材可知出同
知淮東宣慰使轉平陽總管與今宣慰荆湖父子相繼
七朝請如故事褒其元墟制可贈其考長德官正議大
夫勳上輕車都尉爵陳留郡侯妣張陳留郡夫人祖考
守道太中大夫輕車都尉陳留郡伯祖妣完顏陳留郡
太君翰文故妻暢陳留郡夫人臣焉叨此昭融極矣今
也有孫兩人伯珪季璋私廟時饗能執豆籩足免無後
不孝之愆求可筆是事國定家之槩者匪公其誰故卽
汴士張孝友之狀以書且告所未知者曰金有天下諸
部各以居地爲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爲文不同敕有
可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六廣平郡三十
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
而別者甚嚴布色氏于金源次居五其素爲華望之家
不言可喻銘曰

倚嗟之家其在盛時奕世三公男女結褵不干庶姓于

帝之室大定哲君猶所自出金歷旣祝一氣之機無成
不渝無顯不微存者遺曾伯千什一今由子貴推恩爵
秩祖伯考侯輕車其勳郡于陳留覃及妣嬪勒詩豐碑
光華孔煜名與河流瀾瀾無竭

臣錢開仕恭校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于禮者名行祕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

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其心者握衣之徒戶外滿屢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大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醜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于將來時已變易禮春秋思有纂述耻爲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于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質質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榮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人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塗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

仁義之旨于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敦事
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
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詎于爲言喪中大夫絕口
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
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緇疏衰餐粥悲憂爲疾杖
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隆典夫
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墜脩人紀聚居六年司徒
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怙三輔士夫知由禮
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
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
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曰譽公賢丞相
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
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
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大臣勞其
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
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
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
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

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議
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
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
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
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息雖有明
經止于記誦宋仁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
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
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
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
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旣從事實學則士
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
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單男婚而歸
十三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
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
十有奇曰日月之胄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歷
義十七年授時歷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顛頊載時象
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
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

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
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遠譏其守一元不與
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
論也元今治歷廢歷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
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于南軸之
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
其晷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
于歷法益精益求精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
黃虞三代之舊矣文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
漢太初歷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
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
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
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歷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
麟德歷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
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歷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
歷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
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
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

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
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
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
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
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
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
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
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
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其爲平生與國
至誠所格嗚呼使人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
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軒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
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
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
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脩而開
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
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
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
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于心之謂德用于

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軒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前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鐵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大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閒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于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聚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歎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由今令京兆蒲城空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

密院掾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鶩飛魚躍潛齋自蒞令聞之延已徹宸黜束帛芟戈賁及林藪丹屐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仵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土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厯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正無不可否公拜稽首溼臆悉剖丹屐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耆惟汝爲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早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標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柏醫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爲湯御孟戲中行爲太戊御至周造父爲穆王御服盜驪驂駟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孫散居何望傳次幾

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峙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爲冀之衡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汧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爲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宅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敕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閫改信効左軍統制制閫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漫爲受擒欲致盡阬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啓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北與敵隣乘彼虛棄未戍盍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鈴哈雅實克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謹諫皆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畧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曰始吾下宋正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一切以計殲

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誣以他罪盡無吾噍類覆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泯泯膾脯寇手必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辯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扑受命馳造寶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死竄駭汗失常目胎瞠舌擒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于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爲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爲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爲具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閫昔者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爲太子南征遠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洛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藥疾窮棘墾萊府寺田廬於衆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洛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

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秦
洛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爲石四萬五千陝州
鹽爲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
歲登乃止辛丑授鄆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
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之重
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畧河南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
盡還爲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己
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三州遷者無
所于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南州數
十里倫爲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
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三月十有四日
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塋州東南之曲專里
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苑
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
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韋帶羸冠弊鞍江漢
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
服耶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
分之守私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

改度平日也必齒坐序飲其疏簡目節直坦與人不疑
如此考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卽將州兵者大考
仔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貴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
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佩今鎮衢州男孫三人伯
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溫季幼
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之臣入無素勳可
藉于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
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
當一人爲衆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
天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萬人奔走爲依
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
一身質質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于爲人依而受
者也金旣隕祚而後將十餘族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
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
虞而戎備之其何孳孳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
灼知改玉安能轉禍爲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
仕三世潔賈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此後之功旣碩
旣豐而始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卽基

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
孫繼繼脩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遠艾之耶後
葬三十有二年至元二十有五年戊子侃自衛遭權利
五千里持衡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
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洛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遊
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東南有堂其封下爲平與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
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興時如關
孺子黃養是支金鼎沉淪提是窮旅曰奔與國涉漢南
鷺來成是州始脫危陷乃棄衆星日月再瞻甫少康蘄
煥螽薦沴徙北就豐于洛之汭洛凶亦然移粟大名以
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耄穉十萬形影相附千里
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
鄉古弗是過卜置家傍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耿烈光
虎節斯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邀我筆載茲後
來者頌

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于燧吾先

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爲河東山西提刑
丐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
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子胄學爲同門今子長翰林毅
僉宥密爲同朝爲先人子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謙吾先
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
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
郭祖閏妣邦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
武爲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崞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
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
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
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歲借計吏趨龍庭甚爲參尚書
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權以爲掾已未遣迎世
祖于江北陽遷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
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
府君憂安西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
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爲太原舊由
其地矣國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
賦日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

習久矣至于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爲若然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衆遣吏巡剽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遊公侯用其言而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尚俠其事如李璵將爲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務文太原爲忻之監州恩巴楚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徙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僮訟之有密以爲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今戍四川長萬夫襄陽旣下之明年將平宋詔藉中戶爲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塔患之迫君請宥密受其成法得于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爲姦教侯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爲兵劣賁其力令出人稱爲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叛必屠萬一變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

唯無遺類至則彼以爲誕皆殺之懸尸于樹大師旣至求其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二家復其門徂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獻十于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臣訪求三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張某者冒有王氏子願受其人傭直召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于南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爲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鸞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旣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龠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胃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久故旣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汝久者其縱遺之當不恙時伐石爲棚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

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九月二十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二十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耐置毅爲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爲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邢夫人生投輟毅濟投宿衛成廟毅據河東憲司毅大都永濟倉使與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然輕合權輿燒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掩耳大而去之遠若讎恥允義徐君閱其故侯世業塗地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退以置曰是聖代開罰及嗣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有不幸爲勢壓抑無待願求我則往直謂爲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爲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井有條理施以裕人自奉則非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遣毅齒肯從許文正

耳其嘉言目其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爲民所望宥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爲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楊公諱彥珍世沐之祀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真皆不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信脩幹有力馳馬引強奔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戍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瓌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王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破荆南沙市初邳旣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公來襲戰塔橋古邨黔陂屢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稠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北之其後山西逋民由雕汝可去父母邗而南耶與故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爲石中書平章游公築楚鐵狗無慮若干萬沾饑羸爲口亦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平

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剗老厭苦兵子珪能荷父矣請
憲宗朝求祠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
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日葬西
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瑞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
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己丑年九十不恙珪
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與祖世榮欽祖光
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
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侃偁儼女
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
甥孫猶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
能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爲盛門非天章公潛德昌
熾後裔而何況珪克對前脩有光乃爾耶始有副千戶
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君倚角臨
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爲均兵
遇絕令將所突騎爲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
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畧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
璽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石壩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
母德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闕廣安軍歸從故中

書左丞相阿珠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及八瓣凌
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
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格子川又禽無名將樊城戰
六年襄陽廼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相巴延公
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坑沙洋邊都統火死下沔陽
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邊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
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阿爾公分兵而西戰荊口
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沙市先登坑之徇地峽州下之
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屬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
駱升署爲邑令追還五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壩三
先登進武畧將軍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
江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
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真爲萬戶成
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坑下名城三
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
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
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
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者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汰

殷賈踵先登壓陣而顛血誓出口積是勞勩位踐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爲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郿託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爲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悖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啓手足以示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夫小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晷孰速戰陳苟于是而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成不孝而執綏援袍以死固其所也况戰不必劊劊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日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鬪將之登陣陷陳折馘擐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叙其備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是讀人物志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臂健獸逸羣振迅天於

恒人此與彼各或昇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同胥附武遏亂略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何有是威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鑠維公鄉豪始宗無基于前造大个躬金歷祝斷有衆二萬來歸太宗獨何是亂棄民而戎轉關淮漢戍郢控郢招連立閉鄧人病饑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丐老而休年宜延駁而止七十玄宅長卧生子如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劊凡十五嬰虎符以庸鉄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葬令存章庶幾子心少慰靈傷切雲之碑蛟奴龜頁史臣是銘滋久無斁

牧庵集卷十九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宜廟故曾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頤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汴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及冠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為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有司月給白金為兩百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為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漢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聞駭瘵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卿即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

是敕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授例求執政者將何為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為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畧制敕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即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巴延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珠以平章楚公阿爾哈雅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蒙平未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戊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閩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贊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載吏卒無人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饑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

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編歸之剗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更視疾癘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風夜甘心于汝奈何宜身自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于市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壽人號年東南大蠹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羣斬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通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勝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旣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

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歷以官軍遂盡株檄蕪平無所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願以高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他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爲司命時精兵盡于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于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斬匿將爲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旣加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爲名

俛入民家罔爲收置以起獄取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者發粟以贖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托爾楚勳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于後旨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于公謝其失言休士于庶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擊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千營于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爲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賊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邊彭蠡西瀨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列

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惡誅矣延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功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月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則江東使曰賈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賊江浙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聞詔令異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塋嘗最其平生家居事妣夫人曲極孝敬追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乘駝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漢有暇猶爲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子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曰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穿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邊聞鐘鼓振發不敢

安卧其室冠服庭立至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
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容聖大有爲之時與
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燧熙其子民者十有
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
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之煦而清之如恐一夫不
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警而實勸德綏而
威捷徐革其面而決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
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
不殺之訓者無公亞匹嗚呼後公之薨十有九年今
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諡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
者思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于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宣
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鏐知
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兪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
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戶劉遂
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寇仕于顯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己至世祖淵龍謂

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繙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及踐
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
圖日月入告天顏謔顧不惟于威不愉于豫垂十五年
政治隆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
公軍諮爲烈益偉旣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
優優眾飢藥疾于賦千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勵
勳動萬爲曹以言爲兵訓枿其黎民視曰公予父子母
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涕齋咨洪聞其來以
拊以嬉旣釋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逃于彼登木南安
勳狂不缺斧斨僞都昌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
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非位相死而屬長伊疇若公
沒世不忘諡于太常傳以太史劄世其德衆多令子有
志歸山螭石廟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右丞贈秉忠執德威遠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魏國公諡忠節

李公神道碑

皇上嗣歷之元年制特進中書平章政事教化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太保太尉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魏國公

申教有司夫既子孫膺是顯庸共政中書疇咨寓內而所光昭世德上及其遠者舊章未脩非移孝以勸忠也其訂以上翰林奉常禮曹之臣請贈諡其曾祖考達爾沙貝結爲効忠翊運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曰康懿祖色爾勒結爲推忠佐命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曰貞獻考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右丞阿嚕爲秉忠執德威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曰忠節自曾而下三世皆同封魏國公會祖妣梁祖妣田妣王皆從封魏國夫人制曰可教化以爲四世死生胙以大國爵之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焉極雖百其身報塞未能啟求儲皇匪刻金石將無以侈今而垂後敢以是請乃爲下令太子賓客姚燧太子諭德蕭顛太子太保濟陽王王璋其爲撰書篆額燧據翰林學士程鉅夫事狀與其家乘次日康懿之先七世相夏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稱及貞獻生配姓與官名以色爾勒結太祖戡定天下夏氏旣臣會其西征復貳帝聞旋師入討勢如頽山之壓卯貞獻總兵游徼遇之遂來歸俾同呼圖克特穆爾招沙州州將僞出牛酒犒師發伏

以襲首帥馬蹟以已所乘易使先奔自乘所蹟爲殿逆擊敗之他日帝問卿臨死地易馬與人果何爲心對曰臣新至者陣死奚恤不可失帝器使宿將由是忠之遣兵圍肅州守者其伯氏鈴部謀以城下不克害及其家帝憤拔城皆殲之不遺齟齬惟聽求其親族臧獲就所得爲百戶有六又詔自今親族臧獲未盡收完及田業爲諸人有者亦悉歸之其承爲制歲乙未太宗詔定宗憲宗兩諸侯王與蘇布特征西域明年帥師戒塗貞獻在行中又明年至袞騰吉斯海尋與諸侯王巴圖征俄羅斯至葉爾羌城從憲宗先期至搏戰七日援之歲己亥冬十一月至阿蘇穆爾齊蘇城憑堅攻不卽下明年春正月凡三閱月貞獻從死士十人躡梯登陴生拉十一人大呼曰城破矣衆蟻附而上遂拔賜西馬西錦爲匹皆九名以巴圖表其戰烈又明年詔班師是役也六年而歸功長千夫禮秩與國人爲千戶侯者等加宴服四序異宜凡若干襲與大會者皆同其色又俾同伊瑪齊爲斷事官于朝歲丙午定宗卽位曰是大名昔朕分封卿往爲監至燕則同斷事官哈達署行臺後憲宗以

布扎爾來泣行臺錄其舊勞又俾同署別錫虎符以監
失名至歲己未凡爲監十四年當繼饋世祖南伐未踰
淮輿疾歸薨其家七月二十有八日年六十九傳護韓
車返莖肅州卹其先塋別封虛墓大名求便歲祠中統
建元天下庶務悉歸中書故忠節公襲虎符惟監大名
至元五年詔諸侯王和克齊開國雲南俾將衛士以從
至則責治軍旅金齒弗率纔將射士五伯人殄其衆數
千獲馴象七致貢京師敕用以駕輿自是蒐田征伐無
不乘之實前古未有者始帝加兵雲南取道吐蕃甚回
以曲十四年思播旣降改由蜀入命公開二塗陸由烏
蠻水由馬湖烏蠻合都掌圍豕鴉夷諸種拒而不受累
戰始服自時水陸郵傳皆達叙州又俾除左右兩江道
達邕管平溪洞夷獠五十餘州十七年詔將雲南萬衆
合湖廣四川兵討羅氏鬼國之叛十九年再征獲其酋
送京師竄有北死二十有三年詔征緬緬瀕南溟大國
戰始克之不及郡縣而還獲大象二十有七送達尚乘
明年詔鎮南王再征交趾命將萬衆會之平三十八柵
前大軍一月至王宮王及世子與道皆舶逃南溟禽一

他王以歸明年師還衛鎮南至左右江界辭還歲戊子
夏六月十有八日冒瘴癘道薨軍中年六十三最其履
歷始爲金齒等國安撫使入覲改善闡安撫使陞雲南
等處宣慰都元帥虎符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再遷左
丞未拜資德大夫右丞加宴服四賜尚方鞍勒弓矢介
冑實使相西南二十有一年地周萬里小大之戰無慮
百數軍士有勞其出而家大而樞馬細如囊衣金銀幣
具不吝賞予故能得其死力每捷無劬荷旃夷蠻警其
威名已臣之國撫而綏之爲定金賦以亓高下爲衰迨
其薨年籍是一省輸金之家近二百萬計聞帝悼之給
五十乘傳還其柩葬大名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諡毅敏公後三十有一年加今封諡燧嘗合是三世以
觀貞獻忠節父子逮事二祖三宗六十年間宣力樹勳
西夏雲南勤亦至矣受是褒誅固其宜然而康懿則相
夏氏實勝國臣由子孫貴亦與哀榮足昭皇元淵乎忠
厚恢乎其仁盛德之至也間又求國魏所由貞獻卒監
大名公嗣爲之去之雲南公弟又爲死而公冢嗣軍國
與其姪鄂諾皆爲虎符今其爲者則公季子呼圖克岱

爾若小大宗父子祖孫第六人迭出為者其與世侯
奚以異諸亦今代臣鄰之鮮儻者公三子二不再見中
子則今江西行省平章三女長適同知台州路事巴約
特次適浙東右丞宣慰都元帥阿爾丹幼姆男孫六人
庶長監中慶路餘未仕女孫二人銘曰

即戎有勳官及而世不絕其傳列聖之制由子既貴推
恩其先聖斯之一二有焉於皇今聖德參載燕立愛
自親教民以孝致位光顯必崇其親赤舄執珪私廟昇
陳昔李七世下及康懿左右夏王貞獻則異聖武是忠
入殿出鋒後服加職必全乃宗當顧成廟詔從西伐城
凡悖頑賈勇以拔其干天誅曾莫稽逋六稔言還功長
干夫定宗御極曰茲魏土分封在予而往其撫忠節世
之九年于茲從諸侯王南詔往釐跳梁小夷尺箠以笞
大如緬交南溟極浦悉將致討而竟死鼓自其去魏其
來其誰則季父姪豕季子為職民世侯前聖已廢獨于
之家疑若猶在胥今國魏四世靡他其與虛邑不地如
何有繩維孫有煜其祖匪師伊公一是開府死者已矣
生則立朝為民具瞻席絕百僚維明天子啓宇于此咨

爾後人思服其始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公神道碑

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贈太尉益
忠武史公中子今中書左丞開闢江陵行荆湖北道宣
慰使扛視今江陵總管李珏則故夫人之季也以其季
今東昌總管杞兩嘗婿我先世父中書左丞贈少師文
獻公與李氏皆太尉姻又珏友燧而齊年來言曰先太
尉所由以致是勲名者先外舅氏指揮實始終左右之
而珏亦曰先公出處使相既狀願銘之碑遂參伍故翰
林學士李冶敬齋之三韓李氏先德之碑而序曰系之
遠者不究已考諱福力穡致饒而施讀書能通其繁親
親長長下儕輩無忤仁蟲牙不踐性由天出匪學也生
公諱伯祐隸太尉兄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都元帥
麾下十年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事
金完州中山皆應之先是元帥之考尚書嘗戒備仙元
帥則曰大人奈何教兒設嫌遇人尚書盡曰若必死之
人手吾不忍二孫同禍乃攜故真定總管楫故江漢大
都督權如北京時太尉在燕市入觀禮幣公馳告宜歸

復讎太尉從而南濟軍已須滿城之徐河公唱今集賢
大學士王順之考參謀某今參知政事王好禮之考大
使緡推太尉嗣兄元帥凡失地皆復之仙走壁雙門公
北見太師國王王馳使問詔太尉眞嗣兄河北西路都
元帥虎符公爲都提控仙復夜襲眞定取之太尉惟從
公遵城走東北公告太尉吾先自投汝隨而下幸我精
汝使汝不傷吾死無害也已果兩全涉重公又爲前水
及其頸太尉惟及胛泥奪釋襪旣岸跣走藁藁帥故中
書左丞贈平章政事忠獻公董文炳之考某已艤舟滹
沱卽馬入藁收兵諸將有異謀者公手斬之再復眞定
仙走壁抱犢旋走逾河轉鎮撫軍民都彈壓豪賊弱立
從太尉破衛新諸州又從圍汴金主自將逾河破之黃
龍岡走歸德濁河爲池主帥薩奇蘇巴哈薄北門而陳
左右皆水公以爲絕地兵家所忌宜退保寬間不從會
中書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諡封并國武宣公
阿珠之祖蘇卜特召太尉入汴計事公與之偕旣走軍
大藁藁帥董公完帥鄭公韓公十千戶皆在死列金亡
移兵伐宋下徐州與其縣豐沛功授金符攝本路兵馬

都總管從征襄陽敵柵峭灘石舟師衛之帥下教太尉
其必拔而歸乃將公等死士二十人公曰可計致之出
十艘爲挑誠檣而前俟敵逆戰輒退止已復敵前敵拒
又退止三敵敵以爲怯而懈也不拒遂疾趨敵舟太尉
先登公繼之覆舟師平其柵從戊鄆陵又從拔壽春功
拜千夫長後太尉使經略于汴屯河南立平宋基以
公年先一紀無從留後眞定攝萬戶府給軍之須約相
婚姻憲宗自將征蜀太尉旣從世祖以太弟之重分趨
荆湖復召公從濟江徇地多資其畫中統建元之明年
太尉富國多勞公于上上亦念從濟江以爲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虎符又明年李璫反盜據濟南徵兵諸道誅
之衛士亦在遣中大軍馱老鵠口公與董忠獻公合請
太尉泣軍報可太尉至築夾寨邊奔突以待三月璫窮
而縛梟磔以徇公旣訖賞遂致事陳蒲槩一堂教童妾
爲歌舞行鴉娛留親賓而不自飲器器恐不足日爲事
以至元某年月卒年八十三葬某地爲人諒直而不剛
受爲言太尉家事亦斥不避在軍不乘喜怒殺人不事
老佛再復眞定屋之列肆者半城闔有以無居室來丐

者人賦一閭數年而盡惟其弟存奴婢三千人歲晚皆民之平金殘宋爲元顯侯卒日貧不能葬三夫人赫氏游氏趙氏男十五人珣瑜珍琮瑾瑾公懋珽璇瑜璨珪琳瑀琦其官者珣真定等路管軍千戶總管則寶慶路琦與珽也公懋沐陽令琳提舉越州人匠女十二人皆適名族官者則今參政好禮與今使相故秘書郎張行儉男孫四十一人未名女孫二十四人歸史氏者六人一使相中子官者真定路總管王某濟寧鉅野尉哈斯托里男曾孫十七人女曾孫十三人公旣致事時禁網猶闊諸將多以僮奴代兵而歲取富人更直多者十人少亦四三會用兵襄陽覆寶軍籍有此者罪死珣長干夫爲其下訐曰指揮所亦庇三人珣引罪不力事將及公珽時爲質代曰吾以吾爲質不足資用爲之吾父未之知下吏重錮御史交讞終不易辭柄臣三人奏置于理三晝可矣而柄臣三人亦終哀其志爲親臨刑不悔三奏前赦旣原不可者三行省臣奏軍官未受俸前罪宜無誅可之珽宜出矣省院臣終以事宜特聞合而請之始可比出凡幽四年從大軍南征功宜別長萬夫聞

兄珣卒子幼不可世恐人奪有之乃棄已功求代兄子將曰長干夫吾父兄世官也吾宜世兄須其子壯而授之戰鄱陽湖真定灣頭堡焦山皆捷攻常州先登拔其屬縣宜興從殄宋益衡兩王海中功授吉州總管滿換湖州而江陵斯其爲子弟臣槩之大者故表之公碑之

求銘曰

古觀遠臣以其所主賓于而家暫至與去以友賢者猶取盛譽烈烈忠武爲元元功求今將相人莫等崇公也主之同其始終其始則自推繼兄帥鬪不反兵逐仇再躡戰野無前登陣奮先滅金于殘截宋于完于河之干于淮于漢靡往不皆鄰死奚算忠武報之爲好其家相世婚媾并里旣華終以從躡未褻之國逮其丞相進置帝側疆場之臣禁旅是師宿入衛出肅而祁祁人之策之曰久其據而公委視翮如投羽其施不斂不溢其持豈固齋之多後裕垂茫昧其來匪言而告有碑載銘左是神道

牧庵集卷二十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資善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張公神道碑

維張氏汴之浚饑鉅姓金由歲甲戌宣宗播汴河朔逃兵之民皆扶攜婦子從之而南叢爾之士其出惟是一夫之耕不足以食百人有司又括粟餉軍以就盡之運抗方輿之師徭賦百至猶不能支故人心日離望望焉而思大兵之至以紓其急歲壬辰睿宗大珍其軍鈞之三峯山義宗播歸德大河失守故其祖得棄鄉北渡樂而家燕會燕薦饑嘗散居積以振之祖考之諱皆遲惟知其考字善甫三妣戴李南李實生公諱天祐字吉甫就傳讀書聰穎絕羣兒筮仕經歷工匠總管府以儒術飾吏事至元十有四年轉尹歷城未赴改同知棗州十八年詔發濟南傍近十路民五萬人濬交河以通海漕責公董役丞相噶巴齊臨治其上自春徂冬方十一月天寒水冰數言宜休役待春徵集不為臨治所可及行堤見僵死暴棄則盡傷曰吾曹媚上急功使民凍夭如

是悉縱遣之民歡躍歸因彰言曰脫上見尤吾請身坐不以相及事聞帝大嘉異裕宗時為儲皇下令升經歷功德使司尋改總判院官奉訓仍經歷二十三年官太中太原路總管為纔一年有德邦民刻石頌之明年官中議參議尚書省參議要官非其才可以彌綸宰相圖回天下者不足舉其職又二年官中奉拜中書參知政事大德四年僉宣政院七年官資善同知江南行宣政院以三官釋門故于佛氏為教信奉而篤守之慈祥惠愛多所及物有司政或病民如徙江浙巧工入將作為之授方使吏不得為姦利居刺樂業而行輕去其鄉不怨焉宣政五年祝髮之徒安之以為不繫出令以重斂諸山者惟公一耳拜疏于朝請留者數十上至大己酉卒年六十三越十七日從葬西山其祖始卜之宅嘗稽後世官制貴賤與古反易古自一命至九命上公而極今則九品而進乎一公起布衣積官報政與知院致位二品實古八命侯國之君非獨歲時有以加數備儀奉嘗其先為子孫者亦得衣被休光以紓朱紫真善大其門者一女弟同李出適士族夫人耶律氏次王氏劉氏

范氏索氏七男志惠忠懇慧愨億五出夫人惟恕王出
億劉出六女四出夫人長適實喇巴哈三爲監州一王
出一范出王劉范索卒皆前公夫人子其男女恩過所
生至大庚戌翰林學士承旨耶律希亮曰夫人吾從祖
妹也持其從祖兄猷鄂特之狀求銘公碑其辭曰

因陵其高力半功倍孰與平地進履一簣繫張之先發
我庾餘責報于天如持左符實生令公始學自力迨其
筮仕共工是歷後銓尹縣薄而不爲改倅棣州州用事
治浚交漕海五十萬指自春徂冬急役未弛公憫東殤
丞相不謀下令縱之擅吾受尤事畫上聞帝嘉曰果遷
牧于并頌石璨瑤尙書中書機務兩參事輒背馳資言
指南出知宣政實司祝髮故于釋典得其津筏昔人之
爲箕斂諸山今公之來退食閉關僧徒安之聞欲滿秩
留者抗章上凡數十可因灼見舉職之能鼎鼎宜其名
與位升卒從其先西山之兆勒銘隧首千祀有耀

少中大夫叙州等處諸部蠻夷宣撫使張公神道

碑

公諱庭瑞字天表姓張氏其先臨橫全人州曾祖淵祖

士明以有功金初再世千夫長考楫皇北京都轉運使
徙家白雲三子公其季也幼志不凡已以功名自許讀
書力學經史之餘兵法地志風星卜筮靡所不闕旣冠
宿衛憲宗俾從征蜀佐軍前鋒帥如所策戰皆捷會其
陟方帥持兩端世祖斬之軍中獨忠謹公仍佐前鋒軍
中統始元之明年詔元帥府全師戍清居賜金符俾參
其府幕議合時未下直清居南百餘里虛實動靜皆可
相聞日夜戒備御漏塞罅敵無得乘加善綬懷所獲詞
俘不誅全之小物利人慮亦必及中土艱蜀藥其地饒
桶課軍士之休役者曰袖手何爲其人日入皮幾何升
皆庫貯之莫曉爲何以也視商旅有貧喪其資滯不能
東者召以其所有畜來無問幾何蹄畜給一石皆感泣
歸語父母妻子曰三相救我自爾相之名籍籍行路用
兵開達以虎嘯山關渠江可絕二州漕塗詔公爲帥府
先鋒使將五千人城之旬日而營壘儲待皆完以充制
使夏賈集四川兵數萬圍之諸將勉宜速戰公曰無庸
彼衆十我往則殲矣可遣間取援帥府須至爲圖今惟
有分地死守以老之吾不爲主而爲客耶敵礮吾壁當

所皆穿築柵捍之柵連壞乃離柵爲堵虛本不築裂牛馬革衣大樹靡之令可去來礮至則偃已乃復植敵以城不可井必資澗飲泉出甚微下薪土實之公泐人畜澗溺釜中入土以泄其臭人日數合吻皆創裂終夜行噉至于立寐如是踰月援至不敢前公下令曰敵策吾怯不出必嚴外而懈內今與之角可必逞志分千五百人爲三夜擣貴營果大崩潰禽斬都統燮俊雍貴胡世榮等五人賊首千遺委資械萬計以遁公亦身負數創功聞加資之澤舉軍覃焉授奉議大夫守高唐州濟師襄陽始抽中民之家爲兵賦州若干百人恐吏出入爲市身接籍取其壯者與借衣仗尉兵權宜界之編諸行伍教以進退不相干越或曰足是抽數州貢止矣教之何爲公曰吾所抽兵比其啓行縣官或遣使或覆閱耒耜之衣不掩肘胷雖材賁育誰則信之其時留甲退乙更逐紛紛徒自後期衣之兵衣韃弓手戟自足觀矣閱使至果惟曰高唐之兵精良教民力穡野無萊田暇則使脩孝悌于鄉校豪梗戢縮盜去其疆鄰獄疑留率咨平直大司農考績以治最聞遷朝列大夫濮州尹詔布

多方仍黜其殿者一人爲長吏勸辭之省曰如司農言正守職也豈敢爲勞且州非守獨爲上監下貳功則均功獨旌何爲不敢奉詔省奏併陞監貳迺尹濮御史臺賢之奏遷中順大夫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風紀峻肅吏重足立爲京兆者弗便也中之秦藩都漕公及夫人皆不恙入謝奉教不謹都漕曰吾嘗憂汝昆弟泣官庸懦不足受任今居鷹鷂以擊搏見傷誠克舉之良子酌酒壽之庭臣聞其誣也爲避之奏徙四川屯田經略副使踰年以東西兩川各開樞府大徵兵圍重慶其舟楫兵仗糧儲資取成都者十八換成都路總管而四川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以王相理賦四川凡屯田征商與鹽茗木竹山澤之產民已輸而算未入官者皆蒐剔之事皆倚公以集一歲而羨衍彌倍以繼餽漕自餘學校農桑津梁陂渠府寺館傳先政廢弛者莫不興張蜀平升少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雜獠犬牙綿絡盧叙思播施夔之壤者五十餘種椎結荷旃將數千里統御羈縻併其州縣繩削而礪門羌有借婦女老稚入市者爭直殺人爲宣慰礪門魚通司繫于理其酋斷繩

橋止蜀商于微謀大動兵入寇篡之其可馳告汪忠肅
公惟正以中書左丞行省成都問進討謀公曰羌俗悍
獷喜馴怒逆具所性然由殺一人而遽待以門墻之寇
小兵不能威大兵不煩興惟可遣使開諭彼雖凌信而
昧理至撼以禍福亦豈有不同者耶忠肅曰無踰公者
遂從數騎就塗前遣人曰吾至矣其相俟而界羌盛陳
兵來公曰吾從數人而猜備如是何爲羌人蜀人舉天
子民殺人償死一律治之今有司逮所借來特使辭其
見知情之所由爲援質耳非併盡誅之也而汝爲是跳
梁行省如以狀聞萬一赫怒徵近郡加誅而汝噍有遺
類乎亦奚不薛之盡劉可鑿也何乃負叛名爲之續使
壯士推首白刃妻奴人乎此宜慰魚通司礪門者宜言
吾懼汝之妄舉而自孽也故越吾司而曉汝其酋率種
屬羅拜曰吾昔者取羊生磔其脾卜之視肉理何食曰
吉白馬將來可不煩兵公乘果白馬神語昭昭敢不惟
命乃論殺羌賊而出所借即日復繩橋還蜀商通市遂
與約自今市者如故事無入礪門惟集郊關日昃而歸
其酋等曰亦惟命又以民歲摘茗官收糴之爲局自鬻

公變其法聽民入券自與羌市令黎雅戍兵屯田自廩
罷沂楊山江漕穀以免嘉定舟民覆溺都掌蠻反詔公
以行省兵誅之公請罪止首惡無及非辜可之其俗惟
善挾槍擲人而以過額厚握松板爲盾自蔽己陳公馳
馬射之矢出盾背半箭其種駭怛曰何物弓矢如是其
力也遂捐兵屈服惟斬其酋達蘭雲輩十人再授叙州
等處諸部變夷宣撫使後仍故官轉潭州總管浮舟出
峽過南郡燧時貳荆憲相語曰吾聞是州戶滿百萬良
足爲治而湖廣省臣方事駿剝禍賊變詐月異歲新吾
不呵之祇益罪耳不能爲也遂去之秦其前植業在樊
柱者上田五千畝渠義谷水灌之雜時桑果可材之木
萬根奴婢千指旣畀兩兄田賦歲下不以及兄糴谷入
之其自取者惟城中一第與西郊之園百畝耳今歸每
不城居徜徉輞川泉石間南直聖燈巖爲堂罟魚于淵
弃鹿于山賓客過之留飲彌日頗知爲詩嘯歌自娛凡
居三年忽曰吾樂吾成都竹溪秦父老遮不能止時已
疾矣後是二年當至元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卒夫人
劉氏淑質懿行公所敬友及是偕其三子嘯岑岷扶匱

還葬安西之咸寧少陵原都漕公之闕且爲書託山南
江北大肅政暢師文以今集賢廬擊誌銘求銘墓碑擊
之言曰公與仲氏俱名良二千石爲時所器期以公輔
年位未究者豈以公年僅過其兄一年止五十七耶惜
哉公孝悌忠厚深沈明炳朋友孤賚有不能家必周之
使可安以終身有妾慧艷若嬖之或告與人語屏所問
之則曰吾父也召諸逆旅貌若甚肖叩其離兵失家歲
月與曩聞同隱慙且是公曰而民耶人役也父曰民爾
曰欲得之乎對曰鄙人之來直以兒在公所不訪而識
之非人父情豈求俱歸公曰而女居吾家終不能援列
羣婢令夫人盡取其奩飾衣服署良券歸其父曰資是
嫁之父子泣曰何以報公惟有繪像事之斬其壽考耳
吾友勸農使韓世英歎曰以義斷愛人所難能其力于
爲善率此類三子惟岑爲嫡二女長適李鵬翼次適某
銘曰

維公自少期我振耀薄宦入臣入衛憲廟憲廟受臣其
審其難一節在心誠推用殫六飛之巡前茅劍外大旆
攸經有順無忤方號賓天遭顛世皇佐戎清居屢摧斧

斯虎嘯孤軍保新立壁飲血勸忠一逐寇十帝曰歸哉
久勞汝西其守高唐字我東黎鼓鼙之臣熟手威忍或
于元元未善憂軫考績多方治獨最之誕誥尹濮俾長
吏師俄貳秦憲旋蜀經畧輟上矛孤授以錢鑄邊穀用
豐就收成都大兵圍渝十萬仰備需急應繁無少豫暇
朝聽之殷恒燭繼夜庸蜀平矣帝曰夔夷厥俗荷旃惟
汝使宜其慰其撫節以華汝大狂兵之小頑訓語始猶
草面久悛其心陸馬水舟相望獻琛晚移長沙羞姦竄
輩以完吾前惟駕早稅凡蜀齊秦長民總戎三十維年
四稔居東人遠遙之在庭使筮其收爲庸寧已是茂我
銘豐碑匪伊桓楹英風百世凜凜猶生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公以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卒官朝請大
夫山南江北大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會還過
行臺廣陵得計于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弔後
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交友聞文惟我怡
者他日當銘是爲報子休復亦已叙所履歷見求因記
前卒六年嘗敘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

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他日有避而不爲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闕耶中議中順通議爲高曾祖諱仲尹子翼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崧後更帖字壽卿童子聰警于書博觀彊識賞于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憤由貧試史征商屹屹自飭不盪華情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沉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膝清光右部爲郎自丞相辨章而下皆友詔之父子並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多徒顛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修凝敷對有次爾後一故相長左右暮喜氣排人諸曹誓縮公不下之故事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眞定轉運經歷換衛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眞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令洛之

曲周狀其篤貪懦黜之圍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施計無所凡窺名他役者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間江南旣一陞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歆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輻以杖殆數千里刺舉周治簡削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旬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籍沒賕賂且三千定霜摧電掣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罪陞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臣終日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墓檀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暇豫

而集遭佳林泉野服佩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觀所
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于給故家之孤嫠與
娛賓購鼎鑿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襟其闊甚高
跬步恒以羞親爲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菴墓馬孝
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
歸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雄剛深古卑于文
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卽忠肅公妻者今夫
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
爲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爲德如何女温香幼三男孫
鶴齡龜齡鹿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

公生自孱見靈竒也葱衡鏘然妙爲辭也人一善偏已
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
奏牋出縣爲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宣責事治
也憲府所躡吏不欺也風行嶺壩江之涓也幾耳順年
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幅隕多舊悲也曰
良弓傳子爲箕也柔木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甌守不
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于父田播其苗也父材楠
榧子構基也有華蟬嫣冠雙綬也與乃祖肩官醜夷也

皆不持銓袞職禕也豈天爲懸座右扈也不盈其泉斯
不敬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滹沱之川浩瀾瀾也苗胃
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箠以筮疑也麗牲有穿徵銘詩
也

中書右三部郎中馮公神道碑

中統之元肇分天下爲十道道置使以宣撫之我先世
父中書左丞公受任天平僚列聽自辟傳過真定將以
公借懼不能致乃踵門自起之曰天平地方千里戶版
賦出將半諸道而寄治庸淺非得清厚和慎舊德雅望
如先生者孰與匡政令之不逮而抑其過先生負用世
才不及見之太平有兆之時陰拱何施敢再拜以參議
相屈公荅拜曰某學不切時無有可資吾相取者然不
敢虛盛招遂就車行參議無幾時中書省召入爲右三
部郎中我先世父以奪吾賢佐吾誰賴以爲理居無幾
時亦去公在右部故相贈太尉史忠武公贈太傅文貞
劉公平章趙公宋公張公我先世父及左丞張公大參
楊公賈公尚書劉公稽古議制動見咨諏又其始至密
院未開憲臺未建尚書未分兵刑工三曹之事叢闡繁

會決畫開裕于刑尤愼恤禁天下諸侯不得專殺罪人死者秦可乃論輯要令條付之法史俾有持循獄成不輒置辟必疏其情文疑闕獻下有司緩須臾無死以冀萬分一朝或生之也遇于倫敗常者必峻治竟之羈縻之國臣或失對都堂欲詰其謾公言宜示有容不可苛明以怛嚮化以故于今之治文物燦然非夫人與有佐理中元力耶公諱渭字清父姓馮氏其先居定之中山嘗臣五代晉由齊王虜于遼從徙北京家長興遼滅來南系緒則自公六世祖可譜蓋昱生遵讓再世不仕讓生金承務郎居泗承務生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仲尹中議生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子翼中順生通議大夫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璧公之考也自中議而下三世比及進士第獨公由任子仕人疑其爲問則曰延賞及世自有虞已然歷古不刊如曰假以爲忠勞之勸是後世誅迫以利之術非聖人大公至正遇下以誠不忘先烈之義故其子孫不敢以能自致富貴爲賢而以獲繩祖父踵武爲光也自後世科選之法興風聲之相盪波流之相軋鼓舞奔走一世之人

使子孫恒有不藉基祖父可得自我之心甚失興孝天下之道近世惟程夫子仕由先庇我法行之上有稽先王之經下不絕先人之澤初掾尚書刑曹移掌機務後掾尚書省知選除金已感國一關守者無慮數人懷告身致曠數考無所于任吏是職者人恒聚詬其短有見讎讎者公勾覈精密先後黜陞動有比依號爲允平出佐靈壁帥府李全聚兵楚州觀望前却不一其操于金子宋皆未有屬帥遣公馳說之欲屬而軍受命卽行不爲吾身叵測毛髮計至則撼以大義陳譬懇惻其旨惟在不可遺棄故君一言全未卽從亦壯其能使不侵辱善還之守均州軍事判官改南京右廂機察初金還汴通議將逾河追及行所在失公妣夫人趙麗博聞公竄避梗棘茹苦徒行勤以事存哀以求亡通議感其志曰禮父在爲母齊衰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曾參以孝已殺伯奇放皆自後妻爲曾元不娶終身吾年今五十其達汝志亦不娶終身金亡侍通議北渡河崎嶇齊魯邇以還真定出則親僕御入則操井臼求釋孤臣亡國之戚不失故家素宦之習可旨甘其口體而夷

憚其心思者皆劬躬爲之日夕不去側立而坐休而出一命之須臾不自遂積歲爲世不異一日戴白紛如猶爲孺子時也執喪奉祭哀敬兩致世多不字惟曰馮孝子化行閭門夫人事之嚴師也出與人交賢貴愚賤一接以敬別置白黑胸中故與學士魏玉峰內翰元遺山

學士李樂城故承旨王慎獨今承旨王鹿菴最相款習讀書爲文不廢風雨寒暑節錄經史細及箋訓又蒐輯金代文章凡積若干百卷專經左氏春秋爲右部年七十曰吾家由轉運卒官年五十九故臨海集慶再世皆六十致仕獨吾貪榮滿年格歸若後矣會子今朝列大夫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副使帖自省郎出令無極曰吾祖臨海爲是吾獲從養于是天之私我多也平生曉行衛生法年八十二猶神形精彩動人以至元庚午閏十一月十有九日卒無極寓舍還葬真定三橋里之南原通議之兆文有常山集行世凡再娶前夫人王後夫人師金尚書右丞安石其從祖父帖母也孫休復男曾孫鶴齡龜齡二人方童女曾孫一人尙穉後葬之十九年當二十五年戊子帖以公未碑棄江西憲副舟達襄

陽六月又蒙署人鄧示燧所自爲埋辭白以先人與而先公相好爲故人今繼室汝姚氏甥爲媼銘先墓碑非子誰養爲蓋朝請先夫人楊今夫人王其父詳議諱德溶我姚氏所自出之離孫先世父昆弟叔視之夫人燧姑道也用是不辭銘曰

維斧鉞威君之所司奚取于臣人牧專持用誠允明猶屬僭弄矧肆師心刑典不奉中元乾綱旣收旣張有罪我在敢越奏當公時用獄上體帝德疑昭枉信情狀已襍宜刑于辟宜亟徐之恩澤涵柔或幸庶幾輕平匪寬猛匪深害今三十年作則攸賴古曰仁人利溥一言矧士弼教出治所原又曰仁人立本孝子反覆揆公終始良是公孝越俗格父之慈弊齒寧鱓矢不再妻曾元以還兼公而兩清風在碑無期將叩

牧庵集二十一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懷遠大將軍招撫使王公神道碑

王彥弼方總管南康過燧舟中曰弼老矣將委印歸畢
 先人墓事出故人監察御史商琥所狀曰他日必求徐
 大參琰劉集賢因與燧三人一人銘之足矣劉集賢亦
 物故徐大參遠莫相及且弼嘗事汝先世父左揆公東
 平故惟君焉請又曰自弼及與君友二十二年別君者
 幾二十年不于是焉即求以待他日具禮備數而走三
 千里之石城恐弼暮塗雖倒行無及也燧曰昔司馬遷
 述漢傳皆蒐訪舊聞與遺老之言為之蓋職史者宜然
 非必其時功臣子孫一一求見而始援翰也燧文劣下
 固不敢自方先賢而其職亦太史也今而曰先左揆門
 者其可讓為謹按王公諱興秀祖忠信考濟皆農蠶之
 博野宋村我太祖始加兵中原闔燕不攻而坑中山蹂
 山東河北諸名城皆碎已策金不能國可必滅也自將
 征西而留太師國王穆呼哩徇河北未下城邑其年衛

王弼宣宗立南踰河都大梁兵興民既困徵求之繁餽
 餽人畜雜死道路至不賴以生有遲我元兵者曰敵勢
 褻來耶亦有不自吾令特誅其後服望風畏之不敢至
 者公聞兵將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勞苦未耜屈壓極
 矣今己委身餌敵暴骨草野且吾君己棄民民尚誰死
 哉吾有自圖富貴耳乃以是據三十餘村之民汝幸從
 我我能活汝乃將壯士數百輩出蠶疆迎兩大帥萬戶
 劉伯林御史大夫蕭公降帥善其來與之幟曰張汝之
 鄉我兵自斂戢不汝侵也大兵及城城方力完守具礮
 死蕭大夫兩軍憤厲一鼓屠其城無噍類遺而三十村
 無毫毛傷者兵去而艱食民死相藉公舊富粟地藏盡
 發以廩餓人又假為種責其力田作以繼餬口又築屋
 數十楹以居病俾醫養藥其間時其衣食所活又甚多
 以從師王徇地大名東平益都功陞新軍千戶又陞萬
 戶從師王朝太祖京師漢北時恒山公武仙壁真定西
 山滄海公張福柵信安水中授懷遠大將軍招撫使賜
 金符令招之僅得兩公潰民令散居祁蠶深三州種紅
 花紫草以供尚方織局後由諸侯王及功臣家爭遣使

十出括匠天下劉某以大丞相行尙書省于燕亦遣公括和蓋深三州匠爲局使公監之先是常祝天曰吾遭此大兵未嘗妄殺人死者活之饑者食之藥其疾而賜其不至未嘗不力于善也而天報施我者使五十無子何獨戾耶明年彥弼生至是告老以彥弼襲職彥弼能譯言嘗屢使憲宗朝少尙氣任俠其友不幸得禍彥弼願搃匕首仇人之胸幸自屠死不悔友止之中統建元我世父宜撫東平召至監米家倉變陳惡爲白米八萬石授提領東平路鐵冶右丞相薦之平章塔爾禪公後姦人多竊馬私互市朝廷議其禁始置潼關大洋孟津中灤三汭等所以及徐邳八提舉俾司糾之凡乘馬南者必視其傳平章首薦彥弼可任我左撥亦魯曰吾知斯人有敗則咎余平章言是以奉直大夫提舉潼關十二年公亦從養關下以至元六年三月八日卒歸葬祖塋夫人張氏年七十三前公卒子男三人彥弼所至事治發姦人爲起三百餘闕下得省參費正寅連謀宋書論誅如法關南禁溝高有支渠久堙其源公割俸瀹之至今蒙溉利者二十村再換中順大夫黃州路宣課都

提舉民不苛擾而額亦溢再授知安豐府今以少中大夫總管南康治皆有迹仲彥柔季元柔早卒女一人適李信生子讓與一女二十而寡誓不失身爲夫子羞子今亦官于朝事聞廷臣節之聚土旌里門矣男孫三人元德忠顯校尉金符海道運糧千戶元慶忠顯校尉安慶軍總把幼元恭女孫五人長適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史弼次適江西同僉樞密院事陳柔次適滁之六合令董仲次適里人薛某幼在室男曾孫四人二早世二幼女曾孫四人亦幼評者謂史行部與公皆以鄉民迎降太祖史氏自太尉與諸子孫將相五人而公之子猶調常銓總管下路何其厚薄遠邈不相及而兩女孫之夫願皆將相將天孫報公德他門也耶誠然亦理之未瑩者燒取銘之路曰

觀先漢臣陳餘張耳耳終事漢餘中畔棄耳有趙王餘斬泚水天方與漢能與者昌天與仇之宜旋踵亡效于計數一軌千古今蠡爲州中城外鄉城捍恃強嚙類悉戕三十維鄉公樹降幟豈獨室家鷄狗完遂人曰是謀王公爲之孰是吾鄉司命寄茲旣全而兵又虞而俄又

勗而稼假種穰播有疾與貧我屋其居于父母邦推愛何如止官懷遠惟富其壽年幾九十一世誰又而其再傳而子而孫金紫垂躬帶銓一門兩女孫夫顧皆將相移報他門非天莫諒維天道遠人迹難知其張其門或在異時螭首之碑有光前兆琢銘昭昭來世爲告

鞏昌路同知總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公諱節字子忠考諱松金寧遠大將軍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由鞏昌府僉事遷其府判官行元帥府經歷妣夫人高氏從封隴西郡君祖珪以開國貴贈隴西伯妣夫人某氏太君曾祖槩氣服其鄉鄉人曲直不愆有司求聽其家高祖澤而上不可世也其李姓隴西人者或曰猶漢將廣之苗胄公生而剛明其尚氣俠得賦自家長知讀書晚習法律遭時艱棘以戰勞自敦武歷忠勇忠顯三校尉旣官矣復慨然曰吾自求樹立如人曰吾薄門功何始卽吏部取廢試律射皆入等出身奉班祇候監華之渭南稅末上行省開闢平涼開國爲奏差經歷鞏帥田瑞欲異圖乃閉壁錮人出入是日公乘夜縋出走平涼上變及官軍至故便宜都總

帥隴西義武公汪世顯時爲門將開壁納之縛瑞置法公以先事發虜功轉會州軍事判官超鞏昌元帥鎮撫都彈壓兼照磨加忠武校尉便宜都總帥府鎮撫軍民都彈壓天兵已殘陝西完顏仲德行省于鞏招集熙河慶陽二十四城散亡將卒數萬移鞏治依險壁石門山知麾下元帥義武忠壯可倚時節至其家拜事其母無異生已金社將隙假義武以便宜都總帥身將三千人東援道敗之餘纔三百人達汴金主已播不至家追及于行說令西咤石門因秦勁兵以圍巴蜀不聽走歸德走蔡自經死仲德赴汝水三百人皆從死惟十二人爲謀勢今業然石門日夜望吾東音計今日卽徒死無益必歸爲報十至秦州爲秦所止二人越去語鞏時秦帥鈕祜祿已不受鞏命自爲行省顧檄義武來計事開國謂義武無行請身往嘗從公旣至彼以失乏軍興錮之己誅數人開國度不可得脫死呼公前曰吾書爲賊誤語置枕下卽自經其帥欲併除公賴賂珠其妻免始從喪歸葬之郡東原未卒寔聞敵且至衆悉散去公曰吾寧蹈死白刃不忍敵坎不掩鼻吾先也竟卒寔去敵旁

午馳終不至塋義武孝之俾襲開國帥府經歷蓋甲午正月金亡明年十月其府猶稱天興義武集將佐曰主今亡矣誰與爲忠人以羣盜遇余率軍民萬家爲口十萬來降皇子奎騰義其後服曰爲臣能然何忍罪戮仍官以便宜都總帥凡其前所節度二十四城還受節度公亦仍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始去險就夷還各城居官舍民廬皆剪荆棘蓬茅爲之使人父子兄弟得以休養生息至今西土種族殷繁誰之力耶尋升鞏昌府推官訟清賦平再遷其府判官帥從大軍歲入伐蜀責使繼魄雖千里數石不能致一之地不置功起僉兵馬都總管府事俄權同知兼便宜府經歷方年六十忽不仕而樂礫石山水爲墅其間號螿窟老人不踐城府絕口官事樹桑及他可材之木若干千章奇花珍果埒是惟樹松二十四不多益也疏泉列石幽蹊危榭人之至者瞻眺忘歸如在物表時與老佛之徒研思丹方輿典如不足日故舊或過必烹羊擊豕劇談縱飲厭醉而罷來者共席不賤耕樵年八十三聰明輕矯不衰壯時登樓上馬不藉扶掖几杖非不御不設也一日疾子孫問焉

顧庭筠等言汝兄以喪來其以爲言奴婢數十家吾食其力久其民之以至元甲戌冬十二月三日爲詩而卒計始爲墅實二十四年或曰二十四松蓋前計所止年也明年三月甲申附之襄武郡東原先塋二夫人陳夫人前卒二十年繼夫人王前卒三年三子庭玉今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庭筠鞏昌路兵馬副都總管僉鞏昌府事兼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庭堅便宜都總帥府鞏昌路都總領二女一適鞏昌路都元帥兼權便宜總帥汪翰臣一適魚溫內外孫男女合八十九人曾孫男女四十六人平生篤于人倫妣夫人高卒事繼妣楊夫人不知爲非其出及卒遺二女俾陳夫人子之笄未歸者厚其資賄嫁成州武亨在抱者撫至成長嫁帥掾南汝德又嫁弟忠孤女鞏昌元帥府叅議都總領嚴孝忠弟賢府判卒官其子至鞏昌都總領庭某婿劉氏夫婦皆卒又撫其孤女嫁帥掾張珪後庭玉自蜀軍甲歲一再或一來覲公不善曰古人以戰陳無勇爲非孝豈可以我故輕去而軍且吾所以甘伏田畝樂之終身而不悔者以汝及功名之會有奉取之才必張吾門

于他日孝孰大是若晨夕侍傍不致養則汝弟責勉
思吾言無以匹夫親親爲心故庭玉一力邊陲最自質
子至將相凡六十年崎嶇巴蜀甘涼之邪驛名城摧堅
陣徠僞臣禽逆王與斬叛將小大之戰四十爲時勞臣
又善謀畫以世祖之聖能受盡言而不罪人至入告大
計諸侯王猶苦于扞格自餘老成顧問之臣日月至前
如承旨王公一拂其聽雷霆之威幾不可觸而鼓聲之
帥遠闕廷數千里數歲不一至焉從容片語回軫聖慮
子十年之後而得開可由何道哉豈言適其時不泛不
迂而切事情然耶亦素諒其忠也書之言曰啟乃心沃
朕心尙其似之此二官之篤其眷者嗚呼有子哉銘曰
善爲塗行日昃而息所以再程不窘其力卽小而喻公
焉似之謝仕未衰豈年是期無稱平生日託巖穴徒與
草木腐泯爲匹思公荷戈逐逐羣雄四顧長嘯橫厲雲
風事撥義爲不罪于教語臣而忠子職己孝人紀立矣
爲榮斯多人爵崇庫我謂斯何爰樹礫山蒼蔚阡陌匪
利斧材惟以種德責報其子捷于鼓枹曾未卅年將相
身都有不話言言而旣續惟不授事授廩不力嗟今之

人或難其全不難令終而難令傳公兩令之桓銘斯琢
于礫之山式配吳岳

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王公神道碑

敦武校尉衡之鄆縣尹天錫手事狀拜而言曰先人少
中大夫靜江路總管始從事故宣撫張子良公于歸德
實先生族姑之夫後以揅事先少師公子汴則天錫今
請匪直以先生銘賢公卿之墓之多而來以先人兩公
故吏有好故也則昭誅墳道者捨先生奚託先生亦奚
其辭燧諾之曰子言良是而先公及識之爲序之曰維
王之先天平人曾祖而上逸其諱祖鑄金泗之虹縣丞
考瑀皇大將察韓署爲睢州軍民長官初大將薨徙淮
南某州降民于睢以其家涼再西徙于涼而奴之爲其
總管李候訟之大帝潛藩爲下教正之還民請睢長官
所領實是民也公諱均字閔夫幼而惟儒之師長學吏
事流輩以爲能性倜儻自許不凡每恨枳棘非鳳鳥所
巢知者奇之惑者笑以爲夸也歸德隣睢金季宣撫公
自范陽將其部曲奔泗州將楚姓者憚其驍傑與一軍
多冒法難馭謀殲之宣撫覺一旦大閱戰士率其徒十

三人突入斬楚佯其軍徙泗民四萬歸德中統之元公始從事是府至元五年故左揆劉武敏公開用兵端于襄陽詔集天下兵臨之制寵武敏漢軍都元帥專將其軍其年又詔先少師開省于汴足其餽繼明年擢公稼省九年公策擢武敏中台機意爲奏官以從仕郎其帥府經歷金符故丞相史武來莅師明年襄陽下奏官以襄陽總管府判官十三年詔以湖南成軍多疾恐坐不習食稻俾公舟粟若干萬斛如湖南故丞相阿爾哈雅所明年丞相奏官以奉議大夫行省左右司員外郎遙知慶遠府又明年升朝列大夫左右司郎中皆仍帥府金符十年升中議大夫永州路總管二十有四年升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二十有七年龍集庚寅夏五月二十有一日卒雷州官舍年六十四子天錫迎柩歸葬襄陽漢北古城後十一年始具碑墳道嗚呼慨公平生遷七官未嘗一遭暇豫豫省則當徙河南汴梁之民屯田唐鄧申裕嵩汝六州之郊經歷則晝夜介胄虞敵行壘判官當詔故太傅巴延公將數十萬衆南伐大集啓行襄陽公位府末屬軍旅百需朝出而夕責成其躬儆

呼之煩有窮日不遑食者當西南五十餘州新下而宋餘孽兩王偕號海中遠則廣之東西瀕海諸州近而衛永全潭之屬縣江北黃信陽皆袒臂和應覬受僞命以自爲名賊殺長吏平民據州縣壁山柵水負嶮騷亂者在所千萬爲羣鉏鋌底平公爲員外置同正其安集之方論信之言撫綏之使旁午于塗幕晝居戮功升左右司郎中之明年兩王死丞相加兵瓊崖僭萬海外四州留後造舟鍛刃饋糧一切供億靡不皆集爲永則前政當周龍張虎剿殺之餘長吏利之根株深治以取賊售公繩興事者以法寧謐而休息之州民與儒爭蒙其德狀其治于省數百輩隨有日本之師賦造海艦皆取材于民而促其期艦發矣犯法臣平章省復覈有司侵牟爲計局責償之徵斂戶及爲靜江始是郡由抗王師拔而坑之官寺民廬一炬盡燬惟婁鈴轄將所部二百五十八人壁月城丞相小之而多其忠曰是何必加攻抽兵衛之視其終何爲也逾旬婁奮身前行曰吾甚欲降如苦飢何苟惠賜之食惟命乃遺牛數頭米數斛壁下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闔吾兵自上瞰之其曹分米炊不待

熟牛鬻牛嗽之立盡飭其曹人擁一火礮坐然之聲發如合數百疾雷爲一城土震落烟焰蔽空吾兵有驚死者火滅骨盡無圭撮遺亦死事之奇哉迹是可灼其爲新造之邦之民也又會再詔皇子鎮南王再征交趾民懲前困皆拾業而逃十室空半省檄公身至海北十九州督餽擔負遠向者無慮千萬夫軍不匱儲又持詔料民海外凡四涉鯨波得戶增多其舊十有六萬省又爲計局責償料民侵牟而徵敏滋酷凡是數者皆取民怨仇人循牆而走者及公爲之不驚其威而事功立馴難事之臣而使辱不迫已其才長治劇將順何如也舒嚕氏遼之貴族世連姻帝室由金譌爲舒穆嚕夫人舒穆嚕江漢萬戶老格之孫瑋塔罕之女萬戶圖嚕之姊也婦王能顯家政公卒而門戶益樹立雖天錫一子與婦孫宣慰女甚愛之者嚴于教勗不少借以顏色俾以廢及天錫尹鄴縣亦確確其艱哉內外姻戚皆服其寡而有操公元配楊氏續盧氏卒塋盧兆盧惟一女與今三女皆他夫人生子如已生一適其餘幼銘曰

惟茲下民陰陽者天或閃而貧或華以綿世之信之如

寒與暑其未逆知不一方所而獨于公始終西南由宋而汴而襄而潭而永而桂極海之外一遠而宦一振以大古九其命今品反之九命無從九品則卑公品登三實古命七州收侯伯其揆歸一澤俾及子吾元之仁七品官之鄴尹發身何賧于生何憾于死文以列功碑漢之渙

平涼府長官元帥兼征行元帥王公神道碑

王氏由宋敦武將軍嘗令鳳翔之岐山卒官子孫遂家其縣之姜村大父世昌業金進士舉父大用以材武爲千夫長生公而卒公諱鈞以幼名戚七行爲孤童子時鞠于季父大有所已犖然有立志長以俠聞自令而下一縣之豪無不與之遊甚爲季父所知期以克大吾家會我元加兵關中其視大城堅陣不啻驚風怒電之摧枯振落覆之如此其易也幸大軍去而羣盜復起岐雍之郊百千爲曹以剽發財粟爲業及旣殫亡無所得始掠人爲糧于時行省開府長安累調軍誅之不能平長安路絕而生齒益耗矣公倡集鄉兵萬人自將壁拙山後移壁三稜堡偵得賊巢窟縱奇擊之禽張嵩北山斬

安和扶風遺辯士說降梁七舅弟乾州梟楊政馬超山礫線張汧陽併將其衆上功幕府遷都提控再授鳳翔安撫使行省棄關中而東乃移所部與邠涇乾恒數州流民復鳳翔繕城郭闢田野爲戰畊具劉咬章自敵來歸麾下多謀殺而取其財者公壯其來發卒衛送入汧由是汧都方聞關中城邑猶有未盡沒敵者遣問使懷食符卽拜鳳隴元帥壬辰大蝗饑移民就食秦州始與今左丞公之祖汪使宜義武公合力拒戰甲午金仁明年遁下我元義其後服釋不罪也俾將所部從伐蜀自効其年鈔沔州拔大安軍明年破成都入其郭其年入覲以功賜金符仍故官帥隴州明年陷遂寧明年襲萬州戰皆捷又明年由鳳隴元帥改平涼長官元帥兼征行當弭兵之初平涼之民披林莽茨屋以居者無百室食半蓬稗故部曲聞徙鎮皆扶攜老幼以從歲中得萬家明年再從伐蜀再破成都虜其將以歸先朝駐蹕六盤山平涼實近郡供億之須使者徵發旁午一日數輩皆取給其家後賦入粟沔陽率十而致一皆不忍征之民爲代輸三十石故二年闔郡帖然復亦由此故此他

諸侯家至今爲甚貧凡在郡二十年請老子朝以子贊襲職又八年當至元丁卯春二月五日卒年若干其年四月歸葬岐山之先塋數百里間輻輳所塗民哭之如失其親戚爲位以祭者萬數問之則曰吾屬皆昔見活于公者也夫人李氏同郡著姓前卒子二人贊某官由知平涼府轉同知安西路總管府事方爲之資授室而卒男孫二人未名公以不及養先公喪之終身四十年不御肉授官必推功二弟初爲鳳翔安撫使拔珪招討使琳都總領後爲平涼長官元帥兼征行又引珪代征行琳爲副帥陞郡爲州復以珪兼知州事雅善岐山令進士劉繪相失兵間及開帥闔繪爲民洛西宋自襄鄧並西山出兵爲劫居者屢急公爲具車馬踰三千里迎盡室以求敬事而歡奉之數年後聞定乞去固留不可厚幣歸之若是者皆生資篤于倫理不待學能者也大

本既立其他聞人父子兄弟虜于人必捐金購之以全其天屬得蜀士則延致幕下俾有食以仁其妻孥又其雅也銘曰

遭時之艱不武有力可以服人人則見役大兵之餘梟

狼蝟生膾脯視人何忌不行公憤以歎高呼右袒義而

從者旋踵盈萬梁氏弟鼻嵩和政張兇饜幾時身膏斧

斯大慝既殲黨儻謀我有以惠徠用烏不可汝饑然耶

我汝糗糲寒切汝膚我有衣裳人人奮激昔迷不又恣

公使之公令敢後滄海稽天精衛所仇善銜木石以絕

橫流金亡明年猶用其正元輿一軌來方請命從征庸

蜀疾戰先登奏功軒輝稱之曰能金節命書擢長帥闔

萬室通都棘茨起本使不授館至卽我廬賦粟遠輸我

牛我車種德在人淪浹皮骨年胡可長名則不沒矧子

肯堂有文而才務昭乃先未艾其來于岐之陽于渭之

涘琢詩穹碑終古之視

牧庵集卷二十二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游公神

道碑

公諱顯字子明以至元十有九年拜榮祿大夫江淮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明年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薨于

位享年七十有四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葬汴梁祥符

縣之西鄉後是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其元子海北

廣東道廉訪使永錫俾其猶子偃自汴而郢持故翰林

侍讀學士高凝所次事狀以墓碑見託燧徵而敘之游

世不可遠本考逸其諱妣呂代之崞縣鉅姓歲爲羊裘

三千以衣寒者傭工鑿平太和嶺石路艱崎步輒售直

白金爲兩五十又代石橋崢水以通夏冬閘漲病涉鄉

民惠之自爲崇善老人天馬南牧金宣宗播汴徙君許

之臨頽東臯卒葬其地歲壬辰拔許公諱大帥巴爾斯

巴哈帳下由是善國言俾經歷其府事後同千戶鄂烏
蘭從諸侯王南征破金商鈔房禽何太尉襄陽下帥府

臣戴聯奎恭校

版爲副達爾噶齊軍將劉儀段哈雅實克叛執公送建康太尉劉石河言其材武于制置孟珙會珙移節于鄂遣石河防秋淮漢公說珙求爲前茅遂得俱北將及隨與田僧住二騎夜遁豺虎縱橫出入林莽瀕死數數及鄧之新野適鄂烏蘭巡徼相顧悲喜偕至大將察韓所爲驛致龍廷歲庚子入見具陳思主棄妻子挺身來歸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成形便兵食虛實我加兵誅可以必舉太宗喜顧適臣曰若輩會微一言及此因嘉歎公昔太祖由一回鶻迎降賜以羊馬授之璽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卿自脫敵死間關以來又非其所欲賜白金五萬其兩用之有竭其封襄陽新民二百家世爲佃民加錫銀符錦衣二襲亦授之璽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歸率是民復堰鐵拘壅湍水爲渠溉稻田千數百頃人賴其利後宿衛憲宗制授金符以爲大帥布拉吉達幕長且行賜之酒辭帝曰卿辭朕前將飲無人所耶公曰臣何敢面欺今旣効死軍前請從此十年不御歸至鄧大帥軍漢北敵壁闕寂無人開門拔幟招諸軍進及帝自將伐宋謀由蜀入兵及散關公諫巴蜀水則江流

悍急陸則陟降山巘舟車皆不可施利饋繼甚艱六軍出此恐非萬全之策不若取道關東夷途直臨江漢世祖時方淵龍帝曰左方之帥朕已付之業已至此其有時宜卽彼言之歲戊午也明年世祖已禡而南追覲于蕩陰教自今凡所欲言指故平章政事廉公時以宣撫從征偕以入告大軍至黃陂責中書納罕資取敵舟公言斯人傲忽于事恐旣集者不嚴守警將復散走而果然俾公治別帖萬戶戰舟而篙師不足公曰江南之民居多瀕水無不能操舟者盡前俘壯士立兩幟下令能右否左得九百人遂濟江授之銀章行宣撫使世祖正位宸極中統之元制位中書左丞大名宣撫使張公仲謙下明年代張公爲使其褒辭曰剖愛就義遇敵有功處已端方臨事敏給又明年李璫反盜據濟南張公撫訟公嘗通書璫帝謂近習游某豈爲是者驚禽爲狐所憎然耳及籍璫家而書無有勅以訟者付公聽其甘心其人亡命踰年公召至其妻子曉之令出保無他也其人膝行于庭祈死公曰吾誠爲是汝言而可吾所無有而汝言然汝爲妾人且勅聽吾甘心則生死惟吾其忍

汝殺如昔遇之公以平賊入賀進宴故事非宗臣國人胡牀不入宮門殿坐皆席地不設榻侍宴不稱觴至是公請稱觴制可之後賜黃金盈斤他日帝燕坐虎帳方止入人公至爲衛士所訶爭呼于庭帝曰是非游某聲耶召人詰曰何爲而然公對臣將有請爲衛士所遏不知疾言上徹宸聰罪當滅死帝默然而出之裕宗時爲中書令樞密使適至復召之入令盡所言對以臣聞將改宣撫司爲宣慰司且司者官之名也使而下官之人也由所官之人非才事故弛而不治何關乎官之名今雖變名宣慰不求惟賢惟能任之仍夫宣撫之人猶惡大鼓不鳴而新其枹聲豈加大哉因歷短諸臣無少借隱帝顧裕宗曰汝他日求可眷倚者須此輩入至元二年進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未幾改南京路總管兼府尹四年改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公以乘輿歲來居冬其儲峙穀食馬棗桔諸物和市之民直多不給爲所司盜行蒙宗鉅室田疇連阡有恃不輸中下之家率反戶及公則以物力多寡差賦之直己無所漁牟敢有爲舊驚獵者悉論如律民力紆息其半賜楮幣五千緡

入言左右兩丞相安圖巴顏二大臣者一居中書其事足治宜分命左丞相爲樞密則六軍之政將日齊肅于前制可以巴延同知院事六年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八年襄陽用兵之四年改總管水軍萬戶創石圍七于漢中流以絕敵舟馘圍之兵千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皇子安西王國秦未至公見之六盤順聖皇后賜金帳載數十車用事臣欲置憲府奎鈞處賜之閣憲副張庭瑞不受曰汝總管自有府其卽彼以置留車一夕用事臣譏其不恭銳欲深治力陳辯且責其人蔽珍麗石丞相入爲大官人有事于者斥曰吾守大金幣者他非所知汝王食官不師此而行乃越職沮撓風紀或帝聞之謂王弗戢左右也王雖不善以受知列聖身見其權大臣于庭且聞帝託裕皇于他日者庭瑞由以得受輕罰二巴延濟江下鄂帝曰游某曩者曾事列聖于朕前策取江南熟矣非直能言亦能爲者今聞濟江而獨不與意必熱中其召以來授前軍宣撫使大軍臨蘇州公從七騎薄城呼曰我游宣撫也來曉告爾州將丞相奉詔督諸軍以平江南誅賞精明其早自來歸取

富貴比他州將不然梯衝一樹則加誅後服爲屠常州
續耳無殃生齒數百萬也王安撫卽以城下公身至坊
市集吏民諭以天子仁聖威德軍律降城不誅其安爾
室家無恐或持金爲謝曰吾非利貨爲者授蘇州宣撫
使遣人四出招來逋民凡得十三萬家貧倉穀爲石百
三十萬爲種于民約秋熟償官及期民歡輸之無少折
闕十四年授中奉大夫浙西道宣慰使杭民聞來相語
曰吾屬幸哉善撫安蘇州者游公至矣明年入覲布幣
蕭牆俄帝輦至顧謂之曰卿老人宣力良多一日俾坐
胡牀持杖指使宮門何事不集其日入宴坐賜之榻輟
大官所上飲食之後疾遣尚醫持藥衣白貂裘皆殊恩
也疾已入謝言江南賴陛下神武文軌一矣惜往敷宣
聖化者不稱任使敕語之中書其年國人爲浙西宣慰
使者死省奏以國人嗣爲上曰游某非國人何且指盜
殺臣爲平章者曰是不可居汝下者豈可久使亞人明
年授中奉大夫中書右丞行浙西宣慰使又明年用兵
日本江淮福建湖廣之兵將十萬衆皆齊集資食于杭
凡糜米八十餘萬爲石又造海艦若干百艘材不足于

用勸富民佐木皆酬其直又鍛治甲仗一令之下星火
不喻其急動以失軍興緩制敕從事其堂帖無如瓢木
弩莖刀皆預爲干事盜殺臣益忌乃好言入聞游某高
年當以某人爲使少分其勞竇欲遣位公石上召其人
至曰游某老人汝可父事其欲位汝其下三四何所惟
其言從十九年是臣見殺于盜其姻黨貪墨竄竄上盜
公帑下厲齊民者諸不法皆露而東南新國尤懼其毒
公爲鉤考惟是一省徵贖四百餘萬爲緡明年明州民
饑貸米石五萬餘約償如杭及再用兵日本詔軍興百
需責使供億其時已疾猶支持視事尋薨于揚州官舍
斯其所履歷措注寵數大者自餘其敏政如尹京日必
待命于庭秉令中書乃歸治府雖事叢至其前必決一
或然火達曙不得家食則必取之市霜雪寒慄至宿于
野與造海艦于杭役場達城二十里比曉已至督視竟
則聽政于司夜必二鼓方息其孤獨或爲人所抑則
不大聲色响响導使盡言事雖無迹計數以求必得其
情其推誠感物如南京盜數人竊戍軍之馬于律當倍
其償軍迫南征爲先假諸公帑同署者難之公則曰過

則在余不及諸君與之期曰縱盜歸取之家如言而反
悉輸之官受罰不訴爲杭生獲荷葉浦賊周先鋒輩四
人公曰堂堂宋室國家取猶覆掌鼠子何爲皆官以巡
檢給衣服貨財遺之曰能與而餘黨舍賊爲平民惟汝
反面叛歸亦惟汝旬月招其黨傾其巢窟牛天王據海
島官軍加誅積歲不能平公惟遣象山僧往說之乃與
之偕來凡此皆事動天聽者也三夫人張氏趙氏完顏
氏子男四人永錫永祿天祥永弼永祿知延安之綬德
州天祥入侍裕廟于東宮與永弼皆不祿女六人長適
陝西行省男趙某次適提舉男路構次適襄陽路總管
馬國壁次適斬黃等路副宣慰呼圖克岱次筭而天季
適史太尉忠武公孫知安陸府史熾男孫四人偃億倫
俱女孫二人長適提點奉宸庫瓜爾佳思政幼在室男
曾孫三人元嗣元偉元暉女曾孫八人銘曰

在昔英文名城判分爲開國臣資其庸勲公時還南首
策平宋克沃帝心顧曰禁從咨汝如林孰爲斯言斯猷
宜同功勞位尊其封襄民爲家二百其世有之尚力是
獲定憲二廟守而不渝歲賦名城天府尚需獨復公家

盡私共有雖儲千金富無此厚英文富之世祖貴之在
笥衣之玉食饋之位亞人臣龍光匪夷自夫壬辰迄于
乙巳五十年中高明及此謂非人豪謂之曰何概其平
生庶善則多惟列聖知無是爲大爰筆之碑永白隄外
金故昭勇大將軍行都統萬戶事榮公神道碑

大德辛丑燧持憲節使江之東其明年袁之總公榮顯
祖書遣屬吏聶復禮王政致父都漕君之與其同官題
與別駕喬贊成季仲和及江西憲僉郭貫行省檢校閻
宏之書爲先以龐太史詠所狀會大父金都統萬戶公
之行擊舟三千里來宣求墳道之碑嗚呼遂矣勤哉是
有比焉昔武勝軍節度趙愨死子金及其子故同僉書
樞密院事良弼使倭哀鳴先朝願詔詞臣賜銘于石制
可則異代之臣能忠所事者舉宜得諫乃序之曰孔子
遊太山見榮啟期年九十五鹿裘帶索鼓琴而歌于廊
之野曰貧士之常死人之終孔子以爲能自寬今榮氏
家橫海之清池連邨不大遠豈其遺苗歟公諱祐在金
叔世宣宗感國播汴河朔豪傑所在爭起倡亂義兵完
保其鄉金誠以官冀賴其力復所失地聞公有衆踰萬

以爲昭勇大將軍行都統萬戶府事故奇其服別異他軍俾戲下皆華帽人望空杠子旄束旆知爲公軍遇士大夫長于綏懷衣食皆資其家故戰人致死力所當必擢有倣蹠踰膾人肝者立磔爲狗以故其軍生齒並鄰不耗焉卒葬清池讚善鄉王強原夫人王氏子男四人與旣嗣將將是軍曰吾于申令之際不得不建是都統旗鼓然戲下千戶皆父之執不可一旦偃肆居上宜貶吾名止曰千戶一軍益喜躍趨用命其戰必前列以身當敵有所克獲惟衆取之少不覲見與夫能寬且惠皆聞見之得其家者河朔平太宗即位三年辛卯擊置徵收課稅所河北東西道辟爲滄鹽辦課官時理財臣爭以苛剥相高獨能恪其素守人以善譽卒四十五瑄隆昌塌官塌積鹽而席其鈞石之所次顯與貴女子二適李氏孫男九人當早卒淮都轉運副使自滄鹽利民場爲司判副使清鹽使至以承務郎爲今官終始鹽官故悉其弊蓋是司惟權鹺利煮海爲之竈則不一其所賦車縣發軔自竈遠或數百里纔先與直三分一至塌盡盡售之一遇霖潦留陷灣淖斃牛敗車蹄輪填道策于

中書願募商旅納估于官持券卽取諸竈歲省車直爲緡三十餘萬今著爲令年饑人噉草根木皮預虞竈民散亡稱貸鉅家米爲石千布爲端萬分資之約償樂歲又大雨水溢竈多冒沒普不盈數歲賦用速度支責徵繫吏初獄再至京師求遣御史按覆得寔復捐七千緡皆患政也及顯祖同僉宣政院事曰吾子三品榮耀矣遂解組課童耕桑野服徜徉其鄉嗚呼其老子所云知止不殆者耶成漕司巡鹽官次昌珪斌珍得孫都女子子十人適徐李趙某族曾孫男五人欽祖管鉤厚財場繼祖大都行用庫副次顯祖也今以中憲大夫袁州路總管內勸農事提調造茶勾當袁隸行江西省而舉刺則湖東憲府宏貫皆言榮袁州長二千石治最江西貫燧所畏宏嘗同太史氏言皆可信有是能子爲臣明時宜都漕君輕去袖手一堂坐視其猷爲也紹祖以國言教授長蘆慶祖禮部奏差女子子六人適齊范王楊李嚴六族立孫男五人滋安源溥溢女子子二人銘曰屯難之世弱不自濟其依于強亦勢必至金樽自宜旣厭於天接浙而南河朔棄捐佞佞遺祭旣安舊土匪連

爲羣有侮孰禦維茲清池海浦在東桓桓榮公萬夫所
雄如鳥之歸有苑彼林約束不待來比鳥在無他求爲
全生是賴辟衆同舟風濤中流莫不奮楫攸濟之求公
將是軍善作士氣人華其帽表襮是異昔魯丞徒貝冑
朱綬何是肅暇千載有今萬夫洸洸不一其面而一其
心阻海之甸非一公威而一其仁寒飢在人如切吾身
孰有不裝吾解以衣孰有未食我庾其餽猶惠小有
甚大斯匪曰禁殘寡婦孤兒人魚肉之漑鬻已久天懋
其功宜熾厥後子長千夫年艾不遐豈俟曾孫昇其光
昭嗟惟令孫才優治賦何便不張無蠹不去迨曾孫貴
考槃遠歌子仕父休止足如何曾孫袁州良二千石登
古七命其進未極凡之有家孰造孰承詩之金石垂示
雲仍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爲
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控渙
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賞公讀書壯而遊先
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夏故習而氣質大變養親不

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閭閻有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
恐憚之遇夙無所厚薄者于途必謙謹戀戀令盡所言
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
事轉貳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
承直耶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宏
州兼諸軍教拉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早遍禱其境百
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
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早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
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
止其身吾民何辜橫懼斯毒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
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劾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
雨爲屋祠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爲災又爲
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煥凄凜之氣發達遂
成萬物者也時自爲惠反之而已灾况暴厲無節穴漏
谷起飄翔塵沙偃握禾稼以疾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
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糝盛報事乎神明今使之貧窘
無所于食目其壘苦之顏耳乎愁嘆之聲神亦安所利
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爾風灾衰息民賴至

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
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
西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神
明公以爲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邪公將召問同列謂
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
烏可陽爲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
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旣如約矣奴與僞
爲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僞爲我急其得不
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而
買之僞爲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
與僞爲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
聽命旬浹奔走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卽鄉民自爲市
吏無所姦利蛆僧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爲
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
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
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
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昭田民當
二人法又有訟其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

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驚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于
券爲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詞同其索券視
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收在此爲名郡兒
年十三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
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卽
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
而噫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驚求竟公獨輕平主果
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
都事御史臺劄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入所畏縮
皆身任爲無少顧讓然不專己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
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行失
而不中哉今日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列職中外况
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密可不必固以資格故評臺臣者
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翦翦勝職最衆出爲江
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
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爲肅
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
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

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城夫人任也三男
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
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于東
宮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
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秘書少監楊桓狀
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爲人桓爲行實文何尚焉
念今之世子弟爲父兄求託金石爲傳者或多有之如
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
是不足爲愛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霽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
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鎡多稼
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耆聞閭泉絲秩秩其
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創罷
其禳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頤雨暉風衰誠之格思罪
入髡彫有少枉疑猶已渴饑不身之私竭歷解繫必出
是期發摘吏欺大法小笞戢威顏眉衣繡斧持遼浙江
涯皆所往釐在在歌思已到遠而如何數奇中塗其萎
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無媿爲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

夫他時

牧庵集卷二十三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懷遠大將軍塔喇齊者將歸葬其鄉先坐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有在君臣先其序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為孝者吾今何恤俛舟二喪畢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空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於子職無老少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鏡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託以計事至鄂持興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修幹魁顏白鬚鬚張虎目虎吻大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颺鼓擊闐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為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

又為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弔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廢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為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既將可傳子孫釋釋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纒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逼城獲於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閭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為公九原所幸也公諱典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長萬夫日隸其戡下太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察罕征

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爲兩百聞功於廷賜人馬介冑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闔於襄陽反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於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爲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爲屯田總管萬戶宿重兵於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甃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闕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盡鈔千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栲栳潭令騎負一步敵奮及斧謀折馬足推步下騎爲陣以待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流血滿鞞裹劍與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錦二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畧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成東安虎嘯一年還鄧成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壁成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

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爾哈雅以右丞相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擊拔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傳藥拖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創先登矢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邏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旣下太傅將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爲矣右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爲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聞荆闔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櫓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跌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禩孫死京師猶沒入妻子爲官奴婢

而籍其財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爲鄂分省
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
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
處城下三月士咸仗兵立寐不如蔽之使敵不能隊立
得廣途期盡十日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
日公果前登樹旗牌檣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拊賀謂
諸將曰非用張某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
火屏舍倉庫而死潰軍集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
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
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
而誅其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
益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
羣盜在在蠶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
汝皆略定盜今復蔓汝其艾之殲文才諭七寨斬祁陽
令羅飛主常寧薄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
隆劉監軍凡賊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賊百五十人
安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應僞先事
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總管上

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爲梗初詔征羅
氏鬼國會其旣降未至而還後征伊奇穆錫降之以其
王阿里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殺虎數十一日
遇虎一發而暗語其友曰生虎之鬚剔齒疾可以已風
拔之虎怒爪韉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
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巴圖尋詔萬
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
成衡茶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賊其跳梁
者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
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
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腰刀行酒平章避人後閣曰公
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
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
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
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於其鄉
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成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
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
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六

孫女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闕如虢虎不聞拔鬚視等塵塵以之膽膂秉旄遐荒宣一西南百年未疆荊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荆城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榮瓠遺種矢石瘞躬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迨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笥華其衣裳又敕尚方叢矢象房魚服鞬弓雕鞍金勒歸馬蹏蹏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勞授報既多蓋棺龍光遺嗣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閩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陞亦遐以勤無羞前人亦曰克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故從仕郎真州路總管府經歷呂君神道碑銘并序

大德十有一年冬皇上淵龍遺正字呂洙以宮賓起燧於郢相與舟行浮漢而江明年至大之元始識從仕君於儀真傾蓋如素留止旬日禮甚恭情甚浹也又明年

從仕卒洙自京師奔赴還持集賢待制趙忭之狀以銘墓爲託嗚呼禮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生傷而不弔在余爲知父於死知子於生可容讓爲君諱郁字伯文姓呂氏相之安陽輔巖人葬地與宋相魏國韓公冢相迺世傳爲蒙正文穆諸孫以遺宋靖康金貞祐河朔干戈弗靖者皆二十年生齒耗亡十七何譜牒之能存不可推采其次惟地江南今居襄陽者其系最完蓋文穆而上溫鎮瑣韜夢奇龜圖六世下文穆者皆二名簡迺同伴希同夫問同之中同大與祖七世合之爲十三世祖下一傳紊且微矣東萊諸孫必續焉今固不得見文穆葬洛陽文靖公夷簡葬鄭蒙依居壽州大寧大防在藍田豈居相者亦以仕家焉至今鄉人以韓呂二姓爲是邦之望皆優裕以治時舉置江南諸道提刑鄂屯實營爲淮西憲副按行所部凡他路幕僚之不職者多被汰黜獨以儀真兵事既集學校修舉寇攘屏迹鄉師里胥推擇有倫特加賞異白之行巡省惟得斯人力爲薦汲將加峻擢後以價格領尚書丞相勢焰薰天懼抑其志貽悔後來歸養寡親築堂東湖之

干名以致樂寧與細民逐利什一爲甘脆資有純孝譽或勸復仕則搖首不對賓至則割羊酤酒相與爲樂以不足日爲事計歲有饒惠及窮匱丙午江淮大饑乃捐中統楮泉爲千者踰十萬州閭賴以不殍死者爲口不可殫紀惟不置田於郊曰吾寓公也有是則使子孫饒以爲首忘歸吾鄉遺洙從張導江達善學蓋文公之壻黃勉齋饒雙峯師事焉導江則受學雙峯觀其必求文公正豚名子以洙沂汶皆取魯國諸川明所願則學孔子末爲沮示不忘父母之邦皆可見其爲心不苟操履之純也卒以八月二十日年六十七歸葬其鄉大考珍在金同知渾源州考忠登貞祐進士第監稅於衛金亡反其鄉晦德以卒妣夫人李亦儒家讀書知文於老佛學亦造其微監稅卒篤君於學太夫人力焉妻韓氏亦魏國裔孫克勤治內有惠及小星之譽前公一年卒洙克佩父師之訓夫豈無自而然哉故爲詳此使有傍韓呂合族焉君賦資強敏而嗜學志爲世用經史餘力周覽洽記刑書算數尤所精選筮仕山東道提刑令史詰姦明允雖文無害未平轉兩淮鹽漕令史是時江淮新

國初爲規制抽戶爲工散幣爲本商賈雲集舟楫溯江遠及長沙法簡政平取不剝下羨不罔上賦入其時上計於朝授從仕郎兩淮都漕經歷方數千里之事業歸是幕力所得爲若善御之得輕車熟路便施弊祛功倍曩昔會東征倭行省責治軍旅伐材造舟鍛刃餽粟與夫役民爲篙師火長百需之來其急雷電以君才優治賦必善撥劇乃轉爲真州路總管府經歷真州去征東行省最邇未下他州而先及者公以淵龍舊臣或踰分干時其乘雲雷以依日月不難也惟揆道循序表表中行亦時才之可虞者男孫一人女孫有歸與在室者如干人銘曰

丞相之貴禮絕百寮平章拜之猶體不搖惟於命官不敢堂帖必謹具階准勅以牒蓋尊名爵亦使其人知爲王臣自重其身品雖從事居下之上所職則要淮漕幕長煮海爲鹽立制禁姦通商惠民嵯利邱山控地之要亘數千里令速責成效於屈指隨以征倭收幕儀真叢爾一州行省日親軍興百需自近而賦其集有方益爾暇豫餘力及州役均校修道歸犴清田無萊疇爲部使

者收其德美上功於臺將置風紀時秉國鈞虐焰燦天
故棄休居明哲身全事親致樂讀書教子贏資州閭荒
歲救死在官與去爲惠則那矧子而才家聲克荷太行
之東輔巖之里碣以表阡華爾桑梓

皇元故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王公

神道碑銘并序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過燧
龍輿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
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戰功自
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
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凡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
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
未嘗日釋介冑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
冑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冑合是三者
之戰凡二十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嗚呼勞矣而官已
是年已是命也今將以其歲月日還葬吾鄉霸之大城
孟邨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於
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哀嗚公大叅龍州李公亦曰

是公以鎮撫事先武愍公於帥府先公至地亦至焉者
其事良然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
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叅政張公榮實所將水
軍百夫長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璽
反戰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
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符
登最獎之外郭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橫江鐵絙箔健
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楮緡百從今
太傅南伐戰最郢之柳林署省鎮撫攻新城沙洋復船
二艘戰夏貴鄂之陽邏復船二艘首功三百錫白金二
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
軍管軍總管於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
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
擊文天祥於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眾略
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相至廣張經畧集
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
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
戍廣取葛岬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

昆弟新會暨南海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
僞署置官自王清遠遣馬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
之斬是三人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
德已集船至七千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
艘圍馮邨先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爲
戰艦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沈死
海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僞都督丞相兵馬鈐轄二十四
人皆磔之椎其僞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懷遠
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強三千餘
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使入覲恐
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留再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
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四年招
不能至者版賴勝立興寧廢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
入梅循者鍾明亮官并吳禽三首而壞其羣最斬盜爲
起廿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驍者皆鄰省連兵
頻年不能加誅公必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可馬至
梯崖縋谷逐索水則乘烏船遊擊之不盡不已其爲什
爲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是諸盜名若可易而

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陣陷
陣猶足爲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草竊手與經溝瀆不
異亦足嗟哉此觀望不屑鬻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
如何廣之屬州若士與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訪
兩司功其盜弭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
踰一時而卒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
非文不遠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甥有
戴德仁者母從至南康燧書以還可尚矣銘曰

生北海濱卒壞魚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溟其
險不測其北嶺嶠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劇空羣盜
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今吾元跳跟豪
勁公有砧斧腰領汝符十八年中無有幸逃或曰公哉
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畔不足之書遂盜諄諄大
棄錄微奚示後人曰訖炎趙猶遺兩孽噓爾死灰乍然
已息公與樹功帥從相從貪人所同公羞有躬維祝融
墟實漢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驚鄴無賊良公功之私
廣人戶知今思永悲白潛昭幽丞太史職載銘不亡有
穹斯石

有元故少中大夫淮安路總管兼府尹兼管內勸
農事高公神道碑

至大之元高氏子璉手其家乘中載教孔孟三族楊潛
齋庸孫洧陽希獻太子諭德蕭勤齋料爲其考少中公
之序之行狀埋銘丐太史公牛馬走表其墳道所未識
者獨孫洧陽若潛齋勤齋皆走所友其文自足昭今而
信後而走綴言其未無乃顧爲先德累歟以故久未操
觚後思共公都漕河南我先世父少師文獻公行省於
汴公來受約束於下執事走嘗還贄焉再都漕關中走
時秦邸文學相接之數數又非昔一還者矧聞璉也常
師事同門人劉憲副存齋季偉曰善篤學力行者可虛
其請耶遂序之公世平山人諱良弼字輔之祖俊民妣
吳君二子進林進金鎮國大將軍守滑倅太宗大封同
姓國母弟睿宗眞定享國不延莊聖太后主是分邑置
規運庫林爲之使其歲上供子息蕃多而家亦殷昌妣
門君三子公爲之家就傅讀書端重異羣兒會眞定火
延燒千家言之庫使君是灾幸不及吾家吾力粗可盍
發財以賑君聞擊節曰及物之心見於蒼稚他日大吾

門者將由是而行如其言旣冠宿衛世祖潛藩後正天
位盡付全趙財賦聽其綱紀而歲登贏時天下困於鈞
稽公以全趙獨遺入請亦置計局帝曰世所困者汝獨
求之可灼其無有欺冒其間至元改元之明年官奉議
大夫同知南京都漕錫之金符六年改使河南拘權稅
課所其年仍河南升都運使他道爲使惟知徼寵專利
賊下罔上以白私盈路怨咨莫之省恤獨公軫歲旱荒
發庾下估市粟以濟其饑大爲醮祠以禳蝗孽斯皆職
民者宜爲而治賦臣顧先之俄然天若悔禍雨澍蝗死
人則詩而歌之冀采風謠者取上聞也又以用兵襄陽
賦河北諸路之民轉漕人畜勞弊而粟至者亦絕續不
時公請增直以糴則人趨利自至以賦民漕功將倍徒
省行其策由是軍中困廩充溢或露積不垣滿秩官朝
請知鳳翔府事治民安思永利之乃倡民導汧水起遙
望盡閭底五十里再冬而成溉田三千畝水輪十七民
之圃蔬園菜者又井井乎其濱岐人惠之姓爲高渠僉
憲劉仲修按行其地賦詩勒石紀功安西王開國之三
年詔許凡官關中者職與不職聽其承制選黜由是升

中順同知陝西都漕其使郭琮恃其獲上且阿中盜殺
臣雲巴勒肆爲非法公與連署凡賊國病民賈禍者縮
手避之琮敗獨無所汙朝廷恐其屬偶逃連坐遣使深
驚者數輩鉤稽簿書於公無絲髮得遂家居教子樂賓
或縱遊山水勝地以自適二十有四年制下其家起以
少中大夫總管淮安是都前以征倭責治海艦歲市材
萬富商恒大其直通有司分入其利積材已十三萬下
車吏又發郡帑四十萬緡如歲例續市請署公曰已市
者足支一紀復市何爲下吏於理飛書上列以爲徒爾
耗蠹縣官富商恐壞其姦夜持五萬緡以禱公曰若欲
如他人貨取吾耶吾不能同汝爲盜叱去無幾時行省
報竟下如數收市公歎曰吾言不效於是商戶位何爲
壹鬱發疾以卒實歲丁亥二月二十有一日也年六十
有六公軀幹魁頎風度疑遠望之已知其不爲人下者
矧其秉德易直剛而不競柔而不撓友善日親惡不急
去真善應世務者元配夫人邢君前公卒繼配夫人董
君後公十年卒姻里皆師其婦道母儀五子琬璠珪璉
璵璣由任子尹宜陽後公三年卒璠中璵珪以海船總

管戰沒交趾三女歸成都三務提領閩郁湖廣行省郎
中郭孝華州判官魏餘慶孫男一思誠女三歸王秉餘
幼曾孫男三女二皆益幼公初葬真定後十九年子璉
以公生樂家泰沒而魂遊遠也徙之長安縣華林鄉附
兩夫人而琬璠皆從窆新兆公弟良輔良佐輔三子璋
嗣瑄居汴佐二子璿玠居其鄉銘曰

姜齊之苗食采於高地以姓之其來也適其系其傳文
字無紀今其可推纓祖焉爾全趙金湯千里其疆誰之
國之繫我睿皇考居其間斗食自晦入出金粟克當其
會再傳而公世皇飛龍闕

牧庵集卷二十四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武略將軍知引州程公神道碑

由程氏世為太原神縣人燧考歐陽公表唐相系曰程
 出風姓顛項生稱稱生老童老童生重離其後世掌天
 地之官裔孫封程爵伯洛陽上程聚則其地也至周休
 父失其官守以諸侯人為王司馬及銘文簡公琳碑則
 云莫盛于唐宗分為七廣平中山濟陽靈洗其三則皆
 祖魏安鄉侯昱而系表皆無是言惟昇上三四世而止
 豈今居太原祁者或廣平中山分歟其可系則自其高
 大父主簿祁政生曾大父禮武科取官忠翊郎至右武
 大夫守隆州冒陳金兵以歿宋愍節死賜錢百萬歸葬
 其鄉大父天祐醫以自業卒葬文水考達以太祖建龍
 旗九斿即位之年丙寅至戊寅兵金之年為十三年年
 二十餘與兄通弟進倡豪傑來歸完保其鄉為提控為
 監軍鎮撫軍民都彈壓管民總管銀符甲午金亡之明
 年還鄉民五百亦占屯籍詔易金符位總管上發平陽

河中京兆民二千屯田鳳翔實僑客其地城中猶荒錯
 荆棘逐虎狼則田疇非立茂舍伐株樞芟蒿萊不可以
 入錢鏹以觀銚艾夏夏其藉哉矧西則秦鞏未臣行金
 正朔南大散關距宋百里北山饑盜縱橫日夕相寇殺
 丙申又為征蜀所塗師旅去來館餽之須十以率之屯
 供億七鳳翔繼三後鳳翔民稍集資屯猶六焉為之七
 年當歲壬寅以終其賢其能其勤其勞有盧昭文擊壘
 碑言公諱介福字伯祥故事父死子得嗣為歲辛亥宋
 四川制使余玠潛遣偏裨火絕棧道木閣身將大軍攻
 圍興元城方孤圍公將屯兵五百從都元帥都爾蘇入
 援及絕無從得塗值三人自圍所亡歸許賈其死令導
 由他山刊木出陳倉玠以為自天而下焚圍宵遁其年
 憲宗即位凡中土列聖符節告身盡收之官明年入覲
 還金符仍位總管上屯田鳳翔制許專殺有王姓民毆
 兄至死既就逮其親請鄉鄰善公者懷白金二鎰來貨
 曰死非他人吾長子也今又以季子償死吾誰與為養
 惟哀而全之公却金曉曰虎狼獸耳父子兄弟且不相
 嗟人而賊殺同氣其不仁也暴甚虎狼此而不誅何以

正是邦之馘敗天倫者竟尸之市尋岐雍民家奴皆蜀
俘百十爲曹相燭亡歸公悉止還朝廷聞之率以爲反
遣持濟來按事連其主將盡殲之公曰民奴羣逃主何
與知惟當罪首亂者由是惟誅七人孟待制嘉之因扁
其堂曰明恕戊午憲宗進討西川乘輿入由鳳翔多其
津梁館餽廩修治豐潔賜金幣五百金爲兩百五十
世祖立極中統庚申收上符節告身如先朝以前屢入
爲軍假公子松長千夫將戍成都其還鄉民五百入傳
官公武略將軍知弘州下車渠桑乾水灌田五十里新
州廨以示安榮一刮風苛苟簡之弊饑封民民所食木
膚草實上之中書得發廩以贍械素豪猾之干治以病
民者于市懲衆擢曹徵君子汝弼教授以師是邦使士
知學其古人所謂糾姦示惡流恩褒善者類歟十年四
川上松戰功制問故符安在對以弘州仍佩制解傳祕
滿秩還岐二十有六年己丑年六十七冬雨水冰羣鳥
噪集庭樹三日公弗善之覽鏡入奩訂諸子訓曰吾平
生無他長人惟俯仰無忤人耳若曹可篤學學自修

則在家在邦不患無孝忠之聞也惟求善惡在已有無
無以人過干毀譽而輕愠易喜語訖而卒實十一月二
十一日也二月從葬于其考鳳翔之召亭鄉兆次兩夫
人皆前卒謝君四十一年富察君二年四子長松次檜
八藩副都元帥虎符皆不祿悌彬業儒孫五人萬里秦
山塲壽山業儒文演陝西萬戶虎符文傑未仕女十人
皆歸名族其天質仁厚剛方孝友明信哀孤敦宗民奴
禮士者有陝西賈提學某墓誌銘銘曰

猗歟將軍賴基父勲田岐雍郊千耦其耘人初小之治
寄是府勢若巽然此客爾主後一歲中校其賦輸爾財
四三此六七居無事而農我艾我鉞警將一旅從寇入
出憲廟兵宋師由褒斜百須餽餽供應求咄嗟帝用嘉止
幣金實篋其爲龍光疇與儔比于後世皇詔其子松將
屯千夫戍鄰侂叩其半屯民雍岐之界私公刺弘足乃
騰驥乃渠桑乾膏潤孔多履道以仁越度用苛視民之
飢猶已紓背亟請于朝發廩以食滿秩養安十五餘年
靈烏告凶得氣之先觀古史臣爲人紀善雖一行言亦
取立傳志在行後尚鑒用勸子孝孫慈乃祖考思惟懼

平昔有美棄遺託諸能言金百昭垂走非其人彬爾來
卽拜手過球先德爲述諫婉而章其言洋洋匪寶礎龜
嚙遠聞揚

譚公神道碑

譚在周千七百國之一子爵幽王之譚大夫衛碩人之
私譚公皆其遺苗後世子孫遂以國姓史代有人其居
德興之懷來高祖而上不得其世曾祖信金鎮防壽州
千夫長祖伯全家累千金父資榮以徇北功皇元帥左
都監虎符寄治交城遂令其縣削平盜賊賢士逃亂者
多往爲依公生以歲戊寅暫年入學穎慧彊敏拔異羣
兒成人兆緒疑幾則見十五綜經緯史講貫精熟會課
朔望每魁諸生爲文牧盧帥所奇以女妻焉軍中得書
則馳送之故其家多積至萬卷國初爲制皆世其官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或父兄存將傳子弟者亦惟命故考
府君以元帥左都監交城令推其弟資用卒公以嫡長
嗣爲十九年矣太宗之八年丙申州縣守令上皆置監
勳惟國言公不能也而受成說譚人慮其見欺乃私與
國言者遊日薰而月聒之滿歲而悉能精曉他日郡議

不資用譚應務無滯人悉異其不學而至朝廷置斷事
官于燕曰司瑰林園之臺人人則曰行臺府僚便之舊文谷水分
事歸請省諸工料費橫取民者府僚便之舊文谷水分
溉交城爲平牧郭帥所遇專利其縣民累訟之終不見
直躬造大府爭之郭帥少公恃爲父執至或肆詬公不
爲報惟理譬折彼遂噤屈至今其水縣蒙其利杖部民
持吏短長恣爲非法者幾死民患且威俄入覲因中書
耶律公面陳初乙未料民州縣率以無產僑客入籍用
示其庶及賦下悉避逃徙資徵實存官無所取稱貸買
胡困不能償迫改立約以子爲母備以牻生牯牛十年
千頭滋息日增帝爲哀之制許資其逋懸無鉤見民公
私之負三年勿徵子母對止亡民能歸其復三年縣境
大甦而鄰民曰吾獨不居交城耶州縣守令益害其能
請督一府遠輸之糧于平陽及至又移輸京兆仍守其
出比盡而返數年由是縣民困劇鄰矣憲宗壬子復大
料民公削其逃徙兼其貧弱雖捐戶數故是縣差不艱
窘歲甲寅世祖淵龍平大理還始入見嘉其舉趾凝重
出話慎詳留居藩府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爲縣遺

邇臣出使必以公借先是分封世祖以京兆田戶寡益以懷孟且詔總天下之兵遂置經略司于河南宣慰司從宜所于關西行部于秦州漕運司于衛安撫司于邢盡遣諸軍屯田戍邊首淮尾蜀以休秋冬士馬往來之勞東西數千里道不拾遺中侯屯庶翁然歸心歲丁己宗親間之遂解兵柄他王遣阿勒達爾至京兆大集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庫征商之吏皆入計局爲條百四十二文致多方且曉衆曰惟劉萬戶史萬戶兩人罪請于朝蓋謂忠順公丞相忠武兩公也自餘我到專殺虐焰薰天多迫人于死世祖遣庫濟青左丞與公來臨無與鈞考而彌縫其間時通動息藩府會明年世皇身至帝所命下而事始緩猶仗兵民諸官凡昔所置諸司皆廢公歸丁妣郝太夫人艱藩府奪哀起之世祖始分兵南征俾公治懷歲旱復鑿唐溫渠引沁水河內諸縣中統建元制褒其賦性寬和練習政事以爲懷孟路總管明年入覲賜金符四年換虎符訟隨日決曾不留獄教民植業桑疇麥陂稻塍芡湖果圃芋區水輪步船無有遺利或用致饒民其賊獲侯克寬孫宥等家男女數十

人引蕭讓爲府史升知事積官運使按察使至元二年罷世侯省懷孟衛輝兩總管入彰德以公爲同知無幾時官嘉議遷河南路總管兼府尹明年奔元帥府君喪交城中書不聽終制迫懷泣職渾水疊石爲岸梁木其上歲易腐敗規爲樓十二楹覆之慮其財擅取帑力輕用民得請戶曹而始究工上下列肆月收傭值資府公須參政楊公紀續于碑官少中平灤路總管既至疾歸七年散階例降二等與職上下官奉議司農少卿尋進嘉議京兆總管兼府尹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當按行四川以邊方軍政多所闕略未可以內地文法遽繩修舉大綱而止州胥府史坐贓汚者以始犯罪皆輕平下令治事之餘使學官聚爲講解期通一經庶少變其筐篋刀筆之習漸摩禮義則恥貪免而不或蹈時詔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世德下哀婦人以悍妬成俗已旣無子又以是訐制其夫將遏絕苗嗣曾不省恤請自今男子四十無子聽其娶妾中書是之遍示天下十年中書左丞循順時爲宋帥嘉定入寇大敗僉省嚴忠範于成都沙坎入其郭我師退

保子城上械忠範至都俾公代爲僉省至則瘞其暴骸
完其焚屋賑其飢貧集其流亡撫定一年西南夷羅羅
斯內附上以文武兼資可使鎮撫新國以爲副都元帥
同知宣慰使還京兆治裝或說蠻夷無親不常叛服宜
以老疾辭行公曰受國厚恩圖報無所以皇上之威德
遠彼何往不可何私自幸其安平就死其所懷人德我
馬革裹骨歸寔是焉志願畢矣遂行未至行橐盡爲河
西所劫事聞上慰安之再爲降制及軍中所須至其境
方諭皇元同仁不間遠邇特置大帥安集招懷以捍外
侮非利徵求賸削汝也國人大悅而公以不能風土竟
疾卒至元乙亥九月二十有七日也年五十八門婿李
某護其喪歸子克脩迎之中塗號慟屢絕懷路之民哭
柩致奠者將三百里以明年某月日葬河內某地後踰
三紀公之孫質拜而言曰君及知先祖且與先人同事
許文正公求可銘先祖碑者舍君焉將誰託筆燧曰嗚
呼公奉命始至秦于時識之其後尹洛燧時家洛遊處
必見召常謂忘年友雖辭而不敢居抑不可不謂之知
已于其平生若可概焉子之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蓋先師以初入見潛藩之年驛召至秦後四年公使
至見其道德之容聞其仁義之言考其卓絕之行憂世
之志樂天之心出謂人曰今顏子也先師還懷公爲之
牧以求言焉則謂之曰學者或滯于形迹而不適用中
理合而一之始可謂善學者猶導公以用世之方身親
接久而始示以性理之妙而操修之又使克脩盡弃其
學而事之其能好人也如何默爾吉爲監于懷以暴戾
跋扈名聞一時同列少逆其意或詬習侵辱不異僕隸
公與處八年細故則讓事或害政則誠意訓導以理使
孚信之能改而止惟遠以不惡而嚴又游顯代張左丞
宣撫大名爲諸路總管求金符奏已上公言之中書辭
不受命曰聖上不識譚澄耶爲顯所舉省爲去之其能
惡人比類亦庶幾其仁者歟太師趙國劉文正公論天
下人牧得邢之張芸夫懷之譚彥清何憂不治哉先師
亦言譚侯辭氣溫雅雍容樂易達時識治足畏服人其
爲兩公推與華衰之衰何以尚之夫人盧氏勤儉惠和
不侈旣貴能以身率不輟婦功故婢數千指約束如一
壺範之嚴所至化之克脩事裕皇出爲江南湖北河南

北陝西漢中三道提刑按察使秉受懿美得之天問學
脩爲受之師忠信愷弟臨政與人皆謐其父武女九人
適淮東宣慰使傅爽延川令李某湖南書史石某江南
權稅使賈時益汾州萬戶子杜某杭州總管子楊某澧
州總管子鄂屯某參政子盧某交城以次官子王某男
孫三人忠尹大名之南樂質宿衛成廟己銓未除文庶
未仕女孫七人適湖廣省員外郎袁景韓知陵州杜明
耶律太傅漢國公孫某東昌總管之孫宿衛成廟許誼
宣慰使子傅蔓閔某寶某銘曰

有翼其恭有溫其雍有訥其言有裕其容人有其一足
曰善士矧公兼之宜克用世魯昭十九猶有童心公于
其時帥政己臨視民之傷猶己致者奔走不遑說上教
下事大定憲由遡皇居與率土臣衆以視諸人侍大帝
藩府帷幄而日迺與俊義選擢凡厥大猷亦與有聞權
臣肆虐恃解其紛大帝南征歸正天統于懷于洛于灤
于雍于是有衆迭司牧之惠績寵嘉虎節陸離追之風
紀詰恣秦蜀惟政以仁不一文律嘉帥縱兵入寇成都
劉吾人民災其外郭奪嚴諸侯于彼僉省以公代往責

使撫定安鎮一年移師西戎皇威甫張而遺告凶最公
之仕歷年四十其二十年爲帝賞識矧其有子官風紀
三其取于天而得己貪走賦是詩鑲石墳道期爾後昆
百世是保

轉運鹽使曹公神道碑

維曹肇國則自文王子振鐸以武王弟故與唐康管蔡
霍屬以別之鈞曰叔春秋十二國曹猶存其後子孫雖
散之四方亦皆曰吾先人顯諸侯捨姬氏惟國姓至參
以沛吏佐高帝興漢功侯平陽國故絕或續魏文帝不
篡漢以有中土者凡四傳四十六年自是聞人史不絕
書至金初曾祖儀貫籍睢之考城以明罰執法爲郡功
曹生蔚解試魁開封生鸞以材武受知皇元帥劉公引
爲天下規運提舉妣夫人赫舍哩氏金源貴族生公諱
世貴字仲明由翰林國史院書寫爲元帥府提控初高
麗自太祖世納款而國王穆呼哩方總兵歲東征不休
虜劉人民而臧獲其子女高麗患之棄王城徙其民江
華島世祖哀其首服爲罷歲征使復王城今瀋王之祖
惑其令公林濱之說而安其所不以時徙帝怒命嗣國

王塔納格爾兵其界遣平章政事趙璧行征東省公爲
行省宣使入諭演與同惡豎惟茂禮書宋松禮侍郎洪
素陳兵以逆公叱責曰汝海邦小夷敢以威脅天子之
使則反矣戮十餘人縛演致闕國王導之入覲帝嘉其
忠敕授忠翊校尉曹之城武令有惠其民勒石頌之凡
三遷皆同知刺郡吉州歲荒發庾以賑餓羸隆興羣盜
據華洞數調官軍討不能平遣公諭招之悉棄險來下
皆齒平民建康去以母喪會廷議凡前峻官者例弛之
改溫之治中以未終祥禪明年官朝列福建閩海道
提刑按察副使職乎民者進爲風紀非聞望出常調者
憲臺不輕以昇至則糾閩省平章默勒賊民蠹政下詔
誅之彼其同列大爲振肅滿秩官中順遷興化路總管
兼管內勸農事凡民爲羣盜鍾明亮劫脅污染進討將
士取而奴者無慮千人皆汰之遷福建都轉運鹽使未
上而卒實大德六年六月二十有九日也年六十一葬
太平之須城登賢鄉夫人趙氏南京提舉趙晉之女妻
道母儀媚里範之五子定國尹江陰州兼勸農事靖國
同武昌等權茶提舉皆夫人出次室葛正國安國輔國

皆葛出方勵學女孫三人銘曰

率土之逖將帥侯牧有沒其齒天威不覲公一布衣從
省東征問罪高麗負羈以行檄先俘海徙江華島敢拒
爲亂魁脅縛討王孫導之入告爲猷甚爲帝嘉邑令用
優旣試牛刀易猛以惠尋峻其階吉洪昇倅言拯歲荒
洪咨諭降持憲于閩渠兇斧亢爲牧興化凡寇滋蔓波
汙平民悉賴以斡轉而閩漕榷利是專甲子方周白日
遽捐平昔履歷盡萃乎此在邦必聞可無媿己而所未
自在家亦聞衰俗滔滔在官幸身親未卒哭期月己出
王事是從笑言自若公則異諸昇護輜車改溫又辭練
服未除若是自致庶古少歧化民興行足裨至治須鄉
登賢而祖有阡碑以表之庸信其傳

少中大夫孫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有三年燧以直學士召至翰林孫公時爲閩
省郎中數千里狀其考盧川府君之行將託之石見求
旣爲銘其墳道矣大德四年爲懷孟總管且卒顧言其
子壻郭忠恕曰死必求姚翰學銘吾碑至大二年燧方
承旨翰林忠恕其時己爲宗正府郎中始致是婦翁之

命嗚呼何公區區不鄙余言若是之不忘也公諱顯字榮甫其鄉望遷徙考妣年葬兄姪名爵前述悉之公幼學既長以其家隸兵籍歲從大將南征世祖立極置江淮江漢兩大都督東則李璿開闢益都西則史權開闢鄧州與宋揚州襄陽兩制帥犄角及璿誅廢督府皆爲統軍至元五年大集天下兵圍襄陽起本平宋八年敕統軍駐淮北實制下流西擾之兵明年改行樞密院者二年改行中書省于淮之西十年襄陽下廢省復行院明年丞相巴延行中書省將大軍濟江又廢院與是省合公以從戎捍敵應變倉卒益示暇豫未嘗窘錯故由書吏至令史數年不調宋亡明年積是勞勤官中順大夫遷授知英德府同知太平路總管府事又明年改江西行省即中宋餘孽兩王盜據廣海遣將給餽凡其征需動咨幕畫隨亦珍平十八年官少中同知荆湖北道宣慰司事朝廷遣使鈎考錢穀及侵牟者遂大徵集諸道官吏無慮數千于鄂省責公主計局其使善煩其令爲葉甫定則一易之傍求多塗約束計吏于行芻苴公衆辯曰冊已具矣何至衆多爲是持久不絕之務乎有

絲髮遺罪請身任使爲之止其不屈威暴如此乃歸計吏二十三年廷議以平南國升秩過峻例地公爲朝列遷福建行省郎中以犯法臣陰狡貪賊盜官楮緡十三萬定能正而不阿卒無所染明年以價格爲丞相爲尙書省中書六曹悉以歸之而鈎考尤酷省臣而下或杖辱而閩中獨輕平未嘗若浙省迫人于死者南雄械賊百餘人爲草竊者當死公讞之惟刑三十人他悉縱遣安溪賊連十五若爲寇公諭下之省議苟下惟罪首惡至是下者數千衆欲盡屠壯士分有其子女公援劍止曰省議云何敢掠取者論如律惟礮首惡一人大德二年復少中大夫懷孟路總管兼諸軍教拉兼管內勸農事民蒙其利者惟竹始竹之徵利財自戊戌宣課所惟在洛西懷與輝舊皆民產由馮德用爲河南漕長以兩郡之竹妨其課利請官有之制國用司爲奏可而禁之法密雖其故主輒取一箇亦坐以盜數其節爲布罰園傍之田民耦耕侵犯而出亦止爲罪民甚害之官使竭園伐取竹日益耗而課入不除公策于部請令故主與鄰地護守無禁斬伐惟責輸賦是亦復民產之漸也符

下從之今營爲茂矣譙樓庫舍廟學有老弊者無不新
完諸王妃主經郡賦民木席爲屋絡綵周之晝食夜息
各異爲所或前期一月具而不至民又守視不去去又
官吏規取其物無所于訴公至製卉布爲大幕容倍百
人可以離合卷舒旣便以輕載以十車之力送往迎來

無不至所皆前政未爲者病革猶卧治事卒于郡治仰
崧堂之別室是年秋九月九日也年六十一夫人程卒
以至元十八年繼夫人楊卒以二十有三年今夫人李
嘗剖股肉羹進覬已其疾斂則斷髮納柩中示與同穴
子五二十有年長某舟死江中次某以任子爲單州州
判官餘未仕女四長程出郭宗正妻今寡次李出適智
某餘幼銘曰

崧高詩言竣極于天維嶽降神王不特巡而公之先世
家其下其任其隱譜無究者及公之生珥筆從戎志期
振拔以立事功周旋統軍行省行院雖屢易置爲史不
變以才見留謀資其優逮夫濟江勞力大酬英德太平
遙領知倅官之中順副以金瑞尋于江西長省幕僚進
而少中其秩益超轉而荆南同知宣闡奔走聽命踰十

名郡例地始躋朝列稍卑于吳于閩省幕再爲後移內
地理間汴省復其少中總管懷孟平生履歷其止于斯
治兵涖民何事不爲爲則事治有譽無刺其于爲臣亦
盡其義其所卒地郡堂仰崧何公于崧生彼此終豈人
之爲造物者意歸安崧卽後昆以利

勸農使陳公夫人李君神道碑

少中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陳元凱語其妣夫
人平生于其友姚燧曰河東李氏有開國于金爲金吾
衛上將軍者子孫雖世搢紳多顯人人不目之惟上本
其先曰李金吾云夫人則其諸孫陝令欽若之女先君
勸農使將授室祖考妣規措公賈潁川郡君審于采擇
聞夫人淑姿懿行布幣聘之夫人旣廟見吾陳氏世緒
絕遠族大以蕃先君上有參議提學奉職三兄善于閨
壺修職謹事舅姑孝之姊妯友之姻戚睦之而僕妾恩
之咸曰非漸涵姆訓有素不若是以履度循法也歲壬
辰規措卒天兵劄金河南獨奉職以詔使死亂他族皆
完自洛之西徙家解梁夙所居積蕩無遺矣會歲大荒
夫人擷糶爲糧然火照續以事潁川雖流離遭次其故

家遺風不衰平時二年而潁川亦卒叅議與張夫人雙
也事之如規措潁川先君叅謀軍中或自軍所來廢之
一錢尺帛不有之私室必歸兄嫂先君求得奉職二孤
女民間夫人子過所生歸諸令門元凱生有三年不爲
天所恤以歲丁未四月四日卒年三十四葬之疑出先
塋亦賴天之靈獲託其遺體者今白首矣每悼夫人棄
世之早前先君二十四年先君後躋位光顯不及同其
祿而元凱之仕則濡先君休澤者祿養滋不及矣今惟
有表章德美于是金石以慰靈下泉開示子孫于方來
者猶或及焉敢屬筆子燧曰吾姚氏與陳同姓也燧之
曾祖妣亦李金吾諸孫不知于夫人姑歟又戚屬也此
燧不敢以不文爲讓者勸農使諱膺夫人二子元凱元
英英殤孫坤女孫二人皆有歸矣銘曰

良農于稿天勤其力或報之秋秩秩夫人來嬪于陳百
罹艱憂君子中道弗偕其老年復不修何天陰騰嵩施
淑德貽子是酬持斧繡裳風紀四方民瘼之瘳爲時聞
臣人資其娠誰異其謀壽母之子名不世齒泯泯堪羞
刻首之碣有美枚列以表阡邱

牧庵集卷二十五

元 姚 燧 撰

墳道碑

少中大夫輕車都尉渤海郡侯解公墳道碑

至元三年武宗若曰內外庶官五品而上既皆宣授于其子孫亦光顯矣而其祖考猶或布衣歲時廟享工祝致告無所稱謂非所以興孝天下也乃敕省臣列五爵三王加階勳而等威之五品子男從男正子者縣四品郡伯皆惟考一代三品郡侯父及祖二代一品國公祖而上遞衰之至曾為極焉惟褒詞用御前寶者以其名聞他如宣授用是少中大夫秘書監丞解節亨之考禮贈少中大夫輕車都尉渤海郡侯妣樊渤海郡太夫人祖政祥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渤海郡伯祖妣樊渤海郡太君節亨將昭聖代禮使臣下之美且侈吾家之美希闕之遇樹碑先瑩託筆于燧因惟前古不及三品者不以封諡揆今為制下及五命至德深仁為何如哉揚厲張皇史臣義為故為解氏略其遠紹惟始上世諱元家真定者有子十有二人高祖諱徹登金進士第五子曾

祖其季諱信當金末世為真定綾錦院長官娶安氏實生中順安卒繼娶密氏國初徙所領織工將度漢道卒野馬川中順事繼妣以孝聞讀書力學強敏兼人淹貫經史尤邃易學傍及天文歷法靡不精究金棄河朔全趙已為元有會武仙殺都元帥史天倪以成叛而臣金山太君為高苑金武義將軍女霖之女遂避地高苑歲戊戌太宗詔試多士中是選者復其家中順以易義登第卒年八十三塋坐殯之渤海安豐鄉之東原太君卒年九十四曾祖死遠役柩不得歸別製衣冠呼其魂合曾妣考妣兩世皆寔是焉二子祿及少中惟少中樊出誠篤而多學為軒岐言是邦疾者恃為司命擇師教子恬忽時榮歲荒則發庾贍飢凶喪急貧無待見告購而周之則吾所儲如彼外府少不畱各稱貸遲歸火券罷償部使者經郡觀省民俗必以其事上聞其章不計堂帖有司大書其門旌曰義士詞垣之臣賦詩交詠凡是鄉閭無間嘗飲惠與否爭進饋賀其曰免織工取直未入綾餘五百匹至大之元冬十月二十有七日不病而卒年八十一妣郡太夫人亦樊氏金行部員外郎之女

常從母受學故于經史及列女傳皆嘗誦習且善書歸
解氏賢淑有聞舅姑姻戚稱其孝睦亦以至大之元冬
十一月三十日卒二子節亨筮仕爲工曹史出爲濟南
錄事叅軍杖其豪右使酒公所者于市由是惡少斂迹
再轉德州判官大新廟學以振風教移獄疑囚凡有可
積歲不能正其罪者皆檄獻之合前爲錄事聽審得情
使誣詆者不得脫死無辜者賴以伸雪無慮引連數百
人事有今太子少傅李謙德州學記郡文學所紀部使
者之章可稽焉擢光祿寺主事集賢院都事祕書監著
作郎今進而丞秩躋三品又降恤詔推恩二代下及媼
墓其于孝子慈孫責已塞矣搗謙提領濟寧益都屯田
以親年下無兼侍辭不赴三女長適知和州萬宣次適
同知膠州姜陽季適太常少卿王景元男孫六儼儀儼
舍人儀國學生四未名女孫六長適般陽學正王麟餘
姆銘曰

生烜其名隨死而泯猶于柳車會未旅軫一世鼎鼎幸
趨者多思所致然夫豈在他由積無素功微德薄譬彼
潢潦其盈易泄惟義士君詩禮青衿術已惠人矧財者

捐篤生孝子家學弗畔一爲集賢兩踐東觀用是宸楓
進官少中推恩其先俾貴與同又爵之侯土以渤海于
祖少隨惟土未改中順伯之兩妣皆樊太君夫人賁及
墓門平生侯伯精多用物安知斯時不已肉骨矧茲秘
丞廕仕日躋爾伯爾侯進爵會齊安定東原萬家可置
戶以守之用華百世

磁州滏陽高氏墳道碑

有國之所以寵臣下者二曰爵曰錫爵自九品推而上
之至一而極雖有策制敕授等威其歸皆億萬維臣之
同若夫錫也億萬臣中無有百十之見及者人臣得之
一己幸矣況于三乎在易師象以三錫命爲懷萬邦今
江浙行省郎中高謙昔都中書左司事錫象笏禮曹郎
中錫貂祛袖狐裘中書左司員外置錫白金百兩金奇
服三寶三錫矣古所以懷萬邦者集其一身則天子之
加禮以使者何如宜謙丐燧大書先桓上以嘉君命之
辱下以起本父教之忠也維高氏自汾之孝義徒磁之
滏陽則由其曾祖府君有官勲于金喪亂失之祖府君
諱罔夫人張氏考府君諱澤字雲卿金旣播汴太祖徇

地北人能以州縣下者卽以爲守令僚屬聽自置罪得專殺磁守杜國用知府君吏能求以自佐推澤爲孔目官俾司其州岸獄招求散亡之民大兵之餘市虎田萊驅而翦之以立公宇四境戶版僅及千數他州之民聞磁懷輯有譽多來居他州虞損戶數欲徙還之不得遣追胥卽徵徭賦壬子天下大料民戶歲入銀四兩民已無所予得州縣迫征不休回鶻利之爲券出母錢代輸歲責倍償不足則易子爲母不能十年闔郡委積數盈百萬令長逃債多委印去時開尙書省于燕府君頻歲以二者爲控曰今天下一家無有此疆爾界民之錯居宜從土斷又百穀桑麻衣食之源歲鱗取之爲利無窮古有天下者悉驅游惰之民盡力南畝今釋是而戶賦之銀且產銀之所四海無幾必深山邃谷鑿隧篝火畚礦鼓冶而得焉可以盡給四海賦民之求哉若是不已將日消月削窮益甚省雖是其說竟以法制立矣皆不得其要領而還中統詔下而負銀始革州遷滏陽令府君曰孔目州佐也他令由吾銓今乃與是班乎薄不欲爲後朝廷誅東反虜懲世官弊守令之選收歸史曹

而易其地前爲令者悉以今遷府君惟自州佐監武安衛輝單曹酒稅衛輝單曹加提領或皆昔不爲令府君則曰命實使然我自隸之又將誰尤天今畀予征商不剝下媚上道及民矣安爲而不卑之及謙入官來前飭曰吾所以屑俯首者待汝用世也勗大吾宗吾不仕矣以至元甲申夏五二日卒年六十一葬某里夫人劉氏以賢淑聞二子長某早世謙始爲彰德路總管府判官入爲工部員外郎轉都左司事禮曹郎中左司員外郎出尹開州兼諸軍教拉遷江浙行省郎中改淮東宣慰副使江西行省郎中再爲浙江行省郎中固亦足顯其親況稽近古父位不充而子或通耀國家不欲子孫貴臨祖考故視子孫今何官勗生封而死贈之使貴與之夷典孝勸忠聖元旣法行之加郡國公侯于某將相之家亦他日求推恩之凡也州佐比古上士道可謂未盡行其時矣而先有是仁民之策于廷臣欲紓其急其蘊豈淺淺哉而天嗇是享于其生其留豐報諸其死俾哀榮及廟堂者匪資謙貴也從而銘曰

覆一賁以基崑崙之臺漚由藥以須負棟之材此常人

之情皆亦蹶蹶其艱哉孰曰昌厥後來爲濟時之才并
冕崔嵬而非先德之階豈羈於人而天之諧歟必百世
澄水隈有由斯銘而伊人之懷者矣

靈山先生董君實墳道碑

嘉議大夫臨江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董章將勒石甄
表其考府君靈山之墓持太平郡文學姚和中事狀可
銘于燧因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稽漢金石惟祖始
不可推采者則不本之苟可推采無泯泯而不本者故
祝睦緒高辛火正祝融度尚與顓頊世掌位統國法度
衡方唐扶之胄堯陳球袁良之苗舜孔耽殷烈蔡湛文
葉諸君是後神明者可殫紀耶然是推采雖精博之士
遠據爲說猶啟後人牽傳之惑若春秋傳蔡墨對魏獻
子龍問曰颺叔安裔子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飲食龍
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錫姓曰董春秋外傳以
蘇顧溫董爲已姓之族蓋黃帝二十五子姬酉祁已滕
葢任荀僖佶嬭伊惟青陽與夷鼓同己姓則董父非止
裔于颺叔安爲黃帝裔孫者又較著也在夏殷世文獻
無徵周則胥良史狐安子秦將駢漢江都王相仲舒實

生廣川其地則今真定屬郡冀之東強故是姓在趙者
多宗之或曰今居真定天祿坊者猶其遺苗君諱珪字
君實曾祖明善祖好義考信家真定屬縣靈壽其離析
天祿固未大遠至君業儒以江都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使道術有統爲羣儒首嘗著玉杯繁露發春秋微曰吾
家學也遂專經春秋當授室鄉先生宗訥奇其願立女
焉事考府君妣夫人色養無違有純孝嚮味道自朕恬
忽勢利不苟上交所親與者纒兩張公安撫芸大夫參
鵬舉殊篤其敬使則過其廬遠近則書候其安又善植
產積則散周其鄉歲荒爲糜以全餓人加饋癯老以肉
逮三子章奇彥奇生曰古以三人爲衆吾家四世惟一
其傳積德在余有是衆子延師私塾務知修己治人之
要以篤其成才不事記覽爲詞章誇逐時好旣其入官
惟飭三事曰忠以事上清以約己仁以裕民古之人未
有捨是而名昭于時者晚愛靈山暇與親友縱遊曰是
苟卿子所謂秦剡趙有苓及松柏之塞者後與封龍無
極三公白石其一則余忘之爲六名山皆吾郡之望太
常給珪幣祠其得法食者今其文曠墜吾與二三子屬

鵬乎此亦可為千古一慨者故人號之靈山先生以至元二十有三年丙戌春三月十有一日卒年至六十九其月十有六日葬某地以前卒宗夫人耐繼娶孫氏章

由卑官積至太平路總管邊總管平江戶甲天下賦重而役繁民頑弗率前政往往以不職罪去及章來為出

令化之不專威虐而政以成績最浙西為良二千石斯克佩先訓之效也後移臨江至未再月以首疾去奇太

原路交鈔庫使彥提領蘄州路稅課二女適百戶王某鄉人趙某自章而下皆宗出男孫五汝霖主岳之臨湘

簿汝柅提舉大益山屯田汝梅同知信州路事女孫五

一適燕山劉氏男曾孫十二人仲玉仲珍餘未名玄孫

二人嗚呼後靈山者四世已二十有四人入官不家食者四之一其遠而益蕃盛光大清顯者可知也已銘曰

繼天子士不全其畀或阨窮家或顯庸世其顯庸世無澤民加雖恒其時清議弗華其阨窮家肥遜自遂道集

其躬令譽日致嗟之有荅伊爾廣川江都之宗實蔓以綿其存遺編玉杯繁露千載茫茫誰究其緒君曰家學吾舍焉師孝親之餘力振起之天爵篤修紛華若遺迨

子之仕提耳三事曰忠事上清以自治仁能裕民則古良吏章也持循恪慎其身官二千石歷郡必聞有後如斯亦既克述其來其思無替爾續

神道碣

孫府君神道碣

少中大夫前同知荆湖北道宣慰使今福建行省郎中孫顯自福州使人持其考盧川事狀六千里走書京師謁銘神道于燧曰我孫氏故鄭管城力田人也族大且滋由兵興去平土即險而居始遷今河南之登封會歲荒先人分族五百指輦祖妣就饒唐之比陽先祖獨留祖妣卒其族以干戈未靖謀趨漢南先人死懷先塋生思先祖借先妣挺身西北至則鄉邑蕭條先祖已無可問其存歿矣寓食河之北數年復歸剪棘而田斬茅而堂日夜作苦十年而能家也復崎嶇唐鄭之郊即遺親故老哀號百至以求先祖之柩竟負窆盧川篤孝如是人有亡罪來歸寧抵冒法禁舍匿其家不忍聞知官也事去則衣緦而遣之後有子明顯益躬力穡不勞使之以奪從師知學為吏晚歲號盧川老人與紫雲雲崑玉

溪輩年相夷者七人相從泉石間方顯通貴力可以足
旨甘適清溫而嚴霜交墜嗚呼命耶孤顯逼以福省始
罷今開傳持其印甫畢襄事不得終喪而南固不爲吳
天者乎矣重念先人爲太平不遇之民行施于家而不
昭一時言及其鄉而不聞百里之外功微而用薄道晦
而居易所以亟勒石者非以溢美誣世是求庶幾吾宗
遠苗知權輿斯家之易雖明詔嘗有追封之文猶以例
未開不敢倡爲之請以試不測之雷霆今幸賜銘非顯
生拜公嘉我先人亦將肉骨于九原也敢泣血請燧哀
其志且生永寧去登封三百里均爲河南屬縣爲生同
鄉少中宣慰荆湖某爲憲副爲同官義不可讓嘗究孫
氏先世由喪亂名字皆逸少中之祖伯季四人其伯也
始徙登封者實生盧川君諱聚字某年八十五以至元
丙戌冬十月十日卒葬先塋以元配程氏祔程有賢行
以君四十無子爲娶姨母尹氏子而生明顯明讀書不
仕男孫七人禎將仕郎峽州路知事復將仕郎主枝江
簿亨謙豫節元咸幼女孫一人亦幼男曾孫六人未名
女曾孫四人逾幼嗚呼君夫婦惓然還登封及其屬穰

三世子孫已且二十八其婚姻萬萬之家猶不居是選
固已衍爲盛門已微而昌始屯而亨天之福人亦易矣
哉又少中涖民治軍遠跡嶺海蜚聲振績爲時聞臣子
貴應銘法銘曰

凡今受姓咸出黃軒其自以氏實爲公孫後有王孫別
胄王室文由便省去覆而隻有煜兩孫世緒咸遙欲一
其初循本自條其居登封由管城徙鋒鏑逃歸子然一
已胼胝手足克艱造家感迷先邱號求邇遐民欲天從
爰昭其孝指所在藏假人以造乃安斯窆廬店之阡爲
子擇師蘄材毓賢日薄西山釋勤自佚闕蘭釀松踐萬
故實伊誰首之內翰馮公君誠未學異世樂同杖屨聯
翩楹壺攜載偃偃耆耆白首七輩富田連疇壽垂九齡
子孫官歸朱紫拜庭君可盡有人所願愛黃腸一棺無
恨于蓋送終隆數孝子義爲嵩高如奉始爛之碑

奉訓大夫知龍陽州孝子梁公神道碣

維梁氏世彰德安陽人金進士棟生皇府錄事生圭忠
濟爲東平嚴侯力能生殺人彰德時爲屬城招不能致
足白自信不可威屈生君諱琮字文玉脩幹美鬢好學

篤古考府君卒廬于墓側晨夕悲號不異袒括手埋垣木鄉鄰傷之衆佐其力終喪初事北安王再辟掾宥密後從濟江以平宋勞官承務郎尹湖之長興民俗生女則教琴筑歌舞長利技色事人取貨歲滿則贖他室生男謂無所于得率不鞠投棄諸水爲檄曉曰若新國也未知吾元爲律倚市門子猶不敢棄况茲天民長賴給上力役者不特傷汝父子之親亦乖聖世繁育生齒之旨敢復然者論以違制由讀木蘭院碑載宋寶應丁亥湖水大溢流死數萬聚葬於此若京觀然遂盡傷心罪前爲令懼是大厄猶不爲虞安必異時湖水不再至耶發民築防延數十里高袤及丈日急其程如水朝夕至者悅以使之民不怨勞竟工種柳雜木其上以捍衝齧縣有李王祠百區皆非法食毀取瓦木用新縣治廟學尤麗高敞加什其舊卽其羨材倉廩府庫病坊遞舍無不改爲居民行旅爲之改觀效命義軍故皆鹽夫羣行市中人無誰何一日惟釀甕炒酒翁目叱衙兵追捕或諫如是驟繩恐不利尹君曰吾奉天子命尹此土茲此民安能坐視鼠子與尹爭長雄自爲名哉盡收其黨二

十餘輩杖之鄰死自爾鄉民效尤夙號難令小裂公牒大殺兵吏者皆側足斂手無敢肆暴嘗褻糧級印行田老父爲具食發棄償直父問所級爲何曰吾令也緩縣印耳父出告其鄉鄉民百數十人追及于行爭持酒炙遮留後至者觸器覆酒流地酒主憤云去必刃汝觸者曰吾亦有刃報之君曰民以吾故相仇其咎在令衆惶駭罪其失言二人慚伏君爲曉曰吾元禁挾弓矢刀槩嚴甚輕杖重死若曹何若干禁挾此爲耶且戍兵以索此爲名得之則破汝產其皆納置令所乃得兵數千事而還後衙兵暮夜追呼民燭令署畫刻而至訟牒至前決以其日未嘗滯囚圍土屢空去之日士民號送填道擁馬旣久猶思求頌其德刻石縣門後令不可民請不置者數年一監縣者曰梁令非有惠民何能致然從汝樹石公堂右方書今歲陽歲名以彰其實且俾人均吾不昧善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去寶應實一甲子湖大溢水不冒防纜二尺民始歎曰微梁令葬魚腹矣雖求爲魚得乎加承直福建勸農營田副使巡行建寧時羣盜聚浦城戍將方加兵君止之請身至其棚曉曰汝

皆平民逃州縣重賦繁役出此甚不得已之策汝曹自計甲兵堅利儲餽有繼訓練有素徵發日多孰與官軍而乃以就盡獸聚鳥散之人抗之不敵明矣能從吾言捨險即夷相率而歸小可以微賞大可以得官孰與闔官軍身膏草野妻子奴人乎因血指爲盟民感泣投戈拜賜不須兵而附順者若干千人後議事福建省會南劔俘賊妻孥三百餘人至公曰是多平民爲賊驅晉宜旌別之縱歸者半尋遷福建都轉運副使丁妣夫人憂又廬墓終喪升奉訓大夫知常德龍陽州民聞有惠長與爭境逆而遲其來方大施張以變前習數月代至民復境送而速其去大德四年爲子鎮舉婚南劔夏六月十一日卒歸葬其鄉先塋夫人同郡李氏二子伯也鉅有學行二女已從同郡趙某許昌程某二孫浩浦至大已酉有司上羣從共居族子亦能喪親如君詩曰教誨爾子式教似之宜特旌異風勵四方庭臣用嘉揭諸大達爲孝義坊過者式焉鎮恐先德猶未白世聞燧舟願宮賓之招自淮安逆至儀真拜而請曰先君墓碑未敢遽言俟他日必卽京師見懇今而果來爲之詩曰

聞古有訓孝子之至不于養生于喪自致敦古如君未忍其親立宅長遷曠野無隣卽邱築室僅蔽兩日呱呱三年忘盥與櫛家本之身克爾親親推以爲國何有仁民長興孩乳脫不究天患防悍馴庶弊皆矯于福營田劭農是官往造賊巢舌柔暴殘雖生平爲蓋棺迺定不有太史孰筆卓行瀾瀾清漳源出太行有碣其壖流芳與長

武畧將軍知秦州史君神道碣

至元十有六年其歲己卯五月二十有一日武畧將軍知秦州史君卒後二十二年夫人亦卒又後是十有一年至大辛亥其子興平令誠三千里馳書京師于燧曰昔太傅魏國文正許公私淑于秦我先人時童子北面事之君年先立于下風今將舉是二喪別塋于長勝坊少陵原樹碣墳道昭示悠長銘捨先友其將誰託余勤其請之遠爲序曰維史氏雲中人大祖加兵中國禡牙始此故考府君廣隸師王穆呼哩戲下以從殘河朔河東功戍鎮西州金蹙國播汴棄關輔徙其民于河之南乃偕田侯雄踰西河雄取京兆府君逐盜華州艾荆杞

飯蓬稗以立官舍又歲從太師塔爾海伐蜀功授璽書
金符卽知華州有子八人君其嫡長諱克恭字子敬者
皆先師所命年十有八府君丐老遂襲爲州惟騎射精
妙得其家學他皆夏去執紼豪習遇其聯仕不以刺州
自多而克下之華之父老故人咸語曰吾邦君有子能
爾其所加禮不以年少而後其父會罷世侯遷刺同州
同接壤華人信己素滿秩刺乾土廣而戶寡不虛旬決
以當甘涼諸侯王妃主吐蕃去來驛塗比供億不失幸
禾速戾實艱實棘勵志州校割俸爲倡倉新廟學後刺
葭州葭瀕西河方攝延安路事皆順寇成都盡發路民
爲兵以戍君汰貧弱惟抽富民產沃丁東者籍之輿誦
曰平俄秦藩肇建方冬發萬人築白海行邸君營五原
寨近寒甚于他州方是之時急其程作民必槁死君輟
徵集須春赴功其不苛民媚事形勢如此移刺秦州未
上而卒纔三十有五嗚呼不年哉大帝淵龍自輝驛致
先師至秦實歲甲寅君從學八寒暑先師嘗譽其厚重
篤勤有入道資由已未還鄉河內故不卒業而早宦所
就已此夫人瓜爾佳氏金遼東行省必喇珠之孫皇先

鋒使色埒之女當君之卒年猶盛也三子誠弟謙以門
功主同官簿讓不祿觀二子成立若是豈不爲善持家
學之徵歟女孫三姆銘曰

繫君先公興龍之逢拔民于雲樹勲先攻初亦豈易奮
爰顏行攻壘畧地大河之陽由晉而西移軍弘農乃翦
寇攘有華四封何以寵嘉有煒金節副之命書郡侯是
列君襲爲州猶小子侯會華世官循年轉流遷之馮翊
與華壤錯吏習民安坐嘯畫諾于乾于葭乾難葭尤乾
止條還葭冬隱憂隱憂如何籍兵戍蜀與彼秦藩行邸
迫築乃恤民寒緩程須春年不三紀未上卒秦司月旦
者評有二悼一不終業魏國去蚤一官止西雖曰邇家
有施不幸神都去遐不峻其階終始州刺豈天裔之將
熾爾嗣少陵之原實古上林碣以表阡庸告來今

太倉監趙君神道碣

燧讀廣平府教張宏狀其弟子今奉議大夫僉嶺北湖
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勵之考太倉監君之行而取其
三焉曰學約而醇官久而卑操窮而確蓋書以乘治忽
詩以正性情易以際人天而春秋以謹名分著懲勸其

刪定繫作雖一出仲尼之手以諸賢弟之問聖師之對示萬世以操存涵養爲傳心之要典者惟論語爲然而君誦之終身不治他經雖不治他經以推治他經譬則破竹將無有迎刃而不解其節者豈若今務博者童子知誦六經白首猶迷其源委君亦漢氏諸儒專門一經顧多成才之亞歟故出而仕其卑則監倉夫積久而易糠腐者惟粟必贏其入而梏其出贏其入也則輸粟之家病梏其出也則受廩之家伎之或一有言皆觸禁者矧利所在覲得者衆臨制之吏鉤名綜實不于書則于庾鱗比取之月異而歲新焉幸有慎者已不爲盜人則迫使必盜故完往而敗歸潔入而汙出償產傭孳者武敏接也此監府縣倉者然也太倉則儲幅頓之粟于斯其糠腐尤夥尤夥則贏入而梏出者愈無紀極地由邇輦輟則病而伎者易愬易愬則完往而敗歸潔入而汙出愈速或一二歲爲之不償產傭孳者有之必無二十年之久而不蹈者非不循俗嚴已以拒人察察醇白者疇克爾然亦礪礪乎其艱哉或疑是非德之大不曰鄭之國渠鑿涇注填閼者水也井亦水也以之溉也井之

利累日夜有不能終畝而鄭渠歲灌渴鹵四萬餘頃夫不計井之勞與所居之小之異而責其不爲鄭渠世鮮不以爲迂使日夜汲之積二十年之久刻而不竭亦佳井哉監倉古委吏比也仲尼之聖猶止于嘗會計讀論語而學仲尼者能是已矣非德歟旣其歸也有廬于城而無田于野無戚獲以服事朝夕供井曰之勞薪糧之須諸子身之衣惡食非安不怨尤里之豪悍有恥其乏者曰使幸交我我則周之君曰吾受德鄙暴以捐吾介不可及子勵仕常從之官每飭之曰世固有羞賤貧而希富貴權倖以死無回者矣莫不一敗瓦裂汝惟義命之安祿入之外不可他營銖髮以賊其心能謹其事而忠于上則良子也年七十九卒猶以是爲願言實至元甲申四月十有一日也君諱珪字君璋世居盧龍范陽間四世祖通以材武得官于遼爲千夫長祖達不仕考托監酒上蔡義宗攝蔡死蔡亂君踰河僑家洺州爲州將成侯兵曹後入監太倉涿今易爲廣平陞州爲府元配河南胡氏前卒三十二年三子或德安勵金無經學吾元狗地漢上得江漢先生趙復于雲夢至燕而經生

始集或從之遊有善學譽與著宿友年二十四德安年

四十皆前卒一女適肥鄉蓋氏再配東海盧氏前卒二

十年男孫某年二十五而卒女孫一適同郡韓氏一適

巴圖總管子毛穎孫曾孫一人未名勵自知淮東憲事

入掾中臺又掾中書出同知晉州雲南行御史臺都事

今為湖南至所治善恪其先訓者大德戊戌將改葬君

與兩夫人于某鄉里求燧銘墓碣銘曰

生煒有輝歿淹其升孰曰嗣人克善乘承幽光于生蓋

棺益耀非子式顯歸以何道嗟太倉君恬養廉貧其志

不越式是後人入循周行出而要荒繡衣所如梟狐還

藏期為良子可曰不負令甲聽為于親可後易桓為碣

洛水之阡太史繫詩何永不傳

牧庵集卷二十六

元 姚 燧 撰

先德碑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太保太子太師中書右丞相

史公先德碑

至大之元秋七月二十有八日制曰丞相慶公之先及

事列聖繼世忠謹者既敕有司既諡既封非刻金石終

恐不能垂示悠久其令翰林學士承旨臣燧為撰次之

臣聞命兢惕誠以不文不能鋪張大君子盛烈上負明

詔其冬而其家乘始至自夏故得反復究觀公夏人史

姓曾祖考持理威夏臣贈同德濟難功臣諡康穆祖

考拉吉爾威宿衛太祖贈服勤翊衛功臣諡敬簡考算

智爾威開弓馳馬拳勇絕人入侍世祖潛藩歲癸丑從

平雲南諸國以驍果聞及歸行賞賜馬五匹鈔二千五

百兩價與銀塔己未又從濟江攻鄂戰疾力明年帝正

天位從征叛王漠北小大之戰十五賜白金幣錦以為

蒙古唐古軍民達爾噶齊年七十八終贈推誠翊運功

臣諡忠宣三世皆太師儀同三司上柱國公祖考加開

臣汪滋晚恭校

府曾祖妣伊拉齊氏祖妣蔡氏妣烏納氏夏王外孫皆從封夏國夫人七子同出五人公次居二以奇塔特布濟克名行自童幼從忠宣出入世祖帷幄天監灼其已克恭勤至元丙寅選侍裕宗于東宮將二十年敬畏益加無少僭忒逮順考生皇上儲皇詔公保育鞠視之每帝召見則必左右兼抱之至前方幼而學詔教之經以其嫡子額爾吉納侍讀俟其遊嬉廢誦輒撻其子以警之故能終業大會將畢聚諸侯王讀太祖大訓加丁寧告戒之始造就國或皇上儲皇不在列必邀致之使與有聞出申飭曰是汝他日所宜爲者其謹識之必舉其辭無庸怠忘徽仁裕聖皇后以善于薰陶翊贊也責其四衛番直諸臣事皆咨問大德二年成宗詔皇上撫軍漠北曰是昔大帝授朕者今以付汝且以輔導屬從壹是軍務悉聽于公宿衛諸將皆父事之至則訓練六軍總裁法令胥地所宜可屯田者必分耕之以佐軍實屬羊不湯其毛而皮之與餽餽棄餘諸物皆集以市諸部易皮爲裘禦戰士冬四年以文移無印難杜罔欺又身入聞得裕宗信寶以歸明年八月寇大至公教吾軍表

紅衣于甲以自別俾開不迷大崩其羣自是寇望紅衣軍則退不戰九年皇上踰金山公視軍士失馬徒者空其羣散之死則不責其償十一年成宗賓天使至皇上欲棄大軍入主居憂公曰是使之來惟以告哀且彼事宜難以遙度須召赴使皇太后儲皇隨以削平內難見告且促其來卽日假公平章政事驛至大都輦致金帛于北爲朝集備五月皇上立極英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蓋公雖歷事世祖裕順成三宗其貴有位則始乎今踰月儲皇入陳疇昔調護之勞制亦曰非夫人之力安及此加銀青封慶國公妻庫庫楞同封慶國夫人七月進儀同三司太子太保九月加開府太子太傅明年至大之元二月拜中書左丞相復以爲太子太保加上柱國四月拜太保六月進太子太傅再進太子太師七月加錄軍國重事十一月中書右丞相十九易朔之間凡九降制人臣之位至是極焉又以其兄阿拉克布濟克弟昂齊皆榮祿大夫司徒兄兼都元帥弟遙授平章政事弟日爾塞榮祿大夫使宣政院寧夏甘肅釋都總統托羅岱管軍千戶蚤卒他母亦烏納氏二子烏尼

爾威珠特爾威男孫十有七人達實和爾布管軍萬戶
虎符倫圖爾威塔海諾海都迪爾威伊齊特穆爾額爾
吉納年二十二至漠北之明年寇出金山南庫布哩額
爾吉納將左衛射士居顏行當寇驍將既接戰刀架兩
不能施手搏墮馬斬其首明日皇上解御衣所乘馬鞍
勒爲賜仍偶一良家女寇夜襲他部輻重以遁又將數
百騎追敗而止還之四年又殄寇于昂吉爾圖獲入畜
財貨不可口匹貨算又明年寇舉國至又戰于哈喇台
以數十騎出入其陳數四所當披靡莫之與敵寇大駭
却皇上乘之遂大潰斬馘不可級計十年踰金山前茅
獲俘萬餘人斯皆効死于乘輿前天曰昭覩者明年寇
平第諸將功贍略材武推爲冠軍立極之日授資德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六月賜虎符使太府院事唐古親軍
都指揮使七月加特進遙授中書左丞相又進知樞密
院事又兼使典瑞院至大之元五月兼使仁虞院十一
月拜御史大夫哩日初事晉王有謹敏稱皇上至軍之
明年大戰庫布哩雖勝而寇退未遠與晉軍合而大官
廩肉不足則日餽二羊又繼諸軍糧其府又盡則賦他

部供億後多其忠從晉王求致左右立極再月授資善
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十月進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
行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十二月授廕典牧至大之
元二月使尚服五月拜光祿大夫遙授中書左丞相七
月兼使將作院爾祿幼爲沙門十一年至軍中賜御服
帽帶俾不祝髮其年官以正議大夫僉宣政院事女孫
十八人有從者十日戰伊特楚曰按巴曰哈達遜曰幹
幹曰聶辰曰世兼千戶曰聶爾布曰吉連布曰染齊曰
善布男曾孫六人額爾吉納威玖哲爾威布都爾威宿
衛乘輿卓爾齊阿嚕璉徹爾濟勸爾威女曾孫二人臣
嘗繫公父子有四德焉一則曰保育聖躬再則曰舊學
三則曰周旋軍中十易寒暑脩扞于艱終則曰扶植皇
極宏濟登茲高明一門之間三爲丞相無盛與儔人奚
間然敢再拜稽首而銘之曰
維史胄出書焉有質伊誰云從則周史佚踰二千載餘
慶茂蕃推而上之實一其原嗟公之家中土亦始其來
姑臧不知其紀可系而名則由其會奕奕其繩陞陞其
登祖衛聖武左右與祚龍咆虎號風雲胥附考事世皇

荷殺與戈昉于南詔繫楚墨摩再從濟江攻鄂東北舞
干梯衝執訊雲壁又偕度漠冰雪義戔手塚足蹴拳勇
維何固叛是求凡十五戰不搖疾颯勁草乃見歸以壽
終生子如公帝灼其心惟一効忠式昭德音選臣裕廟
其盡其職其德其要洞洞其信屬屬其恭介介其守廓
廓其容皇上儲皇旣生順考詔輔翼之俾躬是保及情
授經捷子示懲止其邀嬉大削服膺其彌爲善若是非
一臣鄰德將疇與爲匹成廟降制俾從撫軍明方十年
日何寇氛晝橫雕戈夜衽龍盾惟彼不至至戰必遁未
踰金山危巢是傾竟令飛揚不追大刑惟皇作極言念
大德旣贈祖考公以夏國美諡崇階罔一或遺父子丞
相百辟用師尚服其衣尚乘其馬門戶輝光世無二者
爰詔史臣樂石特書賀蘭可磨而銘始論

先德碣

河內李氏先德碣

至大庚戌郇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
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玉使懷之
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于受不

僭于發如他人侵蠹以益其家負而債償罪沒產者皆
無之與人交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隧
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
貴耶蓋郇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
克用裔孫爲僭守冢數十戶于雁門禁民樵牧由分地
在高唐卽是進爵爲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祠
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
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
懷之爲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秦以戶寡益封
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旣之國未至疾返賜名懷
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
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
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
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
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
願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
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慙有
立志遂與偕北卽壻其家進之于王王甚禮之言無不

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取元氏子季惟
寅銘曰

苟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為君方
惟憤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守藏
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况復有孫翼賢王
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德無輝光

墓碣

朝列大夫飛騎尉清河郡伯張君先墓碣

章邱為濟南屬邑士子張養浩年少而志厲積學而善
文受知平章魯國康利公曰汝學仕耶今之仕者莫不
由吏發勅遂用為儀曹史超掾中書滿其年考出令堂
邑一守敕約便行弊祛形勢不撓惇鯁不侮民惠之懷
咸稱曰自停年之制行令吾縣者前十餘輩無右吾令
求紀于右走未遑為今聖淵龍召為官師府文學進司
經宮府隨拜監察御史轉翰林待制今都中書右司事
由武宗詔內外臣五品而上列五爵三土階勳而等威
之封生贈死其先五品則縣子男從而正子與四品郡
伯皆止父一世三品二品皆郡三侯二公上及其祖再

世一品國公遠其曾三世矣故官父郁朝列大夫勳飛
騎尉爵土清河郡伯養浩思異斯寵碣諸墳道且自為
狀受姓之遠與家章邱世數可知者則自其高曾然猶
兩世皆逸其諱惟知曾常官武略將軍監陽邱之燕鎮
酒其致斯者任子耶入粟耶武功耶皆見無所武畧四
子伯不年而仲不後叔萬季山叔娶郭氏六子澤職管
庫子蜀彬德正德林秀敏孫十有五思敬思忠四川行
省宣使思誠居郵耐碼獨崇興特綬裳履繼季娶苗氏
二子一失兵間次朝列則今清河郡君生子莫塞皆天
顯今者惟養浩祖及諸父振粟其鄉禦盜于家脫人以
刃繩井取飲活友于死者有家乘詳惟夫不大振顯數
世而發是一旦者可不為明之且人持術猶必稱物而
使之平矧天所司惟一福善而禍淫視其力行非度盛
而著者故有不終歲馳為衰微而安行所遇必數世而
始進于盛善譬之鉅室徹則一日可為平土構且累歲
不能以落其成古人監此所以垂從惡如崩從善如登
之戒也夫如是則章邱之蘊美含章雖武略之僅官權
酷而猶不能頡頏時榮其上之晦迹又不知其為世幾

何亦庶安行所遇者蒙莊有言今夫水其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朝列之先厚水者也資其後以負大舟也佐五命而所生享報如是未艾其年子之位日高而所生又隨之而加非若陳省華與三堯共躋台榭者不止也雖然是猶以子貴推言使當其時朝列責其子爲農爲技則亦不儒而已矣又何自開廣聰明漸涵道德工其語言流其聲譽居茲清列哉然朝列又爲子擇術之精者銘曰

嗟今士子人孰不期煜其華辭震耀一時惟其才資得天者薄雖竭爾力而竟落莫矧古有作如車司南不能背馳千百兩三孰與靈奇章邱君子名疇與昭魯國振起引以試吏拔其俗常令諸近畿佳政用張文學司經寄帝耳目轉而待制典國竿牘進而顯矣推恩所生勲伯土之清河郡城人曰子學其父所詔有赫今隆則爲子報子明能然由居止仁維以勸忠示禮使臣圭首方跌碣其墓隧孫熾仍昌其來無止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齊魯齋先生願遊

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主疑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避宅左撥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秦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尙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燧自河內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尙與公從仕耶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爲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宮公爲講鄭伯克段于鄆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修從仕耶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哈瑪特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而鄰婦力明其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臈帥西京宣慰使道拉實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岐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爲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請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

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
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
衝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反者不卽覺捕惟罪
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
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
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
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
館鄰牆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
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
白濟民無他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
王相府拜布哈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
問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
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
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
副使程思廉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
車轉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
其考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楹卽藏衛西輝之蘇門
周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卽教授于

輝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餘其
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讒賓敬之道器豁然先生成法
也爲歎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
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
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縊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
傭車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爲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
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
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
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
勤農副使苟宗道理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技淚擲
筆數年終不能敘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
夫人祈世母夫人爲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安禮與遊
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答吾亡友者以是佐刻
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
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
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
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于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
起爲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

太原公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
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
本耶耕播之教况冠解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
寒猶杖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匪善
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且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其
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
日延有方其跌有剗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本
樂恭子民生于三父生師教君養惟其所在爲言又列
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于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
令人每與今無古者篤于其師之慨至大已酉燧長翰
材之明年國史院編脩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
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
橫經丈席者嘗數百人礮石所資一不借人出二子獨
加異乎古豈不于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
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

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
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
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
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曰私居自持衣冠齋邀及出接物
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
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敕教中山是府
多士求親輝光馨欬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
魯庭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歷于爲監
爲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按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
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旣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
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
吏微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有先蚤作晏脩誨誘
淳淳發蒙疏疑立儒克剛各因其才矯拂于善黨坐羣
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然有條
卽升監丞再承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丘請諡太
室升附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
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謫見于天其咎在
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

爲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爲以盡弭之道其說累數千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于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

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

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二十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

城東南崔丘里爲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

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菴類稿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

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

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

綸謀廟堂爲憾嗚呼夫旣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

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爲至耶夫人李氏貞

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尉東明自致終喪

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九矣滕君敏

脩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敎起布衣于定敦教和和

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

躋滿秩而召入爲胃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

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爲帝耳目言

實寒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己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諒言

金故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

熒遺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卽死所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爲丘先塋石載其事無使吾先人魂遊徬徨無所于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爲銘隨又遭其少子可亨孳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撥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魏氏由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爲今宏之順聖遠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兜答館酒使子貞兜答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廉卽記家塾者思廉生初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兜答

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
貴廕君始監順聖酒改宏州酒使鄧州權使抽稅設防
有方與宜平不增歛姦無走匿類有羸饑民不苛之入
副堂厨庫又爲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
裁縫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
人高氏七男笏玠瑜琦玠璠玉琦大中大夫行部侍郎
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番翰林脩撰今益靖肅及與特
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玠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監豐
利酒皆廕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一歸同知荊州節度
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
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爲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爲石者三
萬歲抽五十一爲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
冠令枚誦所業覈其進情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前脩聲
輝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由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
甚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
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若舅弟
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倅是便且
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

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人人有爲不善者不憚
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輿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
不告者罪及其鄰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
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
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
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
之作詩與新世訣沐浴冠衣擦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
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屯
其齋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
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願言後初則
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由
吾季曾鉅鹿輔政茲降脩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
列品而尤不過中中天膏爲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
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
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于今嗚呼自序君其
知子哉矧必復于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
行疑疑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衛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

堂三槐必責于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詳用獄至鉅

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季叩莫

磨又仁厥乏祀脩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今脩撰

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蕃大宗賴藏偶失故所魂依依招

之從先墓來如歸膺膺柔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

史燧

牧庵集卷二十七

元 姚 燧 撰

阡表

招撫使李君阡表

君諱聚單之陽山三章人以材武善射昏暮命中宿鳥

金之南播應募為兵積勞為提控河北倣擾嘗經大澤

與友相失獨行葭葦間與數賊廷戈汰其股拔以逐而

盡殺之然非若是戕已與敵開未嘗以人血刃挺身踰

河至儀封萬夫長孟公熟其父訪名而容之署其軍彈

壓尋陞長千夫與總帥李成同戍皇陵岡癸巳正月義

宗由此渡河播歸德始從成來歸隸大將阿珠嚙麾下

仍將千夫從攻歸德亳州考縣金平大帥版軍民招撫

使與成將皇陵降民百家徙東明實田黃頭原踰萬畝

與佃民及嘗所惠活者數十人分苦均勞闢草萊伐株

槩而糲之復積穀多至千鍾疎宗戚族與四方民工賈

醫巫扶攜婦子皆往焉依視其寡乏歲時衣褐日月廩

餽婚姻男女之及期與過而見于者無不周施一旦成

邑人謂之小東明平生襟抱坦明大兵屠考縣噉無遺

臣汪滋曉恭校

類一人哀祈生曰吾某官良庖也遂匿全之後召客俾具饌皆草惡不可進君怒詰則吐實曰初豈是能特詎主脫死耳其不疑人見欺此類不飲酒而好客與成輩數人爲耆年會盡歡移日忘疲言惟前朝事絕口府縣得失鄉鄰短長聞人誤及此者則欠伸思睡掩耳而起時以長者多之每恨失學兵間課責諸子讀書如日不足嘗見今孫國子助教鳳輟書掃霜葉庭下則起奪帚自爲曰無廢而業于斯須頃且然其急其篤于成者可知已年七十三疾卧不言數日子庭玉方令通許歸省則曰吾忍死待汝遂卒實至元戊寅秋七月二十有三日也葬以九月十有五日肇塋黃頭原東後三十二年至大己酉鳳求表君吁殊懇用是計君始家之原年猶未滿三十方壯士也當戰伐始休喘蘇憐定之時在他入則徵逐貴介聲妓是娛弋獵是習吹笙鼓簧馳馬嗾狗以快酬十年席盾枕戈死所幸生之勞而獨自求口食于田畝觸風雨犯霜露與農夫耦耕頭蓬葆手蠶而脛不毛矻矻作苦終歲而不悔比閑餘饒衣食於其子孫而先賑恤鄉鄰俾不迫于寒饑亦志而智且惠人哉

前夫人張二子庭玉卒令鄆城今平章翰林學士承旨閻公復實銘其碑庭芝使監大名酒繼夫人王二子庭蘭兩淮運鹽提領庭英同提舉鎮江財賦二女歸劉源馮珪珪嘗爲江浙行省參政男孫八人鵬懷孟路總管府知事鶚使監長垣稅次鳳也鴻福建巡檢見善使監內黃稅見道見賢見可女孫三歸士族張鼎楊謙楊某男曾孫六好德好義好謙好智好文好信好義翰林國史院史績學績文銘曰

聞古子弟多暴凶歲荒歉則然矧金叔世豪傑業征戰伐是閑其視殺人如芟草菅人有子女我壓奴使人有貨財利取有已亂定基此穰穰厥家何爲不成安事耕畝嗟哉惟君獨歲勤力匪種穀求惟以種德善也吾苗不善吾薦期實百年庚維溢高責報于天如執左契篤生孫子文士陞陞黃頭之原土厚俗敦太史銘之式表墓門

醫隱閻君肝表

至元二十有六年蒼龍在赤奮若余月初吉士子宏也持所自爲其祖事狀來請曰昔漢故民吳仲山他傳記

無見嘗由發藏賑施其鄉而碑之至今千年風雨斷剝之餘過而誦者猶懷其人不置也非託筆金石力耶嗚呼我先祖者生不策名于天官歿不受謚于太常處地卑約功烈無所表見一世獨有修之于家與所惠活斯人者顧不可碑之託銘善言之士使得以示今而垂後比漢故民乎敢以是累公燧哀其志揚親又喜克用力于文故序之曰維閻氏曹之漆園人後徙陳之西華曾祖諱遵令陳之宛丘祖諱某考諱孟兩世不仕君諱瑀字潤夫生而明穎孝謹長由其外舅申璉與張子和同侍疾英邸故盡得其術業醫事親加以潛學究誦先秦兩漢方書八年詣到積中故施驗于外者疾輒已人德報之則曰天實生之非必一出吾術也人聞不自矜矜求藥其門者日亦滋眾壬辰踰河而北僑居宣德府以所取醫直衣食寒士申岳陳遼孫周郭通至則館其廬去則贖之魏學士邦彥玉峯亦畧行位與遊時召諸道醫悉領于奉御田閻將以君偕北進尚醫列固以學識淺淺不可親上辭稍居南留真定二年踰河將復鄆城以先業蕭條無誰與鄰留鄆陵十年徙洧川年五十飭

其子曰吾從學良醫又勤心奇書古方卒遇一疾猶眩迷于先民數十成說竟不敢必何方定可已疾殆以疾試方况若無吾問學者得吾術自巳其疾則可無輕出治人也遂亦自棄醫儒服教子孫讀書恭儉質直異不忤物而同不徇俗介不附勢而強不赫威又精衛攝凡飲奕談謔無益汨戕魂神者終身絕不蹈爲故能壽考八十二卒實至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妻申勃海宦族能通孝經論語天父天夫孝賢兩闡年六十二凡前君卒十七年至是合葬洧川某原二子鼎吉今尉潭之瀏陽縣逢吉前君卒一年女子二人一適太原劉麟一適鄆陵張琮男孫八人宏也獻民天民舜民他未名女孫七人幼男曾孫二人益幼銘曰

彼函工猶擅仁矧君醫志全人業卅年起死頻以其廩及士貧晚棄舉薦自信父一鄉儒冠巾八十二年疇倫高可隱墳洧演夷考先由令陳胞三世迭不振維穹蒼運環循屈之久宜宸伸傳瀏陽初命臣授汝戈盜之聊在後昆奚異身非千歲磨不磷默然信期茲珉

安西路同州儒學正潘君肝表

至大之元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潘汝勛時爲中臺照磨兼獄丞于安西校官楊定序壬辰變遷關輔民其祖德卿與祖妣彭荷段者訣或我他日相失兵間前配封出子浚與汝子溫生五年矣俟時清謚無使廢學雜行遷民失所如往妣流離平陽風雨寒暑竊蔽土屋井汲竈煬匪躬不致須紡緝備資學二子艱百罹爲操益確久人信之婦婦姆女皆取爲法且國諸孫受所鑄誨有踐與別于所序前頌詠盈軸燧奪史事獨未遑詩今年再手太子文學張養浩事狀欲表其考學正之阡嗚呼不腆之文豈足增華玄閭而煩諄復見丐耶惟潘氏同之白水人君字仲良則諱溫者曾祖宏登宋武科嘗令赤縣祖挺考震亨則德卿以詞賦魁金進士夫人則鄉先生段適安之妣由徽平陽童男入燕繡局資浚以行惟督君學比其遺秦六籍之文言熟義通郭溫伯女以妣之子楊時邨大用裴子法呂仲和來明之顧副言楊君美諸公皆先朝明進士孟駕之張器玉又其少者而君無不遊造其門得其延譽聚徒教授道化之行鄉鄰訟鬪不愆公官司平其家悲至歡去仇解好合川蜀之士

奴子人者賦錢富室贈登僑籍廟學舉限捐幣爲的借其郡民建基高明州守邑令爲佛民欲每自愧匿恐其聞知一臧否言爲采風謠取以陟黜由朝廷旌別奴民秦省力辯其非或曰汝自土籍明詔已拔齊編氓何苦于他人爲哉君則曰吾與是皆同鄉視其誣不一手援其溺非義竟還正民絕口不矜德由已然人則惠之至元二十年野仙擢同之學正是前一年走副秦憲凡三輔郡縣而皆嘗驅車馮翊朝邑郃陽澄城白水爲同之屬縣獨君位是師儒身任表式數百里間篤民明倫亦豈輕哉教又非昔私淑人者爲將十年旣謝病歸自號安分野人爲約白水凡我同姓榮是邑者歲時上冢無間疎戚老幼畢集周及諸宗寶獲古人札族遺意而入燕兒不聞問者五十餘年攜一子歸悲盡繼喜晨夕奉之若大賓然年七十五當大德辛丑夏五月七日卒疾革來諸子前曰吾于吾親雖孝無所顯揚而獲免玷辱惟忠不及事君若曹他日或有用世其竟吾志走哀之曰莫匪臣也惟視所在晨門夜柝不廢乃事猶足曰忠

矧君尊聞行知範其鄉州不調十年亦事君矣奚其訐
謀廟堂捍禦疆場奔走豆籩金粟當會郡縣率職始名
宣力耶二夫人楊燕子八人長勛次劼也勵勉効勛助
勗勛軍昌帥府奏差他皆業儒一女歸信氏男孫十人
未名銘曰

繫考府君盛文華窺身金亂死不家妣夫人爲魯人壘
生君五年猶羈童執執遠逐遷民東天窮其身操不窮
夫其所安人何嗟束君子學蓬在麻闕饋貯腹書盈車
返秦先進門刺通杖者倒屣相將逢展于朋儕異其瞳
由是聞譽日益加私淑筆耕代畜畬以古指南塗安差
菟才乃如平章公用官州校祿小豐身教不令土自從
十年謝老歸彭衙敦宗諸潘方拜嘉忽焉白露凄兼蔑
垂絕不忘帝降衷尚飭八子以孝忠八子喻指無齊同
南紀劼今緝青綱鐵冠裁豸觸邪振而家聲後將遐
鄆陵主簿毛府君阡表

世所曰君子者二焉曰位焉德也位其名德其實位顯
而德不充人則與其名曰幸也致然君子則未也德修
而位卑人則與其實曰不幸不得敷施所蘊一時雖然

君子自若也有人于此學以潤身道以悅親莊以齊家
恭以與人清以涖官幼老一致無可疵類可不謂德乎
可不謂君子矣乎燧于聽山毛君見之君諱憲一諱順
字吉父廣平肥鄉人曾祖弼祖仁考冲霄金扶溝主簿
金亡反其鄉與寶司徒文正公遊妣全前卒事繼妣成
惟孝十五能自植授徒其鄉我先世父文獻公聞其善
學大書夙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十字爲勸扶溝卒廬
墳終喪郡舉孝廉監洛磁常平倉受米八萬石責守其
田七年而絕猶羨三千石司徒爲翰學授檢討官日爲
史太尉忠武公講治鑑餘辟主鄆陵簿求便妣養歸
爲邢之書表令史始邢與洛鈞州及陞邢爲順德府君
則白侯邢洛鈞功臣封邑由邢嘗開安撫司故洛受其
節度今邢已府而洛猶州求諸地志洛實古廣平郡領
邢洛磁成四州洛獨不能引爲比耶事聞陞廣平府各
爲路始不相一侯有病郡井鹵敗者議渠洛灌隍以流
惡君曰渠洛不如渠滄洛去郡北五十里餘其流先卑
逆導之難滄在郡西南其遠雖倍而高渠之可勢必至
早資溉田潦資伐材薪蒸秸葉或免車槽可水輪地聽

民爲業郡食甘列反餘利也侯是其言發民梟之再歲而成其所承賴一如君策篋篋餘力必集諸曹勸之讀書曲周民妖言惑人責與其命故山南廉副馮岵治獄艾其牽辭不多追逮惟置首惡于理凡據府十二年都目沁州滿去而人益思轉汴梁提控按牘兼照磨官物務殷繁裁析裕暇于邢于洺于沁于汴侯牧來者皆客遇之不吏也及除濟南上口巡檢乃太息曰吾家世儒顧棄所素而逐盜耶兒淵副巴圖總管于江陵松滋吾其從養號聰山出與巨士唱酬詩入陶韋社中家居卷不去手老而彌篤于學如此以至元己丑五月十一日年六十三而卒創塋松滋灑東夫人張氏賢淑有聞子三人光祖淵洧光祖前卒淵和粹敏明善文能官今以朝列大夫真爲總管洧從仕郎管民總管一女歸鄭州張某男孫穎孫女歸同邑金尚書右丞文定董公師中孫植幼居室銘曰

於維毛公爲周司空受遺成王太保爽同後十六王當襄末世粵有毛伯猶王卿士遂客平原備十九人從楚一言完趙却秦自時竹帛賢哲世有君其遺苗居德孔

阜授徒肥鄉終養扶溝斗食農門便妣是謀辭尊而卑輟行以贖匪人之爲實我之自而位不充命也如何遺澤在洺溢水同波亨在其子受服三命爲良牧臣足鴻兩慶漢水之東馬鬣其封走銘之阡可示無窮

阡碣

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由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瑋瑋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瑋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大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坑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授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睿宗承制監易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憲廟世世祖方淵龍收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畧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西行部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捨遺而刑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

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撫司後刑易爲順德升州爲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托克托與公爲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勲臣苗胄爲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極制監眞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田朱固鄉不返葬飛狐卽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顯壽考人也夫人旣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爲今不敢氏夫人而君之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卽

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鶴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妣夫人劉卒則葬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于至哉則不合耐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以其于古有徵爲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喪歸秉表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度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于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

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卽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培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旣壽旣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牧庵集卷二十八

元 姚 燧 撰

墓誌銘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爲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楫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北京公于次爲中子沉靜易直通毅辨彌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詢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卽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刈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土疆吾是以捨衍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爲也未疏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爲壽又言誠以是懷懷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爲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選掠徙耳上亦悟曰

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從至闕中留爲安撫使治兵襄摩剝殘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今上卽位中統建元自將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置傳驛兼給饋餉至元四年授同僉吐蕃經畧使兵裁叛離仁革浪頑渠酋輒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爲蹶宋起本勳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止違命干禮于利害且不熟知揆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而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烏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偃岸海徼恃爲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至則丘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爲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迺示忘弛袒寢一

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聽汝何爲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若安南君臣多畏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陽猶未拔卽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巉絕不阿惟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閔色厲或有以凌鷺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觀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府行行院經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陳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散契丹軍以惜月廩刻弊施宜當其先後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荻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食以贍餓乏視便輒行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郢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羶枵然金玉

美色皆無有惟文書襪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巴延夙嘗疑爲凌鷺者後顧爲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有不荒食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摘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敕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賊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欺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妓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閩境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饑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噉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爲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頓踣

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
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卽治廉之境民皆曰吾侯寶牧
其爲開封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薄責
而歸秦寢不下秋雨潦河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
東泲爲巨浸廣員千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
漁子船百十艘又編木爲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
取避水升邱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蓄
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
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旣弭復大發數縣民
增外堤防分直爲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
東盡陳留張弩河綿亘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完以
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
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纒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
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戶購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
程具奠越別治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
月葬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
人何氏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
行省宣使格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一

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大中大夫諸蠻夷
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天較齊蓋耆孰謂壽考究其致之豈
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拏舟以使西南
雕題登馬己至視數萬里爲步仍餘招麾兩王噉臺指
輿吐蕃獷黠化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壽也無稱
世不爲賊死有可述短不害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己
質己著猶其小小開封蠲租舟民于河電擊霆馳懸躬
禍羅下燭其忠由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
天陸難龍蛇流死所餘邱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
乃求以濟取置平地穴隄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
其阜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援溺願頤
公哉人之騶虞彼饑焚焚橫目虎羆雖古循吏列傳史
冊載筆今功孰忤爲匹少陵之原有坊其邱銘石道周
以暴諸幽

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至元十七年授公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之命下燧
時已爲副雖公未至實與聯銜遇凡狀聞臺吾曹代書

使名者一年及中丞王博文來使乃有不得一際顏色之恨後燧轉副山南湖北憲治江陵二十三年入直翰林明年公以中奉大夫使持節宣慰荆湖北道亦治江陵終不能相遭以卒後四年當三十有一年燧如龍興始識公之季子大中江州總管兼管內勸農職愛其忠厚和粹薰然克世其家素範者常同郎中馬駒登廬獄數多忘其爲新識者歸復過之益相欽也出故李君槃所撰墓碑猶未有埋銘因思與公陝西未嘗同事而嘗同銜湖北未嘗同時而實同治其慕義區區雖所雅好有不如也今日燧直翰林視槃翰長爲同事同階同時而同治者槃銘公于昭昭燧不能暴之于幽乎歟曰固所志也乃叙之令事以類從積官以大中中順嘉議通議正議以及中奉受任凡十九歷中外四十八年莅民則饑永安軍節度使承真定之藁城尋爲令會憲宗大料民公令藁人損其戶數得親戚同籍及後賦下戶歲百金四兩而藁果不困人已服有經遠謀民有崔進王成其飲成歸而進失其處其兄訟成殺之縣掠成服時州縣得專誅公疑不得其戶緩不卽令償死踰月滄沈

水開而尸出驗覈無他乃由醉墮水死成乃脫繫時年少而位卑人善其能用獄他日遷真定路總管判官東京西京大都南京四總管惟東京虎符西京南京兼尹大同開封府東京當高麗倭奴用兵之衝其間渤海女真契丹錯居俗各異宜他人得此率謝不住公居三年諸夷帖帖白燕巢堂士多祥而詩之西京大荒問于朝得發倉儲以丐貧饑民賴全活不流徙問令下采民女委德官者實掖庭公上言山西回遠京師且無大家民女貧陋無有可充椒房下陳徒生民心使育女嫁姻年不及幣微不納惟幸有男無託殺禮戾古天生齋俗甚非聖世之盛舉也同列危之避不連署公曰此出我獨竟上之事亦報罷南京未行裕宗在東京止之也治武則銀符真定路宣課副使改課稅所長官陞轉運使領東京路鐵冶考績皆最職兵則千夫長從征李璿濟南在東京南京兼諸軍放拉總管持憲則山東東西山北遼西陝西漢中提刑按察惟山東爲副按行部治獄無帶內曹州屬縣禹城械至二賊曰嘗殺人者隨應錄之兩人之明非宰官色殊悻直乃移獄疑獄清而真賊

得二人者以出凡今條賈以課農桑勵學校問民疾以肅風俗職無不舉者在庭則歷兵戶禮三部尚書建言省部任人率先其私非獨名器所由以濫且大啟仕者之爭其敢而無畏者至遮乘輿以訟此風豈可崇長而不思有以哀之乎及持使節宣慰荆湖受命湖省而犯法臣肆其兇饗恃有中援威福張甚欲惟以濫戶富財牢籠乃大料民兄弟籍者皆異之雖舟人田客僑遊不遺集吏計局不給紙燭又市紗羅小其時直又賦之民復爲憑怒曰吏賦民得者皆官有之又大鈎考積歲稽逋立期送官榜掠號哭之聲相聞民至鬻田屋嫁妻女或赴水自戕死定無責償親戚鄰里或嘗主何人家者又逼官吏令首嘗受所治民財及酒食饋遺督責之使日十餘輩燕犒送迎不少違其恃勢須索者無敢少逆其言一都司貪與妾語宣副聽行酒移晷不持觴省顧總管有與吾姻者責令首償曰吾未嘗取民一錢不從乃標草老婢令鬻得直輸之後反由是免嗚呼觀同列與所臨守土若此則公之有至難于吾胥者從可知也如是而難事半不可別之巨盜不見尤方數千里不

遂生之民不疾怨而悅之其持身以閑世故者何如也公諱椿齡字壽卿滿秩荆湖歸未十舍道卒樊城實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年七十三返葬穀縣其鄉武家里東原祖塋少從金翰林學士王若虛學年二十一中我元戊戌真定選性孝友高朗尚氣節或曰公豐頤後耳顏角炯然望知爲富貴人也維趙受姓絕遠渺可譜究者兩世祖諱福有潛德祖妣靳考諱迪以材聞卒官節度永安軍妣崔故翰林李冶己叙之碑夫人王金吾衛上將軍知中山府善之女公卒十日亦卒靈儀劄然撫下有恩能升金陳高白四人者禮秩己夷不嫌庭臣賢文多序詩之子二人奉直大夫僉山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瑗與猷也六男孫執中守中居中行中安中柔中五女孫適崔恕劇宏董某皆各族某又中書左授士選子逾通顯光著者餘幼銘曰

胡天子公昇爾極備學善其師仕席其世言塞其責職舉其事卒遐其年生崇其位體良其敵述令其似伊誰無佞或一先棄十日偕老亦誠可異伊誰非傳聯翮伯季握符持節或守或使方古世德曰少無媿有不信焉

耿石之視

河東檢察李公墓誌銘

前集賢侍讀學士今臨江路總管李侗自爲其祖河東
宣撫檢察公事狀又譜其祖孫七世之系曰公會祖顏
祖彥升叔祖夏考温叔考濟沂公及兩夫人張富察氏
弟彬昌鬱子昱煒燦姪炯炳燿輝女歸顏鈴梁某孫佐
仔與侗也女孫歸郝天挺吳某梁某二在室曾孫墉杲
塤垚塤均圮女曾孫五人合是七世凡四十四人求燧
銘公神道燧思古人揭之石者上惟其統下惟其緒率
不旁及宗從侗乃詳然豈傷喪亂以還其存今者已此
將俾來者有究所自耶亦親親篤厚之道也故不略而
手筆之謹按公諱懋時字逸民太祖勸金之十年畧地
太原太原城守不卽下屬縣榆次其令不敢仍居平土
徙其民依險逃兵縣東北四十里韓村砦公爲民與母
夫人及其季皆在逃中聞拔太原令恐策無所出卽說
公曰金主棄河北與河東播汴者五年天方北顧如是
馬足所及無不靡滅太原河東鉅鎮猶不能支吾儕偃
蹇此方因謂之固一日移兵勢如崩山之壓卵必無幸

矣觀公美而長身膽膂拔類鄉里歸心有長者稱袒而
一呼樹旗出降民無有不聽命者願公急赴是功雖吾
亦忝公使之不敢越公令也公曰令自爲之何至授人
令曰吾力綿才薄圖生斯人狙黠之徒或忿曰金臣敢
然以義罪余事未集而以蹈禍彼得以爲名無益也吾
所以急子者子而爲是必不禍余當是人自爲謀之時
一爲狙黠所先忌汝才而併除之如汝母氏二季何公
感其言曰如教乃往見太師國王穆呼哩曰榆次小縣
衆且萬人無柵自固王如加兵未必朝至而夕下必盡
力以與王將吏闕雖王將吏能保其不與一死不扶一
傷乎此勢之必至者比其拔也選志而鬪殲之得倍百
里莽曠無人之土王安利哉今不汗一馬得倍百里有
萬其衆之名以下執事王何以待之王曰吾受降多矣
無有如之人之壯者閑其舉止而辯于爲言吾得士矣
且曰吾受詔太宗視事所便宜而行之卽以公與太原
帥攸與同議軍事後假其弟阿禪爲王分兵徇地平陽
鞏公守太原俾從假王以行假王事動咨之下平陽賊
剽殺而易置其吏課民墾田事舉令修治有績矣而真

定同知總管武仙將兵襲下太原殺興傍縣皆附假王從公馳救皆復之坑其旅拒王師及爲仙用者獨交城爲吾守或讒單帥雖閉壁實未嘗一出決戰意視勝負誰在以爲歸也假王欲攻之公遣人語帥翼曰當悉力與賊角不然屠矣帥如所言出戰敗賊北山下假王乘高觀之公曰帥無他也遂全之將吏見北山石壁萬桂玉山三寺逃民男女紛綸自假王欲掠之公曰此戰士之家倉卒不及入城者且其夫爲吾擊賊何罪而掠其家其緇服皆僧尼得是安施敢復言掠者論以軍律寺得不殘平生脫人于死者此類至今三寺像事之後甚爲中書耶律公所才聞之太宗授以太原路宣課所大使公固辭孝養其親時年五十徜徉家居中書不能屈乃官其二季彬行省郎中昌齡平陽路宣課所副使以便公事而二季益恪與其妻視公及兩夫人不啻子婦于父母舅姑兩夫人敬公如賓相安如兄弟其化行一家者又如此年六十一卒實某年二月六日葬太原城西井谷村東原昱用事能臣也事載他碑故商大參左山公嘗題其墓子孫官者燦太原路赦拉鎮撫佐麗川

路教授仔東莞監司管勾側通貴矣倣同知富州壻其家官者太原課稅所副使賈某赦拉千戶梁某千戶王某郝天挺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張藻主秀容簿銘曰公生禿外茂而碩大雖人所奇猶力未賴一朝榆次林林渴兵令身過之祈主下盟公歸師王萬衆是率吐策以臧言不撓直王曰之人天以贊予俾守太原真師與俱移戡平陽王假弟節俾往爲佐資用不乏太原俄反假王旋旗師不越旬郭以復之交城已汙教與賊戰不待言雪讒誣隨辨維是河東旣輯旣平而還收身菟裘是營中書除書拒戶不視出焉何銳去果亦至丈夫見世及物之功觀今所就爲薄爲豐六十一年不曰壽考有子有才銜未施報再世之澤濬發爲川捲爾後昆世文以賢異時何人補遺竹帛惟無他求正視是石

唐州知州楊公墓誌銘

自盜殺阿哈瑪特後僧格使總制院結知世祖氣焰烜烜爍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稽其一言以爲事從中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爲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簿所職級于政者俟有問他

日則引以爲稽其人不利也一旦爲尚書左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賢直學士奉直大夫昂不孥自餘妻及子景奴婢凡資業皆籍入縣官價格敗誅故奉直夫知唐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自部曹史王事省掾都左右司檢王中含鄴中知府憲副侍郎宜同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叅行省中省政與國宜勞爲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今賊國臣不道誅夷宜爲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敕有司償所籍入而勗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莘而女年及笄自燕攜大參商公左山孫企伊入壻其家自莘而唐纔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計未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中奉之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有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爲求婚令恤廢姪之家處事變之極狂薄俗之圃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爲弟爲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乎而天之報施者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萬夫長嚴忠濟從己未

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還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爲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爲也惟范縣爲近民又歷于郡守有不伸及今爲唐若可以有爲而遽已此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宏農大尉震苗胄五世祖綯爲宋儀曹易州死于金兵生那基秘書監爲金名士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仕生郊社署令皞自儀曹而下皆家燕窩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亂莘居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親識如故知傾賞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室皇上即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直檢閱官其究覈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顧與修撰而下半年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

由同官相歎故介其考唐州君先擊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上都及輿之別未數月訃至期昇會葬莘經杖言曰昇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續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槩惟其在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州其大何如沈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子人若薄而厚雖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昌厚之求視銘異時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永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以邑士安某爲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竊覩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于時如得先生銘則沒而名庶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質先人始以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縣院長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尉爲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于提

舉司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起爲提舉俄病廢兄德淵嗣爲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侍而南以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必葬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窆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于其職何顯之能爲人子惟其考嘗愆于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允之熒曰凡今爲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于工曹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他臣有私藏者罪死况私爲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以爲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第弟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扞焉爾如君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微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高士劉致手所爲文若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拔宏艷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旣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生爲敘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二十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管勾北京行省承發省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于世之事會者耶當秦邸肇開與故丞相阿爾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于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耶中故熟君若晚君來便宜版爲柳之錄事羣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夷其俗而苟簡于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恣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死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而職之格鬪屢勦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盡于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嶠嶇艱極炎瘴者四年以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護

守終日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畋入奏無不與偕裕廟爲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問盤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素而發封玩之其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於郴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于南海之濱其不遠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畧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伎之耶且求以剽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稚猶知後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爲徒足持已而圖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顧錄舍荏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爲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于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束于溪壑崖谷之險不得奔放平衍爲澮爲川其激濶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文有玉亭小橐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李氏薛氏銘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最且中其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牧庵集卷二十九

元 姚 燧 撰

墓誌銘

雷君伯靜甫墓誌銘

昔者嘗徵先師魯齋至闕輔關輔學者則而化之始踐修人倫日用之實不變于流俗之駭議斷斷乎以復古自負能久于其道不數人而伯靜甫其一也然伯靜不及事先師事今昭文大學士潛齋楊公最稱善學而潛齋亦先師視之若友者也先師耽聞伯靜名嘗書示進學之要嗚呼觀兩公之知與亦可概見其爲人矣伯靜諱復始字國明由避家諱改今字生以歲丁酉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幼稚舉動如成人父知事君已有譽曰是大吾家兒也長知讀書不輟朝夕寒暑君戒其耽苦爲疾雖暫休之而勤益力不得則思有聞斯行經史諸子積貫淹洽講磨朋友長善救失敬以下之雖不已若不敢自有餘與人況接周愛不爲町畦惟嚴于擇友事君承顏悅心曲極孝敬一不甘味或終日自咎廢食喪母情文不便今俗之簡失易行一以禮經爲師哀毀摧

臣謝 璠恭校

杖始能興日至君側則變色爲舒以安其盡傷心也友
五弟豫世忠恒益覲甚篤然教誘之際凜乎若嚴師在
側晨省各授事出出還必究先輩誰見何得何問遲歸
則候之門疾則親護視姊姒費聚一堂不得還私室均
勞同食故久益睦無間言閨門之中翦然有法不幸以
至元丙子夏五月八日卒且卒謂弟若子曰吾顧棄大
人使哭子即吾目不瞑下土也汝盡孝終養之其友徵
士蕭軒哭之曰嗚呼若伯靜者以夷曠淵默之資醇正
精微之學篤信允蹈之力道被其身教行其庭使出而
遇必爲知務識治之臣振德蜚聲以利澤一世若不難
爲也而其成其施已此竟不淑耶燧讀之旣悲伯靜之
不年大徵士之善言德行且知言也按雷氏同之邵陽
人後徙河中府之河東縣陶邑鄉者八世曾祖希齊不
仕祖震通太傅漢府經歷父守義太傅漢府知事由妣
夫人趙卒不反葬陶邑特塋安西之咸寧白鹿鄉平里
故從葬平里塋左妻侯無子後以弟豫子適今亦卒銘

曰

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然非先覺之賢卓識之士

唱而鳴之學者安遽能知爲帝降之衷民秉之義而踐
行乎人倫日用之間哉古之人聞而知之于百世下猶
若得其心傳矧伯靜甫與先師魯齋其師潛齋生並世
或親承面命而得其緒論者乎斯文脩塗發軔未半而
卒亡其軸噫此古之人重發不幸類之之歎也然君平
日東弟若子師之至矣彼不哀君之未究其躬而忍輟
心夙聞家學于其身反是思之伯靜又奚以憾爲也白
鹿之原平里之阡左蔽蓬艱之藁繡而高可隱者下惟
其埏噫乎哉斯賢噫乎哉斯賢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宏亦
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託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尉瀏
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
皆不及知而幸褻潛德其幽宏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
世然歟走不讓爲者則以荅其爲好私余故也君諱鼎
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
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
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僞墓長沙元配姚

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坐自狀曰君幼耽誦記敏爲文辭異其時他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于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無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辦爲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爲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瀏陽非賢不卽與居母申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曾中廊廡無城府商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怨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訥齋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少屬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爲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止于數十而押綱衛使恒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疾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諒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

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又遭例大鈞考無問其嘗與否迫令首受治民間遺楮緡二千五百其家府又遣修航海戰艦欽廉人難其一若難其三此其所由以貧也其利爲者必求爲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肉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盜曰蛇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所指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爲盜將不避爲况囊橐他盜顧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嚴盜不得依日月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輒祿幾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爲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尉交歡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誣汝縣富室曰黨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羅之獄足

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地爲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入傭直與民以兵備歛者又所得爲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又聞一尉始至子嘗借衣尉兵其無可知也比滿積楮糶十五萬歲入稻萬石而不知何術取之也或曰是由賊不急其期日民貸其家責券數月子與母伴無則入其田屋今埒封君不思仕矣嗚呼尉乎禦盜歟師盜歟凡觀夫人觸法肆行徼倖未露悖人大語則君掩耳此偷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爲銘

奉讓大夫廣州治中閻君墓誌銘

至大改元之明年燧以學士承旨翰林閻氏子然來自江西拜且泣言先人嘗以公金石之文獨高當代故求曾王父醫隱君王父尉潭之瀏陽君與外王父金童子進士秦君道隆之墓不于時人三皆訪公然不天思可銘先人墓者敢越先志他求人哉敢泣血請余感其言而序之君之先始家蒙之漆園入金由其五世祖遵卒令陳之宛邱子仲徙西華再徙洧川生肇自是而再下

世則醫隱君瑀與瀏陽君鼎吉生君諱宏字子濟弱不好弄而嗜學母氏歸寧亦挾書以從不暫廢誦鄉鄰異之成童嘗爲冬庠于農隙得束修皆用資已事師聞士子有聲望他郡者不遠數百里徒往致拜就正而知君莫如余先至元戊子辭直翰林客鄧君方壻南陽醫學提舉劉君大亨亦家鄧始以其文爲贊相過甚殷余旣以所得文法告之及示其所注遺山集余則曰子有進道之資而弊參天地贊化育精神于此耶斯與箋爾雅蟲魚奚異恐以是小知妨大受也君亦不以余言爲逆其聽而止歸覲瀏陽時故翰林承旨徐公琰持憲長沙手所爲文以先徐公奇之荅詩以譽及參江西省政引以爲掾事資其謀拔士子有學者進爲校官會故翰林承旨瓠山王公構調廣選于江西省臣以君晨夕給事元貞之元詔修世祖實錄士在外可與修者聽其召入瓠山爲侍講用其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將仕郎凡是二百七十一之帙籤皆其所書滿考進應奉翰林文字官徵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上言中書請加左丞崔斌封諡以雪盜殺臣讎其忠讜之誣時相多之選

據中書君不可改承事郎出檢校江西省列曹諸掾簿
書稽緩違失皆聽以疏其事達省受罰人無尤者會朝
廷遣宣撫四道分行天下郡國功罪皆聽升黜今參河
南省政陳公某至江西雅知君引以自佐君言貪賊固
可汰苟其人初未之知子孫家人爲之持憲諸臣必其
服者亦宜哀而伸之使不廢棄終身清白固足尚然亦
有矯俗僥倖以干名者未可遽以爲信不覈其實而受
其罔此邵子所以見善未嘗急去也陳公大然之由事
比他道處事皆輕平無怨家赴愬于朝者大德乙巳余
參江西省政君猶檢校見其夏去矜嚮多識敦信義理
之學反躬而篤其行溫然大雅君子然後自驗嚮所期
有進道資言不失也余以明年九月以疾辭去又明年
當十年五月十有一日而君卒豫章寓舍年五十二貧
無以殯今平章議樞密事李世安罷左丞休于家買棺
藁藏郭東門外又明年官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之制
下人一歎其不及拜命于生一復華其賁九原也平生
不妄笑言風度凝遠望而知其爲有諸中者遇士君子
家法書名畫與古彙銘欵與一言一行之善莫不筆之

雖家空置人或問之揆義而取不苟其得其遠已者終
身不忘容齋卒東平計聞君以其爲江西日嘗新徐孺
子祠故卽是地爲位立叙其情以哭之又圖其像求余
爲贊歲時以事爲翰林日其僕健而才孤山愛其任事
當意遂借役之終出檢校不忍發口召還竟死其家與
人交不以合已而翕翕炎于始不以逆已而悻悻叛于
終若泛愛然心所與者視其窮約極其力可至以周之
洛人王君卿五十生子而妻死謀求乳婦困于無貨從
求貸假遂質象笏以應其須子幸不夭讀法上章寧用
槐板其友楊行簡贖以見歸友人劉景溫孝而貧事老
母凡百爲皆身之爲買妾以給役使其急赴義多此類
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姚氏君則其出繼妣白氏妻
秦氏繼劉氏二子然以治中恩澤尉龍興之新建江西
憲臣多其好學而文顧遣逐盜用違其長以職官召爲
屬吏季遷男孫址嗚呼太史公傳夷齊哀其餓死西山
引顏淵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內竟以壽終以明天道無親常與人善之非然蓋天
道遠人以數十寒暑之身不要其歸固宜云爾必如周

太史筮陳公子完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驗于五世昌爲
正卿八世莫與之京者始不膠于一定姑置夷齊顏子
雖天當世配饗孔子至今諸孫五十餘代猶蒙其澤復
無所與盜跖柳下惠弟也安知其子孫不一再世而徵
絕其柳氏賢而傳之史者又安知非下惠裔邪畧古以
求惟徵而家宛邱而下三世不仕積將百年尉瀏陽秩
纔九品視古一命顯而未著至君之身操觚牘于鑾坡
近負從藥爲天子私人出又檢校江右之省月日爲清
議所歸顯方著矣僅踰知命而卒明年而治中五品之
制下實古五命雖未嘗一展驥足其恩澤猶及子然視
其王父尉若異地爲職則鈞王父已是然猶進未艾也
其大震耀非然之身在其子孫者人亦孰得而必其世
哉由是以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也非歟是爲銘

南京路醫學教授李君墓誌銘

君李姓諱綱字文紀其先真定人祖安道以字行考諱
顯榮金廣威將軍內鄉酒使歲壬辰桓山公武仙聞可
將任置爲千夫長使戰浙川蓋當太上皇由興元循漢
東出兵也君年方十二以孝聞學能詩矣會鄧之節度

使耶律瑗盡以州民降宋君侍母郝至襄陽制闔皆處
之屬城分君隨州明年還鄧乙未歲饑以皇子庫庫齊
教徙洛之西君以儒業醫故思到精詣爲人診治疾輒
已雖先輩善其術久其道者君不以年少下之人亦捨
彼不卽而惟君歸也年二十四或云廣威君不亡嘗見
之雲中跼足往求不獲無有也號歸失明乃顯天自悼
曰吾壯而爲世棄人如母氏之老何于是將身克慎或
治益力葢三年而視復故中統元年制授南京路醫學
教授至二十一年改襄陽醫學教授尋詔尙醫今本草
中土物且遺闕多又略無四方之藥宜徧徵天下醫師
夙學多聞者議板增入君在徵中三以老丐不就車二
十六年歲己丑夏六月三日年六十九卒鄧越五日葬
穰縣亭子坡嗚呼人倫之大莫先能子有是一者則天
下萬善可必其畢集吾躬推是言之則君處己之慈祥
恭儉與人之忱信和厚者孝基之也六子友直友諒友
聞友端友德友誠恪服訓言近奉晨夕遠職官守皆馴
馴有脩謹稱其化家又何如也諒前將仕郎提舉靜江
府茶鹽聞前奉訓大夫知壽昌府君不恙時四方達官

賢士有過此者或識不識必造其廬州縣牧宰旬存而月問之亦此邦之雅望君子獨與燧相能方疾委篤猶遺端也求書獲安將揭其寢尙冀其可速已會燧疾不親筆硯不果而竟已此哀哉娶金徵仕郎化平令胡士元女六子同出前君卒三月女二人一適張升一適提頌常德路交鈔張居敬男孫五人未名女六人幼誠也猿杖致諸兄命哭請銘乃泣系之銘曰
維古中壽七十卒有宰物者司入出偶于君年不足一子而全歸始曰卒善遺後人昌後必魂神徂升降體質其千斯年安此室

趙君和父墓誌銘

至元十六年燧先嬪關西夫子紫陽翁楊公奐之中女卒禮夫爲服齊衰杖期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十八年燧時爲秦憲聞同之士子趙君和父中女年二十有四由嚴於擇對在室通書聘之君乃聚其族謀曰使君以故中書左轄公猶子願肯求結褵吾門是其心非求婦氏閱閱哀選委頹者第不欲以失節者匹其身其志已絕出庸人誠可嗣爲兄弟者禮辭卽許燧以不腆

先君之幣迎之已婚往拜其門君以外舅自居若視其婿爲清門子非其耦者乃大副所願自慶得良婦翁從其鄉來長安聚居踰月其年十二月翁歸兩未虞竟自是爲死生訣也明年壬午以十一月二日卒露井社其家年止四十九計至燧與妻蘋自長安三百里各服子婿女服往哭之以其月十六日舉納之其鄉先塋壬舍來會葬者或遠數百里老者哭之如失子弟少者哭之如喪父兄自其居至墓所十里祭不絕路或曰嗚呼哉天乎若人之年耶如是者盈千人匹夫可以化其鄉未見有如斯比者夫豈無自然耶君諱居中字和父厥考彥和鄉人諱爲明理先生祖考惟良曾祖考師肱高祖考孚自君而上八世醫行其鄉不徙業又自祖考而下三世兼業儒以醫及人以儒修己人益誦一鄉之善士君之爲尤事明理以孝有譽友其弟居仁及馬氏妹逾篤豈惟疾者藁然來歸鄉人有爲不善者必訓飭之聞者受言不敢岸傲拂拒之有訟不之府縣而求司直其家取醫直集穀常千斛歲歉則貸之貧無積者凡哭而哀者皆常飲惠食德人也妻鄧相敬如賓三十餘年無

反目言一子惟義君卒之年甫再歲四女長歸同里楊某次歸燧次歸韓嘯幼在室後卒之六年當至元二十四年戊子外姑氏謂燧曰乃外舅汝知己也汝不哀其窮而在下生志不遂乎汝直翰林職史館銘賢公卿墓者夥矣可不有言發其幽窟潛輝乎不然則平生修爲之勤愈不聞將來矣燧敬應之銘曰

生不五十孰謂其年耶業仁冒其鄉道行其室冀缺之賢耶子稚而氣質粹實或幸賴以爲傳耶十一世之贖迺今猶然耶彼不絕夫涓涓之滴將待夫他日之爲淵耶其爲世所甚惜者又烏知夫有在天耶嗚呼吾銘之幽石其可以告夫邈綿也非耶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繫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轡避吉而來岳世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則行五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遜迹市乃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縝嚴嚴訓厥子俾知義自奉殊貶忘勤勤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饑閔瘠瘁發我廩庾俟老稚

崩梁壤塗礎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乙丑之閏月庚出年六十八世迺棄葬之三陽先墟比黃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讓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悌之家久踣蹟一朝起行當遐致况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陞或者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以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兮必門地漢氏仲山凡豈異奮筆發隱太史燧

臨江路總管府判官夏君母夫人張氏墓誌銘

大德十有一年秋八月臨江路總管府判官夏元亨過燧于鄧拜而言曰元亨母汝陽張氏世家也是家金以友義嘗旌其門至居士某者百有八年以終三男二女夫人其姊吾夏氏與同里生十九年而歸先人後徙家洛祖府君諱某金尚醫年九十餘妣朱年八十餘以終于時無他臧獲躬服勞以養姻里孝稱之尚醫不恙時每訓先人汝未盡讀吾書而得吾術其無爲醫師以誤人授汝秘方爲瘍醫自業先人守是言及四子天瑞元亨與利貞德常生教之讀書元亨長矣責使學仕曰汝

欲事人必親其大一世者乃遺宿衛皇孫邸妃今皇太后積勤有年救提舉龍興茶局歲貢名薜其邸大德六年調令臨江將上其年十二月七日先人卒年八十有九人曰天者獨鍾壽考于之二家耶既窆偃師某鄉獨輦夫人來南有公相與祿以慈旨甘爲醪醴歲時晨夕歌舞爲壽而歡其心八年當婦郝卒之明年夫人已爲納幣趙矣急其婚期元亨欲俟三月終某杖期求日夫人則曰吾得吉矣竟以八月三日合昏纔六日其日浴已又沐已又易衣家人問其然曰吾所欲也明旦元亨奉檄祠閣阜山未至而追者及之以卒告其月九日也年七十有八殯而待其滿秩舟柩其返葬于洛亦嘗揆之順章貢彭蠡大江以溯淮達汴陸去洛纔十五舍爲便且邇所以由石鐘山溯江漢餘二千里以至此又去此而襄陸行千里始至吾洛不敢以爲迂遠必公見者以公鄉先生文有時譽昔參江西省政嘗書薦其臨江忠慎廉平爲知己恃此如得銘先妣幽墟以歸則生與死者華賜均及燧哀之曰嗚呼使如汝言終杖期郝婦于數日則夫人爲不及饗趙婦且古治喪絕而後沐浴

而襲今不疾沐浴者猶人之常隨以易衣若襲然明日遂終由前則行嘉禮于喪由後則豫死事于生豈逆知其將然不以語之人乎抑初未之知或天者誘之俾其然也所可甚惜太后正位東朝其澤必先丐其舊臣則元亨亦依日月末光者其榮以祿將大于今夫人不及見之其將歆其豐祀乎天瑞道之營道令未上而卒利貞龍興提舉德常醫學正男孫三人男曾孫如千人銘曰

事堯姑翁負孝稱其躬有子序鴻皆婦夏之功天報之豐俾食子祿以終歸而君子之穴與同于洛邑天地之中可謂世所感者無其恻矣

臣謝
壩恭校

牧庵集卷三十

元 姚 燧 撰

傳

太華真隱褚君傳

雲臺真隱褚君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託焉而逃者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真常栖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琅邪之七峰應之嶽神無常居焉後由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雲臺華嶽也爲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絕險自北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峭正矗非恃鐵組不得緣墜上下又不知鐵組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險之聖也將至其顛下臨壑谷深數里盲煙暮翳其中非神完氣動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室適輿嬉然不爲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爲禦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計廩糲得當冬之半始服氣減食爲胎息遠則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尸見步履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爲非庸人同下山止之曰不可復有往也已設向師食不繼僵死冰雪弟子雖有

喙何說自白其能孝於天下必勿復往也已君難逆其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聞而稽疑其傳止得公常教授胡不見其居華陰者不識君何據曰然谷南直中方入行二里許深林奇石泉澗澗鳴其下壑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瓊蔭佳花美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不昃晷既已欠伸弛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勸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彊而留之能施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約非春糧採薪不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雲臺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燕左氏博議日食數餉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攜餉之至則沉甕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或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夏夏君則曰獸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旦視樊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起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

神明之亦有他士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爲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誦之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人知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阜爭以一際顏色爲快燧亦嘗再造盧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噤不酬應叩之山間爲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樓臺臺忘罷若幸夫人之一往而我能先之者相送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睨消釋無留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達名聞天聰俾禱有應不爲沴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灑靈宮又以嶽祠風雨將霽內出鈔萬八千緡爲完葺費三千易敝而新飾聽爲聳過者改觀始知有應務之才特韜之耳年八十得益深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當歲己卯至元十六年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彊禦侮今

老矣先狗馬填壑晨夕至蒙冒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返今李大參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俾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路行中書省今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次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捐公謂宗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鷲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留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春蓬裨爲糧毛藜萑爲菹活之荒歲旣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爲滅燭止之已乃厭精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歡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

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釋庭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眞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卽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却逢閩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入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嘗爲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己未從南征至駟留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卽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迭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自由是忤時

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湖東世職守令卽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改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袤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懸已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

日書判煩勞指爲之重七年會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寃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唇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殺之也卽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疎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橐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旣亡重慶以巨孽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

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巴哈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旣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卽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闕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虛誠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卽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珪以天子威德遠布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聖量合宏錄功志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

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邵十二人者謂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復興等導帥幹楊解獲獵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卽單舸濟江溇城下呼立出降

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爲謝公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魏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卽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王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齊熱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人明信可恃卽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鬪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爲之開可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弟阿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賓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

武惠爲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
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
下蠻夷望轎車爲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
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絰率吏民迎哭傾振
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
中書右丞諡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嗣王遣前
僉書王相府事博囉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
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卽州治之東爲廟制曰可堯年六
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
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教拉頰也女二人長適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槩公平居以先夫人
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
而歡奉使未嘗有厲色遠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旣位不
大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
以語人人知爲姑若從母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
炳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
其人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繩檢姦隱奮發忿急不能容
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胷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

者事已輟忘之略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
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
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
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矣
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
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
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爲尚書權臣
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薄祿
用奢爲言願奉母錢百金交歡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
爲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
聞斯行以絕事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置
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
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爲多皆視爲己職當然
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
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鬻夷聞其論招
椎結荷旃竭蹶慕義三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徼利於萬
里羞成功於一介實星烏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昇歸
要荒抑嘗觀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

情稱其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古君臣莫難于合尤莫難于信蓋合或可伺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于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遽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受之親以細微觀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嘗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旣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賞勲勞優者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于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于聖訓用未盡年未盡人猶未足其悲受任于己試知遇于旣久可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類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類官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如此

臣謝 埔恭校

牧庵集卷三十一

元 姚 燧 撰

經義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造化之奠位必合兩而成其和聖人之成位必參兩以用其中蓋和者致泰之極功中者致和之大本也徒知保合太和而氣化之流行者固所以通乎兩間之天地乃不知允執厥中而道化之運行者實有以位乎一身之天地吾恐道化之中有時而偏則氣化之和亦有時而息矣聖人之宗主是泰豈其然哉且天秉陽而居上確然其體也而氣則下交乎地地秉陰而居下隤然其形也而氣則上交乎天氣化交感細縵磅礴至和流通在在無間造化之泰何其盛也其必有致此者矣曰有元后焉天地之道或太過也而元后則以此之中而財成之天地之宜有不及也而元后則以此之中而輔相之道化潛通無過不及一中懋建天地不悖聖人之泰不亦溥乎合兩以致化者造化之泰此泰之蟠際也參兩以贊化者聖人之泰此泰之宗主也有聖人以宗主

是泰則成位乎上下者無非中而奠位乎上下者無非和矣泰之象云云其意如此嘗謂有致泰之實應有致泰之實感應者其驗感者其本也應者其流感者其源也應者其和感者其中也應者其在天地感者其在聖人也是故天地網緼萬物化醇陰陽妙合萬物化生天地固以和應矣何應非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皇極茂建雨暘時若聖人固以中感矣何感非應應者非先感者非後天地聖人蓋相爲因成爾或者昧之往往謂高明博厚天地之體也下降上騰天地之氣也體立而氣行交通而旁達則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于聖人奚賴焉吁是未知有感應之實理相爲流通者矣天地之化而範圍者聖人也天地化育而參贊者聖人也聖人者擬天地而參諸身以一身而贊化育陰陽闔闢我轉其機寒暑推遷我總其運此精神之感召和氣之流通使之三光全而日月無薄蝕之虞五紀協而風雨無凄苦之變財之成之輔之相之而無過不及之偏何莫非大中之感者亦何莫非太和之應者嗚呼和在天地則天地一聖人之應也中在聖人則聖人一天地之感

也要其所應則太和所播上際下蟠無彼此也無間斷也天地之泰天地之氣化所由通也而位天地育萬物元后之於天地實有功焉太過其財成之不及其輔相之以斯中也致斯和也氣化之和卽道化之所由驗也原其所感則大中一建萬物咸覩無偏黨也無反側也聖人之泰聖人之道化所由通也而直聰明作父母天地之於元后實有賴焉寒暑其教化之日月其順動之以斯和也驗斯中也道化之中卽氣化之所由基也然則中和無二致感應無二機在天地者非有餘在聖人者非不足渾渾乎一中和之盛此其所以爲泰治之極歎今夫得氣之清穹然而高天之位固奠於上矣得氣之濁隕然而卑地之位固奠於下矣上下不相紊也而有氣以行焉兩者交合二氣氤氳天稟陽之清而至陽赫赫必下交乎地地秉陰之濁而至陰肅肅必上交乎天其未交也則上下異位交焉則二氣薰蒸而成和其未交也則陰陽異質交焉則二氣流通而成泰交斯和矣和斯泰矣將見協氣嘉生薰爲太平時和歲豐百祥交致天地固和矣而萬物則咸和天地固泰矣而萬物

則咸泰甘露降醴泉出溢而爲和氣之祥也嘉禾生芝
草植蓊而爲和氣之應也由此和而推之其往來不窮
施生無方其嘘吸變化無非此和之升降飛揚也不然
則和氣一乖天地否矣非大易有取於乾坤交泰之象
也然成氣化之泰者在天地而開道化之泰者在聖人
聖人者出父乾母坤而藐然中處則成位乎天地矣大
生廣生而大寶曰位則成能乎天地矣聰明作元后也
而有道以運焉兩儀同流一中不踰陰慘而陽舒天地
之道也過則不能和春生而秋斂天地之宜也不及不
能和一喜怒有同乎陰陽之慘舒惟皇作極而財成之
則無愆陽無伏陰而天地之道所由泰一賞罰有同乎
春秋之生殺惟皇作極而轉相之則無暑雨無祁寒而
天地之宜所由泰協斯中矣中斯泰矣將見王道正直
蕩蕩平平會其有極是行是訓吾之道無非天地之道
吾之宜無非天地之宜鼓元氣雷域中天地之豫也卽
聖人之中也騰百川雨天下天地之解也卽聖人之中
也由此中而推之其平秩平在寅饒寅賓其在璿璣玉
衡無非此中之彌綸曲成也不然則中道不立天地否

矣非大易有取於財成輔相之義也大抵有氣化之泰
有道化之泰氣化之泰一天地之和也道化之泰一聖
人之中也若不相闕也而實相因若不相與也而實相
爲用其殆一道氣之相爲貫通者乎何者有道斯有氣
道降而氣其在天地則爲陰陽之運其在聖人則爲中
節之和氣統於道其在天地則爲陰陽之粹其在聖人
則爲未發之中天地以氣運則有上下交通之妙氣卽
道之流行焉耳聖人以道運則有財成輔相之功德卽
氣之主宰焉耳融道氣致中和天地大造化也聖人權
造化也天地聖人同一中和之泰也使天地徒以氣化
之泰位乎上下而不有聖人以道化之泰成位乎其
中則陰陽失其道寒暑失其宜日月失其經和者流矣
其何泰也哉抑嘗考泰之爲卦而有疑焉天尊地卑而
乾坤以定皇極建中而彛倫以敘今而象泰之卦則有
取於乾下而坤上元后之任則有及於天地之道與宜
何也蓋天地以形言乾坤以氣言天地奠位而乾下坤
上者氣也天地之交以氣而交是之謂泰乾坤其父母
也元后其宗子也乾坤以氣化而賦形賦色於元后元

后其可不存吾順事而財成輔相之以盡其宗子之職哉是知乾下坤上氣化以交而成和矣而乾坤以定則和者未有不中曰道曰宜元后財成輔相之以中矣而堯倫攸敘則中者未有不和此其所以有取於泰之象歟雖然聖人之中則人和而天時地利無不應矣古之聖人中惟爾之中則人和而天時地利無不應矣古之聖人端居乎宥密之中而尸財成輔相之職豈必曰夏則致天地之陽氣而導行之冬則閉藏之歟又豈必曰秋則取天地之陰氣而施用之春則閉止之歟夫乖氣致異和之反也和氣致祥泰之極也禮樂所以合天地之化中和所以致萬物之育吾之於民苟能以禮樂導其中和之教以中和行其左右之道則吾民之中即天地之中也吾民之和即天地之和也聖人象泰以財成輔相之任屬之聖人而必以左右民繼言之厥有旨矣昔之言泰和者必曰唐虞則唐虞之時地天交泰之時也以言其治則地平天成也以言其道則精一執中也以言其化則黎民於變也中和之應未有盛於此時也然要其所以致中和無非用中於民始之作說成易有其時

析因夷隩有其序六府則孔修三事則允治彼其潛通天地之和默制造化之機固有左右爾民之治存焉如曰含斯民而他有所謂財成輔相之事特陰陽固閉之學聳巫醫史之爲堯舜其然乎不然也春秋以來日蝕有書地震有書不雨又有書是何陰陽繆戾如是耶得非治不唐虞世則春秋大中之治不建而太和之治不復乎吁是必有寤寐堯舜於千百載之上而爲天地立極爲萬世開太平者

名字說

李綸字說

李明之以其子讓來見曰願易名而字之予思古之人生子三月而父名之避其在常語而難爲諱者所以爲他日爲父計也故曲禮曰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不以隱疾而春秋傳亦曰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讓生已久矣雖其名無國官日月山川隱疾畜牲器幣之犯而犯舉世人之常語使其子宜如何而諱於今哉亦觀夫治絲乎其緒之弱不大於秋毫之末力引銖錙則紛然而絕苟治而繩之則可以轉百鈞故曰王言如

絲其出如綸言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或曰青絲綬亦為綸為訓雖異其組織為服亦垂首千百而比其類為之也反而求之蓋人心之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端其始甚微其絲之緒乎學者為能體驗擴充之使可以放四海塞兩間其比其類之綸乎邵子曰人於心上起經綸士而知此始可語自治治人之道矣名以綸字曰治夫

梁氏三子名說

梁宣慰君三子其伯也既名矣由犯先諱求予避之嘗聞誦簡約而嗜靜重運而可久然先民以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予懼其流或後事也惟力於果敏斯可正其失質諸字訓有以疾為适者古之人有伯适南官容亦名适然司馬長卿以慕蘭名相如趙相國鄧高密名不避堯禹士而希賢固其志也伯适南容奚避焉故名曰适而字亦不能即其舊又易曰子容焉嗚呼伯适同名南容一字吾固以先賢望子适曷知自勉哉其下二人仲曰迪叔曰述有父兄者迪以蹈之述以繼之無所自遂焉亦孝子悌弟之一事也然古人之名有非徒義意

之是擇如伯遠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隨季騶必二人相從而諧其韻焉可謂言無所苟出而有章者矣故予於适迪述亦三人諧韻其古之遺意哉迪述未冠不字

高氏諸子名說

袁之上佐洛人高直夫以予少與其先子游拜於洪都請為其子姪十二人製名為訓長曰統次經續緝約維絢絃絃絢絢且字而序之曰家政統於尊其傳者大小宗之子傳必立法法立而家道用成統宜曰元宗經元立績元用然非本學亦烏乎成學則始思思而成輟則怠而不能文又有要焉必由博而趨約固以守之而後德業積中輝光發越而不可掩譬設色然必先資夫可受之質釋曰元思緝元文約元博維元固絢元質絢之所以華身者莫服若首絃膝絃足絢曰元瞻元槃元履衣之文備矣又惡其著絢以尚之故絢曰元著其意義相仍皆有徵於書然字者名之副也有是德則為稱情無之而弗自勉亦非予鄉先生所期於後來者

題跋

跋雪堂雅集後

釋統仁公見示雪堂雅集二帙因最其目序四詩十有九跋一真贊十七送豐州行詩九凡五十篇有一人再三作者去其繁複得二十有七八副樞左山商公諱挺中書則平章張九思右丞馬紹燕公楠左丞楊鎮叅政張斯立翰林承旨則麓菴王公諱磐董文用徐琰李謙閻復王構學士則東軒徐公諱世隆李槃王惲集賢學士則苦齋雷君膺周砥宋渤張孔孫趙孟頫御史中丞王博文劉宣吏曹尙書則谷之奇劉好禮郎中張之翰太子賓客宋道提刑使胡祗通廉訪使崔瑄皆詠歌其所志喜與搢紳遊者求古人之近似惟唐文暢故柳送其行曰晉宋以來桑門上首道林道安慧遠慧休其所與遊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皆時之選夷考其言有失有得其失者以天官顧少連夏官韓舉之徒爲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其不倫何啻相去千百而十一又且近諛其得者文暢亦桑門上首時不相及方以林安遠休夫誰曰不然與以靈運明遠之文自居皆無媿德斯自唐視晉宋者也自今而視唐獨

不可爲之比乎柳之頌文暢曰道源生知善根宿植脫棄穢累宜滌凝滯施之仁公亦聲聞稱情而不過者然求如靈徹澄觀重巽浩初元謁文郁希操深濬之流與文暢生同其時若是之多則仁公爲獨行而無徒矣又彼少連等者豈足踴二十有七人之遺塵而求安石逸少鑿齒之德之高之才吾亦不能必其當者何人况文乎哉其敢以靈運明遠自居如柳州者蓋不知其誰也然此中予未之識四人鎮琰好禮瑄然已皆物故其存者聞李兩承旨而已可爲人物眇然之歎至大庚戊秋八月下弦日跋

跋張夢卿所藏紫陽楊先生墨蹟

此先婦翁紫陽辭翰也嘗聞其幼時文已奇由歌白水滿長於紫陽閣底清風之句遂號紫陽初名煥後由上金季主河朔中興頌季主壯之置紅篋中黃龍戰北紅篋爲我元所獲恐蹤跡物色姓名獲戾宜避更爲免及後受我太宗簡文制誤免爲英遂不敢私更始就名英其平生於書差喜米南宮故筆法時時似之其卒以乙卯時燧已聞公遺命託一事於我先世父一遺文二

以先妻見配時燧未婚也其歲上距今二十四年當至元戊子張總管夢卿持來求題夢卿嗜古博雅該洽之士慮其未得平生之槩故斂襟書此其年二月子婿姚燧觀於穰城寓舍

師濂堂跋

周君宣仲以師濂名其堂濂溪萬世師也天下師也而况派其宗者哉夫子爲宋朝正學之祖師夫子取水初源也侯師聖見程先生語未徼往見夫子語三曰自謂如見天之廣大再見程子程子曰是必從濂溪來師濂之功如此夫雖然侯生之言止可隔壁聽程先生終未深與之何也受學之初每使求仲尼顏子樂處旣得矣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嗚呼是真師濂者乎故師濂者當如程子寶祐五年夏閏之晦姚燧書

書觀臺劉氏嘉蓮卷後

往年燧在翰林使有持憲節于山之南曰馬公煦者馳書來言吾邢之觀臺劉氏所自出先夫人之兄軌字子範蕃字子榮皆金文臣其官所止舅範京兆轉運判官榮汶上令方範決科之年池蓮一茄數花十三亦祥之

不世有者雖見之夷堅續志而畧願特筆之時以史事已修而未之進也無遑致思今年以藝告還鄂鄂適公所督刺郡再書促之乃求續志以較謂範易轉運爲按察又不載榮登第嗚呼志所傳聞不若其甥之可信惟十三花者爲同因思草木之祥或以二而合或由一而分二焉而已耳甘泉之芝九莖同葉河中之木異本連理此以二而合者也漁陽之麥兩岐李翁之禾九穗此由一而分者也然未若是十有三花之分之多豈天鍾祥不以言喻惟假草木得氣之先者異其花實而示人耶其旣應範榮一世而遂泯泯已耶無亦猶有遺嗣蒙其未斬之澤也然是氣也所以父母萬物者和之盛或溢而旁暢他達如人子於其父母貌必有一肖焉何也隨其氣之盛者也夫天鍾祥於劉如是固不專範榮兄弟之身亦必及先夫人移其盛於所家者理容有也故公兄弟蟬嫣鱗紱列居臺閣他日載勳旂常勒銘景鍾未可知也夫然後可當宅相十三花之祥

跋西溪珍翰

中執法之書計今在人間者無慮數萬番而諸賢獨感

泣此軸者由張君式者不忘知與求評賞之也嗚呼古
之人所重乎門生故吏者豈不以是夫使其遺嗣人人
持是手澤求光前烈其為先友者操筆之情又何如也
至元蒼龍壬辰暮春姚燧跋

書米元暉畫山水

米數文之畫全法其父山水樹石不事工細多以雲煙
映帶只喜作橫挂長不三尺自題曰墨戲今此獨雙幅
鉅軸豈當時奉詔與朱敦儒輩對畫禁中者耶真曠代
希有物也張肖齋夢卿以至元戊子夏四十千購得之
姚燧寓目焉為識末幅

銘

簡儀銘

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斜帶三辰內旋黃
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鈞籥凡今改為皆析而異取其
案元文類疏明無窒於眎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下
作由能賈赤道天常案此二句元文類作南軸攸杏下乃天常天常不搖則乾安靜
案此二句元文類作上鑲案元文類百刻及時初正赤
維北故傾取軸架應道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紫微安加北極

攸戴穹然突出狀同倚蓋別置立運下履地平錯勒于

隅十二子名五環挈周丈有八尺紫微等之三旋在一

六環之安三負衡旋衡綴闕距隨振流遷案紫微以下

類止八句其文曰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勒于隅若欲

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紫微兩級闕距隨振留遷

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卽游是問赤道重衡四莖

未案中州文張上絃案元文北軸移影相望筭案元文

表作牙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眎巍巍其高漠漠

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孰曰無形而兼墮考案此二

類作步仰之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

問肆所曠考歷較古陳未與俾工猗歟皇元發帝之蘊界厥羲和萬

世其訓

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廣

自倍也兼深廣倍孳釜兌也環鑿為沼準以溉也案此

元文類作振灑辨方正位日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

不洩緣以漚也類作載也斜起南極平釜斂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

周寢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
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

釜儀銘

案釜元文類作仰

竿子午對也首旋机板案此句元文類作木旋機杖窾納芥也上下

懸直與斂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賜谷朝賓夕饒昧

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鑿生殺也以避赫曦

奪日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介也黃

道夏高人所戴也夏永冬短猶小差也深五十奇鐵勒

塞也黃道寔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暮永短最也案元文類林邑

介也下即接深五二句奇作二黃道夏高作淺赤道高

樹亦平安渾宣夜昕穹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語也案元文類四

天類止作二句曰二儀之揆孰善悖也案之元文類

天之書曰渾蓋也何以指為告無煩喙也聞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

不逮也將闕天联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

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勿銘案元

文類作環也

太史院靈臺鐘銘

靈臺設儀鬼以尊懸間大呂非其鼎擊曠善鼓手自煩

宮商良諧等釜盆請勿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

二十四鳴有度存九圍一圃折柳樊黔首時作時饗殮

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
萬物生翁盈乾坤何獨治歷道此源凝熙帝積高羲軒
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之舌慎莫捫輟響誰其代天言

大朝元宮鐘銘

吾聞儲祥千石之鐘離世蕩訖不脛而趨朝元之宮器

碩而聲洪震百里而干層穹千柱之下侯叟侯童萬指

攸聚旦旭而昏蒙其出其作其偃其饜必告而使之齊

同向其微功從可卜斯道之汚隆方昔汚也金函索索

以灰滅故噎希聲而為聾及其隆也玉書幡幡而天出

則播大音而為聰矧善藏用乎中不擇棄人皂隸王公

手以問之喙應無窮如橐之鼓風我書魚蟲界之鏤工

期萬斯年與之宮兮相終

宣慰都司郭君實持眉歛研相壽僕以端研報之
渠後遺姬令伯陽

端為州濱海浦孕奇石研資取雖器也視為主彼其子

腹枵囊求一辭瘖不吐第屢棄瓦甕伍中道歸伯陽父

還喬木為其羽之賢智蟠三五出言章氣風雨述聖哲

誅姦竄其為價琮琛瓊資山石非速腐後視今今猶古

讀吾銘孰敢侮

劉無競歛石研銘

黥歛之產石則實黃金為聲蒼璧質德先如是疇可匹
無競惟人士之吉銘以發幽友燧述

贊

無名人真贊

古之遺直今見髣髴何其百年凜有生意緬懷用世愈
益可畏宜使羣公笑言寬味烜赫大名其所被衣世百
年千其有可既也耶

太傅楚公像贊

盈常之躬碩大而豐氣肅而神充自非降嵩與三光之
鍾能生上材之偉雄

牧庵集卷三十二

元 姚 燧 撰

賦

烏木杖賦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尺高可過額嘗析
一杖遺余許為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
勿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
曰吾疾於以嬰綿者豈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
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勤其言而賦

曰

或曰炎海之山珍木產焉金為之聲石與其堅纏結伐
荷投諸瀧淵依居蛟蜃激沫濡坎歲月俟之化而為元
要出人為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之微權
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梃蠟其膚市者一濯已
呈蒼枯胥是勳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迺受形其本初
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山之山有眾其植斧
取觀之內各異色樟作稠文杜棗樹赤檀柏柘黃蒲櫟
械白與爾萬里遐裔絕域瀟嶺杉紫儋黎沉褐闕賓難

臣吳玉綸恭校

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蹟茲度品之爛爛果熟
漚以何澤况於兩間滋雨噓風敷土華耀爲白爲紅深
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悅曠問誰爲之能然
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
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
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爲用有歎白之老所未思維男丁
與婦壬實雄黑而赤雌始若離而難馭終爲夫之所移
今其色之幽幽乃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遠管只燭籠
亦可闕彼炎絕而烈者焰也其烟液爲煤必黔而緇因
以曉夫巧糴之棄鉛朱亦懼夫既久漫漶而爲黶又以
信道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歎
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盛其水以滅之則物將
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睥面不渥精而深黑亦火色索
藏惟獨見夫水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何惑乎哉
史鱷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輟予盧於猛
士配几屢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甲而鏗響思參
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爲匠必求同於所異纔黑蛇之佛
彷彿物之變化不可期兮猶足以乘雷而騰往也

五言古詩

寄王憲使立夫

庭樹生秋風炎熾奪如失小蟲鳴嚶嚶高卑飛歛緬
懷素心人若髮未忘櫛百年能幾見過眼徂電疾而君
有官事出言千里律何暇喜蚤音情與逃空一昨因趙
卿至戒遺書新迹篇軸不害多無憚費紙筆且約來北
州罇酒留十日晴天逼佳夕共看華月出非不思餘論
門無一親卽吾私如汲車已脫復縈縞晚菘生待種早
稻行可銚少須黃花發秋風亦蕭瑟倒冠獨山巔茲遊
或能必

次韻閻子濟二首

我友宋僉憲頗聞思湘中每云所遇奇未易言說窮崇
蘭春風花巖桂秋露叢三年一官內身在香國東朝航
汨羅波翻動海日紅暮揖嶽麓寺蒼烟樓觀墜喧喧名
都邑百貨聚商工何時訪君遊盡歷西南雄

霜水收風濤江船穩歸路惟應江間月照汝來往屢長
沙隔南雲尚飽艱險趣天涯念某錯睽闊皆舊故新知
苟會心何必歡有素黃鍾未懸業衆目齊瓦釜大音故

希聲欲說難至戶况我言毛輜誰復聽其句所持君盛
年學仕猶未暮丈夫重道義自足輕外驚觀今紛華傳
愠喜隨一苧願終藏山書榮於鹿鳴賦

寄徐中丞容齋

李侯安慶來遭君江間柁問云歸湍水示聲偶及我自
揆衰鈍質營學日兼墮百事於大賢資取無一頗始疑
逢蒙弓亦有虛發笥終知匠石斧材不捐瑣瑣增慚失
喜餘背覺芒刺荷平生聲相接睥面見未可文字親友
間屢得觀藻火况聞闕世故盤走夜光顛仰止高山思
願並餘子影歷推天日行蟻右風輪左吾徒不相值其
故正此坐何時廣陵遊傾蓋願終果

寄岳教吳忠獻

我友右轄公人物慎臧否獨于甌閩士推心一忠畝勝
國已太博椽筆入其手用之敵于將可斷姦窳首一軌
名始北上徹宸纘黜蒲車嘗及門竟以疾自守不使橋
門觀執轡鯁黃耆余聞敢藐藐日月藏心久秋風歸天
岳往滄州學綬堆盤青青橘求薦傾蓋酒何人天壤間
亦有牛馬走問知爲高賢重壓邱山負行年滿卦數不

見顏如叟翻比少九齡衰悴先蒲柳只看形諸外已卜
內所有如何辭萬鍾反就祿升斗無乃仁人心終始一
善誘非有金鑄德安應小大叩且溫石轄語通誦或盈
口因知人有媒言出隨好莠豈但資娶妻亦賴用擇友
不期一日中三接杖履後甚欲進所業一背恐輒嘔至
今貧買肆深橫千金請灑泉聞素心亦誤見私厚諷讀
卷阿篇明幾照軒闢其稱媚天子例必登拜受鄙言何
足道魚目犀兼取敢不先木桃旋期報瓊玖

挽孟商州元亨

六里商於山而子往倅之人背隘其邑霜蹄踟躕奇所
欣多曠暇得以放瓊辭城闕四疇墳下有餘紫芝長吟
薄采采薦以松醪厄娛樂豈不仙久此壽奚疑如何奪
善地調降華判卑方聞有力儔揚譽於雲達佳城鬱長
夜白日見無期因傷先待制抱業既未施積燾宜及躬
年位亦如斯覽古事每爾爲昌來者基秦藩官聯曹生
別且長思雖余後聞計宿草寧不悲春水清漣漪營魄
今何爲

挽甥培

趙商來扣門袖出史侯書開緘倏惻愴知汝已元閭是
侯太尉子兩嘗妹壻余汝視則婦翁見計語豈虛有疑
讀反覆不見日月初汝昔似猶子詞業文貞餘文貞今
留侯乏世埋可噓吾甥顏葬豔令譽由閨居及婦劉氏
門悅紛結華裾其姑况難事厲色歲一舒前年一子生
在亡未知渠茲焉抱悻悻茹苦何日除南州穰侯國臨
湍上高壚東望酌一觴老淚血漣如呼魂遠致否己矣
何言歎

京師病中六首

埏土以爲柘小大不異形尺筮以叩之千百不同聲耳
去目能幾同異乃爾爭二物於吾身受形與俱生云何
一易地聞見皆聾盲况於六合間擾擾羣黎行妍醜既
殊狀賢德豈齊情區區出門交心曲安可明臚仕初足
華終竟外侮攖人云禦之策惟有安歸耕

古人不若意得酒以自歡而我不能飲安敵憂患干臥
病兩月周日夜防痺殘神州桂玉地富室居猶難三千
里外身驅率就一官吹灰終不然豈但枳棘寒囊空到
稱假豈能久盤桓又顧穰城家新立四壁單小兒雖善

步神骨尚未完吾家三族中慰意獨此看思之腸九迴
何以生羽翰

少年厭治生但慕官爵好騎馬雜高蓋奔走長安道雖
有良田園廢沒但蕪草及爲荆楚憲盡室辭豐鎬登山
復涉水往費尤浩浩黃金火銷水質賣無一保豈無升
斗入喪失岳山倒滄海去悠悠白日行杲杲朱顏先頽
頽素髮亂蓬葆今年四十九知非殊不早稔嚼世味薄
滿口木膚槁人云豐城後接武瀛州島安知走未門惟
去是求禱朝允暮載途南土甘投老買宅亦已得求田
不多寶此邦衣食易宜稻及桑棗時節勞農苦對酒漿
一考與汝車上妻從人喚翁媪

束髮慕元理佩服三皇篇千周桀可親不受天老傳得
此西南朋飛龍亦潛淵神哉中夜氣使我沉疴痊如何
負道德臺臺區中緣逆將脫塵鞅庶永桑榆年

寒風振虛幌蘭膏淡無姿披衣復撫枕傾耳候晨雞風
昔不成夢憮然嗟吾衰盛年苟無聞光景忽若馳欲爲
流水吟朱絃爲誰揮恥從季主卜將與陵陽期
古來方術士越人與長桑採芝鍊五石繫肘皆神方伊

余抱微病湯液已徧嘗斯人不可見反側心煩傷條悟
養生理靜極神明康致物以却老嗤此竟渺茫

平章廉公挽章

嗚呼平章公懿質天所性氣鍾三光粹量包九澤淨加
以資學問寸晷如與競不有斯人徒孰佐天子聖山立
當軒陛侃侃言議正蒐賢及耕釣巖藪沾幣聘十年泰
階平四海弓不檠奇才管蕭匹餘子非季孟事隨乃來
毀筆轂奉朝請名鬪平泉比花石不可姓門前施行馬
外物軒冕盛相過盡詞伯聞至倒屣迎清風佳月夕劇
談雜觴咏絕口溫室樹肯干蘭省政屢典千金裘好客
遠慕鄭焉知靈臺上憂世常炳炳天下尚可爲惜哉司
馬病何期龍蛇歲詩僅滿知命憶昨計下初遠近聲淚
併胡天陋巷仁反福東陵橫巫陽不可作百載生不更
豈其黔羸遊默運元化柄其栖景星鳳出爲斯世慶將
遂爲神明山川主雩縈蒼蒼高在上此理幽莫鏡優孟
效叔放猶足楚人敬况公自有子毓德宜爾令不見提
刑君氣岸殊豪勁秋風鷹隼厲肝膽裂臬獍他日霜瀾
平勲業未可竟一門周司徒竹帛看輝映

時苗留犢圖

君子中庸貴不專行怪高嘗讀稗官書抵掌嗤時苗生
犢當夫縣還汝故主牢得妾以其子宜往何所留理在
不可推如慙桂傅膠畫師斷章耳意取警貪饕貌爲盈
尺軸丹青爛生綃二十餘七人妍醜兼耆髦目旣殊盼
睽手亦異持操或戴爐炷香或捧卮薦醪或擁板伏揖
或撫手逍遙或結頰佇思或左顧有求或岸巾爪額或
拳拱僂腰或賞彈指嗟或戚反袂或向緇黃列致辭
前不休或含春風姿鬢髮雲爲翹仍携兩童女芳年未
蘭茗婆娑輟緝麻倚巾顏弗妖或荷橐鞭犢或弛擔挾
輓可傷轅下特滿脰黃鍾牟忍割舐子愛如彪念楊修
凡此舉隅耳曲折態豈周名不著爲誰代可必前朝位
置內供奉無乃玉雲曹憶與三害圖高下不相超所恨
百里侯骨相尋常流不見操介介益醉容昭昭以是方
古作如武美節韶余評法魯史功罪不少饒詩拾畫記
唾僵走追韓豪已架屋下屋他日從人嘲

荏葦嘆

瀕江不可禾歲惟蒹葦苗青林無端倪承與江水匹由

爲薪蒸恃實以租賦出園人誠貪夫苞苴黃金鎰暮夜
鑽權倖入牒妻子質輸課或未償沒之良不恤他家豈
辦爲得者皆富室秋風霜霰落百穀時已實處處備千
夫豚酒健刀鋌稻載向城市官外私羨溢遺滯狼籍陳
入者必見叱或因取束蘊隨以盜米律春風將新萌剪
伐未十七下策付一炬災火赤天日坐視煨燼空不丐
民貧疾因推是爲心可見無仁術周官行虞禁爲法未
爾密亦已開市源千年誰能窒

舟中落梅

折梅天門山含白未舒萼東風登臚去一笑破孤酌嗟
汝如佳人賦命所向薄縱拔榛菅還持媚筵斝方彝
縮頸脰借潤江一勺因泛水月奇復避霜雪虐曉芳惟
衣襲夜影燈與約相攜千里行十日春有脚開敷旣爛
漫理亦宜飄落正愁鄰楫姝橫玉裂纖擗遙應故山樹
縞袂已寂寞紛然委泥塵無此藉茵幕却有和羹須勞
求到巖壑辛否相倚伏世事安可度益感先民言貴賤
隨所託

書懷二首

南州仲冬月天氣如春暄旅食無衣褐差便卒歲溫矧
又稻麥價倍蕪賤都門不待付千錢翠濤激盈鱗瀏瀏
水泮冰舉網鱸鯉繁蔬茹不鹽酢旋擷青青園謀腹易
爲飽足頤道義尊地偏席門外時有駐高軒華簪惠秀
句欣賞難具言已可慰離索適我從弟昂五馬近守裕
思往三日噉考槃在茲陸吾駕無回轅

麴生素狂士濡首相禍賊誓言遠絕之麴生慍見色前
陳君處世警笏已雞肋貧賤交態薄獨我時在側旣通
知舊好亦健文章力衰顏借渥丹愁壘助攻墨論功猶
小小况有此大德君看無何鄉與彼華胥國百年忘彭
夭萬事齊失得是邦去人間奚趨路千億非我導之往
君安有羽翼不知何所負而乃見猜愎君誠中道棄豈
無他人迹聞之始自曲前語吾其食願終平生歡相對
怡朝夕

送朱欽授野翁赴都下

江東窮秋月風露已淒清候蟲息沸響朔鴻喧哀鳴壯
哉騶人子裹糧事北行都門于茲時飛雪九衢平市求
一狐腋委擲黃金輕廣文先冷官未愁與寒爭况恃身

上衣手線留縱橫不須更挾纊可春暉生但愁觀國
光牛後羞羣英長安足故舊朱輪照華纓蒐才佐昭代
不遺一藝名譬彼求王人路無棄連城夙料身未至薦
剡有飛聲藉此一簣基旋觀臺九成相擊或見問爲言
親敲榜晨夕几間書促促衡石程無庸移文至始反北
山耕

題姚嗣輝南橙堂

彼橙有土性生植惟峨岷樂樂千雲姿才與樗散鄰匠
石過不脫煬夫取蒸薪所貴故山樹寧計世莫珍一別
十畝陰清溪俄幾春華名堂楣上如對故鄉親請事小
弁詩桑梓亦惟寅盛德古自卑木惡何關人不見樗里
疾智囊終相秦君才負棟柱未許溝斷均無以橙自期
上孤明堂晨

送梁貢父尚書使安南詩并引

貢父吏部交予最密以年偶先嘗兄之較其逸
足絕塵予輩皆瞠目乎後者今使絕域賦長韻
以送之

茫茫今皇輿歷古疆理福溟海無洪波喬嶽失絕巘萬

方爭率職象胥不能件如何南交宅琛貢走籓衍中塗
俄負固至爾勞師遣嘯強尚與爭爲識無已淺聖量終
舍宏恐彼宗社殄前迷許新之未忍再禽獮親閱庭臣
中誰可銜命選曰汝吏書曹是境嘗入踐更往喻斯旨
首風疑必免君聞拜奉詔臣技等鷹犬惟所縱使之繙
力猶思勉仍命百僚右相率華飲餞鞭馬辭神州遭我
乎漢沔鼓榜壯于役未暇兒女泣似聞陳王氏學以究
墳典文物知慕華舉俗已丕窳因失事大禮無媒自求
哉君至敷利害臺臺專對善正如沉疾人發藥得和扁
必感丹屐衷借來覲旒晃白雉隨以入黃屋亦席卷何
減陸大中儒生服郁竟璽書入南越坐屈尉化辯但乏
囊中裝歸路千金犖功成貌麟閣竹帛日星顯多少前
使僑垂頭視人觀

雲東樓

君家雲東樓未暢昔所題問言雲之東下有吾東溪翩
翻多諸黃玉槩華簪齋無因我其舍屢容躡丹梯于時
十月半風雨號雙婁八荒同一雲豈辨東所倪平生未
至地愈望溪愈迷但愛樓中見鴻序參差低大兒行酒

腸小兒盤粟齋宛變膚玉雪燒曉頭插犀門楣已可占
奚由墜塗泥且歡盡今夕明日當分携歸舟何所逐泛
泛並鳧鷖雲東樓中牀竹裏雙鴉啼雲東樓下花移芳
滿城畦兩皆思君物凝望雲東樓每壯尚意氣門馬常
滿蹄誦我雲東詩回首還雲西

田氏樂門堂

憂樂惟聖人萬古無小蔽所樂乃樂天其憂在憂世不
悖可並行譬彼巫醫藝巫云疾當死無日中野瘞為子
猶拜醫懇悃求投劑巫者由命言醫則以義制萬事天
人雜略不相鑿柄後人昧樂天顧託門丞誓揆道良不
可忘君自為計一塗或庶幾奔競差可穢田侯非楚產
今卜宅三澁良駟滿千蹄連阡禾稻翳考槃願止此暇
食誰之惠豈惟憂世忘其樂亦已細南風墮華教堂扁
託書隸已有雪崖筆妍壯安敢儷翻思漢諸田實出重
華裔吾姚源媯汭循本皆同系平生未傾蓋深言應速
屛要為兄弟警慎莫輕裂皆作詩至元年十月戊子歲

題肖齋覆蕪菴

至元戊子十月上澣余暇若肖齋偶見覆蕪菴

漫不知何人之詩質諸夢卿始得為渠作持下
帙歸再日反復究觀古意踈暢洞達近體清拔
奇警有作者風實足起余為次首章岳祠韻以
見推服之私其詞曰

將種張用道六籍窮軻邱矧於前人光克對實無羞清
名海嶽著廉潔冰露修惜也蘊未伸封猶千戶侯興移
登石廩萬象供冥搜東暎扶桑波北瞰洞庭流一杯英
皇弔為洗蒼梧憂重華老南征其故難詢諷復思靈均
降攝提貞孟陬真堪書咄咄已矣賦休休

至元辛卯再過吳城王祠師雲谷示東坡所藏石
碧留詩贈之

別來四周星尚爾雙鬢綠且矜氣彌厲能新火餘屋因
知道氣深舉羸當時屈我髮已霜草衰薄不禁沐豈但
形容然志亦忘石鐵今年雨何甚湖漲冬未伏白浪如
銀山行舟避騰壁倚欄乘雲閣聊以寓歸目非君誰能
來寬此冰炭腹

夕佳亭

甲午冬十月洪都雨滃滃三旬乃一霽羈思忽若刪驅

馬柴君居突兀拔市闕炎州清霜晚林葉恰半殷已有
朱茶花照耀菊斑斑亭依湖東岸坐對江西山西山兩
舍外如立步軻間鮮鮮沐濯餘翠葆萬煙鬟夕陽借佳
景盡發天所慳只知柴桑翁芳躅人無攀焉知此凝睇
亦與飛鳥還主人退自公時得兼爾閒明朝駕君去依
稀勤心顏

吳君澹軒以大德甲辰冬自潭移錄道教於洪示
內相踈齋前爲潭憲日贈別之什燧賦跋之誤書
澹軒爲鶴臞亦道流善詩者還之欲余改書以無
暇并前書失之而來求數數不置爲別賦此

詩僊石崖頌繼作惟澹軒嘗示余三槩披閱再朝昏盡
卷長太息造語清而敦豈於三百篇口吟瓶水翻非然
學篤龍寄身道紀尊理洞萬物母氣完中夜存所以兼
儒能由心徵其原洪都一傾蓋以受儀茶温旋出踈齋
叟湘東贈行言實唾楚臣拾結貽皆荃蓀旣爲大夫譽
月且窮疵論因羨靈奇賦偏爾鍾斯門閒閒隔神州聯
壁難弟第何時聚伯仲貫如吹簾燻當今載庶輩噤舌
無庸捫

題趙平江令清溪

昔我行簡地生齒經戰伐蕭條煙火稀路紆豺虎窟是
時霜天後黃葉隕林樾彌望皆青山巖岫高兀兀下有
清溪流未審何源發濺濺寒碧流爽欲徹毛骨朝漱巫
峽雲夜泛峨眉月主人已避地何所猶奔突安知卽今
君膺仕方吳越且恐清溪名寂寂人不曰身縱不果歸
取名白表揭而我豈善文詠詩慙求謁知君桑梓志未
忘西車軌何時真脂草一弔故城闕還訪清溪水獨喜
存不沒但慮彼淪漪反不識華髮開樽磐石上坐獻遺
簪笏莫使猿鶴儔相噴澆塵鞿

落照

落照在東壁倒影西牆紅我身恍自失如坐虹蜺中問
誰爲此幻無乃由天公故出新巧奇欲試詩律工彼哉
誠善戲拙技恐易窮斯須忽變滅寒雲翳蒼穹

右丞索賦復有此作

南地秋冬際五月無雲陰上帝遣心胥用汝作傳霖新
苗飽新澤布地勝布金吾民未乘高示爾風雲侵世事
祇如此憂樂長相尋臬天老眼在一如父母臨人心惟

願受天意良自斟助爾耕墾力實我豐穰心無非聖所
感共戴君恩深

和灑泉二詩

老成稀何如月出數螢燭一粲見典型誠想優孟譖三
年東吳走敬望縫掖綽歸塗得夫夫欲灌四鄰滌餘事
乃文字噓動如橐籥愈出愈益奇險韻安足縛又稟如
千將脫鞘爛霜鏐勿云乏鏤冰滅迹郢斤望問渠筆何
力砥柱幹不弱可方駟雕龍不下韡逐鰲僕雖雖丞拜
未酬嘉意醉由茲一饜飢噎噎屠門嚼自許宜何施庶
幾晨門柝遽以安石輩月巨無太錯視君千仞鳳巧弋
避緇嫩何時鳴朝陽免聒鶴鶴鹿壽人百年耳過眼奔
電灼難聚真博沙易散劇飄蓬相逢一鵬詠豈不賢茶
博山淵爾何人願學言志各

草木凡根芟託土乃恒性獨暢弔蘭生無藉地氣應懸
叢危簷上朽索以為命青靛雖弱質不挫霜雪勁敷花
况妍好妝陋桃李靚依依光風汎皜皜華月映香疑非
人間恍若來空迴詩老杖其下清芬誰汝競兒女奚自
攀安辱寶釵並但愁姑射僊綽約玉顏頸一朝乘龍過

袖去逐無逕我來昌邑山豪欲分廟令必云付环玳與
奪神所柄不如且止之俟旋滄江艇殷勤先杯酒隨以
奇貨聘歸詫石城人管且化工盛

楊補之墨梅 原注肖齋家藏

古之賢達士名託技以傳由來含毫人不及縑楮年雖
求異世知存一遺百千倖也清富君綠髮金印懸脫落
貴介習博雅嗜奇偏鉅唐鄴侯架寶晉滄江船墨梅取
无咎軸首珠犀填使有透絹詩詎讓花光前虛堂清風
夕斂襟泛爐煙對此冰雪姿若失炎燠然令人起幽思
杖履西湖泉

武昌寄劉時中

思君誦君詩賢於對君顏昔也坐我側守口如閉關今
茲言盡懷翻宜隔湖山文章靈奇氣賦與天所慳古人
遊已遙古風力孤攀及肩曹劉壘窺與長信班不取為
貧仕傷和質清潛仲尼且委吏重耳嘗險艱丈夫無不
為大昭况能彎入手無眼箭安識豔容蠻歸來弄綠綺
九霄鳴佩環挾是文武資未憂身桐瘵大路橫至寶誰
不收裏還報章因南鴻減影秋色間轉令感白髮鴛思

無由刪

過開先寺

天人喜遊戲試劍當層巒截落萬丈崖瀉出千丈湍隨
如白瓊瑤蘊此青瑣珎仰睇轉飛動有物相控搏散空
摩尼珠受以頗黎盤龍公日夜汲暘早不敢乾纔足供
騷人萬古詭異觀我來過中歲素髮紛垂冠窮源歷絕
嶽自懼身不完但能至其麓蔭翳松樂樂嘉與萬上人
枵然坐蒼磐揮杯吸微液已足當朝餐明發入黃塵復
爾俗務千未期江山會石城清夢寒

過大孤山

左山如騰龍右山如伏獫約束彭蠡湖秋夏傍泛激我
行正窮臘豪浪殊未歎危檣蒲帆舞日出風力贍大孤
水中央千尺入驚規何人插雲根上刃餘折劒留示爾
後人萬古斷鼉驗至今鋒鏑赤猶帶膏血染昔當南北
裂夢寐嘗在念一朝獲身歷償盡平生欠山靈必知詩
投畀未爲僭

小孤山

彭磯擁千山布陣如劉沛小孤乃窮羽獨戰氣彌倍詭

瀕僕命之砥柱非其對層巒摩穹穹雲木搖旒旒大江
中貫流萬頃納一嘷東溟供潮汐日夜至一再去帆天
馬奔回首蒼靄外已愁風鶴還進尺亦尋退不及躡巘
岫一覽淮甸紫

牧庵集卷三十三

元 姚 燧 撰

七言古詩

題甘河遇仙宮 并引

李天樂真人自余去年客秦日求賦甘河遇仙宮其地蓋重陽真君遇異人酌甘水為酒相酢之所由是名甘而不知甘即夏帝啓與有扈戰此今其縣猶曰鄂其名舊矣天樂託石子玉遣其弟子自秦入鄧千里求詩為之詠此郭即古扈字也

終南下甘河水我挈瓶嘗作泉比如何仙翁酌飲人一唾世上無醪醴是何濡軌不成川北流赴渭朝宗然東海相絕幾千里餘波開此黃金蓮河之源委且不見味更幽渺人豈辨詩翁乘雲能再來醉擲餘盃須一吮

題西鄰王景韓茅亭次韻

朝陽洞深纔尋丈欠身舉手已捫上誰識中有盤谷客黜陟不聞時得喪夸夫鐵甲薄于顯有手不解持盃盃時許雪曉穿蠟屐踏破瓊瑤來看梅人家買宅得鄰幾

牆東避世渠妄比可憐過愛醉後書未見來禽與青李猶嫌洞遠如隔波茅亭別構高容駝兩僮日聞語音熟呼門不復相誰何

題張肖齋所藏雙鶉圖

日曬鶉首在夫未午為鶉火已鶉尾十有二次分四方彼鶉居南獨三次是鳥尾短不覆軀翼花斑斑鶉鳴如首雖善鬪易馴狎握粟已逐兒童呼豈無鸞鳳為月紀未必星翁曉何以寫生亦箋爾雅徒耗墨晴窓費縑紙天寒江北網如雲車馬輸充鼎俎珍今日此邦惟罕汝畫師應不是穰人

謝馬希聲處薤香鼎

吳侯建盤伴紫鐵表裏貌毫瑩鋪雪每愁射日動精采倒景過目睛電掣人云羨若何足道黃金百鍊終不裂惠然持餉耿詩兄供啜幽齋真一絕馬家處鼎同青瑤左右梁耳圓索綯預憂凝塵助脆滑失聲脫腕春冰拋我思焚香固其物丹砂九轉疑可燒何當去求善畫史取並清玩誰相高盛荷不慳隨所欲攜歸僮輩笑偃伏白頭主人好惡異乃寶瓦礫賤金玉前年禁林辭千鍾

今乃貪此盈一芻但知焚香煮茗趣亦念饑僮殷雷腹
先生一笑呼來前吾意汝豈知其然出門仕徑方爾窄
陽在陰中陽逆旋人來正可飲醇酒孔方交絕今幾年
聊將二物代飽德試問孰與空歸賢適有江西麥光紙
一掃新詩三百字爲余走送藝聖軒足與渠儂作回施
趙溫甫自汴託人求詩

傳君家今汴水在博雅外無他嗜愛牙籤架插鄴侯書
玉軸壁藏永存畫伊人何狀不及知與世異尚有此奇
楮縑且寶况葵鼎勃礪一室應累累我於朽銅如二豎
百藥膏育攻不去廁青拂紫可療饑每被人嘲友康瓠
白頭留滯周南村佛鬱襟期無與論天寒塵生碧水硯
日暮雪落蒼山尊幾時月明虹貫夜相遭傾橈千金價
定將餘有易所無莫畏先聲避三舍

爰尙堂牡丹

宜相家牡丹雖多然止三種玉板白菜底紫淺
紅惟二十一日最妍盛邵子所謂看花須及未

開時今已凋落矣錄呈時中

繁帆盡室遊長沙假館適許鄰宜衍千紅萬紫紛爛漫

獨餘牡丹纒葉芽苦遭浹旬風雨惡手自挿架扶橫斜
天香國艷付寂寞已分抱恨歸舟拏今晨青陽謝妍暖
一日開盡三闌花左闌後闌闌鉛華綽約仙臉聚朝霞
重跌單萼異肥瘠玉環飛燕無敢瑕西闌兩株玉板白
號媿色羞脂粉加中叢昭容垂紫袖朝儀雙引肩相差
非緣門前行馬設已有遊女填闌闌我昔綠髮洛浦涯
繡鞵慣逐遺簪車老來自信此夢絕何意猶眩東皇奢
夜闌秉燭清味薄畫短尚長啼棲鴉學詩未知正而葩
學書劣能縮秋蛇酬春烏可不一醉二豪笑口人誰遮
明朝芳蹊縱百遶彩雲飛陸何及嗟坐無徐黃寫生手
不拂東絹圖還家

大農掾樂子英求詩

吾友秋澗兼高廬詩稱子英發叢塗履霜兩楹草已宿
顏色不少平生殊先軫歸元如生面處父死敵固堪羨
慙德參乎啓手足淵冰要見兢兢戰卒絕樂盈遙遙孫
傳芳簪居終懿門尚期千古骨不腐血肉未敗何須論
三君將成孝子志皆借毛穎傳其事泉臺長臥誠有知
洛誦雄篇藥生意

張肖齋蠟梅為黃雀啄食余家牡丹芽為浴雞所
壞

趙家堂前蠟梅樹叢枝已綴蕾微露醉歸紅袖折簪帽
似與華髮慰遲暮遙應此日開更妍萬斛清香撲軒戶
如何肖齋茅簷角寂寞春風殊未覺君云落英地如蠟
欲破已為黃雀啄可憐終是主人仁不把金丸散飛電
我庭秋培牡丹芽屢灌期以開歲花曾覆一簣護霜雪
忽遭雞浴騰塵沙翠枝紫莠蕩無有枯枿齊試快莫耶
翰音無知無可詬汝口平日羞牛後豈無糞土振蚤蟲
非有黍粟充饑脰投畀湯火諒不難議功姑以能鳴宥
梅花啄殘開疎遲牡丹今同抱蔓歸靜求二蟲相惱故
無乃真有教使之坐因吾儕對花飲歌舞不避傍人嗤
不如無花無酒過嘲謔狂詩為誰作果如造物意在爾
玉汝於成德幾大守墨應遵老氏箴只取二蟲圖置坐

次齊彥提刑和余肖齋蠟梅詩韻

聞辭湘中巖桂樹畫戟凝香正風露此時清趣肝膈橫
遙應半歲猶朝暮移節南陽但茅屋低雜邑人三百戶
冠雖觸邪心麟角公論非我先覺化行仁厚到生蟲

踐之未忍那肯啄定國治獄民不寃安有六月飛霜電
萋萋碧草春風芽相逢官路黃柳花繡衣馳馬未出宿
先聲已過河干沙東西百里不易見况使南北千里耶
又聞不避南陽詬官舍盡室無一後己遺魚軒還路水
但畏兒童癭生脰久知是邦多此疾賢如元凱終不宥
蹇我白頭學詩遲少陵不作能知詩評君一語君莫嗤
無乃有意幸教之我雖不作能知詩評君一語君莫嗤
古人復生不是過百泉梅花更奇作篇終用筆愈精繁
餘子工夫無許大東鄰好事有肖齋併取歸家玩行坐

招貢父探梅

去年南陽雪積丈苦寒更在燕山上荒園柏樹舊冬青
一夜生意隨凋喪今年半冬汗浹顯馬蹄誰是散銀盃
愆陽騰威蟲出蟄到處盡芳年後梅城中知春能有幾
千樹西園雪羞比不須乘雲過玉川但看明月輝桃李
願分伏瓮新金波我烹封麈如稚駝相攜吾黨二三子
白頭一醉君如何

次探梅韻

昨日余醉先歸貢父與史邵州令妓歌飲至城

次韻

山頭落日高三丈我醉思歸馬先上來及城門市已燈
纔下雕鞍路迷喪行人笑指駢肩顯不見使君荒郊孟
百步一止歌吹發清切驚落千林梅是邦能詩輪指幾
橫架吾猶驍健比夜深却怕醉尉逢不識將軍隴西李
近聞北涉漢江波千錢糴穀載一駝吾儕寄公不喜樂
其如負此時平何

楊丞彥先見和復次韻二首

短兵最長不及丈善用遠在威弧工惟君詩筆可配之
未信於今士風喪無錫如花越女顯人云無此不持盃
解組歸來卧衡宇寂寞巡簷空嗅梅出門欵段朋儔幾
我策駑頑時竊比不繙異書友蔡揚且玩奇石傲牛李
一日不見古井波相逢莫話囊銅駝白沙翠竹江路好
蒼生安石如卿何

直饒白髮三千丈猶賴巾冠蒙在上縱齒衆中人不哈
年少風流氣先喪最恨白髮礫顯顯麤麤未飲先垂盃
顏壯自羞追勝集不是有詩真負梅兩疏黃金在餘幾
入手把玩春冰比莫從車上賈餘桃分棄路傍齊苦李

菘田芋屋臨湍波持家惟有書數駝欲教兒癡未解讀
及此正可遊無何

八景樓

公乎何年謝釣軸結樓臨此湘一曲大行山色高入雲
千里空青照沙麓胡爲捨之不命駕無乃風土西南熟
丹梯不樹三丈旗已使元龍臥牀足世誇八景何足道
自有萬象供遊矚因之不遺別製名可見靈臺不違俗
樓中儲書三萬卷時與多聞來勘讀每讀北海空樽壘
差比東山廢絲竹却思十年帥邕管日夜不解衣三屬
至今起跪必依人半是左江炎瘴毒幾時按圖數包買
尚恨未縛交州牧區區與公晚傾蓋握手論心如昔風
歸櫓相就煩屢別滿滯憐儂晝三宿莫言處陰影可休
安坐晚食能當肉九重方務老成人會見鳳書來起復

江激漁舟圖

漁人無田釣爲耒生長水中安於水解維一葉信所如
朝發荆江暮沅澧滿施梁筍淵晷謀食日撥糲積餘
無產可之佐軍策作傭什伍官征租年年冬月寒潭碧
鳴榔驚起蛟龍蜃縱橫沉網深刮泥鼓鬣潛逃萬無一

小魚大魚盈千舸刀腸斧首粘脂膏然薪夜照作鹽腊
百步未至聞腥臊越商巴賈持阿堵接觴連櫓爭售取
首賜不棄亦酢糟豈惜羣分命如縷杜陵實獲我心人
解道困魚魚有神縣官丁役連四海計口算賦何虞食
問誰畫此非無意尺楮無裒惟有刺前年下詔獨此租
咸若君恩小天地

留別奉御李侯

李侯吾取何所似騏驥絕塵日千里人生一朝緩急間
凡馬焉能託生死觀其平時善赴義竭蹶出門常倒屣
千金傾囊報一餐片言杯酒忘百恥靈臺雖負橫水鏡
月旦絕口不臧否果如形勢心所非避喙教諛無一唯
族胄貴挾北方強是性受得由母氏乃知衆善出天賦
齊變而管非學使拱壁已云曠代珍小小瑕疵何足指
適吾有覽吳會興握手不謂遭南紀鸚鵡洲邊月再盈
朝出暮歸同轡篋日復一日無怠色骨肉未必真能爾
古人亦貴意氣豁論交何必同調止况今卜居尚悠悠
白髮相捨誰隣里非來漢陽卽漢陰斯言或食如江水

清明日陪詩僧悟柳山登落星寺詩

抵掌女媧前功捐鍊石力盡還賈天怒飛十有八萬里
擲陷彭蠡三重淵藏山於澤信所力愚公欲移重莫肩
州民譌謂恒山路漫向麟史求何年安知自爾牛斗躔
天穴上當匡廬巔銀河一決不復塞至今飛流掛長川
我來正逢槐火節儀礮斃繫東吳船相攜詩僧上佛閣
箕踞對酒談其然渠聞舌橋若自失子辯乃出鄒衍前
何書太古何所得爲言烏有先生傳

橋烏

吳城山頭尾畢逋飛來行舟橋上呼舟中主人適中飲
委肉投飯供朝脯云是巡湖王使者從卜禍福知前途
家人化之亦信向恐我偶忘或誤驅絕嫌魚網戒張設
見彈必毀仍藏弧因思神林鳥亦難怙勢不必專城狐
過龍興昌邑山望湖亭

去年憶登望湖亭騰雲凝空雨雪零撫碑三復石碣記
賜觀欲藉王威靈廟令老人曰嘗有煙塵失自兵初經
南目歸來舟復停亭邊楊柳春風青纒思曾稽探禹穴
湖海濤瀨達東溟牽牲榼酒來炷馨再拜卜吉王之庭
洋洋在上孰敢侮正虞白日飛雷霆廟中道流師雲谷

顏色憔悴如獨醒率然一物置我所五采十襲再緘局
槩鋒劒脊握有半鋒刃鏡若新發硎一硃疑爲扇鵲石
三嗅尚帶陳車腥惜無矢人與羽箭關弓試激鴻冥冥
重爲雲谷語丁寧莫輕新識君其聽平生記古此第一
過目暫忘心已銘商羹周鼎總後出逆推已自三千齡
百年天闕孰曰壽嗟我與子其秋螢

牧庵集卷三十四

元 姚 燧 撰

五言律詩

感事

致位丞擬地夔龍伯仲間星當朝北斗日已薄西山取
謗因離惡貪權失巧聞此行雖鐵甲未足比慙顏

輿病高崖道中作

役役乾坤遠栖栖道路頻五年三入蜀十夢九歸秦塵
病偏減客山英定笑人無勞問前渡祇覺白頭新

發舟青神縣

青神開百丈江岸轉荒涼薜荔緣松起蒹葭並竹長深
披對虎徑毒犯虺蛇鄉何莫非王事農夫可惋傷

舟達黃溪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葦華兼露白檉葉未霜紅日
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七言律詩

大都寄盧處道

家弟去冬溫室見玉音問汝死耶非因知洛下思常切

臣吳玉綸蔡校

雖樂江南告已違一旦去妻鄰舍稟三年遊子深陽衣
無尊君父無親母有底牽留未卽歸

元日

昨夜中星仰看昏揣提驚轉帝車轅三千里紛苦寒盡
五十二年今日元與宴記雷魚在藻退歸甘兔鶴乘軒
膝當木榻穿皆穴髮比霜蓬不斷根

四年甲午再過龍興訪雲谷玩石罨留一月而還

贈之

石罨射隼中應雙一集陳庭一此鄉楛箭久隨毛血化
石稜猶作劍鋒剛知音道適逢坡老得寶神陰相豫章
廟令收藏要知法謂看垂矢在東房

感白髮

霜鬢休輕比素絲素絲經染一爲緇叅同知白意端是
始終守黑更無移不似鬢毛難上色百方無有再玄時
點檢形骸無一可醒尋泉石醉吟詩

寄題陳肩夔兄弟夢草堂

謝池草句本無奇千古流傳五字詩祇是可人醒枕席
許多生意在壩篔信渠風雨聽眠處快甚江山得助詩

顧我此懷今已矣羨君兄弟撚霜髭

寄題武安節推同年萬君定翁露香齋取趙清獻
夜則以日所爲告之天也是官也蓋清獻初仕云

盡將心事寫成碑大要操脩在不欺此一瓣香前輩似
只三箇字老天知素瓶貯豆應先滿匹馬攜琴料自隨
吾榜得人今又甚會排介甫擊升之

道中卽事十九首

半生奔走路塵紅老合投閒向此中夾背可親冬日叟
脅肩休笑夏畦翁前除梧檟皆黃葉別院橙柑尚綠叢
榮悴不齊誰使爾欲將斯理問高空

點檢荒園新植物長身君子不居中花惟名杜可爲牝
竹旣曰孫元有翁九月未霜先挺荔幾時因雨試務叢
欲爲奇品少遮日早願新梢高拂空

閒人澗畧俗能容胥責區區禮法中泥酒有時遭郡守
借書晝夜過隣翁江桃荔子幸同味玉樹蒹葭何敢叢
交比盧仝儘平易猶騎驥驥上虛空

月出瀟瀟秋露濃舉頭天運定方中休官止酒愛陶令
對客賦詩輸杜翁燈盡不挑垂暗燼葉聲閑聽墜枯叢

馳心弄墨誠餘事度日悠悠遠勝空

買犢賣刀方課僮躬耕來此近隆中護堤纜置木龍子
穫稻已輸秧馬翁林遠新蒸難似桂庭荒藜糞茂如叢
金穰已應田家卜儲粟瓶知不告空

人家山郭蕭條裏客子秋光桂苒中川逝無情將老汝
土非何物不悲翁鴈書終日度遙漢螢火經霖生腐叢
只有文窮能作祟一時袂送若爲空

富貴貧賤交態一何人耐久伴閉中書察插架儘良友
筆老免冠真秃翁睡起蟬魚沿敗楮吟來蚯蚓發寒叢
忘君歎歎吾何敢正賀三邊候燧空

却比周郎似不聲回頭曲誤妓闌中樽前客豈可無我
詩裏人多非自翁落落旣爲喬木世翹翹宜拔鐔新叢
或云尙積樊川叟未要風流掃地空

俗自窮余余不窮無羞俯仰兩間中叩門婢僕強迎客
索飯嬌兒能叫翁葦籬聽浮身一粟蓬飛末甚鬢雙叢
爾來每爲家人笑煮茗哦詩夢亦空

往古來今無限士何人不在好名中窪樽牛飲笑聲叟
絕筆漁歌奇放翁關內舊詩傳菊帚穰間新事縛蒼叢

至將大行供除掃烹鶴燒琴不是空

衛生道至東坡簡坐驗朝昏視息中解使水男親火女
卽爲木母嫁金翁聖人愛裔文多秘方士支離語漫叢
只壽百年身健死不須白日上凌空

年少諸賢莫笑儂人逾五十日過中白頭持未到君耳
造化豈私令我翁南國香橙難似橘西川慈竹本名叢
世間貴耳多如此魄磊孤懷正要空

僻性知難與俗同舊交新識往還中嫌爲厚貌重關相
愛不機心抱瓮翁鼯鼠躍林窮五技橘奴輪絹止三叢
遙應世母神州說孤姪生涯尚鑿空

時才位地難齊同過猶不及非是中禦人激石信辯士
爲子移山真拙翁鵬翻溟渤扶搖水鷓搶榆枋樸檉叢
萬物自人惟自我爲君高視九圍空

憂國惟求一歲豐商歌遙夜幾時中長懸謗木古來主
欲獻食芹何處翁虛應蒼鱗纔一角瑞時朱草必孤叢
傷心千載懷沙賦日月何嘗不在空

老困撥書非自慵徒令憂喜塞胸中費桃一日殺三士
剖橘何時見四翁單板縵多能斷榦千章木程已超叢

子魚未是忘筌者回首遶東半席空

無補明時出處同一毛得失九牛中雲山不是世物

田舍正宜吾作翁文或問津牛馬走才難入網鳳麟叢

燈前百萬呼盧擲未問家儲甌石空

馴馬難追言數窮猶龍自守不如中口知余媿三絨士

俯亦難為九折翁流水必趨恒下地狂風多折最高叢

若人有問安身策拙學區區過此空

未曾齒豁與頭童年少應無日再中四海固多知己士

一門惟失嚙兒翁蕭蕭霜葉紛辭樹粒粒燈花細妥叢

遙夜誰家發砧杵月明知缺半橫空

次曹訓導韻

詩筆高冠無此流雄音壯節得前修清明雨過桃花浪

上已風連桑落洲江路帆檣容少住鐘山杖履遂奇遊

獨來乘興闌還去千古何人識子猷

此詩石刻在今湖
口縣學教云前翰
張血吳士舉跋大凡知制誥兼修國史姚燧以詩記字
明泰二月四日獨來尋學諸君適無一人知者偶聯教
湖亭曹君制全詩為印之
所謂鐘山蓋石鐘山也

挽王敬夫憲僉

素鞵孤兒拜屨前令人未問已淒然同官南郡纔三日

隔世東州忽一年夜月誰家虛燕席春風客路負羅綿
玉碑老子埋銘在潛德何憂世不傳

別駕劉之問邀燧同府倅余叔器田別乘顯卿姬
府教伯陽以癸巳九日飲郢判席上言懷

去歲君山孤權遠如今盡室石城州明年白髮桑榆日
何地青山莢菊秋客氣已為飄弩末宦情空繞大刀頭
果成問舍求田策未讓元龍百尺樓

次劉時中反和杜紫微韻贈李若水并序

至大始元二月舟過高郵有李若水者為屋數
百楹以祠東嶽自號睡著余竊笑之豈是舉羸
皆夢中為耶因其求詩取水驛壁間士子劉時

中反和杜紫微齊山登高韻以贈其人幼年自
闕云

何事仙人亦纓衣裳茸如葵曜朱暉潔身自說年華盛
睜面誰傳夜氣歸能兩用師三晝返不知去俗幾塵微
睡嬰外務何曾著常恐金烏出海飛

次時中留別反和杜紫微韻

身世支離似敗衣有戈誰却魯陽暉不知次日公車召

又俟何時野服歸花信正愁風駘蕩麥苗還喜雨霏微
分攜江上休回首恐見橋烏作背飛

次時中參錯和前韻留別且勉其進德無怠二首

啼鵲休訴不如歸我亦從來賦式微竹塢且宜鳩杖立
柴門不謂鶴書飛舟行遠後忘經驛酒禁巖來往典衣
爲問石城鷗與鷺幾時相對弄晴暉

多君問道粗知歸雲霧何人識少微爾後驛驕終獨步
自前鷁鳥不羣飛淮南數日將寒食客裏三春尙服衣
安得鑿坡同給札不妨苜蓿對朝暉

次劉時中和唐牧之齊山詩韻

有足斯奔行翼飛靜常觀物入希微名慚窺管文章竊
跡喜收身刺履蹄影與金樽邀夜月夢無玉斧照晨暉
白頭坐取移文詔又爲前生一倒衣

次韻時中再和簡呂正字登淮安城樓

久知戎服笑儒衣終尚晴窻惜寸暉上馬人扶甘伏老
攜家旅食亦安歸嗟君無事乘清興尚友新詩和紫微
相勉殷勤養鱗翼會能川泳與雲飛

喜雪卽句奉子英提學

天上雲紋漾水波人間山色映兜羅東風盡日楊花落
南畝今年楚澤澤多稼穡生成知帝力昇平消息聽民歌
漢家始建營田計未厭牙籤沒馬過

七言絕句

賞花吟十首

常歲花開必禁煙今年開在禁煙前坐令姚魏皆半後
但媚殘春穀雨天

嘗並牡丹爲妬婦一枝惟許一花開從今記取花前飲
莫道猶持賸爵來

陰翕陽施草木知牡丹烘日已離披明晨沍露還收合
恰比芳苞欲吐時

少年騎馬縱春遊紫禁名園訪欲周今日病中扶杖看
白頭先已爲花羞

出門京國事無涯虛擲東風五物華却謝病歸催不起
故園今見碧桃花

手栽修竹直檀欒十畝清陰六月寒西掖歸來但篋篠
被人皆斫上林竿

餘醜寶相海金沙條蔓紫籬四面花莫道詩人例窮苦

繡屏圍坐是誰家

大蓋青油一丈陰未須持入海棠林好乘麗日光風看

猶勝銀缸照夜深

佛柔艷艷欲燒空猶愧山茶鶴頂紅更是並他凡卉異

謝時連蒂綴東風

東風試手送韶華落盡梅花落杏花留得西園桃李在

尚能十日媚山家

張總管清富軒

米船明月白虹光未半王洗寶綸堂今日又添清富出

兩家遺物滿篋箱

許道寧幽人曳杖圖

噴壑飛流雷怒鳴切雲老幹稟將傾深山窟宅皆豺虎

說與幽人莫獨行

題米元暉楚岫蒸雲圖

得法君家海嶽翁青林翠岫白雲中夜牕不是瀟湘雨

定有當時月貫虹

剔耳

曲音小誤已回頭得此人生莫過求堪笑殷君太聰聽

却妨聞蟻鬪如牛

節婦蒙氏卷三首

死別哀思盡有期最無窮已是生離如今篋篋同州吏

誰肯分攜極負兒

今年西北靜氛埃前日跳梁款附來早晚君王罷邊戍

良人應逐踐更廻

能爲聖代立綱常何獨雷門爛有光太史諸人爭淬筆

流芳直與漆沮長

張仲牧牛圖

牛力農家惜百金畫師真得老農心釋耕不忍還騎去

乍可牽牛步遠林

王氏祖塋詩卷

讀渠榮澤墓田詩太息師垣尚未碑從此南歸得終願

衛人應有賦蟬綏

題孫大方真人秋聲軒五首

聽竹蕭蕭夜撼風秋聲何處不相同却休八表神遊客

認作匡山紫極宮

醉翁詩法似長庚序集東坡有此評不和蕭蕭動聽竹

却從庭樹賦秋聲

畫竹今推兩李魁魚腹鵝絹訴爲災試披風葉霜枝看
似覺秋聲入耳來

晉賢長歎只孫登君是苗遺必也能肯聽秋聲成一笑
攬衣燒酒對宵興

心許神交羽服流讀書惟此一天游幾時却向秋聲夜
醉臥朝元百尺樓

黃華墨竹

湖州再變到黃華兩竹離披自一家萬斛顛風掣旗脚
軍民吹屈最高牙

樂山卷

老思吟詠恐傷神多少求題委案塵展卷樂山殊喜作
自緣身是愛山人

巫山圖

神女行雲安在哉當年魂夢費蘭臺絕癡更有杜陵叟
尚想空山幽佩哀

題步隲奉瓜圃二首

從來道屈不伸身特傳吾嘗笑史臣簞食豆羹情最見

征羌還却善觀人

世有淳于定例冠祝田求狹賁奢難若從今日論瓜直
未必償渠飯一盤

題曾子耘瓜圖

誤斷瓜根罪甚微未消狂哲奮餘威鳴琴不忍參其孝
尙學風零鼓瑟希

書琴工萬古音卷後

聞道爲琴獨苦心新琴能發古時音百年却視今爲昔
不說雷琴說萬琴

寄耕鋤隱者倪元鎮

谷口青松夾徑生鶴巢松頂雪初晴此時知有經鋤者
獨抱長鑿嶺上行

檢校傅伯賢求挽其父憲使五首

憲節崎嶇瘴嶺持歸與多少引舟旗東甌除却令尹祝
別道誰家有立祠

公雖歸葬汶陽莊留得閩中像在堂好記儂言看他日
遺苗終有視爲鄉

鳩舌將何歲奉嘗荔丹橘聚與焦黃蓬萊日落天風急

營魄時應一望洋

累帙百篇先在吟鏗然一字敵南金向人求請尤無已

足見終天孝于心

知生知死弔傷俱紀德於詩事不誣我僅知生不知死

弔章魚目混驪珠

三老圖三首

宋人金季反兵時徒遣荆州往乞師撫劍歸來天步艱

無因死病怨良醫

從臥封龍十頃雲閣中肆外溢為文若非用事多排比

薰蔡諸公不足羣

勃磈姑婦入龍庭得意攜毫雪佇亭向使遺文盡收此

後生尊作吐辭經

陳雲心題

君近昌江山已深更依天岳最高岑月明清夜援琴鼓

惟有白雲知汝心

挽雲南參政張顯卿四首 其兩在 碧雞山

誰肯新知紫鳳山正當持節日南還曾談不足能專對

不得深輸九虎關

萬里橋西遠寄詩但知相兒可重期如今緡閣傷垂老

却是陶冥丞訣辭

自非威信結夷蠻祠廟誰修黷燹間從此旃裘具牲酒

不來徼福碧雞山

人臣用世孰無能由子非才不見稱觀此移忠與純孝

是家白席有重登

趙信庵墨梅

廣平援筆賦梅時鐵石心腸吐媚辭千載信庵前此恨

却將鐵石作梅枝

楊補之墨梅

枯枿殘枝三數花似臨清淺照橫斜草元善學營邱筆

水木齊行自一家

題剡溪回舟圖

戴逵失策遣人哀禮也元無往不來明日相過莫相見

扁舟却與到門迴

臣徐立綱恭校

牧庵集卷三十五

元 姚 燧 撰

詩餘

浣溪沙

舟中紀事

白髮年來自笑余孔方從有絕交書誰憐多病麴生疎

兩岸行人爭抵掌誰家舟上載籃輿江南休問看山

無

菩薩蠻

皇慶癸丑春賞花詞

兩間日月同悠久算來無比東君壽一歲一歸來光風

吹九域花枝依舊好只自傷垂老七十六年人見花

能幾春

中秋雨

素娥會把詩人調衰顏不直圓蟾照特地變雲陰江城

三日霖今宵佳節過天上冰輪破纔却放餘輝要看

清興遑

清平樂

失題二首

水仙裝束風致清逾淑春竟枝頭添萼綠要與梅花仲

叔生紅從此羞顏甘同桃李漫山不是冥鴻過盡情

教衛子荆蠻

非非香雪更照溶溶月管被詞花嫌太潔故遣啼鵲濺

血方舒笑臉迎丹雨聲深院珊珊有底春愁未訴向

人紅淚闌干

閨罵

春方北度又送秋南去萬里長空風雨路誰汝冥鴻知

處朝朝舊所窺魚由渠水宿林居爲問江湖苦樂汝

於白鷺何如

大德改元之明年辰在戊戌春三月十有一日

宣慰麓堂邀飲怪坐客無吾肖齋或云逃生朝

矣卽席賦清平樂以壽之

南陽昔歲此日懸弧記不料長沙今款避紅袖青軒負

醉橫欄直楯西東飄殘萬紫千紅不是茶蘼噴雪爭

些閒殺春風

浪淘沙

為柴氏題

河水發崑崙浩浩泉源餘波九里潤猶存若問是家誰
胄出顯德諸孫 今日在清門玉季金昆能時夏清與
冬溫直得鑿坡褒一字華袞休論

競渡

楚俗至今朝服艾盈腰喧江鏡鼓節蘭橈士女踏歌巫
覲舞魚腹魂招 去古既云遙讒毀言消修名立與日
昭昭免向重華敷社跪來直率陶

余年七十洪山僧相過言別公十餘年面頰紅

潤益加於昔有道然耶因為一莞賦此曉之

七十鬢雙蓬已分衰翁煩君休譽面如童只此正為吾
老驗物理會窮 天地一微躬草木還同桃花初也笑
春風及到離披將謝日顏色逾紅

大德丙午端月十四日立春巧連燈夕求西野

潛齋月澗同賦

春燕玉釵騰又試初燈天公節序巧相仍纖手青絲盤
出看寶焰層層 鞭絕土牛繩已送嚴疑牙旗鐵馬響
春冰六十九年余治學老病尙興

送貢應奉仲章歸觀宣城

明月萬家砧蟋蟀哀音何人不起故園心一語最難留
斷袖說觀雲林 回首玉堂深誰綉綸音都門無酒與
君斟只賦祈招當贈別如玉如金

贈重陽奴

初度菊花秋霜水痕收可知不肯離荊州元就龍山風
力軟破帽聽颼 今夕定開舟漲水磯頭淵明解印去
來休夢遠橋齋新草閣檀板輕謳

鷓鴣天

遐觀堂暮飲

誰道夔龍不致君白頭離亂不曾聞三秦碧樹生春色
千里青山入暮雲 何事業底功勳百年五十已中分
從今萬八千場醉莫酌劉伶荷鍤墳

虞美人

牧庵卽事為李元素作

竹風吹落疎疎雨執扇收殘暑小軒簾地細香來莫是
鄰家早有木犀開 玉環穿耳誰家女自獻歌金糗新
聲和徹紫檀槽袖出烏絲纒說要揮毫

玉梳贈內子

相輝瑜珥瑤釵鳳翼蜻蜒動新妝又得水蒼梳人道
秋風何物不瓊瑤 人無玉質容何害玉德斯堪愛尚
慙猶未十分全聽取明年環佩戛璆然

減字木蘭花

劉子善得常德壽梅圖持歸鎮江壽其父梅軒
壽梅紙本傳常武遠壽梅軒歸北固愛梅無有似君貪
東極吳中西盡楚 黃昏清淺孤山路能對春風旬日
許不如滿歲畫中看冷蘂疎枝常照戶

南鄉子

遊洪山寺

良月大洪山楓葉青柏葉殷一樹桃花修竹裏天慳
連見春風一歲間 爭挽插雲鬢日暮金鞍未擬還偏
與歌姝相映照朱顏應笑詩人兩鬢斑

次馮雪崖韻二首

荆憲品皆加纔罷還除世共華恨殺峴山山下路梅花
誰醉雙瓶玉照沙 涂水聽宜麻行脚陽春起未涯君
去莫嗟風土異堪誇君祖鄉鄰我祖家

日覺鬢霜加欲對清醇戀物華離別紛紛長眩眼生花
易散難搏掌上沙 蓬意不依麻未必移居漢水涯前
日曾於遺集序張誇素鮫清風有幾家

小重山

蕤女歸寧還襄陽

江渚蒹葭白露晞雲間渾未有蚤鴻飛人情難在別庭
闌攜諸幼孤艇溯流歸 七十古來稀乃翁筋力尙未
衰微峴山不是遠相違猶能往清淚莫沾衣

風雨折枝詞

早是清明應候風勢如滄海浪怒號空更兼潑火雨冥
濛如何得枝上有殘紅 最惜牡丹叢曉來吹盡折教
兒童且爲支拄曲欄中還堪否留客一梅同

定風波

南州以菌生竹間爲草并樹雜瘦薄而枯雖日
乾猶可萎茹此筆竹絲爲之簾蓋得竹餘氣而
生然以世多未見故祥之余以理推如此唐古
憲僉筆生菌繪爲圖因有是作

五馬雙旌出郡堂歸來椽筆對凝香只爲好書天作意

相戲故生三秀在毫釐 不是畫師生手觸拳曲層雲
連葉幾何長我有一占君試記何事已開他日判花神

題軸軒左右埋二石檻植荷其中

族汲清泉石斛方便疑身已置江鄉八九吞胸雲夢小
應笑白頭兒戲未曾忘 荷葉且看張翠蓋此外芙蓉
誰望集朱裳還有不如人意處遮去碧天明月照泱泱

洞仙歌

石山

伊誰斧鑿此玲瓏巖岫至巧先天化工手又不知何地
夜壑深藏今留待白髮詩人攜走 向宣和廢苑睥睨
高株欲轉愁回萬牛首期出處與君偕立則參前卷密
可懷之襟袖尚未敢云能此私從怕雷雨冥冥六丁來
取

對梅

疎枝冷蘂臘前時初破年後纔多玉妃墮問梅軒白髮
寂對空株期三百六十誰同幽坐 孔方兄善幻半幅
溪藤貌出緇塵素衣泥當盛暑展圖看遽失炎蒸甚欲
摘傾筐三箇又却被傍人勸休休怕他日鹽羹鳳毛無

和

江梅引

謝王子勉提刑送江梅二首

西湖不近上林隈問江梅定誰栽莫是冥鴻銜子遠飛
來紫陌遊人多不識但驚看青天鬚一樹開 獨有使
君憐寂寞爲持盃能幾回玉纖橫管東風外落日樓臺
不恨明朝飛雪滿蒼苔恨殺南溪調鼎手恐遲暮到而
今霜鬢催

年年江上見寒梅幾枝開暗香來疑是月宮僊子下瑤
臺冷艷一枝折入手斷魂遠相思切寄與誰 怨極恨
極嗅玉蘂念此情家萬里暮霞散綺楚天外幾片輕飛
爲我多愁特地點征衣我已飄零君又老正心碎那堪
聞塞管吹

臣徐立綱恭校

牧庵集卷三十六

元 姚 燧 撰

詩餘

王漏遲

與暢純父學士同舟過鹿門山

迴丹青未了森然玉立相迎雲表勞苦詩人鄭重鹿門
清曉者舊猶今好在算竊比山靈年少青蓋照宜余翠
葆蕭蕭華皎 渺渺漢水滄波問流盡人問幾多悲嘯
對羊公片石一尊相弔喚起長庚小妾試看坐金鞍歌
笑飛蚬小澹澹長空孤鳥

滿江紅

廉野雲左揆求賦南園原注慶雲都
城善謳者

面勢林塘緊橫曉舳稜如削還更比城南韋杜去天盈
握便有名園能甲乙他山刻施先尊岳甚一花一石總
都將平泉學 雖鬢髮流光覺渾未厭朋來數有慶雲
善譜新聲天樂正爾關弓鴻鵠至可知棄屣麒麟閣只
北山逋客負塵纓滄浪漚

送李景山使交趾

六詔江山十年厭孳舟還轍但只有日南遐域未嘗持

節八月秋風來朔漠燕然已沒鞍轉雪料此時銅柱瘴
雲收無炎熱 御尺一行宜決煩重為雕題說道皇元

威德萬方臣妾直以越裳聲教阻千金裝甌渠誰屑要

降王明日共輶軒來金闕

送張子正廣西宣慰司都事

瘴海盲風更誰避樓船檣折長記得鏡歌歸路獲嘉時
節日夜丹青麟閣夢論功纔補朱衣缺問世間求寵有
門無終迷轍 為此錯平生鐵騎嶺嶠皆炎熱獨梅花
萬里桂林冰雪躍馬十年銷髀肉遠遊一債債難徹笑
悠悠造物戲人哉冠纓絕

滿庭芳

寄趙宣慰平遠

有北先寒來時鴻鴈記經何地初霜問渠鵝鷄何苦上
顏行浩蕩煙波萬頃怕誰去爭許三湘聊容與誰求繫
帛傳語寄炎荒 丹山如鳳鳥相逢定是問我行藏說
於今華髮為汝增傷晚笑巢阿覽德莫貪快千仞翱翔
和鳴擬從吹嶰管終不似朝陽

水調歌頭

幽居

開軒對朝爽吾亦愛吾廬君亭有笏堪拄人道富於余
尚恐軒裳念在前日朱門故態消釋未全除反覆看如
此儂豈遽慚渠 最同是烟滅竈釜生魚年年客裏相
值佳興負當初縱使軒亭無恙亦取山靈抵掌猿鶴怨
移書樽酒醉江月何日賦歸歟

買田天生門外

買地近陸壑十頃展平瀾相如漫說雲夢八九可肖蟠
已具扁舟放鶴又且觀魚知樂何忍利投竿却恐避地
下鷗鷺怨盟寒 屋茨茅蹊種竹晚滋蘭天生此所宜
着素髮颯垂冠手苦彎弓難合惟有招麾毛穎筋力尚
桓桓攜我二三子日往將詩壇

送徐大山

崇仁送行役回首十周星因今常武丞去衣繡記曾經
西北桃源山峻東北洞庭春盡浩浩際滄溟鄂渚玉薪
米連月雨冥冥 天氣佳殊未暮莫揚船便令縮印遲
上誰奪老槐廳一語嗟卑烏用覽鏡還宜自重如此鬢

毛青軒冕森塗看馭日與鞭霆

岳陽寄定菴王萬戶

茲遊太奇絕我亦壯君侯春風般地悲歎笳鼓萬貔貅
平昔心胷吞着八九江南雲夢今上岳陽樓尊酒浣塵
土山雨歇青油 竟陵客又挾病入西州惟余與汝湍
水東決則東流遙想凝香畫戟談笑兜鍪晝息莫賦大
刀頭麟閣看他日居右有人不

守歲

六十一年似隙隙白駒馳人家守歲癡計明日怕容辭
萬事纔堪一笑何必朱顏年少誰不侮吾衰只看屠酥
酒先酌穠中兒 無以為閒曠括謫仙詩人生日日渾
醉百歲以為期三萬六千場耳一日盃傾三百巧歷算
能推試問自今去餘有幾何厄

燭影搖紅

新齋肅政李元讓座間任氏婦歌海棠開後之
語非專為海棠設故別賦二首錄呈太初宣相
時中

天寶三郎愛瓊睡起紅妝嬾背渠素手洗朱鉛吹裂寧

王管羯鼓嵬坡塵散記紅冰淫淫淚斷際天長恨蜀棧

青螺錦江難浣千古驚魂泛蘭轉蕙光風暖嫣然一

笑尚傾城桃李空繁滿銀燭春宵苦短頤青軒流光綬

綬借諸任袖回施新齋捧

案原闕三字

嫋嫋東風碧湘左畔羣山圍海棠無語不成蹊桃李羞

牛後生臉朱唇暈酒問坡仙肝腸錦繡未容花睡銀燭

高燒何如晴晝十事之中不隨人意長居九結貽顛

顛笑靈均蘭茝盈襟袖今代巫陽恐有劍南呼樵人畫

手向青軒底貌取妖妍爲司花壽

木蘭花慢

清明上巳同日亦吾生少遇賦樂府奉呈判縣

伯陽志友兼寄高侍讀

暢光風嫋嫋轉幽蕙泛崇蘭最上巳清明相期一日百

歲逢難鞦韆自兒女事快隣翁覆手羽觴乾莫道韶華

一月從今已屬春殘故人回首隔長安輪直下金鑾

對賜火新煙應思被袂何地江干依然齒牙牢在並年

時花似霧中看獨賴中書未老言時髮尚衝冠

石州慢

失題

高與雙崖馮雪魏青三子皆人傑當年慣見中宵天外

德星難拆華觴雕俎清辭細切琅玕定應袖有銀鑄鐵

而我獨離羣卧南陽甘節書絕故人石影新翻欲譜

調疎聲拙誰遣巫陽喚起滕王長別珠簾畫棟紫飛南

浦朝雲當時此句雖清切何似倚危欄滿西山晴雪

賀新郎

失題

杜宇爲謀拙只當時西州已報鼉靈功烈何事爲心輕

傳禪坐取名墮身滅化怨烏春山啼血試聽不如歸去

語怕君遠未曉吾能說冤憤在失金闕胡爲不叩天

關裂在人間丁寧控訴欲求誰雪蜀道思歸誠何有便

隔雲山千疊一再舉猶堪橫絕苦趣東君行不早到千

紅萬紫飛時節呼謝豹慎捫舌

摸魚子

賦玉簪錄呈趙太初兼與時中茂異

更休尋玉山瑤草蓬萊知在何處司花嫌被春風妬留

待九秋清露還解語試問看當時月夜乘鸞女何年遺

汝甚不怕高寒青冥萬里鬢鬢亂風霧 人間世無物
有香如許靈均遺恨千古芙蓉杜若何堪佩顛顛行吟
沅浦空自苦謂教得揚雄不信離騷賦雲牕月戶恨白
髮詩翁年來多病不識醉鄉路

蘭陵王

昨日奉候知玉體已不恙軒從可比矣其戒行
何時作蘭陵王曲問之上雪崖使君

雪崖雪玉壘浮雲變滅蓬婆外晴白界天西嶺窻涵古
今絕奈山置下列類媵姬姜姊姪望太白三百去天六
月人猶失炎熱 緇塵苦為涅問誰可配茲千仞高潔
惟君雅號相優劣有北正寒冽傳將移節及門再命益
磔折未聞賜環玦 我拙誤名竊甚此日徵書亦到巖
穴何人輓轆同車輟華首最相悅忍為輕別定成行不
乞為汝負羈縲

綠頭鴨

贈辛尚書家琵琶妾何氏

錦堂深獸爐香噴沉煙紫檀槽金泥花面美人斜抱當
筵輕羅綬素肌瑩玉近鸞翹雲鬢梳蠟玉筍輕拋魚文

細撥鳳凰飛上四條絃碎牙板煩襟消盡秋氣滿庭軒
今宵月依稀向人欲鬪嬋娟 變新聲能翻舊曲跟前
風物凄然路漫漫漢如出塞夜悄悄商婦移船馬上愁
思江邊怨感分明都向曲中傳困無力勸人金盞須要
倒垂蓮拚沉醉紅塵悄恍一夢遊仙

六州歌頭

賦木蓮花

靈均不信木末拳芙蓉徒自潔好奇服芝荷縫看心骨
露月光風似愛蓮叟云難狎應亦未觀林下澹丰容坐
蔭高花十丈身疑在玉井三峰甚東皇遣與桃李鬪春
濃男色昌宗失昌丰 訪平泉記奇草木惟赤柏與金
松岷嶺導江浩浩發臨邛進吳儂萬里江南北行欲遍
未曾逢 堪恨恨風與雨苦相攻怕學瓊花不墜潛飛
去地上無蹤奈明朝酒醒空對夕陽春流水溶溶

臣徐立綱恭校

牧庵集附錄

年譜

案先生撰其世父魯國文獻公神道碑叙姚氏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梁唐六鎮節度使勃勃生金吾將軍漢英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弘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景祥生太子洗馬去華去華生金東上閣門使金州團練使玠玠生閣門祇候武德將軍佺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綺綺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名仲宏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文獻樞及弟楨格樞生今行河南省左丞焯楨生故江東憲僉燉格生先生諱燧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同修國史諡曰文其先柳城人今與

中府卽古營州慕容銑所都也其族大以蕃先生送馮雪崖序亦云九世祖東陽郡公有孫嘗王柳城今其地有姚山館姚家陀猶以吾姓氏之墳墓咸在焉然其後皆不讀書舉爲鮮卑人矣

太宗英文皇帝十年戊戌當宋嘉熙二年

先生生

十二年庚子

先生三歲案先生爲馮松菴挽詩序云松菴歿以庚子七月我先人之棄其孤亦以是年文獻公碑云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爲承旨也

定宗簡平皇帝五年庚戌當宋淳祐九年

先生十三歲是年始見魯齋先生案先生與許德卿書云燧生十三年拜先履絢於蘇門

憲宗恒肅皇帝五年乙卯當宋寶祐三年

先生十八歲始受學於魯齋先生案與許德卿書曰十八年謬齒弟子之列於長安時立下席自是至其莫楹實二十有九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中統元年庚申當宋景定元年

先生二十三歲

中統二年辛酉

先生二十四歲送暢純父序云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雖不敢非諸口而未嘗不輕之於心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為或謂有作者風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蓋是年方學為文三辰儀銘等當作於其時案此譜多以所年之下亦有約畧附之者集雖不全其目多見于此

至元元年甲子當宋咸淳元

先生二十七歲案文獻公碑云至元始元詔罷世侯以左丞行省河東是歲今河南省左丞文獻公子燁

生

至元三年丙寅

先生二十九歲有送宰伯魯遊秦序

至元四年丁卯

先生三十歲案文獻公碑至元四年拜中書左丞至

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

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又云五年

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公僉省事八年入覲十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祥定禮儀使參政焦公碑云至元之

初少師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還以昭文館大學士

休政京師賓客之送迎皆遂將命而識公與文獻碑

不合先君日記云中統二年奉旨令右丞相公於平

陽太原行中書省平陽太原河東山西也是中統至

元皆嘗行省其地右丞則前書記張公也本姓魯父

名聚社日生小字社住太原臨州臨泉縣使君莊人

父為人所殺其母負公行丐於市至郝太守家有張

孔目者無子攜去養以為子因冒張姓長祝髮為僧

及遇知世祖皇帝得所攀附云

至元五年戊辰

先生三十一歲其年用兵襄陽闢省河南文獻僉省

事是年建御史臺

至元六年己巳

先生三十二歲是年置諸道提刑按察司事見山南

廉司題名記

至元七年庚午

先生三十三歲勸農白公碑云魯齋先生避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自汴韓思永藕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高凝與燧燉自河內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驛致館下蓋同是年也

至元八年辛未

先生三十四歲是年文獻公入覲碑云八年入覲者

至元十年癸酉

先生三十六歲是年文獻公拜昭文館大學士祥定

禮儀使

至元十二年乙亥

先生三十八歲始為秦邸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張詹丞碑云當十有二年太師奉朝請京師燧秦邸文學俾從之西凡偕以三使蜀及轉陝西憲副引為掾屬

至元十三年丙子是年宋亡

先生三十九歲文獻公碑云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先生有壽公水調詞云相公奉朝請京輦已三年當是此年寄賀者九頂山題名云天子嗣位之十五年大參公相秦藩明冬以王教安鞏庸蜀又明年以漢嘉新下入諭其民休旬佳日公因訪李冰遺烈登山東九頂之上書公及同遊者姓名三月二十四日其歲丙子其年至元之十有三年王府文學姚燧記則先生與大參公同在嘉州豈使蜀之一耶是年又奉教招王立合州使蜀之二也其年南宋平所謂大參蓋商公左山也嗣位之十五年以中統初元考之亦不合

至元十五年戊寅

先生四十一歲黎施州序云十五年奉先王教安集夔府新下之民始與黎侯相識其三使蜀者亦其一歟王希真祠堂銘云族姪燧自汴至長安求銘無歲月可考亦當在此年也是歲秋七月二十三日文獻公薨壽七十有八

至元十六年巳卯

先生四十二歲有何敬夫醉經堂記是年始娶紫陽

先生中女楊氏

至元十七年庚辰

先生四十三歲為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夫

人楊氏生楊氏婦而卒

至元十八年辛巳

先生四十四歲為秦憲副是年娶今夫人趙氏年二

十有四見其外舅和父墓誌有送雷季正見魯齋序

至元十九年壬午

先生四十五歲居秦有劉天麟為其父求撰神道碑

兵馬總管袁公碑云十八年燧以陝西憲副錄囚延

安明年子克良持書謁銘蓋此年也其年五月二日

菴女生長適楊萬戶孝基

至元二十年癸未

先生四十六歲為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案

澧州廟學記云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

大德乙亥為記時在武昌末云書于鄂之南陽書院

之楚梓堂是歲魯齋先生卒與許德卿書云立下席

二十九年蓋憲宗五年乙卯至是為二十九年也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

先生四十七歲為湖北憲副按部澧州有寄家人書

日南柯子七月初二日夫人生朝又有別枉渚德公

詩云孤姪貳荆憲又曰枉渚訪先友德公嘗與文獻

公文處枉渚在常德江南岸與招屈亭相望亭相傳

以為昔楚人招屈原於此故名近歲仕宦于彼者繼

司憲者迫人屈招惡其名為招屈遂去其扁枉渚見

楚辭是年九月二十日長子壩生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

先生四十八歲為荆憲副有別丁編修序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

先生四十九歲松菴挽詩序云二十有三年夏以湖

北憲副奉檄趨京謂為直學上也以疾留襄陽會河

南憲僉馮君帖求為其先序并馮氏三世遺文序臨

湘縣聽壁記又婆羅門序云余由荆憲奉檄趨京病

留襄陽馮憲僉由汴梁至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夢卿

皆由長沙至三君飲饒漢賓壽卿賦此聲南陽道中
依韻和寄之跋張總管父都漕公手澤云至元丙戌
姚燧觀都漕濟江調兵記自題肖齋清富軒先伯父
三帖黃門飛鞞圖許道寧幽人曳杖圖元暉山水圖
雙鶉圖補之梅黃華竹時苗留犢江淑魚舟等皆作
於是年肖齋家物也先生與之交處最稔其人多讀
書工於詩喜蓄書畫襟懷灑落無塵俗氣居潭之西
城引流種樹甚有清致武弁中好事者世不一二數
卽所謂張總管夢卿者也是年又有臨湘縣廳壁記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先生五十歲時爲翰林直學士有送暢純父序太醫
鄭公碑寄盧處道詩張天表遐觀堂記雷君損之歸
來園記送余春谷序參政胡公碑云二十三年始相
其年十月五日薨明年五月諸子自江南歸葬八月
吉有日子瓚從其諸父按察使讓來請銘亦必是年
也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

先生五十一歲歸自燕居于鄧有朋簪堂記牡丹序

遐觀臺序云二十五年罷直玉堂與張肖齋史仲威
宋齊彥梁貞父王景韓等遊處並見集中有右三部
馮郎中碑肖齋赫曦亭記覆瓿葉詩招貢父探梅及
次探梅韻書水元暉山水末云肖齋以至元戊子夏
五月購得之姚燧爲識末幅蓋皆是年作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先生五十二歲居鄧有除日試臨安竹絲筆金星歙
硯書事答肖齋餽歲及海岳堂記閻醫隱銘李文紀
碑送馮壽卿副憲途西序金將仕秦君志銘楊彥亨
遐觀臺唱和詩序

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先生五十三歲授大司農丞樞菴集序云後君沒之
十九年至元庚寅子京出其譜而見其然且求叙是
年先生自漢浮江東遊會稽過江州見濂溪書院記
後四年再過記方刻石汴梁學記亦庚寅夏四月夏
爲直學士豈農丞之後耶

至元二十八年辛卯

先生五十四歲按察司其年改廉訪司盜臣僧格約

蘇穆爾伏誅有湖口縣學次曹訓導韻自跋云青龍
辛卯三月四日獨步縣學無人訓導曹君餉予詩為
和之署街為前直學士刻石縣學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先生五十五歲挈家寓武昌有送徐大山序題王西
溪珍翰跋語第二子圻生於武昌劉彥清序亦當在
是年

至元三十年癸巳

先生五十六歲是歲始自鄧居郢木蘭花云再年逾
耳順來七稔石城居癸巳至己亥七年也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先生五十七歲遊江西龍興有滕王閣記宣慰王公
碑招撫使王公碑云王彥弼總管南康過燧舟中求
其先人墓銘并問宏求銘其考瀏陽尉亦當在是年
歸至鄂中書遣直省舍人札哈勒台以朝請大夫翰
林學士召與高道凝同赴別鄰詩序云青龍甲午十
二月十一日赴召劉武敏公碑云三十一年知鄧州
劉克仁來言曰亦疑是年也

元貞元年乙未

先生五十八歲與道凝同修世皇實錄有長春宮碑
崇陽學記董氏棟華堂記

元貞二年丙申

先生五十九歲因改葬少師于輝襄事歸郢勸農白
公碑云夫人賈以苟宗道埋辭求銘墳道數年不能
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入翰林過輝夫人所姨母為言
是必葬少師之時也又有壽詞春從天上來先生元
貞之元在翰林明年改葬少師而出此詞有齷荆之
語當是三年未改大德之春作者

大德元年丁酉

先生六十歲有毛氏壽萱堂記曹州學記龐禮部母
夫人序云元貞始元同官翰林前年訪以史事去年
追南歸今閒退於郢故書致三千里之賀時先生居
郢故云判官劉君誌銘云至元乙酉七月七日卒後
十二年丐銘其墓均州萬戶翟公碑亦是年也幼女
楚楚生

大德二年戊戌

先生六十一歲江陵廟學記云至元乙亥江陵下之四年廟學火至今大德之戊戌凡二十四年又云嘗貳憲于此再入鑿坡求記當是其年作是歲安陸府學記云大德戊戌分司撤毀殿別構冬十一月歸未云嘉平中休日記是年挈家遊長沙麓堂宣慰和尚館公於爰裔堂堂名公所命也未幾疎齋盧公處道由集賢學士出祝海岳過長沙同館斯堂盧以堂名未盡厥美因共更爲世臣先生大書之予以爲世三十一也改作世亦三十一竟爲麓堂公享年之讖云又有贈疎齋三絕句及與憲使陳時舉留別詩并其母夫人李君神道銘致先懷集府君墓銘爰裔堂牡丹長句羣山崗宴集燭影搖紅李新齋憲副趙子昂畫夫子小影贊靜壽堂記趙監倉銘壽肖齋清平樂又守歲水調歌頭云六十一年似憲隙白駒馳等作致以是年始拜先生於潭舉致湖南憲府史云

大德三年己亥

先生六十二歲寓武昌居南陽書院之楚梓堂春遊黃州有贈賈芳春綠頭鴨龐氏先德碑云元貞丙申

翰撰詠手書鉅軸相授曰吾先德也其賜之銘後云大德己亥趣書乃筆削其書夏五月有送劉仲信燕南經歷序段立夫建昌府判官序秋八月李茂卿序九月李德隆序十有一月澧州學記十二月上懷恩州唐君碑寄疎齋贈平章劉公綵頭鴨故左丞相阿爾哈雅碑振衣亭記平章劉公劄甲第武昌求三堂名并記於先生先生以清風垂紳益壯名之致時爲湖南憲府史疎齋除湘南憲致乘傳請上至武昌與先生會先生喜分題賦平章劉公三堂先生得清風疎齋垂紳致忝益壯焉是歲幼子石城生於郢木蘭花云再年逾耳順來七稔石城居記白髮添丁云云其年六十二也

大德四年庚子

先生六十三歲居郢城春猶在武昌有重修虞帝廟碑南泉慈化寺碑清風堂記馮雪崖二孫名字序送郭幹卿序輝州三賢堂記

大德五年辛丑

先生六十四歲授中憲大夫江東憲使有南平樓記

寧國修造記都統榮公碑徽州路達嚶嚶齊虎公碑
讀史管見序劉氏六子名說僉密院趙公碑遺安堂
記司徒董公碑云大德辛丑天子念功贈諡中並左
丞子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參政王思廉狀遠走江
東而訪燧亦在是年也

大德六年壬寅

先生六十五歲有國統離合表序參政焦公碑總管
高公碑

大德七年癸卯

先生六十六歲案饒州明倫堂記云大德癸卯通議
大夫饒之總管趙侯訓以路政修舉新學餘五十楹
遺直學士黃叟走書求記並案青神陳氏碑云大德
戊戌後五年陳時舉總管建康求撰宋太常青神陳
氏碑蓋是年也又有蒙古光祿表勲碑文撰序紫陽
先生文集序戎大參父九十絕句十首戎時為奉使
宣撫巡歷江東又金正議大夫王公碑云大德癸卯
以省郎從宣撫江東俾銘其碑又太史楊公碑云一
十一年卒後十年子寅求銘墳道三十一年甲午至

癸卯十年也謝顯卿序云大德辛丑燧使江之東顯
卿副是道先生二十有七月之間禮浹而恭云是
歲嘉平移節浙西疑為此年十二月也六月望日有
錄壽細君樂章集為軸等作

大德八年甲辰

先生六十七歲自宣城移病居太平之潢池鎮有江
東憲廻鷓鴣天二首萬戶邸公喬公征行元帥趙公
等碑是歲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冬十月
至龍興奉安西王教撰延益寺碑

大德九年乙巳

先生六十八歲居龍興有太平興國官碑臨江府判
官夏君母夫人神荆湖宣慰司興造記淮安忠武王
畫像贊徐子方真贊袁之上佐高氏子字說文選序
秋八月望日至西山翠巖寺同行僉憲郝子明檢校
閻子濟儒學副提舉祝靜得與致竣事少憇于洪厓
丹井石上飲酒樂甚先生賦臨江仙致與靜得有和
致又反和之先生亦有答者子濟別賦婆羅門引致
又別賦五言古詩皆命致書貽紫清道友王梅叟碑

刻之石又架木物爲梯登俾致跨水題名丹井厓石
之上致云是以章子厚待我也諸公爲之一笑先生
持酒相勞九月移疾北歸至吳城山子濟靜得亦來
會子濟取吳城山三字與靜得約致分韻賦臨江仙
以寫琴瑟之意子濟自叙云九月七日舟行送牧菴
先生過樵舍至吳城山與靜得賦臨江仙取吳城山
三字爲韻留山字邀時中作去歲迎公樵舍驛今年
送別重湖青山知我往來無揆材慚杞梓聞道覲乘
榆勝日黃華重九日喜浮五老眉鬚清尊何惜駐楫
烏分風行咫尺千里異荆吳右子濟一代文章千載
事區區外物虛名了知此老去留輕銜舟攜二客襍
被送兼程渺渺望湖樓下水連朝無此秋晴新霜紅
葉錦爲城重陽誰共醉五老定相迎右靜得先生致
所賦見自藁明日程公雪樓以學士赴召亦至相與
留連南康累日雪樓北上先生解舟至江州會馬漕
副克復相留迎醫病間遊廬山留興國宮提點湯公
爲建牧菴亭且立先所撰採訪眞君碑又爲撰新莊
記漕司暖翠亭記舊德堂記云大德乙巳某歸自西

江相遭德隆于鄂求名斯堂等作皆於是年也

大德十年丙午

先生六十九歲客武昌郭安道爲僉憲許澹齋儒學
提舉有贈二公浪淘沙又有與安道論書序達嚙嚙
齊裴公碑案荆湖北道興造記云經始於大德乙巳
之十月壬午以丙午春三月之癸酉訖功夏五月遣
掾屬趙茂陵告成亦是年作五月十一日閩子濟卒
大德十一年丁未

先生七十歲有夏府判母張氏碑布色兵馬碑平章
游公碑云公以至元十九年拜榮祿平章明年薨於
位後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元子永錫遭猶子某
自汴而郢以碑見託正是年也冬宮師府遣正字呂
洙持太子太師藩陽王璋書如漢徵四皓故事趣
爲太子賓客授正奉大夫十二月至維揚與第二子
圻定婚焦氏婦龍陽梁孝子碑經歷呂君碣皆作於
眞州蓋是年也

至大元年戊申

先生七十一歲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春二月先生

舟過高郵有次致和杜紫微齊山詩又有次韻贈李若水及留別柬呂正字登淮安城樓并參錯和勉致進德無怠等詩致侍舟行至崔鎮水驛而別有齊哩克台先廟碑龍興寺永業田記右丞相史公先德碑是歲由賓客授資善爲承旨又除太子少傅不拜武宗諭之先生再拜曰昔先伯父嘗除是官亦辭不拜臣何敢受

至大二年己酉

先生七十二歲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同修國史案雍國賀公碑至大二年七月二十有九日行在南坡公碑未銘敕翰林學士承旨燧撰述之又龍興寺永業田記云至大戊辰令下明年三月俾學士承旨姚燧爲文末云其年夏五月記是三月傳旨五月文始成也又有朝元萬壽宮碑招撫李君墓表

至大三年庚戌

先生七十三歲是年舉致爲汴省掾有滕文穆公碑潘王詩序許文正公祠堂記元帝祠記忠勤堂記喬

木堂記雪堂雅集跋語孫侍郎碑楚公畫贊郊宮樂府南鄉子等作

至大四年辛亥

先生七十四歲爲中子圻娶焦氏婦閏七月至杭未幾中書遣陳檢閱復以承旨召病不克赴十月至京口買舟西歸致與先生別儀真遂成長別是歲有完顏公碑南寺碑寺武皇所創設行工部董其役未成而上仙遂輟工一日佛座前紋石上有二巨跡一靴跡一佛跡僧以告行工部官事聞上成之命先生爲文先生時已得請南歸中道文成進之李宗師書丹刻石僧有取碑中祝髮與前聖往矣于佛焉依等語訓曰祝髮斷髮也罵僧爲禿焉依者焉爲未定之辭此謗無佛訟之太后后怒命諸老與集議之宗師詰其人曰祝髮字文人多用之焉字語助也何謂罵僧謗無佛乎其人曰宗師亦僧也謂我曹爲斷髮去禿幾何李因曰國家使我曹飽食煖衣者亦何用哉其人遽曰將以祝皇上萬萬年壽也李曰然則祝字固佳字也僧茫然失措無以應議上命趙子昂元復初

別撰其文張希孟祭先生文有磨平淮碑之語今文
去祝髮語因紀之

皇慶元年壬子

先生七十五歲居廬山作匡山精舍記慈化寺碑皇
慶壽詞上巳清明同日樂府

皇慶二年癸丑

先生七十六歲是年復以翰林承旨召先生已卧病
郢城矣有寧國路修廟學碑賞花十詩九日感皇恩
樂府蓋先生絕筆也先生九月十有四日薨葬郢城
北臺之陂鄉

臣徐立綱恭校

道園學古
錄五
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明刊本

雍虞公文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
綸國家氣象相表裏
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
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
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
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
閣然其文氣高者崛起下
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
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

師竺鑪相宣風雅造倡
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
時雍虞公方回翔中監
容臺間吾鄙有識之士見
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
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
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融
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
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
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

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者如獲拱壁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豪尚人之心亦無拘然步趨方人之意棧用自熟境趣自生三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穹林葱蒨鬱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為波濤裁剝其中

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裛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序玄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

道園學古錄目錄

雍虞集伯生

在朝藻

卷之一

賦

別知賦送表伯長

畫枯木賦

古劍賦
木齋賦

標

思會奏操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自序

高彦敬青山白雲圖

賦

賦衛節婦王夫人

古詩五言

諫草生竹間

月出古城東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翰林對月

續敘日梨花

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

續詠貧士一首

後續詠貧士四首

赤城館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送吳子高

寄趙新治亭

盜發亞父塚

題宋誠齋侍郎聖繪事

趙忠簡公祠堂詩

題樂易齋

高竹臨水上

書上京國子監壁

李老谷

賦水木清華亭

又一首答金泉見和

觀花有感

同閣學士金鴨燒香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千仲元舍賦紅梅

題儋耳東坡飯酒堂

應制題吳王納涼圖

能為前人役乎第於公
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
以附著姓名為幸又高劉
君政事之暇敦篤風韻如
是遂不敢辭而為之序至
五
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
脩國史歐陽玄序

步虛詞四首

贈藝監小吏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日出行

贈寫真徐士明

贈鐵冠道者二首

寄幻庵主者

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

題浴日觀

吹笛圖

送李彥方閣憲

題朱郎竹木

題薛外史瓊林臺

題彭澤陶氏家譜

卷之二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子昂畫馬

家兄孟脩父輪賦雨還

商德符畫幽篁古木

為達兼善御史題墨竹

題畫

題且景初僉司畫

白翎雀歌

題商學畫

記子昂畫

送張道士歸上清

贈治冠者

寄陳叟仲上都作

贈商德符華山圖

賦茅山道士雲松棠

題李誠之學士白雲半閣

為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題鄭秀才隱居

賦蘇伯脩藏溪畫堂

送張兵部分題得至上海

張令鹿門圖

淇澗行

子昂墨竹

賦吳郡陸友仁白玉方印

畫鶴

寫廬山圖上

題柯敬仲畫

敬仲畫扇

題柯博士畫

題灤陽胡氏雲溪卷

題蒼園老梅圖

題衣鹿驢圖

律詩五言

林臯亭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送先隴二隣價達其二首

次韻阿榮存初見寄

雪巖樓觀

寄子山尚書

送張尚德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送長沙守

代衆仲作

題宋雲舉太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玉堂燕集圖

寄蕭田先生

畫檣

為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

題朱郎竹木

赤壁圖

送朱潛虛之廣東照磨

賦程氏竹兩山房二首

題高茂敬題子昂共畫一軸

題揚友直枯木圖

酬蕭侯送蒲萄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題雲谷曉行圖

節婦王夫人劉氏

善谷早行

送人之劔閣倅

湯輿

寄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

明皇按樂圖

送趙編修祀西嶽江濱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寄岑桂風子先生

鄭谷圖

李貞嶠墨竹

贈楊友直

寄阿魯聳學士

題况肩吾縣令贈行卷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試問堂前石五首

送曾子聲廉使之漢中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正月十一日朝回即事

贈別兵部崔郎中

次韻筠軒

次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慶史治書八十

送國王孫兒只之南東

送陳碩

李章玄玉

送趙子期宣 詔交趾

卷之三

律詩七言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贈星上人歸湘中

子昂秋山圖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安慶路雙蓮寺得上人超然亭

謝茅山主者贈白羅縵衣請為作大洞祖宗師四十五贊

送莫京父廣憲經歷

遊尚書何公山莊四首

次舍弟仲常雜黃氏妹傷感韻二首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送江聲伯

同歐陽原功梓制復齋宮賦

次韻張灣菴青山寺詩

次韻國子監同官二首

次韻馬伯庸學士見貽并簡曹子貞學士孫信臣侍

制彭允蹈待制二首 賦國史院駁峯石

進講後侍宴 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二首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第二首

次韻道士齊神清賦辭粟

賦道士張彥輔為徐中孚作江南秋思圖

詩贈齊神清歸隱茅山

右題南野亭

次韻吳成季宗師赤城阻雨

次韻伯庸尚書春暮遊七祖真人菴兼簡吳宗師四首

觸石墜馬卧病寄澗之學士敬仲參書二首

送宋誠甫太監祀天妃 再用韻謝開闢宗師二首

雲州道中數間異香 次行揚友直北行道中

再用郊字韻二首 謝王儀伯參政見和

十月十六日李澗之學士宅宣 旨賦并得其鎮紙

玉蟾

次韻馬伯庸尚書

送甘太史祀名山大川

寄天台武英太無二君

子昂墨竹

即事呈關老諸學士

賦胡氏皆山

賦瑒山成簡卿心遠亭

送全州錄事

送蔣山善公

玉堂讀卷

謝吳宗師送牡丹

和范德機從揚揚進士見寄

送進士劉聞赴臨江錄事

贈別縉性粹中支渭興文舉二賢良

贈別羅朋友道

贈趙生

贈昇龍觀主

訪李真人不遇

賦畫洲

完哲篤下第歸蜀

吳宗師夢子得山居奇勝持甚喜竟歷歷分明忻然

相告賦此

答李簡伯司業分俎

次韻朱本初訪李旣之不遇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四首

寄子敬趙平章

題張太為陳升海畫廬山圖

別國史院駁峯石二首

神鳳琴

繼陶居士傳

謝書彙送宣和瀘石硯

送蘇伯脩御史

次韻柯玉文寄別

謝書彙惠梅花

再用韻簡巢翁

送玉泉長老栗木果

寄向曲外史張伯雨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與薩都刺進士

送王師曾編脩祀南鎮

題東平王與盛麗明手卷

到先壙為墓人書

題陵翠亭

賦石竹

賦碧筠堂

次韻吳宗師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謝吳宗師惠墨

三用韻答葉翁

謝吳宗師送莊舟

題熊太古畫

送淨慈書記

題畫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申陸提點卷後

寄海南故將軍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幕歸

次韻魯衆仲助教相壽

次韻杜德常博士壽崧山

絕句五言

冥陳公子宅贈燕學士

送王君實御史

寄荅馬昂夫提管

送劉宗師歸茅山

送歐陽原功諫告歸瀾陽首

次韻楊友直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八月十五日傷感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寄賦采兒只平草紫微亭

奉同吳宗師賦蔡七祖新齋

寄來鶴亭主人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再和二首

四用韻首寄吳宗師謝夏真人

題着色山圖

送趙伯常早奉出貳淮憲

送趙養彝

城東觀杏花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申陸提點卷後

寄泉南三老人

題慶里子山尚書秋春小隱

次韻宋願甫

宜和墨竹寒雀

雙鷺圖

題日食司所藏惠甄腐瓜行蟻圖

畫扇雀竹

畫雙蝶

河梁別圖

捕魚圖

雜寫二首

題李觀之學士湖上讀書十一首

題熊太古畫二首

六言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卷之四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荅袁伯長二首

木芙蓉

送四川憲使五首

舊屋

馬圖

王母圖四首

閩州海棠

記慶中詩三首

題周東陽進士為南郭園林記後

錢謙舉折枝芙蓉

題趙子昂馬

賦故宋李忠襄公烏石渡舊隱

商德符小景

畫扇柳蟬

商德符畫松

題蒙古松經書

子昂畫二首

題柯敬仲雜畫十五首

敬仲竹樹古石

題柯博士畫

水芙蓉

曹將軍馬

誰家

留別叔父南山翁三首

竹杏沙頭鷗鷺

畫松

維摩

商德符溪山小景

寄馬伯庸尚書

訪杜弘道不值道中偶成

春雲

春雲

春雲

春雲

春雲

春雲

春雲

與趙子期趙閣
題陳衆仲送入之官南序後
王序讀卷雜賦次韻二首

院中獨坐
題歐陽原功何敬信畫首

子昂入馬圖
題風入松詞後

題畫古木
拒州驛題壁

子昂幽蘭倚竹
子昂竹石

畫門石二首
酬書果送標帝

子昂畫
送上黨長

畫馬二首
畫羅漢

題納涼圖
題畫

題趙子固畫
息齋竹

至前一日各呈六宗師
題吳彩鸾所書唐韻

壬申芝亭春帖子四首
華葦樓畫集圖

題子昂竹
送趙虛一歸金陵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題栢舟堂

次韻杜德常秋日西山有感四首
黃琴夫公乳狗

題畫
題東坡墨跡後

題柯敬仲畫
題東坡帖

題著色山圖
題李氏清溪精舍

題畫
聽雪軒

題李氏浩然堂
臘日偶題

放鶴亭
與陳升海

無題
題翁與周幹臣

與陳道士
次韻禮院李季周篤院秋夜曲二疊

招熊少府
題梅花寒雀圖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柳梢青題補之梅花

頌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郊祀慶成頌

銘
劉氏永志齋銘
益齋銘

陳伯升新齋銘
中齋銘

陶硯銘
沈硯銘

硯銘
潭心銘

求思堂銘
御書贊

贊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自贊

曾子望畫像贊
蘇君真像贊

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天根子贊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大象圖贊

樂院圖贊
謝靈運小像贊

卷之五
序
雲南志序
棗城董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世譜序
田氏先友翰墨序

游長春宮詩序
送許世茂詩序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送彭德韓經筵赴官序

送李兵赴廣利教授詩序

送李擴序

經世大典序錄

忠史序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環海東詩序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送趙茂元序

卷之六

序

國子監後園賞梨花樂府序

贈何明之序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安君仲文集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防使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吳張高風圖序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序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錄序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國子監學題名序

送李道濟之官襄陵詩序

送李道濟化兼善赴兩臺御史詩序

陳雲橋省親詩序

送甘以禮詩序

禁扁序

卷之七

記

西山書院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王先生祠堂記

致愨亭記

知遠齋記

克復堂記

沛縣對李君美政記

劉正奉期記

卷之八

記

新昌州重脩儒學宣聖廟記

光澤縣重嚴書院記

藍山書院記

滕州學田記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瀘州王氏忠孝堂記

松友記

愍然亭記

卷之九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悅生堂記

送趙茂元歸鄉序

鶴山書院記

尊經閣記

小孤山新修一柱亭記

孝思亭記

誠存堂記

樂善堂記

天爵堂記

重澤書院記

舒縣城學明倫堂記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王氏山南隱居記

可庭記

琅然亭記

思蘭亭記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思學齋記

高氏自節堂記

德符堂記

書隱堂記

興雲齋記

尚志齋說

李士弘二子字說

題王氏五歲女弟說

曾仲禮字說

李克賡字說

卷之十

題跋

題趙秘書景諱所撰知郡王公庚癸墓碣後

跋陸文仁所摹太君款識

書王氏草韻後

跋御筆除丑閣太府監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宣事狀後

題心遠卷後

書古劔銘後

題真西山畫像

跋大安閣圖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題鮮于伯機小篆

跋陳信仲行卷

題湯東潤與張文子手帖

題陳彥和魁星圖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書蕭氏官誥後

跋晦菴與蔡李通書

跋謝大傳中郎帖

跋紹興二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與赴都

堂寶殿省劄

題御書李章閣記後

題蕭從道平心南詩卷後

卷之十一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約齋跋

子昂墨竹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

賡和竹詩墨蹟

順菴銘跋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王維輞川圖後

題張彬孝義手卷

題吳傳明書并李唐山水跋

晦翁與劉晦伯書跋

歐陽元功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字木魯氏貞節跋

跋高宗御書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題高宗臨觀曾公米帖

題子山學士所藏米與公墨蹟

題申屠子遠書馬圖

題承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題蕭氏家出事狀

題米南宮墨蹟

題宋高宗所書便面

紡績圖跋

王逸老草書跋

安生送行詩後跋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跋王贊善遺事後

子昂臨洛神賦跋

所翁龍跋

金壇李氏唐誥跋

跋晦翁書後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孟同知墓志銘跋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題董孟其官誥

又題

跋申屠君墓表後

卷之十二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表箋

經筵謝恩表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中書省賀元正表

翰林國史院賀 聖節表

賀冊皇后表

監脩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受箋

賀登極表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稽登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謚議

翰林學士陳儼謚議

書劄

請吳先生書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賀歐陽元功待制初度啓

荅歐陽少監餞歲

卷之十三

碑

回胡貢士啓

荅歐陽少監餞歲

荅簡西碧觀歲啓

上都留守賀重愍公廟碑

賀丞相廟碑

趙文憲公神道碑

卷之十四

福州總管劉侯神道碑

淮南憲武王廟堂之碑

卷之十五

蘇氏先塋碑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牟伯成墓碑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國子助教李先生碑

卷之十六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孫都思氏世勲之碑

卷之十七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高魯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卷之十八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張平章墓誌銘

張隱君墓誌銘
林方栗墓誌銘
揭志道墓誌銘
熊與可墓誌銘
項鼎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胡彥明墓誌銘
葉謙父墓誌銘
王公信墓誌銘
倪行簡墓誌銘
汪夫人墓誌銘
周夫人墓誌銘

曾巽初墓誌銘
趙身齡墓誌銘
王誠之墓誌銘
王宜之墓誌銘
田夫人墓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改葬誌

卷之二十
墓誌銘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程夫人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改葬誌

表

王伯益墓表

行狀

翰林承旨董公行狀

傳

王貞傳

李東野傳

祭文

祭表學士文

祭潘學士文

誄

謝先生誄

應制錄

卷之二十一

冊文 樂章

皇后祔廟冊文

皇后冊寶文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皇太后冊文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策問

會試策問二

廷試策問二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端午賜大長公主

明皇出游圖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燕文貴小景

趙千里小景

韓文貴小景

趙千里出峽圖

韓文貴小景

白樂天重屏圖

韓文貴小景

羅漢圖

韓文貴小景

曹霸下槽馬

韓文貴小景

柯傅士畫扇

韓文貴小景

滕昌祐漢香睡鵝圖

韓文貴小景

李章閣銘

茶蟹銘

趙平章畫像贊

韓文貴小景

吳宗師畫像贊

韓文貴小景

瑞雀贊

韓文貴小景

趙中丞畫像贊

韓文貴小景

御馬五雲驥圖贊

韓文貴小景

卷之二十二

制誥

封宣聖王夫人制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封太平王制

封營都王制

管國公夫人

封營國公制

寧朔王夫人

封寧朔王制

封燕卜恰知院祖明里

祖母

父

趙平章加官封制

封悟理間八制

封鑄贊八制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封張真君制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序

皇圖大訓序

金字藏經序

飲膳正要序

承天仁惠高藥方序

記

奎章閣記

五色石屏風記

御史臺記

天心水面亭記

龍章寶閣記

玉像閣記

碑銘

饒州路番老廟文惠觀碑銘

卷之二十三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黃鐘普度大醮功德碑

東嶽仁壽宮碑

大都城隍廟碑

白容郡王世續碑

卷之二十四

碑

曹南王勳德碑

高昌王世勳之碑

大崇禧寺碑

太平興國禪寺碑

卷之二十五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大承天護聖寺碑

阿圖仙壇之碑

王侍宸碑

卷之二十六

供雜文

水陸會功德山

水陸會續起文

國顯建壇青詞

朝詞

三清

昊天

后土

醮星祝文

太陽

太歲

歲后

金星

太陰

室宿

天罡

病符

大耗

土星

小吉

役門

金星

醮星文

元辰天罡

羅喉

室宿

小吉元辰

太陽

參宿

太元元辰

太陽

斗宿

太陽

太白

軒轅

太陰	白虎	迎神	醮星祝文	太陽	歲后	土星	病符	災殺	五鬼	白虎	醮星文	太陽	天罡	功曹	羅喉	大衝	癸亥	青龍	送神	金錄普天大醮青詞	祈嗣密表	建壇詞	午朝	第二日早朝	晚朝	
太歲	大耗	送神	迎神	太歲	勝光	囊宿	金神	夜門	青龍	送神	迎神	太歲	小吉	歲星	太陽	太白	歲后	白虎	建齋詞	皇后保安密表	第一日早朝	晚朝	午朝	第三日早朝		

午朝	散壇詞	祭星祝文	天罡	室宿	小吉	象宿	太冲	斗宿	病符	太歲	歲后	黃錄普天大醮青詞	第一朝	第二朝	第三朝	第四朝	第五朝	第六朝	第七朝	第八朝	第九朝	設醮詞	兩師祝文	正薦位白文	祭風伯文	長春宮祈福保安齋意	崇真宮祈福保安齋意	集慶寺正殿小上梁文	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晚朝	設醮詞	迎神	羅喉	平客	太陽	金神	太陽	白虎	太陽	青龍	送神	建壇詞	第二朝	第三朝	第四朝	第六朝	第八朝	解壇詞	風伯祝文	皇后修設黃錄大醮齋意	孤寬榜	門帖	祭兩師文	音詞	祭海神文	吾殿小上梁文	吾殿上梁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歸田燕

卷之二十七

賦

東皇賦

古詩四言

環洲詩為蔡天壁作

竹林七賢圖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王所藏蘭亭圖

玉隆留題

記夢

浮丘公吟為陳溪山壽

為安理普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送空巖印公還徑山

題張觀海所携虛舟竹所二毛圖

送龍翔高獨峯上人還金陵

送海東銛上人十首 題東郊山房

楚石琛藏王自壽山歸却欲就林閣菴同舟清江之

上賦此贈之

為黃氏賦大雅詩 題蒙菴為黃石谷賦

秋堂二首 題雲泉齋

分韻得一字送平江關元雪庵禪師

賦彭氏靜深堂

題馬竹所九歌圖 秋山行旅圖

次韻太朴對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 清明山房詩為危太朴作

卷之二十八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銘劍後

賦劉益之雲松巢

畫馬

空山歌

題馬竹所畫

南園

題江上人所藏思歸堂竹

柳塘野鴨

紅霞道江山平遠圖

盤車圖

題漁村圖

題黃仲剛山居溪閣晉 方壺畫山水歌

題秦鏡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示子圖

律詩五言

題王隆官所藏裴翰

寄三橋守馬九皋

寄題汪道士草亭

閩廬

山水圖

題馬竹所畫

登陳溪山元日即事

次韻陳溪山二首

題畫

題樊玄圃繁溪春曉圖

賦羅元鎮春江捕魚圖

題何大夫畫馬

題村田樂圖

丙吉問牛喘圖

題長江萬鴉圖

贈刁士貴無隱

題薛軫畫馬

題朱隱民山水

黃敬延送竹本

錢舜舉畫

丹霞觀黃知微留別

題曹霸馬

送客北門晨望山木蘭

杏園詩為黃思順賦

卷之二十九 律詩七言

與慶元海登仙游山 賦戴笠園詩四首

賦黃茅圃詩五首 瑞竹

次韻明極講生陪敬齋監郡登華蓋

贈鄧公信 贈劉雲章漢章兄弟

壽陳溪山生日 秋日同朋遊北塔山

送尼山鼓山長 游洛湖田舍

題范德機詩集後 答易至善

題屏山閣 贈易用昭

和陳溪山雪中書晴二首 和陳溪山立春後二首即事

寄陳季常 次韻陳溪山二首

謝陳溪山送蟻眉豆種 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宜春臺晚眺 歐陽德器遊京

送黃子昂 書武進縣學記

己卯臘八日雪為魏伯亮作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和天師韻 右鄆句韻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寄題觀瀾亭 寄胡伯友

贈楚石菴主 遊北塔山

與薛玄卿會黃氏溪園 登華山按茅岡

次韻朱德嘉 寄薛玄卿

贈張仲華 答李伯宗編文

答黃仲律 題瑤華亭

答馬竹所 送吳文明

次韻答陳溪山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五玄

答盱江聶空山 寄和吳間間大宗師

答吳宗師受希年詩韻 送海朝宗調官

寄趙如微康使 題致爽樓

東坡墨竹 白雲閣上人度夏

寄龍翔寺詵笑隱 寄普學士

答甘允從 次韻董子羽

次韻聶空山 寄貞老張先生

燕字金碧山水 臨川仲雲寺祝壽

題敬遠圖 寄吳思可慶使

寄南安燕信臣提管 遊仙遊山

題方方畫作遊仙圖 答錢翼之

次韻聶空山送否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題芥門酒樓 即事

目表偶成二首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答盱江石門江秀才 李兵成季見訪

嘉平既望陳溪山山齋還月下獨步二首

題馬竹所捕魚圖 李伯宗錄詩

寄陳溪山 鶴

二月雪與陳季常 酬諸友編文

送朱明仲 題汪華王子昂蘭石

題錢舜舉瓜圖

卷之三十

七言絕句

葵西歲晚留上方觀

築室 自贊題自畫像詩後方畫像

游仙詩五首 子昂竹

子昂蘭石 蘇轍圖

唐五王出遊圖

八駿圖

射獵圖

題白玉蟾像

題大別山栢圖

卷趙秉彝送地費膏

酬張用鼎

題關尹問道圖

中秋前偶賦四首

卷魯子聲案政四首

題赤城站壁二首

秋夜有作

玉龍圖

郭熙畫木

贈陳衆仲五首

贈關白雲

無題

題亡弟嘉魚大夫詩後

題約滿爲譚无咎賦

書蘭亭後

題黃敬申虎圖

閒機抒

賦玉簪花四首

溪橋踏雪

次吳仲谷見寄兼簡許原夫二首

題沈德權詩後

題文丞相詩後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題魏受禪碑

寄吳景求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送臨川文輩英游京師兼簡國史侍講

和陳溪山韻

題樓攻魏鐘圖

送程以文兼簡楊曼碩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宣作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寄成都孝成姪

寄吳門弟姪

寄子安民從子宣

發梅雙亮

題明皇按舞圖

題昭君出塞圖

題陳氏遠塵樓

偶成

桂亭

田舍

題孝子豆受育圖

卷饒心道

別變玄圃後重寄

開變玄圃除御史

寄蕭性淵巡檢

題趙子固梅

古檜

題夢良梅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留題龍門寺

和陳溪山櫻桃

樂府

滿庭芳

寄阿里仁甫

法曲獻仙音三疊爲陳溪山壽

浣溪沙

銘

虛白齋銘

方床銘

几銘

先君硯銘

贊

陶淵明贊

劉原甫贊

劉貢甫贊

先君遺像贊

自贊

孝女贊

玄帝畫像贊

宰淵微先生畫像贊

卷之三十一

序

周易玩辭序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戒子通錄序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鄭氏毛詩序

飛龍亭詩集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楊叔能詩序

送危太樸序

葛生新米蜀詩序

甘天民詩序

黃氏復姓譜序
送饒則明序

序

太平文學書院之官序
國朝風雅序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送李仲永遊孔林序

易南甫詩序
吳氏家譜序

兼宋英自度曲譜序

序

廬陵劉桂隱存素序
曹士開漢泉漫索序

秋岡詩集序
李梅亭續類索序

送楊生序
楊賢可詩序

欄谷居懷素序
送楊拱辰序有詩

新喻州士夫英靈遺魂序
洛陽楊氏族譜序

卷之二十四

序

送李敬心之求壽學官序
曾小軒集序

曾梅齋綠督集序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饒敬仲詩序

漁樵問對序
送吳尚志序

送李棟伯高序
熊萬初舊雨集序

卷之三十五

記

王文祠堂記
曾文定公祠堂記

奉元路先聖廟學記
涪州路慈利州儒學記

新喻州宣聖廟學記
撫州路宣聖廟學記

寧國路旌德縣宣聖廟學記

撫州路樂安縣儒學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卷之三十六

袁州路儒學直總閣記
南軒書院藏書閣記

尼山書院記
張巖書院記

袁州路萬載縣宣聖廟學記
瑞昌吳氏義學記

南康路都昌縣儒學記
考亭書院記

屏山書院記
撫州路崇仁縣三皇廟記

贛州路崇仁縣三皇廟記
袁州路分宜縣三皇廟記

卷之三十七

記

飛龍亭記
權本運司記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襄陽路南平樓記

龍興路滕王閣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護樓記
撫州路崇仁縣治記

撫州路羊角洞天記
撫州路青雲亭記

卷之三十八

記

大本堂記
時中堂記

思本堂記
誠至堂記

德星堂記

謹教堂記

君子堂記

栢友亭記

寫韻軒記

極高明樓記

主靜齋記

環翠亭記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徐記

卷之三十九

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平心說

新翰蕭唯仲又字說

劉璣彥溫字說

鄧漢溥字說

趙孟昌以順字說

趙孟誠以信字說

書

易晉用照說

易至善字說

卷之四十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跋劉省深墨庄後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跋文聖傳三絕碑後

題幹羅氏世譜

書范左司事後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跋劉墨莊世譜後

跋朱文公與黃商伯書後

跋曾氏世譜後

跋先丞相察堂親帖

跋吳先生新修謙構詩後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書先世手澤後

跋柳誠懸墨蹟

跋山谷書禮濟去墓後

題李肩吾字通序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跋張魏公與劉和叔墨帖後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跋黃思順醫說後

跋張方先生傳後

題盱江傅路手卷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畫

題蘇文忠公諸帖

題岳飛墨蹟

又題

跋黃子昂所藏墨蹟

表

謝恩表

謝箋

卷之四十一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崇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故漢縣君之碑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實花赤黃頭公墓碑

集賢直學士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卷之四十二

神道碑

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陳文肅公神道碑

僉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楊襄敏公神道碑

卷之四十三

墓誌銘

孫維常有墓志銘 吳仲公甫墓志銘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志銘

皮梁墓志銘 建昌軍判官雷君墓志銘

衢州路總管府判官楊君墓志銘

表仁仲甫墓志銘 華太和墓志銘

劉宗道墓志銘 黃東之墓志銘

卷之四十四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行狀

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祭孫魯常文

傳

陳昭小傳

方外系

卷之四十五

銘

龍虎山道藏銘

霍真官銘

贊

佛母贊

維摩文殊贊

蓮花菩薩贊

達磨贊

華嚴變相贊

多聞天王贊

毗沙門天王贊

老子贊

瑞光塔院贊

三茅山四十五位師贊

陳希夷贊

張宗師贊

吳宗師贊

道上贊

序

昌上人詩序

會上人詩序

吉上人詩序

卷之四十六

序

送吳開闢序

送薛玄嶽序

送趙虛一序

貞一藁序

送史講師序

記

潭州壽星觀記

順慶萬壽宮記

颯州紫虛觀記

雲州白雲觀記

蒼玉軒記

著存閣記

滕州新修東嶽廟記

卷之四十七

記

袁州開元寺浴室院記

撫州相山保安觀記

碑

五祖禪師寺碑

普明禪寺碑

成都正一宮碑

杭州開元宮碑

臨江清真宮碑

卷之四十八

碑

茅山崇壽觀碑

仙都山玉虛宮碑

吉水州顯佑廟碑

銘

普安禪師塔銘 智覺禪師塔銘

大辨禪師塔銘

卷之四十九

銘

臨機禪師塔銘

斷崖和尚塔銘

卷之五十

碑

廣化真人岳公碑

彭九萬碑

墓銘

孫真人墓志銘

張宗師墓志銘

目錄

馬觀士墓銘

寄題樓觀山普濟禪寺

贈劉無作一首廿八卷

活水源為王致道賦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并序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山圖

題趙師舜泐學蘭圖

江村秋晚圖

題趙師舜藏雪竹圖

贈朱萬初四首已上並見廿九卷

子昂書忠孝一表贊三下卷

撫州臨汝書院詩序

撫州路趙經歷松雨序

送醫士吳益謙序 胡師遠詩集序

送李伯宗序 湖南風雅序

朱萬初製書序三十四卷 撫州臨汝書院記

撫州路重修東嶽記 趙氏義齋記

浩然樓記

黃勉子勛說三十九卷 環碧樓記二十八卷

王母龔氏墓志銘 同安簿周仁甫墓銘四十三卷

道園學古錄目錄畢

賦

別知賦送表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幾偃蹇以自窮。遊劒棠以遐征兮，抗九霄之雲風。頰三辰之徘徊兮，遲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長張兮，亦踉蹌而在茲。于嗟乎世德之浩浩兮，恥謂人以不賢。陳佩玉於交逢兮，被徒輿以瑤環。設厚顏之贊沉兮，孰敢即問乎津滙發疾。叫于咽嗔兮，衆披靡而莫支。夫治倡之狐威兮，豈不足於內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返忌兮故意。惟前聖之無悶兮，老氏亦貴夫知希。顧源薄之多幾兮，猶慷慨而尚辭。余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余以不及兮，又謚余以其可。余嘗究往來之爲道兮，論因革之爲權。莫或知其讓落兮，子獨謂其固然。庶父子以自輔兮，克有聞以時行。忽先我而南望兮，殆若爲平余情。迺歌以送之曰：長江潭潭兮，春多浪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濤我賦兮，非以病我。于嗟兮，昔之盛者何其多。

古劍賦

吳季有劍古所服兮，先時利行後伏。歷兮歷廿十百神物來兮，精英上浮。久乃藏兮，截截庚庚。玉理仄兮，質化光派。點正黑兮，匡視白日。瞻飲色兮，燧人司金石水。泐兮終古，不磨奇雄特兮，勿襲勿試。靈具戒兮，鬼目睽睽。頭鬚鬚兮，竊梅窺之。自造懸兮，靈怒唾女。不女貸兮，神宮無人。帝湛默兮，季冠如山采衣。翼兮長身好脩，又正直兮。稱是容佩，有加飾兮。魚室珠襪，雜文織兮。盧于帝傍，順降涉兮。握奇中運，換神職兮。爰陽制除物，不感兮。辟却百非，五兵息兮。大宰不刺，完以爲德。

芳藥第千傳填無極兮

畫枯木賦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嚼食兮，骨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忽機釋而神旋。遺泉壞於整，有勒不毀之所。全或望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溜。穿海無雨，以如晦。况非規而能圓，濶熟乎其既失。旋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孰。春秋而論年，噫吁嘻。被草以毛膏，慮用丹皆爲流。眩暈常注，次獨何爲托。寂寞於無意，而刻畫其不傳者邪。

木齋賦

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羣木之間，謂之木齋。余愛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夫何確砢以差我兮，據積水而巒盤。有樓栢與蓬草兮，鬚柏之九九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啾啾之鳴鹿，濯余纓於滄浪兮。沐余髮乎飛瀑，余潔清以有待兮。數望之而彌高，絳余駭以弗馳兮。氣懸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葩兮。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已兮。退自情乎茲室。

操

思曾琴操

龜山之陰，陰兮有雲垂。天河目而海口兮，將見其人。望之彌遠兮，即之彌親。大音寥寥兮，中倚而其

芝亭水言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有序

國子祭酒魯公伯子魯父作味經堂，自爲記以助其子遠。公嘗命遠從子遊，故賦此詩：維昔玄聖有子，過庭聲禮。學詩詔之，丁寧面牆之室。藝不知

味親能使學不能使嗜觀于德容聽于德音諫歌周旋實沈我心懷乎千載聖往言在會而不求匪固斯殆畏友輩又窮經篤行既有諸躬思貽厥成既蓄既奮俾稼之食既暇既漁俾鼎之實作堂高明曰子遠來吾經在茲遠其味之始子虛羸匍匐來食茹草飲水以禦朝夕窮人得歸自我父師儼焉斯文老至不知焯焯靈芝如彼嘉玉蕩言求之在彼中谷南陽之人來詹來言君子宜弟宜其後昆

題宋誠用侍郎垂綸亭

岷源建高駘無游勦漢會其委安流滔滔爰有君子垂綸其下雖不得魚意其閒暇援萬引楫至于中沱蔭樹以休悠悠求歌逝波云云不轉維石樂炫忘憂矢言不食蒸然雲興風舉以高駘翔中天遺景九皋木其落矣魚亦潛諸聽言風好除于風雨風吹衣裳彼為栖栖行吟望子寔筭我思山有榛棘河有鯉鯉宜其傲泉必冷之美君子冠絕秩秩大經河有清酌可以濯纓

高身敬青山白雲圖

兩崖之間曾不容砌白雲悠悠與山俱高

趙忠簡公祠堂詩

皇元至順三年春解州聞喜縣學用禮部符祠其鄉先生故宋丞相趙忠簡公公六世孫國子博士贊翁求虞集作迎送神詩

山河邈悠宗國為庭騎箕來歸懷此故都鳴皋在樹飢饉在

諸閭宮不存公食無所董澤之陂有蒲與荷子孫具來式燕

以歌瞻彼洛矣其水泱泱斯文在茲俾也可忘

奏繪助飭趙公於海南隨使人逼殺之公臨終從所寓

寺僧索素帛一方書其上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

河壯本朝以付寺僧而絕聞善之董澤公鄉也

賦衛節婦王夫人

汎汎淇水岸有佳竹閨門蕤葢樂爾貞獨泛泛淇流岸有松舟闔閭聞樂爾貞幽汎汎淇右有堂孔阜嬀嬀貞幽蕭蕭眉高淇原有泉可灌可治可飲可飲可飲可飲可飲可飲可飲有孫子式敬衛風以告國史

題學易齋其人將詣孔林

惟學易君子慎其齋居動息有存起處是於奇耦玩畫方貞視圖書著靜始夜振動初閤不在中日居月諸乃秉元化以時盈虛共惟玄聖啓我後愚載難離魏晉林藪如

古詩五言

諫草生竹間

諫草生竹間翠色相網繆美人賦有託君子故忘憂昔聞有鳴鳳飲水來丹丘不食粟不實樂只以園秋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幽花在崖陰以彼貞女空當此君子心春陽不自媚夕露忽已深湘妃首鼓瑟悵望春梧岑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宮闕何宮隱牧馬草上露吹如沙際風帳中忽聞馬傳令教離弓

書上京國子監壁

神京樓高寒幽居了晨夜雷風無時發零雨每飄灑炎光不到地著寒度長夏大化漠無宰宜以事陶冶揚雄不曉事守道栖栖者文經百無微白髮護盈把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林對月

日落次榆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芒角在昂畢草樹風

不起登烟絕嘯啣天高露如霜客子衣盡白巖驢載餘棧柴
婦泣幽至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沒驛人告晨征瞳瞳曉光
發

憶三十年前與元復初參政同賦秋日梨花元有
句云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而忘其後句因續
之云

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
花開食實後霜風振長柯
遠水良可鑿彩雲亦易過
念爾白於雪日莫當如何

李老谷

十轉山崎交九度沙磧溜始辭平漠曠稍接山木秀老病是
行役慰藉得良期秋嶺晚更妍寒花畫如繡故園夫如何朝
陽眩霜袖

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數儀羽集雲路寂寞就書閣老大長郎署為山望
成岑織錦待登度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賦水木清華亭

中流泛蘭楫望彼嘉樹林落日蕩野水浮雲生夕陰游魚鱗
芳澤好鳥鳴幽岑為樂恐易老吾將脫朝簪

天曆戊辰前續詠貧士一首

日昏畏附火枯坐寒窗中破褐著絮重虛豆兼冰崇病骨於
此時游者吃撐空呼兒檢餘曆記日待春風雖欣解凍近翻
驚紀年窮貧酒欲自廣無錢似陶翁

又一首會合弟見和

蜀侯昔罹憂嶺海萬死中詩書庶不泯焉思祿位崇爾來五
十年所以恒屢空涉世惟信道卓然立頽風漫仕非我能偶
貧富且人窮深耕定有穫歸嘆兩衰翁

後續詠貧士四首

老骨寒不寐夜長况聞風心悻危欲折踣躄敗絮中鷄鳴當
晨黍馬疥獨不充山童衣百鷄喚之愧匆匆求火掃木柴庭
樹亦已空决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奇遂牛馬性歸放春草
豐

歸蜀越隨隴後聞危登天適越河濟隔堰水丈尺間飢寒迫
日暮舟車計茫然東家有一叟欲去初不言早朝聽詔畢喚
馬聞闈前童奴受宿戒向暖爭相先聞之嗔兒子我何為汝
牽獲無千金賈吾足安眠憐

為政貴察色讀書在研覃司視既不明兩者無一堪尚不違
吏責為師固宜慚聖世無棄物况茲夕朝替矣去豈我志知
上亦所語頗聞南山下菊根浸寒潭濯餅千日期冰臙復清
洒老馬果識道更服鹽車駝

天風夕號怒霜日殊清妍探架得古書前日手所編奈何視
茫茫子若萬蟻綠精意成寂寞惆悵遺棄捐於惟仲尼衰清
夢不復然小子未聞道何以卒歲年

觀花有感

掛巾花樹枝酌酒花樹下風吹巾上塵花落手中拳清唱起
相壽毋遽且聊暇流光急去人莫怪行樂者

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灑赤城觀蕭巖山木高港瀟瀟路斷魚龍喜
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與倚杖眾靈盡散

同閣學士賦金鴨燒香

黃金鑄為鴨焚蘭夕殿中竊窺轉月速逸動微風綺席列
珠樹華燈連玉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夜終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并跡條栖鷓寒寒流螢冷懸關感
時懷懷歸覺宵求晨鍾禁中來白髮聊自整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桐陰秋轉薄井氣曉為霜交柯舞幽鏡墮葉響鳴磬高巢翠
羽下澄水玉刻藏上人從足出行吟繞石床

送兵子高

懷寶獻京國悼亡還獨歸日落雲中樹風吹江上水湘靈瑟
在席織女石支機遠道多寂寞強飯勿相違

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遂崇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醉來紅
袖近歌罷綠雲消揚州問何遜何似董嬌嬌

寄題新治亭

窈窕冶亭真蕭條江南秋之覽山河外張樂鳳皇立公子飛
翠蓋美人回綠舟從茲至黃髮樂哉以忘憂

題信耳東坡載酒堂

賢賢為首城歷歷枕椰樹百年遺故立新堂設簾作清風海
上至朝陽在庭戶丹山五色鳳覽德晏來下甘辛熟桂酒羅

列雜諸預待黎多孫子食飲祭先具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
除

擊井得甘泉渴者恒自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海南絕
風雨水木况華滋隣舍解讀書諸生還誦詩何必懷故都聊

樂宜在茲星河度白鶴山月懸蛾眉來晚去何速勞人千載
思

盜發亞父塚

盜發亞父塚城有盜墓守一於亞
見寶寧知亞父誰項王不相信弟子遂與戶黃腸下深銅千

歲復何為大河繞城東落日在城西過客立城下踟躕望安
期

應制題王忠肅吳王納涼圖

兩過太湖上風生響簾廊紅綃排几席白紵製衣裳朱光論
厚地明月在高堂何以保玉體長年樂未央

步虛詞四首

步虛長松下流響白雲間華星列耀火明月懸環肅然降
靈氣碧若愉妙顏竹宮憺清夜望拜久乃還

稽首望太霞離羅間層霄細結冲氣要眇出空諱前案
景精後引務散收攝衣上白鶴招搖事宸朝

朱光出東海高堂迎赫曦六龍獻陽燧九鳳保金支鍊丹軒
轅鼎濯景崑崙池拜賜冰玉佩玄洲共遨嬉

學仙淮南王問道劉更生三年鍊神丹九載凌上清日月作
環珮雲霓為旂旌回首召司命靈雨灑蓬瀛

題商學士畫

方士好服食商山多紫芝采之長松下濯以清澗流滄源百
里內秦皇都不知駕舟載男女築宮東海涯

贈藝監小吏

廣術何迢迢迢榆槐陸蔽之設鐘晨其起車馬中間馳此有楚
居者閉戶教孤兒十歲學文史十五從吏師丹青出天性落

筆有令姿藝監取材伎小大無一遺暑兒莞庫下祿薄不足
為子持一束書求以慰母思告兒勿薄吏公卿出自茲請看

孟氏里軻母自有祠

記子昂畫

春風動蘭葉庭戶光陸離言收竹上露石角掛練衣車行不
擇路莽莽何茫茫遊子憶忘歸徘徊歲云莫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陝郊得時雨生意始來復存者事稼穡遠者茸場屋安知周
際餘政可致新福關除正廣術區井表深濱均齊定恒志忠
厚得敦篤豈無憂世士受仕在芻牧為義苦多違好名常不
足治書肅特指善類庶有助

送張道士歸上清

白雲貯水上自古多仙人手携綠玉杖頭戴白綸巾袖中出
風雨天上禮星辰歸來庭戶靜芳草自生春

日出行

日出上城府日晝當登歸城門已擊柝出郭何高依下馬投
館人空垣月當舜涼風振庭樹巢鳥驚飛起坐極白髮忽
如霜草稀周公不復夢仲尼故沾衣老乘有孺色傳聞惟食
薇求之事已晚徘徊行道微

贈治冠者

車馬入隘巷言尋治冠師反關不受客高坐哦書詩布衣不
掩脛書食甘膏藜冠成動經感不佳亦不辭我好文章把
筆無不為愧爾美寂冥慎與留目茲

贈馮真後士明

佟郎居上京閱人如風花拈筆寫其似千歲留兔華迹來七
十年將相紛在目來者有如此往者那可續昔我初北遊面
白鬢如鶴點染煩粉墨華星曠丹霞今如雲中松苦硬雜蒼
白却視當年容邈如不相識不識當如何臨風且長歌黃雲
接河漢白雪漫坡陀乞身願歸者吳蜀山綽好贈君千黛螺
翠色秋可掃

寄陳東仲助教上都作

學省足清畫詞垣驚警秋美人隔河漢落月在高樓待衣未

成曲吹笛不勝愁

贈鐵菴道者二首

昔遊香臺觀山色上衣有松花春雨落拍葉秋露寒飢來羨
白石睡起看黃庭人間忽已老莫問少微星
海上別妻子山中求伏苓白虎藏玄渚蒼龍護黃菊燒香招
五老行厨苞六丁從子似非遠丹霞紫華星

題商德待華山圖

昔祠雲臺館行穿御階栢夕除風氣深重碧眼行客獨訪張
超令漸覺巖險迫冰生玉井頭日射仙掌側豈無鐵鎖懸翻
身若飛鶴恐煩華陰令不奈昌黎伯王事况有程車馬何忽
忽流觀終南山周覽天府國亦來十七年欲往不再得山河
棋觀悠傷殘轉蕭索摩挲商老圖彷彿布衣宅高共連華峯
白雲澹秋色

寄幻庵主者

朝遊武夷麓暮入匡廬岑放舟臨野水采藥過幽林清泉磨
寶劍擊石鼓瑤琴臘月歸溪上還作蚤春吟

賦茅山道士雲松巢

昔年李太白廬山思結巢雲窠自天上和鶴止松梢道士潘
聞遠高居古大茅誦經門卧虎看劍石眠蛟飛步脫鳧鳥長
吟吹鳳匏九江攬秀色詩爾作神交

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

殘雪松上落輕冰現裏生寫詩過夜半歌枕又天明少陵愛
何遜太白似陰邊不愁勞弱翰亦足助高情

題李觀之學士白雲半間

山中多白雲何由到城色招之恐不來欲攜屨無迹橋橫候
晨光納牖作秋色用冲不為靈常住靈若客分張任蒼松散

落邊白石日照香燭筆月射仙掌側有恩封一鄉與子當共食

題浴日觀

煌煌赤老鳥三浴乃出海波濤始是濤宇宙破冥昧西登泰華顛東望方丈外稽首希夷翁今晨良慶會

為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大千千仞下結屋三四椽雲林戶牖潤鶴去海天平坐上登長嘯人間聞玉笙翻卷春籟重衰木晚烟輕綠室煙丹氣蒼崖受日精樵遺伐木斧真降引霓旌九鼎金還就千齡樹不傾問誰解居此云是范長生

吹笛圖

白雪悠悠去長松披高丘匡坐吹笛人似是馬督郵飛鶴遺哀響幽泉發春流女樂亦何有逍遙以忘憂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甘君有良材於政無不宜白頭郡縣下尚覺非所施奈何筦庫冗而可絀吏師宜直名吏師積學本書詩高情抗浮雲廉節嗷清澗君子安所遇固無喜溫辭嗟我忝從官簪筆恒歎帷竟無國士薦徒稱故舊知晚歲向田里藜杖相追隨尊酒以怡老未為負明時

送李彦方閣憲

文監李公彦方出貳閩憲同朝羣公皆賦詩以為贈彦方登擢臺職激揚之宜有不待予言者適有一事深有感於焉衷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為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

持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恣中至于元稱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於彦方之行發之去一職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集卧病目青九其援筆書此云

七閩去天遠願連苦無告牧人受深奇味者覆為暴象難金貝饑渴劇飲膏大言相鄙夷餐餐心自校宜無循廉吏實病黑白捷聰明為流弊聽榮資所到李侯金閩彦方圖史擅權校展聞大夫奏夕理武吏棹君子慎修職寧通豐應稍甚焉甘多毒薑挂老堪宅所懼延平翁揚休似明道授受有源委精微足深討言立聖如在表正愚可造師匠久不興真妄如袖擊云何謂支離肆誕長兜傲異言古所誅末學足深悼聞雖在海隅前聞此淵奧正謹從簡編良俗宜善導贈言不及它持此求為好

題鄭秀才隱居

陶翁昔好菊荒徑不暇鋤素琴初無絃名酒亦琴虛雖有二子薪水不讀書淒涼千載下高名特焉如不如鬼谷洞鄭子樂有餘種菊以為田田中更為廬善藥不二價詠送居諸有子揮五絃涼風在庭除時來青田鶴亦出溪梁魚昨者遊京師候門曳華裾捧檄忽一喜翩然告歸與芳滿米甘露玉甕醲清醕老父坐堂上推子具盤饗晨遊南山陞暮耀清水渠席間撫荷蘭房中詠關雎以此得高壽何必南陽君

題朱印竹木

倚倚淇園竹結根磐石安枝幹相扶持風雨不可干其實風所食君子思保完恒恐聲影疏蕭條霜露寒金玉慎高節千載承清歡

詠史

軒后遺已遠漢武亦雄哉荒忽九州外百年過煙埃變化應
長久臨海築魯臺黃金靡鑠飾喬林摧斷我樂通竟先死跡
卿殊未回不知作者意空令來者哀奉盤泣繁露馳道殷奔
雷志氣肯所在風雲恒往來

畫古木

荒郊卧蒼苔蛟龍在其上不知風雨來垂影一千丈後王體
鐵法江南久寂寥空令沒骨畫容易媚中朝

賦蘇伯脩滋溪書堂

滋源恒伏流春雨川乃盈林晴廣敷潤草木俱繁榮臨深見
遊儻仰喬有鳴鶯君子樂任斯齋居托令名積學抱沈默時
至有攸行抽簡魯史存采詩商頌并禹允追馬公湘江歌
生紉蘭不盈握伐木有餘情浩然欲浮海歸興還醒清方舟
我為楫白髮鬢垂纒

題詩外史瓊林臺

高臺積方石瓊林樹交柯最光眩白雪夕景鏗紫羅每聞推
子唱恐是仙人過塵世在足下豈能聞笑歌過海秣騎鶴開
池還養鶴外史政瀟灑太白鳥足多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奎上鳥

花發上陽春門闕未央曙城柝起群栖流光散朝羽息影須
近捲結巢願當戶轆轤轉金井終日灌真搗

題彭澤陶氏家譜

百甍在戶外五柳當門前燕去王謝宅人依壘里煙迷德尚
千載人情猶昔年以安遠孫子高哉為世賢

道園學古錄卷之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在朝藥二
雍 虞 集 伯生

芝草水言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洛川老人年九十須眉如畫身玉立錦袍金帶方烏巾手挽
強弓無決拾八月平原秋氣高聞有狡獸依蓬蒿清晨上馬
薄暮返累騎毛血懸難變身是前朝將家子生逢太平百無
事都將英氣化高年何物小兒堪指使太守上言朝有恩東
帛養牛兼上尊洛川老人過百歲擊塚為歌傳子孫

張令鹿門園

張侯襄陽人深知襄陽樂十年宦李懷襄陽故托豪練寫小
郭老我不奈思蜀都人言嵩陽好隱居三十六峯常對面水
竹田戶還可圖欲往不能心懷二忽見新園被山樹沙禽浦
樹俱可人金澗石床為誰好向來者旧皆英雄駕言從之道
焉從弄珠月吟識遊女沉劍潭深知卧龍八月霜晴水清淺
聞道扁舟足廻轉何時古寺傍樓淡幾處殘碑在江塊呼鷹
營高秋草多養魚池中蓮芙蓉波蜀嵩未必不如此我今不遊
奈老何張侯三三登結屋莫待史陸為君卜要看燒上課兒
耕好在魚梁白沙曲

子昂畫馬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仍有吮毫人神駿
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隘九州人間空復看驂騑惟應馭氣
可相逐黃竹雪深千萬秋

淇三行

淇二天字玄以黜星白如銀車近人牛羊散漫草多露大帳

中野傍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彗孛月中立

家兄孟簡父翰賦南還

大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人在母憶中郎淚沾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書存兄雖筮軍實父蔭弟竊微祿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李嗟我何為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嘆蜀山嵯峨歸未得盤盤先灘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水兄歸烏帽何求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

子昂墨竹

吳興畫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摹縮法已絕止有木葉雕蚕虫黃金錯刀交屈鐵大陰作雨山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昔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月年三照秋屋

商德符畫幽篁古木

湘君宮在洞庭湖幽篁古木龍所都石壇雨長碧苔蘚水室風動青珊瑚老人歌枕看螻蟻繁婦停舟聽鷓鴣江南蜀道問來往商公三三今有無

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順伯定以為漢物求賦此詩

將軍騎從公主時宜意刻玉為文章珠襦已隨黃土化此物還同金馮翔軍中只識長平侯西風木葉茂陵秋人生卑微何可忽錄三姓名誰見收

為達兼善御史題墨竹

蜀道荒涼多古木簪當千尺相因依小年慣見今白髮杜宇夜啼愁不歸老可嘗作陵州守古墨蛟龍多入手春雷每恐破壁去神鼎空令夔魅走卅丘越人不到蜀情葉何以能縱橫內府人家爛熳寫使可見之心亦驚江南御史龍頭客暫別那能不相憶知君深識某稿文故作寒泉瀟灑石

畫編

薛公少保昔畫鶴毛羽蕭條向寒廓通泉縣壁又微汴故物都非况城郭長鳴閣步克閒暇解馮高情亦奇作田中芒草日應長石上松花晚猶落赤壁江涼孤月小白雲野迥秋霄薄羣帝相從絳節朝八公許製黃金葉誤嬰塵網跡易迷移召中洲夢如昨借懸素壁憶真仙忽有微風動林聲碧崖家寒積雲高直過蕭臺絕洒泊

題畫

棠梨生竹間牽牛引蔓相因依晨華墜露水碧斷蘇絡石爛斑衣鶴鶴踏枝歲將莫蟋蟀在戶人當歸蕭條落墨人間稀蕭條落墨人間稀

寫庐山圖上

憶昔繫舡桑落洲前五老當船頭風吹雲氣迷谷起霜墮楓葉冷人愁高人猶在第九疊大白一去三千秋石橋二客如有待異茶試泉香岩幽

題旦景初僉司畫

旦公山堂城東南畫圖古檜何疑一城中無山有山癖直藉毫墨窮幽探旦公彈琴古檜下巒一窓戶生晴嵐春雨時來鶴鳴谷秋聲夜作龍吟潭先皇畫坐羣玉府內使趨召飛雙騎畢安章僅比中秋營丘北苑開滕城是時旦公主舒卷一二支士相交泰旦公歸來坐成想亦頗拈筆為檜楠伯照

奉 詔每有作礪石相並將無懶嗟予懷歸亦已又摩望老
目百不堪山中宜乏真僊安可容白髮抽朝簪

題柯敬仲畫

子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石室翁守郡時隆為隆州州
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某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
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丘生用文法作竹木而
坡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李官
之行立為作此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此山吾故丘太守時來看山兩每畫
紙背成滄洲老浦松煙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劔矛百年離亂
亡故物散篋江南誰復收新圖負管枝葉情使我不能思昔
侯碧難祠前林鶴叫下女井上叢篁幽棠梨樹高青子落碧
花翠草榮牽牛楊雄無家不歸老蠅蝻蟋蟀寒相求丹丘先
生東海客何以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屋作清澗殘質刊落精
英留坡陸重復分細草山石繁紆生亂流眉山李官莫厭冷
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倘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
潭深瀝新錦持報以比珊瑚鈎

白翎雀歌

烏桓城下白翎雀雌雄相呼以為樂平沙無樹托營巢八月
雲深畫草薄君不見旧時飛燕在昭陽沉三宮毀銷蠶著天
容露冷秋宵永方秦風暗春晝長

敬仲畫扇

松根伏苓如石體服食令人壽千歲子欲求之觀此圖老身
偃案杖扶踈長鏡篝火新雨霽羽人丹丘期不至却剪蒼鬣
崖石間吹作龍吟秋滿山
題簡生畫澗松

簡生与我皆蜀人留滯東南凡幾春每拂弄統作山水使我
感慨懷峨岷如此長身兩松樹滿谷悲風散陰霧雌雄如劍
變為龍鱗翼成聲崖去秘閣管觀章偃圖蒼淵雄深世所
無默識形神出摸畫把筆蒼蒼增嗟吁玉堂玉書本同館官
府既分難復見摩挲新墨冠朽髮雲飄蕭數開卷昔我燕
牧青城山坐起政在雙樹間當時簡生若相見應并寫此听
潺湲劉郎集賢好賓客好者幽慮對晴碧凌靈為我哦七言
有鶴飛來破秋色

題李受登承旨作東平章萬戶繼志堂後

將軍腰間黃金符父兄功成百戰餘大半不復事弓馬秋雨
高堂聞讀書門有喬松墓有草承旨思之願終保懷中賓客
誰屬文東曾儒生同元老

題柯博士畫

磯頭風怒潮水長兼葭蒼蒼繫魚榜青山一髮是江南白頭
不歸神獨往幽篁繞屋茅覆簷木葉脫落秋滿簾買魚沽酒
待明月定是黃州蘇子瞻子瞻文章世希有謫向江波動星
斗夜投斷岸發清嘯栖鶴驚飛怒蛟吼圖中風景偶相似欣
然揮酒春雲開子瞻應是念鄉里還化江東孤鶴來

題高彦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為戶部楊

侍郎作

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
為補幽篁妍因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
風雨來皇墮天河化為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猶與尚書情最
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淡酬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國使
我觀之三歎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

題滌陽胡氏雪溪卷

去年予与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及東折入馬家
窺望縉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色澤瀾過黑合至于沙嶺
乃還道中奇峯秀石難以嘉木香草蓋道行其中予二人
按轡徐行相謂頗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適兩過流潦如奔
泉則亦不甚相遠郭熙畫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有精
神聚处乃足記散地不足書此曲折有可觀恨不令郭生
見之深陽胡太祝乃以雪溪自號宜所見与予二人同乎
然漆水未秋水已堅尋常已不可舟况雪時耶當具溪意
云耳因為賦詩云

積雪平沙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翠竹
為帷樹為席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凌它年此地
若相逢應者漁蓑脫貂帽

題楊友直檢校所藏李營丘枯木圖

老龍出海蒼鬚鬚營丘枯木天下無田枝在鉄墮崖雪澗底
應拾青瑤胡明堂清廟要梁棟朔風吹沙澤腹凍老身不用
嘆遲莫按圖來求萬鈞重

題管圃老梅圖

鄉人共識古梅樹移植管亭仍百年計時當生宜政前僻遠
幸遺花石舫昔倚室唐尋故物石樓嵯峨白沙白陵陽慈竹
衆公移根節相扶俱遠客此樹乃在隣邑間看花食實真足
間人言支離故多壽我意培植茲惟艱華蓋高人出世師表為
爾賦詩歌窈窕管家孫子多讀書早晚春雷化龍矯

酬蕭度送蒲萄

蕭侯肯致蒲萄苗山童不催三日焦死西上品復親致手種
窻南自澆水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辟荔墻秋深雨足
馬乳重李慶石壓青霞紫是時蕭侯當走馬來訪良翁茅屋

下酒酣舞劍傾一尊不信金盤露如瀉

題袁慶駒圖

驛驢食粟石每既立仗歸來汗如洗脫羈屣轉聊自恣落花
塵土隨身起君不見春雷起鬻龍欠伸霹靂雲蒸九河水

林泉亭

九月天氣蕭鶴鳴在林陰使君其好客來者總能吟紅樹秋
山近黃華夕露深隣翁八九十有酒即相尋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昔者長江險能生白髮哀百年經濟盡一日畫圖開僧寺依
稀在漁舟浩蕩回蕭條數報樹時有海潮來

祝胡伯恭令尹二首

二十南陵簿才名易氏同千金劍客散一棹酒缸空朱絃
猶更安輿已病翁神明尽今日嘆惋護羣公

題雪谷曉行圖

病起思歸日奇居卧治時抱孫方在膝反席遽如遺江路牽
愁遠坊門望到遲遙伶賢弟哭未忍老親知

踏雪度嶺

踏雪度嶺峭霜鬚跨玉轡前瞻那有際後至宜無人松樹紛
紛老梅花的春金烏海底出遍界爛如銀

送先隴二隣僧還吳二首

蘭若背山陰松筠夾運深門開容虎卧湖近听龍吟雨過泉
添潤風飄馨出林衲衣皆日識一一謝幽岑

東嶠憶招提

東嶠憶招提幽尋日未西過山隨虎跡倚石待猿啼雲外催
歸錫松間覓旧題下隣吾欲老母惜伴扶藜

節婦王夫人刘氏
憶昔中丞在清淳古道存節高賢女弟文托外諸孫慈竹宜

家慶桓桓表國恩，燕秦贊相望。美俗繫人門。

次韻阿榮存初夢議秋夜見寄

寓館城門夕，高秋雨露開。天垂華蓋近，月轉紫垣來。疏閣思良會，淹留到不才。深期謝安石，揮麈散風埃。

雪谷早行

積雪擁柴門，行人猶出村。溪頭或遇虎，木末不聞猿。接棧迴山閣，支橋就樹根。駝車上重坂，回首見朝暾。

雪岩樓觀

高閣丹青起，中天紫翠分。寒窗大白雪，門俯九疑雲。伐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春思轉紛紛。

送人之劔閣作

往年登劔閣，快馬著春衫。設險從前賦，磨崖舊舊剗。鄉人遊雪界，郡倅試冰街。歸道觀新政，江不掛帆。

寄子山尚書

竹色侵衣碧，重簾兩氣深。白鵝翻墨沼，紫燕入書林。北海春草側，西山夕閣陰。東曹公事少，歌奏散黃金。

漫興

雨閣添衣潤，風簾隱几高。白頭更事少，病目向書勞。南客傳音信，東家問酒醪。江邊茅屋破，歸楫苦為標。

送張尚德

史館薦張尚德為檢閱官，朝廷以為宜，稱可。其請未奏也。有司以關簿注新進士尚德，頗有聞，即致裝宵遊，噫進退。若是可以信史館之薦人矣。予力雖不足以留之，亦終不敢失之也。故作是詩以饒之。

六月初聞雨，官河涼水生。江南歸宋王，樓下謝荀卿。鵬鴉青霄迫，葦葭白露盈。都留詩興在，來聽上林鶯。

寄丁卯進士陸都刺天錫，鎮江歸事官差。

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閒。投壺源竹裏，擊馬古松間。夜月多臨海，秋風或在山。玉堂蕭爽地，思尔佩珊珊。

送趙鑑清令尹之官安陸

雲臺開七澤，陪尾貫連山。為政煙塵表，吟詩松柏間。故人總華要，令尹獨清閒。文字李倫宜，老母終養莫違。

明皇按樂圖

新度霓裳曲，三年教得成。驚鴻潭不下，飛燕若為輕。芍藥春潭莫，夫容野水生。梨園多白髮，吹笛到天明。

送長沙守

白髮長沙守，猶民又好文。近辭金馬去，遠有玉魚分。對竹聽湘雨，開簾看嶽雲。漢廷思賈誼，一飯莫忘君。

送趙編脩祀西嶽江漬

西道祠官去，東風入柿斜。汾陰已歸鴈，江水正飛花。歲事聞宜殺，鄉人喜過家。老來思故里，欲寄使君車。

代眾仲作

昔在泉州住，將軍每見招。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池鴨穿荷葉，溪魚上柳條。禁城鐘鼓起，車馬晚蕭蕭。

題宋雲季大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討氏姪從姑，相承患難餘。自傷還自擔，同志復同居。白髮冰霜共，丹心鐵石如。有闕名教重，珠重太常書。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道南珠浦歸舟，梵道溪飛鳥。愁看雨走馬，畏山泥官署。尋丹驚祠官，勝碧鷄題詩。遠相送，紅日五雲西。

玉堂燕集圖

朝廷多暇日，別館又青春。薄醉猶催酒，清歌況有人。玉堂金

硯匣翠袖白綸巾老去渾無賴憑誰為寫真

寄岑桂風子先生

深隱廬山裏題詩忽見存風高應跨虎月落更聽猿酒熟邀
伴去丹成笑不言雲屏第九疊相與浴晨暝

寄蕭田先生

懸榻塵生席深居畫下惟齊肩安饋食擁髻近歌詩素裹頰
雜乳書題憶荔枝白頭吟更苦何必蜀人思

鄭谷園

道士徐太虛生紙畫山居林壑春煙裏桑麻夜雨餘過橋九
節杖連屋一床書似是子真谷歸耕三月初

畫檜

茅山多古樹此檜更長生鶴鶴棲來穩蛟龍化得成雲深還
近戶月落似聞笙千載如相見蒼然故舊情

李負嶠墨竹

河東李學士隨意放洋州月落潭陰迴雲生谷口幽江濤空
渺渺筆墨更悠悠瀟灑西清地令人憶旧遊

為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

幕中能寫竹作此兩瀟湘出石根還瘦臨溪影更長班之推
子立一一風舞將日有長安使平安問老蒼

贈楊友直

維陽楊友直字擬漢中郎畫若錐穿石垂如雨滿瀟湘花羞
女笑醉草笑借狂昨日鴻都羊煩君寫數行

題朱郎竹木

江上復春雨曾陰覆碧波石高龍影卧林向鶴聲過解佩倚
蘭浦揚於落木坡佳人翠袖薄日莫欲如何

寄阿常學士

問訊東泉老江南又五年涼風鳴步稊明月停歌船陪講長
懷旧還朝獨後賢冷平二三策發晚玉階前

赤壁圖

過鶴生新夢博魚憶舊遊清霜凋木葉落月傍江流隱者時
堪訪良田亦易求如何玉堂夜白髮不勝愁

題沈有吾縣令贈行卷

縣庭都禁謁抵許見諸生接境皆吳李游氏亦願耕紵歌
空迴山水畫圖清千載雲叢石能留令尹名

送朱萬初之廣東照磨

聖主多情暇臨池愛日長天章畫鳳彩雲氣動龍香進陳
簪筆爭書敢近承恩君家愛服玉向炎方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載筆趨共閱探囊索綯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字頭
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困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賦程氏竹兩山房二首

春兩過山竹出泉繞舍鳴燕泥書帙晚魚浪釣絲晴奉席從
孫子連床總弟兄旧聞林下吏讀易到天明

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間開几席花底注山草累世書
煙屋頻年稻滿村下鄰津地絕幸欲重論

戲作試問堂前石五首

試問堂前石來今幾十年衰顏空兩雪幽致自風煙微醉寒
堪倚孤吟靜更眠旧湖春水長誰繫釣魚船

為問堂前石何年别大湖春風伸不王夜月影長孤不中明
堂柱空遺良嶽圖頰思嘉種未歲挽與相扶

為問堂前石何年無解事金蓮疑可致紫菊若為妍旧臺遺
波浪聞情開歲年稻綠相識又親為濯清泉

碣石夕滄海女媧曾補天乾坤道叢爾霧雨護蒼然
隨化亦弓虎自全音賢多賦此誰賦最流傳
爲問堂前石屢逢臺上人遠來嗟最久獨立與誰隣
車馬屢牽識鳳麟交章書吉日追琢到嶙峋

代石谷五首

幸自歸顧鄙母煩問歲年當樂金作筋向暖玉生煙
歸意毛羣有叱服涼州三百斛亦未辭賦船
昔觀一柱觀還度幾重湖雲衣身不瘦雲生說不孤
臺堯賦就草堂圖之閣玄雲在危踪敢藉扶
牛角何堪病蠅延護自纏沉真辟邪古羞溢望夫妍
神物須清鑒靈根爲小年金輿曾共侍千載憶甘泉
轉徙寧論地存留亦信天露盤危欲折劫火不同然
經漸岐陽鼓全向无文字托寂寥竟誰傳
去歲留詩別嗟哉白髮人冠依子夏製居切左丘隣
振鷲脩辭綴復麟終須愁坎墮勿用誚嶙峋

法齊子輩康使之漢中

封上頌臺禮輕車入漢中節毛吹渭兩木葉動秦風
把酒臺基古馳書歲華朝回倚西閣日日數歸鴻

立春夜試墨

輕雪作春花飛來入髮斜紫貂迎曉霧綠燭暗霞書
題額趨閣思歸即借車幾時將稚子隨意踏江沙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粘筆寫琅玕清風入室寒蜀山空懷塞海郡更盤桓
雲霧遠冰霜玉節完莫忘鄉里意持向曲江看

正月十一日朝回即事

宮柱春陰合霓旌拂曙來天光臨閣道雲氣轉蓬萊
蒼蒼苑

沉鼓晨尊麗三巫香霏簾底霧樂殿前雷祥瑞儀曹奏
浮尚食催舞筵分鴛序欲獻過龍媒融雪微生草輕風不
埃老人南極至王母上方回玉色何多喜金華得重陪
賀新兩西閣待門開

贈別兵部崔郎中勉還高麗即回中朝

東髮來東海從軍護北門珠光連旭景玉氣達春溫
合德門嚴虎列屯從容容參帷帳曉騰屬葉健拜表推
朝謁至尊雲依溫室樹呈入紫微垣不道瑞與貴仍嬰
煩利行難近市義守不窺圍春過志身得危難欲手援
維父母於國實嫻婚 還羈勒原二致望飡管連各克重
箕子救應存簡在從當日扶持 宿藩清宮風肅三駭乘火
焯三帝所爲郎重王家報札焯暫仲秦梓敬未愛李桃繁
關秋期登康侯書錫番九成思閣風六月待雲鷗

吹勻鈞軒司徒足成旦公所藏

英宗御題之句元題曰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

又題琴曰至治之音

化國多長日高人侍紫宸觀書從上相屬筆念生民雲漢文
章備風雷號令新惟應青簡在能載古風淳御翰龍池曉緒
經鶯殿陰雲依清靜兼月印妙明心千載堂二去諸天肅二
臨朱絃誰爲鼓至治有道音

次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宇宙生奇變明良陷逆國傳聞各白晝悲憤結全區治極
潛否恩深辜失謨犯車仍斷軌壞戶竟傷樞魁魅嫌明鏡強
累忘雅模甘心成者禍藉口肆羣肥隱隱危衝決憑陵善唯
前自天侯缺鉞累月且簞囊裏辜疑亡地招魂競出都躬鳴
殘夕月馬憤四交衢所痛倉皇際將元古昔殊腹心何盡鈇

肘腋不支梧列位多翹楚千城總約龜詭言歸厄教不復頌
貞符天討公無赦皇心愛不姑報鍾論姚錫爵爵鳴呼相
業今如在民生寔少痛誰能飛璧玉唯有泣瓊珠執簡書
盜當闕欠一夫馳奔嗟薄日沐浴止途決去思投關達之
或沈湖危知无復死恨不賣前謀春兩頰寬難朝陽殞思蘇
謳吟申感慨述作恨差無芒思離散惹蒿起苑枯神還蒿
岳峻氣直斗杓孤階降先皇側回翔造化徒英靈當會合瞻
相宜虛無

慶史顯甫治書父八十

貽世尊三壽高年見八朝羽儀泰漢陪神觀邁周喬柱下声
名遠壺中日月鏡微醲霞灼一新沐雪蕭地厚原初峻天
全玉不璫一經傳令子貳憲肅羣僚况二称時望英三樹國
標繡衣兼絲服白日上青霄上壽歸筵異推恩錫爵趨紫深
宗伯彙金重列疾腰玕膳應恒從安車必見招乞言邇素石
報德松璣瑤千歲庭來鳳李工韻合韶陳詩方懿頌擊瓊此
廣謀

送國王朵而只之遼東

大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字為位冠君公奕世王
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礼樂膺新宮輝帶金遺耐熊
侯算矢中河山仍鐵契宝玉右璫弓校筆鄰杖秀揚終的錦
雄塞雲依碣石煉兩泗遼東戎器蒙蔽及賢書奏納同大夫
勞警御侍史采民風

送陳頌

蕭田陳氏慶曆名法從故家也自眾仲來京師集得友高
凡問事脩己之事有益於愚陋多矣又從知其父兄之賢
也問所自出則南塘趙氏信乎其孝之有傳矣嘗以其從

子頌來見子愛其端謹可望南歸省父眾仲送之以文予
不能忘也乃賦詩曰
六歲過關郡青嶺憶滿城自育今子夏心醉昔延平尔叔同
游息吾文愧老成每分重幣暖相對一燈明遠海表浮豈高
山伐木情願携劫竹杖往看離支生辟綠青衫旧越庭絲履
輕為言穿木榻亦未厭黎藜餐留飛鴈蘭舟及轉鸞佩樓
湘清贈絃向會稽迎去去紅雲濕飄三岳霧清運來知有意
時我已歸耕

李章閣有灵辨石奇絕名世御書其上曰李章

玉有勅命臣某賦詩臣再拜稽首而歌詩曰
禹夏收浮琴堯階望喬雲自天承雨露披地起網溫擊拊磨
音合衡從玉兆分巨麓三島力威風九苞文辨位資乾坎為
山填嶠負固知異宝藏不假運神斤書映侵春閣香爐借宿
薰烟光晴舟二波影畫云二融結錄元化登崇荷聖君瑞於
龜出洛重若鼎來汾柱立尊皇極聲安廣帝勛詎云陳秘玩
因願獻前聞

送南宮舍人趙子期宣 詔交趾

三年頌正朔五月向南交將命方離關陪臣已在邨衣裘鴻
羽漸干成虎皮包瘴霧衝風散龍湍急雨消朱鳥鏡土室白
雉下摺巢夜海蛟傳織陽岡荔折苞初楚分魁厨後騎器加
鏡諷日脩王頁兼時暇客庖方言書及理海錯藉青元漢柱
若侵篆秦林柱排栢栢括囊無意以當尸有蟪蛄即見還英節
毋煩笠錄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在朝臺二
雍 虞 集 伯生

芝亭水言

律詩七言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母乃聖躬勞天連關道辰留驛星散
周廬夜菊委白馬錦鸛來窈窕紫鸞銀甕出蒲萄從官車騎
多如雨抵有楊雄賦最高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我到成都纔十日駟馬橋下春水生度江相送何王意
不歸非我情鷓鴣輕棹下溪足鷓鴣小池知客名願得解
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

贈呈上人歸湘中

潭北湘南無影樹一花吹度海門潮天香滿室定初起雲氣
上衣身欲飄寶月夜寒龍在鉢銀河秋近鶴成橋豈無一箇
卽州竹與不松根共寂家

子昂秋山圖

翁昔少年初畫山丹楓黃竹雜潺湲直疑積雨得深澗不似
浮雲相往還世外空青秋一色總中遠黛曉千鬟瀟湘大
同人境尚想翁歸向此間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雲後城陰雲一坡寒梅疎竹共婆娑經行不覺籃輿遠點染
還疑絲筆多蜀棧煖雲生野樹匡廬晴照落江波商公已老
高公死惆悵誰人奈汝何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使過池陽聞上日好懷浩蕩為君開江干維楫車馬集亭上

持盃風雨來通夜魚龍聽語竟明年能復舊德朝回九華秋色
翠可食為問謫仙安在哉

安慶路雙蓮寺得上人超然亭

超然之亭何所超雙蓮孤塔共宮堦城頭疎雨散花至江外
斷雲將樹朝晨飯舊從香積化晚鐘當送海門潮尋原帳望
空歸去此地安禪試往招

謝茅山主者贈白羅壘衣請為作大洞祖宗師四

十五贊

鶴擊裁成雲色新仙翁持寄感情真清高自此全拋俗寬博
由來穩稱身佩玉洞聞雲外響劍光飛射日中塵畫圖寫向
群真裏便是揮毫贊詠人

送莫京甫履憲經歷

延春閣下承恩日是我經帷侍講時方擁青編臨綺席遙看
朱絃拜丹旆風微細草鳴珂珮日煖飛花近鬢絲上憶遠人
常軫念莫言南海是天涯

集與諸公遊尚書何公山莊公孫斯明先為剪韭

荆榛并致酒饌遂得瞻敬向書墓道盡日乃還偶

成四詩酬斯明兄弟并簡同遊者

盛德高年陟泰階歸尋仙隱石樓開舊閣前引朱衣吏母為
行吟綠逕苔夜色園林坡圃樹春寒庭館石湖梅誰家今有
賢孫子黃菊高秋與客來

先君風有登臨志老去無能共往還敢謂荆華懽宴許教
節竹陸尋顏地高大近惟秋好雲淡風輕盡日閒早晚涪翁
酬素約更從几杖一躋攀

石梯一逕仙庄交過此先見蒼崖切齒穿斗角潛蛟窟尼出
雲根樓鳳巢題字百神驚洞底肅歌衣簞越林梢重吟仙伯

石樓詠一解齊人山鬼朝

黃姑仙崖置屋率我躡飛臨如猿猱環山翠黛是城郭平地
白雲皆海濤人頭閣上走馬健仙掌峰前飛隼高頭得金丹
摸毛骨三清八極共遊遨

黃氏妹之妻余以他故不及送之既葬之明日仲
常弟與譚元之妻姪述事與懷形諸詠嗟後十餘
日始得併見諸公公和章集要惠之餘願事易於傷
感俯仰存歿不覺清涼之交頤也依舍弟韻亦述

二章一以示黃氏諸甥一以寄元之妻姪
寒泉滄三山木秋予弟行役荒原頭及聽諸生哭慈母浩將
孤淚灑新丘山川神氣發晚復珠璧輝光日夜浮不惜衰年
待爾輩受成積德過本接

憶別高堂十五秋不堪俯仰雪盈頭時贈玉歌清滑子正
將軍從太立久矣孤懷成寂莫助哉古壘燼虛浮每看舍弟
承岑辨如見從容月滿樓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車蓋歸來托遠林昔山曾翠管原深漁樵相識頻分席賓客
時過共賜金百歲漢州猶近古五朝文物至于今披圖想見
登臨地松栢徂休起夕陰

送江聲伯
家近茅峰無百里羨君來往及清秋每看丹井晨光起幾見
龍池雨氣浮白髮紅塵嗟我老素書玉訣使人愁仙都群老
渾相識定若雲裘訪羽立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嚴
絕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東謝
敬德備撰

學省初兼禁直掃故人同署却相違食餘首宿承朝日坐候
棠梨過夕暉則始生愁散二十餘年怨至預喜奉倚秋寺燭
定知催樓早朝不令晨瘦馬經門巷想擁青綾尚掩扉

次韻張蔡國公淡菴青山寺詩
相國觀山負夙期聖恩祇許暫相違身隨雲影留三宿心了
泉聲絕百非開士談空依寶樹野人耕雨灑山薇龍深護
安得處纏坐諸天近紫微

次韻國子監同官
坐聽烏皮鞮肉消諸生應笑愧邊韶階前老馬隨秋草袖裏
道編俟早朝乞米西隣處有粥留家南園者無緒經明亦是
歸耕好清涼無時萬里橋

學官南直禁垣陰假寓唯愁兩壁沉一曲鏡湖清老事三年
經樞小臣心銀河回夜天逾近草迎迎秋露轉深珍重鄉人
居甚此時能來往和鳴琴

次韻馬伯庸寶監學士見賂詩并簡書子貞學士
森信臣待制彭允蹈待制
焚瘴曉直夾城西經管龍光映壁奎綰閣浮雲飛野馬當階
生草伏馴麋番行已識天無妄風列唯聞帝弗迷徒藉寸誠
無補報每遠米署飲鷄袖

其二
奉節通背虎帳西重光寶玉護文奎賜餘分食兼羔雜侍側
專苗雜約麋樂事易成團月怨吟情深入五雲迷上林更有
高枝在彩鳳來擇舊栖

麓降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伯寧御史為僕言自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托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托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托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托差低蓋稍崇

其址乃八月五日既克如命因賦此以報且請錄
示舊詩補故事以傳云

視草堂前石一拳何人移置自何年久據翠色連重地故拔
孤根近九天俯仰百年承雨露等閑千尺接雲煙故家御史
遺書在為錄巖峰舊賦篇

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

丞相承恩自九天講臣春殿杖初建義賢敢謂占顯榮陳戒
猶思誦柳篇既奏文韶兼善美豈無后援暨艱野願推餘澤
均黎庶樂口邦基億萬年

須從痛向招御柳新條臨畫殿仙桃既也上春潮校書寂寞
楊雄老亦賦凌雲麗九霄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年

江梅應發去年叢叔也俄為畢竟空束去先康節苦離多
會少子瞻窮近書時閑猶疑在舊學重思熟與同萬里相從
憐李太白頭清淚夜聽中

還京聞計在秋餘老淚無多眼易枯丹旆到無頻入夢佳城
得否未收書食貧未已憐孤幼述德無聞愧老夫忍讀近編
成亦訣為數衰薄報歸與

次韻道士竇神清賦舜樂

帝德無為保太和歷山遺種有嘉禾想經繩教躬耕法正及
堯時擊壤歌布二九秋新雨露離千古舊山河曲肱飲水
幾忘內最德宣尼感數多

太一道士張茂輔扶本國人從玄德具人學道妙

與逆觀特精繪事為其友天台徐中宇用而集賢
家法作江南秋思圖東觀大隱蜀虞公翁生為賦此

詩

三年別却釣魚磯書看新圖夜夢歸石磴蒼松含爽和江沙
翠竹弄晴暉西瞻雲頂豈何何在東入天台路轉微質賢若素
湖曲賜過翔千仞振塵衣

贈曹神清歸隱茅山

翻三歸鶴自遼東又向茅山擬住冬家食定依何處竹結巢
應得古時松雪滿空山騎一虎月明秋水佩雙龍別來彷彿
三千歲亦欲還栖第一峰

題南野亭

門外煙塵接帝居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日轉
東華地靈開洞窟留客釣上林鸞轉把杯聽吳琴曲
花無賴留樽終南兩後亭

送真仲章學士奉祠徵養

三十過從今六旬故人唯我兩吟身亦華作賦相為壽血復
升堂反拜親送別轉吟嗟影獨思歸從此上心頻南湖春浦
鷗波綠定織兼棹往問津

次韻吳成季宗師赤城阻雨

人間伏日當蚤休道上馬車如水流神仙不熱風雨夕父老
已知禾黍秋誰憐司馬久多病惟有杜康能解憂北溪之鶴
六月息載我八極歌遠遊

次韻伯庸尚書春遊七祖真人庵兼簡云宗師

賞心不作三春過高興都為百事牽願解蘭舟溪水沈思攜
藜杖野雲穿真人館在無塵界太尉詩如絕行山花下共遊
仍獨往不辭泥醉晚朝天

石渠承雨作流泉中有參差行采蘼花近飛騰馬駭遊柳低
步障橫蘭穿紅蕩朝路常參吏清書蘇居幾劫山仙乞會稽

尋寶監酒船一棹水中天
花時宮館多賓客春酒盈缸飲在牽據石發激風為起臨流
揮翰硯碎紫雲一夫惟憑愛白髮頻搔宜餅仙顏有看雲
高閣在江東烟樹共晴天

一住京華三十年春花秋月漫相牽高情總付珠簾卷危坐
空餘木榻穿水曲停餘新穉事墻陰頭字昔遊仙動成陳迹
多惆悵安得長生老後天

送宋誠甫太監祀天妃

使者受託大明殿低神海上非求仙廟前水生香及止帷中
靈語風冷然麗牲有石載文字沉壘用謀求瀾泉賈生何可
久不見海若牽職君子還

顧石墜馬卧病家

士敬仲參書

恩子告先至上京寄觀之寧

翠帳臨都尚駐郊言瞻能涼度則予雨餘草氣千原合日下
垂章五色交給孔脩辭持玉筆賜美充腹出珠痘白頭感遇
如何補何聞清嚴極風業

越召顏齊數日昏旋開予告荷深恩藥頒西域千金劑酒賜
初筵九醞尊熟德舊書忘畫水行吟吟若香香温摩字素壁
光於空思得參書寫樹根

閒閒示師和則韻期望過重復用韻以謝

草堂長憶蜀西郊屢卜歸林自折茅可馬微傳篤父老少陵
詩苦入神交山多美竹深宜屋江有嘉魚遠致庖乞得開身
當及早堯時元自有由柴

書卷連床度曉昏歸猶得戀君恩養生賴得南華論好客
時傾北海尊山木向秋俱若大海霞迎日共清溫蓬萊正與
龍峰接幾見浮雲起石根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雲中樓觀翠岩峩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出略無
烟霧只風飄玉皇素側當霄立王母池邊向日朝却袖靈
散人卅九天清露海塵飄

次韻楊友直北行道中

蕭蕭戎馬昔升虛壯士吹荒燥不舒關外羽書二月急道傍
茅舍百年餘沙田雨足仍生黍河水冰消不禁漁落下賈生
猶獻策車明立在玉階除

王儀伯參政見和知字韻詩復用韻叙謝

龍游宮沼鳳游郊通水明堂不剪茅發絕草儀二日具大亨
饗帝五雲交軌輿已信神為馬和鼎室密祝代庖八月涼風
張樂地頌聲洋溢播雲巢

聖恩深念曾東家林木蕭條散春鴉丹詔先令脩古廟形庭
明經奉至尊車騎身從游汗漫庭闈心在規美溫朝回未覺
歸途脫斗柄西移楊柳根

十月十六日奎章奏對回至李概之舉士宅宣

玉蟾

旨行香孔林檎上得佳紙因賦此詩并得其鎖紙

次韻馬伯庸尚書

聖恩深念曾東家林木蕭條散春鴉丹詔先令脩古廟形庭
即日遣皇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寸星綯海霞偶為傳宣
到書閣就床奪得玉蟾蟾

次韻馬伯庸尚書

遼閣展繚禁掖西莫街騎馬及鷄柄退朝母想花邊讀得句
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術大樞居方丈有蒸梨煎池何似
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送耳太史祀名山大川

太史名山閱秘經，承恩衣繡許趨庭。江頭飛蓋逢春雨，林下幽人識使星。宣室夜深深，連燭絳石渠。風煖竹書青，清朝盛典須成蹟。琅相邁歸駒馬駒。

就甘太史并寄天台武夷太無三君

武夷山裏芝三秀，華頂峰前杰一炊。湖老母懷鴻去遠，山人母謂鳳來遲。浮閣紫洞緣書住，照夜青囊賴客知。賀監清狂天所放，故令華髮待安期。

子昂墨竹

高崖數竹凌風雨，老可當年每畫之。倩影自憐流水遠，虛心如待出雲時。縱橫碣石留沙磧，死轉鸞群向墨池。百廿湖州仍見此，故知王子管參差。

二十五日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松陰鶴立候官軍，風送飛花著白蘋。水影漸移簾側畔，翠羣只在殿東隅。近床儼進名臣操，戴筆親題列女圖。大液雨餘波滾動，龍舟初試散魚鳧。

賦胡氏皆山

萬山起伏如波浪，外固中寬故可居。日出推金千仞室，雲生幼翠八牕虛。亭中留客多為酒，谷裏成樓更貯書。朝往莫歸勞杖履，醉翁應不憶環滁。

賦礪山成簡齋心遠亭

作亭臨河河水渾，草樹繞屋啼鳥聞。夢回枕上彭城雨，目送檐間芒屨雲。歸來古剎有佳色，坐老青山無垢氛。但願尊中長得酒，曲阿莫問德逢軍。

送全州錄事

清湘郡城公事少，銀筆官書盡日間。且可勝靈度流水，更宜把酒看青山。傳聞虎跡石苔紫，雨裏鳥聲江竹斑。應會吟詩

一百首寄與明年春鴈還

與衆仲助教讀王臨川遺事慨然興懷良上人爲蔣山善公求送行因爲賦此

霜筠雪竹鍾山寺，最憶臨川舊所遊。病骨先陵秋曉，白頭遺恨思悠悠。無歸雲海迷華屋，驚起星河近綵舟。公重到日松間石上試相求。

玉堂讀卷

玉堂策士詔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樹坐移簾底日，官臺馳賜殿頭春。虞廷制作變龍盛，漢代文章重賈醇。書閣吳年偏感遇，但歌大休答皇仁。

謝吳宗師送牡丹并簡伯庸尚書

輕風紫陌少塵沙，忽見金盤送好花。雲氣自隨仙掌動，天香不許世人夸。青春有態當應近，白髮多情神帽射。敢愛向書才思別，解吟胡蝶出東家。

和范德機從楊鶴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髮如絲。田舍每詢歸後計，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樹搖。遠道春欲莫，楊梅爲我道深期。

送進士劉聞文廷赴臨江錄事

清江百人石爲城，太華千峰積雨脂。官府幾時書帙靜，漁舟盡日釣絲輕。故家好訪春秋學，上國多傳月旦評。頗有光耀煩錄事，到州爲問范先生。

大廷策士問經世之道，僕亦在讀卷之列。觀諸進士所對有感賦此錄以贈別，鑑性粹中支涓與文

舉二賢良

昔人有欲問先天卦下相期二十年，已向塵埃成白髮。尚從

燈火事青編獲麟誕春秋後鳴鳥猶聞禮樂前春雨未來農
事晚獨懷歸計在山田

羅朋友道推高科拜官選崇仁賦此為別

重溪疊嶂竹交加曾著芒屨踏白沙名勝多年嗟寂寞文章
此日羨才華青雲步武纔重見白屋詩書尚幾家鄉色相逢
煩告語好敦信作生涯白外道居近之昔嘗有同
馬國朝六科崇仁幸進上第舍人墳墓故宅在
道十二人故不重見所以深期望於來者云

贈趙生

天門一日觀黃榜茅屋三年掩素麻湘帆毒魚春雨潤綠蠶
螢火夜光微夢游翔雲留鴻跡思入南山望鶴飛會倚官階
看射策上林初日炫朝衣

贈吳龍觀主

榻前親製先生號賜與江南謝舜咨大華雲閣天使下少微
星動史官知龍飛滄海留珠樹虎卧丹房守玉芝聖主無為
千萬壽更應築館候安期

訪李真人不遇

退朝花底佩珊珊去訪真人曉出關芳草欲迷行徑古長松
深議步廊閉蒼龍林雨得瑤簡白鹿穿雲致玉環如到天壇
看月影定知清露洒人間

賦巫洲

傳聞海上有玄洲曾是安期舊所遊千頃白雲都種玉一杯
弱水不勝舟魚龍夜護黃金鼎鸞鳴夜朝紫綺裘波浪不驚
星斗近步虛登裏度清秋

元符篤下第歸鳴

西郊長憶草堂空塵外幽居更可奉奏賦上林春事晚携書
舊隱歲華深澤錦江波紅豔浣花潭水碧沉白頭未覺

歸歎莫待子車來獻好音

吳宗師夢予得山居奇勝特其夢覺歷々分明竹
然相告賦此

夜來夢我山居好笑我平生喜有之野服許辦金殿直簪錢
足辦草堂貴安知蓬島非兜率不是匡廬定武夷還有勝緣
同曉或至人無睡已多時

金李簡伯司業分組

德昔同堂肄樂歌朝陽煦々午風和炮煮升俎堆紅玉醕酒
盈尊汎綠波坐席已成三載別交情猶似暫時多尋常龜德
寧私我願賦緇衣上禁城

吹韻朱本初訪李衡之學士不遇

城南城北煙塵飛伐木相求苦未歸吟到碧桃選細雨行尋
芳草又斜暉綺縠筆題詩徧十帳泥香入袖微共載小車
勝上馬重遊莫待晚紅稀

寄趙子敬平章

聞道東甌入翠微猶愁風氣濕人衣道傍野樹飛花盡淡上
春雲作雨歸故舊釣絲輕在手仙人棋局靜忘機未松曾許
同千載飯向高秋傍鶴飛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蒼黃獨出千叢裏翠節
駢生數尺餘比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折筵已向
靈氛卜亦說能歸似兩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今人歸興滿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險匹馬

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壓匝孔明廟裏相聞瑞新堂題作
歸歎字定得臨江把釣竿
聞道故園生瑞竹山僧為我重栽培百年雨露餘生息一日

風雲幾往烟蘿上
枯桑鳥幸止城東
華表鶴歸來聖恩若許
歸田里千石清尊為獨開

聞道故園生瑞竹
吾家孫子好歸看
佛祠竟日春陰覆先龍
多年莫雨寒門戶
淒涼嗟老病鄉閩
路遙報平安重來慎勿
勞余夢騎馬橋邊據馬鞍

題張太女為陳升海畫廬山圖

誰向匡廬成舊隱
畫中一似夢中看
千株松樹蒼天起
一箇茅亭傍水安
清風空谷傳吟嘯
白日高寒生羽翰
寄語山中怪脩靜
焉中不畏過溪寒

別國史院蘇峰石

秋雨毒苦數及身
文章曾見百年人
吁嗟一代興王盛
付托諸公製作新
朔野有詩皆在管
秦山無刻更先秦
鳳麟一去無消息
空使鸞駘愧後塵

執戟楊郎久不遷
頻年從幸到甘泉
賜歸特許先三日
作賦時今奏一篇翠
夕娛人花帶露
碧衰荷馬草橫煙
殷勤為謝堂前石
何處來秋共月圓

神鳳琴

鳴鳥人間久不聞
遺紋欲托斷琴紋
曾看土鼓歌朝日
亦共陶尊醉夜分
五色雲中迎太一
九疑山下望湘君
采詩應被唐風譜
早晚樓船祀祀份

送陶居士傳

沐水滄波蜀嶺高
飛蓬千里棘心勞
道間化虎作人語
城上慈烏向子啼
玉樹斷歌殘王氣
朱門往事付鴻毛
將軍莫歎今為庶
居士當年已繼陶

謝書巢送宣和磁石硯

巢翁新得瀘州硯
硯拂拭塵埃送老
樵毀發復元知故物
沈沙

俄出認前朝
素翻夜雨天
垂簾既春水
地應潮恐召相如
今草檄為撰諸為儀
軍通

送蘇伯愷御史

新除御史南臺去
賴充文星閣下
稀病起可堪江
霽邊信還
莫待死花飛
千年鳳鳥來
問閣萬星
羅魚出釣破
綵道揚旌
文最古君知
頭白久思歸

次韻柯玉文寄別

避弋驚鴻過遠汀
吟苦病鶴想
蒼亭臨印枉騎情
都盡於越
宿舟影
駭賓客
真詢温室樹
君子猶問楚
江萍重來
賈傳非
年少前席
從容對夕廷

謝書巢惠梅花

巢翁遠送梅花樹
正在東風四日前
紅香無言餘
舊雪白頭
相見又新年
喜從嘉樹來
江雨使共香
稅上海如春
夜不眠
賓客醉只留
孤鶴伴清妍

再用韻簡巢翁

豈無尊酒梅花側
聞道長齋繡佛前
方閣護雲宜
煖日小車
衝雲稱
高年願
辭閣下金蓮
炬但乞湖中
暮畫船約取
巢翁携鶴去
髮毛同白不爭妍

送玉泉長老栗木果

非青非黃栗木果
使者西川馬上來
疑金橘味
衛人祇道木瓜
栽煖婆妙色
情懷別檄
橄欖餘甘齒
頰迴歸到玉泉
應說法試令
閑老聽轟雷

送王君實御史

頓充文星閣下
稀旁人猶道此
言非東風十日
京城雲西道
三春客子衣
屨滿鞞川君
定到鵲啼
劍閣我思歸
千花並鏡
圖書府相持
承恩入紫微

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獨抱長鏡背白雲琴心誰錄內篇文清齋三日秋仍瘦偏置
摩真夜每分石記恐妨塵外事山經聊許出人聞已從司馬
求直錄更為通章九老君

寄金馬印夫總管

白髮先朝舊從官幾年南郡尚盤桓九華山靈詩題備未石
江頭酒量竟應到京城還日莫馬傷餘枝又春殘何時得共
鳴皋鶴八月臣屢啟羽翰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江東昔有大茅君大藥親令二弟分紺綠俄消頭上雪方黃
初合洞中雲雷鳴春分龍三變月滿秋空鶴一群一落人間
成老大有年名字刻瓊文

送劉宗師歸茅山

長松落千峰雲碧漢寥一鶴風十月暫離句曲洞早春
還謁大明宮君王舊識蒼龍劍圖畫新傳白髮頭欲把紫芝
歌隱德三茅應聽月明中

與薩都刺進士

當年薦士多材俊忽見新詩實矣歎今日玉堂須倚馬幾時
上苑共聽鸞音生誰謂年猶少便信空慚老更成唯有臺中
馬侍御金盤承露最多情

送歐陽元功謁告還瀏陽

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游有道具二云翰墨
同朝又十年心似古人機獨敏用周當世德仍全雍祠已有
蒼崖石欲托高文與代傳

曉奉新書進御床解纜隨見濯滄浪歸鴻不計江雲闊倦驢
空王懷野水長竹簟暑風灑夢遠兼烟清畫裏毛蒼鹿與千里

宜春道投羌相求訪石霜

送王師曾編脩祠南鎮

山陰藏迹多塵迹王事能來况莫春太史好探神禹穴老夫
先是會稽人海東日出離闌近湖上風生白亭新若得拖幃
同晚飯便從官監卜爲隣

次韻楊友直

真能容客遊真深廉飛絮書夢數枝芳祭誰相贈一束
生芻故可招坐定驚鶯當經席上酒開纖月在林標何由長共
陶弘景聽取松風作鳳詔

題東平王與盛熙明手卷

宋宣和手勅一通卷首題識四字我朝
英宗皇帝御書也 帝嘗以至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幸
五華山臣有以此書獻者丞相拜在侍側就題以賜之
既歸第曲先盛要明寫金字佛書一帙贊丞相承相因
以此卷贈之且語以其故至順二年三月八日熈明爲
歐陽玄記其事於左方

聖代御題前代勅小臣叨備史臣書事業久爲人士首文章

猶作世瑞瓊海瀾碣石圖空在嘉蔡邕連計已疎誰識全燕
天所新萬年形勝帝王居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容華宮殿水西頭春日時聞翠鬢遊霧引旌纛車關道風傳
鐘鼓出城樓群臣頌德金爲刺萬歲稱勳王祚流聲著景泉
涼氣早旋京塵善大田秋

到先隴爲墓人書

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因使騎入陵陽鄉人共訝聲香似客路
疑將髮鬢覓親老長懷鄉里意孫多宜置墓田旁治生自可

依諸葛數頃膏腴八百餘

八月十五日傷感

宮車曉送出神州點一霜華人弊裘無復文章通紫禁空餘
涕淚洒清秋死中首宿烟光合塞外蒲萄露綠最憶御前催
草認承恩回首幾星周

題凌翠亭

老去唯思卧白雲一亭萬竹喜初聞波回曉日鷺鷥並沙散
晴烟翡翠分把釣左泉歸衛女乘舟北渚望湘君誰能獨來
微盈袖却道高寒思不群

送許有字赴湖廣提舉

奉詔論文秘殿西才華知合藉金閨思親浩蕩江波遠恋關
逢回死樹低望鶴樓前移絲鷓鴣吟詩花底聽黃鸝歸來尚覺
春風早鴈字充誕玉筍齊

賦石竹

積雪初消紫綠華東風吹動絳綺霞龍壺石氣千年潤鶴過
林陰一遞斜刻字欲尋金錯落析旌如織翠交加綺履坐對
吹笙暖未覺人間歲月賒

集為孫兒只慎齋平章題紫微亭用王右丞語也

并賦詩一首奉寄

右丞昔向終南住獨對南山賦紫微春雨乍收原上牧脫晴
仍見谷中歸好留杜牧為賓客更覓園公共庶微聞道新亭
多雅興相持尊酒看清暉

賦紫筠堂

江車雨後垂筠筠堂上注芳尊眉山老去無賓客番水
春生有子孫團扇脫源留翠簾林纖月對黃昏問誰吹得
琴瑟玉為斲蒼苔向石根

奉同吳宗師賦紫七相新齋

城南烟樹聽鶯啼石上苔苔香舊題自有琴心傳內景更將
書帙事幽棲晚來相鶴風生竹雨過龍鱗水滿溪蜀客草玄
成底事蕭條白髮愧青藜

次韻吳宗師

硯池滿貯香微水壘腹輕懸翡翠欽仙苑烟雲隨地縹道山
風日向春佳景翠壁夜鳴金屋飛鳥時步玉階愁恐江頭
花事晚設雙車馬賦三齋

寄來鶴亭主人

德清舊館何時到兩後春泉生滿池綠字久無弘景信紫香
應長少霞碑數峰烟樹天垂野千頃鷗波雨散綠海內交遊
多老去為誰溪上放船庵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太行積雪都消盡船到舒州水正高江樹連城分野色門生
加豆薦溪毛尋原自去書山石問字誰能載醴醪為覓種椒
張廬士早收丹實待歸舸

子延祐己未秋南歸安慶城東有張教授與予
同舟從者得椒實數升至江右種皆成予復來

京師又十數年山中椒已無存者可為求種秋

過江上行取之尔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畫橋水剌動龍舟鴨綠艸出御溝使者旌旗穿柳過人家
鳧雁傍溪浮桃花吹雨春暉鏡江水平堤夜唱鶯應有餘波
方浩蕩不令歸楫恨滯留

謝吳宗師惠墨

念我衰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應塵影舟同熟玄圃

雲英玉不如敢為文章勝虎豹抵應箋註到蠹魚研磨不盡
人間老傳與兒孫尚有餘

再和

憤見天真接筆書七言死麗出開居誰云太璞無存者藏在
丹房已又如寫韻臺虛人跨虎披鷲他暖水生魚玄霜比似
金丹秘抵得刀圭便有餘

家傳戈法負書得墨深將藻繪居華米每慚誇既往平安
聊遣問何如畫殘翠黛綠寫得黃庭辟去蠹魚鬚髮如霜
還可染硯池不敢華君餘

三用韻會集翁就以奎章賜墨賜之

隣父長思長史書不辭頻語樹巢居臨池三月玄霜盡對月
千篇白雪如賦敵洛波翔翠羽歌成湘浦勝文魚故分泥石
松烟色猶是奎章舊賜餘

四用韻寄吳宗師奉祠城東併祀其一謝夏真人

送海棠一枝

休奉東封遠獻書神宮咫尺九重香飄秘殿人顯若雲降
方壇樂會前如水上波除祠候蕪雨中歸牧夢占魚此時最憶
風雲地耀清沂誠數餘

定計歸來已東書面巖虛寂似禪居好花送與春風共病日
愁看宿霧如四月落林多野筍半陂流水足深魚今春又過
今秋早一飯踈跣不願餘

謝吳宗師送牡丹

人人春盡洛陽花誰似堯夫小一車高閣每煩君實望西街
還過伯潭家東風寒食吹烟散燕子空梁裏景斜最憶青城
呼上樹樵人祇向擔頭誇

題著色山圖

江樹重々江水深楚王宮殿在山陰白雲幼乳生春浦翠黛
婢娟對晚岑宋玉少時多賦詠江淹老去倦登臨扁舟却上
巴陵去閉聽孤猿月下吟

題熊太古畫

亭上長松三百丈何人可以此經過窮冬藜杖出同谷清夏
籃輿還曲阿栖體母來從島嶼老猿時復下藤蘿王維辛儂
久不見病目塵筆愁奈何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武進憲

淮南地沃偏宜麥况可扁舟弋鴈臯此地正源能賦客中臺
新到使君符山城過雨驚春盡野老扶藜到日晡行部若臨
江岸瀾烟波舟有漁夫

送淨慈書記

寒梅的々西來蕙翠竹青々劫外春日出碧鷄山作雲空裏
彩鳳地無塵八年獨遍湖光好萬里歸來月色新我在錦官
城裏住白雲兩屋便為隣

送趙秉彝因王君具末章以起句

朝裏儒冠盡白頭斯言三復使人愁芳叢獨見芝蘭樹各與
不矜穉穉秋藏書畫卷訪遺老把釣清江懷故侯大中梁棟
小猿補匠氏尋引篋相求

題畫

緝熙殿裏御屏風零落誰收百歲中錦樹總含春雨露畫橋
猶是舊青紅花開陌上便歸燕潮落江頭送去鴻何似綠波
生太液絳桃風急綠船東

城東觀杏花

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蚤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
金魚館裏貯綠水滿溝生杜若煖壘將雨少塵沙絕勝羊傳

襄陽道偏曉西風擁鼓

題張希孟中丞送軍提點申達卷後

十年七聘不還朝起為飢民夜駕輟嘉樹百年誰忍伐生芻
一東不能招西州華屋交游少北海清尊意氣銷欲為濟南
名士傳泉聲山影晚蕭

寄海南故將軍

海上風來五月秋晚涼應上木蘭舟金盤丹荔生南國玉椀
清水出北州狂客醉時花作陣美人歌罷月如鉤期門舊識
將軍面從微遠披翠羽裘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真師

騎馬城南舊舊題韻前情雲低東風花柳過尋曲落日
兒童唱大堤綸閣豈無和玉髓錦囊還有錢金蹄歸來吟轉
樓頭月池冷夫容翡翠栖

寄泉南三老人

春城連海樹扶疎中有幽人八十餘庾信流傳江左賦伏生
零落濟南書鄰翁社舞尊多酒弟子晨炊饌有魚前代衣冠
今絕少故懷三老載安車

次韻余眾仲助教相壽句

老牛無力服柴車道遠鞭驅未到家碩果當留霜後樹寒梅
深辨雪中花青城萬里隱空谷滄海千年望太霞賴有良朋
相慰籍約芋隴分倚江沙

題康里子山尚書凝春小隱六韻

羣玉府中香滿袖凝春亭裏看花開綠雲近席微風動紅日
當憇好客來西海珊瑚階下長東家胡蝶雪中回竹深每聽
尚書後池煖時分太液盃鳳味浮烟金錯落鴉群隨水白筵
摠人間應得幽封帖青來會繞舍栽

次韻杜德常博士萬歲山

秘閣沈沈便殿西賴年立此聽春鶯風播翠岸新生柳雨浥
銅池舊產芝玉几由來常吹尺衛門此日遂栖遲申生欲去
柴車在杜南長吟雪長垂墨沼遊魚翻百藻畫飛燕曾暗
絲山中竹簾添如水應夢鈞天九奏時

次韻宋頭甫

御溝雲融三月初見鸞鵲總來居漏卮水綠可為酒楊柳
脩青堪黃魚逆運天河起箕尾混濛濛海浮青徐舟前花落
傍飛燕隄上風來濕舞裙翠華時留金駮要錦波不著玉夫
渠臨流宋玉偏能賦莫待東都客問予

絕句五言

燕陳公子宅贈庶學士

落日照大隄花間聞馬嘶城頭鼓角起相送五門西

宣和墨竹寒雀

酒墨寫琅玕深宮春晝閒蕭條數枝雪不似純千山

上馬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祇好扶藜杖稍難看落花

題且食司所藏慧琴腐瓜行蟻圖

瓜腐來螻蟻結生致鳳凰園穴宿雨阿閣自春陽

雙鷺圖

戢翼石梁陰秋風日夜深使君莫行野江水蕩人心

畫和雀竹

啄粟野田莫飛鳴亦來雌誰家江上雨發船歌竹枝

畫翁柳擘

不食遂終日長吟如老翁金盤九秋露玉樹一絲風

畫雙蝶

舞罷庭花落池邊者睡兒無端變蝶飛上繡羅襦

商德符畫松

松根生茯苓松葉纏兔絲服之可長生歸哉南山陞

河梁泣別圖

落葉滿長文秋風漢節遺裁詩寄歸鴈三月到天山

題家古松歌書

長風擊市來吹兩洒高竹憶昔曾見之終南跨黃犢

補魚圖

網罟日相從天寒澤國空釣竿長倚樹老却渭川翁

子昂畫

拂石藪竹間米蘭幽林下遊子愴忘歸何以遣遠苦

右

松上一枝雪竹間千本蘭江濤變濤道風雨憶春寒

雜寓

韓子登華封縣今捐其臂罵呼始得下亦不傷雅懷

右

粵人善操舟先去令人愁今年水未落不見事難秋

右

狂罵人不怒徒然傷天和問君丹丘月當勝白頭波

右

雲間陸士龍寧知千金贖文章倘有取論薦何愧鮮

右

長鬚一握雪昏目九重雲不為成去身接鶴背悲紛

右

夕望姑蘇月晨瞻大湖波金章遠關下隨意竟波裏

貪祿戀君恩三年金馬門願於身拜世頭白老人村

題柯敬仲雜畫

北苑今仍在南宮奈老何青山解浮動端為白雲多

右

兩鴛蒼苔石雲生壑亭泉幽懷春冉之稚子秀娟之

右

鐵石餘生色水霜作曉新春雷明日起何處尚龍眠

右

雨過黃陵廟蒼梧雲正愁何時倚虛幌對此滿林秋

右

江上秋漢風雨晚蕭蕭千載誰相識惟應待老樵

右

昔過黃陵廟蒼梧雲正愁何時倚虛幌對此滿林秋

右

黃金千玊甲瑤玉六簾鈞兩送鸞鸞夢烟籠翡翠愁

右

娟之生玉潤楚之作金聲羽扇迎風定羊車過月明

右

峽口春雲重江南夜雨多水深挑葉渡風急竹枝歌

右

蒼涼初出日黃落早知秋不過來步客寧知叢桂幽

右

明堂要與棟大匠取修直藟在崖石間秋風動蕭瑟

右

平陸蒼龍起近山生遠烟前村三萬頃明日水平田

若苦生石路翠竹自交加不惜青鞋濕臨流踏白沙

右

昨夜采樵去偶逢三尺枯山人不到海不識是珊瑚

右

瀟酒一枝新惟堪掃淨塵白雲在念戶留作老僧隣

題李溉之學士湖上詩序

烟蘿境

玉女乘烟窈窕松間光綉羅飛行了無跡明月送空歌

金潭雲日

金沙灘上日潭底見雲行紙有琴高鯉時或作群

漏舟

春水如天上秋潭見月中如何列禦寇猶欲待冷風

紫雲渡瀟洲

洞裏琴鳴瀟洲前掉入雲擬尋雲空叟同訪武夷君

秋水觀

湖深山影碧天淨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護曉風

無倪舟

三周蕪不注水影浸青天不上銀河去空明擊棹還

紅雲窟

日出湖邊曙雲生長上紅絲舟移曲岸白鷹野微風

蕭間堂

受葉蕭間老令人憶稼軒高堂何處是湖曲長蘭孫

松閣

黛色浮空表蒼翠積翠邊鷄鳴從此度桂棹向秋天

大千寒翠

善聽區無聲善視入無觀還將一絳雲鼓作高山雨

觀心

炯々澄留室微々息若存仰探嘗月窟俯察識天根

題熊太古畫

路過秦時槍家留蜀道山長安都看徧回首入柴關

右

海內此亭古幾村春事多扁舟歸未得江水已生波

敬仲竹樹古石

雲樹寒逾勁霜筠晚更脩玄雲動養石令我憶湖州

六言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余獨游兮洞庭野雲徘徊兮天將雨望九疑兮不可見結幽

題柯士畫

登孤立而望遠見江上之楓林故余舟方澗浦何天高而水

深

道園錄字古錄卷之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在朝黨四
薙 虞 集 伯生

芝草永言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袁伯長

沙翁東去逐網羅，蕩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越女白，從此

秀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東溟滄浪南斗低。明年白日百花靜，憶尔

琴中烏夜啼

燕雛當墮玉，雲漢蕭蕭中。吹得鳳凰聲不及，晴江轉地鼓沈香

船頭沙鳥鳴

木夫谷

九月襄王定渚宮，霓旌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常濕宋玉

愁多賦未工

水夫容

長洲宮沼醉西施，湯湯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

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晚趁嚴程直承明，况論恩歲未更國。老不應持節去鄉人

徒羨過家祭

錦溪園裏千尋竹，夏日移床統綠陰。烏帽綠衣叩竹枝，閒來

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墨池，倦愁因史率藏祠。離鄉遊子歸仍晚，獨對

東風惜紫絲

小東郭外冷無倉，萬里橋西况問田。不恨錦官非昔日，但尋

龍游峽口多千本，仙井山中玉數窠。老去首丘天所念，未甘

孫子祗東南

高秋風起玉關西，路鐵歸朝十萬蹄。我待當時第一匹，昭陵

風雨夜聞嘶

舊壙

舊壙已屬他人家，臨風且復立江沙。欲從子雲訪墨沼，更向

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端，五月滿葦入座寒。棹楫已堪維馬騎，開軒

即可把漁竿

馬崗

昔在乾淳撫蜀師，費來買馬濟時危。鄉人噉茗同觀畫，解說

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兵門省。連州府君

大業始見叔父南山翁，翁與集同出太師雍國公

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

方客授外鄉，又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助道

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玉屏古柏與天齊，使過于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上，西風

江水髮絲

玉壘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喘在，更持

衰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真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孫子憶，故家

今幾尚簪纓

王母圖

瑤草春深晝日閒
靈芝清露自怡顏
双成吹徹參差玉
八駿人間去不還

偷桃小兒疑且妍
恃恩無賴更豪橫
綸音電天公怒風雨
落花紅九川

黃竹遺墟白雲高
空乘戴勝向秦嶂
多欲非仙器枉賜
金盤五色桃

西望瑤池斗柄旋
金明水淨月娟娟
請觀阿母神仙籍
名在龜山第幾篇

竹杏沙頭瀉瀟瀟
蛟蝶飛來石竹叢
羅襦曾試繡紋重
荷花啼鳥銀屏暖
卧看總聞唾翠茸

關州海棠
關州城南天下稀
海棠參天鸚鵡飛
百年高與付蕭散
老著西江何日歸

畫樓
冷泉亭下呼常到
巫峽舟中聽更愁
老石枯藤深見汝
因懷經處思悠悠

記夢中詩二首
祝融君紫虛君率子廉

出海雲霞九色芒
金容混漾水中央
向曾賜服玄洲玉
今結蕭臺五鳳章

飛步挂冠上九宮
親題彩筆篆明虹
玉樓臨海連天碧
待子扶桑鶴出籠

失脚漁磯返棹遲
或回石上候來期
老翁岩下諸年少
總解題詩笑鬢絲

題周東陽進士為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繞隔縣
好添花竹又清時
歸來未老此車在
百里尋春定可期

維摩
一士同開不二門
是何境界擬評論
若為普供諸香飯
實得薰聞悟識根

錢舜舉折枝芙蓉
白髮多情憶劬南
秋風溪上看春醜
剪來一尺吳江水
凝比千花濯錦潭

商德符小景
商公昔者觀秦蜀
劔閣崢嶸筆底開
又向江南住三載
不為庐阜即天台

天曆改元十月題子昂馬
朝廷無事日從容
太僕承恩出九重
前代王孫今閣老
只畫天關八尺龍

寄馮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
三月淮船當到家
賺金盡賣買田舍
坐對八公吟日斜

商德符小景
一五老峰前
屢往來紫雲如蓋
蔭崔嵬十年京國
頗看畫殿愛高僧
坐石若

賦故宋李忠襄公植烏石渡舊廬
窈窕幽篁帶薜蘿
青春白日坐蹉跎
試詢烏石江頭水
寧有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倡成
雨泥輕塵道半乾
朝回隨動借花香
墻東千樹垂楊柳
飛絮時來近馬鞍

道園學古錄 卷四

聽雨

屏風圍坐髮髻二絳蠟搖光昭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
春雨憶江南

春雲

春雲漢三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又立起頭
枝上有流鶯

與荀子期趁閣

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千尺影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
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侍漏宮門聽綸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勅
惜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畫刻傳呼淑景遲 聖主自觀新進策侍
臣筆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高堂
深夜燭搖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錦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邊閣不待
冷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閑情無端綠屋長松樹盡把
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泮陽日二水生波翠袖黃裳晚擁過疎樹月明花柳鳳凰毛
春煖錦邊笺

楚宮朝雨過江潭燕三新來試浴鸞庭下錦衣皆稚子認前

秀色是男男

子昂人馬圖

綠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繡簾美人時共看塔前
青草落花多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二

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騎嘶過沽酒樓蘭紅杏

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晚風十里麗人天花墜

雲雲備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

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細思陵見而喜之恨其後

聲第五句重携殘酒酸寒改日重扶殘醉因歐陽

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學陸度之歌之一再重此

字求書其事因書之并非以此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若斷堤

揚柳舞青煙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晚風蛟龍夜護玉壇古劍影
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 旨先掃驛騎在門復召蓮草

詔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祗有錄螭出海頭不得吹簫送清夜禁城
鐘鼓度中秋

子昂幽蘭脩竹

舊時長見揮豪氣脩竹幽蘭取次成欲把一竿君水上鷗波
千里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庚公磨石如人立恐有

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却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釣蒼龍過雨影在壁斷雲
零落令人愁

寶篋谷中春事晚老鶴悅嗽莓苔生長鳴屨雨氣潤舞羽
脩山月明

酬書莫送棕蓆

積雨蒼苔路不分於華盡日落紛々塵埃滿袖歸來晚誰與
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銅盤
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兩人參長紫苗懸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表野有
新田市有諺

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首宿秋風盡日閒白髮圍人曾習御長鳴
知是憶關山

魏國天人學畫有官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鄉淚新賜
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處著神通蒼龍浴罷能軍持水閒玩
明珠似日紅

題納涼圖

百頃芙蓉水滿隄綺纈口在畫橋西羊車薄莫過湖曲驚起
鷺鷥不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雲竹含滄海岸邊風三更月上誰能看唯有
河東李勣翁

題趙子固山巖瑞香水仙畫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時々
駐長近微香

息齋竹

紫貂爭解織圍腰一棹夷猶雪滿簪山雨欲來春樹暗盡打
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會吳宗師

絲々微息起黃庭仰望持象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忘手持
楊許寫來經

題吳彩鸞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簾穿地月嬋々尋常鶴唳霜如水書到
人間第幾篇

壬申芝亭春帖子

祇今江上無茅屋向日成都有薄田若荷 聖恩歸去豈東
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久向黃庭留白鶴偶隨
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雲著鬚鬚自力都妨讀舊書兒子總堪供稼穡故人
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薪儀如嘉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珊瑚莫負
深耕種玉人

華筇樓宴集圖

華筇樓前翠篔簹來盈主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獨對

霓裳進玉盃

為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定知
剪燭向西窗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可伶
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 上顧問集嘗至金陵否

集謹對曰嘗到又曰台亭是汝所題往年八九至其處
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

奏曰玄妙住持道士趙虛一所種也 上曰然又顧集
曰已陸觀為宮政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 勅題榜賜

之矣是日趙虛一來別歸江南即告以聖上不忘治亭
之意又三日吳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為持卷來素

賦因錄所得 聖語如上云
春明書侍奎章閣 聖上從容問治亭為報仙都趙貞士新

松好護萬年青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區不

余界觀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翻歸鴉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老去
何年踏釣船

賦思州田氏揚夫人栢舟堂

白髮高堂畫霧昏自將忠義教兒孫邊傍種得千株柳春雨
深荷主恩

次韻杜德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霜看碧樹烟生草從此
頻傷八月來

百頃芙蓉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在遠玉座臨高閣只有
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潭陰日色射金虬舊時車駕臨風動此日
闌干傍水流

每逢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轉西子枝甘泉鹿幸揚雄老滿髮
秋風不受吹

題畫何敬仲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明窗翠佩不勝愁一鉤纖月青如水吹笛
何人共絳舟

黃筌夫容乳狗

西林初開效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鸞鸞躡趾同窠圓抱子
花陰卧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栖自有秋風動疎竹江南
落月不須啼

題蔡端明蘇東坡畫蹟後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今何在
青眼有人萬里情此蔡君謨愛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

謂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真
跡也縛約新橋生眼底侵尋舊墨上眉尖問君別後愁

多少得似春潮夜添又有入和云長垂玉勒殘粧臉

肯為金釵露指朱眉解開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為誰添
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藉問韶多為前
若當與君說問勝韶又知作詩子容適抗述古飲之詞

泣求洛精于容曰可作一絕詔授筆士成曰灑上果空
歲月驚勞看回首自梳胡開龍苦放雪衣女長念觀音
般若經却時有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藉同舊日有詩
送之二人最善胡菴云淡粧輕素鸚鵡紅移入朱闌便
不同雁穿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龍觀云桃花
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酬文甫意濯纓

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祇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關茶龍井士花開
陌上載禪娟的將天淨碧波神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綠絲風錦囊携賜龍園在誰為
分求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意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
明鏡若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為題
靈塔向金沙

丹丘柯敬仲多著魏曹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
幽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
甚怪之及取觀則五坡有其書蔡君謨夢中詩及
守居閣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爲不知何人作其
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太守於營妓三詩亦辱翁
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綠邨卷後多待紙敬仲求
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妃墨但目
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
尚能作否臨楮慨然全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
廩集書

題着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凌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矣聞雲
閒雨是耶非

題東坡帖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新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愜
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讀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薪渡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楚王
宮殿在專城

題畫張彥輔小景

山下吳王避暑宮宮前浪起白蘋風抱琴響得廊頭去多是
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官花紫綺袍松雲落崖廻晚樵海風
吹月見秋家

題李氏浩然堂

水涵青溪花滿藂浩然堂上春風小車遠過溪頭去偏着
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鶯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寒不寐滿山
松竹夜如何

效鶴亭

山人不受北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真逸到借令
過海問安期

臘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煎銷等閒變異雲飄蕭東家釀得黃精酒說道
凌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紙々重寫新巢冷未堪爲報道人歸去也杏花

春雨在江南

無題

夏聲琅玕冷於水練轉魚魚手操七西風歸燕否梁深恨不
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惚前老書淨於水匡屢道士上清求吹笛
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總下燒香孔黃老日午誦徹大洞經白鶴
隨人啄瑤草

題扇與周幹臣

玉壘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顆露鑿涼透知環碧樓中坐翠竹
蒼松夏日長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俞院秋夜曲二疊

天濶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露蒼茫澄：孤月轉危牆金井
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不疑霜不聞人語只吟蟾

風力清嚴掃草煙鐵塵不碍月嬋娟太虛那得有中邊大地
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劍氣一飄然

招能少府

南阜小亭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
雨也須來隨意且銜盃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過
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崖嵐氣看衣成紫霧雲香橫壁長發蒼苔
駐蹻相影掃空臺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鬢髮髮何處在風

泉壑澄幾時來鶴翅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慄外幽禽小春聲初動香枝異花落知多少春起早
苦被東風惱綠陰育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述梅翁此卷相示清潤縝藉使
人意俯因所題柳梢青詞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幅疎枝如逢舊識同在
天涯村茅屋欹斜特歸去重尋釣桂解卻絲絢青鞋瘦杖翠

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盃殿東風軟花
裏持觴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 柳滿冰泮水接藍

飛燕又呢喃重：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為報光生
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頌

皇太子受寶頌 有奉

臣某等敬觀 皇太子受寶於行帷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
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勅而

庸巽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繼 祖宗之

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慶服之
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 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

而無變素定之誠管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厥固有樂
道忘勢訖然無為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

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

之家自階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
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
不能及此意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訪見其義於
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
得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於穆 皇
儲文武聖明於赫 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捷神
交意孚曾是脩遠 帝載龍旂其行遠之萬民俟來 皇儲
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衣式好在原莫敢寧颯風兩孔時道
無游塵肅 鑿車通霄及晨 帝曰勞止毋趣行適會言近
止交喜更慨際陽之京 世皇所管我母即安次于郊桐垌
有豐草雨露既渥差駟于牧饒纒纒 皇儲攸止百靈具
扶群臣受詔奉寶永維時編福龍光上燭 祖宗之傳景
命攸傷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卿寧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
有友有愛以承 武皇 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皆
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不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臣聞
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為禮必親祀上帝
而享祖以配之所以明乎大寶之位付受繼承之公至誠而
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南郊前一日大駕
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煦充達水澤于澤風不鳴條群臣駢
奔自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無為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
氣發輝五采郁紛紛綸會際人神之感已兆于斯至乎望舒
方中星緯環列太和磅礴如時在春降玄水於方諸明燿火
於紫陛奉芾告具侍中奏嚴玄表迺御匏匏斯舉奠圭并燎
上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昭德應事備成坤乾職

暉乃還次于榿殿村冲轍於陽谷應龍躍其重潤若霧胸乎
曾霄 天子又出次而拜謁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
陳其說以贊休嘉 天子曰嘻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
緒君臨兆人凡所以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執億
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
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時象園于穹因高子
地稽古有作以事上帝昔我 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以
質為度土宇闢章弥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礼弗愆赫
出祖百虔咸秩 成廟繼志真此郊域於皇

武考敬恭翼 二升配
太祖貽我靈則禮已始與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于文玉
帛纓盛越席陶尊將命集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既備
惟我 天子聰明睿知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既裸於廟又議
饗帝自我踐祚于今三年兩陽若時稼穡庶蕃孰為武揚神
發其奸孰為不庭服于師千眾賢在拜夙夜濟 二入而陳規
出則將美嚴名以實總綱于紀一人以寧萬國咸理升中于
郊實惟其時載下載諷曰惟辛宜載被載齊我將親祀無敢
弗共在尔有司大臣若 小臣間 執術桓 執礼循 黎
民云 眾神殷 載嗟載咨載恍載欣惟明 天子與天為
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矧茲來郊袞冕佩馬躬酌躬薦上帝
用格明星景光御靈麗天望之若逆顧依于壇當寒而喧陟
降舒安行礼孔彰天豈不言皇 三丕基明 聖君德萬億
年盛德日新以對于天以保于民稽首作頌播之詔均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游有方若歛置的苟不孝廷儀二案
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為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
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
事在已信笑則君執書受術惟志之求象表齋居尚審尚端
勿情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實異其
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非繁賤下自豐日極而攻于凶
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
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迂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
尚緊要哉

陳伯昇新齋鑿北牆之兩端因空以容匱合琴書
則遷之而宜焉請虞集為著銘其左銘曰

借神于深養感于隆蓄之有方奮為奮風君子則之作度居
琴內密以安外無修淫時出用之以哥雅南閒請永年勿藝
以欽

中齋銘 聖者

凡人有生定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測於過不
及損益寔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察石則施中焉而止教必
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尔蘇居知中之極

為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博丹合土水火井隕然凝質幾天成重厚
密澤堅方平發神文章若光晶磨涅千歲無毀傾滿前愛之
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名

沈明銘為陸友仁作

雲生沈中化元玉膚理緝潤色正綠保而用之吳郡陸

韓克莊硯銘

毓德深以達材清明磨礱圭角侵潤光精至博之澤至華之
英作為文章以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各齋豫章揭身頌
既為之銘玉又鈔予銘予笑言哉姑捨其緒餘以誦之云耳
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即物顯
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實無限量可擬
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斂微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恒應
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為而為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
况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

求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繁乎情文匪強偽為惟均受命心同理
一品節以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哀外興國俗則亡脫因
獨能知能之良隨感以見非學而合昭厥本善二之所推寧
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會豈是歸
弗思尔已尔美尔牆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二新
堂孝子所止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
後已慎哉為人薄化還敦証不由此我銘求思以錫孝子

贊

御書贊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潛乃海瓊而
于邁山川近承於潤也草木咸被於恩光况乎粲然雲漢之
章昭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此之謂歟故武
略將軍魏府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天麒得事 上於游

冰輪臺之除百拜求所以顯揚其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以資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驕朝於京師來求臣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運有生有成何間遠近顧瞻海邦波濤不驚上際於天宸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念之曷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香之英炫於朝霞昔者其宵有若通者隱於湖山託此為雅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更至御翰墨以賜之此 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幸幸乎臣集謹再拜稽首而述贊曰

宮中之政首統篆宰出令詔孔陰教斯在維 皇念之慎簡乃僚書以命之彥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共率職求懷忠貞以報天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煇析群言以究斯文章南玄端書冊左右豈第君子天錫百壽

自贊

馳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歎乎未能至其所至也悅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曾子學食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忘乎山嶽之時繫乎日星之

垂端居子憂世之侃致用兮儼然而有思嚴宜弟之君子庶人文考在茲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翬然松柏之堅貞鎮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達 聖明而特起袖性哲之緒言貫声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以踰記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為於信史受深知於 明主曰嘉遜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嘉言之來啓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耆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杜錫眉壽以為期履丹肯之綬後

蘇君真像贊

偉哉蘇君曰子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為謹於思慮有所不語以詩書為業而不虛不踈以法令為師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有序

公姓幹氏其先聖武人從夏主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為番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困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段夏人嘗學孔子為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像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季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與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 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欽歎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截諸家廷祐間荆王修廟季盡撤其舊而新之所崇亡矣廉訪之

孫奎章閣典籤王倫都齊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
又為梅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
中從祀廟筆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限限於今日不亦悲
夫先世至元所募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
為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參究典
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
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讓官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
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華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
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編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弄
諸累往來閩粵間大山叢林草屋石室蕭然獨居冥坐定息
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瀕水旱殃怪之屬強起之亦欣然往
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為也有兩城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
識其為二三百歲人人扣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
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嚙頤立成黃金先生咲而不受它日
又曰行吾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為多吾又擇人授之無如子
者先生又不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子聞諸南
田陳衆仲者如此至順二年聞有天根子北游醫無間之山
訪其友蒯子訓之徒予解后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之
說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怒乎其乾墮乎其坤氣聲軋摩營霸吐吞孰鼓其素為此翕
闢往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然求端於初視聽內收返旋
中虛觀、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於龍飲
微保沖誅、來升體完用充出入百為私智妄作歸求有得

不矜不作無以喻之命曰天根形銷名亡獨此之存迺錄金
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無家瑞峯翠鞋枝葉扶疏靈風
靜迴光耀發舒累、重山日出醴露茂育無方以長終古

皇武肇迹贊

皇武肇迹究、龍煥其居其康輯乘為郭有服維號瑞肉載
嶠森旌惟房儼乾輿鞞軋々千里載泉千象黃頭素表駢引
顛却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勳約手著厥初
伊勞匪樂公劉縻授于邠式耶表饑啓行致林八百史臣作
雅稽古允若

大家圖贊

皇帝書天家二贊
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台承命裝演而贊
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有俾馴象負自南域備華璽錫常車是服維、皇在御游目
於式任重持安壓力知德燕閒以思駕之几格天章龍文臻
妙造捧唾爾微勞尚齡宸應師武臣能有不察識若稽危徽
受圖布畫遠取不贖以啓神易凝茲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
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木以照眺抗浮雲而脫躡望高秋兮極浦見夫容之出
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在朝集五
癸 虞 集 伯 生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燕海內使有臣賽典赤往撫以威惠公其俗而道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錄士大夫多材能舉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閱遠人之失枝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微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 旨意甚者營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者不知教究憤竊發勢則便然不然含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草壺迎僕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會吏虐率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駁於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慰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復雲南悉其見聞為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披而讀之若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秦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親踈疎而等殺之為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為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二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數百年與其國家相為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群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凌散為民庶降為庸保後雖欲補收令而封樹之狂、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宜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傳狀昏因選舉互為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 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秦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父也乃為錄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為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為氏其在秦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雖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勉奏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二代數千年見譜傳記叙次可觀而

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異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號氣禪繇一延一裁千百傳符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突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為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為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尚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傳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為之言曰夫人之生体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龜焉冥溲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躬饗之交感應无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未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邇世德之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為金國凡百年 國朝發迹大漢取之士大夫死以千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又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為之流涕而大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問

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為 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 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為一卷使余為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存是 楊弘道字淑能潞萊人 王盤字文炳東平人 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諡文獻 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 高鳴字雄飛大原人 張亨字義夫彰德人 趙復字仁卿楚人 楊雲鵬字飛卿 徽舉字彥季開東人不羈詩有律 劉百思字善甫燕人 平玄字浩然真定人 郭可昇字仲通澤潞人 楊果字正卿中山人 薛玄字微之洛陽人 曹居一字通甫燕人 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詭 趙著字光祖燕人大俠 張朴字孝純 田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 史聖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廬某序

游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史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父是故迄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為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由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來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慶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執轡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具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踊幽隘者无與乎宏達之親近為世用者何有於間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符從事於

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殆得以其懷遠志一肆夫
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鬱成必托
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况乎
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
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為韻以齒叙而
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
粹為一卷謹叙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祀宋文
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
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无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
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
文之與後信非其人之所能為而眇焉獨爾之緒寄諸其人
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
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
委之文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為與持深挾高之
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矚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
曰物之盛衰迭為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官盛矣
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惟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
于武官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儒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
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
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
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
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

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故臣出子斥婦囚奴之
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
以為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
之深者為言耳蓋亦觀於水夫安流无波洶洶萬里其深長
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
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
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
其帳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
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為詩九數百篇而雲南
諸作亦為世所傳調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
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叙曰其
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若動人察其意則
能深省順馭无怨无忿厉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
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
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
知景山者特未及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
子於古之人無不孝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
脫然以自處若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孝方力後
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去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
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集漢唐集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入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
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為治者也其教之
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孝礼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
女子則織紉組紃之工宗室邊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
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

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與乎
闔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
耶嗚呼蓋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
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
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
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
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
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
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
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做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
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據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
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
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夜澂澂澂澂澂澂澂子子權
進士高第為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言云云乎
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
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
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為刑部主事
辭不就意若避剛要也而特無俾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
曰

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矣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
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
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 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
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家操金伍而雜處使其皆
受命于 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

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闔蜀二廣祖宗立法之意微
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
造命於 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查格擬所
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按
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
行之四五十年未曾使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
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
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
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
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便能察其賢否是以歲月先
後多寡以為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
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
曰姑俟關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且取其姓名貞關而聞焉
亦暇於詢攷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一日
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
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固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
新政令張施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
偽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
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
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
應足以及遠辭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
民聽其義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為雖一乘之使其風
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歎矣恬然而厭服知 朝廷之有
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
回路相贈之頭皆為歌詩以遺之嗚呼始亦難為言哉將言
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

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

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諒之亦足以深博性情之正矣於是樂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史乘文資陽故諸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廬羅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東文氏出其資陽故諸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諸惟乘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講業於故鄉運籌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當見異化史君約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秘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異化與先蜀侯兄弟也異化之子以隆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據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淳滬民間尚多不及備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約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真爲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官顯者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

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米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園立以祀天嘗以大臣攝

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甚實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撒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爲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佩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真之名山深究一曰水簡即大沉沉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沉寤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既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海之水濱而集賢周君南翁寔受命以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獻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大乎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當兼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多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採之爲器弧矢屈之爲柁樞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史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未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國籍文書之府戶口

既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避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迹者 聖上嘉尚儒業者而為儒者或以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者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肖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以愚嘗以為人非生而有習業者之名也時尚有以駟之耳必也端其向而正其趨使夫人絲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泮學而今尤盛為史者素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己身親治之者適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藪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為之慨二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為中都開軍尹又選為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養書諾於臺省猶優為之况一郡乎信乎人材之徒見也余為成均博士時其子豫蹀園子生選為監學典籍從余且父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某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擊黃乎知所重輕哉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讓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在時朝廷歲出金縷布幣餼糧以突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

為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為殷富又嘗有大臣鎮統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權賈有不實之禮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汝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殺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樞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官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鄙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使明知國法凡為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邇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譽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子 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為之序

送李季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指擇名家高材者以為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揚於世子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禺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致者為大常禮儀院判官得幸 今上於東宮以生苦李薦擢為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為極

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某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三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傳美仕至于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貢效甚嚴奎臺臣體 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

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與之長貳親致 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者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就三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款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選君子曰是能不停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家之置學自許文正文正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

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披過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事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

待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

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擬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設禮法之微權以通

其用於是數十年樹三號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

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

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傳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事亦無窮也今

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

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

答問爲躐等而始因其師長謂無敵爲三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聵天下

之耳目內以壘障孝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孝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

也見 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

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尸牖以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夫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孔際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盡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為二使孝者得有所據依以為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為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季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僕之為孝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季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樂酒刈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履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

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勿備陸氏之季也非朱子之季也不合於許氏之季不得為國子師是將奉天下而為陸子辭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李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劫去於長紛然言吳先生不可辭司業去而投劫為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撫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季今年有司用科李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聞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濕其

舊李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昔在

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于城於內外選列棋置繼結相承定其武功統率之大小衆寡以次受職其子孫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為元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勲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噫 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為重也思睿之所 李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以為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又為可貴也君以全源之貴族事

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為職事 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以金璽使樞府如而用之 皇太后及

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 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柔之軍而鎮建德焉當 武宗之

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何可勝計可謂勝矣然或不能自艾者物理當然耳非 上之恩意不足也君以十餘年之後始即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為幸然父而傳

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此所得果孰為多乎延祐初元之二月近臣以君入見 嘉禧殿 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

金符故敵何以示遠人寵禮功更命尚方以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十兵者多矣有府歲奏所當得者以百十數就以此於盛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榮等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欵

請叙其言以遺之子口人材者有國者之璣璣重寶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以才能見用於顯要與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宝天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求則廼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事奎其為而為之大師丞相咨刺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李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隣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弥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油奎章閣大學士大樞宗裡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典故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出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虞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武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備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夔一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徵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專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亦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

號第一 祖宗勲業其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蒙古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因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辜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踈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業之誠實欲更求其正踈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度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 國家萬年之基方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讓孔彰而纂脩臣等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集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厚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為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閭憲悞薦者又言所薦非為悞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

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肆意剴切上為勸察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休諸途事語之幾不得免而事已從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在禮中公以老病辭行又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 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借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為 世祖言者悉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為之慨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為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苗易揚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為是書列夏商以來未至宋而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者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末一言以為識某曰於乎某嘗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為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為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為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槩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嫌於斯乎子嘗為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 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儀于夫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為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政諸披實周有大司冠嘗亦有司冠夫何憐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鑿于

尚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為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傑穎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曠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為日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盡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矣魯倫叙則九疇錫爵倫數則天不畀之矣魯倫叙叙則刑獲何用哉雖然微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而有足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在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子得以為說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盡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泰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者易本義後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邵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邵子嘗謂邵子之學為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為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適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要蘊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曾公同司業成均為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為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曾公以此為意而歎其不備不厭也新安程璣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子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間者

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嗚呼商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疇固多見之已乎其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尚當從禱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迺執狂悖阻險為暴潼川杜曠有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為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甚憐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謂生小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趨之為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繫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為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機秀與實游久勳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為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為重不知教

授之所繫未輕也越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天子之勅者孰貴苟以為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沈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鍾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竟若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脩己之道或未盡其任也治人之道初弗知張然徒以苟且尺寸索末為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斯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交所共愛故乃為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為別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為新奇以取名勿為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而矜尚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憲不肖有所化而改教為之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宜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為也仁卿齒業俱進願學甚周樂勸教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為能者在仁卿為餘事故特舉所以為教者為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傳記史書文章之為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為常

持身以尚孝友悌忠信屬節義為事其為文為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為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未嘗亂先君携之遊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秘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為故宋樂安縣丞黃某子同鄉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卧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冷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親常易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江魏氏子孫在吳郡眉山平舟揚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多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士成集既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子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為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實為大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士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子至順辛未茂元來謂官京師急於觀養乞遠方一巡微以去集知

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以叙別念無足為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為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勸予也哉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為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載多矣漢儒即所聞而綴輯之因所言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真識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徂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論而法教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嘔斯經之弊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為日久矣屬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王司與借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術黨之場多識而博探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管窺夫何憚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曰風從閩關鬪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邊子殊未來兩雲載遠道下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藉以五色線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骨歸哉聊承歌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在朝藁六
雍廙集 伯生

序

國子監後園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兩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園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醴有說者載雅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奏者作古操一闋翕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水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磨之又明日諸生之長的酒而磨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庶算起言一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又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為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曰春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為先后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貨之高下故人多施之衣服幣帛貨其至於車馬之僦常而不至君亦不其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且久不解眾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為制卷中餘贊以謝君曰子去家遠於俸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為事此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叙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為醫也不區區於一贊之

獲而以活人為心其度越等傳遠矣誠有其賢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沈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馮鄧虛公故仲淵自序亦為意虛公然仲淵來朝廷為學士而虛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為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常吟詠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為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太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能君相之尉崇仁實子寓邑也為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其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治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為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鄭宰里

選之遺流為可查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為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為是者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事以觀其素癖之以文藝以觀其華業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以為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体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唐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之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款焉嗟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子弟仲常同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信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業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兼備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為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礙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俚曲靡斯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淑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為也未德齊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擇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案陵求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求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遊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某也

女故仲文集序

默庵集著詩文凡若干篇案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編錄者也既繼為乃來告曰昔嘗城割靜脩

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邇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微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後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弊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蒙蔽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其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舉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蠅蟻之細大疢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子同為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子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恥臣未立已類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潔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爾奉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遊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有序發朝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

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
得見靜脩耶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
於時矣乎惜乎靜脩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
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
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相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
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
奉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
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者年而居其鄉者厥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洽甘旨之
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
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
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為表有言焉受之以為教奉之而不
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東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
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謀其著艾康強之美倡焉
而酬之宜焉而收之律呂之和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
歌施之宴享予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予以贊國家涵煦之
深予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予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
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
川尹先生伯仲之為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
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
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為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
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
之榮乎蓋 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
而誄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敷古
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

之間以八表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誄歌若
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
季隨季騶者傳以為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
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
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
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
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
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誄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
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
之所能為也而兩尹先生之教行孝義女愛敬讓子孫順焉
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者年盛德者
蓋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游故
為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
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
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
里之行每為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為別亦不
忍別也請亮其懷之誠幸甚陸夫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
哉雲南之城
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眾幾比內地常以親王
重臣填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不靖非惟其人
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
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 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賴
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牌使其人知 朝廷
不鄙夷之二意而允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隨頑鈍者亦少

見 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羨而慕效也幾磁之旨
 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違之地
 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為是稱三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體
 使臣也則賦皇者舉其辭曰統征夫每懷康及勞其
 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
 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 國之人知使者
 之來 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迷其有功見
 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其言曰欽惟延祐 制
 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 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
 感焉者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
 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
 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迺如其志於百年之後
 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
 思念者先 文靖之 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

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
 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
 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
 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為鶴山書院於二靖在政
 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
 及為是學者九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復
 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若則我後之人無所肯
 似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為茂莞而 靖之所存且亦無幾
 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
 于 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己者規以為鶴山書院請得與

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為何如某對曰 朝廷文洽
 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預蒙傑之士將助
 成之 朝廷有司固將建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
 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質中趙希
 先昱成都范文叔仲繼季才蘇少才子長少約子誠豫章李
 思永備已延平張子真士在漢嘉薩仲章陵陽程叔達選
 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為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糾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
 章之習切劑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
 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
 簡州文靖公為之記曰所謂教者曠諸天地萬物之與而父
 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發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
 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
 父曰子言即子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冰泮之餘
 知脫落凡近俗首而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其難不敏
 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學幸
 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
 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
 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孝愛
 敬誦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以
 十也子嘗序其事以答群公之賦詠當時祭之至不傳焉今
 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觀感閭
 里舉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
 集莫不歡慕而頌壽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懷為之可乎

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 朝筵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若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爲一代之盛美者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溯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蒼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一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治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其也屬書東觀政不具錄乎

法曾遊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李本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微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羸糧治笈遠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陳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傲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君子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過邁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未而有餘也

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微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園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吾節高行差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發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之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苟有聞矣即命迺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其禱戴臺笠策杖布褐短衣至藤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闈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闈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備管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識字示之曰選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闈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嗟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發辭而返好事者尚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叙其事如

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為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

送翰林編備王在中奉祠西墩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為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凶岳蓋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 皇上履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按之此所以備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為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衷之萌象 上意所鄉孺誣獲禳之方紛然日至以處財而快聽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為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相使之遠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盼之然望之曰 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塞帷慰問父老以宣 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以待顧問之寓一豈非其事乎且井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敷告有不忍聞者

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諮詢而得之乎吾蜀以羅兵之乂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間田敏觀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為他日之慮又遠之計亦有說乎九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微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嘗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任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執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為之有可微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為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以吾簡君始為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乎字焉乃為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制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諸物事為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寧江張達善氏嘗為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諸物事為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為之存者而微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溯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其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龐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漢咸行萬方金原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

置之舊隴右肇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肇昌則金亡已二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十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為金發喪登陣哭三日因 皇子淵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投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難儼焉此詳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肇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太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 國恩功業在盟府褒郵有制詔世次具諸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館錄刻模以傳于世論諸太史太史虞某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以爲汪氏先人事故主無微見信 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美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趨發運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 天子憫之獲溺者家至載之 明詔廷臣恐懼思所以答 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愛者與且往祠有勸翰林直學士本惟實理藝文太監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 上意致誠敬已事而按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

言者乎往年其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備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免轉期追轉執時實而使之舟惡吏人股其備直工徒用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以乏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 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非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且京師之東崔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百里潮餘肥沃實甚宜稱用浙閩墾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疆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執因重其吏秩以爲之長又可收游惰強盜賊而還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 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法從容預國事而學士嘗以使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微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自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之官且無其人而以爲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爲之序

初使漕兩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能核力田者布種於上而曠燥弗生督幣並銷商賈去歲 國家有大正於通詩宿憤守者遂去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

梅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蹙蹙行者隨踵存者十二三天子為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幣能萬者數而兩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朝口天子幸念煖既使臣等奉宣德意既竭驚銳素神不舉而靈既非臻意者天子使事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日以聞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曹顏實宜以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已亥受旨惟歿陰雲低回腸蠻孔述學士乃召驛傳謹辨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雷雨大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丞亦麟真禱於太一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雲歛廟殿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暘喘汗牽掖僅至親致上命下即祠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墻毀瓦墜爰啟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踰踏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滂合明日又禱大樹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華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靈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兩丁丑祀西嶽之吳嶽亦兩設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疇興瓜蔓有實稍有慶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種植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蒞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樂歸七月辛酉復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早饑至於斯極者誰實為之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偽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儂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士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為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負今五百六十八人天曆二年始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顯之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宜弟君子四方為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為之春涵草木為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禦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覺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肯於言究乎天人之緼而不滯於迹調乎其有遺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要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虐民力竭矣天子慨然撥公於親畧之地以往填之吾民其庶幾乎稼章之流湯之巨履之雲霧之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之鸞聲噦之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為清華高簡予與全禮部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為之僚道濟以文學著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為樂也去年歲間各遷官職去揀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吏陸奉來徵文為別吾

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菑菜可以奉旨旨江靈峽
兩可以極游覽蓋樂不在館閣之下皆子之卿先生六一公
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政府取重牘而徧閱
之於是周知情偽備舉奏利諺欺之故慨然以為激感後公
為政治郡卿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
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閣牘之功有以增其益之也天下未
見書其盛於東湖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
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海化兼春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董諫可言之行者或
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
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為難也兼春以先朝進士第一入事
今上天子手奎章之閣一日輒以為有臺御史此所謂得言
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幸有大小緩急之異
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
南水旱頗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春受命之日
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為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其矣而病家
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盡其技 聖天子
在上視民如傷當寧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春在閣下
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旄之下非兼春吾
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為之序

送進士劉預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必客有留為
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若後然
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曷聽之不以為意及南宮
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預維周也及登第

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
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為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
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父之得其二
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愛行四方
求之知為楊將所得又轉之支家虛百計不可得無以悅親
心不違寧與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士家折其姑適同時者
叙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皆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
卿問曰成都知姑氏音問否且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
以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
奉已為懷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
無間言善卿子即預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周子高次者預次
者支調與文舉次則李玲齊博令孤子仁彦安也或言維周
得姑氏歸與其父對者珠頸范丞相來舟也意欲予書之子
不敢斬予言也故具載如此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
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峯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繫扣於空欄之舞
寬博之衣可以推讓升降而不可奮揚于戈於戰陳之交隨
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西人陳君新甫以名將
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烟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
兼嬰布帛乘之屬散萬金於一醜而不為泰待十乘之卿以
長揖而不為敬此其合宜者 錐刀之末求舉於鄉原局
於嗜榮之間而效用於執轡若哉宜乎一出而受知 仁朝
職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草屨而履履明廷辨仰
進退郁 乎有文是以

英皇肇行輿傳既開君於駭絕之初

皇上親伺太室妙對揚於顯問之頃傳問冷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翰翰其筆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任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恩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善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整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立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濟之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新甫尚翻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鄒縣長吏部使者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羨焉為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為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禮時異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為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淳丘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為申為伏為淳丘固其宜哉

送年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殁焉即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 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恭政郡公北還現往迎遷率以事阻歲時寧遠子弟門人住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為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

政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通謂端暴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即吾壩而問焉則樵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壩曰虞通判墓置守家一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使家一篋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寔有愧焉故直叙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為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今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德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為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為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魯公之裔孫香山公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叙而錄之鄉先生傳季諱甫謂淳曰魯氏之在史官者宜請叙之是以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政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蕭田陳眾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為國學官嘗為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隸人驚不知所為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

出哥傑叙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廟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洽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浮行求之以見諸者可也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矣淳鎮遠任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港以先世遺事泯歿為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茲哉

禁魚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選奏留董忠獻公鎮鎮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聞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蹊二公所為也于後文康公揚歷甚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統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鴛視之更興寡陋之嘆矣禁編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為詳贖而他著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盛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有寘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夫世以春秋撥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揚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為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乎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為嫌慮氣濯如也藹如也至治

壬戌子適其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所訪聞獨茂元方為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謂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檢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以別噫子終無以廢其厚陋也乎前年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籍言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纂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為別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雍 虞 集 伯生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 朝廷傳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子書之每章題其端曰其西山云書成奏之 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為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則有讓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自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獲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 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為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模範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為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 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範

信此書以為道揆况眾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 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質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亦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齷齪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倦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為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 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尼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於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偽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

實委於吳先盧在焉廟規為講誦之會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適來京師將有請焉徐佃父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為鑑書傳十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久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屢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忤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言實由泰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修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藤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極性命之本願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為幽齊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致諸後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辨論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與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說詭聚訟之感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冥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者之所謂因奔日以防其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支治之盛道念先世深惜情名起

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後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專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為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察知政事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帥封秦國公諡文靖而學者稱為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 勅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真之一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緒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願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質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負負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登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盡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蒙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父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體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

負侯之心也哉依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動堅信民無隱情疑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開繕郡治非必當為者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罕其舉侯政績者明考二十五事後停者快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家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崇君蕃易入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言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儲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毅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昌刑使者察其動為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為之言曰是其為廡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秋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收當未可以傳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子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謂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姑為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以獨斷默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學者非從于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以為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皆古學之士多我冠博衣深隱乎其中

必有為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翻字勝瑞今為同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謹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人以為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歷成謂其為人豈第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執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莖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不可以久大德甲辰請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為長杜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為廩餼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亦何使先生氓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守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臺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况許人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坊佛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廼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詩曰 載除我宮我宮為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哩 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次有醴有載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

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與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靡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窈結堅纒闡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虞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今咸在亦為蕪然慨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庸其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為子斲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然不為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峙眺在吾目中矣子當為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為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為即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為特筆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胥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為人矣且一亭之徵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為即以為已任推而知其當為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為無疑矣

致慈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潔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必致其心思

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任平梁君潤之為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勸名之曰致慈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為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况其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登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若於斯矣然則名之為致慈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于朝矣於法君當得封循而進焉為士為大夫為卿為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辨將能祭之以禮為其所得為麗牲有石尚能為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任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為請於監察稱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勲而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蓋無祭於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二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廟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己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

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街温厚故其為望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為某親此為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為某親之子孰為某親之孫蓋深有所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孝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遷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遷而命其記之其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佚其身体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窺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為之師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為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為懼聖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為於神間意定若初無為乎其間及天子即位公以稽學為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為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適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某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適為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眾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為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

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勿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秦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有然也哉集賢司直蘇陽周君之為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訐必純澤構締必堅線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斃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嘗不以是自佚方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者顧使其為之記某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仲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馳深嚮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暇乎燭之而弗迷也擊然列之而有文也猶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釋乎其繼也渾乎其無礙卻之有特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都為大都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北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李者已張警者已未未有反身切末若是其失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其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其歲成以其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適得讀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

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及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故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頽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審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適欲以園香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高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各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眞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滄人胡君晉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贊求予作文以記之其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者勲業事功駁著伐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擾攘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圯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標茂滋味之豐盛貨利

聲色之般阜精麗自東南言織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盛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女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爲罵斥之以爲風哂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 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艾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

受知

世祖皇帝特命饒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救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任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鄧諸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

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久國子生張履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二出我師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對除之有方泗漢慮水防隄善圮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室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願瞻學宮廼備廼繕

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安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離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以勇石為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搖劫持為能視一秩滿尉何有此乃以終業聞不亦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備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子尉姓李名茂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為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天爵生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家乃築堂以居始曰天爵以其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其謹為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昔易盛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與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烈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堅可見矣况又使其子為道家曾不以淡泊為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適能即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卒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各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擊然進取是務且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遠遐邇也夫莫之為而為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為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為天爵

乎千乘之國者願之壽何莫非天者猶歟盛矣
劉正奉聖記

至元七年
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以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為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北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絕藝凡兩都名利有塑土範金博換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為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迨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

今上高皇帝尤重宗教嘗勅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為人造宅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順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斬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其顯灼焉去後正奉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為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為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惟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俛若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數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又之未措手也適聞秘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辨為相臣者遽走廟中為之即日成異哉

非直善大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
炳靈六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
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
之白雲觀 金入份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為世所稱道今遂
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士都二皇廟尤古熟從意
得二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秘不得觀手
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
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
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現模搨又遠塑者備一趣
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相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
故田君請者為劉正奉題記正奉名元字東元前之寶城人
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持撰
者漫吊土偶上而移之已而去其土蘇常儼然其來昔人畫
為之至此奉尤極好博九又曰脫恬亦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朝漢八
雜真集 伯生

記

新昌州重脩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 京師者曰前百文孫尹張質夫以其州
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
令以時養之其各因事而見者繁麟陳才中淵子也有石刻
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郡境寇起遂以
湮廢至元二十年瑞州守臣始命勝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
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
門為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樓梅雨
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 年蘇陸為州廟學如故恭定乙
丑前守夏侯質孫以 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堯廟前池梁
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令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額
星字庫隨殿墜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暴於夫子
尊相遊夏有序鐘聲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拜跪起殆不
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嗚呼學
廢最為累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為也乃節冗費免宿弊以圖
新之易勞近民間地以廣其官而後衝編端直凡八十丈屋
之高層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
門階城庑寔康嶺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
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學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
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魯
政雅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平下風矣不遠數
千里願子有賦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
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履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其乃為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悅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為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為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先儒之愛為憂而為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若學則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寔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之道蓋於此可驗焉故其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其固不敢以一言槩之也趙侯守仲義堯社人起身江西懷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和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士蕭傑訓導劉天柱直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學教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

調共億越走連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感蒙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書者豈無德慧術智者歟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察訟時賦復慎保守才大得罪於民則已為難矣其復有為治之具而賦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求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莅事不聞耳目養以取謬悠之譏則及雖野志且藉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耻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况侯有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都使者陣帥方伯取以為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精選監掾院庫乃能從容為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為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雷世法令之所得為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為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謂獨諸生講學則循之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偽其負者法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開里親戚之情矣報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然訟者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華友者按以伐木之詩身為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事由為深恥縣學弊疾率儒業者更循之曰善為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政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為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今而教養之令或略做於縣學則又為義倉以附其旁寬為之制使民安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凍自也即邑南三里有害蠶書院故基在焉故宋陶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

子講學之故廬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未子之門邑之鄉

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即其廬

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誦嘆者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

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遂疑而

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

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為之乃作室象夫子

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墮

漏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日成理侵沒之田

而得之收其入以為養率其僚吏諸生舍米落成郡守西公

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題之闕師上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

三年侯至京師請子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子頌為

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渾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

楊中立氏之歸闕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

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

當是時闕之學者比於鄒魯子從侯得先生所為朱子年譜

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釵析致知力行

蓋終身焉及其為鄉學記儼焉發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

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

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

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

則可以越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嗚呼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寡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

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者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

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其

儒治不出於其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

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

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

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

知其說而得之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

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

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巨闢而爭者

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眾人固休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

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者自聞善諸生獨能學

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

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

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

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管翁公

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間之

來走京師見管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

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管翁來求其

記之其受言而作曰嗚呼公為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

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為天喪斯文乎而

周邵張程之說至宋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

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

論定百世之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則凡朱氏之所

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

道園學古錄

卷八

九一

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菴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七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
錄太學登成淳戊辰進士學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
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卒而宋亡歸七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
從受業者甚眾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會提刑按察司事王
公其強起之至縣學以為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
學江東宣慰使王公其又迎至郡學以為師以教一郡六邑
之人又作郡學於是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
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揚應祥申益章以來學者之眾無所
息游也規為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西南士人徐氏舊宅
廣袤幾八里中為宮焉有朝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
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
興詩立禮成樂終養有藏庖福有所前為大門略如郡縣學
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為州直
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七陽張君始為
山長應挂繼之既列為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
春舉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夫之始為此也買田以
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
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
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夫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
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
來官于是者率二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
父之為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
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

仁之子興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
乎敢請一言情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夫
之在斯堂也何以為教乎純仁曰昔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
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
或以讖緯為奧或以老莊為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
錯於天地之間十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
也窮鄉曉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獲說
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
其合於儒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
者輒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徧恨未及成書而卒
耳某曰善哉其為言也其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為己之學
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為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
為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雅陽
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
首有書院脫餘生於繁華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感我張
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為國
是孰斯言也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廢矣然而老
師宿儒日以擲盡愚者無所啟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
之言編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眾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
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蓋亦深求聖賢之志急於遺書以知
夫乾坤父母昇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
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改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
不至陷於差謬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
以論語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為記

許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兆廟也後世始為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寔盛我國分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為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二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鉅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樸之美而音若幽谷往者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入亦樂道之故其俗為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庠廡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建燮理博化登敷古進士榮長定邑始出獨見捐已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先工撤而新之凡為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楹未春告成則其月也重校者典史周允者儒宗揚播傳熙宋文富澁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勝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為治而况教乎燮理君之為邑知重學校於為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為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戮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槩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遠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做當則直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為疑以之近畿畿之羞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

教者為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蓋莫皆以明人倫為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鳥乎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入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燮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燮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獨闢地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為學之風燮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自有廩餼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閒田與之俾寡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餼之充歎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為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為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洪州學正陳渥之所為也明年謀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為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為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恩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於田而給

之教養奉祠之外戶備幕帶之飾既沃丹雘之工聖賢肖其
 有衣裳之制朝貌有墻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
 吏無良民蒙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愛之而未
 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為州也以學校為先務教養為己任清
 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諸訟
 若捕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勝得其實
 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數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
 立石以表其畔猶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
 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散數又來求文
 刻石以為記烏乎勝與鄉眷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
 其人固易使也今侯又遠之計將策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
 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
 步之士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
 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咸朝廷命天下
 廟學以顯子也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俾
 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勝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
 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
 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
 塾州治之尚其室四楹覆以免其齋全茅茨而已延師以教
 郡人之子弟出已休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
 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
 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
 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
 置山長以為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勝之舊治其

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徇孟子在講堂蓋以兩齋以居業
 張位古石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
 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為深督
 其教養備完其宮增屋宇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
 地之見侵者老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禮有凡
 為田十頃二千餘畝使勝縣簿明安谷兒山長勝昂管行田
 表其畔歲裁甚優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
 者無所致謹伐石載始未請一言而表之子適為之言曰師
 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此善之說乎息焉處焉
 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
 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
 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初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
 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辨者食人而不以為
 勞學者食於人而不以為養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
 非其事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勝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
 道為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勝昔為國今為州今
 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
 者孰不得而論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觀想文公之
 為政於斯也孰肯為沂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
 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父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部管轄
 出納之繁兼設是官以嚴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官
 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為四員吏六人分督首左右司六部及
 架閣倉庫文字之積備垂遠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

閱公體遠就第以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用其舊而檢校官之署嗣為僉憲有所至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首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恭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為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為堂三楹以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廐外為門以別之是年冬元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卅有餘年矣而歷事過成於吾四人為修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護事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々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為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子其屬令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為然其於宰相有寄乎且目之明有托於心替之密而望焉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為是官者來非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剛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沿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得官府之原稍宿衛之共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樂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倉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闕殆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感其資而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繁系

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任堪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北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翰之德其言曰北撒公之為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吏卑謹不得輕至倉所其負米於垣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為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曾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又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警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狹上官而來于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廉餘以應需求日又月深忍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紀公更之檢簡奔走之勞兼出納之法刻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贖官之罪焉北撒公斷以定凡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德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極其弊繼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天厲更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臯東之侵德此所謂所謂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為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北撒公家古人自循衛內廷除直省舍入歷中政院同會判中政院善積官中大夫除除除祥總管府同知程公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書青州人今在任館宜則別列于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為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雋勇聞都統殺事曹夫人有年道

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家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族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朱守將揚大淵為大淵所害事周

憲宗悼焉及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

世祖皇帝命為奉議大夫漢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瀘川城開屯田置管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瀘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歎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思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為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潭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授秩通調官 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受 詔脩

皇朝經世大典輯錄 祖宗功德而 憲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始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為公卿牧宰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為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剛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章創總兵權者徇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慶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

五易主而王氏之君今不殿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令從義拜兩御史為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君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此有餘秋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田樂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王氏一畝之官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備行以以之可不尚乎是為記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為廣一鄉為狹尚古為遠於今為近也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必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雪巖所以公為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借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為志乎首在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孫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為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抗乎獨亦不為辨利之所核頌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趨奉特出真論於心所謂費四時而不改之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以其嘗再為僚也命為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

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胸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求言又有歛然退才自足而無所持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割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滌池之津其游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為樂而無閩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為其里人能學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望之大夫無心始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鬢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游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與王之勝地以交于國人大族之豪華志甚壯也今望也退焉里間之所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姻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益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子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為道歛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如此道又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孝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子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為題顧客有笑於應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

彦達以

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厥愾齊整其得為悠然乎子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窄我室屢伴適寬闢而就優逸猶若皇之何心之中為虛明應物無迹則坐紳正其勿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於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為

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為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卧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米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蕪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難耕之整暇羽扇指檣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孝達上荷主知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彦達為亭記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擘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溢放之情以為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善無深憂之而知樂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恒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為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子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嘗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敵則奔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者纓公嚴明伎藝爭給而行陳輟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尚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為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齊法度之為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之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道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

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濤乎沖和而不至乎寂寞齋中夢思而不隨辛凄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傳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特稱妙選云

思蘭序記

建安陳君若虛為子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蕉茂山陰之幽情焉又嘗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間兩得其所書畫人緘序者規為亭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思蘭而亭實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又矣既仰陳迹誠有足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即吾亭而望焉考亭虛公吾朱子之几馬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巖峰之宿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者有不徒在於觴詠者子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哲之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云耳豈必身在年沂水之濱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其德容之盛如特見之以攷其企及而從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釋來續之無窮也則真得於觀感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為詩者常托物以起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詠歌舞蹈之盛若思蘭之亭者其諸異乎脩短之感玩物之為乎凡歷管於于衷者如此并以為識陳君將與教闈郡談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在朝慕九

雍虞集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禮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父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墜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為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世象而舊象無所於萬王其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茲市經書具於崇賢田二百畝以為食儼然學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米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為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為浮屠老佛之宮既竭吾民之膏血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為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經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陸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岐則亦培擊排挾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章其於求切已至於深

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為其故何也城關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為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為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又壽而始發而鍾為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為之得師以養家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費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為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宗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微鉅虎人宋文貞公環沙河人今一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官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有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燕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舉正揚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奉定元年天子始聞經進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祠事語某籍篆諸石以識其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昔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擇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惠常出於魁儒無耻巽儒者苟且無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砥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洽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與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

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宜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又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聞俗習之弊於文法類環論靡而莫之

球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吝

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

得為而已近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道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

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

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素敦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顯懷庶其在
此俾後民元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漕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絕為梁經緯聯屬其高卑脩縮視水大小與人事故獨虹橋在郡間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為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為回淵最係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斲焉歲入腐槎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權不即成請草具以未濟而徐圖之郡人節文責詣官自言深未非經又計改作特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養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異也按文資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實算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為

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才書夫請聽文賈所為省府下其
 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賈發私財其善其凶從勉成之文賈
 既受命凡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八月乙丑召工番圖計
 日磨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督物子直必平
 無留券彈匠必精既稍必足其志役者受備如歸作息有慶
 勤而弗病絕水下水石皆密鑿固家起拱合理緩無間園空漏
 水泉月引重通之堅踏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
 岸容挽漕者若干尺奉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
 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橋公襄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
 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
 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攝以
 民家親為之猶須十餘萬米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
 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快詎能成
 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訛賦吏並緣奸利能無後牟推剝乎
 利盡而求連能父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
 之或曰以一民持百司之美可乎噫文賈蓋有所受命矣且
 夫郵商輪牛駝謀隘阻下式輸財漢用不廣度時酌宜未可
 廢也必裨之以古昔其常制產已平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
 民力至膏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
 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為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
 乎是則可書也文賈有子業進士子襄過其嘗從學者來見
 予故知其入且具入橐盈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蓰於節者
 甚眾其輕財尚義有鄉鄰里挈卷者常多有之故為備載
 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各以請列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稱績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為

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服宮室貨財之為皆生
 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可及肆
 其智力之所得為內劇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
 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遇不與焉若
 是者逐乎相帥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
 君子虛能以醫察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
 其呻吟呼號號嘆之聲以為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稱而
 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
 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
 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為患莊周
 以生為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
 吾聞善養生者咀嚙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
 榮乎夫婦男女也鄧鄂之固舍蘆之安金玉之保緇襲之厚
 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
 哉安而父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關心愛重之
 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
 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
 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
 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漢如言不介意方就客
 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
 之道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
 之蓋得釋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憂憂
 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者書以求 皇極經世之旨子

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僑矣子爲我記之明年

子免喪省墓吳中將滿漸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

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子曰原甫高邁絕俗

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牽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

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

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

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

之本體益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

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

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

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

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

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

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

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使其由之而弗之樂達之而不覺

反懼 往來於空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

去倫理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

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

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

受矣今夫有專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燄之泉之始達而

泥汙之草木始生土石必亂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

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

睿所照者非若者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

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

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

爲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家婦登

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任亦

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

守節自誓皎如水霜躬自織績以具衣食又擇節穠餘以資

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

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

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

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

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斷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

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 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

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

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

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

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

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

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泰政祖

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也及我祖兄又嗣

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

之而士貴也未有所以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

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子 朝顯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

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爲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

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

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

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

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於也志有不得

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廢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誰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鈞遊之舊蹟踴躍歎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叅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春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於也然而儻乎在堂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吾志也適為故諸王氏之故謝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嶽然雲與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為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為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為感矣感

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為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象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子待罪殿簿得讀象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為文字之驩願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顯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為高而顯為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若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官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為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為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睚眦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已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兄子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嚴誡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遐莫之濱豈無繼世長往之士聞予言

而一激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為記

興雲橋記

秦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富善景師請于善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澤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為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發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二年乙卯君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為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年壬寅留守完顏獲重祚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二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二年為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橋比以請連率為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為連率屬其副探侯諸大同路屬其判官某錄屬其主簿某上下以快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傷實民不可以勤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常水所趨而柱皆木鄰徒取其場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為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於後棧木斲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為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乎上而後行為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嗚呼善為政者當為其所

不可不為而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其所不必為則民力其庶幾矣且華既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以速成為能而以他日為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致焉可也

說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尔弓直尔矢養尔氣育尔力正尔身守尔法而臨之挽必圖視必審發必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矧則雖有善器強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嬉焉以矜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沈潛沈洋無所底正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道焉充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喪患難憂戚志不為懣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

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况為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况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尚志為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同僉之上士凌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雜寬道濟也受業於子濟

也請顯其奇居以自勵因為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製選其鄉又來求說漢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齊也尚思立志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執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三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子昔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為之辭今天子追賜諡我先公寔有忠與敏三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子木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為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為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况浸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為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為文家手足也為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欽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為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刻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養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氏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為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

意非獨為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子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峻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為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申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為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為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孟同為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為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矣夫所謂俊者俊又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配豪配髮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為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為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知效天甲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美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為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為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為也愚既論高大之為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為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乎心也

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其在簡冊濼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蘊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甘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警諸田則可以得默矣茫原野不即慮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以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荅問達材之為教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以為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為觀美也是故荅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汎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為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答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乎其不肯為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噉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語始入蓋退而孳括其所為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措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噉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三識之夫御史職事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繁哉

劉仲禮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禮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若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為君

子反乎此則為小人為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為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為心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禮經之為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即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禮試思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在朝漢十
雍 虞 集 伯生

題跋

皇帝聖旨

特命禮部尚書哈喇拔都兒充
李章閣齊案官宜哈喇拔都兒準此

天曆二年五月 日

禮部尚書哈喇拔都兒之先臣大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茶碗精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
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
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情忠獻以報 國家未嘗一日忘也
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素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
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樂間尤兼謙
慎 聖天子御筆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廷問經術修文明
之治焉國中別置齊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家
聖恩親御翰墨亦 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
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使番木有身當當漢之昭回被文
章之深者若天下之至榮至幸向以論此然則臣子者安敢
不盡竭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以通秘書彙編所撰知郡王公庶應墓碑後

其讀過秘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
王公後其兄歷受諸老之門如劉後漢楊浩蘇張亨泉羅鶴
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觀其曾大父友誼最厚後廣公名光祖
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為時師表其家居
時曾大父守簡會關土潰卒為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
浩齋公名子讓字伯昌瀘川人嘗德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

之上講費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
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字氣各字義立亦同
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賞為之若子泉盛而鶴山公則
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
中亦無卷無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始齊其
在京師也館於其料院諸孫用其家法明其在京師也交好
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撰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
後生不及前輩聞見彌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禮禮
周官其重書也其以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陸
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向異見宋虎龍羅汝鳩汝
才大願閱天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者西和曹厚蓋
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
和之曾孫何可矣得哉史館承 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
送國史曹氏有黃祖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夫必閱之
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翼書

書王氏皇親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
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
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皇書之錄如急就章
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讀
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皇書之為章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
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傳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

神氣不一衣冠帶履多異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孱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爭有所擇焉此輔早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員觀漢事

昔宋冷峻首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皇陵廢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員觀數事蓋有所書發也忠盜而推本廉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書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慶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履泰謹書

題御筆除丑問不府太監

今上皇帝履諭命丑問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中書省命其官員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璽漢昭回龍光鳥奕未有若臣丑問之親披御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盛者事益嚴丑問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送鄧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肅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獲備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以國致自必密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場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為從此卷書尺可

考也然宋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璣是皆見大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論也將軍之子璣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閱陳眾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日蜀人虞其伯生甫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子書心遠字福因為辨心遠之說以遺之曹侯克明為之持去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為之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寔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汗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其戰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歟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季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磷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固職趣世丞君惠息鈍乃德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為著文甚多皆贈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為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

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千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其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表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險要之處奇恠物變風俗著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者經世大典輅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諷知觀覽者索者其實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載載如每為之三慨烈和寧 祖宗與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園之比游也乃能賦而諫之使見者不異身後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統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懸尚多有之吾安得困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也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家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其從王公之孫纘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故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其書

跋王瑞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雲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服大夫頌禱以象伯夷千載以為名言托物擬倫君子豈

偶然故雍虞某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為分地即為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於千沐稍推益之以為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天寶以開平為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橋此閣歸於東後則毀矣規制雖舊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仁宗皇帝其精於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其精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平無堂構之觀乎止以筆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愧三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續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密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孟章草創然猶闕文若是觀之令人慨然

題宋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鐘張之賦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與公而後難為繼矣感應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遠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難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宋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尚二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為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關公柳城姚公慶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泔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察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貞公仲章而皆磨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岳神

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于敏翰林學士兵部
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文毅吳大宗
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
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
亦不敢不慎也

出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諸
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續祖武朝廷示廟之禮為重先生時
為太常博士章儀沈朝蓋于南郊追尊

裕宗皇帝先生敦篤為謀補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之成情
文兼備經緯綱之拜世然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聖手
天子為之改容量者為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
道凜然其高又卓行大節謹謹如此晚守一州以殺不究其

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求歌者也甘唐陽城為諫議大夫
論表延齡階階執事必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為司業牛道州
以殺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傷者何可勝計
先生與元宗相望於五百年間節不使數張萬福武入年八

十餘猶知賀諫官於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
乎是可為不朽者矣其切受人部教授曾承先生後與先生
之子端更遠翰林待制國子司業公待罪死閣之下又得同
事編摩清苦百亦支逾滿焉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汝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其小報率其
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友弟曾德昭

自其鄉還京至滄海而擇求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
家有儒士盧岳而數者問之則汝先也汝數日見敬先禮禮

其謹始就而與之語因資論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為
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迥周氏時才
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王汝守志教子至
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
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
興祖為生其隣近慨焉以歸為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與祖字
也其報書以贈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為世道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
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情乎集之目力已病
不足窮其波濤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推越於湖波
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象
歛風沙覆劍之憂為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較米薛而有餘風
流擬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
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為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
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峯所為此近是哉然楮河南
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
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
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
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
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觀除縣主簿年二十三

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為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
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負憂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為當而
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合獄每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
為待制事奏而報聞陳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
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為賦讀之素定丁卯陳眾仲自溫陵
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傅又
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
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
生有傳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諱諱為信仲言如此所謂皆
無君子斯為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子已
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惟丞相與繼
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挈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
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
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道風而歎其不可復
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
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為祿仕者苟千祿以為貧亦復何議哉
而為貧之意多遠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為士君子
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數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
之間豈不能況引古人賢者為之視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
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曾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
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
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公始放此某昔

嘗取之典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其待書左右未及論復選以聞而集賢
曾先生嘗來一敬之間凡七十二試而論之士畢出公論
題之乃與其家乘致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
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為序錄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循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況若無所容乎
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建鏡
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物物侃侃之異處士
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動於感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願幸未今天子
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閣畫象且存鑒與此
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閩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剡南時馮夫人諱之曰汝
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亦先君之意也
今彥和身膺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
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曰建者魁魁枕來青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
魁取物以為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
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潘氏族譜圖

昔晉玉蜀文獻之於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魏歷五季至東

大者善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
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
也不通婚烟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講牒之舊法不獨官俗
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
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精求遠軼於故老
爭金石之寄於荆榛立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
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
叙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缺衆錯亦其勢
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得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
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哭隅自門入隋城少西有桓檀在道北表之曰家古
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
事於太廟予與執蓬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
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檀備豫章之材於江
南事嚴殿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
而工師皆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 詔脩經世
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
里濟於古蠲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
也故子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 詔建寺集慶還拜侍
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曹公所述
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
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
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公所

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關隴從事三級告重
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甲思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
住時先儒之音固已行之矣我國國家志於用賢舉進士及自
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數官者皆其餘
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達政漫而教深唯
其用之如何耳二告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
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全通儒善
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父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
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
語品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
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
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
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
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
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
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
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
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
之貴封爲拜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
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
本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庵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
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洛範之說

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也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說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者難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湯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為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困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中處君子油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空官取北來畫畫為兵士剔取翠玉標軸文字畫藉泥土問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畫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遠之敬甚懷恨蓋大傅是右軍筆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為謝公書在也其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畫豈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獲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都堂審察省劄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大梁之往稷丘虛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况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善子畫馬圖

徐齊賢先生題子迪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止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有用其言發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較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散翰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附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諒然孝弟之思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京來學士所藏柳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奉詔一百五字中嚴夜落門禁之事 先皇帝自上上都次清河懼發御書及侍書學士臣梁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致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游兵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管之以為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梁來以此詔奉御臣集識之 臣等追懷思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 大都上御守把城門圍垣軍官軍人每八刺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圍牌圍牌織字 聖旨門圍官負詩驗過翼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圍牌如無織字 聖旨不以是何官真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虛之 處此

題御書李章閣記後

御書李章閣記初刻石棠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

卷今侍書學士臣采來以命書在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
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
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
使司在 京師是年秋九月

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異闕陔疑阻反側遣使或懼怯
退異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闕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
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早生養厥父一

且為亂致煩重兵數年 天子垂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
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 得其情狀以聞厥
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

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闕先
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
避文勝之史也其備負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議之以待至順

癸酉閏三月甲寅虞集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
境乃以弗率聞 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

各奏厥功又以 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
夫以出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
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徇之業
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
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每感嘆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謔草詩當并
已亡其畫長存扇背者不然戒瑞酒祝以忘憂豈非黃髮為期
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稿十一

雍虞集伯生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借立渾然有運莫無及之歎今天荒間寂寞空演翰詞著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百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言至平白鹿者乎草近軒適公之幼子乃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充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按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宜私玩云乎哉

約續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為史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出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為箴箴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未矣為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為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敘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夕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敘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為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

最者文義雖不大相逸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以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諱諷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郎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顯轉習龍尤為內廷稱賞然其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其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為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不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肅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繁之矣與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云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又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為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為歌詩以表其情而道其美張公被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屢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

井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淵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齊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為君子而為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黃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趨福卒莫昭夫父大之德業胥為摧毀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為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為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為乎昔者君子皆學之矣悲天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補朔

裕皇有古師傳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歷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而論若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青名以為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稽海姑以諸生為詩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層嶺正朔天下知公妙筆術舉以命之公曰層法可知也非明層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成公曰合南北為層學者總古今層法四十餘家是層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擾有先後時之弊而言層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

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為知言也哉予竊好論少禮事常以為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為也姑為表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二年二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蕃銘跋

尚書元公方若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祖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與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為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威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患內無飢饉天關之患而一家之間殺祿相仍則其所遇已有拂逆之事其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賢閣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為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觀哉結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夔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夔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探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

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
 佖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若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及七手
 筆者亦往往一時章具非有所矯揉揆飾之也而勸誡之辭
 子孫之托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焉舉足
 以見其好賢而又自謙以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
 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
 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
 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
 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立豪
 傑之士有為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
 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
 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
 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
 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獲要官者三十餘年既
 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末之或又嗚呼
 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雖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靈覺心
 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
 苟善用之誠備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
 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懇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唐至
 飛十二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
 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

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
 行見示有阜陵題字其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
 北方者也計其成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
 詰備載華子崗歌湖竹里館柳溪棊黃沂辛夷塢之目何所
 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
 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饒
 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礙於
 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氏控之
 寄豈以弄戰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
 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千以
 致雷兩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旁以發至仁
 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体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為靈
 陳侯之所以妙識以此求之也乎

隨張彬若義手卷

昔者玉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
 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
 於事有死者皆無憾於祭壘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養者
 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
 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
 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
 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
 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

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 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語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為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語數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錄其事而宋末 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爲故也唐之爲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著將媿姓通駕籍者幾數十家：謀不存則或有賈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賢舉進士京師爲子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家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日因書曰十桂而賈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澄查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

深憐端閣非近明然張筋脈極折生榮之態後聞宋皇陵故場其九里松題至十教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著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疎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波蓋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慶諸公方知古法而長唐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險至於即之惡謬相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顯書雖刻鵠不成尚可稍驚而未始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繼弱僅如編華亦氣運使然即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其書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遊吳越見傅朋書最長皆隨分贊嘆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書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法形之意其卷爲可嘉然所作謙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恠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跋作此休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稼菴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竊案遂惟待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賜田佃租事欲求一言於徐水丞自去面懇幸與詳慶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體乃佳外據官文不敢拜書節仲已有勸除末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干千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訝新祉不宣某再拜
晦伯知郡覽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熾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兗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其新刊與其居密近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倫也語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迂之近而李通之所擇中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李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貫山之帖新刊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乎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其父誦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尚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迫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為職業視他官為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待即揚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公微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即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齟齬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昏昏又數難覺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兩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焚待即於長沙留滯漳衛間數年予時尚幼鍾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遠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

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求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俄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遠發鐵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李木曾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禮過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李木曾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為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裏葬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承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 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李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實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公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瀾講請之事者翰林則承旨董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徽微千伯瞻亦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某待制彭質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等思也集賢

則大學士趙簡敬南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
德源買問仲璋皆禮部尚書吳恕都元光孝弘中憲參議張
起岩率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昭顯不經諸部不備或先
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久而集與庶亦則四歲皆
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請必與左丞相同待而張
公既歸若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
議召入侍講一口既進書特命殿厚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
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頭有取於經筵者特
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榮感退舍事 玉音若曰講
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使觀覽命西成工人搆楮為映刻
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亦德錄前後所進書以此
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說使少留 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
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捨心而
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
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謙切至於孟子
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
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了共及
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克軍 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克一軍出飛屨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雅公於金湯
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捷其用思陵
似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克恐其走逸殆春檜檣死
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 旨修遼金宋史至今 年間未遑有所筆錄
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 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
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
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遇有見聞必詳識之慮者
為孟氏墓銘署足以考見燕城中統 前盛衰之迹噫使人
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
之事乎澹井書法甚精而卷中選字疑是題字將筆誤耶別
有說即因弁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書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
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胥為之蓋勢
然也 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
士胥出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不於仕材彥
如士弘氏垂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傲之末
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
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陸山牟成甫徽州方向總管與今翰
林侍講學士鄧善之東伯長曾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
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
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華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
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說自為推
措亦不無為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
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益蕪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
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懷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
所為也事有弗連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

而粗加藥格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於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采嘉業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于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單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慈嚴嚴憂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於非求知於當時以自鉤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親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子雖在成均會朝時多禮丈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叙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道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且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芳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慎清慎端介為政有登其原亦有自來矣舉此卷示其敬識

而歸之

題高宗臨薊營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之絕况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恩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勤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遠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溼其官誌

右董公溼其以鄉貢進士授福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賞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即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畧者疎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條微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眾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承興公墨蹟

承興公書接晉魏之緒降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以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

書之

故申屠君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其來中朝特罪 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留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俵而期也問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攻諸天所貴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公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大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黨十二

雍 真 集 伯生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特奉 聖恩准開書閣將經萬幾而就佚晦六藝以無為此獨斷於睿慮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開職咸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因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踐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墜有先於堯舜優時方擬於夔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聚芳於靈囿委樞密伯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補苴然敢不諫教雅頌極褒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任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庶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 勳美臣某等不勝倦倦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宗致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守屢頒於 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瞻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感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歲則畫於河圖神鳥錫時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東閣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矣茲傳洽之材用廣聰明之鑄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

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其傷之奇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德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字信以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亦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又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音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禮廣廈既極詢諮於累歲茂簡補報於纖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職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益茂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卑服猶虞水旱之為災群賢在朝尚恐俊良之依仗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千萬國之太平下收耒耜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莫必由於正路難未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成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曷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獻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抵服祖宗之訓太官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有德崇恭謙道積寬仁艱難且察於民勞僕戴密繇於天授御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戩主宸繪龍章之盛前詔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先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齊符受明禋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脩禮祀於太宮選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典率土懼心中皆有德以興無為而治御袞衣而酌秬粳得

寶玉以備符微千羽舞雩龍虎桓桓而敵國詔詔永律風威職以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禮隆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傑戴之誠鳳詔與頌同仰隆平之治慶亦中外喜益臣等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德運表不承於今緒用克續於武功雷動雲興感信著盤桓之久天固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二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敢有裨於歷代建極欲福俾永保於世禎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傳傳如天之為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自圭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獲之純假郊廟以受豐率古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祿風凜於美永歌有直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賀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棹衣承產奉景福於一人權盜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凍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齊瑤冊之禮華衍金支之采葉茂迎蒼督益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備賜前殿二朝風化詠關維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 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映芳旬瑞紀流虹之著輝儀存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嚴中經緯之為章朱章體泉妙興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無長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伏命緣綸緝繡綴之文吹頌永

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仰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猷方
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為揖讓允稱
於至德兼竚有餘範圍總圍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
承之孝備兼眾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錢辭
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加其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
社慶洽家邦中膺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
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
昌臣其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鐘鼓咏歌正始之風祖
考神祇來茲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 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慶均邦
國燕及宗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
勳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著養輝珩在御林胤開曩澤承烈約
銜欽承典則致闕雕麟趾之化冥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
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
辰誕膺締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鐘鼓瑟琴善繼徽音
之美輝榆鞠長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守儀刑於四
海曩叨台表兼總史廷史宿審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
詠正始於闕旌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
赫淵表率增舊典率懷多福嘉禧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
於至德慮周宇內承桃乃屬於元良則萬世之基圖受九重
之孝養皇躬持政柄獲贊廟謨大極無為妙乾坤之化育前星
有耀當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她堯建於元儲以孝垂觀式範尊於太母臣謹
壹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陰願後納陳華蓋有來萬乘
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因本宜益重於坤
儀曩備引列林瞻慈正御興仁興讓常瞻揀等之相輝得壽得
名克保羅圖之永固

賀發母表

編業空圖世守筆基多迹龍廷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云
初謳歌為盛欽以 世祖紹統之運 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
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 太宗御禎符而
有慶天心攸篤因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力存絃繼立長式尊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
情軍服旌頌首昔 祖宗之鴻星長河嶽嶽乎宇宙之新時
開泰平人用靈壹臣等叨承重任為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
親揚勸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化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等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
間之中以裨致洽於幾啟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為子孫經
乂之計實出聖上之厚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
家世之舊愚懇之誠備倖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專

官雖竭盡於微沈望格心於萬乙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改法之功今又石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重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難敷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為容悅俾瞻承讓曲說以干售私情是向大解有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惟知並進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閉

切以周尚父峻丹書之日謙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願為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乎章致事致仕上柱國其數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齋於九表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智德以又聞而弥郡心以又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里夫固不遠近頗優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惟不致廢之職事凡為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字威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筆遠氣嚴而神和其為字也博考於訓詁事物之曠而推達乎學賢之溫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傑造自得比夫未俗妄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實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冉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富講說誠詞溫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孔其優必合召

與講賞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憂患難勵志弥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

躬行非徒口說使由勸講必蒙聽字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為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
契論目即未見到任右蒙軍使阻召前來俾與講事心能
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 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
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
言退間初於義理無弊擬合召選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
遠去今除前職又未到任合與趙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
之大經為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
止因循習時常人孰不可為必欲稱其職任責務慚愧况卑
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屢耗於勞動深足
迫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與于通天人道為師表其
代言深如訓詁之功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
成德之學猶其緒持自今 英示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
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至寶學識又有澄宋金史累有
聖旨簡纂曠日引年哀自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

之著述不立恐貽議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疏克為此
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目聰明心力清遠及今不
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札
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
實為允當

講學奏待加蒙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 功臣以序各有壽考或超異以表勲業或節官以

自古國家 功臣以序各有壽考或超異以表勲業或節官以

守定品此 朝廷子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特異孔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選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為偏員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師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城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平章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頭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若焉忠貞孤介剛毅備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其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檮宋餘燼於海中也實由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孽其功庸誠為倚特於斯余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議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諡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璧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諡於是 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諡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勳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自其有潛密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撥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 之帥與乎濟南李孟之亂敗集陽夏真之兵定高麗發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 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

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自是時 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子中

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硬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其究學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學大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諡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公積德而功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瑒

議曰謹按 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美傑以經理綱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美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林養故其大者 奮 於智 為之

將相其廉取者往三不卑小官而為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若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若故淮東西

轉運副使潘公瑒者年未弱冠推轂為吏並駕齊奔一時輿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榮華而美譽益著夫榮華非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若矣然其時名曰亮履實

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認哉是故命於 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諸

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御史院陳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諡蓋有所考哉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吾以易公名宜天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型事之識周經略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亦有餘智術又有定力配物有成

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危為術牙
為習巧伎為伎命與時遷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
彼目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
大臣者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河公蔡祖何
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陷公守職不
為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沒丞相公之仁明正大
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著老精練亦維條理於
其間豈漫為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
時好功與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為積實當講將
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
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謙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
安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
敬聖堂者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
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賞此其立志非常
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論法廉方公正曰忠誠心決
際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論議圖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
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
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孝政事隨施而見不為
善幸不用則不為憂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
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儻塞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
為可誣也邪故翰林李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果始有
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任而謹奉

之略無厭當喜奇高自標致之衰殆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
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魂無能而求用也
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準
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遠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
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
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察其雅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矣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
曰遠益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儀選監今早今兩來始蒙中示留別
之意實為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
必有收當今 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厚欲離近 旨則監
李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聖幸者匪輕翻
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 朝廷其謂監李何則區人之未喻
也謹遣子生某等請于河上以必還為期惟執事留意北梓
毋阻幸甚

應章廬先生初度啓

侯鴈旋春綬麟絕曰恭惟慶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
觀統緒之傳莫若謙伊之盛天禮敘叙人蒙並與伯仲作於
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純淨之講李兼資張陸之切磨會
江漢於滄海須輔乘棟以棟搆是閱衆而謂之大成未有如李
士先生者殿靈光獨立而聲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
載歌鳴鳥之間特見卧龍之起金廣將重於訓戒補論何俾
於歸來穆若庶聞齊戒以問於尚父恭然任簡傳授多得於
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

履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履強林準引之私信作鑿
斷明看絕處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
表之鑿允為一代之瑞尚統福獲以元文示

回吳先生慶初度啟

仰秉專執府念私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
而思學感欣論經綸之純服以飾躬懼麟融文章之若拜父
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子祿不回素居既久俯踐
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 聖明權 儒林每踵先生之履
煌 芝秀亦興晚歲之歌蓋曰歸歟諸君若茲惟幸士生
生早亦大雅孺然靈光閣具常珍奉龜齡之維永坐苑重几
知鳳德之未衰將軍昔念於繁星我業常容於五雲曲加獎
借更俾又長洛社若吳許繼兼諒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
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啟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又開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
海空聞蓋效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客之歸落人幾亡於世
故倦 添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無罪而嘆能無廉
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雅齒之後復兼是萬里之外輝煌一日
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准為善以擅賢子馳驅
料使者之華受弓而求藏錫康爵以既醉上層之厚外廷
所無某托在交游尤深廣并庚皮裏申徒煩卧業於江湖馬
首在空三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羹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啟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發響感弘記雲間於衛白泥封啟事知
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辱獨強昌而成錫某相知最來揆
度云初竹節寧京風請遊王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

海中驚駕慶際尚幾體照

除夜以樟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瑞端嗣歲室且戴燕之祥輒取具
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脯承着朱希斯自未覺
為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觀戲

增賓迎虎擊對俄給於來田胞吏執牢為酒逐滿於茅草未
往大夫之拜敢管君子之腰華我好春味茲豐阻汗邪滿載
持肩頌祝於百年浩故篤感薦薦相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
衆嗣陳

答原功侍制慶初度啟

伏承嘉貺附記微生蚤愆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
倍花底之朝未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又之有在方觀水嘆
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雀雀願維駒於朝夕公
憐擢櫟願聞總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矣論愛之敢受乃若
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
携竹管宮裏歸老之游浩有謝忱悉隨侍既

回胡貢士啟

應詔公車脩咨旅次文書衡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
謂承明著庭之舊裝緒未藉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
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董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風
勸補輪之駕鼎鑪關吏行分藜燭之光獨雅搜下之老成何
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閻西碧餽啟

薦叙鄉情特履節物土鷄鮮首來同祝饌之鳩一鷄傳書俾
載迎春之疾肅 且翠之獲温 几席之謹謹已拜嘉詎云

還贊聊奉時哉之隕和榮榮炳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雜 虞集 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質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姓年
邊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管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非賦采地之入承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者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質公有廟在上都園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年廟成某年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
上都留守秦國質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
刻其禮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蘇履帳於涿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
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近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
定都於燕遂以是為上都而治關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
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
守之臣然地高寒解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
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為多懷柔撫綏使
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繼進莫不畢至充溢盛大
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
史以時遷改獨質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十七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
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質
氏之所以為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
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毫一木亦聽裁夫吏抱文書以進或

緩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更若其事當用物幾何取之其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其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所勞者贏粟或不稱而奇衷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為蔽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迨至曠歲不與真公明察而均平虛費情偽無所問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倉庫公之倉庫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豐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駟有禮賦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妻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關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牢用事者竊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充民之所稱道者也鄙人士所以口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攻之於昔昔之保隆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廼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湛恩帝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德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景京兆路總管諸軍與會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益貞

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符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兩儀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諱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諱惠顯子惟一某官惟賢其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為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帝作神都言其郭時巡歲來神靈真扶旗轟重馬魚之雅雅願懷昔從公其來下考升暴子庖俎有餘烹勺菜茗之亦有菊椒鍾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奇樂兮衣衣綉裳綉佩佩鏘乘車彭之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懸履孔迹公無去我予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尸祀跡除盜服千秋萬世我皇圖考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顯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公遺事及惠顯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為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累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稱音惠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鄰邑之形揚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浚溝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所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鄜畤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貴京兆路總管兼諸軍與憲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大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中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關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旨意於中外君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彙錄之奏至元三十 年拜參知政事位丞相完澤為治善遷樞密院事

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致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亮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年終是官奉定 年贈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泰國公諡惠愍以其年月日歸葬郡縣之先塋奉國夫人張氏秦

國夫人抱古貞氏柎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表通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通某官黎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

皆以為焉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致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察矣

容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為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軍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林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

更亡君之嘆於今為讒辭 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為 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為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

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相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 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

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編歷吐蕃望南廣海之地往返觀

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頗之役 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棘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按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

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 上為安寢達次舍乃與

案不能解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 上為安寢達次舍乃與

又嘗被讒還宮伶人有効歌舞以迎若駕驚與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朝去象乘輿安而公制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

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 上於公不惟不聽其辭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

然上意一時之所嚮發或有所不能奉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必驍貨得幸專政柄為天子欽怒於天下天下幸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為 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

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矣賴 上知其故而證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其危矣至元末 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

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為善事完澤可 上頓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成之功也及以世官

留守上都歷

武宗 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 仁宗

之所以持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毅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 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

覆睚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國家去義乎
會其家人受富民賂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
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為相遂并諸書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悅天下
為之歎息諸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
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為勸臣
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祭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
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
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質公之廟蓋都人之所
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者擊鐘鼓而祭享之依
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
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志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雅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鄣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為之
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營是世官寔繇忠貞衣赤烏車馬有赫相臣來歸
即雍闢國自公而王進而弥尊令德不置寔有子孫其子伊
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
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
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問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既信既
篤一日出令俾質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綵布政
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暎胡郡歸介是職于盧子旅肅
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闕弗驚工師執藝質售盈市本敦末紓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與季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

出游眾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惟
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欽臣我拱其誓多職靡悔迷國之宰
余今弗懲 天子愛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問與曹其
天乎衣裳之遊樂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係今子爵
為名臣季孝忠忠公志其伸公文其所有松有伯公食其朝
鼎組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墮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諡文惠其子彌克
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為臨滸人唐末撫州刺史
晉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序始居衡山之崇巖鄉
奉議生楚國公出勳楚公生魯國公宗魯國第常生端明殿
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為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魯國忠靖公公諱謙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
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
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督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
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選將抑暨丞 年以登極恩轉奉
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明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
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秦州轉朝散郎又明
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
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為浙東路提點刑獄兼
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
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
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
軍之為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
十四年也江湛宿將既內附數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公廣東宜撫使轉入觀秋見

出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廣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

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

五人百戶二十人挾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

察罕律賢學士詹事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

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

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薨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馮師

虛聲為之誌又二十三年為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

易公名於朝於是有所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

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

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

備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

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與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莫國

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為國

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髻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管鑿戎器之事習中具有成策潛既以忠義著而公適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具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論成言市人不為也况國

善之為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為知禮宋末列郡多驍兵守

吏李倫設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仇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為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為之罪故更易新守

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賊而按以法守大駭張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

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之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閏賞不素具軍亂守既求救於公公

出語眾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

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持首亂者榜之百眾遂定路於

館簷湧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

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則理掾三日

獄且盡投脊而斬之錮諸園上明日中朝書入救之若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書入

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碑校耳何敢然

日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衛州寇起連

結勳擊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嶧行部監逐之守郭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賊討兵二千與公往定衛公曰殺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權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准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遇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其三日未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官自歸寇軍公言于朝曰倅

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上諸軍無少安公去官而

衛復亂又還公治之懷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以民事為問公願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隨遺貧乏孤嫠者揮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鍊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斷琴度曲為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王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教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且莫公親視之見有光呈呈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識公家今縮三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軍彌家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廢令為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歲歲當讀書而集先世勳業與公家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甚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特罪圖史得以黎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歎乎銘曰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鄞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 國家規取江南軍兵在襄鄞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為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餉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遲材進以為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起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其某官父其某官母其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其氏子幾人其某泰定元年 月壘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表其墓之石以銘叙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憂卒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卒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為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未流之弊更為之各以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續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彙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官攝得事味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阻持憲臬者尤不聽同幕頗為動

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其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省
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間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
行以意司論議相聞者云無一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
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闕文書不少差盡一日九十數事皆
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
時會府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
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長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都也為守
者常歷於兩使者端沮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
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打文書者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
仰視又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十里
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
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其富端球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為奸利實與忌公富人子夜
急投之為請緩公不可多方為革制因求以困羅公者陰月
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傷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論
立請尉富有餘免罪者紂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適客食蒸
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勸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
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
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
康以冬受准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連便兩浙鹽法
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次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
愀然曰庶及朔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命
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
乎哉若夫實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
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

下者而憂勞若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
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
才急於需操撫畢輸優游無虞撥補新舊朝服于子名駟大
車翰車我睡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
以前不愧旁視有閱無恙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乎在時則
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焉追思則考行此有成獨刻石載文
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
輿之上事京師也使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為
當我行禮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
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曾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有於奔走
以酒濯其瘠癯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
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拜
使者勤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
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
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
究其使宜廷中未有備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
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驅至廣西兩江先
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遠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為名
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邑諸郡凡所
言見發於交兵處錄高懸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
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變豫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休憚論絕
望矣夫於是得其情實則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
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

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東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鐵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官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大牙相入習恃而強忍愛其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宜稱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乃為費鉅萬吏士或亡或劫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為朝廷憂延祐五年吏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詞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足以用眾私均贖而不故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幸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輩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相時事以觀其為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敬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主權府恩於兵間沉鷲奮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於軍處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淮道敗其餘眾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

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重書錫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候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黃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候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推萬戶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師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樞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候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督兵守無為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為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成巢決水圍之壘舟踰濠蹶宋兵入水死軍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樞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為千戶十四年擒獲無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議其賞罪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眾遂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環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弁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署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遷鎮皖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臨都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入與十將之士屯田芍

破收穀二十餘萬築濬二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牯二十餘所

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

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

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

元英次元真十五其壻曰傳鑑陳忠嘗讓張晦皆士族也陶

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

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

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憤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

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致證者

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

既又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

勝昔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曉然無聞者蓋多矣

今劉氏專對授政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千百列

校象正威傑俱特伐簡案書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

偉哉劉氏以德為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

深建材發能俊克有任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素川淨

雲委芽藥弗齊執艾執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

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

既聞既陳桓：武績耀：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葉十四 雍 虞 集 伯生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

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特移師取宋乃認諸

軍以鎮毫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

陽獻武王復統毫州軍以成大功故毫有張氏之廟焉其中

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

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毫也賜諡武康又

贈推忠宣力翺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

贈銀青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翺運功

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

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諡獻武進封淮陽

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諡禮部以其事

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

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辭

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

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

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

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 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

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其辭不

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

殺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璫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璫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天必汝汝勉之雖然璫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王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內璫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璫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璫璫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璫所以得爲亂者蓋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常輸倍蓰然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休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國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獲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粮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高山以斷其西立柵隄子難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高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工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塵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被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遠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劍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統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觀 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將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
 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
 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為計非策也將軍治圖外
 參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
 之即日自馳驅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
 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
 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
 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木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
 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統人鎧
 仗甚異躍馬出眾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營反迎刺之應手
 頓殞馬下立陣者同口驪叫震動天地而敵入亦不覺失聲
 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
 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禦此戰眾尤服其
 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謀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
 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
 考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閩山之東王奪其
 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軍忠武王舊所
 統也王以為請遠遷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敵無敵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為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
 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
 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梅臣
 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敬其柄臣之罪而詰
 之遂服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
 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道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
 我師怒拔之眾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

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
 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輯治十五年王入觀請於 上曰
 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奪其庶兄益王是與弟廣王高南輝
 既立是於闕而卒又立昂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
 都元帥以行陞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必爭
 節度俾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 上曰爾憶而又
 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
 既南而城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
 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曷之哉面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燭未息願命海清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以劔甲為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
 其職矣上壯之上支寶劔名甲聽自擇其著者既拜賜又諭
 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劔之且行薦李恒為副從
 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 王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為
 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
 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陸高不
 可近乃堙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胡食若
 將持父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
 寨砲橋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
 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清寨南瀕海王曰陸攻
 之必走海今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
 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警所至因信濟之無不內附十
 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斤候
 將都統劉青賴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塗山而他將自外
 省調至者雖諱所部然備視不相下有驕蹇意錢駁達其号

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攝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後之律濛濛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後路燒其官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擊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懸崖山湖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潭公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艦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蟬伏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孤營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瀕海悉平宋無遺孽矣巖崖山陽紀功而遷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甚厚王以瘡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遠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較衛士坐其門曰九掖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宜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新拜返居酌酒作樂親觀成賓客爲別遺言母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昇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母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

附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舊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大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爲最張

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

以將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

自是敕歷臺者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

目輒識大義歌詩沈憐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擣明氣銳言

辯捷出勇畧絕人輕射下士技於衆材已不以爲惠尚氣節

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

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如後

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

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愧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類如此簿錄守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旣而多

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

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壽及家幣保其必不然若其後

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湖之五坡嶺弘正掩

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檣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容禮

史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

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

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

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

致力不壞報怨之心怒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

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心親視醫藥不幸死

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

得則慨然曰人宣力知彼而愛抑如彼後或解休將諸與共

功平甚者為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測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詳障續當時之交游雖老技退卒于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季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所存求為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素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且聽立廟汚陽親儀以時致祭其故吏從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為禮亦宜之然則雋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耆勳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 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歷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愆不違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之談笑畢渡木顛州像有仆無拒 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安言敬共息統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閣請具為奏若峻阪馳奪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住臨厥都雷驚疾神丞相傳言 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吏民命主幼臣遠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穉臣上表拜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 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扶藪排炎郵為清夷騰舟于壑存

其餘幾王言三進求訖炎紀橫類賦詩波清不驚磨運勒銘表于鯢龍功則多有壽位弗建榮隨良與業以久大二錫備尊以格王封冕為佩圭盛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以世享管于廟從王孫子於赫 世皇濯三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寔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願懷來格言三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意高游粹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為什怕我有溝泗王凌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額二我魏系穆亦有稍抗羊豕在牢以庖則盈茹籍錡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忤昔我父相尚支執父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兩既濡秋降彌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味咨毫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 仁廟正言于庭必決其要憲深敵酌群議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 英宗赫二如日斷烈搜奸率庸不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逆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二天難謹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重慶徐二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二其居侃 其谷孚于 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數匪亮是私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付金為河南安撫使既歸 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揚真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鄆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亡 天子嘉鄆公之節擇士得公送之還 京師父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文長卿個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閭
上怙權寵常同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書
積怨每已甚其錯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巨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畜過於公家觀觀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按誅之 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責人林鮮事得暖他日以為宣德銜治弗治
須藉能者妻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折閱課頌教萬緡為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
吏不究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聞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
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
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
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暴劾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
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
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寶器物贏餘
苛酷吏請盡解知名清疆更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追遣治
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
而取之耳而操竊都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
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稍可
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也更以數少責之亦
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追源監銓廣西外選
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目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二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
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其躬秉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
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 大夫愈秦禧宗裡院事從德
邢師雍其三天保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
脩 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
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
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 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愛國養義縮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憤
德豈曰避仇實癘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
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
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元乃曉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
紳有令音維洛泱 湖單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官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夫爵奉狀來請曰維蘇
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
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
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皆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
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
家原既莫知其顛蓋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
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載者猶識其
為某親某親今隳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
天下治平久矣昧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
表之不為踰禮奈何忍使馳馬埋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
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為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
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

金主從休休且危同徙者猶乘使取人美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為者吾歸守吾立體死耳崎嶇兵間數漸於死期月而始達君父之遂以質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教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汧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妻時郡邑新定無知為學者獨能教其子為鄉人先諸慕觀望時勢所為多不軌所至民盡至死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索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聞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遠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咄利被寢席手擲去之而院畔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為人子者焉與諸弟君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盡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借之道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為竟起去顏色不為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矣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讎校不依因金大明曆積篋為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為成書父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尼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醜有聞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連使辟監真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二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玳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勳農司大使宮天檢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產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父為此葬焉而其配從之備者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評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為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為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達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為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黼初者竟以賄敗其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為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復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為刑部主事皆與集為同朝集為國子師時天爵為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為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遺曾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堂廣以表斧形馬最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相伯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

有別蜀詢譜繼舊祖尊親者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在朝葉十五
雍 虞 集 伯生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奉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奉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澆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又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遠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凍文餘車廬人膏糜及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吳道無行人方是時除更率惟法顧慮辭不住獨公受命即行曰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勢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蘇府謹治文書數寶給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年幼小六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之軍與謹備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日莫已擅發綱急募雷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運勿借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為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兩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撙節非為已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 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子名馬公受而傾囊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在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復詳職乃奏決無敢擅殺眾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富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椽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領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究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遂方能正色感愧折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推責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縣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

其誣誤者出之田廩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富還民間者還之閱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藥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靴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能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校官得工戶一曹濫出財物數千以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茅之誣其兄章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 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閭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越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堂柄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為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輔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術學理學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蘭州判官治公後以禮能用浮屠者女三人道勸農司大使官天禧次適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備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優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肅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權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出執學執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高頌之和城與王攸理控制朝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執害其人據義挾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子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扭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饋懷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駭而疾不康炎不弗趨寂非變當為而為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誦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臣成助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獻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茅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來政揚公棟高公漸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筆下

之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儲忠游今其孫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在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弥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儒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濠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鄭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太理公前 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入過兵興者必求太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待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譎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傳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

並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江河之吹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筆韻豐盈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覬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其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摺摻不見涯淡若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

知邵武軍格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世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其始免先太史受省墓冥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閔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蓋及我時為我者小傳其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兵為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其敢以困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桐鄉阡碑

學孰為傳至藏有作蓮化參錯擬拾偏駁欺世之詐文孰為雄江漢之東浩不窮補直躬繼嗜粗工有餘而蕪不足而張我懷先生宜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足其遠乎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憲政後官闕中以皇康二年卒鳴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表北歸至於光墓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大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墜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僭宋江南宋踰淮設

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非者自陳州出死立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眾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耕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擬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謠言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尤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撥忝山中以為節運司行奉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家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華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相鄉者良由是愬計公之去光而歸壘至于今又矣昔為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為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宿旅所備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今備明擇吏護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幾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賁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為代聞人諸第君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姑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尹部尚書馬公墓碑

出祖皇帝之初拔用委筆恒出其望於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威時督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安然

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逮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太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涇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若州里外家劉氏適皆有異花或以為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兵學膳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揚震身學並為聞人而世遂以為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負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二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聞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擊其人萬家無所詣懇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為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恣恣輒墮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為解公扶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為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貧致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為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華朝廷以內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

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違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屬民獨不知嘗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撲竊又慮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扭安羨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既又以被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隨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遂以一言大家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備舟師至他郡若溺死或咳舟師妻訟商殺其夫真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誅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更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家家人至死幼井中以濁聞更成其獄公曰無窮狀訊之得實遂免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皆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吳敏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夢定先生慕見尊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家二家微淫祀二有區興學校築堦濼嚴保伍懲褻縱燭煩擾皆有成法一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吾刺罕公之爲相也病漢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曰之深爲丞相所敬

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履履悉先後既爲得休於是朝廷屬意大用而公益自信矣夫一抱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聲有神麓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敵於世故視神麓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用公產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壘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羣屯川者自公始 後錢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麓之陽溢流洋洋有燁焉宗世爲之望望之儼有梓有杞桓勸農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其成善止弗踰亦未期蓋有後瓊纓臨溢以繁軒乘車設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錢餘思表公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 國史虞某曰北中之北有重岡蜿蜒隆爲表平日杜村之原者古瀟四周漲滄澄流注合于滎南灌之滎潭幽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榮焉我先塋實臨之瀟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與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爲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爲北域雖存世

次不可若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安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塋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破附葬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為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馭他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為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於此可見故為之銘曰

北邙之壘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兮言遷變迂既處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坦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為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懃歎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為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李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歟士張子乘好立奇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詢以為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孝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干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為同朝集

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陶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故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木魯版後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仲儀幼嗜李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幸詩父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卒平先生通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密帶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為郡李鄆城病還東明遠近李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李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若餘有司以楷格除胸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休讓勝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岩壑而所處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編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葦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贊于山嶽之蒼々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決々用位不侈歿而歸藏于文與于先有光我表西林永思不忘

碑

御史中丞楊襄陰公神道碑

熹定改元詔書以采兒尸中丞為帖木迭而所攝害命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恩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月御史堂奏其子武備庫提舉不華命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難矣情感傳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軼願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政朕死請明日書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采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為丞相

七月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飛斥罷更自結與聖左右至為折辱宰輔執制中書議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兒孫滿其中外切齒聖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革制之而卒而只相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官民張弼殺入獄獄時宰使大奴魯守出之乃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敵從官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賊鉅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校得實入奏而御史亦營其又發其私罪一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

問時宰歷典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為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為與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侍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佛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敵與聞所念者迭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必修其意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而復為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采而只至徽政院與執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雅問之責之前達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惟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為是大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物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為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為之驚悔而天子又亦竟其所誘毀皆先帝舊臣誠不悅未及有所論佑而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其賢大學士張珪中書來議回曰曰漢後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揚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帖而諸子列在其近戚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曷具罰不當枉却不神不可以為治若蕭揚等冤何可不至昭雪也丞相避之迭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賊敗逐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追職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 詔書首以為高宗贈哀榮相踵而至
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皇若哉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飾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為者未能與並倫
而一迭木帖而常因國有大故舉間用事以備平明之治天
人共憤矣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為所誣捕者
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披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
方其盛時官寺固結於內術智皆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
計亦略得矣而能舉其鋒者一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
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困於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
然不可泯者焉然則若若而只者臣敢不知力以塞 明詔
之萬一謹按公名采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軍夏相失刺贈
推忠佐運功臣大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進封夏國公諡忠
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勇毅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進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嗣知自植立
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勸以勲業當時用以大器期之
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間 朝廷
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石丞相各刺罕定議
勉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親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為大中大夫家令亦日久侍側雖休

休不至家官事亦決于有次從執權之會兄卒侍從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厚待其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仇
之倍二然母敢先辭氣進正奉大夫廷慶使
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難合 上顧視之曰然然

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詔國者皆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
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特誅其无無良者民大悅服 上
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為第一 上是之拜
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
又鑄錢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
人為廢蓋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權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
國無兼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
之遂宣徽副使御史請還公臺司 上以宣徽舊用不會為
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其非所當言將
誅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 上曰誅告
者失刑道諫者失誼世無爭臣又矣張珪真中丞也 上喜
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 上宴間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
過則 上見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諸
言與矣類 上知公深諫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
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請告歸江南據河渡
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問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
稱職權臣匿其姦莫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
言事忤 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
璘誠不願 陛下有殺御史名 上曰然則其左遷為昌平
今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勢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
材恒不免撻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
若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賞為 陛下言者
不得請數日 上讀直觀政要公侍側 上顧謂曰魏徵古
之道直也 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難
直焉用之 上笑曰卿意在綸耶敕出之成簡直名有上

書論 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 旨囚之司憲將殺

之公曰 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

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 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

士崇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奇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取 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

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能况敢求多乎且我為之

何以飄動僥倖者遠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

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

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

夫人翦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

克稱其家者公慰倖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設善如

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

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避臨患顏色不變凛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

書其關於 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墮厥風勁強豪傑時與為國駿良駭良伊何忠亮正

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絀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靈詠

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聞其幾

不驕以坤投巖膠箱竊棄大均 天子曰嘻誠有慮惻彼為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震然執法在中侃 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兇稽我天討 國有大故結憂

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

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恩為凶殘遑邨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 天子別于奸忠數言

萬方大道為公至榮極廢豈止哀死勸忠方來極孫子春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為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

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廟牲之石於壘則有下空之

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以

別等表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 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與

王公大人之家垂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

年春崇祿大夫買問來告曰昔我先世曾孫高昌未內附以

前者事逸不可致自歸 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

於故國 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全葬諸

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

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

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某管閣之故事

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 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 皇太子

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 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 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

人自昧素親近有舉皇最于群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 仁宗為 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

勅則買問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為不可及焉 國

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牀宗第大感莫能得元臣之

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

者五等之爵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買問

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爲請嗚呼不亦盛乎致諸其容傳溥所爲行狀蓋達即擊生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問也延祐二年建即擊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諡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諡安定夫人蒼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涼國公諡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太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自贈樂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諡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致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幃官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章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逾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三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要以其廉

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寇從在行官力奮擊爲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世皇賞矣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

遠邇畢集擁伏森嚴必資集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驪舶互市查吏父

閔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太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蓋其刑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改命以爲大宗

正府也可扎魯花赤又有鷹房數百人蓋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醫長身風度高潔都人望之因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

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兩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

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

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問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管轄虛衡之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

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算

特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質天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領

焉 仁廟嘗奇其材命為李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
失思朵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號外傳無統緒之
態時人以為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賈問而始發自賈
間之際遇至先王之封蓋隆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
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
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
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為爪牙侍帷幄以為心腹推至誠以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惟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
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
之用尤禁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
學奉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林哉故為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披萬物昭靈惠鮮巨直輔翼亦以振德執
非吾臣而不責紡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
咨若宗正執戈筆數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
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聚其有文以効
職守殉者高昌悠 故鄉雖不及生住追以王邈乎冥升歆
此異教在爾孫子寔受其祿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頓瞻
下土梵宇 牢羞勝鄉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
皇之遺托茲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
替惟 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 王封求
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 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
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學其碑

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李士臣某等其凡
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
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
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 詔次第
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勲勞之臣實佐興
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世刺子赤老
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否蓋求
以為好也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
赤溫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 上賜之
名而世有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
酬則相札者贊之為之唱蓋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
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為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看其職
則以命之而赤老溫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 上
上嘗被創甚阿刺罕有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鎖兀都從太
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為保母太子
薨只必帖木兒嗣填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台嗣鎮怯薛官
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戍績年
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姆伯要真氏能修婦
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來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
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
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
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傅府尉

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刑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 天子宿衛健都班寔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營軍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原州之先坐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輿之日又以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踴躍奮有推恩先世而寵崇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 上之德意安有不勸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 聖皇在御乃雖乃來乃贊省 謹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二濟二 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 大河以三有降在焉勒文貞珉何千百年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在朝善年七

雍 虞 集 伯生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英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雖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 朝廷若於簡冊則未有過於曾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全於內府而折入於東宮者儲備充斥司會月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費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善隆千戶王若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 上北巡賊趙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啟鑰而入直搗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中平凌起叱戶者毋得擅啟問使語傳令者曰

他時 殿下還宮必以完澤養筆先請見二人則皆開矣賊計窮往逐殺四氣益索知不可給俯墻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貞俱為賊擊死交起倉卒中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賊得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程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為上信倚故以省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金索兵其處易不能辨其偽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謀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為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嘗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死家指以為賊黨法當籍其家公曰吾嘗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為偽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禮極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駿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

裕皇以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為左司郎中范為右司郎中為為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若一時號為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為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官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於其重也於是立賓客諸德管養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廼士

劉公因苗昌南夾公公之奇東車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假宮中閒暇時身先從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即卹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無感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

系也亦奈何為此言乎廷臣以為當三十年丞相完澤為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詎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即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為皇后后即東宮為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為徽政院公為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寶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寶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為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祐

匡正之功天下頌符焉故徽政之任重徽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

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繚繡米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

異非眾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又以成

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善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若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

論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達缺

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泣官也夙夜無

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蓮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而樂之治具饌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蕩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

非直為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 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音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卒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 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踐之學之有官公嘗聞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莫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禮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李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惻孤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墮于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 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 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妣贈魯國夫人父 蘇州節度使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道國文貞劉公素忠之女甘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登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

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確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親持入見 與聖太后上差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 旨慮事歷朝皆

有功今為 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

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

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藝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

次曰福童張氏先坐於四邑鄉坐隆故遠公之基於良鄉縣

之南原嗟夫 國家建元以來至於公治平七十年矣 京

師貴富之家與營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

雷尊榮其弟壽考而其子年在壯觀已起而繼之精敏情銜

有關於時父子遺建 國家之盛無小聞而 聖上之眷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 詔紀實為銘詩曰

指較魯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 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眾賢彙與肅 以朝離 以養一

人以寧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 春宮亦諗多聞

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轉思無遺以充厥職 執輔道義國有老

成於九設醴公為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曾公視其總有正

無憚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彘群抗既亡宮

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 文母皇 聖孫之將隆福有

宮萬民所望履音安 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有相臣

進賢虛左特之造于兩宮有獻有為至元之治於斯為盛民

物阜康法今備整善壽俊又樂乎肥康 公為諫駁以燕嘉賓

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願瞻其家有木維喬蒙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生南原有封亦長

松栢松栢九二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廼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云三西山峨峨山夾川涇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異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希聖里不花姓賈氏世為大興人王大夫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詣太祖皇帝於龍涼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警事賜名希聖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

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懷順聖皇后于雍吉刺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台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闡喜郡侯諡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闡喜郡夫人諡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諡顯毅加贈崇德勳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

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諡靖淑加贈絳國夫人也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伴項值風雪晝晦賊乘間為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兼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諡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聞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勿以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勳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有提點

世祖愛好人材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為以為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兀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為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為不祥其可為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為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憚廷中美之閒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

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

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務鎮寧之節賜賚

之數等卑疏感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級則弗當於其心故
 宜激之事為其難而公在職獨以能開故嘗侍上燕坐中貴
 人往往指公稱 朝廷有人而 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
 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
 年 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
 之必親省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 上解所服
 衣賜之八年 上嘗坐輿巡遊禁衛中見衛士戶陞問意甚
 勤懼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首直衣賜以時餽
 粥充給誠荷 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
 則宣徽院能官充堅里不花其人也 上悅賜賈珠衣一駟
 馬闕里吉思以酒得疾 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
 報 上又悅起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 上曰臣之
 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 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
 者三世矣 國恩誠其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
 於先臣乎有 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
 夫人皆有號蓋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
 而夫人之謚尤異與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
 牧亡損且盡人之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為之
 請官市駿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
 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其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
 憂焉及大漸公於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或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進授平章政事商
 議宣徽院事行金 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
 上大發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
 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
 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克定議而給之公徧歷

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闊等處風食均布人情得悅無異
 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御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
 家以賜三年 上御使殿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
 法以為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為莫及 上多
 採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
 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僕為請如大德時更出
 私家馬二百以充用 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
 在宣徽以四方為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
 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為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
 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為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
 術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賞王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
 官布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眾矣七年
 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趁惡以累 上竟譖害公聞
 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
 力守諒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異國公諡忠
 隱緡國夫人脫脫灰追封異國夫人王氏追封異國夫人林
 氏封異國夫人子四人班卜忽里台皆為監察御史野速固
 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
 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不遷於某處忽里台
 等之所營也忽里台衙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
 天子閱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
 臣某等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
 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

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然行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為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發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肝腹既動既老嘉爾黃髮入侍惟懼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享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

世祖建國百歲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二典公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祇奉鼎彝塵事

成宗 武考 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至為燕私自近及殿振其寒飢歲大雨雲朔淚告病往拯住哺公為之請

武皇在邊熊維如林爾公爾侯于城腹心乃續大統通有大齊乃出金貝泉幣委帶至於朔垂宜旨勞勛往各大師盛饗於軍大車彭二載酒餼載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 天子賞功命長其為公雖再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實當歎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忌則憚以搆忠盡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保死生忠亡姦在是用贖敗人之傷公亦為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越既貴既善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辭示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平有博雅者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貴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 之生平斯世安富羣祭自杜至老優游以終不亦

幸乎中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

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工金高料大儒召拜李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則王公其權矣故承旨劉公廉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父者也故公之論文則醇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素用能以老成為國者奈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

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學而故老斷以斷盡閣李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問為 上言之上以為感制詔臣某者文以

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都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優治儒業始為儒生際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富主簿慈贈光祿大夫柱

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備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

以太中大夫陪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

書

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備 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二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遺于家公娶冀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冀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樓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鶴鄉公孫憲先望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維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首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書上直或邑從而史館方備

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大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春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殿賢聚於本朝精米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禮勝也 朝廷筆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謀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貪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為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與讓笑公官

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燠晨昏不

懈怡愉順其頰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 國家人瑞也刻玉為鳩杖以賜日

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 皇太后

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臾皓

然親扶掖之鄰人相與歌詠而圖書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

不以襄廢禮蓋天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

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又速

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

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

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沈言其不可眾默然重

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其尤卓二者

云臣奏國子博士從公成均特罪宜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

非老靖而還承也一再至臣含語臣曰先世望城碑銘幸具

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

忘今奉 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晉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聞羣賢並

興蔚乎其文允乎其能逝川弗回鏗其鑿矣白髮蒼顏公獨

壽社出而事君玉珮珠履入而奉親榆萱滌滌多士在門有

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

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蕭孰艾孰為詩夸朝豔夕壞孰為疆

梁外肆中隘眾人允之君子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

之積久而有微尚書制作狀二在廷孝靖式毅退若弗勝誰

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卿公孫之里

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 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
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莊
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 勅大史臣某製文以刻諸神
道之碑臣再拜稽首文 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
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
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詠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

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
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 皇太子將以今

夜還宮僧佛事公曰近日有 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
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然不知所對即

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
司訊之左相曰尔自為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

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為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
及大都尹鉢敦官衛王顏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

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公與張尚書問易
曰此將何為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

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始
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偽也公默計太子必不寐還而政府亦

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誣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
知所為至二鼓果聞人馬矢履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

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
詐也因告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

人來門即關扣門者謔曰故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
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

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
中窺見已掘破左相阿合馬及左丞相積矣公與九思曰果
賊也即命鉢敦與兩指揮殿兵殺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繫
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番問得賊狀蓋假 太子名以賊

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善慶已逸夫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
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

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 上與 皇太子手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為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府司

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即位 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見顯用張

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
矣

仁宗皇帝進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實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志此
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

以高為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紇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
以高為氏狀公世家歲月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

之地東接高句麗西近燕雲之北分狹此石居 各為部落
非郡縣無市井襟駭者故其為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

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李迷魯亦
或為高氏公益勸海部之高也先登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

刻具在參贊將位大師者一人前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
嘗為大官而碑闕書大父發登進士第積官濬州昭義軍節

度使濬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
詩禮上黨之人化之 國朝兵至上黨濬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臨州與有力焉
州生守忠守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攻真郡王取中原有
功為千夫長從口溫不花王服宋黃勳恃射深入奮擊死焉
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傑
運糧都提亮魯台次即公也公諱麟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
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倜儻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儲備以慎密愛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幣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為
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醜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

長其偏焉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特製御榻取

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查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

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官闕公與留守野遠不花段積重

其役功成有白金麻馬官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

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

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鑿帶鞍馬等賜 二聖登知公可大用

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

留守兼少府監

裕皇上優公益暴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

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

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魯氏生子曰師顏泰定 年

師顏佐樞府以例謂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

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曾郡公授自備楊氏追封魯郡夫人

魯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致太常禮儀院上
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持恩封 楊氏追封魯國夫人魯氏封魯國夫人又

贈公祖彞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

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

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魯夫人方盛年師顏

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首事

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魯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

為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及其師而告之曰師

顏故官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

如嚴若夙夜無違無怠延祐 年有司以魯夫人貞節上聞

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魯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

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 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

師顏奉魯夫人以來曰魯家老人盡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

侍中官贊六宮之教焉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

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

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斬公之女又娶

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

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通中書斷事官劉乃蠻孛孫男

五人碩德掌設 署丞次順天保次順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

童次燕間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葉昌汪萬家奴

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儻托

太子以為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竟其詐以先

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莫安 二

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美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撥攬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著壽乃騰聖子繼明覆天雖三在官百度是宣相時大僚並俊咸又既試既庸以遺官邸時維高公始事藩藩有藩維城啓柝孔安願三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莫此京國界二居庸魏三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祇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載煥載清從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傲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獲彼柄臣發斂善達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開夜扣宮門儀尊威若時匪有人執固其鑰賊敗旋踵錄不入官非貽主憂實為傷功天祚呈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慶事者簡冊名垂鼎彝聖歷時報功匪遲桓二魯邦泰山為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表裳不及其生有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為母儀則壽且康樂子奉晨昏有德有嚴官業是敷 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雍 虞 萊 伯生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世德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為職最要為自非器鉅而慮周望望而幹周明習國家典要深為 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質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林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無晷夜寒暑未嘗寢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權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佞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蒙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選遠小名而自居乎 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懷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援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 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殺然無

備容者唯伯顏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
 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温上足乃
 安寢又且蹕駐始籍他日自上校獵選宮伶人道迎有披
 色縵綴雜堽象獅子以為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
 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
 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邊聞者
 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
 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
 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察計
 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
 服以領之夜哥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
 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額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
 知其姦無敢為上先言之者公嘗啟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
 罪上之改尚書省為中書省也方下相顧謂公曰汝以為
 執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
 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
 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相替而以公為參知中
 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父
 之又拜會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致于家而公拜榮祿大
 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
 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
 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合司之責而留輪之寄如一蓋世官

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
 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
 者則商賈之資也更多並緣為奸一旦稱遠旅所居以集事
 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又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
 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百
 吏舍肅然具贖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責人大家或以上命
 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遺私人逼脅府吏凌辱僚吏榜係其
 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必書奏抑治之而善示者亦必
 使得所當而去吏有特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
 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
 州民高氏諱藉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
 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為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
 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
 知教也始大為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責強
 之凌暴敢其敦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為祠於西門之外設
 公像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開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
 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遠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
 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
 王以保民葉養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為問
 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之縣
 官芻糗衣絮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為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勸學士為贊識以天子之禮而
 賜之俸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刺額賜骸骨歸
 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又矣徒卧
 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嘗是時太師帖
 木迭埤為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畫繩之以法官時宿儲而

丞相家奴擅鬪市利竟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權薄之不脩也而貪穢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為折辱留守魯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而只等遂與公等頭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可測賴太后仁慈以為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笑宗皇帝之即位也帖木迭兒復為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揚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為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守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惡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教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揚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忠貞贊書哀剛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教經講惟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寶鑒之我先人遭罹奸宄講獲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

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為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口弼所為狀得祖宗付囑智氏以上都之事與贊氏父子之為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憊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贊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為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州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賈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贈翰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為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朔立忽魯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魏三神京

世祖所營殿宇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壽周廡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棟舉綱絜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寶纒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待中年壯氣銳出入踐賊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欽長等以督畿甸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還贊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闥眾起成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欲市無授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由于野徒御不罵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綱謹義之有數事在無德竊位為權彼免滔天我

則若臣愚從危顛二三君子持角不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
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搗為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
預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學豈必謂身身柱戰伸抑又
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遠發忍親恩報之道義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嗟彼鄙人不歌以相曰此有
祠公庶來享南山我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
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
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國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
丞相即日以聞 上為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物大
夫士相爭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
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
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重集書
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
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
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係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淮陽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
歸管軍萬戶明年宣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
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克京師
世祖皇帝召公還治後既葬有勅入朝 上親撫之因得
面奏曰臣幼軍事重竊願者從臣父祖父又歷行陳幸以副臣
上嘆曰知汝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偏及其
從者元領軍半成胡廣省命選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

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
特勅公坐其故處選軍盜起蕪湖官撤尤甚皆借號看官掠
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眾至犯
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
步騎鬪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官撤雖非我所部
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
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劫將奔潰公傳
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
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眾困我公曰日暮
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官卒敗而怯母累我
眾使持旛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
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
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首斬之其賊三百而自相
蹂躪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
兵亦有名號恃其效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
以駭服其眾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懼而他首猶
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走山伏
起賊賊墮崖死磔其首宣州平賊之寇勳者已敗兩萬戶軍
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
曰張萬戶知汝搆房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
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新以信服有
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岳西坑之
寨尤險固又嘗劔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
兵百餘人為道綠登其寨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
軍下據其壁賊回頭已失其充不得還其擊由他道走或請

邀之公不可賊以擊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首送之行省誅之南陵蓋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微帥擊時數十赴賊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見公帥引以公官軍大至賊數十人皆平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類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荆省為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為言樞密副使賄伯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測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會善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為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漢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家為國家踏金履宋盡死力者三出矣漢入賜號後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執與其家功多而可新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又榜之師新附之地類以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為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梁中奉大夫荆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輸倍從它鎮會更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為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都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強民有殺人恃其

賢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儘司政事累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且法天子為遣官教人往雜治之得行者大小吏及蓋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叔都之子也故事待宴別為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親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為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醉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備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咸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胡廣閔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測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奏或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監殺無辜鞏鞏幣中外洵二中執法又關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若月餘上不豫三費效編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被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

陳矣公獨奏其不可甚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皆大明弗御

天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後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

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幣以賜之上

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禱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

之臺而近侍踏道士於上則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

罪 上怒曰汝以素綱曾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

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頌左右

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諸言殺無罪臣請先

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

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

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鷹母失皇慶元年八月

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成

率二年而代遣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真之死地耳奏

請也直近邊其儀表裏害因其土人以成不幸前死者官給

禮儀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諫興聖宮

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眾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

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怒怒

自此思管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烟冗還有

司以清中書之務得事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為令教坊

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

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中書右丞

相缺不送兒為大師萬戶別薛系知行省政事公曰大師輔

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問

車駕時然既度居庸 皇太后宮懼在龍虎臺奔遣使召公

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

門賢人士大夫祖感感嘆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

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 上眷過

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還歸 上驚曰

鄉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頃有泣血不敢言 上不擇遣未議

中書省事換住柱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

憂度基三年寢苦與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

累土積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牒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

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恐

夫至治一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

公辭歸遠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為相問公曰宰

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為

僕僕大學士而鉄木迭兒復為丞相遂殺平妻蕭拜住中丞

楊朵兒只上郤留守質伯頤暗殺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

所會地震風烈動廷臣謀議強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

言於坐曰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較孝婦三年不雨蕭

楊等死非致冷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

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

所佩符及歷書皆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

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間又不允而

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賜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 仁廟既金為主登榻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

謹當待罪而遽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
側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為不法有警婦飾而過市六七人
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
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自府又不得請
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
售珠於內府故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
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曹彼
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汚穢賊虐恬
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豎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
以掖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
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
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
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為上敷說皆
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教之涉焉自是辭位其力上委曲
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園公知經筵事刻紫園公印以賜
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整歸天下之功成名
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
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
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
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
公意又一番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
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紫可以願神
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願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
老人恐之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
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徐泉石之間
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為愈矣起公商

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
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
病上遣大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
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足為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閱
傷其意留其奉皮諸府俄而公薨公貧李高明又輔以學力
積世勲宗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正色勇於
敢言十剴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為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
臨之毒點侮之公一以誠懇自處義之而各失其所持者多
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
從大帥出林澤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
立矢洞其喉一軍譁罷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厥勁無懈筆
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
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
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
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祐奉政大夫僉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使景德未仕李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
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愬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
伯忽次繼室董守愬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
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
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
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整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託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游揚世
武追王奕、曰淮曰汝願瞻先復頌、有成孰不胙土我于
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

替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敢宥密
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嘖
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
武仁心焉度之太車既載于行而坻孰謂得君眾忤讎厄既
退既藏佩 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為有言有烈
相時儉任睚眦震懼大篤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
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通抱其遺德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委車
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逼已公
來觀止公今不來 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勲在王
室德施孫子著錦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諸君吉州者遂為
永新人曾大父聲宋止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橋父煥
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為耒陽人娶蕭氏
先歿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
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
壽孫孫男曰壽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
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警山鄉瞿
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若隱君之
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資孤能自力學晉進士業有聲既居耒
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
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為七十子
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為象金華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
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漆下者沮澤高者欽崎君恐暴治使
陸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
者法三之君又擴貸者三之半兩賜之德必齋戒為之禱有

疾者君為之醫屢成疾者賈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
使以木償因以為棺給資者之歛費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即
囊注善劑活之遇餓仆者傾懷哺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
自達寧解衣易米以饗術武陽洞盜起其剽鄰道君聚其囊
懸空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為德賈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
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十求見君察其非常憐從
故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
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堅莫知其所為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
之曰獨有十賊劫我二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獨且及我語而
與約使持於野我獨歸取與之重不可待故至再四被取其
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聽有慮兒
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善雖推人勇為佐于邦惠先事惟
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瘡之瘳昔饑之充非而兒黃非而
仲童歲時來者觀于墓下尚其勿毀以末終古

能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
以宋淳祐丙午年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
受從士郎官慶府會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蓋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
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事矣因以為內相尚書而王權澤
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臣不在王極史下然不肯表
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
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時來饋贖者多
各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驕介而不狃儒者備
以為重焉使與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

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慨然曰郡學上下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問見之而是日有益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獄出此儒即以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瀕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遷於江西於是行首參政徐公琰季公岫安郎中馬公昉憲使盧公克系列薦先生為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廈門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纂編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為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價如也更自號曰彭蠡約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誦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備明詔為權攝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執度因以申請四方得專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早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響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

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礼首薦鄉郡而令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尚之以礼經權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採用古礼親御家覓祠太廟奮然制礼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措紳先生意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賜言於朝以先生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礼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勇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大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博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其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琴賦一篇命某書之盖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政績乎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詔放鄭律失音派莫辨其正先生脩能興遺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為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為識之遠巡未能而彥栗遠以氣蓋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于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為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

日彥果為神童斯之深遠然彥果不自足也為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果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讀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歲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經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字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為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閩四明雲霄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果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眾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二十九其為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為文亦從可知矣字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字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卒死字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者六與字知某之哀彥果也故來求叙其世次而恐遂湮沒二彥果諱寬姓林氏其先賓州人曾祖某祖其幽州樂清今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刺官至元中監官君初仕為湖州錄事又居吳興批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 以其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極其精者文字孫傳諸

負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舟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歸為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曦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猶掃墓身負土為塗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為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惠惠生翹翹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今安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 國朝取宋之師在江

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己鄉校試諸生以裝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傳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大學博士薦著作廷常教授小孝王宮度宗幼時曾奉焉即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父知君在京宰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為浙東提刑司舉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廢棄其病欲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奏教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嗣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炳以某年月日葬某處以郵縣丞周仔有所述狀來請銘仔有子第樂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子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處里能應變救備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華奮未遂遺運惟新奮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挽後弗及時鬱 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為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礙其懷者中乃力稱灌園牧犍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

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其年月日葬其廬擊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成孫男五子本事德令裴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曹孫紀生銘曰少也不羈引酒為憂折節中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揚以祀祖從神來斯賢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采見曰請有復焉集換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叙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為之書曰君諱元禧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錄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為卿等姪侍即生潭州通守皆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題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二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以為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使廿年使者行部至鹿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題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為用之君曰享也吾且不同今可一日去而從故乎使者為其節不敢強舉其子泰之茂解君有弟元壽為桐川校官以卒題士哀之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為之開釋其養焉後三年題士以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葬匿胡先塋之左君娶費氏子曰泰之申之彙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戈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謂法誼諒女曰誼詒諒曾孫曰瑜琰管侍郎之弟礼部尚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雅公同年也乾進辛卯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擢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潭州書問其富其家

至今寶藏之而迪功友誼又從黃文肅公游予既重其師友淵懿文尚論先世之書於二百年之後故為之銘二曰潭州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礼而好簡素素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匯而斯衍也而有此子求父

故梅隱先生其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家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孫皇多有之至若是有恒守不出於郡井澗其出傳至於十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併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為之後先學問為之潤色嘉名善行歷三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無金銘吳塘里其君辰子字吾明之葬也其孤以香易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

今朝名人所為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嘆焉乃為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戈陽宋初嗣自七陽遷臨川金谷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為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金藻熊公彦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字邦字生鄭二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雲氏景立生亮仁亮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樂傳君羅清士亨生登仕即德溥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官於郡城南延徽者程氏為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階皆當時弟子負與登仕為同舍生是為君明之父也夫宋自幼與至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游者多陸明之人徽者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在朝慶十九
雍 虞 焦 伯生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贊揚蹈厲視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具興趙公子昂精書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簡公德持以世家高村游藝筆墨滿妙山水亦披著過蓋 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亦畫運筆如墨毫分縷折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管為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為絕廷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得得一篇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懷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狀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善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主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官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強生挺 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二十五今贈奉訓大夫瀘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

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生馮得一傳揚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人夙身任門戶之責不以始親憂登仕君因末疾者八年扶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愛前後為喪無違缺待群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不驕矜以驕其駁家眾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已有患難救之不為嫌有困乏極之不為吝婚嫁餽單子弟分受家務為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為園以為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寓別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二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裕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則君十七年卒子翼孫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閻居於臨川之父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蒙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為之興嘆今吳氏遺逢

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與叙二無稱人將誰徵族豎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為策善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者三鄉邑之切垂珉峨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鵬之兄龍孫為字屠名善集銘曰
傳載王公即家開封縣子之功功縣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鳳皇先朝文興勃究執承慨茲其徵

曾與初善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南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
廷備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 天子出獨見親祠
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然而來時則有考廡
慶豐書巽初者因澤圖五卷書五卷郭祀禮樂圖五卷書三
十卷上之江西行省丞相幹直書之二年以其書上聞
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為然太常禮儀使
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相以告 天子有 詔太常以
圖書與若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 上曰禮樂之盛
如此 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
以官於是太常奏為大樂贊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墮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
初引援致擢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
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軍上啓歌
作樂音節皆先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絃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
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尤祿為典瑞知事弗就
中書用御史詹賢為除遼陽等處儒李副提舉未上史館留
為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事者周易治鑑及充廣知
祀南漢舊說給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亦丞相入為
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 旨召見幹亦丞相當直命
巽初以其書行於幹肅閣下 上方璽未御膳幹亦丞相言
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違止廷中傳 旨召入備閱其圖問人

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 勅秘府藏之而命幹亦丞相傳
旨與巽初為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為翰林應奉
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 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
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幟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
人持一物 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乘其遠易
常服御馬而往弗稱 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恩奏取
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國澤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
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鑿
甲被米飾者作於江西庠事屬漢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
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舉用於此初平文物之盛然巽初
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
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夏都于茲凡宮殿

城池園囿輿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
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為輅古禮
器誠不知其法奈何嘗官考工殊憂之適曰必欲為之無如
曹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
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 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
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為天曆二年以集賢昭著召
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
予言于朝巽初為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
初遽以寒疾歿哀哉子以故人往哭之而巽初孤子之在側
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子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
曹氏本武城人邨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近江左
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長吉水來至和中劉
吉水置永豐而曹氏占永豐藏陽舉進士錢舉八行又五世

洪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簿文字贈
 朝請郎朝請生疏顏仕宋為御史為兵部侍郎為江西安撫
 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
 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
 永豐縣君吳初既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
 子三人如瑋如玉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瑛如環婿周栢何
 恣蕭斗生巽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
 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其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小也
 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競之然
 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麗
 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睡廢案古
 器物名書盡購之不計其費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
 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三卷心性
 論理氣辨經解正詠合若軒轅經義卷十卷十卷十卷十
 卷補註元道山詩十卷通聞錄一卷燕於家兵部初卷道士
 第為連州教授而授大父尚書實守連甯屬之巽初為撫州
 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富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第
 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之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盛恒以美德出見
 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宋豐者皆垂文聲遠于我朝父
 子迭榮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何某有燁天命維新
 濟、夾朝初使季事戮于燕瀟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
 留牽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舉西馳達時制作試於百為入直
 翰苑出等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為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李
 氏舒、弗啜弗靡舉體清虛委委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
 治平百年礼樂崩備有圖有善咨詢彼在至治之歲稍行其

言旂常載塗法駕軒、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蘇
 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意是司以其書聞 天子用咨
 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贊三之松弗茂而
 摧洋之淵弗暢以回故山之鹿藏此遺志之藏氣傳澤在
 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性寬厚方幼
 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為令容以不欺為主本
 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貴謝待之
 亦不間於初里有貧人緣者多至千數高貧不能償王者責
 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為
 此乎因出已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為券質公所公笑
 而焚之由是共服為長者事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景
 哲早世兄子年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實嫂岳氏
 有禮內外無間言子奉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
 正色不為俯仰明識法今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
 否率關政事大體為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
 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
 為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
 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計
 至京師發為位哭踊俟且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壽甫訖於
 某日請忍死一言葬抱痛終天無所追罪敢以誌墓為誌某
 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葬之墓有豐
 碑參樹皆龜趺鳩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
 顯仕者也 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
 君始來彰德遂為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

德者自府君始以彞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彞
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
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
侯三拜而彌事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御車馬不御與
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彞為左右司數
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 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
彞為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
公精神不衰子曰彞其次曰親戚貴憲府使為東宮典寶祿
女三人婿曰鄭王季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
婿曰彞侯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
大德中某與彞同為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矣彞為工
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懇聽其
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原薄而嗟嘆其福祿之未
艾也於時南人有為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
燠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
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欵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
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
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為某於是嘆公之慎於用
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當於其微此
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
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為之銘曰

胡氏之先曾諱神明族于鄆陵歷時積繁安陽之分則自鄆
至數本尚質以啟其世質本伊何棟構書詩百年發興不墜
不遵坦父孫子具名法從積全施繁異帝同寵宗伯啓之考
工成之符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益德則有有而弗宰
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卒于官朝之太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歿殯諸京師
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為何致客之
多也論月相歸葬于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其府正澤周
其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勿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
父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既遠矣請托銘於來
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壽里歲月以授某而
叙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
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歷京畿運
糧提舉對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度實司提舉典設署丞
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詳珪
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者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
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進封禮
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
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
鄉某里者從先坐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
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
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又曼齡歿哭之
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
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權然以相接而陽秋之
辨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
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
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
剔蠹蔽以革尤雜糞瘠土為沃壤通末作以佐民用又以其
隙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

石至今存焉 國家宗廟之外別立 神御殿于佛祠會其
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又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自其半復
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資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
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權丞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袞官不遇
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 多士孰是之
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哉 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飲或謹
攸司書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傲泯以漸盡安陽之墟有
木難 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求安以固利其後人
至于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園子生鄞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弗諸程時叔氏之館初
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為僚恒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
以見予是以弔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為之請曰恒欲求子誌
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
無遇於用乃退而自備於家 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
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遺恒宦學
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
恒也不及視其屬績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
於宋景定二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
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附子
恒恂 為謙父弟之後女臨通陳亨 徵適王壽朋 孫男震女
觀銘曰

士之制行歸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勗子求道習禮足以歿
出神相其志克成求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
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某事者無問吏大小有
司書則書之為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
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伸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為遂州吏
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曷
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
為人所殺流血狼籍男子驚逃而血在衣履且事覺捕卒踐
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數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
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
父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而
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
狀殺娼而不知為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故具男子得不
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募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
尸不得欲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父將不可驗緩獄費
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名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
寒數未嘗有大蠅 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
縱橫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墨者蠅投隙以入命卒墜石尸果
在而李申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
州吏自位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
人 不以庸廢事命梅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致刑措已
平故誠之 事子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况其子請誌其墓
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 先平陽隰州末和縣舊步里人
大父定昂仕金為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
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焉誠之年八
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

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敬銘曰

昔漢子公治獄不寬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遠遂松之郡都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越曾是岸微皇究逞恤此有良吏克盡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本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二孫二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字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備於水瀨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躑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其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三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己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鈔二百五十至而慙而遺之既與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久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某與登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賢季氏生三子而其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強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永平為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劍

焉繼以先體存歿弗棄去而某奉先父於城東有固安州先父之明乎力為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卿兼遇天文卜筮兵法嘗用憲憲薦教授異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某某官早世某奉事郎某官恩立查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方可以武而以文讓道有遺金義有不取涼城之東土厚以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革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為己任度節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為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饒者使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有則勿况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為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言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奉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學日起居宜之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誠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為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來見聞以守誠曰若吾夫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子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為某

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璉駁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為太原人諱璉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泣然流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丘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立俟少間啓曰大人何其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棄棄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觀適父母俱長出及午而飢表豆以食及飯相讓不肯先日脯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嘗病而劇久之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遠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卒井內而負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為生以為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置直鉅萬宜之詩得直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萬金為謝不受也茶室京師先立祠賞賈墓田園國外又講旁近聞田以待親戚之無以養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編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况持已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叔太廟署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濤為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師教其子探學禮學詩輝然耀光為時聞士堂封孔宗百世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負第五百六十八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君敬字行簡永豐人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疏：自待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為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情不倖以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速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于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況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憐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遂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比又二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蘆病舟中同邑晉仲謙醫者也寔同舟療之五日而卒寔葬道次是年除中銀路儒多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父曰魯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極遲垂十餘年正季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棄殯道間傷其親心子所為歎我為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其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某弔之存號而言曰烏乎存忍棄朝夕之養十里來京師從辭御史府誠幸大夫人康強時勸節立身得君之祿以為養今不幸不然而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幸迷諸夫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

克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職君卒若
千年而夫人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
月也明年景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周鄉從府君之兆
也初存嘗為某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
詩禮傳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于有立及田夫
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
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
率循其故亦皆景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為賢
母也又矣故為之銘曰
有賢鄭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宜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銘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君未葬
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
也而吾大父母奈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
以致乳母母曰母以己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
擇明師以成其志訓使吾得世詩書為善士於鄉吾母之教
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
吾母主吾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
校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墮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負約
自變吾母給助之使得備其旨以終養吾父母功於姻戚也
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
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爾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
孫則不孝之大者適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為墓銘
者云叙曰彭母汪氏也貴裕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
文穆其大父也尚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
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浩宗溥宗洵

宗浩宗漸宗冰宗澗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
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
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皆其葬所也
葬之所有石石有銘為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父始充達何條榮較柯條榮較土德之
厚如家克繁孫子有母膝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
多孫之多有支別易遠而扶踈視此其本子孫之子來
省歲時來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
以為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夫君
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捕也於先樞密太師純公諱
韶為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為孫嚴州大夫諱洪則孤子
也由其有子傳序為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為我
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為鄭令族太師尚書公魏鄂忠定
王清之為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營國公長子曰
冲之國李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
封太碩人太夫人夫生次申中大夫實諱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
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王管建昌軍仙
都觀察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生數歲袁氏請
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問有
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為家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婦以敬
宗事大德戊戌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確次琬女四
長適蘇州同知趙孟賁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輿
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傳極聲譽貫通
精實不涉凡庸與之遊者飲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為之配

至使歿愈遠而敬不衰其為德可信矣夫昔宋任江南故越
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滿邸史衛王弥遠進鄭
丞相授以經由長積恩愷義並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
十餘年門代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袁氏

鄭丞相為之哀及舟入相年益老益感過頃人不忍舍其
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
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
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璣珣方嚮學夫人皆
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三維鄭瞻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
服我其流三執往而復居之恂三着之循三蔚其成文夫人
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三夫人父其匹之獨嵩於天而
不有年歸嗟無所三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
高立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敬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
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
不治進士業獨歐兄弟出懷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
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賦曰歐麟歐作賦千百
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為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
時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歐見知時宰人
羨道歐矣一夕歐感異夢曰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
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
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歐
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祭而為感若此惟
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子竊感而悲之為次第其

語云敬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貧
顯祖時禁父天驥以文字名各適周樸樵家也昔者周氏以明
經取高科者極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
理家益加志常遠職明後師而無牽於愛職故能以卒業聞
子三人聯明其幼祿文二人其瑄程益孫璋斛田里之斗橫
山其拜處也銘曰
有蕭方蘭門子森三片孔文案有饒方草有醴不少延文誰
然樂茲立兮勿讓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史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之夫人是為
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李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
岩之冢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弥忠之孫婦
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師齊國忠肅公某在
相位時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旂孫中奉大夫太府寺
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為子諱魯中奉大夫
軍器監丞贈今人生子一人曰紹雅三歲而夫及生夫人最
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
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成伯生文曰婉伯適忠憲校尉溫州
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
公燾公熙公點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
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
人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婿佐
州養嚴善伯奉夫人以往服食逾年方不效乃還暫延祐三
年六月已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
某大父善從女弟也不敢辭謹叙而銘之銘曰
夫人幼孤單氏為類及長而懷遠時易代雖子貴宗弗與盛

會承夫翰子實既瘳痲其晚康而身不特瘳德厚原何千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俊之女平江路儒學正趙君櫛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家婦也岳氏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參知政事揚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以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婦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正官平江路學于宜興病學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櫛曰予買地其以某年某月日遷葬夫人生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妒；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宮

道園學士古錄卷之十九

道園學士古錄卷之二十

在朝憲二十
雍 虞 集 伯 瑄 書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于京師者玄術也玄術行陸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登然而濟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術之士有交於余者為之請曰玄術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絲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前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以老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以居學者皆容之禮隔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險母必親之教其長子敏中以儒術出其家三孫矣教其女以嫁于鄒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術為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玄術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地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出次在康叔之志玄術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某曰聽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手言也予何為拒之而無以慰其瘳也銘曰
去雲霄兮將兩鶴列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躬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在方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河兮有道物勿毀兮永久

顧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時若之曾孫女葉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為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

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
 倅長少守融為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為之配封宜人有二
 子節推其長次為江西運幹認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
 仕郎舉孫次曰應孫是為德敬為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
 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送編庶節
 推為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
 宗姻戚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捨擻之際竭營辦
 以足官適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疏闊
 德敬故昇平公子好管塞駟貨財不以時異事味為意而家
 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以勤
 儉自勵搗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謀以節推遺命為將
 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為己子一門之問母子兄弟第諳如也蓋
 夫人昔聞訓于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說漢
 宗人甚眾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異園敦傳
 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我冠履衣動止嚴正
 口不道非詿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讎謗援救略無爭
 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夫人為女為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
 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
 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謀等葬諸長安鄉四都魯蟹附葬德敬
 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為崇仁江夏烈檢既而棄官不復仕
 宗謀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
 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雁侯既出蜀以宜人之
 歸陳也過松邑而因寓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謀等求銘
 焉銘曰

貴窟之阡陳氏縣與其興隆升夫人世家人門寔稱寧魄于
 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
 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
 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
 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誘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
 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實身伏林間俱伏
 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姬
 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莫不死夫人曰金亡誓不
 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借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猶歸
 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
 嫗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嫗求得之
 即歛以瘞偶值善畫者為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
 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
 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
 定四年三月 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
 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
 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
 後亦未達於紀述願以馮台孫為代易事又日就湮沒從事
 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表公幸既為之立傳矣而
 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太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處請刻
 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
 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
 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某感其言為叙其次而著
 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

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各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出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為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蓄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閩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熾藥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當病累月視藥未嘗辭常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已壽益父夢或告已曰感爾存念予三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所闕兩帥幕今為某官介後璋文由帥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邦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邦山之原隱何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官一燼之微三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有躬體則裨績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伯以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某叙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點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風飛弗完神靈殆弗安也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壻來宰鄞婉伯從其夫以來見晉伯之以是為愛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凡第允鍾愛敢不

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真也吾聞高祖齊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為兆以從葬於元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歿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也吾妹為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為吾醫吾母之歿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論沒望其稍有立者幼予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予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其聞其言而悲之故歷叙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傳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至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投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歛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為詩文傳之又為作畫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為文表其墓今後人知為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背書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席引其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實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來木翰林承旨

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
敢以進用常欬腕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
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備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
益為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一公相繼去世無為伯
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取貴近
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上客留署其府為徵政院照磨調具
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懷如也徒日與彭

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
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異一得馮待為幸闕承
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
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
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過好文即提杖出門竟日去
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囊中金不識記數及質
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
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過人無賢不肖皆雖然無聞而

曾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為詩簡儉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
往遊不稀吾意耳楊載曰然誠蘆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
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
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
又嘗探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無礙

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哉
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適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闌
披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乃醫米至伯益忽附几却
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趁喚楊載杜本來而復喚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歛其往哭
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歸
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為已事一坐皆歎
歎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亦備此
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
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為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
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
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
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藁城奉 莊聖太
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
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
公與第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今授皇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
老於四方而太師寶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
李公治玉峯魏公瑤階至於吳王府得人為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
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
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
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科甲
胃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藪立起堅輒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自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明

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特詔宣諭遼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璵叛濟南從元帥闊端帶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璵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春詔取宋召公為偽公辭曰新制諸侯摠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摠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即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輝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諱乃為善置通諭之然後相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築壘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降及濟城之來降者時近為貴人曰只必鉄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稀忿語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巨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諱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善臣營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戒鎮遠方而其中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感名於事體不便因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

者驚起去曰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諸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選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縱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核刻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部咸勸地利畢與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為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開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遣公入見 上望見曰董某顛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諧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營總管佩金虎符都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軍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鑿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越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殫矣廼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首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心輒溢出百十

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
 惟無術特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
 中浮屠最高者才與心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為郡
 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檢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
 代歸田里作遊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教椽僅避風日讀書賦
 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
 某數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憲
 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延召公為太
 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開二十年江
 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
 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
 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權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
 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
 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
 驟傲然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
 所赴趨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
 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
 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會刻之
 黨將錮銖培克為功廼建議曰我立法治則規常歲倍增而
 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
 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流矣
 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
 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
 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利無遺義猶
 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
 真不慮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

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
 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
 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
 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
 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
 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偃多教同列莫敢仰視晚
 起稟曰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
 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
 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
 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不堪矣少徐之
 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
 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
 程公在行省政事大繁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
 有司為盡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廼請入奏事
 大畧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餘目甚
 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
 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適王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
 楨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為行臺中
 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
 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
 為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公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
 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
 軍興糧糈阻備而誅責偷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
 內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致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
 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

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特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蓋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曰病辯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諸公于上曰在朝惟重中丞賴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諸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李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墮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經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守鑿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比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盡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談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曰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侍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其憐汝

報親故獨微之至是眷齊至盛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蓋寶璽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錄性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感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肯穿史籍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尊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賞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

聖友四時於祖櫺輒思恭感愴如特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第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述其編而後已平居

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數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環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節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劉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然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予公任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餘儲之資卒責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相當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自言也速

慶之曰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為使後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束受教而後行公為國導訓誨足以歡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

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育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秘次適周飯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待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歷中外父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 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 朝退默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慨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帳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各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闕監無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

南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有天下之公通順之辭人心安有不同然若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雖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東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有小 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德長沙醴陵人也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擢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和尚自幼時撫父兵鎮長沙及為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絀續文采之良左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食事李棟以職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李棟於朝曰棟立券強質醴陵民田實不予宜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間使怒朝責故人以事聞有 詔中書省御史憲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 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遠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遠逮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闕天其可欺刑制使疑且怒稍陸屢家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象賢明辨使若雖盛氣訊鞠游益明象邑變言蓋歸還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矣象賢公積官至第

六品所至嚴而能慈寬而有制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後思者亦無間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書文為難能焉

史官盧集曰子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勳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奇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身佐憲府乃贊所部民田雜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棟說也嗚呼

世之哀感顯証成人之罪冤死者何限處虐者不足論彼異懦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乎悲夫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瞻鄴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澤民或莫救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未聞李是承先宋既亡文屬淪陷老或勉力接濟諒家藏多書俾昔石渠下至琴奔亦最其暇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章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寒愛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勸我射我亦喜優游自記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平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予言猶在耳俄以計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大萎璧府星隕伊邇之瘁伊道之闕區區三深悲莫致之託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寡諧嘗其雄辭導于等儔國史編

摩歷踰顛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邪說足排學海狂瀾治平靡靡庶幾同舟有濟無爭如何不敵百瀆攻骸奄然求隔風雪蕭蕭遺車首丘丹旌掩覆一奠寓哀莫既于懷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三有章貫之有畫有章錯具贊之歷時聖神誕受于天匪私匪虛以命我人孰挾其奇入邇于荒孰迷于微孰其徒行誦言如何暫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想千燬嗚呼不辰與逢于其隊天遂降喪國武以蹶具曰多士朋皆以世湯三川流莫知其發防不制于淪即淪于北維長時閉載瑞誠倡彼為不聞猶謂我狂嗚呼代鼓以告予手弗勝彼靡旆食息弗與弗靡時之逝矣既莫之違命之謫矣亦莫之噫曰子有鼎有鼎有敵我哭于庭苟無墜我祀日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俛二中野曷其歸矣榮三有躬曷其為矣有山維夷九折其隤予陟降難釋我繁懷素冠纒三屨數二兮累三無容視莫二兮莫泥阻親究其不識孰是造艱學于以繁有馬有馬北首于風中道舒舒以究于心陵隨而夷梧不實矣秦椽則有風不食矣嗟不終食齋不淑矣重車竟升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土風誓定命即終于所生有不取餓有不禦安乃瞑矣我志卒獲焉乎哀哉言贈河洛言索其故或建五以御或虛九以看或畀或否執子之手誕未違于訪天弗遺更焉乎哀哉服動終遠有嘉弟子謀誦孔臧繁室以祀于父母之邦神具寧止嗚呼文節亡愧於子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一
雍 虞 集 伯生

冊文

皇后附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俯闕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

英宗皇后省吉刺氏懿德 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

孝祀之必勞摠發權綱成化功之簡易望實中助不顯前聞

故周南諫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

桐身椒掖是成驚歲時之即遠乃修懿典式贊嘉稱謹遣攝

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王寶上尊號曰 莊靜懿聖皇后升

附 英宗廟室伏惟灑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于大饗於萬

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祇服 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

休勉登大寶授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台明乃瞻壹闡聿崇

稱號 皇后省吉刺氏專靜謙抑懿系淑嘉世有令儀來相

宗事肆朕藉勞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督予力濟於艱難亦

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致典禮之常官府具宜家邦

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被爾玉冊寶章以除教乎內

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求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

閔睢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附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

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諫欽惟 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逃出

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
若未堪大業之艱負事變歷常猶聞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
俛戴安戩定以奉迎已謹備宮儀廣黃屋臣民寡佑永靖惠
澤之敷死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附誠備顯勝
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王寶上尊號曰

翼獻景孝皇帝廟號

明宗伏冀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不祿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 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奮有

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眇躬奉神器以待盈仰應恩而思

報欽惟 皇陛下德齊霄聖躬濟艱難相協成功著坤儀

於天下彌綸大造擬鼎命於禁中矣尊太母之鴻名格若我

家之盛典式隆差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王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 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

言思齊祚胤千億臣 誠歡誠并稽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冊樂章

倚那皇明世續神武敬天弗違時時振龍旂在陰言受率

土不遐有臨永錫多祿

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官敎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

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

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季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為註疏

立教者用之 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靡而明

之不在孝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
衆論為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

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邪子
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
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折而為
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
始朱氏傳出一迺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
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
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題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
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
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
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太戴之記猶有可取者
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
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若
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入故鄭渠鑿而秦
人富蜀壩成而陸海與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
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
成沮洳閼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旱
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
明詔修厥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
業以備有虞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
灌漑之利膏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沙溢填淤澇殫食茲欲
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美其疏
通之術何先使閼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贖防
决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
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卒

廷試策問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命肇興景祚 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鐘鏜
做指靡不率服迨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宇朕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
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 帝德王功之盛繁然日月星
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
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續承正緒夙夜祗
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禋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
道而未能也夫親之莫內于九族今百姓本支繁衍盛大則
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養先於百姓今世
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毅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
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
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
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怠
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特親覽
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
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為天立
陵川澤之為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三極之道有以
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
尚雖小有損益其為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
農黃帝之所以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
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
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依造化備矣何以

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為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為道非堯舜無以為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為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秘仗華清意閒殿宮花如錦昭音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明皇出游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着官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

細葛迎颺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壽華之方持輶陳節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魯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扇裁團羅飄羅帶盈注輕冰瀉玉漿塵尾可消時畫水絲絛宜祝壽年長清朝共慶宮闈貴萬歲萬歲萬歲紫觴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葦木千章鐵作畫曾憐總含雨氣潤百谷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淋沍滄江散碣石開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遠辨個柳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下度心為惻我楫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涼非難

徽宗畫梨花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牕看春色暖糝沙上暖應飛向處

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巖寫汀渚殘雪野水三百年依舊松筠濕春雨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逕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眾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愛至平曠玩肆生縱逸母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益能確漢圖

有寶其寶破際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暖坐裏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鸞鴛元是畫櫻桃揚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閑見歲華光率有天何異此焉巾吟偈白蓮風

陳闓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曾見騰驥逐鹿場馳射衝波奔獲雉故知英氣似前王

羅漢圖

神光炯々視容直坐展兩足手按膝雨龍還入軍持水風衣拂着峩陀石深山海島弄人間碧桃花開啼鳥聞法雲還為等慈起鬢然飛錫無留難

轉幹馬

開元少花美黎秋轉幹新圖恐不收天厩兵龍骨骨在故知臣甫負驂騮

曹霸下槽馬

橙下長年飽正習誰通馬語識知謝主恩深重知何報或者東封駕鼓車

韓晉公泥土屋像

倚黃靈填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未旌揚招八風乘天田入紫宮命司黃錫九農鳴塊梓年屢豐

柯博士畫初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蕤外廷無奏事政閑日微風

胡度取水蕃鄧園

駝車度碩輦三日老馬袍沙泉水溢囊囊盈兩不辭勞微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 聖明天子恩澤多房及四海猶翁阿昆虫草木感餘潤日獻禮泉甘露歌

滕昌祐畫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宛々卧春雨雨餘日照沙上有懷香花懷香不自獻奏到金鑿殿殿池多躍魚君王芳草書

銘

奎章閣銘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 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三其欽聖性日熙通闡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煥煥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棊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棊盤銘

圓周天方畫地控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去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為爵位之崇錫子之原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兒而致美於形容焉於顯之昂人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勳門將胃篤尚儒學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

出相皇帝始為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揚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勳庸書折帶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弥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為清嚴似揚館端通似季必周微似姚崇則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掃禍蹈機辨而不為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

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為之贊臣少嘗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事 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肅々魯公泰山巖々剛毅直方為國之監有言有獻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

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僚之剛遇挫弗虧 上帝眷之俾佐天子底定緝輯弥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照方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 天子萬年景命有儀

趙中丞畫像贊

天曆庚午孟夏初吉 聖天子以為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從功臣爰置左右踐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勅其上識以寶璽而命臣集述贊焉

臣惟公之事 上也靖恭夙夜喪險一致入則告以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倦焉愛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曰

肅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程風靈之威日星之明昔在

世相最重斯職 列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親庶尹則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既勤其躬亦衡其慮 天子有行鞭弭橐鞬 天子正統養贊周旋温三其儀侃三其色珮王舒遲前席密勿曆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敬有文有政 天子萬年大臣相之九叙惟歌無以尚之

吳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於公卿聚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靈氣之出乎嵩衡其疑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黃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導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燻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為象兼焉斯其為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注當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云我 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八千乘萬騎風竄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夕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駟而在朝學彼超驥內而肅肅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 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

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以仗軍禮却立九重之虎豹光燭雲網文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 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瑞雀贊

房宿備精天馬來下有焉其駿之能侶玄文五駟輪駭厥身聚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噓雲耀日爰勒繪素對觀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至順三年二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囊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

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

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呂道一偕羅天

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囊自長春以青詞入謁

內廷請署 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

鼓吹導自禁籞歷于甯城浮塵不揚馳道循肅風日和美靈

光發舒將至平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雜華

霧以繽紛法曲 繞旋霓而萬其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

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喚長鳴去人尋丈若羣且之並駕

從 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眾目矚觀驚歎神異驟

禮告成言將復命成曰苗君其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

一故能深達皇衷致感文徵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

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

故玄篆編衣羽翼乍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遙聞於九天

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于明應則 上帝之所以

報曲官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察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聞傳 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橫四海而覽輝則羽旄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

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

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微之感同符

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 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

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 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

哉敢再拜稽首沐贊曰

明天子昭事上帝肅在官齊聖無二乃睇殊庭神明所

都嘉徵瑞圖此與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

忱禧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俱仰彼雲漢有

飛者羽如雲映掩載翔載舞乃以道書是為真符聖神監臨

其來舒 降休預祉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萬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一 雍真集 伯生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博典禮以彌文本闡門以成教乃睇素王之廟尚虛元燒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竊宜出秀因流風於殿禮瑟琴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麗若於清聞儼範嚴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暗秩 爰倫吾欲廣開睢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與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鄧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因實重於親親帝女正儀體允隆於尊屬肆頒異數祗協輝華公主某慈孝夙聞肅肅雖維則程車象服備赫奕於先朝見繹龜蒙適莫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於大名於戲詩詠稔華德弥宗於成晚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然性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繼玉圖國有社稷之臣實維世胄既克幾於多難宜起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鷲有謀英銳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尔父寔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盟誓啓筭更累朝而弥顯識大歷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及清宮而迎東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眾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賴之恩城闕壯莫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為天下之安危皆真食於王封今

何懸於往徽是用錫之位號朕以土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鳴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勲勞建大中之業而享太平之成尔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優崇之典俾極哀榮國有恒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厚德溫厚而老成卜以負之昔彼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以扶持嗟備若於勤勞不少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巡來次於近郊秋露又濡於宿草顧茲首典未究深衷適命外廷更申異數於職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其英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于今日共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且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哺育之柔稱尔溫良之懿邦家官府共興故舊之恩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甫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兮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今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榮宗之盛嗟其遠矣今俾中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襁褓共其燥濕啓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召勞勩備率捷而未釋傷兩露之逾深藉以歸善惟賴失追予繼緒風雲千載之靈獨尔親臣丘隴九原之閔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願未究於予懷乃增時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仕良臣有翊衛之勳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允而應得相從于地下疏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賈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勲於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率懷舊德之臣披歷沿朝夙被先皇之眷未及懸車之歲遽聞拱不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典具官某亦剛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閑與衛於藩垣屯軍實於帳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謀望龍胡而奉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察徧踐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草棘之奔兵召使北還猶駐權帷而按堵不遺愛於宵旰真知體之朕朕又簡朕心方將柄用適致熬遺之誅寔深若父之恩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賞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任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尔子孫輔享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朕我大臣既極優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耀於禕褕用齊華於圭衮具官某亦妻鐵理柔嘉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寔尔世家之舊跡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不基務推茂澤迺聽廷臣之舊言膺柄用之勞俾率尋章持還御典具官哈散秉資謹應接物寬容始緣宿衛之

勤桑寄貨承之任致身省闈蓋歷事於五朝執政廟堂嘗首
相若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恭均逸外藩遠將德
意宣風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之時率在阜啟之日久奉
公於夙夜亦良稱於服肱弗永終譽遠與遠慨秋霜在野莫
追既往之悲且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望茲誠異數式對遺魂
德遼海非遙姑遂懷鄉之志子孫不隳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下鄉知院祖母里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又而後者恩
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慮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
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韜之助克勤乃事竟
殞厥躬頭融不及於當時勲業迺與於後裔往稽故府宜錫
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上谷貴諸幽壤名王遂賜
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 母子有成人之浩異
恩所迫豈曰徒然具官某儉以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子每
崇忠厚之風宜尔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南及再傳之後
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二王並列於戲酬其爵邑欲遂舉
於雲中咨尔臣工以示勸於天下用申顛命以賁幽宮

父

中興隆運則必有惟隆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茅
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
長江既賈元登之勇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
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尔一
家兼茲兩府故紀勲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
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明筆昌世有登

崇忠盡用保休嘉

補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蕃龜爰極文
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明果毅而
詳慎卓以繫繩之官儼然章布之風始事

出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簡簡善每先幾而扶
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水霜之操
存任政府爵為名臣嗟賢者之遽屯見子家之多難前望之
身惟機禍幾貼外於當時及長孺面質深文耻獨為於君子
暨于戲亦嘉尔勤勞當是統宗既蹈危而奉養至其子弟亦
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喪屢引年而為說載念崇微之務
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尔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以
勸相於國家於戲慎乃威儀赤烏具瞻於沉之俾之昭曼黍
山庸作於若尔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開八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內教爰錫嘉稱悟理開八塵世勤
脩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祇園遠探風智
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真如之經實契予心紹隆佛種之傳以
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百慧通應國悟佑福國師

封繼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繼贊八性本天成
出隆佛種者弘宣於內典或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舍奉已
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有十餘年既詢請而一來宜具
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持持勝濟慈福國師

封將山齊公和尙制

朕不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迺瞻

眞知尤深簡注實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機顯
密齋彰神變者聞於當日慈威互用藤休行及於十年貌在
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恒仰寶坊萬石懸鐘
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露輦多寶以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
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意尚鑒至誠宜朕躬之
倚益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爲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
至靈不執於常名勝茲大歷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
其椒以興運褒然來儀各備方篤於睿思昭對即符於神會
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蒼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
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
容朝廷而不滿其迹設教獨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
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奉命宥密登襄邦國之休遠脫旋而
弗留每當宁而求慨猶慮人間之壽莫廢方外之游俾極崇
稱以表高致致乎降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恒
佑萬年之皇祚尚紆玄覽被若龍章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麻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各
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于今茲久張其綱子授
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畫石蓋由若父
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壽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噫
興天下而爲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亦毋敢於宣氣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敏因其先臣衡

以脩德爲治之事嘗進說於

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李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
事臣阿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
都魯都兒迷失調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 天子始作奎
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事又勅奎章閣奎章備術取其書之
闕繫於治教者以次奉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爲
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書輯行會類可
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詳說詳明
便於國人故有命刻之仍敕臣集爲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
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莫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
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磨哲之實者弗致於古訓故也爲
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爲敬則以
承奉疏節爲忠不知古季以至於此爲其君者獨何利哉今
天子以天縱之聖克事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
拘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序 聖心所在如天日
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剛剛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
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 皇后念紹隆於祖
武祈輯福於 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
教一大殆藏廣於勝緣增崇 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
通五兩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竟之慈常住
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若動息節宜必養生飲食衣服以
養體感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

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

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庭闈閱圖書日莫有恒則
寧養德性以酬酢萬幾擇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
字蘭美以所領騰賢臣忽思憲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
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勸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
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者者云
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憲事以致其德愛者矣而 聖心博
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 中宮命留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
摹印以徧賜臣下於呼推一已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
已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 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為心而為
生立命者蓋如此天曆二年 月 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敏知之資臨御宇
內推一心之至仁象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
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叙盛
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
識不知者也而 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思恕之心
恒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
耿業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
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
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撒迪太
禧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李章聞大李
士臣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手庫
金製藥開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者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
至孝士院奉宣 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
於民也其為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為之護櫛穰治疴病以救

扎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者也今 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
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為我
皇元德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事 勅撰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二
月作 奎章之閣備燕閑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編熙典李廼
置學士百俾領事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
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生之道與亡得失之故而以
自儆為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
采斷不重勞於土木不過落戶牖以順清燠樹皮閣以撲圖
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
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循戴璫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
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省密有所圖回
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益終日
焉而聲色狗馬不執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憲知
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
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
載不墮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依屬而不易矣居
是閑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
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
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色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
能摹擬其陰漫理紫閣可畫可鐫有 勅命臣集記諸而攻

木製匡廓植以為屏為臣僕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 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况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以微感於 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為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時近御几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為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謫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

天人之際是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兩陽寒燠風是也肅又哲謀聖則有時若之休任僚豫急蒙則有恒若之咎此感彼應閏機之發間不容綵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密焉則 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慙之至天曆二年十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 內殿 皇帝若曰以予親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摠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憲懼無以彰 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

石內臺殿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制 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 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近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華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盡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錄天縱神武不殺智謀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成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今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昔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脩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官雖貴其重不得預况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為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以 武皇之親子又勞於外入正統諸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 大位故其親事事舉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盡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 興嘆而傷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事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

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職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與事二人掌書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

皆漢人又增家古邑日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千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轄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天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陝西并轄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察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人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察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地倉事一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雖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 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狀矣於是勅臣集書其勝而記之臣集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士達乎句義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類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手按先天圖陽畫于中而始生為擬之為月窟陰畫于中而復生為擬之為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為卦陰為主於物為風坎之為卦陽為主於

物為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此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而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綠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為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滄滄日千里越下而不爭淅淅而為海何意於衝突一日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天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渾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為臣洞天寶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為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統之二年 御書閣、看雲四大字以賜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是全節受言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鑿良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勝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度之九月一日 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孝士不刺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恨草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 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與利恤患懷遠厚往下一善一藝之歸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勅師旅贊詞弼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筆于矢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

皇上天縱聖孝發自宸衷依為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
而宗親戚毗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
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群臣莫
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抃舞蹈奉 詔詞
頌誦寔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敬奉以崇構此臣全節
區區之忠報構於萬一而不能自己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
運行以舍周矣

皇上君臨萬方獲博廣矣雲錦之山遊在東南湖江之表何
獨得此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垂天垂光必有所注
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
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
世祖皇帝為玄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說贊乎 列聖重熙
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為長久顧
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 恩尤之所被及不於
此而何適哉閑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
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趣也 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
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
清指為教以率其教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
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與感
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 靈獄祇凡百有神依乎
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敷則幽顯之道不亦交
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宰
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當蒙先

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儼為 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沉
水之香以為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建觀
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 皇上寵賜閣之看雲四大字換
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 勅汝集其作文以
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
天不可得而知也而 聖人與天為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
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儼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
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
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
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為聖不足
以盡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
為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
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
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
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
為天又曰為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
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為未足而推之
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
知道者之所為乎上古聖神以為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
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
以運行風霆雨露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為天者
無不在是

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
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着見矣乎求
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睟而益背
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夫豈非玄教之所以

為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眾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之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王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殊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備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為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于番易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延祐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文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為壽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表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街寬阜因玄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請大宗師以為番君廟仍作為官于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鉤將軍節度守將吏士各率其僑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為之衣以賜勅翰林院書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順神凝素文教真人于有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大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誼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為故萬戶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

中能治郡亦盡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申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

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勅以命臣集賢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茲是其久乎抑神明之威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為氏番君又以吳氏與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受知

世祖皇帝事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文卿相莫及位特進號曰真人其大父父有

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祿饒國建立為公於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稱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做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著銘以道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渙其群

江南之東惟番惟大洪源盛流彭蠡其匯

大納有容保和以冲含生所資神明來宮

領二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制

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別而理之新宮乃成
既遷既好歲久而弊東門有田萬神攸萃
自堂租基棟宇言二靈之祥一來享來安
願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室滯方所

相方度新 在我曾孫 曾孫孫子 思著思存

道家之宮 以祀上帝 則具是依 曷其有替

文惠之褒 人無異辭 有燁裳衣

天子錫之 神之格思 食不舊德 勿私尔邦

惠我四國 史臣備詞 雁牲有碑 百神敬共

明詔在茲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三

雍 虞 集 伯生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過分侍衛親軍為列衛而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有城郭據城陴障關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庫備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備裨什伯之長委稱管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以萬計自殊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處幸則以精銳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壹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若貳皆三歲一更將吏亦各以番上獨教授常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濂分衛事治營中濂曰今 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濂也世慎志幸得備戎行少勝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教學無所於在兆闕典歟此濂濂之責也時亞安方為衛使之長深然其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 上可之濂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建基乃堂于其棟剛觀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屨心畫指役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關三台來代亞安見濂特之 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以興役聞於是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廟于堂于之左右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廊七十二第于堂下作講堂齋廡庖庫垣墻門衛皆如常制凡費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

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降然舊臣敷詩書禮樂以佐天子之俗教尤樂其有成爲度曆考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于上命臣僕記之臣集艾認謹具其事迺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

太祖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

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適得優游致政於

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五軻氏矣其言以爲未有

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以爲壯者暇日修其

孝悌忠信則雖制挺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

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業則孝弟忠信之行

也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披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於

胸中忠信不遠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達順

之訣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後則立功國家名顯後

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宜小補哉散作詩以頌之其辭

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惟則周禮列藩環拱中

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衛敷度斷宮其帥有文以爲

已功衆勸其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

告 天子天子曰咨我來多士戰爾干戈安爾報強祖巨游

歌庶其在此况 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助爾忠貞出奮

于征歸力于耕輯睦請恭 勿忽勿爭有性有禮歲時用享觀

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爾節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

崇禋言 過若式之有仇其門來者則之靡牲之石史有列

辭解承 勿忘君子之思

黃錄 普度大熊 功德碑

道園學古錄 卷二十三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 皇帝與君授清灑時

康宮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踐丕承之位者若有見於羹牆迺

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祉錫禮式克至于今

日海嶽擊論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忠不忘予曷敢

弗顧諟乎宗廟蒸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雲蒸霧縈予何以

見其降升天回日旋予何以識其往來有能爲予專志意以

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遺 世皇曉惟儻極之賢克相內

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小水遺懷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

繁茂豈無葉等之傷雲漢昭回惜有氛縷之掩觸念豪孽疾

心丘山有能爲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

民物一視宇宙蒸蒿懷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抑塞詎謂

可忘於臣庶有能爲予發晶耀而溥惠渥者乎皆頓首言曰

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夫人之間其事甚重非臣所得

專任請与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有黃錄齋科

者上可以導列聖之宸游下可以達群生於屯昧請以是昭

塞有意之萬一 皇帝若曰俞哉庶其在茲平時則有若三

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臣張嗣成觀揚祖

教妙善道把神仙演道大宗師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臣

孫循道以老成敦厚之資深符其契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

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臣吳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贊

化機並領玄宗共承明詔以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

千衆即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錄白簡萬通啓長

夜之齋局暢好生之至德於是柯曹摠禮神之儀物詞臣具

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以惟共內府發金縷而弗吝揖拜

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黃閣臣鄰之重有司咸

在百辟駿奔玉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於上溥天之澤莫

在百辟駿奔玉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於上溥天之澤莫

不均被於下赫：洋、洞、燿：一時發興茂有加焉於是
陳玄功於簡遺留芳迹於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
憲宗皇帝甲寅之歲以建國之初方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
天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
安物阜昔無昔日之虞而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
人之心常兢：於方盛之時不逸豫於未央之日用能保鴻
圖於未固御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與嗚呼盛矣乃頌之以
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群公在
位曰此人事未究文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以成天工實契
我心長春之宮密迹帝所極稱禱儀勿制常數飛章列符萬
神並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國有常制犧牲粢盛
既充既旨降降在庭孰是孔昭風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
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是錫是賚下沈九泉誰復念之今振
而興俾承生基茫：八埏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穉域
中四大匪異伊同聽我詠歌以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敬大宗師張留孫實地於
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為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
鳩工而留孫歿後年今特進上卿玄敬大宗師吳全節大

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
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

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
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于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

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

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橋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
象帝與其死夫人媾寺之容天曆建元

今上皇帝即大臣遣使迎大長公主于金蓮遠及國門皇
后迎母于郊主禮神拜既而後即其叩天子乃賜神寢名

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為屋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
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勅命

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減在天子有若岱宗望之

東郊兩雲來敷冒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

祇祇若天子神聖惠于民人瞻言度思昭德維新舟楫朱

戶納陛登陟青五組兼幣加璧札有舉之祇益以因即祠

不違天子之仁担係有原新甫有隳樂具在廷遠于來韜

苞盈大享寢神瑤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于

藉以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稼視迎知遠爾酌爾澤自我

畿甸相彼柔桑被于沃饒相彼玄鳥亦集其條：疏水駕

言來被受弓載禱思自柔帝出其闈闔士女車徒來尸來宗

壽大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孚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侵弗

驚獨備弗嬰熙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

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

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柱稷官府庫便以居兆民辨方

正位井：有序以為孫子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大倭臣劉秉

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忽都于思禮部侍郎臣趙

秉溫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

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言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

而祠之封曰秘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
內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
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
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敗廢者歟迺天曆二年二
月庚子 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使言于上曰城隍神
廟 世祖皇帝時所建者應煇赫彰著而廟久弊非昔
無以答神明之祝以繼 世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萬緡
以修 制曰可命京尹臣賈其董之太史以詠日弗協請俟
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勅封神曰護國保
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
以前所賜為未定用塔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
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若穆忽爾實奉詔領其事且命之
曰庇廕而有餘資則以賜諸廟中給恒用於是工部率其屬
以即役土木堯石金碧丹堊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
未幾而告功於是 勅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
集拜手稽首而言曰 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
著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 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
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可以示勸於臣矣
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維四周壯於天
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作廟坤維以祝
休緞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群黎萬姓開醴醴維神孔亦有
室有寢曰諫則康威怒斯凜歲時牲宰旨酒明茶無有大小
士女畢來 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
樽俎毋忘弗斯何以安之俾佑我人 皇上至仁思保赤子
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

成有祈有報伊古之道出財官府撤弊改燒山澤孔文既開
既安度其王封載加彌尊神來靈喜百和奉止導天之既為
國之祉室家祚胤福祿萬年貽及于民生養弗弛崇禱嚴
大止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祐

句容郡王世續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
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必有垣殿過人之
勇直亮不回之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三祖父子孫
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為 天子之所信倚外為強敵之所
懾服故勳常則有不可犯之勢續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
所闡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
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
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
連川按察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
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為之主
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

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
魯速蠻自歸於 太宗而 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
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虜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勅
之事奉馬運以供王食馬運尚黑者國人謂黑為哈刺故別
號其人哈刺亦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
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
察卒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為句容郡王海都之叛 皇
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 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

叛王脫：木夫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
 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朵兒赤延於納蘭不刺
 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免解捕亂應昌脫：木以兵應之
 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斤條數十脫：木懼而引去遂成
 只兒免解六月逐大兵於堯刺河八月又敗之幹歡何得所
 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 詔欽察驍騎千人
 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台以獻又敗寬
 赤哥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
 百兩金盃盤盃各一白金斃一統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鶴
 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
 以賜之且有詔曰 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御能歸之故
 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為民戶及隸諸王者別
 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
 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事領驛牧
 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刺赤屯田益以亡宋新
 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第四
 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金銀裝帽王帶青鶴近郊田二千畝
 水碓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
 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支備官屬六月
 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朵兒赤懷德之二十四年諸王乃
 顏叛於東滿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王獲謀者得其情
 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刺哈以離之他日勝刺哈為宴會邀二
 大將朵兒赤懷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
 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此東滿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
 將不可制言於比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
 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晝夜

之力機禿刺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 世祖方親征聞詔王
 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鉢哥其重萬騎擊走之
 大獲乃顏畜牧俘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
 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劄兀兒奉詔
 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塔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被堅執統以率虎賁之士入
 則操刀七以事割烹執爨約以進渾飲親幸委任已見於嘗
 時 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哈刺誅
 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王火魯哈孫所
 攻甚急五月王從 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管又還至哈刺
 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
 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
 都犯金山抵杭海嶺 皇孫晉王師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
 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
 兵而殺之七月 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欲班木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
 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
 去軍駕還都大宴 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
 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故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
 康廬饒轉轉學子為哈刺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
 官一子以督賦而劄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 扈從至於和
 林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
 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刺赤之軍數已
 盈萬足以備用 詔賜珠帽珠衣王帶金帶名鶴細纒素
 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塔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
 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

冰行數日盡收其眾留兵鎮之奉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
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宇羅察
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澤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
寶金酒器白氈帳鈔萬緡獨峯駝五冬各入朝有加賜則賜
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遷守北邊二年秋諸王
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噴
鎖軍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以朝上解御衣以賜又
賜黃金自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緡各一大德元年拜
銀青察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
如故深澤二月至營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有詔剋兀兒世
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王帥師逾金山攻八
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吞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
伐木欄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
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為爭
起就馬王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欄潭散因奮師馳擊五十
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履輿遺火阿雷阿與孛伯拔都之軍
相遇孛伯拔都者海都所遣獲八隣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
高孛伯陣焉山高駁馬不利於下馳急度軍渡河寢之孛伯
馬下坡多顛踏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
年北邊諸王都哇徹三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
火兒哈禿亦方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
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敵者無幾三年入朝 上解衣
賜之慰勞優渥拜錫國上將軍金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
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深澤是時
武宗在滑州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為先付托
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翰魯里等犯邊王迎敵於闊客之地

及其夫陣王以其軍直搗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
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上於鉄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
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
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挽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
銳馳入其陣戈甲屢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
而都哇之兵盡 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
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塔刺海也可札魯火赤禿
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
下至於諸軍咸以為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
一鶴一驃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拖二擲拳駝四而
武皇帝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
以功簿奏 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圍事重少留鎮
之七年秋入朝 上親諭之曰自知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
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王
頂笠一盤珠金衣一覆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
十萬貫鶻一拜驛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
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
大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
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 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
者吾 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則與土土哈戰既
累不勝今與其子創九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
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
少者得其長極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
大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 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
兒等罷兵入朝時為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大僕少卿皆如故從 武皇於渾麻出之海上 成宗崩計至入皆 武皇曰殿下親 世祖之嫡孫以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地故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木忽兒明里帖木兒自 世祖時各為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官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 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慈旨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眾備驂乘之士 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以 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寶珠一海東白鵬一常御鞍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買衣段百五月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 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大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世制辭以命之復有尚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資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束帶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鷄四豹二上曰 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 世祖所乘安邊賜王 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 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家也貧寵過富臣實不敢 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 仁宗任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邊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十萬金對衣三千金玉馬鞍一 太后加賜夏衣二十鈔一十萬攬帳一寶蓋十特受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鐵入陣刺王者王辨其戰揮大斧碎其首血濺淋漓頌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亦察千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鉄門開秋又敗其大軍於札亦兒之地 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 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手金飾輦即以賜王每見必賜坐 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慶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統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標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駒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魯推忠効順功臣金宗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妻充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謚武毅妻曰大塔你札只刺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曰義加智美吉刺真也曰阿八倫美吉刺真也曰塔倫也曰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定

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
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不
花武德將軍管領建康盧饒等處土土哈井哈刺赤戶計建
營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
兒武德將軍命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地田事八曰斷
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
曰完者台曰朵兒只曰訥倫曰莽刺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
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兒真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
里女等曰哈刺真塔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
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濟德大夫大司
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塔刺罕右丞相四曰撒敦察祿
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赤哈兒蘭遺少監蚤卒六曰答里
國公七曰廢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合適失兒兒

馬弟太勿赤魯次曰完澤合適相哥八刺王三曰納只罕適
沙藍朵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拜手
稽首而作銘曰維皇
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存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
伐遠攻羣方異德既定大業以遺孫子分地有疆羅絡森峙
維支之疆宗于本根孰披則離孰固以存赫赫世祖大集
厥成天覆日臨無在不庭顧茲臣庶嚮無外天未悔禍屬
近而悖擬為暴強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
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
君為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寇爾師累百盈萬披則
善弱飲津孔腹袪金以居鳴箭以趨鳴箭咽壯土心折卷
甲齊驅千憤一快孰為叛夫于旅于盧王先伐謀隨以勤屠
勿敢寧止不虞奎至潰不暇奔况及闔死父子百戰從于宗

漢或技或援我圍求完天不與畔思禍和悔力困于外心服
于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西羅拜稽以朝
成宗王讓其來徒御不驚肅邊人同我太平桓
武皇實善將三定策駢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
帝曹作續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
信史句容之捷接于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
報亦殊特勤勤北郊昭示萬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應制錄四

雍 震 集 伯生

碑銘

曹南王勳德碑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法與命
 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野連送兒以其兵從至
 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
 贈三代官封比速迭兒曾大父撥徹大父也抑干父阿剌罕
 曾為大將戰功多又皆死王事軍中宜建封以第一等爵制
 曰可有司以詔書讀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
 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諸忠定撥徹加贈
 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如故
 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忠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
 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抑干加贈宣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諡桓毅故光祿
 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曹國公諡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諡忠宣曾祖母
 塔拜祖母藏烈母脫端蘭二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
 王夫人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
 文于其神道之碑臣集受詔謹披撥敵家古札刺兒台氏
 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屢起響應而從之為之腹心
 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
 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為之生材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
 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為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
 左右者也又為博而赤博而赤者親牙鉉以奉上飲食者也

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軍所向
 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若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

郡縣率先戰上克死之也抑干繼為火兒赤博兒赤博其父

之職也以 太宗之命事兵里吉太子為番衛之長歲乙未

開出忽都充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批從戰戰有功拜

萬戶方是時察罕以 太祖所拔重臣為大將位望崇甚而

也抑干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為察罕之副統領諸翼蒙

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向之征最為重兵矣於是取陝

西涼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帥察罕歿

憲宗皇帝命也抑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

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

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

世祖皇帝南伐宋 憲宗崩 世祖比還即皇帝位從至末

總伯顏等刺之地阿里不哥阿藍歹兒軍都海與兵為亂不

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前部蒙古軍擊之比至昔門禿之

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

十兩且耳答衣九襲且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二年

齊南帥李璠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眾次老舍

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璠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

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具馬鞍轡

一黃金金銀飾其具以舊官符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

師圍襄陽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

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帥取鄂州浙江陵下至

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及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

其師發建康道深水溠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

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運其獲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溫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陣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其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將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上嘉其功勳勞甚厚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選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巖尔海島之間亦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為言天子從之賜耶王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為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為四十餘萬任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為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為萬戶總其軍後以功食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古承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既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佩金虎符武宗皇帝在位恩勳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資焉命玉工刻白玉為也速迭兒所署字使以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其為上所專信者

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澤恩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令大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自倍丁未命為本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纈鉄錄刀一師行庚戌進為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鷄一至真定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黃金五十兩甲一襲王慶昫賜碼磁盤杆一綉青絨袍九月庚申為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飾鑲鉄纒一鑲鉄寶刀一壬申皇帝即位大明殿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劔弓矢戰勝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乙卯哈刺赤禪都帖木兒阿刺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白浮村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餽總兵者或執或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大帥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勅於朝有勅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以為固十月己亥拜茶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軍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賊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中統鈔五千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勅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一月以舊官復拜

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三月賜以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知之訓以納赤帶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傳金爲織文者也海東青鶻二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一襲十月癸卯 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棄韃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代乞住務乞住他錄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已已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若以其若臣之契深宗社之事迹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決志憤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橫巨中原故將交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 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又奮名義以致討風逆應天人而歸復大位因歷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敵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世祖赫一一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運統下戈迺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竭桓殿逾信以崇帝討王練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就滅兼弱攻昧我帥我督載彼淮浦其流湯二喋血以終

厲我國殲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 世皇是輔肅南征絕江擣城左肅旅馳追不庭 世皇御天於鏖如日式圍不遺聲教迺于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敵兵溯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悔旆指江東進師令攻闕闕兒婦執當吾鋒斬將連營獲卒盈野運會元戎于城之下變 辱聲解圍入朝掠其餘糧曾不崇朝既定既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觀天子龍光承天子曰噫豈彼海裔不相于佐帥士以濟臨涯揚於海若頌靈天不懲遺亟頒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成羅絡亦當梁宋鼓旗聞之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今我 聖皇中興以正錫鑾在塗奮騎前驅誰其將之不二之臣彼學于郊推之爲慶 聖皇賞功實至鷹馬遠長其鎮爲國名虎額三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祐豐碑烈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高昌王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 皇帝若曰子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太祖皇帝寔贊興運勳在盟府各著屬籍出績令德以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爲丞相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臺永昌大夫往上塚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某頓首受 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依之樹生靈若人姪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變割得嬰兒五取養之其最賢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速能有具民人土田

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讓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之斤之子高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蓋環其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為婚媾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酥碎石而擊去國中鳥獸為之悲號後十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

太祖皇帝能飛於朔懷當是時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大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顏征罕勉力鑽潭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 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大功堯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為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馬木刺的斤嗣為亦都護將拆馬赤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大州薨至元三年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為亦都護海都帖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下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楊言曰阿只吉魯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王且吾生以此城為家

死以此城為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 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尚主矣爾能以女歸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魯戰以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 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 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遷鎮火州地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猝至大戢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關請兵北征以復父讎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魯罕 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又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拆馬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

明信賊用欲誘其民以交 武宗皇帝召還嗣為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西護司之官 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為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 王傳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又公主薨尚主曰兀刺真阿難答安西王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地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魯魯皆八卜又公主出也帖睦兒而補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朵兒只思密蘭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備宿衛又事 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為高昌等處都都督連營花赤奔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不允嗣為亦都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喃香失王同領甘肅軍且治其部泰

定中召還與寬徽不花威順王買奴直靖王闊不花靖安王
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相留鎮湖廣時左轄
相媚而宰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奪之乃更為中救於

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
量贊襄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軍國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
相三月加大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述

念先生之遺意讓其弟錫吉嗣為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
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

上豈偶然哉火赤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
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

之報也大大世貴貴王情慎自持尸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
以近民正己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

憂深思遠而聲容疑重若太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
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勳為宜敢再拜系

以詩曰
維皇 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傑偉茲高昌列國率賦寶玉

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 太祖曰噫天啓爾衷有附匪疏
以究爾功委讓介胄十千維拔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

事靡鮮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強藩為暴
突來凌剽以殘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為弗順我死無貳崇
墉言冠來寔繁力殫守堅責我師皆有齊季女出女紆難
義有絕愛皇用咨嘆寇退民完天子憫之犖帛載金悴斯
之域郭室家既還既復庶其章我皇錫之福于廬于廬任
倚之矢盡衆威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

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驚而老
弗靖以撓移節征治旋跡馴擾 武皇繼武德爾舊服節旄

印綬仍護其屬乃摺王封在時 仁宗游壽舒刻章以肅
廼即求昌幕府斯建將星宵隕亦既即遠宰木陰閱歷歲

時顧瞻徘徊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弼恭世爵
用尊琳玉瓊瑤靖共以君躬行革履服御不偷肅雖有

察有容親尊允德允功 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夫在
行民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袞袞

赤編進見退思敬于無虞匪泰伊暢大夫申明哲以字疇
敏有懷求昌之虛 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勳是

作維王孫子求言思之宜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皆在我 大崇禧寺碑

出祖皇帝膺 上天之景命承
太祖之丕基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以為

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乎若大旆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
營治塔寺亦以引億殊勝足以昏神明之聽者階教在躬天

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以其慈威定慧默相
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以 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

今上皇帝潛御在金陵時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
山之繁廼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嘆以為我

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于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為昔
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委靈茲山能相我 國家之神
化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隨願輒應於是
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若中虛下出流泉注入功德水乃
即岩中作觀音大士容顏前構不擾虛容瞻禮者既而又以

為未足即詭珠峯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置大刹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峯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 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賢公者靡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歎矣鐘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鐘金既在鎔 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鐘成珠不壞完好堅固宛在鑲鏡萬目驚觀以為寶公之報賜焉天曆元年九月 日臣某入見內殿親詔之曰宜加寶公羅曰道林真智慧感慈應普濟寺曰大崇禱寺汝某其勒文以記之臣某既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我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 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

皇心之注於斯乎嗚呼 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特為民禱際濟用力有司具焉公崇禱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以具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以顯著於禱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大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滂鬱神所居於皇聖明禮春時晦靈示奉天球立以持春於秋高來遊來遊游有交龍載雲在郊願瞻原野有稼有穡元々之生聖々之澤民亦望之帝子寔來不鄙我邦庶無苦哉維深寶公去之十歲善福其民有引此替 皇運勳興寶有慧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々祠宮我管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怍吉金之良陳溫不移萬石在藁 寶乃發祥以肅群祥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徘徊省茲崇禱崇禱之宇永殿南服 天子萬年錫我 民福

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

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遺言夢諸鍾山楊龍之阜帝女永安公主表以浮屠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得誌公秘識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寶公曰道林真覺善薩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以食其人肥壤中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刹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中更作淳熙中又燬隨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甚月累至於我 國朝而規制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守忠應請來主之裨學之士來者日滿其室

今上皇帝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 皇上感焉出金幣以為民先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抵若 上意始忠之治寺也時有蒲盧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弗決忠至議而弗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信道之矣 皇上一風動之遠迩雲集尚者勸其財貧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番歲堂室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堂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會院曰香宿之舍而大佛殿鐘樓三門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鑄大鐘為金數萬斤方在冶 上苑寶珠投液中鐘成其款有曰 皇帝萬歲珠苑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以灼毀萬目共觀歡歎如一時 上方別建佛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禱萬壽寺者也是年秋

皇帝歸膺大寶是為天曆元年出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即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感慈應普濟聖師封名曰以禮祠之出黃金白金重幣以賜忠俾成寺之役歸寺田之賦

賜守忠為佛海普印景芳禪師住持大崇禧萬壽寺兼領茲

寺未幾加授太中大夫以大禪寺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

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勅召忠入朝九月九日 上御奎章閣

三藏國師吏部尚書王某以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大禧宗

禪院日給廩餼賜金襴伽黎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以教紹

基等凡九人賜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設於聖恩寺乃詔學

士臣某至榻前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師以其事示

臣某如此臣謹具載而言曰 上於金陵新休之事二曰龍

翔集慶因 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廟之新祠也

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陳唐宋之遺然盡燬而復興寶在

今上龍飛之日景運之玄契蓋有徵焉茲二寺者鼎立乎一

郡之間以同贊乎 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然臣

嘗竊聞 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于躬而欲溥濟均惠於天

下故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

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占以字於赫 聖皇

聖武之系贊于克艱神作司於皇有萬方山川幅員廣廓下

土徒御告勤顛瞻道林在江之汜翠蓋孔旒來狩來止道林

有官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慕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

祥效珍以待聖作聖作孔時動而天隨龍躍以飛神師啓之

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方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自我

聖皇乃核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明天光旁燭 皇心載欣

萬佛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生飽歌樓嬉維壯聖聖兵以

革牛馬在野至於求久樂其休暇蠟動擊頌亦遂以成幽塞

苦寬各處而亨 聖皇之心斯佛之力銘以著之以示無極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應制師五

雍虞集 伯生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

曆以金陵為集慶寺使傳旨行御史臺臺大夫阿思蘭海牙命

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

訖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錄之畫官為圖授吏部

尚書王德家奴任董其役斥廣其地為民居者悉出金購之

上天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備給役

刑違農有司掌職尤工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粟於

內行御史中丞亦擇董阿忽都海牙相繼坐其屬以益之吏

敏於事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明年正月甲子之吉陞建立

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

者曰禪宗海會若其師以導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

之警發難証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端曰龍藏治食之殿曰

香積殿鐘之宮金鼓之委各有其所終以垣廡闢以三門而

佛音隨天人之象設醴床蓋亦嚴飾之具華燧香樂之奉與

凡所宜有皆備備以稱 上意焉賜姑蘇殿田以飯其眾

上在奎章閣親詔臣某製文勒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

秦時始置秦有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王中以填之其後若吳

晉宋齊梁陳隋唐之君長據以為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

自保下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闕

之又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 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歟遂飛躍之自茲月諸禩

殊廣表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 聖明之所臨鑒惟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請今 天子建極于中無制萬國顧懷昔居乾陽重味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觀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祖宗之洪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克我民祿於昭 武皇帝建不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為公 仁願受業洽極而圻或敷輿則乃瞻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遐以述祝融效靈海若率我更相吉土此維與宅吉土維何建業舊邑龍依崇立虎立磐石昔有居者不祿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猶民用孝敬神介景福 帝命不隳師武臣力遠開明堂受天之層廟而祖饗郊而神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湯 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恭曁昔雲來 日臨庶我中樞 皇帝曰善予宜汝釋維大覽尊寶相金色帝以惠慈林汝迷溺我即我官作祠奕奕照波淨月沐波甘澤汝見大樞如我來即馬寶象寶貝金珠璧凡為汝故我死毋惜無苗無害是佛之域民庶登自我不知識我願 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赤一誠報恩有永無斂

大承天護聖寺碑

惟皇上帝貽靈萬方宏啓 聖神俾一遐邇時惟大祖皇帝神武維揚作興 帝業世有鴻基乘鏡駐征粵世祖皇帝建茲民極用輯大成既有九有戢兵包甲禮備樂

宣神祇威若敬一本以端統樹羣支以定分秩序有經萬世永賴

成宗顯承法令較一我

武考受命撫軍締續履歷保育民物既庶既富豐亨豫大如日方中迨至延祐至治之間重熙累洽物大而盛弗虞儉王間敷壽意於是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德合天人之助躬脩揖遜之節武以勘定文以宣昭忠孝安職頑應猶伏爾賜以時年殺順成寶與於山海波不揚嘉瑞寧一利澤長久頌聲交作度越古今

列聖之仁思神靈之景貺布濩考達海嶼躡臻於斯時也有欽福錫民之志焉固皇極之道也乃託諸制作之宏祠享之盛予以表奉先之孝予以廣濟物之慈同仁之化不亦與天地合德矣乎天曆二年歲在己巳春 月 皇帝若曰予表宗廟之重君臨天下夙夜兢懼思所以上繼

祖宗下安民庶者不敢少置也矧予昔在沖幼 太皇太后躬保持而導迪之欲報之德亦不敢少忘也稽諸佛氏之書孝莫重於報親慈莫廣於及物而吾佛之所以陰相我 國家者豈可置哉汝太德宗禋使月魯不花中書平

章明理董阿大都留守張金界奴其為朕度地以作梵刹繪朕心焉四月 上幸近郊觀於玉泉之陽謂侍臣曰嘗聞複嶽隆西北太湖之浸汪洋渟渟時而東高壘山在焉旁薄

扶輿固低圍之地也使太史跡之曰古秋八月晦五降祥總管府以領之鑄銀為印秋正三品以臣月魯不花領府事將作臣阿麻疎為造管花赤國語達管花赤官屬之長也臣金界奴為總管 上曰建寺而不先正其名氏將因其地而稱

之其畧題曰大承天護聖寺 又曰寺所以嚴奉祀事而屢派
雜居則幾半清矣買旁近地得十頃有奇皆厚直以予之分
賜從臣俾為休沐之師侍祠而至則戲焉具命其提督府臣
相大田以買之度其歲入以為備食明年 上受尊號改元
至順十月 上命大師臣燕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
土之神始命大臣治木 月 命 中書右丞臣撒迪為隆祥
總管府達魯花赤蓋以首臣重其事也二年四月十六日
始作土功治佛殿基得古金銅之器於地中多事佛之儀物
實有密契者至寺之前殿實釋迦然燈彌勒文殊金剛并二
大士之像後殿真五智如來之像西殿度金書太藏經
皇后之所為也東殿度墨書大藏經歲庚午 上所施也又
像護法神王於西室護世天王於東室二閣在水中城東曰
圓通有觀音大士像西曰普仁 上所御也曰神御殿奉
大皇太后時容於中日有獻月有薦時有享春用金寶曰壽
禧殿 上齋宮也諸宿衛之舍舉與九月 上諭臣金界奴
曰朕之建寺非微福以私朕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金
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費受役成徒則民與兵官府供復並
緣為奸非朕意也今茲役也工備其直物償其價勿使有司
因得以重困吾民臣金界奴頓首受 詔而退鳩工以集事
材木斲危丹漆設色必精益求精其土宜交易得所稱事出備
藝各奏能施無遺巧人樂效力若于趨父屬樞密諸政兩院
臣請以所領軍號投而給錢如民則軍士亦被惠矣從之凡
役軍四千三百人留守臣言寺有行宮 天子之所齋也嚴
重不敢褻請以所領匠特作一而給錢如兩院之兵亦從之十
月十五日 上覽而悅之陞隆祥總管府為隆祥使司秩從
二品命太禧宗樞使臣晃火兒不花臣撒迪臣阿蘇珠大司

營臣金界奴為之使他官與次俱升又作東別殿楠木別殿
丈室講堂眾沙門之居會食之所碑基并亭廊溫庫廚門垣
橋梁咸稱觀美允規制皆圖以獻而 上親臨定焉 皇后
出大慶禮賜白金從戶部易給四萬疋及割田賦之在刑寰
者以資之三年寺大成於是召五臺山萬聖寺釋師惠印特
賜紫袿大夫司徒主教於寺有勅命臣祖常臣集臣法洪臣
惠印製文以刻諸碑臣等既同奉 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
國家者秘祝不私其身而思錫諸民史臣書之後世誦之今
聖皇之心一出仁孝瑣瑣之秘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為役可
謂大矣財出內帑而不傷於外府役以備錢而不勞於兵農
官有專任而不煩於有司欽惟
聖上隆神穆清對時育物量暉天地而一日萬幾睿知明達
而慮周天下至若斯寺之落成也營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
之任考圖政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世
宗社生靈之福哉敢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於并 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照臨維維維我 聖皇孝
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能仁尊善閔惡
以疎我人乃作大利于國西郊瞻屋聲靈霧雨之交金玉寶
物算同河沙曰予有祈世不謂多飛蓋樹幢香鬘珠網聖靈
與俱來即來享福我惠我遂我胞養子孫黎民均視同仰思
我大母為世遠思願復之勤孫謀是貽肅肅德音邈絕令儀
眷予時懷庶其來茲相彼流泉閣于水溪人神翊扶 天子
至上殿鐘鼎彝嘉樂重善多壽多福又多男子羣臣百工侃
侃獻功民無勤勞府乃羨允樂石刻辭頌言雖雖億萬斯年
贊于皇風

河圖仙壇之碑

今上皇帝以特進上卿吳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真君故事人命其像使宰執贊之識以明仁殿寶而寵之 賜宴於所居崇真壽宮近臣百官咸與大合樂以饗盡日廼已既拜賜公坐于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鬢亂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謂出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以 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東南西北輒迹咸至一遇泉石之勝輒旁皇而不可得而我父母被寵光封鄉國高年借老時 優詔使歸為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吾終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為我圖地必吾父母之塋是近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是命弟子歸饒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公之墓左數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以圖來公嘆曰吾昔聞諸異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圖也儒家頗駭其說然即卦以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吾之旨焉故求江東謝公坊得其說而隱去

出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迫授以官通化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告我之兆久矣廼命作石壇據風氣之會將以栖神焉則又歎曰予平生以泯然無聞為深恥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微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而 恩養之厚際遇之夕則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集略待制善竊知公之意錄其平生之事畧已成編會善平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遺書江南以告集曰吾嘗感德得見國朝諸大臣及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覽觀四方逝者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以傳者莫若清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又矣區區之

迹他日將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為我若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夫廼為吹第善之所錄以遺之云吳氏系出大伯為吳子之國子孫散處吳楚間多以國為氏其在番者為番君番之吳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墓在桂溪前倉之曹源其高大父也世居壽標山屋於礪石之上故宋咸淳己巳有泉出東壚之磯潤深之脉理直如貫繩上并梁間達乎西壚廼生靈之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告之曰高仙托體君家煙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叔父教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手仙巖之下慨然有遺世之意十二學道信州路桂溪縣龍虎山上清正一宮之達觀堂之尊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臨川有雷空山先生者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以其所學著為成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避舍延至雷先生而公得以專受其業雖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即以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歲為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榮之次 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二十六代張天師宗演入朝張公留孫在行奉 勅留禁近始賜名上賜其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玄教大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真宮以居之二十四年開府徵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坡君之墓新墓田之舍以行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 詔祠南嶽二十八年奉 詔從開府備祠嶽演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真宮於浙西公奉 詔宣諭江浙行省二十一年

成宗皇帝自朔方還慕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僞北迎召見賜公古璫玉螭螭之環一有旨設醮于上都 壽寧宮五晝夜

公專王草奏 特勅命公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虛帳車馬
衣服廩餼者為令元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師南嶽提
點二年奉詔祠中嶽准濟南嶽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
西嶽河濱江濱二年 制授冲素崇道玄德法師天都崇真
萬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清正一宮災公奉 旨迎近侍馳驛
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以私財佐有司之不
及四年 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于崇真宮設醮慶
成 上齋而臨幸賜 開府及公黃金白金重幣有差五年
公奉 旨召嗣漢三十八代張天師與林過場州為守臣禱
旱雨至 京師為杏刺學丞相哈刺哈將王禱旱又兩八年
公父母年皆七十奉 旨降 御香于江南諸名山 賜對
衣尚尊為其親壽于齊老之室九年修崇真觀于安仁縣賜
名曰萬壽崇真觀十年 制授公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
點十一年

武宗皇帝自朔方歸慕大統 制授公玄教嗣師總攝江淮
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鑄銀為印曰玄
教嗣師之印視 二品封其父克巳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
元年以歲歉禁民間酒特 勅光祿寺日有賜享 上賜公
七寶金冠緞金文之衣為朝真之服

仁宗皇帝在 東宮所賜冠裳衣寶重華異如 上所賜公
從 駕至中都中秋 錫宴 上顧其貂裘弊改賜黑貂三
百以為衣縷金文之錦以為絛二年制授公弟子夏文瑛元
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
品三年公奉聖旨設醮于龍虎閣皂勺曲三山 制贈公大
父鑑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鎮國公諡文靖祖妣陳
氏封僉國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巳加授榮祿太夫大司提統

國公母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 旨命公奉
贄書歸鄉榮其親因命設醮于安仁縣之崇真觀以慶成皇
慶元年

仁宗皇帝命設大醮于大都南城長春宮公奉 旨投金龍
玉簡于嵩山濟濟是年 勅翰林學士元明善備龍虎山志
者序進入改賜崇真觀額為崇文宮延祐元年公奉 旨設
醮于龍虎閣皂勺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
尚尊之賜如初是年傳 旨江浙行省促公還 朝 制授
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弘仁靜一真人嗣掌誥甲之祠事 賜
銀印視 二品四年有旨名其鄉曰榮祿鄉里曰具慶里降聖
書護其家六年饒國公之計至上京集賢以聞 勅翰林侍
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 旨植孟頫書字 太
子參事郭曾篆額給傳奔喪十一月大夫人歿十二月葬父
母于具縣崇德鄉之山田作明成觀以奉祀明年 召還京
師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于大都崇
真宮 上聞有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上東門外所
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職喪不許命弟子崇玄冲道
明復真人陳日新薛玄義奉喪還二年 制授公特進上御
女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
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
攝道教事 二品銀印 一并授之 勅省臺百司諭以傳示之
事而大漢其教用開府之志作東嶽仁聖宮於齊化門外重
脩太一延福宮三年大上清宮又災公率其屬更作之泰定
元年春長春掌教真人闕 上用公薦以汴梁朝元宮孫公
彥道主之二年公奉 旨設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
真宮護教之詔如故事 制贈饒國公光祿大夫大司提統

文康三年奉 旨設醮于龍虎關皇甸曲三山奉 勅華開
府張公于南山之月端作仁靖觀以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
建溪山真慶宮天曆改元冬公還自東京明年北迎

明宗皇帝謁見之次 賜對衣上尊及歸天曆護教之詔如
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神德真君勅改仁靖觀為神德宮
至順二年公進宋儒陸文安公九淵語錄世罕知陸氏之學
是以進之有 旨設醮于長春宮公長老請以弟子夏之沐
嗣玄教 留公三年有 旨設普天大懺于長春宮又設

大醮于崇真宮元統元年
今上皇帝即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元之元年 京師
早公奉 勅禱之兩冬無雪公奉 勅禱之雪三年公重建
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遷番君之神以居之四年與
神德帝明成觀皆被 聖書之賜五年畿內田有蟲蝻執政
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成則在六年矣 皇元初有
中原五穀之四在 天子封內既得宋而後南嶽之神得而

禮焉是以
世祖特命開府張公領其祠至是屬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
趙信公奏云子洪博學多識亦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宣春李
先生簡易者故王漢李觀諸孫過異人得丹道蓋以為遇劉
倫始而得之洪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遇之
玉山道中始得其說既內附可為湖南宮觀使勸欲集官行
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為

天子使南嶽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冲爽而有福
德可以受吾道延於香篋室出其書以授之則皆海峽王漢
之秘云

世祖嘗曰 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遠近臣忠

信而識察者分道祠撤潰后土戒之曰神明之使馬不至喘
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里風俗美惡歲事豐
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伍以周知陳遠之迹焉公之連歲破
命而出每辭以為臣不足以當大事之重 上曰敬慎通敏
誰如卿者遂行他日

成宗遣使使還顧問如
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
盧華平易無為而民以安靖 上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
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林學士關公復為按察使老成
文學舉望甚重公時才踰弱冠議論明正關公客之不敢忽
也後關公居翰林益加重焉

成宗既崩
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關公典詔令有狂士危言以訐關
公事周測公力言諸李韓公孟

仁宗意解及
武皇即位遂以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
世祖待王鹿菴察故事 朝廷得敬大臣之禮不以口語傷
賢者則公深有以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吳公登始用重忠
宣公士選薦於 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 召至不拜去後
又召為國子監丞拜司業與時宰論不合又去公略於集賢
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廷美事集賢貴人
聽公言超奏吳公為直學士吳公臨不赴而天下隨之至元
大德之間重庶察冷大臣故老心腹之臣吳不與開府有深
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
子魏冠衣以論唐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某
祖張公思立王公毅高公昉賈公鈞柳公暹文李公孟趙公

世祖嘗曰 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遠近臣忠

之秘云

世祖嘗曰 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遠近臣忠

之秘云

世祖嘗曰 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遠近臣忠

之秘云

世祖嘗曰 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遠近臣忠

世延齊公鼎新教公備王公約王公士與韓公從益諸執政
多所諮詢公復姚公燭虛公擊王公構陳公徽劉公敏中
高公克恭程公鉅夫趙公孟瀾張公伯純郭公貫元公明善
袁公補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深商公奇魯公元祐王
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游之繁蓋不得盡紀也慶司善
良惟恐不又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轂之力至於死生患
難經理喪具不以恩怨異心則尤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群書
偏察群藝而於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嘗作環瓶之堂畫先
天諸圖于壁以玩心神明有詩曰要知顏子知愚處正是
皇未畫前其所造蓋如此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見太平
之盛而深存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自切至老尤好吟詠皆
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強尤識為政大體是以開府
每與廷臣議論又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孫之
弟子具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以

武宗 仁宗之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醜設
之事是其職掌故於科教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無所簡
吝然而 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與災在
於脩德而禱祈特其一事尔全真之教叙其祖傳有所謂玄
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莫達其意有 旨命公
論定公曰丘真人之所以告

太祖皇帝者其大既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
之要在乎任賢脩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煉神致虛則與天
地相為長久矣譯者如其言奏之上大感悅不惟真公之心
事明白而

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是以君子深有所慨
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漿不飲粥僅足以

延息涕泗滂沱繼以血衄喪葬之後力之所得為者無不盡
其力焉山田之域伐石江濱山為洞穴掘泉下錮深廣高厚
葬之日郡守王公都中親助喪事送葬者連數部車馬畢至
時方寒雨澤淅淅送一夕北風結凍堅冰在地行者無苦人
以為孝思所感也明成觀有著作閣者以致其嚴祀之意方
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慎其親之存敬自此始矣其事開府也
先意承志周思廣慮所以事 朝廷尚道教無絲毫有所違
拂開府秦然委之而不疑確然信之而不惑所以能有立於
聖出者非惟運數則然而其誠心相孚亦有以致之也其葬
開府於南山也雖信撫三郡守將以其官屬會葬江南諸名
山之主者皆來校事伐石題名而選擇下之慎營繕之勞工
力之博賡容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能彷彿其萬一者公
之盡力於其師與所以奉其親無二矣久之休南山諸詩况
辭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大體已定於開府之
世而艱難險阻不無時見於所遺禱補扶持彌縫其闕使夫
羽衣黃冠之士得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
之經營矣公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專顯獨隆於他支封
真人者凡數十人奉彼

聖書主宮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有述公平生妻像之
贊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被贊書及諸堂室記頌皆
一時名筆別類為書曰天爵堂類編并其所為詩文曰看雲
錄者通若干卷集賢真學士揭傒斯奉 旨作序以傳于世
皇上即位之初親御翰墨書閣閣看雲四大字題曰賜皇上
卿識以明仁發寶 勅御史中丞馬祖常太常歐陽玄為之
贊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駕自上京還次懷來燕坐幄殿
集賢大學士不吝失利等以上卿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

臣全節既刻諸礫石又模勒于文梓為四鉅榜塗以黃金周以雲龍之飾以其二賜崇文宮閣而度之請錫名曰龍章寶閣又以其賜蓬觀堂 先朝嘗賜主僕命攻玉之工擬太上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歸之達觀閣而祠之請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二榜揭諸其上矣有 勅命臣某為之記而又憲觀河圖仙壇并命臣某銘之臣某先已記仙壇之記如右謹再拜稽首奉 詔而為之者銘曰

嶽乎茲山厥名河圖地闢天開孰充始初則圖示卦庶聖歷述山藏無聞傳者周易易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隱或彰闕在道常有崇舟丘德壇是作玄契夙符龜茲從若門人弟子作之二年天子致問有貴其園清靜佐理答自神德維帝外臣歷世無數在今宗師有為有文孝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家冠代邁古白髮蒼顏長侍帝所遺老故臣沛然從游紀德論交金石不渝堂弘智周用世何有却而不居有相其道天子聖明昭憲老成龍章鳳書玉質金聲有懷故鄉有棟有宇神明攸居山木聳雲盛德孔容載其粹神書嚴敬共以報顯融有嘉豐草吻吻鳴鹿天降甘露濯醜神毅維昔廣成宅乎空同千歲不衰穆其清風肅肅吾壇圓方平直許耦參兩俯仰有則恪名度方天子命之刻詞孔貞來者敬之

靈應冲虛通妙真君王侍宸記

至順三年夏樂安縣尹蒲君汝霖以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申汝霖同知南豐州事六月州境大旱請諸山川弗應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龜岡所謂妙靈觀去州數里侍宸宋徽宗時歸而沒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蓋請諸汝霖以雨為己任誠往禱焉既得卜乞靈水於岳登舟以還有蛟旋冷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以器迎之即就器蟠不動又州門兩崖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驗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禱之應也該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三於驗是歲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思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者於時歎又慮澤及其民宜曰 朝廷有以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不統于郡得專達行者乃以侍宸事為文書上之既聞於 朝事下太常博士議曰君故宋時已封冲虛通妙真人宜加賜靈應易真人曰真君是時有臨川道士唐樂真以法術承應 內廷是年以侍宸教法禱雨京師有應集賢院亦上其事故 朝廷知之而得封其神也 命既下而汝霖等製銘於樂安去南豐三百里而近增封之 命至斯所以後 上賜而修民心猶汝霖之貴也公在大史幸為書其事於石汝霖以鄉人請私為按臨川好江志宣和間有南豐人王文卿字子道號冲和子生有異質嘗為詩告其父有方外之志父歿辭母遠遊渡楊子江既濟行野澤中兩顧迷路見若有燈火者就之有老嫗為伴嫗者得文書數卷善火讀之兩霄火絕天且明乃在大樹下無逆棟也其書蓋致雷電役鬼神之說云以是濟人甚眾名聞江湖間當是時徽宗崇尚道教嘗夢得神人以形求之得侍宸焉賜見大稱旨拜大素大夫擬神殿校籍其官道君別置道教官也大夫校籍位已尊矣賜其父承事郎封其母曰宜人京城有狐為妖人為立孤王朝理津池又有

妖蓋黑狸也奉詔勅之孤鯉皆雷擊死將有事於明堂而雨不止君禱之立齊有詔將祭拜金門羽客自校籍升侍宸賜號神虛通妙先生淮南北以無寧告上憂麥以告侍宸遠大雪寒熱賜金帛不受盜起山東徒黨號巨萬郡縣不能制警勢甚甚召見便殿上以為言對曰當以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電賊乃潰而道君遂歸功於侍宸矣而侍宸實預知天數數二以脩政煉兵為請不暇聽其說之身歸田里求去不得一日拂袖徑還南豐采芝茶有渡船與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為酒食多鄉里飲別書頌愉然而逝既殮奉棺而葬之甚輕蓋尸解云神龜岡其墓也其靈異之事相傳不絕侍宸役而能福其鄉之民備君去他官不忘其舊民嘗受侍宸之賜其仁惠皆可錄故書之使邦人有所考焉予既為南豐宰蜀人滿修霖著侍宸王其君碑後六年為至元庚辰十月上清外史薛玄卿以書來告曰有番禺胡道玄先生人間所謂神霄對客者也得侍宸之真傳年二十餘道行關陝荆襄江漢淮海閩浙之間當己巳庚午之旱旬日之中郡縣爭效之所歷或一日或二日嘻笑然罵雷兩隨至官吏畏而民愛之環四五百里之間所至無不應者至於妖怪之作効治如法人以為神遇異人於武甯大頂天柱峯得侍仙之道編嶺名山洞府而歸江東西之間從達頭金公遊甚相契許他人莫之測也於是杖款神異之迹將求名地以歸隱是以鴟浮丘君於華蓋之上道過畫嘉之岡故使子得見焉說見則為余言曰神龜岡碑所載事有未備者請述之云昔侍宸自南豐辭親而至楊子也所遇而得書者以師也火師者蓋上古神人而世傳為汪氏子華者蓋其化現爾其嚮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一陰陽操其機者在我而已子當以是應玄徵佐明主吾侍子於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諸其

卿軍峯之陽所坐磐石猶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官之尊貴與宦侍從等其後又遷冲虛大夫賜金方符使叩以入禁衛加贈其父曰承議郎母曰令人宮中人多病者上以問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爾當勅之坐未退天忽晦真雷電交作頃之宵月一白龜星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揚州守臣以旱告喬兩不應道君以問侍宸對曰下民多罪 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強之侍宸曰無已惟黃河水可借二尺耳數日揚州使至奏得兩皆泥潦計其時乃奏對之日也侍宸既以國亡妖孽為憂不見聽而還上思之畫其像而親為之贊既居鄉二里無水旱疫厲妖怪之事十百里間雖亂難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將一十餘年間侍宸猶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詔曰物王文卿先朝高士退隱林泉枕石漱流多歷年載兵戈之後香不聞音朕甚思之其出山一來以副虛佇又敕守臣以禮津發辭以老病不復至闕使人畫其像以進亦親題贊出入多傳之歿既久侍宸之從孫以貧從商人入蜀親見侍宸於道中弗識也執手江蘇多所傳授曰明日僕江其觀中可相尋也明日至其觀悄然無人一高堂中有畫像則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傳授者乃其大父也又明日又遇之以幅紙與之曰此孫至家上官賜以吾書尺授之妙濟牒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書視之上官識其手蹟號慟作地盡以教之際遇寧宗朝法亦大顯賜號妙濟先生名嗣文蓋妙濟初年不甚識字嗣文亦侍宸江蘇所命也又有陸守堅者亦酷好道見侍宸於真城山而盡得神秘濟東南傳祈効治其神性有過於侍宸者游江西入閩過神龜岡乃知侍宸為數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休京居宮觀見為其冠者多詭事權貴以自衛惡之故多不得其說其任卿既老而得其傳者則新城高子羽授之臨江徐次峯以次至金溪聶天錫其後得其傳

而最顯者曰臨川譚悟真云人不取稱其名但謂之譚五雷內
 附後譚君猶在浮沉人間隱顯莫測虛糜有羅虛丹者故宋時
 名士澗谷先生之諸孫也得五雷之傳甚有符契然譚君誦符
 寢之戒曰每傳不過一二人若廣傳之則速死是以羅之弟子
 雖多而自以為得之者惟蕭主簿兩軒其後則有周司令立禮
 兩人而已周與子有姻聯然終日言之未嘗及此蕭君情文雅
 李中羅憂慮然其通至理泊然無所累其心子敬愛之而亦未
 嘗言及之也周之說惟授之其子游其門者或得或不得予不
 知也蕭君儒者擇人至謹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獨傳之道玄
 胡君一人而已神異之事已見於前其容於予者頂分三髻一
 劍自隨練衣短裙危坐終日風雲極寒之夜燈火不繼而溫煦
 滿室目神炯然神觀洞徹縱橫自在物外無拍而剛介不可犯
 也此亦真修仙者乎有侍寢手書詩一首蓋譚羅相傳之符契
 也且曰吾將隱矣當求人而付之必也戒行若水霜立志如鐵
 石曾吹如水月氣象如陽春又雖生尊貴之家而世有陰德李
 平清靜之門而身有福力者則以授之果爾其亦難得也哉羅
 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六

供獻文

水陸會功德山

我國家

聖三相承深仁厚澤波於人心累治重熙多歷年所

今上皇帝濟哲文明纂承大業好生之德已洋溢於萬方委

己之誠思貫通乎上下海嶼春育無間幽明雨順風調大同

遠近 聖恩盛大茂以加矣而萬幾之密猶垂念於隱微

九有之師或未該乎冥運勝脩法會式究淵衷乃俯水陸冥

陽大齋千萬壽寺自二月一日啓建七日滿散乘法寶之威

光成金心之願力禱蓋香華種二妙饌齋儀梵唄一一圓成

凡我佛子音自多生歷酬定業或以刀兵水火或以疾難飢

荒沉迷五濁之惡塗未返一真之本性遇良因於今日得勝

妙之現前渴饑並獲於清源苦惱悉超於極樂來生佛土祇

奉明時回向至聖提增崇

聖壽臣等 頌稽首而作偈曰

聖上運大慈憫諸有情等作此大勝會供養佛法僧身識妙

蓮華諸大阿羅漢畢支迦五明金剛大威德護法諸龍天九

在虛空界敬禮等無二開闢諸方隅光明悉照耀迺至諸明

者往昔善持世四生及六道凡在苦趣者悉皆承佛力來赴

於道場心花得發明諸識轉為智一切現苦業消滅無復續

魏二大功德皆由 聖心起我聞昔有人積實如須彌持施

得福多恒河沙難喻我皇勝妙因福報不思議視彼施實者

千萬不及一我等佛子眾各生慚愧感稽首贊吾
皇聖壽千萬歲與佛共慈悲

雍 虞 集

道園學古錄

水陸會緣起文

原夫一靈同妙本不昧於昏迷歷劫無明遂有倫於流轉我佛興大憫念開方便門譬彼宵征遠道共行荆棘之林我以慧炬照之則前進無殊於白晝又如往濟大川忽遇風濤之險我以慈航渡之則安行無異於陸途施平等於無方卷揀度嗟幽沉之有苦九切哀矜於是目連感定業而生悲觀音化面然而啓教十方諸佛共知應供之名六道四生亦攝菩提之海大士仰承於佛勒道場肇建於當年孤掌接雲海之空明白日映江潭之澄澈神靈交會凡聖混融分八位上下之殊作萬劫圓通之施傳流既久證驗尤多我今上皇帝與佛同心如天之覆念生之類已在於鈞陶而冥趣之蹤尚迷於出沒西人天之意大憐水陸之儀爰命國師俾提法要適以三月一日於大都萬壽寺備建水陸無遮法會七晝夜上資善逝之恩光下拯孤冤之陰昧香積普垂於世界盡所慈緣妙蓮應現於池中悉離苦網咸來佛會共沐帝恩消遙極樂之鄉不墜輪迴之境共報聖明君乃說偈以贊曰
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映如何累劫業識相因無明長縛生死根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痼疾饑者令飽渴者與漿幽闇與明執惱與涼况爾六道諸苦隨業不藉佛恩何由自瘳聖皇在上運大仁心樹菩提幢立功德林作此道場期七晝夜平等無碍均一高下光明圓滿如佛現前孤幽沉痾惟喜慶寤如是勝因增崇聖壽億千萬年堅固悠久

建國廟建壇祈詞

荷天洪休膺國大統肇惟元祀奉若明禮殊庭修秘祝之嚴

肅拜候景光之集伏願環紫壇之納陛闕黃道於叢霄天極旋樞日星炳耀后祇薦祉川岳闡珎用期泰定之民均被豐成之賜

朝詞

聖祚在躬肇啓乾元之歲道官修禮丕昭答貺之誠禱以再三嚴茲精一伏願乾元親御坤道順承時對春陽導本支之聖達紀增神策保宗社之尊安遂以生成均陶動植

二清

荷天地之供休音承繼序奉祖宗之成憲思究彌綸期敬達於冊誠惟謹資於玄教肅將齋潔用極依歸伏願慶衍中朝仁儲大本休明佑啓百神受戒以安寧福祿延供萬世奉天而長久

昊天

入膺不緒有命自天載省眇躬無疆惟恤啓淵衷之至寶感真照於大虛伏念比屬盛時俄慨堅冰之辯永懷讓德不忘曠日之初心適正誼以廓清期與民而寧一用發憂兢之慮悉紓對越之恭伏願乾御陽剛坤成地道祖宗降同保佑於高明家國怡平不願承寧於悠久

右土

集基命於眇躬始建初元之紀覽幅員之廣宏益思大業之興祇若寶圖擬敷金籙伏願玄功有造至德無爲道致謹於順承協成泰定物資生於厚載保合乾剛

應星祝文

太陽

太陽

赫二太陽乘陽之精照臨天下達我皇明克循克軌求底隆平太歲

翼二念龍集于巽維紀綱百神運行四時相我君道壽我邦棋

於赫歲陽配于陰宮承于大君內治之宗以生以成登我歲功

奕二長庚煌二啓明主我兵事宜順其經弗替弗成邦家以寧

明二太陰配陽麗天主國之刑勿成其蠹以順以寧予以永年

惟乾之維是為堂炳耀定中景命有翊廣開天門相我無極

龍角在田帝車所持聖人之生次舍在斯攝提發星萬壽是基

歲德所紀主病有符視其概祥傍射在隅於赫宗合靈其杖除

歲有焉神疑之大者集于乾陽街照辰舍乃謹祇除勿害純燬

煌二鎮星位于中宮行地無疆承天之功用集嘉福詠範是宗

鷲首之舍月后所臨東井洋二景耀昭森扶我元懿萬福來訖

左揆丁符右接坤陽執政啓門當我吉居祈祇不祥以寧皇輿

太白之精其神孔武憶我南西執杖執禦宜欽其于勿聞多祐

九月十四日高昌王大夫傳

旨作陳星文

元辰天罡

於惟聖皇受命于夫斗車提綱龍見天田萬物振羨威信是

宣以介景福樂口萬年

赫二有成惟天之首日月之行交道靈詠煌兮照臨景命先

復克相有道天子萬壽

從二營室天之玄宮以藏以息肅二雖二乃瞻元台惟茲是

從錫福未央如定方中

位南以西爰即于坤東井洋二有賦其源肅二中宮景命在

垣元吉之福斷昌以蕃

跡二太陽曰躋于乾順德維坤承暉弟旅昭光播和若春在

昭萬福來臨與天齊年

載瞻參雉明星煌二乃占其書其謹心良肅二中宮景命溥

將德于聖明既壽永昌

有歲太衝維震之宮青陽載熙木德乃通時維聖子景命是

逢導之太和被之仁風

日之行天至尊以先誰其承之維青之陽輝二煌二繼照四

方星輝月輪永保無疆

斗為天機日月耀芒酌量政事發運辰辰長於維聖于元台是

當錫福自天賦三樂康

大陽

東宮疾染赫乎九亡下被萬物羅天為重東賓西饒靡朝敢
志錫我亨福於昭輝煌

太白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執出入厥有常經探於軒轅占者以
告敬恭用筮享福來報

軒轅

聚三軒轅黃龍之體屬于內廷占者所紀兵戾來于非順之
數載荼載復轉作多社

太陰

占家于坎受陽以光配於大明流輝四方天清地寧軌道有
常介我景福萬壽無疆

太歲

歲維昭陽辰在協洽神君所臨萬靈來合皇主是林奉德秉
法我將我享嘉佑斯咨

白虎

於荒既二為允之神為素為刑莫之敢嬰迎祭于西為禮孔
殷神其食之介福來臻

太耗

滿庭之過神則害子從而虛之孰可賴子占歲之行厥有恒
所向易其音響我多報

迎神

肅三靈臺三光下臨百酒牲牢嘉幣吉金肅將祀事罔敢不
欽赫三洋二神其來歆

送神

靈臺有享神具來格其祥如雲其近如日嘉禮告成景既秩

秩相我寶祚於萬千億

醮星祝文

迎神

肅三清著曆求是司維有神維土有祇爰繫牲幣以禱以
析薦祀奉迎靈其鑒之

太陽

出乎陽谷升乎禱祭歷乎中天照臨下方愛而煥煦長而蒼
涼厥職有禱除福獲二

太歲

煌二明堂歲君攸居位于尊首殿于坤闈東井洋洋土德之
基錫我嘉福順我禱祈

歲后

歲德至春歲后配之黃裳元吉象腹是宜理其內教以佐無
為以國有禱除病雷

騰光

陰之始生實自於午於卦為姤柔順斯主皇有懿威元辰麗
焉是用禱祠惠我安痊

土星

中黃正无維土之神二氣上騰煌二向晨元辰有宮其光來
燭聖乎感必悉茲多福

婁宿

維王之生誕彌其月邇其元胎在甍之揭其宿維婁光耀燁
燁除我疾我安康母越

病符

六氣不齊庶疾乃生維其司之有神孔明執其靈符以佐歲
行禱以嘉薦惠我安寧

鬼神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過之伊忌既
過事我懷精毋敢凌越

災殺

冷氣所生日能致災以殺為名不亦暴或和以嘉醕柔以嘉
脯順而好生永錫多祐

喪門

白馬素車人寔忌之號落其門有神遊之上帝好生爾獨何
為捕而惜心安我成闡

五鬼

五刑之歸其名為鬼絀而弗仲有繁厥類載以酒糝米道以車
船既幸而除勿為禍愆

青龍

星有角尾其象維龍城二城二東方之宮木德司春為善為
仁永錫嘉祥百祿是臻

白虎

昂畢之上其象維虎有禮其武在西之許金德是司為義為
刑尚飲其威美疾用寧

送神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刑飲德揚陰降在庭既享既飲以安以
順神還應運福以時進

迎神 雖星祝文

欽若昊天觀察知敬矣即靈臺扶祀惟謹大庖既享大尊既
盈神其格思來享克誠

太陽

東宮扶桑赫曦來升群陰既伏萬國咸承朝有賜谷拜礼斯
在齊宮告誠綏祿萬載

太歲

煌二歲君臨於端門有煌朱方歲德收存當離之明如日斯
赫降爾嘉祥以輔有德

天罡

蒼龍之攝左為天田神蛟應龍景命所躔斗為帝車惟剛是
指相我有道來錫繁祉

小吉

維鵜之首土德是毓是為吉神厚德嘉福官噓歲三景命所
臨啟柔恭恭式薦其飲

功曹

寅為人統其方折津肅三青宮盛德惟仁煜二箕尾保我景
命克長克安以輔明聖

歲星

盛德至仁所主為歲長養生成福祿攸系煌二景光臨照有
方一人以掌萬國弼昌

羅喉

明離有神維南是司承其餘光勅載孔威其威孔揚其福亦
厚來降來享作我嘉祐

太陽

明兩作維繼照四方赫其有耀昭我青陽青陽有燁百福來
委俾熾俾昌以承天子

太衝

木德之盛次於震方至仁應規以佐青陽燭錫嘉福以賜元
氣帝后萬年本支百世

太白

長庚之精司其刑肆其輝耀日而行飲尔光芒順尔執度以安以寧佐我昌祚

榮感

赫二炎二揚光於天孰當其鋒奮烈莫前維國有道宜順軌則順行為福以相有德

歲后

黃裳元吉以順為則佐於歲君豐草民物靈室有祠敬恭禱祈陰陽理和百福是宜

青龍

東方蒼龍至仁至靈用尾之間赫乎明庭曾旒蒼玉禮祠維肅純二蛟二來降景福

白虎

允為白虎至難至武其德為金威怒執禦白旂素車象德以折風其從之百祿是宜

送神

成象於天降靈於地國有合儀克致禱祀禱祀敬恭神品匪遲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金華普天大醮音詞

建齋詞

續述不闕恪奉 祖宗之訓導迎享說求綏家國之基皇輅福于躬躬暨息留于中垂垂矣每懷於示敬祈年九切於好生伏願慶衍宸闈祚隆儲嗣乾和保合二光全而美暑乎坤厚順寧五穀熟而民人育

祈嗣密表

依祈鴻休肆膺伸慈念 祖宗之付托思民社之依歸重惟

繼嗣之瀚宵繫本根之固設嚴秘祝用格高穹伏願錫祚慶嗣申受上天之顯儲祥寶亨益崇萬世之基

皇后保安密表

尚奉上穹申言中虛克相憂勤之念每嬰疾疫之虞冀導嘉祥用綏福履伏願尚宸鑒格正氣宣通天清地寧保大和而合德寧成國治均厚福以資生

建增詞

奉玉基以臨萬國于今有年類上帝而編群神肇修秘祝仰輯薄天之慶俯將率土之誠紫壇森列於人文丹闕昭回於象緯伏願天垂甘露地發醴泉崇風受職以周放道氣成享而豐達求符至順乎佑 皇上元

第一日旦朝祭皇天后土三界萬靈上資宗祀先聖凝神冲漠世祐邦家祝延慶養保固不圖中間

齊年本支祭茶術

月律應時卦極正陽之盛天根開景氣升清旦之初通靈閣於雷風妙流行於山澤均承主宰咸赴禱祈伏願聖祖神宗陟降洋洋二而在上皇天后土卑高秩二以分儀地發禱符用隆寶曆延齡維水尚期懿德之同錫羨有輝更應多男之祝

午朝祭日月星宿祈日月齊明星辰順度

離為日坎為月瞻陰陽交易之機天應星地應潮祭上下盈虛之候儼宸居之伊迺望景之方中敷宣華笈之文胡步琅宵之境伏願赫曦繼昭煌二旁燭於萬方素曜並明肅二順行於九道帝車臨制四序曠和雲漢為章五緯成君訓此乾乾之兢揚錫子郁二之嘉祥

晚朝祭五嶽名山祈社稷尊安宗藩輯睦風俗醇

原百辟忠貞

觀符瑞而告功升中斯在出雲雨而及物望秩故崇嚴三民庶之具瞻肅三天真之下治即秘祠而用幣及初夕以飛章伏願方獄奠封靈祇受職宗藩輯睦永綏磐石之安風俗清淳長被膏露之覆

第二日早朝祭聖帝明王先農后稷消穰水旱蟲

蝗析五穀豐稔民物阜康
繼天立極實惟上帝之聖神開物導民實養無為之化育道秉機緘之秘教典衣食之餘功叙九歌業隆萬世藉白茅而明薦望素履於虛皇伏願無聲無臭以作孚鑿此小小心之昭事不識不知而順則密符大德之好生民風馴致於雍熙國祚誕膺於長久

午朝祭風雲雷雨祈風調雨順寒暑應時

鼓以雷靈瀾以風雨亦論功用之神求諸形體原諸性情主宰玄元之造觀萬物散殊之迹知兩間旁薄之仁無為而成有相之道日履端門之景靈蘭秘笈之科伏願天德備符嚴功成遠九農百穀無旱乾水溢之虞四海群生享安靜和平之福庶釋憂於宵旰用和惠於春秋

晚朝祭四海四瀆祈山川定位海宇清寧

一元合氣乘風澤於洞虛百谷來王出淵泉於溥博首五行而善利潤萬物以資主貨殖用興舟楫以濟稽古玄圭之錫沈苞養登之章伏願地平天成府修事治玉書保運制衝瀆之洪波寶籙宜年動瀟盈之甘澤民安居於樂土國養德於長源漸被所同考溥無外

第三日早朝祭三洞四輔經錄傳教宗師祈百神

效職巨擘忠孝國祚延長

太元結氣真思浩劫之初妙有垂芒朝徹延康之上奈質化工於物始傳流神贊於人間併昌運以長存瞻真符而不宰將輯簡穰之福茂陳敷落之篇伏願乾曆開天坤珮闡地種民在宥颺言清靜之風景命溥將相協玄同之造忠言彙進道德彌光

午朝祭左社右稷城隍杜令祀典神祇祈民樂太平物無疝癘兵疫刑措疫癘潛銷

泰社之土五色重嘉穀之委豐方澤之樂八成致幽祇之畢出帝命作九圍之武神靈會萬國之封力扶王局之安宙奉厥宵之降伏願泰階昭晰坤道順寧物阜民康無疫癘札瘥之害兵燹刑措皆生聚教養之時以至永年並依玄造

晚朝祭九壘土皇幽陰主宰資度忠臣義士立死橫亡六道四生俱登道岸

禮樂鬼神信顯幽之一致生成變化知闔關之無私即昭明君蒿之間布風雨霜露之敷三光啟燭九夜斷燧伏願帝命下招天陽來復玉槐軍申漕余忠義之魂瓊簡羽章起厥幽沈之趣羣類並躋於道岸泰和庶協於明時

散壇

五時列祠牌紫壇之燧火九宮飛步雅三碧落之空歌備成絳節之朝教散瑤華之景玄科有誠至敬無文伏願陟降在茲達玄黃之玉氣福祿來下生丹碧之芝英普與群生共承上祐惠

設醮詞

三青
奉承寶位對太上之顯光保佑躬躬馨潔表而忱摯肅清瑤館修設金科伏願元氣網緼真風舒邑室家祿胤膺福壽以

咸宜宗社臣民荷禎祥而均慶

玉帝

維天與祖宗既全界付自身而家國悉有禱祈爰慈其并用
千洪造伏願鑒觀微懼字佑眇冲保和宮靈之安錫羨本支
之盛至于臣庶共獲生成

星主

星環次舍仰瞻天極之尊氣幹陰陽妙宰帝車之運景光來
下秘祝用陳伏願司命紫微自中宮而錫福儲祥寶系率下
土以蒙休

天皇

坤拱神圖妙乘萬棧之會坐臨華蓋旁分六甲之司歲祀殊
庭啟禱宮宇伏願抱極樞而環照皆占至順之祥奉天一以
尊君增授泰元之表

后土

奉若柔祗配皇天而立極統臨廣寓宅吉土以升中為國有
祈維靈斯谷伏願群生成遂九有奠安玄乙調祠綏保徽音
之嗣黃流用課樂貽翼子之謀

至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祭星常國公奉

旨命撰祝文

迎神

朔二圓望三光昭明四方八維柔祗利貞蠲通百穢歲事告
成犧直多儀來享克誠

天剛

天眷萬方篤生聖明受命溥將攝提建貞天田之上左角所
經蒼龍鼓福萬歲咸寧

羅睺

受天明命百靈翊扶旁燭有光赤燦之餘百年天經形隱弗
舒敢爾示戰迎祥帝若

室宿

河有天源木貴天根帝命降社元台為寧定之方中煌煌燁
淳推而祀之萬福之門

平客

昊天成命如日斯昭運行推移載占其小有客冠素道接隅
北祝而後之易說以笑

小吉

乾以天健坤以地厚鷄首之墟土德孔阜肅肅中宮元命昭
祐六五黃裳元吉之繇

太陽

日以陳君月以復后陰承陽應萬福備有辰光燿融書其煥
明以壽以安以生以成

參宿

參墟耀靈土德長生台息其和聲為滋榮正位君履西南利
貞培本長源萬福來成

金神

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扶威以躋維殺肅肅其銳利
犀尚革土而從降福孔皆

太衝

煜煜青陽靈雷之門玉兔肖類蒼龍備恩帝胃天錫景命翊
元東望孔柯扶桑載職

太陽

肅肅紫微前星有輝上承天光仰接日儀煦煦為春明明在
時陽德粹純品物咸熙

斗宿

星回于紀斗臨漢漢璧合珠聯三辰齊光靈風元合璧此青陽同中有神源源流長

白虎

木性東季全行允勝刑德之交史謹其敬於竟晚晚負陽若闕率義從仁析報斯稱

病符

六邪之邪執執其契歲行神從臨午之位青陽占運道與之值祝以獲積安和允濟

太陽

靈臺有祀報本主日仰瞻陽光步我神聲歲周星回天序有秩牲幣敬共嘉惠中錫

太歲

日月次周成我歲功百神具來群蟠畢通明堂嚴嚴盛德容容享我報折以興嗣豐

青龍

龍有天德維木之仁大明生東獻歲櫻春時而消階時而審申施惠自天至于庶民

歲后

赫若歲陽其配在陰以肅內治以保中臨丁亥癸巳其提如林通幽達微鑒德以敬

送神

神來如雲神惠如雨彌天映日惠澤周普歲行維新秩祀咸舉相于皇明永作神主

黃嶽海大大懸清詞

建壇詞

歷念先朝悵神游之日遠言修祀祕導靈氣之時升闢玄景以通誠建紫壇而經始伏願懸珠空境扶玉力輿風馬雲車順陰陽而陟降龍章鳳篆舉幽顯以鈞陶

第一朝回薦皇朝宗廟

列聖神儀

肅肅在廟永懷弓劍之靈濯歌靈帟若美牆之見爰資神笑用導英儀伏願 列聖素臨萬真環拱寅賓出日近往駕於中天妙合迴風變化機於厚地

第二朝回薦

扎牙篤皇帝

企仰山陵想音容而永慕頤瞻霜露感時序以增哀爰即紫壇奠迴玄馭伏願天健其行而無息日窮于次而又新神氣昭明式慰臣民之望景光旋復更貽胤祚之安

第三朝回薦皇親國戚一切靈儀

藩屏國家實屬本支之盛流淪泉壤每傷幽顯之殊湖璇宇之流光迴銀潢之逝水伏願會陵絳闕受煉朱陵在河嶽在星辰還復生民之始

第四朝回薦后妃公主嬪御靈儀

梓榆在御歷思儷極之尊卑服充庭備念標華之盛既生存之弗末致薦悼以惟勤伏願施德自天資生顯地性靈不昧釋然幽滯之懷運祚無疆仍會聖明之樂

第五朝普薦勳臣宰輔文武官僚

追懷神聖脩殷薦於曾霄爰念臣鄰 於厚壤俾作膺於金錄庶仍從於瓊輿伏願受日之光承天之佑圭璋濟濟

第六朝普慶兵刑橫死男女眾寇

賦王國以垂神明昭昭秉民變而不昧

第六朝普慶兵刑橫死男女眾寇

於厚壤俾作膺於金錄庶仍從於瓊輿伏願受日之光承天之佑圭璋濟濟

內備外攘，罕克兵刑之用。上征下暴，更深泉壤之悲。拯無告於重陰，莫有資於大造。伏願天光旁燭，地氣昭升。斷者續死，者生。頌釋幽閔之故，相病者愈。壽者樂，永為化國之新民。

等歌

第七朝普度普天聖土兆姓群生苦寒窮魂幽靈
國家每念於生靈，則脩治道體，或淪於苦趣，更轉化機。啓勝會於今晨，廓迷塗之宿業。伏願陽開陰闔，天施地生。統歸把符仰玉真，而得度存和正。圍大化以長年。

皇物

第八朝專為和安天地，調順陰陽，保國家，慶民存順。沒寧極幽明，而無憾。往禱來續，妙化育於不窳。宣金錄之玄文，保靡闕之景運。伏願乾坤誠德，日月垂光。列聖在天，共敷恩於祚胤。一人有慶，永錫福於臣民。

第九朝昭謝皇天后土岳瀆山川陰陽主幸

天佑邦家，總基圖於九有。日臨海宇，妙樞紐於群生。仰三景之高居，罄一忱而昭謝。伏願降年有永，錫福無疆。凡在臣鄰，咸保忠貞之前。庶幾民物常依道德之光。

解壇詞

肅肅崇壇，既備九朝之禮。煌煌金錄，益增列聖之光。熙事告成，誠心孚格。伏願神隨天運，福被坤輿。瑞日祥雲，常麗中霄之景。太山磐石，永隆萬世之基。

設醮詞

三清
天眷基圖，列聖繼守。成之端時，因曆數先皇成款代之期。敢緣追遠之初心，普致闡幽之忱。禱伏願開明三景，敷落五文。九轉成真，既備生神之妙。百靈交電，復還家帝之初。仍錫壽

棋并祈康阜

玉帝

昔扣玄宮，導近親之神識。端臨素幃，致大賢於嗣君。乃降秘錄之科，濟濟幽閔之趣。伏願昭宣天德，旋復氣機。陞降帝傍，九族逍遙於金闕。經緯宇內，群生成運於縣圖。申錫長年，永依妙道。

后土

基圖鞏固，每資厚載之功。體魄歸藏，謹候昭升之氣。降璇宮而來，卑鑿金錄之慈。宣伏願效法成能，資生有道。超神太極，齊日月於中天。合景至陽，綏子孫於下地。

東極

先皇款代，因軫念於幽局。上帝好生，爰禱祈於東極。冀瑞光之遠，速引群識，以俱超伏。願甘露潤林，慈雲就日。丹書寶蓋，並從妙道。以高居玉曆，金符永鎮生民之極樂。

風伯祝文

東朝有命，祇肅元壇。上帝降臨，萬靈奉職。咨爾風伯，塵路惟清。戢暴扇和，熙事用成。急急如律令。

雨師祝文

咨爾雨師，澤道是司。和陽散陰，相成祝釐。

皇后修設黃錄大齋齋意

言念示親，將薦誠於既遠。運灌人故，屬在救之方深。肆嗣皇維序之新申，前日額天之寶普。超幽莫成，濟生靈伏願。道妙無方，真游如在。升九霄之神氣，衍億載之昌圖。九圍化工，並承德施。

正薦位白文

七言念先朝 列聖帝室，慈親垂遺體魄於人間。思導神明於

天上鼎湖子隨我與臣妾之悲舟閣禮成既得基圖之托及
燕休於長樂申折構於太清暢然霽露之寒恍若風雲之會
龍儀虎衛陽光照灼於朱陵貝闕珠宮明水激揚於東井願
金支之並濯與玉氣以俱升穆穆乎秉德以肅雍洋洋乎在
席之左右輯和九族驩嬉還若於生存旋歷曾霄感英頓忘
於疑滯返至真而無外與造化以為特况王政施仁必先無
告而大鈞播物何間有生更推滄海之餘波徧及幽閩之苦
趣妙機所運造化同趨明則復為人亦我聖神之賜欵而錫
之福庶乎寬大之恩嘉與明時共躋壽域惟天地日月合德
合明保子孫黎民能安能久

孤魂榜

生死者晝夜之常汝勿認昭昭靈靈之議坎離者乾坤之用
平以開生生之基茲有清朝東家慈極尊尊而思遠於
九下親親而念及於幽遐墮揚 列聖之法筵並旨惠重泉之
苦趣如茲良會實號希隆汝孤魂等昔受天地之降衷其初
皆善各聚形氣而逐物以妄為常貪者徇財烈者徇名忿則
如山怒則如澤極沈淪而愈辱恣惡蕩以忘歸因根接塵隨
境生解為寒冰為湯火皆其一念之差為冤賊為豺狼遂入
萬殊之變原其名歎何可歷陳我是以廣太上之好生推妙
藏之濟眾酌黃華於東井蕩尔形骸耀丹冶於南宮陶其美
質宿業不存於故想化機更造於新成不瀆不焦尔可以見
本真之不昧能流能始爾可以驗道氣之常行取茲三景之
開明即詣諸天而受度更無退轉並樂超升

正三門

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擁道家山

啟玄殿

只尺天光開玉府萬重道氣見金容

正萬位

雙鳳隔雲開筆路群龍環日護天香

認真殿

春宮寶漢二台貴朝步星辰四輔尊

萬法定壇門

綠章封奏通三景絳節趨朝引萬神

殿後西門

玉殿受籙春意滿竹宮拜號景皇明

北斗殿

慶雲郁穆承天闕景緯昭回共斗樞

殿後東門

仙音縹緲鸞鳳合神衛香巖虎豹間

景曜殿

三光合景扶元氣五緯齊明報德星

寒陽殿

五文結裏問天極九氣生神象帝先

朱陵府

九華曲蓋迎司命七寶芳林主好生

齋廚

金鼎蟠龍甘露溢玉芝成家大禹靈

齋室

報聞千歲蟠桃執約取九霄飛佩來

艾郭

莫就此間存活計便教向上得光明
祭風伯文

維風有神在異之位地附天而不墜持巽於中陽旅陰而時
行扶搖直上今則至尊有禱上帝來臨伏願宣靈靈於八門
穹祇翁合御飛塵於九地子雷擊清

祭兩師文

恭承帝命祇祀兩師出雲氣於山川彌綸變闢濯天章於河
漢飛洒玉都今則肇起玄壇導迎法駕伏願六龍調馭順和
協於陰陽萬物潤滋肅潔清於天地

長春宮祈禱保安齋意

上天眷佑長貽宗社之隆至道冲盈式衍邦家之福為偶製
於疾疫爰謹事於禱祈伏願聖鑒昭回祥光旁燭身逢康泰
暨中壺以平安運協壽昌與多方而寧謚

青詞

治平之運仰祈洪降疾疫之生敢忘忱禱爰命羽衣之士敬
敷寶笈之科伏願五帝儲華三光協德身康強而逢吉有求
壽祺國清淨以無為均蒙福惠

崇真宮祈福保安齋意

不求付託仰資天地之和祇有嗒若偶感陰陽之吝善道播
於康復爰謹致於禱祈伏願輶福上躬錫禧中壺前星炳煥
協家國之尊安景既熙明及臣民而疔壹神明垂祐不顯隆
平福履愈和偶嬰疾疫敬祠神宇備感琅科伏願景既來臻
壽祺永錫康強逢吉 承宗社之安化育成功長乾坤之造

祭海神文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既殫閱歷感時厭漬茲
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手相臣來言交修
用字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臣亦克受職我土既國民
生底安六府治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爾以忠順主潮千吳潮今為灾吳其沼乎爾其揚靈具訓海
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
令名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小上梁文

伏以龍光有赫象教方興式嚴前殿之崇祇奉祗園之勝上
棟下宇方締構於良工細補大業並具材於貞幹成規斯在
願力維和伏願天相聖心佛加神運百重開楹移來天上之
慈雲萬歲山河永鎮人間之福地

吾殿小上梁文

兜率化宮移來地上梵天新剎示現人間坐延眾佛之臨殿
有四阿之制鈎心闌角先崇飾構之宜審面飭材已具經營
之素式觀地架儼若天成伏願龍象翺扶鳳皇翔繞丹青金
碧赫然佛日之輝彌敷文章永著 皇風之盛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以虎踞龍蟠即淵潛之佳地雲興霧涌建梵筵之新宮競
觀中正之居赫赫大雄之座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
文孝皇帝惟天為大如日之升經綸既正於洪規崇信不忘
於願力美矣善矣大成舜帝之前詔經之營之匪為文王之
堊詔我佛有護國救民之助 吾皇示報功崇德之心黃金
滿布於祇園華構上移於兜率式崇大殿爰舉脩梁相我工
人陳茲善頌

拋梁東

日上扶桑散曙紅鹿苑珠璣溼曉露鐘山
草木動春風

拋梁西

石城突兀護江堤舊時曾見群龍舞望幸
猶聞六馬嘶

拋梁南

蒼龍曾此卧江潭風雲會合千峯一山谷
傳呼萬歲三

拋梁北

瞻望帝星臨萬國山川誰為地東南形勢
只知天咫尺

拋梁上

白玉毫光千萬丈 吾皇遠似覺皇章
象人天皆拱向

拋梁下

亦有幃幃千萬厦彌天法兩本無私漏月
明珠寧有價

伏願上梁之後

皇基鞏固紺宇尊高絕德萬年共祝
聖神之壽遍大千界同沾殊妙之恩萬歲萬歲萬萬歲

吾殿上梁文

伏以浴日九淵現預符於鐘阜承天八柱建名利於治城爰
開方廣之筵用祝周阿之殿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清明有鑠故德不遠焉起
新河萬斛綵舟之容與鳳歸天闕七重寶樹之檀藥九鞭跡
之所臨宜珠光之共護倘梁登舉善源斯陳

拋梁東

萬夫紅光接寶宮古佛昔來龍鏡座高僧
時語錫飛空

拋梁西

長女日近碧雲齊但依具闕瞻龍象即是
鸞鶴慰羣虎

拋梁南

千年壬氣現優曇浴龍池水皆功德擁日
山峯盡翠嵐

拋梁北

上意每憐江樹碧紺宮留額國南門華蓋
瞻依天北極

拋梁上

紫蓋紅雲春滿綠舉頭見日庶民心思佛
思君同一想

拋梁下

慈雲恩雨均沾灑三年以至萬斯年長樂
昇平承福殿

伏願上梁之後

皇風遠播佛日同輝四字八荒均被覺慈
之化億靈萬載永歌帝力之加萬歲萬歲萬萬歲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六

東臯賦為趙德莊作

出東郭以騁望得逶迤之方臯窈窕脩筠之舍盤桓嘉樹之
 高秀野綠縹緲長隼翠濤界畦疇以分畫列藩籬平周遭汎崇
 蘭於舊畷薦幽澗之新毛為魚樂兮天光雲影之動湯虎豹
 蔚兮山輝川媚之薰陶結幽居以靜好不窺園以為邀或視
 明星而弋鴈或饜朋酒而包羔其有棄故履於軒冕託遺響
 於歌鞞者乎吁嗟惟麟委綬在畿眇故封兮江海悵王孫兮
 不歸載耘載耔載裳載衣忽十世其將遠挺二君而奮飛奉
 賢書以造廷並榮名於常旂鸞翔鳳翔赫其有輝值炎精之
 既淪遽歛翩於喜微於穆季侯知德者稀中田有盛兮種瓜
 北山無蹊兮采薇悄悄隱憂兮顧懷懇懇當金兮疇依慙膚
 士之不億懼俯仰之多違侃侃廣文特起無儔內有明賢之
 助外嬰憂患之酬二親高年一身百謀煦煦陽春英英涼秋
 星華帝於名郡常曳裾於諸侯觴詠不間於絲竹旨甘頻及
 於交游積累之勤百福是道妣媿子孫食德不渝嗟予少時
 迎于名門揮弦飛鴻垂綸遊鯤老至不知車馬身存夕草載
 露黯黯銷魂訊故老於岑隅索履跡於崖根秀煥娟兮既長
 鬱蒼蒼兮蒲草孰碎世於醉鄉樂舒嘯於立園晨光餐其盈
 庭鶴鳴聞于九天黍稌既豐華實載繁俎豆衣冠古而又文
 東臯之人其昔之桃源也邪

芝亭求言

古詩四言

環洲詩為蔡夫紫作

溪有清流環我中洲襟華鮮明芳草和柔詠有文君鳴有雉
 鳩采宋遊女侃侃良時載歌載游在我中洲湖瀾無端沿沿
 無止既采蘋藻亦有蘭芷觀彼嘉魚一日千里彼賦彼賦皆
 為方田分合雍丘我流壁旋星迴于天雲媚于川君子樂豈
 眉壽永年言命輕舟言載百壺駕我乘黃獲我麋鹿沈沈彭
 蠶至于匡廬詠歌以歸清風載途

冰雪相看亭

趙君有道之先故宋南渡時自東都徙分宜二百年于
 茲矣其大父登進士第仕至文林郎湖比憲司幹辦公
 事其父兩舉江西轉運司進士覃恩受官宋亡不復仕
 城東故地美竹萬箇作亭其間而隱焉名之曰冰雪相
 看信國公之子平遠宣慰之所題也有道信厚敦厚衣
 冠容氣翩翩然有王孫公子之遺風敏稼穡以服微賦
 謹詩禮以保族姓無外驚無妄求弗變其父之志以老
 其身以長其子孫是以士君子稱焉夫元亨利貞之為
 德猶春夏秋冬以為時也君子觀乎運序以自處則合
 於時措之宜而不過焉方其以振振麟趾之賢處富貴
 之極則大亨春夏之時也自其來南族蕃以父非秋之
 利乎其在有道為父之貞無疑矣冰至堅而不折雪至
 潔而不汙凜然相省不接於他物誠得處貞之道也予
 聞而善之故為之賦詩焉

挺挺直筠翠岡之陰豈無春陽匪今斯今高宜於天下蟠地
 深不易其節侃侃素心豈無膚皸白駒騷騷我獨考槃樂乎
 幽林堅冰在淵積雪在空獨往不迴悠然行吟采采紫芝園
 綺是尋遠來陶生撫我素琴觀乎古人副我風欽

竹林七賢圖

瞻披倚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隄華松蔭丘植表界壤翦茅宅
幽梁度高嶽臺隲中州方床讀書異宮同休詠歌相聞觸互
相求或時名葉或釣游脩課藝葦非植坐思遠游羅纒微波看
雲良疇逸而不放儼而自脩秦哉沮溺逸子巢由按圖以觀
末宜春秋執若五君遺其故儔糟粕塵世高踪莊周我懷古
人遜而遠憂安得揮弦以招湛浮

竹溪六逸圖

悠悠遊川矯矯逸民携書相從敷席水濱支頤負暄揮羽却
塵躡袂遠道隱几重茵幽響中發虛錫載陳投我嘉言言和
茹醇優哉悠哉及茲良辰山有鳴鳥郊有游麟濟濟以寧我
懷古人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王所藏蘭亭圖

衡茅負晴旭有客至我門共披會稽圖山木盛續紛眾賢坐
水次飛觴汎汎云夷曠各有趣高閒知石室幽情付後覽陳
迹感前欣悠悠千載來不異更且昏探穴問神禹望海悲秦
君逝者皆如斯死生固奚云所以鼓瑟人思從童冠羣春服
沂新浴歸歟聊永言撫卷不知老遐思在茲文東南極積水
日暮多浮雲

寄題曹元賓尚書臨流圖王繼學朱政畫

昔聞通炎服中道臨清漪瀟瀟瀟荒日悠悠動寒颼來者何
滔滔逝者不可追聖有川上敷晝夜固如斯解纜手自濯浩
蕩志險夷高人今摩詰萬里同襟期袖裏為幽思滯雨更題
詩三年反田里春河釋水斯舟楫擊野樹催休晡晨曠上堂
喜懼集艱辛謝親慈入室換野服登山采靈芝庶以求年壽
豈惟襟朝飢開囊見舊物感慨深係之歲晚金石友看雲立

多時憐我不共看寄言令我知來鴻春苦早去燕秋易衰道
遠不相覲加餐慰遐思

王隆留題

仙真治茲山重阜隱延廣冲與元氣會運至法靈響與世作
司命神宇廓弘敞及門春雨來玄感副夙仰摩挲著時樹託
身何蕭爽千載抱微息日月共來往欲為黃髮期日待紫芝
長上天垂光彩月出紅海上故人不可待惆悵理歸鞅

黃堂留題

雲館息塵鞅夜間春雨聲溪水傍階長仙茅新綠生曉氣動
原野曠分見夷平神真昔參合觀泉宅幽貞儼然師弟子歲
來會秋清遺民千載後高宴從蕭笙因嗟蚤好道晚歸濯冠
纓纓首望遠海駕言羽翰成神仙在平地崎嶇愧凡情太乙
有移召中洲良可營

記夢

夢行衡廬間千仞過蒼壁崇高仰神明深廣下不測雲雨蓄
盤礴時至如欲出網緼尚回旋揮霍忽奔逸物在匿在允樓
若後靈靈黑波汎高樹木葉走崩石升身登玄間縱觀龍變
跡俯視九州野草木有燧澤乃在風雨外手畫素三尺揮葉
極動湯落墨更沉鬱圍成示坐人共咲不可得願瞻以臨淵
恍惚增歎息因之命有輿出閉聊有適大術何舒舒白鶴從
數客粵經幽澗濱便上青松側憑高望遠水雙魚滂虛碧拂
石共容坐芳草藉允膝忽然聞鐘聲曉覺北窓席

次韻陳溪山樓覆

頗憶蜀井西樓閣每易討披心剖魚子東皮充簪掃刺工巧
綉履文緜象花草輕鬆隔沮洳緩步得堅好長跪獻圯下會
期後三早知君貴賤履步降恒有道憐我涉世深垂誠不待

造麓就歷淵水縮縮奉師保時行不違矩燕陳歲年老

其二

解鳥還上方歸山據枯槁禁足結僧夏陳編謝探討隱几或
過畫疑塵遂忘掃行庭不見人誰或踐生草寔由筋力衰無
復馳走好前年當此時微名出城早追度龍門水賜見沙頰
道辨湖忽逾年始克罷燈造威君素履詠幽真可長保耆齒
若芝人長歌宜知老

其二

六月乃雷雨良田不憂稻獨念桂林茂鴈熟赴甸討道路備
攘掠所過淨於掃紳人夜送軍吏卒何草草餘亦人類義
利啓戎好草原可制亂機要貴及早夜來送者還頗言賜橫
道諸軍四面集同月約皆造誰為飢渴謀性命安可保黎藿
雖薄祭對之令人老

浮丘公吟寄赤城陳道士入山有過為溪山寄

浮丘生上古形神蓋不泯說詩秦漢間安知非斯人世俗者
淺迫無能信直溥雨雲不待族飛光越憲塵音知有道者千
歲一息與金精歷可鍊色重無磨礪蒼蒼紫玄峰只又天此
辰神明寂已定尊高此依因握機票元化同流溥無垠所以
赤城子從師踐荆棘三周日却中志確神乃親庶間玉季相
旭陽射光新稽首受餘嘜骨換非昔民不遂恒在茲瞻然願
知津先生回有闕為恭若遂巡賤子請執御端輓駕飛麟

為變理並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樊侯起高科得邑舒水上民淳事稀簡田野甚夷曠戰爭遺
跡派山水良足賞鸞樓兩昌射英爽亦壁符古仙家白雲美人
化黃髮若若龍眠山一士獨可尚高懷托十載妙畫極羣
向來讀畫處春兩草木長表遊賢遠瑤席共來真彈琴

坐終日微泉散清響來考安可期徘徊以招張畫圖記彷彿
聊以慰遐想

和陳溪山韻

幽人慎養履古道思獨往瞑目登高臺浮雲不足上牙矚
仙骨沈癡濯神爽遠懷空江靜耿若孤月朗河漢有傾注山
川遊想歎跡倦飛翼歸耕故時壞好風從東來空谷感隨
響詔書薦遺逸郡府屬高仰聊持東湖水往助敬厚賞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幽林有聚蘭菁菁秋不衰憐彼采藥人不識敷榮時涼風動
綠葉清露生華滋世傳神農經圖書竟空披深根奇道藉
以瓊瑰詞同心求為好豈但服食宜先民昔有言所貴者見
知舊聞絕行仙挽有童孺塗南陽有黃華西山多紫芝度世
未聞道嗚呼空垂枝湛一保仲烈訪御正不奇靈苗無助長
無為以熙怡始信斷金利終古真不移千載同一息敢忘若
子期

送雲石印公還徑山

東出榜如室西投香燼峰曲折披騎驢倚杖印然燈共
過夜曉日忽經冬天山斷綠想海國識行蹤忘言及生滅抽
簡托踈慵追憶塔中相表茲雲際封幘父謝五鳳來護燭雙
龍

題張觀海所畫虛舟竹所二毛圖

虛舟倚亭卓脩竹相因依水木有清華魚鳥淡忘歸鸞舞晚
色靜鶴羽傍林暉似是鑑湖曲幽榻掛朝衣古道日已遠昔
人相見稀茶淫駕雲霧蓬壺是耶非

送龍翔高獨峰上人還金陵

承詔寫宮榜馳使出丹闈黃金射江海光景依日月遊來垂

十載感鴻嗟白髮神靈在雲漢賦賦傲明發松園何澤潭風
志返超忽幽士住精舍諸妄久息歌浩劫繼止水高峰獨首
峯觀察勝願力知我心兀兀清風不可執振錫出林樾

送海東銘上人十首

積水衆鷗滅春空滿餘雲掩室坐脩竹天花散續紛上人東
海客來去何見聞飛錫還日下珠宮浪泛泛

日色出海水千波散明霞一杯承足來九載不為賤要觀香
爐峰折盡長風沙微吟動林響香龍送浮槎

我昔茶峯發東望候日出子從日下來海水中蕩清坐受龍
女珠簾垂夜光室持遠定何有長空斷鴈一

為法不辭遠遊近歷年載衣中得故珠終夜動光彩隱持一
支香歸泛萬里海駕言乘桴行沙際如可待

旨善虛虛豆生芻長水碧無堪餉耿射東海曙
空壁破榻夜風雨神光發慧劍射東海曙

燕坐共神月行吟向孤梅有懷匡廬山老人交崔嵬洗鉢三
峽水振木東林臺乘槎動歸思欲去更徘徊

山居如老禪坐致不請友何方簷下雲識我門前柳翠竹不
碍山黃花紛在手未覺酬對難離妄亦無取

老胡昔東游勝士乃西度到岸無彼此不憚費錢獲要之心
本空一了不移步龍宮解相迎黃金已先布

百鍊成利器千金來海邦清霜凝秋水國士數無雙持正行
正今魔邪執不降觀子製名字高風凜寒江

止觀寬心要律儀檢凡身密言轉相付海利幾秋春音哉善
根熟一徹無遠巡子來得何法歸報日遊人

楚石琛藏主自將山歸却欲就蒼林開藏同舟浦
江之上賦此贈之

江之上賦此贈之

手携北山雲却上西江水月明洲渚生葉落風不起鹿舟不
移棹寒波釣金鯉銀河轉碧落北斗去天咫龍吟匣中劍虎
躍弦上矢殺機誰敢當吹毛豈輕試且兼格千函不榻朕雙
履惟應勝登觀悠悠度年歲

題東郊山房

秀挺東郊山雲氣常覆之林丘翳幽潛流泉發芳滋盤桓在
中谷良疇漾清波開堂直岡景長年誦書詩孝友夙所敦求
道遠有師雅志尚端索凡近詠難知康樂昔賜履該歌足遐
思啓書訪前聞往跡無所遺瞻彼南澗松深根連喬枝厚專
植高節鬱鬱令令安衆木不同派恣哉副深期

題蒙庵為黃石谷賦

東南有高丘下臨萬家邑汪洋決春潤沃衍盛秋入群山若
浪波起伏翠重巒靈運好奇險高平罕相及幽人園綺間周
覽度原隰隨山導清泉積石拾層級結庵以蒙名果行信所
執良時一來游朔月九交十門當星斗高隴臥風雨濕一川
燈火歸宿從雜車笠登高愧能賦騰身竦山立

為黃氏賦大雅詩

岐山鸞唳峨鳴鳥昔有聞周公盛制作經綸以弥文朝事接
燕饗勸勞兼賓軍肅雖述盛德工歌贊前勳流蕩垂濮靡何
由返咸雲陳肆鞞有見吳季真不群公子有古妓歷然宮微
分大雅忽有作青春日方殷高堂以君之樂康求欣欣

己卯十月廿二日從宜春郡懷嚴伯威觀南軒新

閣登舟有賦却寄同游者劉粹中賢良

茲郡多美泉小大各有神深澗夾温厚草木何光新披圖閱
名世碩皆仙佛人跟儉寡外鷲懷哉此良民退之文既遠泰
伯學未醇昔我朱與張遺言存縉紳東湖有新閣下臨南澗

濱周眺忽已晚皎然仰空曼虹翠巨溪流落日車馬塵尚丘
間巖祠鐘鼓嚴昏晨江潭嘆播落各邦感宜春為治古有道
川原隨所因華構相為雄大雅竟誰陳移舟古峽口西望蒼
嶺响浩蕩無與語迤波絕垂綸

秋堂

秋堂者臨川吳生文明之親舍也生才甚清美賦詩婉
麗無塵滓之汨觀其同門未之及也昔胡邦衡以詩人
薦宋文公大儒豈以玩物以成名哉性情之正冲和之
至發諸詠歌自非衆人之所能而士大夫各以其見見
之耳生未可自喜自畫也是以為賦秋堂詩云

問巷多賢塵秋堂獨高深有子能讀書幽懷發微吟天高風
露下澗泉落危岑神仙絕飲食穢濁無留泥所以聽夜誦共
愛風滿林神清易以哀情長恐成淫大冶昔有作九牧歸去
金鑿樞下五石工成振鴻音宜風萬物暢神祇肅有臨鳳鳥
鳴岐山人文示來今候垂入床下嗟哉苦勞心

清風拂高堂舊席忽已除下堂具甘旨上堂列琴書垂紳風
夜至再拜問起居誦詩已三百習禮少壯餘納交君子室執
衞長者車為樂古之道誰能昧其迂

題雪泉齋

長河汨凝合微泉自温活蛟龍依以生抱困待春發南雪不
到地流泉常在山飛英散絕澗流斯響澗凌融結各有方不
息在無二觀茲保深長乃得養生理濯草薦寒冽春陽向熙
怡君子遠莫致求言以相貽

平江開元雪總光禪師訪于臨川山中其歸也予

與賓客用一雨六月涼中宵大江滿分韻送之不
足予為繼之而予分得一字

積雪何處高蜀山家舊翠海東極孤絕目送斷鴻一徘徊砂
樞樹冥坐但空室國果墜宿雨當晝從定出八月露水繁石
鉢滿華鬘相會豈無因分床使涼密

賦彭氏靜陰堂

君子澹無欲淵然事幽潛具居觀物初天機引休恬寂寂象
愚朴容容無數狀群動不知止謀思隨鈎籍反息不及踵乘
舟隊漸漸豈知本湛一不與利欲兼圖書發聖經受命字不
占戒慎保靈秀先幾發微纖進善取損益閉存日惟嚴浩浩
厚有積愆悠漫何淹盈科以時行小人斬厲餐虛堂積雨霽
光風草侵簾空洞溥能澤止水澄秋蟾善學在年富勇哉副
遐瞻

秋山行旅圖

春夏農務急新涼事征游飯餒既盈粟冷絲亦催裘升高踐
白石降觀索輕舟試問將何之結客趨神州珠光照連乘寶
玦珊瑚鈎乘馬垂首宿嶺自上高直策名羽林郎談笑覓封
侯大行何崔嵬日暮推回轡古木多悲風長途使人愁蕭蕭
見木末足倦箱雲稠谷口何人耕禾麻正盈疇出門不及里
酒饌相綢繆壯者酣以歌期願醉而休安知萬里事有此千
感愛

為題馬竹所九歌圖

屈子久去闕行吟山澤秋思君不復見婆娑感巫謳仰瞻貴
神遠俯慨深皇幽衝波起浩蕩玄雲黯綢繆初陽騎扶桑奔奔
蒼陽海區渺渺君夫人遺珉在中洲壽夭乘陰陽孰知制叩
由慨然長太息悲歌為離憂相象以愴悅開卷令人愁

清明山房詩為危太朴作

橋首望太清正色蒼以玄嫩嫩何厝歷日星高轉旋遊塵雜

氛氣起滅尋丈間谷光見樓樓孰與為控搏所以學仙者凌
空怡妙顏質化入常寂疑暉托空山據會觀往來生死何足
患妙哉大朴子難為世上言

次韻太朴良友對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之作

得謝何休溼消搖在巖阿結廬庇風雨焚園纂藤蘿塞坐古
人書日夕猶誦歌追念少壯日玩場亦已多競就事補塞奈
此避春向美人百里乃遊若隔山河興懷貽好音綴藉三春
花報言慎芳歲卷石崇魏我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歸田棗二
蘇虞集 伯生

之學末言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劍銘後

豫章高秋穿高閣乃出此初相好樂當時冶鑄絕精英土融
沙沉更銷鍊消實所存如冷電江流不與盡光却神光內閱
氣逾深鑄察誰能動冥漠等閒千年不一試壯士酣歌說揮
霍嗟予衰朽雲滄顏空對涼風起天末或言江中有蛟龍當
煩仙人下寒廊吾故臨風拂其鏐神伏崖陰無敢作

劉忠肅公之四世孫中書舍人諱震孫之曾孫益

之題其君曰雲松巢予家與劉氏累世之契故為

書忠肅公文集之首詩三篇并賦此詩與之

丞相昔遊泰山頂天風浩浩春盡求玉檢微茫不可求但覺
靈霞熟丹鼎白日人間知水流前代衣冠成古丘悠悠憂患
何足計直道千年橫素秋徂徠之松數千尺東連海上莫烟
碧中書偉人如玉立每向南風望東北濁世公子何翩翩却
憶匡廬還謫仙夫容出水耀初日五色光新天為妍我今僑
居廬阜側西視栽眉歸未得豈無雲錦晚相娛月落終懷雪
山白森森喬木曾東家河間禮樂更光華勿忘先世舊遊處
吾林爾馬膏其車

吳興趙子昂十馬圖

昔在秘閣見十馬云是韋偃之所畫此圖位置畧相似心神
偶同豈臨馬馬種本自隴徒來灑灑清泉更瀟酒常恐一日
風雨至感路波濤遠神化豪雄奇氣今豈無夫見深沈如此
者君看最後臨岸馳自是真龍無世價

畫馬

百年升平却走馬立仗天閑常見畫蕭離離頭八十翁却寫西來大宛者高蹄如鐵項如鈎風鬣蕭蕭首宿炊常見真來騎不得長嘶要蹴毘陵立

題畫

連官亭裏古墻陰
積雨過春黃竹深
老樹無枝交屈鐵
立石有書名錯全
屹豪池上寫幽鳥
承恩春日風光好
當時就戰今日頭却對蕭森倚秋吳

空山歌

高堂芝山鼎公宅
雅川作圖幾數天
秋天薄雲千仞表
春雨喬林百年物
憶昔侍郎鉅成都
將佐盈庭賓客趨
錦官城外旆鼓發
駟馬橋邊高蓋車
先鷹雉在小東郭
丞相祠堂同寂寞
嚴公同訪杜陵家
退之亦到惟西樓
我君畫我又不歸
江水映人秋日暉
坐看蓬萊總乘海
自古兩城天下稀
公子親仰陳氏龍
我初至撫轡躬冠者
君揮翰甚風流
豈想重蓬黃毛換君言中間
一再來數見先公
胸次開鸞花風雨
必求友水竹園林持酒
盃嗟予晚歲始能
退宦有文章驚海內
平生不受簡書畏
故家高致君應取
園中山色積翠濃
雖欲會子將為從蜀人
相如銀能賦行荷
山木歌高空

為煇王圖題畫春曉圖

夫空山陽萬家邑
石嶺戴鞵紫紆入
溪水西行夜雨深
運材乘柘春雲隱
昔因荒迥少官府
日莫狐兔作人立
自從置縣二百年
稍有衣冠更俗習
讀書進士比會聞
閩室黃金亦家給
山中白日浮雲多
負乘因仍足車任
欲俟世肯國數信射
粟君門耻公襲朱衣
作監列星宿遠人
豈意高軒及接琴
不鼓書牀稀綈歛
無魚賓客集紡衣
使者停車見黃堂
大夫下

床指登高望遠
送我鸚鵡雙鬢
髮度原隰人言
桐鄉人陵我
我愛桐鄉車於
恒畫圖千疊山
木細菱含箭條
莫忘昔

題馬竹所畫

霜浦木落江海空
棹歸來向翅羽
雙松千歲如鐵石
為爾回薄放天風
憶昔神龍朝所化
文風滄波弄明月
望中舟楫雲氣生
直接銀河上瓊關

煙元鎮規模董北苑水南宮文子隱山水雲物殊有標致見示春江捕魚圖遂賦此

春江聚網萬魚急
漁人相逐魚相逐
魚相逐山何寂
蕪荆雲相乘不相及
海國冥冥秋影微
黃葉江南一棹歸
人間得失兩無迹
不廢山水含清暉

南園

筆蓋三峰立大表
山北山南青未了
賣者兩雲字出
太學幾供徐霞
陵飛鳥岡頭春
歸寧未歸樵桐
鳳皇相因依卧
龍之踪思外氏
惟望耀光生翠微

題向大夫畫馬

國朝畫手向大夫
親臨伯時閱馬圖
伯時絕德鐵面語
故筆驛驪像此都
此都大夫八九十
千馬萬馬在胸臆
偶然數畧落江南
捲東上箚謝槽槽

同開先南苑旌旆師觀息齋畫竹卷於崇仁普安寺燈公之俾室蓋燈之師一初本公所載也因記

延祐甲寅息齋奉詔
畫旌旆駐南楚
地之同寓慶壽寺
同手時為太常博士
俯仰之間已為陳
迹乃題其後云
嘉熙殿裏春日長
集賢奉詔畫旌旆
從來二十有五載
飄零發異到江鄉
馬廬商人昔同住
身見揮毫鳳鸞翫
木括石欄

嘉熙殿裏春日長集賢奉詔畫旌旆從來二十有五載飄零發異到江鄉馬廬商人昔同住身見揮毫鳳鸞翫木括石欄

道園學古錄 卷二十八

是何年脩竹森々長春雨

題村田樂圖

尺素自是高唐物，望如秋水宜設色。何人畫此畎畝間，二三
老人若相識，茅簷蕭條古樹下。農務未殷，牛在野或冷鸛鳴。
脫籠繫或弄獼猴，咲咲真殿老翁政。自如兒嬉，高髻蘇眉相扶。
持古時粉社，祀田祖移饌。高基隨所宜，抱甕初來未貯酒。亦
有生鶩，死延首村優，競捷學真至。犬怪遊驚，兒拍手拄杖出。
門欣見，賓雜華滿庭。生好春歲時無事，得如此，擊壤何，必非
堯民。騎驢過橋，殊覺綠髮，身充陂來赴約，定知張果千歲人。
游戲人間共孟酌。

柳塘野鴨

江南水退秋光淺，風柳蒼蒼黃鳥然。捲簾為鶯在梁，身在渚蕩蕩。
扁舟去家遠，千艘轉海古長策。白桑連江動秋色，斷蒲折葦
野水闊，爛爛明星且將。翠盤擎露夜深寒，玉色亭亭落月
殘。大液池頭黃鸝下，夢中曾見畫中看。

丙吉問牛喘圖

少陽用事春猶淺，丞相公行問牛喘。三公職事知者稀，嗟彼
德微，奈免天子有道守四夷。中心無為日萬幾，遂有向服
近有鐵夙夜明哲發裳衣。

江賓道江山平遠圖

江參去世二百年，翰墨委落多無傳。人間幾人寫山水，誰能
意在揮毫前。昨見石林舊家物，春雷轟轟初破墨。我和樂詩
頗豪放，三者相望都突兀。險危易好平，遂難如此千里數。尺
間高雲舒卷非散地，曩日照耀皆名山。我持美酒一斗墨，
汁盈盤可濡首。江生精神作此山，向山呼生當至否。高秋銀
漢天無雲，帷中冷然寒夜分。黃茅嶺頭筆蓋頂，畫我獨訪浮

丘君

為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馮橫素。波瀾不驚，秋水盡秋氣。
晶明絕烟霧，征帆去棹不相襲。岸曲洲流總堪賦，孤村城市
僅如蟻。百丈牽江直如繡，蕭蕭木葉洞庭波。壓壘晴川漢陽
樹，兼葭宿雁天欲霜。葦葦乘鴉日暮，就中樓觀何王宮。想
見華年貯歌舞，丹青倒景發靈性。粉黛含情恣阻，丹青遊
子膽忘歸。白日冷風帳中語，人間遺迹何足留。故情精思，
塵土郭興平遠無敵地。小米蒼茫托天趣，結絳綵，不破墨。
刻畫晶瑩昔，誰若渤海細書藝。文章精絕戈破絕，回互南唐
後。王萬鴉圖點點晨光動，毛羽肯年曾見。今日昏難復逢之，
亦難睹。汪侯此卷出故家，相示摩挲極秘字。香在犀軸見者
稀，漫錄餘情示來者。

盤車圖

大車鑿鑿牛駕輓，西望大行雪千尺。往時飛挽實長安，百兩
仰關過，汗流亂流十里九屈曲。水戰車箱沙沒轂，則和後應
日云暮。王事有程，車下宿旂旄。史夾昔臨洛，東南會期出方
嶽。侯伯有位，賦有差。數幣瞻迎來若若，君不見海陵百萬乘。
天風京坻連雲多，腐紅天子視朝大明宮。千乘萬騎來何雄，
贈羽士贊無隱。

東望雲林三十六闢有仙人結茅屋清露零采采紫芝白雪

深深新黃獨國初山下，苦流離義士傾家救世危。百年孫子
俱華髮，誰解爐前說舊時。聖恩深重絕征戰，猶慮寒濕資曠
曠。身著黃冠寫古方，薄素細書三十卷。相從寂寂又者誰，焉
沈山頭一布衣。髻如鴉羽顏如雪，跳入壺中夜不歸。市人和
門呼不應，光影俱消聲色低。但言解隱不言無，不道本無何

所隱我欲作丹須水金人間無藥不堪尋青霞如練遠相覓
華蓋衝天丈室齊

題漁村圖

黃葉江南何處村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烟棹老嫗
具炊雙瓦盆霜前魚膾未踏蟹蟹中抱黃鯉防白已烹其鱖
當晨餐更極美談共佳席垂幸何人無意來晚風落葉何處
總了無得失動微念况有興亡生遠長憶昔采芝有園綺猶
被留侯迫之起矣將名姓落人間隨此橫圖卷秋水

題韓幹畫馬

韓生觀馬十二開時馮一二傳人間坡翁管來伯時宅見此
遺迹邇表顏前行如雲塵不動後者追風絕飛聲昔人能事
已可能始窺賞識非虛調昔觀秘府韓絕少得見龍眠已驚
倒使人讀詩如見畫人中豈復生拔老五雲之中天上奇代
產名駒天子騎神明尚令後古見莫歎韓生非畫師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圖一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托筆墨懷絕居連雲一一列眉黛細兩
往往峰巒漁隱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我久居山
不待書獨念稚子扶犁鉏

閣前流水秋愈深故人東來遠見車方舟直過彭蠡澤把釣
坐對香爐火雲中烟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誰與吟我欲芳蘭
寄德者日暮天際多輕陰

題秦城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貴人並轡如輕鴻承恩馳入華清宮道途先不止行客策蹇
奔趨烏帽風姿豪隨地何足拾豈有扁舟浪相及畫史當時
妙墨耀光彩流動狂情急君不見白頭拾遺徒步歸明眸皓
齒事官非朝天涎涸神封事高閣兩餘宮漏稀

方壺畫山水歌

方壺之山在海中世人欲見知無從壺中仙人閉宮獨綠華
手開三五峰其亭兩箇老松樹萬壑千崖閣今古憶昔長從
王子喬坐聽秋風最高處世人畫山非不多不識真山奈若
何君看昆侖上丹穴之泉玉樹森巖巖東望方壺應不遠飛
度九州如過電便從海上問金公莫待浮杯水清淺

示岡

憶我蚤歲離親側足自踈疎心惻惻中年祿薄不及養人羨
清華已驚揚緒來老病五年餘閔子謀食躬率組蓬蒿羅生
果窳真蛛網微細仍繁紆星河江上喜非遠况與良朋通我
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暑中尚憶棹樓轉

律詩五言

玉隆宮所藏宋乾道宸翰雲壺二字
昔者雲歸壑天章自九重自華常映鳳山氣壺成龍俯仰道
陳迹高深儼德容飄然化春雨結想在高松

寄忽承旨

投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烟歲熟無
憂食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寄三衢守馬九阜

聞道三衢守年豐郡事稀詩成花覆帽酒列錦成圍鶴髮明
春雲貂裘對夕暉扁舟應載客閒聽洞簫歸

題朱澤民山水

積雪山陰道嵯峨筆底生雲明見童子為允闕蛟精高卧人
何在幽情幾詠成杜陵空相象晚飯掩燈晴

寄題汪道士草亭

飛白妙嫖嫖新題照草亭仙道相鶴法客借換鸞經覆雨歸

懸黍風雲護伏令造知春畫永深坐養黃庭

黃敏廷送竹本

分得瀟湘玉森森忽滿林香爐來曉色石盤借清陰好共芝
蘭長毋令草蔓侵清風月如書是朽要長吟

開鴈

樓近暖雲濕夜深歸鴈低聲昔燈外盡羽翮月邊迷并舟白
榆上悠悠黃竹西應逢穆王駿春草一長嘶

錢舜舉畫

一樹花如雪清明客未歸坐看黃鳥並黃作綠雲飛翠袖寒
猶薄羊車過絕稀相如能作賦月下卷春衣

山水圖

泛舟乘落浦望見香爐峯野水常欲樹山雲不礙鍾桃源携
客覓松徑與僧逢為託荆關董漆予九節筇

丹霞觀黃知微留別

寫館隔溪津過從厭市塵振衣清露曉挂笏野亭春歸作芝
田主思存黍谷神松華穎寄取老去欲輕身

題馬竹所畫

老樹依江岸歸舟傍釣竿水花看晚淨風葉識天寒鴈字來
千里魚棠付一餐遠山青可憇目下是長安

題畫馬

將軍今為燕蓋馬奇高情駁立天風起長嘶沙草生飛揚萬
里音凌亂五星精日暮太行道非哉長短行

冬陳溪山元日即事

積雪埃塵淨光風宇宙新開來知惜日老去善酬春退密觀
群動應虛集百神真人起居法無一是違仁

送客北門晨登山水閣

晨登山水閣零雨煖於春溪水解留客梅花偏照人林杳知
酒熟市遠覺民淳此地堪嬉老惟愁度水顛

次韻陳溪山

移棹避殘暑開樽就夕陰冥鴻聊自達幽草若為吟離索連
三月構遲共寸心適恰溪上晚扶策獨臨深

又

乘興忽忘遠相思知幾何未便塵事少設悔世緣多朝食烹
芝菌秋衣製芰荷平生但隨運何地不蹉跎

杏園詩為黃思順賦

善藥多陰德名花種滿園隨風吹雪盡暑雨綴金繁卧護頰
仙虎分膏任野猿佳兒足文學食曾似桃源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寄題樓撫山晉閣禪寺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世晉閣禪師道場師姓翁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肉身裝

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應尤著

應尤著

高人出世間木忘鄉里思覺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穀感恒登群生無痛死古刹抱禪悅高丘依母慈寺右有師母墳名第家林即師故刹架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令長老親劉富公所建東隣有一士冠冠誦詩詩讀表微君謝夫清秋約杖屨千步登松枝寺僅有山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閣上岩堯指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以抗浮雲誰能願應驚靈岷有古臺清碑王蕭條子固若星斗其寃安可招龐公撥新際頗便見走膏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寥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筆傷情有妙年博聞誰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為傳

又贈劉無作

一家俱學佛之子更幼書諸老交好偏真乘究竟餘治生惟淨業志養足慕蹤為問龐居士成能更久如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集二 雍虞集 伯生

芝亭求言

七言律詩

與樊元溥登仙遊和季浩卿韻
老去江山已倦游况聞風雨滿溪頭
白鷗經稻晴山曉有雲堪作供酒博無妨可歸謀
投教者客回車晚留取表坊亭一丘

陳可復為予寫戴笠圖賦詩四首

任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
仙人再得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
伐木遠聞何處合頃筐近得故時薇
山中雨來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著氣微始來結屋相因依
掛巾石壁畫霧濕冰麤池水朝陽曉
頭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裘衣無給稀
都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古慮灰西風獨坐菊花開
田家酒熟邀客去茅屋詩成懶更裁
欲及天清喻沅澗要觀日出上蓬萊
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

捨却鄉人騎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
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
薄命長纜積雪多情破帽落輕鳥
莫圖玉帶垂朱絛此是先主戴笠圖

仙游道士余岫雲為從珠溪余隱士求得華山下黃茅岡一曲規作丹室喜而賦之不覺五百

華山東下有茅岡云是毛公舊隱場
清露尚餘丹滿白雲今許草為堂
冬湯野燒開金爐春記山雷淨石林
從此便為千載計洞天先拜紫雲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乞我岡頭作隱居領上聞棠從管領洞中
流水聽開除刃耕火種從茲始兩笑風飄便自餘自古詩人
多會合浮丘毛氏不愁予

石人屹立古仙壇雙澗交流拱一盤臨水種松頂陰匝就中
作室要寬安洞經即日脩真誅玉曰逢春浴舊丹却恐山中
添故事題詩莫與世傳者

仙游辦得茅千束華蓋須分屋數間微味玉經忘我老謾調
金鼎勝於閒龍雷變化從新卷鶴露清寒自往還何似綺園
諸老者採之初不離南山

茅岡初割一溪雲玄契華陽舊隱文詩簡目題香素吏打草
先報大茅君種成和露挑千樹借與摩霄鶴數群便玉蕊清
真洞府不煩夢起託紛紜

崇仁監邑阿里仁甫米莉花盆中折竹梅之而生
枝葉近年翰林學士陸公謙齋作御史時亦有此
瑞朝之士大夫引冠萊公故事以為徵名其堂曰
瑞竹而咏歌之陸公仕東南歷郡守部使者至所
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者壽全為中朝老臣瑞蓋不
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字于上下此竹
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略寫
其狀賦詩以美之

華盆插竹忽生根枝葉青二向曉嫩直即有生資地力虛心
無愧荷天恩陸公堂上今重見萊岡祠前較更論但得清風
千古在常扶節杖者淇園

撫邵天寧明極覺諸主陪敬齋縣郡奉祠華蓋特
有高味二讀敬嘆僕偶共清游輒復次韻衰退不
工聊資咲樂

三峰宮殿接新橋十月長蕭陟翠巖朝步仍垂蒼玉佩欲歌
還引紫雲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飄頗有高人
陪後乘輕清詩句似參寥

鄧公信吾契家賢弟比奉憲書幣存問表朽于
山中其還也無以為餞賦此與之

樓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蕭蕭度江城深慚衰朽勞人問豈有
文章與世驚誰傳多年餘賜盃揚雄已老太玄成憑君歸致
殷勤謝擊壤田間荷聖明

故人將命清巖地越陌經阡枉見存松菊荒蕪慚車客裳衣
顛倒出柴門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走鄰家煮酒尊此邑故家
無幾在更亭令德及諸孫

安成劉香香懷章九弟兩秀才來訪一長書一長
詩皆有志文學賦此為別

步屨東行好弟兄東書街袖見才英只愁困學孤來問豈有
奇聞外素誠知道言辭無詭妄及人事業匪縱橫名鄉自昔
多君子珍重歸來在矯輕

壽陳溪山生日
西來羈客作南居來往風流畫不疎好句每容鄰曲寫高情
不解世間書溫溫中夜還丹鼎冉冉高仙畢道車千歲相期
真有約九天風露壽尊餘

秋日同朋游北塔山
縣西北塔極蕭疎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隨巖斧盡屋塵
猶護醉翁書懷懷天上多騎鶴近羨蓬頭可釣魚九日懸崖
多細秀可能無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踈西人吾者亦無餘春臺道士松花館秋寬
山人掃葉書太史闕文誰借馬栢君退食尚烹魚何因得似

先天史陛下人象德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疎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盃那解飲詩成
大字尚能青門生去上青驄馬道士歸騎赤鯉魚如此餘生
多樂事誰能七十始歸車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丁但狹有松充采斷靈光
何殿效丹青風霆形氣皆垂教金石文章具刻銘天子萬年
綬福祿曾孫奉若為明馨

游浴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游行幸田舍逐微流春賦稍可遠鐘鼓秋熱
或能求真區萬里橋邊祠湖五百花洲畔幼船漁兒童不辭
憶鄉里老夢時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寒君古栢兩同清東都高節鴻毛僅南海
真仙鶴骨成遺素飄零存梗際孤兒瘦弱賴高情若無塵外
知心友千古誰聞出世名

溪山翁所居與小雅易君相近翁與予賦詩易君
之季子至季轍隨錄之遂成巨帙賦此以告其美

意云耳

橫塘烟雨易東家翠竹娟娟映白紗綠筆編題詩滿卷編簾
長對鸞交花往來二老隨天分爛熳三春成物華却問結園
商節外曾無商味到烟霞

題徐孟俊弄山閣

題詩遠寄弄山閣回首人間三十年西嶠依然仙子館東湖
遷載隱君船同時翰墨嗟誰在儒生詩書嘆獨賢欲買一舟
江海去遠看喬木翠於天

送易用昭

詩成長是倩人書最愛東家織翠裾
樹斷雲春雨外華星明月晚涼初
滿惚柿葉題都徧短帽梅花畫不如
莫向墨池成久別餐辭還欲謝崇虛

和陳溪山雪中李晴一首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
鉛鼎微温過半夜玉經細味却千灾
江南水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柄回
大華高人觀物表詩成先寄鶴飛來

東風先散息寒威

東風先散息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
日照瓦溝生淑氣火融冰沼漾晴輝
銀蟾試點花枝弱玉繪新膏菜本肥
尊酒欲為君子壽除公誰是兩忘機

和陳溪山立春後二日即事

夢朝金縷見明晨曉映曉閣橫
王塵三日新春三日雪一分
深雪一分春柳條封盡芽如粟
梅李飄然實已仁欲破鳳團銀
盤凍冬温且酌井泉新

寄陳奉常

昔聞朝廷
寧廟升附奉常陳君新甫以世胄之貴游博洽之高誼
特奉明詔出使江海之上采上金明材擇良工絕藝
新作禮器樂器求在邦國之書與通樂律之士以備一
代之盛典焉鴻儒碩彦咸嘆其委任之隆非尋常效一
職治一事之化近而已故賦相餞奇詩魂句傳乎四方
何其盛哉僕泊然老懷未忘舊俗亦成一章奉寄

新廟工師謹駭奉奉常承詔出修門鑄金就徵揚州貢觀
樂應求季札論功德頌成諧鳳鳥文章業定刻瑤琨千年製
作于今盛擊壤猶慚何伯思

新廟工師謹駭奉奉常承詔出修門鑄金就徵揚州貢觀
樂應求季札論功德頌成諧鳳鳥文章業定刻瑤琨千年製
作于今盛擊壤猶慚何伯思

集自郡城歸溪山翁寄詩并和申字韻垂教依韻
手呈珠愧遲拙

暮春長日雨兼風買得江船未及東出郭故人邀杜老鰲耕
田父討龐公謾從脩楔忘溪曲何用安軍徧洛中且起紫芝
行獲長詠歸先與謝吟峒
待客花陰午過申茶香榆火一時新千竿嫩綠搖輕暑數聲
餘紅墜晚春坐憶雲林行道迹夢遊仙島青心身連根分種
如水雲來向清池對玉真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蛾眉分種喜封囊底須飛鵝能喻子未許
躡鵝共倫湯玉碗茶香分瑟瑟珠玑盤櫻顆間煌煌燦其美全
催詩句更約鄰翁共佛床

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慮千載清風東漢士百年
高興空度唐詩離離宿草秋雲斷采采黃花夕露滋山水含輝
無盡意他生何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海上馳駭嘆二毛太傅竟無宣室召拾遺
空署華州曹孤兒衣食交遊古百世文章墓石高車過不留
應腹痛寒泉秋菊賦難發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寶殿開秋水繞渠三峽漲春雲
垂兩大瀉來萬家香火網緝合四面峰巒翠紫堆最憶老藤
陰覆地空中幾見異僧回

廬陵歐陽德森游京以所藏先世諸勅見原功於

玉堂賦此以送之

宛公孫子不離鄉封諸子今幾世藏恩數重懷全盛日標題

猶是故時囊遠從史館求同姓未覺輜車滯一方昭代治平
多制作討論應及漢文章

送黃子勛

從師學道暫辭親百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晝吟
梅等坐中春每欣老筆蛟龍走亦愛幽居鹿豕馴春服養成
還再到永歌向向獨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縣公之職有社稷民入之寄不敢以百里為小也有政
焉有教焉不可以偏廢也陳君子球治武進備學校為
考思記之可以知其所系之重矣崇仁之士觀乎其記
蓋亦有所感而不及為者豈非天乎因邑士之意賦詩
以書其後云

從容文學聖兩優惆悵吳人獨子游百里絃歌誰濟濟千年
禮樂付悠悠邑人此日傳新記弟子遙知憶故侯何事繁
三秀地空聞疎雨過新秋

己卯臘八日雲為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綿客舍樽前急管絃僧粥曉分驚臘日微園
暈出憶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為翠黛憐唯有寒梅
能老大獨將清艷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絲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令温存置卧更詞人
解頰太平年前雪為業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丹鼎温温
千歲熟樂天事業在知天

寄質吳宗師七十壽日

開府希年正樂康聖因錫宴在斯堂感周二十逢肥洽年接
期願披龍光劔佩總從仙死集蕭韶遠就洞庭張楚花當日
今誰是試向雲籤閱舊章

舊德高年荷即恩慢亭如宴武陵君松喬能壽多深隱團綺
來朝只暫聞千歲天邊觀鶴髮五雲日下護龍文山巾七日
陽初動蓮禮三台過夜分

和陳溪山元日後堂

瓊妃剪水散春天坐下先迎華嶽仙飛步携鳴蒼玉佩閑居
能檢白雲篇朝元閣近星辰北獻香盃深雨露前白髮舊時
香案吏幾迴七日是千年

撫郡玄都觀羽士黃一初自京師還得大宗師吳公公所

為和詩三篇其一故翰林學士吳先生廿年前塵山中

所賦其一則和天師所與詩其一則予在茅山羅山第

一谷中送一初詩也臨行大宗師囑之云到臨川即以

示予也忽復一歲一初又將北游却賦此一百六十八

字託一初謝大宗師古道高誼也

和吳先生韻

世外神丹起積病總塵坐見月明過侯生猶識道經草梁甫
空成鼓缶歌狂史通家今昔少番君分祀子孫多淒涼遠寄
懷賢味譜入朱絃久未和

和天師韻

白髮高居古道山蓬萊雲氣隱重環向方徧識前朝履特進
仍先法從班桃李成蹊春日滿風雲繞坐書陰開梅仙舊隱
玄都館紫陌紅塵有客還

自和韻

荒陂野色帶餘曠隴上時逢植杖耘靈園鳳麟千載去玉階
鷄鷄此時分誦詩自託浮立伯垂問長動大隱君為報黃茅
周曲舍簷端盡日宿浮雲

贈武夷道士羅繼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綠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夢千古
高情兩鬢絲羽客銀空猶有鐵故人詩後更無詩懸崖仙骨
堅如玉明月長歎竟然之

寄題米石新造觀瀾亭

雲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魚龍夜水星前起風雨
春潮足裏回亭粗誰陪陪賢太守文章莫愧惜英才無邊李白
登臨者更寬遺碑步紫苔

仰高誼賦寄此詩

喬木千童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沉夜水神魚化霜落
寒汀宿鴈留紅袖烏然酬楚客畫屏銀燭看具鈞不知肯著
枯藤杖采芙蓉蒹葭遠洲

贈楚石藏王詔鏡心道六有先生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蒼苔石文獨許揚雄識幽興
誰為杜甫邀伐木春聲生澗公涉江秋影瀟瀟若散花如兩
携樽復解與高人話叔家

十月朔日同邑區大用縣僚屬游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尚依然田疇稍給農民喜官府
多閑公佐賢黃菊不羞蓬髮政清尊一聽酒盃延坐中有客
天禮去金榜春風待鴈傳

九月與薛玄卿外史會于黃氏溪園陪坐溪山先

生談玄觀古仙像
自昔鍊鍊盛邑東新堂遠見百年風兩人白髮為先老一客
玄裳喜暫同食飲具陳先出世業耘鋤全效野人功談玄不及
紅麴事盡日溪園樂意中

會後將登華山披訪周玄卿先住侯子至

石斛金釵感素秋洞懸鐘乳入山巒扶藜不是人間離闕健
聊為物外遊雲作衣裳塵不滯詩成珠玉世誰收石人久立
黃芽月歲歲能來為客留

予與玄卿相過山下別後和朱德壽韻奉寄重履
摩和再用韻奉謝

茅岡七疊七香車誰賦新宮翠少霞千歲留蹤丹井日諸天
獻供菜羹瓜石人兩立赤衣濕崖窠蜂來畫樹潭憑仗仙翁
酒一到浮丘已遣鹿啼花

和朱德壽登華蓋山有賦韻寄薛玄卿和詩未成
登山已遇玄卿下山道中足成以寄

相期秋晚命紫車同着華峰散綠霞農父苦留稅似雲山人
先許棗如瓜蛟翻巨石痕猶在鶴立危峰話不謹避近不留
知有意林華藉有未開花

縉山張君榮字仲華永承撫之崇仁歷兩政六年
心平氣順上下相安如一日雖有遠役重勞亦無
闕事甚可補也予之閒居相愛如故舊每懷色從
東道往來縉山道中見其風土之勝民俗之美未
嘗不談道以為樂於其受代調官亦師因記之以
詩而與之別明年進秩南來觀舊治父老况童相
迎於東門之外又當歌此以為一咲之歡也

昔從時巡出縉山翠畦綠樹畫圖間驅車百折龍門險載筆
千峯虎帳開麥粉動香銀線熟粟炊持獻玉漿遠道傍父老
應常好為說鄉風一破顏

馬公同涉龍門道歎似山陰及武夷儘有千崖如疊石但無
一棹弄清漪知君又有鄉閭夢老我能無木石思抱甕青梁
供于食餼梁道左野人誰

太平縣道喜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總開草木護留
車馬驚鶴遠心寬易醉母多酌事簡無私亦屢空好得公田
多稼地長年歌詠聖恩中

集家世以文學為業亂離顛沛憂患困苦無敢失
隊然學未成而出早涉筆為文應事而已人或
為能自知其不足也歸田以來稍得安閑而目疾
相嬰學不加進於立德立言之事無有李甫也是
以所作事過即能不復記錄至元庚辰冬臨川李
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葉於敝篋得粗可屬
讀者二百餘篇而錄之賦此以謝

冰生鐵硯不堪磨收錄殘編夜每過老病自知才思少應酬
長愧語言多天人理一非無學內外篇分豈自訛只恐玄經
終寂寞空煩弭月駐山阿

答黃仲律學文之問

少學文章慮每周鄉人未免是吾羞讀書次第依先覺下筆
流行稍自由血氣既衰充帖帖神明自至但休休聖賢端緒
無收徑篤信躬行莫妄求

重題環翠亭為李浩卿作

亭深環翠燭光寒曾與詩人語夜闌秋色相高風蕭蕭露華
如洗月團團吳疑窈窕團團歌舞自愛空閒接羽翰我憶舊書
陰德事自百年應長萬琅玕詩人請發元傳編志能也

答馬竹所見示詩韻

黃卯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匹儔戴笠不愁山雨濕倚筇
嘗聽澗泉流玉堂夜夜空餘夢竟覺春生欲自浮豈料朝雲
停翠竹能從懷府一來游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檢留情爭看撒帳清風起歸拜

驢車白髮學馬上詩成吟我老尊前說說為君清風池健步
春邊近莫厭繁魚斫尾頰

送吳文明

山雨總寒詠楚辭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的開生面
菊去英保令發詩似仙成隨世揆學如春到只心知重來宜及
東風早華蓋豈身陶長繁芝

冬夜接陳溪山既以往句謹用韻奉答

一陽初動反隆寒久雨山居絕往還彩筆曉題傳寄意綠樽
春泛撲衰顏希失腫足風雲外安樂吟餘水竹間共看往來
閒日月紛紛塵事不相閑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五玄

二峰千仞玉穹廡石骨金筋守靜孤渺渺微陽丹建地跡跡
深息火生符瓊林樽柱虛明免銀海奔吞黑赤烏持酒相事
行迹斷人問無鶴到蓬壺

荅許江鼎空山

老去文章不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乘船遠對客
揮毫我病蘇春雨解憐棘下情朝陽愛及屋頭烏德生何日
賢人聚膝上瑤環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自携扶梅花照眼春常健竹葉
怡顏氣倍蘇復有新雛煖老鶴吳將舊事憶重鳥畫堂圍煖
歌春雲蜀錦波瀾列海圖

寄和吳開闢大宗師

釣天樂徹洞庭波野洵誰為擊壤歌峴烟雲塵世隔簾花
風雨客愁多傳書稚子空遺簡伐木樵夫久爛柯舊識浮丘
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荅吳示師壽稀年詩韻

早接雲龍晚散萍二年交信祝脩齡公從天上承恩宴我向
山中讀道經若兔幸分十歲藥高鳩選借九秋翎蓬萊清淺
入應識拄杖過頭舟會星

老子長年藏室居舊聞星象動江湖尚方別賜三公烏維數
恒馳六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仙圖從遊童冠
俱頭白幾度涼風吹舞雩

能歌能辨九為音無根才情傷楚奏巫峽章生春易晚諸
夜發日何長玄經為就池皆畫國語成來日少光把筆題詩
亦聊尔坐中何用怪章郎

送撫郡經歷海朝宗調官

韶閣論思拜命新風雲近接鳳車應空慶宣室多情夜奏賦
甘泉是暮春兩過落花行數少日移高樹坐來頻知君此日
行吟思總馬封草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趨召迎新雨對客
停思倚暮烟染翰朝朝裁五色吟詩往往過群賢故人若遇
揚開府莫說章郎髮颯然

寄趙知微廉使

曹賜玄州水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宣威辨說誰為陸列守
文章孰是韓梁渤不驚天傷蕩烟塵如洗月團團故家文獻
應催召拭目雲香一羽翰

題致爽樓

易君小雅雅士也自其先長沙知錄公老於是邑子孫
守儒業至于君曾荀又以醫藥活人鄉邦稱世有善人者
也小雅與余年相近少相好也元統癸酉余自京師還

小雅賜余新樓之上望眺平遠山川邑屋烟雲竹樹歷
歷在目而易氏子孫或仕或處皆循循敏藝而致本小

雅髮須郁然顏貌充悅諸子侍立若弟兄之相次也余
 深嘆善焉小雅曰樓未有名也子為我題之余以為米
 元章取號善樓真自名其軒曰致爽子之樓四面皆
 可觀而西面獨遠請用拄笏意字之曰致爽仍請賦之
 易公屋上有青山故架扁樓推碧巖客至每雷風燕外詩成
 多在兩簾間南階竹似兒孫長東老身同日月閑若道神仙
 平地好便從南郭香柴閑

東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風雨橫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似水峨眉
 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鳥雀栖一老何年
 重會面為煙濃墨寫凌遲

白雲間上人度夏

白雲長傍大湖飛忽向西江度釣磯彭澤小龍邀共飯湖陽
 過客憶留不第因春兩朝朝啖橘待秋霜顆顆肥我自本名
 無所住經函松下共柴扉

寄龍翔寺訪笑隱

贏得歸來休使休鶯花何處更追遊閑雲過雨依檐宿好雨
 添泉繞舍流世上文章將底用夢中塵業又何憂隨身官殿
 香雲裏遠見千峯白海秋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帳護圖書
 南五馬傳燈後天上群龍進講餘
 滿座賓朋尊有酒盈時抗稿食多魚
 趣裝未覺曹卷晚惟有賢人載後車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線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
 著隨野鶴潭相稱行近沙鷗亦不驚
 江露滿船歌醉起爐烟携袖憶詩成
 秋風遊子

偏愁子誰來笑容共晚晴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
 前日遠煩天子使至今猶託野夫亭
 有來妙句題章草政尔蕭蕭讀道經
 續雲滿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
 昔年供奉勅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
 一日謗書歸看倅幾回對雪坐茅亭
 女蘿薜荔如新弄華蓋夫容歷舊
 經最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草青青

次韻答蕭空子山

思我名香海上來講惟憶舊親陪
 微風高閣紆天步細雨深簾對露臺
 滿袖當時舞鶴都孤村此日疊書來
 高人雅意相期遠未覺匆匆白髮催

寄貝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又噉金液日清羸
 星辰欲動合精劔靈龜長隨畢道車
 重重憶仙翁十切表為脩真錄百篇
 論白頭供奉黃金盡靈藥何因到隱居

孫莘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暑官中天精翠立天容
 雲生太湖水二春柳露海銀床五粒松
 飛瀑橋長通窺窺斷堤人倦立從容
 舊時行處今看盡烟雨樓臺晚更濃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中雲寺祝

聖壽齋龍為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榭相對林塘幽
 白花過雨落松檜黃鳥隔溪鳴參秋
 老朽虛蒙宮室問淹蓬實愛小山留
 為食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游

蜀人鑑善良效楊備之楹聯圖

錦屏山下花如錦却愛清江野水邊
放筆豈能無直幹
披蓬方欲開清妍
最冷半面歌
歌扇更交輕
身障舞筵君看上林
千樹雪繁枝何處獨娟娟

寄吳思可廉使

歲月將頭傑閣成
寄來三筆荷高情
知公比任中丞重
念我文慙吏部名
王勃當年神所助
江淹老去夢還驚
尚懷曠日茅檐下
解寫農諷詠洽平

寄南安熱信臣檢管

昔同榮死又經筵
一別于今四五年
太守政成梅嶺北
老夫吟徹野雲遙
邇來每看新題字
夢裏猶懷舊奏篇
願欲仙茅扶病骨
想能幽致到臨川

遊仙遊山賦詩

仙遊亭子北門東
雲樹烟霞野徑通
秋淨華峰千仞表
春濃仙縣百花中
昔人黃鶴何年去
九日清尊此意同
醉插菊花歸路晚
莫令狂客惱衰翁

方壺作仙遊山圖

身在山中底用圖
偶然點染出方壺
數株古樹雲連屋
一箇橫橋水滿湖
門外從教車馬過
鑪中不計稻梁儲
等閒真道尋師者
指與雲間一翠渠

金錢翼之

吳郡名書篋有唐
流傳風致到錢郎
開門三月梨花雨
偏寫千林柿葉霜
客看舊題驚歲月
僧將新句度江鄉
莫愁茅舍淹留久
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聶空山送杏

看偏生紅雨滿林筠
龍遠致百丸金
儘知過熱心
先集猶恐微酸齒
不禁洗瓊便應催
泛鱗封囊何必共
來禽唯當種核

成嘉樹花遠春增來鼓琴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弥天春雪積塵空
花信今為第幾風
一色瓊林無別間
九年金粟有餘豐
愁吟野徑雲俱黑
曉起東牕日已紅
幸自與公同此樂
莫辭微醉注黃中

予少年過前門酒樓賦此題曰連十八書郡人疑其為呂洞賓詩此謾記于此

耳目聰明一丈夫
飛行八極隘寰區
初吹白雪妖邪滅
袖拂春風稿朽蘇
兼似酒酣雙鬢國
士情如花擁萬天
如今一去無消息
只有中天月影孤

即事四月十六日

卧病丘園忽五年
千官此日正朝天
縣公舊許遊相共
野老扶藜拜不前
帶披文犀看舊賜
髮垂明鶴愧初筵
莫言小色天光遠
朝盡靈芝五色鮮

日疾禡成二首

一任榴花五月開
看如烟霧亦悠哉
靜聽雷聲亮玉中
發坐受天香
世外來樂府好選
張籍賦策書宜共
左右裁
大清絕點誰能盡
一聯青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烏巾
百事無聞自在身
舊女王皇香案吏
今為華蓋洞天賓
看花漫笑如烟霧
落筆那能泣鬼神
聞有紫芝新可食
園公有約願為隣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不見丹丘四五年
坐堂古木更蒼然
兼飲海風連海韻
翡翠蘭若月在川
憶昔畫圖天上作
每題詩句出閭傳
前村深雪誰高卧
亦有晴虹貫夜船

會肝江石門江秀才

誰高卧亦有晴虹貫夜船

石門山在肝江上聞似金山及落星浮石不隨春漲沒道林
常見晚雲停鳥飛空東誰能賦龍負經函我所銘此地卜隣
多逸幽重來恣瀉向幽亭

夢云成孝真人見訪夢中作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喜識衣冠青山春日何須買高閣
浮雲口共看野藪不堪供七筋新詩聊可助盤桓思年未壁
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嘉平歲望陳谿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有賦

野迥霜明月轉高寒花疎影立草阜池水下見蒼鱗鱗雲海
東迥雪羽毛客去夜深猶倚杖詩成春近更揮毫茅簷數尺
當晴吳無限清散一緇袍

莫愁寒日經簷短瘦牖西南燠有餘頗有襟期俱老大略無
塵滓涉清虛飢來進火烹仙木不起和丹較道書滿仗白雲
封谷口免教人跡近幽居

題馬竹所照磨捕魚圖

霜寒水淨已無魚漁者縱橫罔不踈素食盡供晨市遠炊烟
猶待晚歸餘已知漫漫浪浪莫莫昔蓋洋洋鄭沼知萬里江湖
春雨闊海鷗不亦小舟虛

李伯宗錄詩

老去逢春抵謾吟敢煩絲筆為追尋玉堂天上成塵事牙舍
山中稱野心萬里雲霄歸鳥盡孤村風雨落花深文章傳世
知何用空待高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生日

風動蕭蕭白髮疎高齋長日共清虛響雷過雨神功外瑞露
垂雲奇澗餘藜杖每期天外友松肪更試枕中書九秋華蓋
通天極千載相隨兩鹿車

鶴

予家有薛少保鶴一軸先尚書自蜀携至此邑以為珍
玩先參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悔嘆今二十餘
年集妻在浚儀趙德孫從好事者重購得之欲集識其
故而兼請諸詩為賦此

吾家舊物薛公鶴老氣特嶸巖九臯鐵石關身情足歷霜
依骨後翎毛通泉久失千年登柱角空吟一世雲老去思鄉
歸未得時時借看倚秋高

二月雪與陳齊賢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翩雪滿舟舟病眼直驚翻玉樹吟身
渾欲竟絮兼衝寒我酒恰佳客把筆題詩想舊遊得意長安
各騎馬山堂還憶醉翁不

閩憲克莊以故舊託文五岳孫明仲德徽郵差致書

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勛至善及余表姪孫
陳韻子兄子豐仲弟之婿買熊用昭之從子大年
等十餘人寒冬連旬日夜錄之得五十卷亦已勞
矣賦此為謝

矣賦此為謝

老去斯文付寂寥寒枝枯甲一遺蠲屢言自數真何補好友
相求不憚送敗篋塵埃煩數子破葱燈火每連宵書成明日
尋梅去亦有春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安并簡歐憲幹克莊

道南遺緒實天存極子神膠萬里渾路遠秋極霜履穩歲集
更覺溫袍溫山川文物今誰在師友淵源尚可論弱翰不堪
酬使者遠來深愧考真孫

送王公輔遠遊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及人

之不窮也。予山雷先生隱于種湖之上，豪傑名勝多從之游，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于代，其高尚深澁者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種湖鮑先生遺著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家廟之趣與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有羽士王公輔自種湖來，袖詩一篇為贄，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於君子者乎？問其年纔三十，喜其聲年好讀書，苦吟關其特從吳越淮泗而遠至乎京師也。故作詩以送之。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大傳東山杖履行，總將憂慮托高情。獨尋窈窕開瑤席，雙引娉婷韻玉笙。春雨松間殘爽冷，秋風江上莫塵生。二分籌策頓煩甚，惆悵雲霄一羽輕。

活水源為王欲道賦

川上宵聞感聖衷，源泉曾見出泉蒙。風霆流動十門關，山澤高深一氣通。潤物已隨時雨化，濟川猶數昔人功。野塘舊隱誰能住，一勺清冷謝太空。

夜宿周氏簡饒復以李伯宗

復心與伯宗留宿周氏東齋，談易論語集註，至於達旦。某以微疾不得奉陪，然心甚喜，難鳴賦此章呈二君子。霜月高齋宿兩賢，夜深清話極幽玄。良蕪莫測神明化，通變循聞典禮傳。五十年思絕學二三良友信遺編，還鋒若欲驅殘臘，晴吳梅英孰與先。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并序

仲春之望，建寧幕長朱君萬初之官于道百里，惠訪山中，存撫老病，深感古誼，得見禁林真臣名公書報萬初，延閣機暇，得進所製新墨，甚稱旨，意中書傳問所居官將有。

朝權之喜良為助慶因賦此為別云

墨卿玄壁進，明光玉硯雲。曲御揭香內，相貽書傳異賞中。朝垂問仕何方，宗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未草木荒把筆欲題新感，遇牛衣春夢驚蒼浪。

五言絕句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海內出珊瑚，枝樺碧月孤。鰲人拾翠羽，泣露得明珠。參差不可吹，綉佩寄遠道。蓬令如石心，歲晚不相好。抱玉下天河，縛藟秋露多天寒。翠袖薄日莫，欲如何。翠袂倚空美，來尋碧玉簫。拂衣成歷劫，遺迹映寒湖。

題黃輿可所藏錢母擊瓜圖

秋夏有遺實，不食庸何傷。東陵為圃地，何曾憂露霜。

題趙師舜光風轉黃泥崇蘭圖

眾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海佩以間之，春風接襟袂。

春妍帶雲圖

玉茗深宮裏，春妍帶雲殘。可憐五色羽，相並不知寒。

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疎林泊暮烟。新詩吟未了，棹上釣江鱸。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海棠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真。一枝紅淚濕，似憶故宮春。

黃蜀葵

花臺立清晨鶉黃向日新金杯承玉露偏醉蜀鄉人

姜茶

丹霞覆北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彩舟

家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綠萼間素粧風雲裏不作少年顏

題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皇臺畔竹倚三別出參差玉一枝闌盡雪霜心似鐵高風

惟許歲寒知

題饒甘英所藏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宿夜梳翎雪墮砌仙客不知猶是畫每聽

長喚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霜雲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

玄雲繞紫微

近世墨以油烟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得

真定劉法石刻墨法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

無誤後世因軍思而得之蓋取千百年權朽之餘精英

之不可泯者乃用之非常松也烏乎孰肯舍易而求難

必求古人之成法而後盡其心者乎

珥貂鳴佩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草野小臣春夢短猶

懷染翰侍君王

天晉己巳天下大定中外久安

天子始作奎章閣于宮廷之西日親御翰墨時禁公

存初康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

稱

旨得祿食藝文之館其名藉甚逸在草野豈勝千古之思乎

廷閣晨趨披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以東陽水釀作

官壺徹底清

朱萬初以藝文直長以年勞恩賞出佐帥幕南海轉丞

東陽東陽文物之邑俗第以名酒歸之豈其山川之望

哉韓文公譏丞不負余丞負丞丞凡邑之風俗教命

刑獄科賦無不得言言之當無不可行存乎其人而已

萬初勉之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觀又勞人方牀石鼎過清晝一建

山雲伴老身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闕退休之文佳品之絕野人爲取

老松栢之根枝葉實搗治斫楓肪和之每焚一九亦足

以稍助清苦久亦不復爲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澤暑特

甚萬初袖致土連數斤空室蕭寒遂得爲一日之供亦

可喜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

癸 庚 集 伯生

○ 辛 亦 永 言

七言絕句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
巖前頭蓋不成，
未有樓臺供遠眺，
直隨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
陟陔遠似羊群，
或似鶯鶯踏春泥，
看柳色駢飛，
貂帽度水河。

自黃題白雲來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
野服初成荏苒行，
松好白雲相伴住，
天台廬阜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
無奈今年春雨何，
水暖白鷗渾不去，
泥深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求予書之惡其多鄙別為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
兩天風露桂花寒，
方平欲來共今夕，
微聞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間看奕棋，
松枯鶴老六歸時，
山前酒熟不中喫，
自有金盤行五芝。

閑閑時鳩在河洲，
錦幃春溫吁可愁，
六合清涼海天碧，
木公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露冠晨暉，
雲鬢毛風外稀，
何事酒壺眠不去，
塵中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
不肯學仙蚤已翁，
東家木公公辟谷，
但汝

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憶昔六曲寫竹枝，
澗潭客動秋思，
諸公老去風流盡，
相對茶烟隔翠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
行吟何處樂清狂，
江中遠佩相思久，
莫待明年春蕨長。

夢蟾園

炯炯孤蟾兩目寒，
羅臺上履神丹水容，
映日初無質，
許空玉兔事沈沈。

唐五王出遊圖

華筵樓前柳柳長，
春風馳道曉塵香，
龍吟風管多相似，
黃髮為期樂未央。

八駿圖

瑤池積雪與天平，
西極空聞八駿名，
玉殿重來人世換，
蕭蕭首箭漢宮城。

射獵圖

射獵長年從翠華，
合圍八月度龍沙，
蕭蕭徒御圖中具，
猶想君危賜滿車。

日莫推車力已疲，
道逢猛虎快饑飢，
負鳥何待要馮婦，
弱婦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塔像

日出掃蕪積雪高，
淨空天淨絕纖毫，
每看劍氣衝銀漢，
知是吹笙詠碧娥。

題大別山柏園

馮陵霜雪鼓風雷，
此樹相傳手所栽，
我想見樓頭黃鶴客，
千年

一度此山來

金瓶梅 乘尊送地黃書

身如老馬視茫茫
多謝銀器致地黃
昨已飲餘肌骨煖
解持書卷近晨光

酌張用鼎

老馬尚書寶
安盛淮南淮北誦
君詩玉堂自是歸
來晚不及觀君落筆時

題閨尹問道圖

身隱何為更註書
區區閨尹強留軍
周公制作成殘缺
嘆息何人問結餘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敵
麪桂香初發
自先知已無熱惱
仍無夢坐到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
雞犬無聲曉氣寒
童子假謀朝一食
玉盃盛得露溥溥

一杯濃露滑如飴
漉漉清涼可療飢
畢力石田嗟已晚
空山柯慶采雲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
偶共樵歌莫却還
人影自行殘照外
雨雲先入翠微間

次韻答魯子暉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
幾年搖落鏡中鬟
高情誰與為膏沐
舒卷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宸臆
結痾高堂兩鬢絲
想見東南賓客盛
臨江醞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
亦不稟聊寄一毛輕
白雲千載悠悠外
自照寒沙洗野水清

方嶽羅賢視周開
選掄吏欲籍非才
故人情厚慚長朽
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在扁舟不早歸
斜風細雨濕蓑衣
天心月滿江心定
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
敢向漁樵詫支衣
多謝相如遠相問
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
八極無塵水絕波
形質不應猶有礙
豈端惟恨挂香多

王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
水晶簾影接空明
蛟綃剪得霓裳就
却擁水簷上太清

郭熙畫木

江南喬木已無多
誰畫參天鐵石柯
記得玉堂春畫永
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眾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也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
千山觸熱訪衰殘
唯慙薄德成虛辱
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病消沉老病身
石田茅屋度餘春
故人遠訪間相對
共看流泉日日新

合禮文章休道心
事大成物致精深
老來更覺交游少
珍重高賢副所欽

游揚羅季生
閩士千古斯文一
綫微最憶相逢
共綉繡開機

東海渺烟霏
子去聲光日已高荒村那復重相遺
畫屏交擁閒歌枕春兩
秋雲見羽毛

贈閻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
每想飛鴻到水濱
幾箇遮山松樹子
憑君
酒雨洗芙蓉

無題

月關珠宮夜不眠
靈華浩浩月娟娟
不應又作人間夢
窈窕
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春泉大夫與眉山奴詩

瞻望眉山草木春
西還無計每傷神
數家共寄巴陵下
只託
詩書論古親

吾弟文章絕幻麗
只餘詩句似西江
十年夢斷遺書在
風雨
梧桐自一庭

書閨事後

墨沈春雨水冷
冷消得幾許
畫堂明
十載臨文嗟悼
畫屏浮
病目看蘭草

題黃陂中虎園

當時玉帳蜀雲西
風生草木底
傳寫餘威
十載外
空山
翠香尚蔓蔓

關巖村

呼啞機杼隔林樂
幾覺江湖憶舊游
地月明涼似水
數聲
柔柳過揚州

賦玉荷花

玉藕花發漢京城
偏開詩鳥未識
各解道
折花借得
客却愁
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蕙
高花冠玉擅中園
小冠不厭繁
漢苑翠華
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筵出
靈華素華尚
常倚微風
方田種得新
秋玉高解
濃香感老翁

天官會并若是
流華毛同朝
八月秋一色
尚方新切玉
香
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
衝寒先到寄高梢
過橋不是尋常客
共聽
空山裂石聲

奉答吳仲公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讀作草堂新
過客稀既有塵城關
暮花三月無因
乘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春
老成獨往東廡
疑何如城址
蕭閒
吟詠
高齋從適參

翠竹如雲百尺樓
川原錦繡出城頭
遙知吟詠聲
賢老酒酒
千壺薦勝盞

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香
我老江南
偶死生
最憶崖州相憶
殿筆星
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厦明非一木支
區區未忍聽傾危
故人邂逅聊相問
矢死
終天更不疑

次韻懷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縹緲
柔柳原花柳
柳綠醒
七宮內外
黃庭景
歷歷
東風飛鳥所經

河漢光樓海出
瞰蓬萊
官闕
幾千門
晴虛無
外來
相覓
塵影

俱消滅若存

蕉竹窗中舊榻虛白雲不住意何如欲占正叔來消息正植包藏未盡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與於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愛樂事爾然來往又千年

題魏文輝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惟有始皇金石刻李斯文字更嗟哉

崇仁邑士吳景宋史授齊安南定惠院書來報寺

之海至東坡所為賦詩者今二百五十餘年校字

復登任山明月溪浦并效翁舊寫并錄所賦名篇奇偶成三章本之并呈蘇公充莊助使者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俗何彰造化工暫得工人渾不愛故谷

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杏是鄉人去花飛海復塵二百餘年遠一見雨中

月下為誰春

昔登穉閣倚春濤紅杏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鷓鴣

春雨老江華

次韻東山風掃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柳岸上紅雲一月花惟有舊時鷓鴣子經春

仍在故人家

兩餘飛鷓鴣秋開江外陣陽喜早涼高枝圓果歸別野東山

莫是謝家莊

秋聲掃葉書道屋日暮黃花醉短籬每歡觀文修舊友不違

初志見新詩

寒陰澹白分嘉玉園果青黃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鏡石不知冰雪歲年深

臨川艾華英茂才求書北海京師荒山久病筆墨

盡廢偶有近詩一首為寄

國史侍講蔡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省之亦知黃朽托庇無恙也

鳥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林常年空雲人間飯聊為

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起不相違白頭如雪驚飛起耿耿

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家廟靜簾櫳來往風雲盡日中萬卷相好啜咸晚一筆猶恐有時豐

幽坐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道傍

還見丈人耘

題樓玫瑰織圖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宜十道勸農使總於大

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

而教訓之今桑麻之效播天下晉魯尤盛其後功成省

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

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籍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

事繫衙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

民得而觀之而今字為之者擬圖頌詩為賦三章章四

句

鄉里發桑勿失時畫圖勸耕又題詩當時補衣應無缺金玉

餘言已到重錄

吳越錢宗用日多始終吟咏極婆娑了成爾館間琴瑟宜薦
房中備樂歌

昔昔東南行袖空去歌聲織到園窮勸農十道先蒼蒼百世
興王表被功

送程以文兼東揚曼碩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厄只緣自信非鄉愿俛命
從容絕去思

玉堂北句是秋官獲筆相遭白晝寒莫惟討論成證空御床
夜寒草笛者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路月華半語傍人休大笑詩成
端的向誰誇

西郊草堂園為從子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總舊游賢子獨知懷土念結廬
為數草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自歸萬里畫橋邊寄賞儘有詩人在忍向
園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即西郊巴嶺還如雲霧高但有好孫能力學不愁
老杜不春遯

野梅官柳顏依依酒債空常七十稀莫道錦溪賢姓竟成卷
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牕獨自吟百廿詩書千古事只囑
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樓邊近百年山豈墓田同水曲不堪
變覺歸啼鵲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耶非百年增基惟孤姪因酌
寒泉薦麻穢

寄兵門弟姪

尚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兩滿山湖海去扁舟
強飲引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樣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衣冠先志在扁舟
有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關情雲秀惜宿最寒寂亦有
鄰春月卜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櫺坐至夜深誰是伴數枝
梅香一銅瓶

偶行幽徑言尋春忽見蕪蘭露出新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
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巔端獨對篝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
禁得許多寒

葵榴雙兒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綉日嬌水國不知交者近雙將
文羽戲清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歇頻兩內歸來還獨看梨園
弟子白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為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青草
離離未休

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路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倚闌
渡水度雲煙

偶成

野田閑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
牧者歸魚鳥散微風吹面繁蕭然

半臥秋床近石床倚床自炷水沉香
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鶻骨新來怯曉寒
更總離魂日二竿蒲團添生香如縷塵凡
殘經亦倦看

桂亭

夜巴澄澄海氣涼水光滿溪入簾挂
水肌玉骨使清夢不高吹蕭送月明

壁月珠星繞四周團團翠樹屋東頭
黃金布地香為國此是山中富貴秋

田舍

後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游亦偶然
自古無聲春亦不虛蕭田舍日高眠

題漢李宣父貢園

悠悠桂柳局蕭蕭萬里歸來氣不驕
曾屋東邊渭水上從官誰足雀嫌姚

會練心道四首

碧玉寒涼思入雲數峰江上見湘君
夜深霜冷絃中折盡有遺音木末聞

日下紫微還獨掃陰陰夏木掩柴扉
空傳秀句蒙區滿世外尚情更絕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
東風盡日吹香草金石臺荒想獨尋

塞坐詩書日晏歌陶公於此每婆娑
匡廬雨過青如畫只為長松不易柯

題約齋詩無符賦

約齋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
臨泉洗墨春雲濕恐有神魚起盤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曦
飛塵不礙晴嵐景意識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欲深密靜無私
始知終慎獨成天德深信開天自空義

酬酢紛擊君室處要來漸覺就明虛
漢君盛歲先知約絕利尋源事廣若

別發玄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
夜聽雨聲知水長滿船明月幾時開

聞發玄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
春雨春波舟一葉題詩先到鳳皇臺

發玄圃除御史後寄蕭性淵

望仙亭身最清閒日日吟詩竹樹間
長官新義身冠去誰與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離不及梅花不解嘲
留與周南昔公子歲寒聊寫兩三梢

古槽

根到深泉石作身 踈踈香葉不知春
海波不動天風遠 千歲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 看過江邊玉雪新
我是錦城城裏客 錦園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樓樓酒滿盃 晴光偏送好春回
東家縱有溪山興 驛得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綠雪繁 相如多渴喜清寒
明光分賜難重得 却作金丹火煮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 然終日坐垂衣
山後還笑癡頑甚 無見無聞忘却歸

一掃東軒絕百非 浴波紅日上蒼雷
輕雷谷口作飄雨 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鸚鵡短羽毛 筠籠三月未能高
莫乘聽法生公石 風竹實松任所遊

披閱雖久尚勞生 數日山居實稱情
香泉渡河姑且置 歸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微雨輕寒暖籠盡 相牽開步堤沙露
恍風絮香影傍鳥紗 從倚江樓最久綺
魂迥翠擁雙雙輕鷗外 水村山郭帆過泊

滿庭芳

誰家 東華塵王夢 漢宮傳燭隋樹啼鴉
記當時携手何處 天涯日暮情冷未足聽街鼓
聲發香車山羽醉鶯鶯散舊踪

夜來停棹

寄阿里七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路 破城南蔬園故人直是不相忘
把酒看沙頭鷗鷺 青雲得路蘭臺為府早晚新冰思露輕車切
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

三疊為陳溪山壽 秋氣至香學注天香燕坐喜看扶而几擊鮮何必瀟瀟郎長
歲接賓行 盤石上新書天在蒼蒼扶老一枝風滿袖凌霄千歲露垂松不
與世間同

千歲事何許 竟松喬意兩輕雷開道路星河此斗轉若若相
對語油條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 蕭蕭兩鬢最長輕 芭蕉聚竹共幽情
病骨不寒湘簟冷 夢魂猶似玉堂清 畫簾雨過三更

詞

於穆聖皇有嘉玉 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統清統
廓然大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見釋清通取虛白鑿錫
之名况景太虛接軌良白先生之歸世豈多得大垂休光真
于立圍管我各神守我幽玄冥升在上日月于邊頌樓下土
福祿收介我瞻草木我行戶庭風雲徘徊兩露散零蕭蕭居孔
明夙夜敬止以祈警燈以報 天子冲而不盈淫而不淄上
帝臨女求品迺思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銘其

背曰 畫安以恭夕欵以息儼然若魚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脩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床前几因式致被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定敢曰至至弗慎中正

先君視銘

現先君所常用之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現亡而復得之銘其陰以示子孫

端而溫謙弥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竊窺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變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宏聞雅言通史經發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鑒照物不遺未出真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顯博雅冠代著畫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苟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公道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畫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是會諸孤廿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跡先覺取惠難而心常定厥官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彌崇

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容恂恂與和者實稱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蒼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之軼駕白雲瞻空春風秀野兩雲露苗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治之曰金谿場寶曆己巳銀鑛而治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治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責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蒞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博取之本無所得縛祐榜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黃陳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一女又感其去惠善也神而祠之

星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

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璣作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更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

邑士范素請太史重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典豈為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榮二女哀其所

天力不能採投身盡身盡義者苛政亦熄民以求無愧

血食

玄帝畫像贊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為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盧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劒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故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為爾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畫而傳之與出瞻瞻侈有介士玉板金籙曰帝告汝錫爾榮祿毋得而升夢亦遠覺明月在戶香彩編屋取火亟為神運堂檯委分無失二十其幅丹青既成蕭飛羅履有當受授先事投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過其玄躡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畫仙人紫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得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宰淵微先生畫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的流瀝以凝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雅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

漢丞相諸葛武侯以建興五年出師伐魏所上表後一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三十九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書定以為子昂真蹟雍虞集為之贊云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邁蹇々正辭君子小人興衰之辯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文臣進思盡忠爰致筆諫為屏風若文取義集思廣益遊藝之美傳世無數

蜀李密字人伯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辭職所上表大德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書定以為子昂真蹟雍虞集為之贊云

侃々郎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華章厥身新服有邦求我返解懸之陳情以謝微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教孝教忠百世同尚異妙筆精重書其辭誠謂觀瞻是勞我思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雍 虞 集 伯生

歸田集五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為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愛惠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平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為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巨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為知言漢晉以求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如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為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極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闕獨賴河南

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聖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事物之機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為教又有聰明文學隨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答決焉其值文猶有可徵者朱項性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施養須用敬進學則在教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健適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為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為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叙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宜徒然哉然而為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排於缺鑿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惟西康訪食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責於有司而不及奏有 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承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數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叙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

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為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聖人而盡聖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之情學於古人之情學於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二禮序

治親者者履陵戴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為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禮取爾雅禮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禮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數曰考之於書希堯則曰以親九族希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講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為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者而為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達於疏戚之辨遂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為在其為宗乎為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拜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看其哀所以掩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細小功之足察乎雖然

君子之為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備之以就其可行者矣意論至於此亦不獨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為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敬禮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敬悖事夫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為人之事親而不足以及事天則不可以為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為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遞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玉昊天曰旦及爾游術庶幾奉以周旋者子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竟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屬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况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勸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其是以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夫理之公孰有若於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為人父者之戒其子言教書傳者以為

戒子通錄其所以謂之通錄者不以天下之為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為之戒天下之為人子者皆因其所受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徹其所故知一語動息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其善而敬愛之服行之明不敢後也亡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陵者多賢俊稱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微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志之乎厚曰子之宗顯且二二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言之間豫章羅元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勸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幡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夫事親者矣子孟刻而廣之也微曰誌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非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還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隸學童十七風翰文九千試入體乃得為吏書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為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執與字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水發義中興隸法於唐學者蓋亦希聞矣宋初徐騎有兄弟能倡明其說者矣彙傳有通釋部叙等為詩字之權考據推究與於術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者復古編亦深簡要矣滌鄭嚴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

長壽至求其戴氏父子三妙謝諸明諸故六書之外最難一論也 國朝生元中如書少監諸人編者道出書小集所著六書通以諸書訓之論涉涉出紀諸書與小集所著六書通之體雖有異而論則不備矣與奇紀求字往終卷乃今益全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聊存誌訓無恤其他則其為後學計可謂詳盡矣瑞陽學官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未為省力則未知何為而作也番禺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為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子秀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以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秀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工固已深矣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為後出而益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父未克完也往者如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為近古而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實則寧無差誤為俗諺媚好反病之乎於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書者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悔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為善書者乎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至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為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為諱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得雅君子如吳公之善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

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義義軍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咬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其稿求於先儒之言以為真書其筆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總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為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知勇扼腕內情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心庶幾夫子與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類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

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以前進士澤民叔

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傳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叙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為學矣孔子說孟氏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性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曾子之所以終身也為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常點撥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飲誦誦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辨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稍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為一編存而不發以待後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 國家定以為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為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為而康成之為說如此心竊異之欲

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官勸誦有阿魯火叔仲子臬南
 入朝為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
 諸音節之異於此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說而為序者選
 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
 疎或謬非一端也剖折訓詁之舊編快決裂復餘蘊向之
 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
 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異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
 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為說而
 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
 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
 於桐謀而有合乎出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韓公克莊常
 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若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
 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金憲維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
 程朱之遺論子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蕪湖憲也
 以為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
 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為我
 叙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來諸鄭氏之子孫夾際之手筆猶
 其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闕海
 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敬歷
 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
 濟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
 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一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
 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
 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
 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治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至正
 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夏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為則謂
 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示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
 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感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事我
 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
 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
 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任持勅賜虛白
 先生陳寶琳既以
 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備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
 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
 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
 思慮之應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闕不如見於咏
 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感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
 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
 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為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遽起生民塗炭中
 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善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
 北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
 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為朝廷出者
 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
 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權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
 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印印者焉集東
 書游京師猶或察則筆之一二而三四十年来求文獻於

當時應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曾文自公起于漢泉受業於竺齊李公受知於信齋焉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駭服臺省聲譽藉甚每其來至京師集賢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噴其意熟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嘗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數纂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履歷復年得中臺所命則文直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謗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遺不敏其何能負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僻壤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駁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讀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揚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與也有重敷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頌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疏遠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急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咷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於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脩其所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恩惠利澤舉無足以

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達而澹泊闊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于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調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大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墜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傷怛迥若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懷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李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懷醉之餘于厚精思於冥調之父然後世慮銷欲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夫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惑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詠咏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飲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接危大樸序

臨川危大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天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况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以見之者矣况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竟廣矣合萬邦之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

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孟子曰有百人之有人有千人
 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
 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
 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
 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為濟文厲行立
 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僕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
 遠又有一人為經明道立為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僕又得
 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
 二子者歿出矣宜乎吾子之傍徨適逢而有所求也吾聞諸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
 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
 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
 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
 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
 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僕而為之執御焉雖
 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
 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從將頌詩讀
 書思古人之微以違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傑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聞於維壯強艾
 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為生存存者獨曰今
 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
 章之美使東南西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
 得以宣通味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錄古者來詩之說
 而索求焉乃治豫章沈彭蠡上九江濟游湘漢之波遠邇三

甘天民詩序

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
 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未
 粗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卿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
 手為書使序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快欲
 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
 之偽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
 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觀
 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
 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
 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
 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
 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乎曩下至才藝器物之類
 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殊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
 殆盡集雖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
 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 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來識者
 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
 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
 歸歎天幸不違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弟弟取生之編而
 絃歌於其堂也平生幸甚當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嘗入
 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岷山導江合眾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東於三峽出夷
 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滄海泊泊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
 始得志焉今天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
 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章甘天民雄於文盛於氣中年
 僅得為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

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神安知天民不加水之自夷陵而遠伸乎長風揚濶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紕於夷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邵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在秘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性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曾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二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明其知札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大理民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無也有國者見殺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牽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札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民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者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交婿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頌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賦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皆撥拾略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出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兵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黃氏饒氏皆有餘譽之質行學術務正等醇謹而不變然

未甚顯於世近年黃氏稍有仕進若而饒氏猶僅乏其在則明可以任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天子嘗使燔離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者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致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志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躬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高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母忽而傳之也今曲江寧長少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歸田集六
癘 虞 集 伯生

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
 滯乘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
 為使奉 詔分閩綏撫其士民思有以思服衆志而安定之
 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
 仁者猶十數人衣冠其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為諸公一
 起為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為
 按察使與其同列其書檄遣使者禮延公於此學親聽其講
 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為
 此舉也風厲傲昂四方聲赫歲丙戌寺簿公歿志愍元子龍
 川公以世家仍領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
 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
 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歎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
 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學校之日多於居家矣能
 川以平章留樞密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
 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為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以學改遷
 太平需吹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
 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
 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為席與坐而告之曰
 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求
 州道過崇仁為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
 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於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
 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涪湛田野筆墨彙不計聞

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為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
 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
 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起東西家講學脩行
 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為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
 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二年待之若
 稚弟焉及集再召還 朝而君沒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
 見類敬則之家居也時有僮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
 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窓先生方盛年
 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者男子者先生絕袖
 扶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絰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
 云此人子登科謹護之曰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
 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泚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
 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
 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既
 被其子孫亦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
 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青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
 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
 則擴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
 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
 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於蓬華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為告
 焉米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牋在故人輩懷許公超吾守
 郡時為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
 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為集首其庭
 相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 國家聲文之盛衰善於詩矣賴而求焉安為得

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恠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史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履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 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序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榮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閱其心矣我 國家奄有萬方二光五岳之氣全滄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稍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父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駿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釋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醫官師文者 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樓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

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豪芒也窮鄉晚進尚絀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爲未可詎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追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蓋三嘆其文獻之懿又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咸登華蓋山必及于門子嘗與叔熙論其家善因公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愛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書自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于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公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載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

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仕者承之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若述文字
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愿於是益深承 詔讀進士
對策於殿廡得劉性粹袁劉開 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
其賜官廬陵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
意林及三傳推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
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江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
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
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忠刻弟子記於旌
德皆摹寄以屬感李之書焉因以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
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舉於先世
草茅俗陋其可以不愧乎哉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成其史不可滅上
其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

仁宗時屢嘗以為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 廷中而
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為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
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為之恐無以補上意典領大官是其
言而亦有所未逮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為之而予
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
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為書各盡其言而
覈實之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
為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
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
仁父就蜀尊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
東南多遺篋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
禮部尚書王公伯原最強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

予不又見王公秘監公蒙

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學今其書在於省予幼時得豫章
布衣孫 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
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六洽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
出得盡見六經緯時為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
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待講四明表公伯長蓋學於王
氏得其記言之要而奏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
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隨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
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
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危有濟乎况東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
觀乎燕趙嘗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毋苟然也
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
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
明敏因以肆其問學而自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璋公聞之請濟之多詎
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李甫蓬藪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豈
孰不以為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親夫祖
祿之松訪甫之拍瞻龜山之雲詠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
有車馬不待羸糧計日而可至現前代分裂隔亂之由欲往
而不可得則其游豈不決哉然以布衣陸者窮居終日坐論
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
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
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子年垂七十
數經濟河之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向關里之故歸老臨川

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求視子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
有其時欲為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母因循毋簡慢毋退志為
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數
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為
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
諸君子之學死有端緒身不親親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
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
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求之先侍即
公實為宋張二子所稱道讓論各節見諸文章仲求尚論先
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求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
游觀之者又如彼子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
者代出制作之体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
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
後也轉為新聲最於才者放為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為傷
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
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
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
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為而作辭不苟造蓋聞
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
日長山水之興是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
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為驚濤巨浪之壯或為平波漫
流之閒一壑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
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
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

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為
園文章為鼓吹老亦弃去頗獨好為詩耳嗟夫子宜敢擬於
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圃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
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
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
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
其通也學其貪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
物者同為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子哉斯言也南甫以
為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峭遠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
深歎其以為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
某得其譜系而叙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
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
三而歿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
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
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无深
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
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叙譜而見之
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得罪國史嘗以職
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賈公儼實公昌朝之後人
皆為貴官於
國朝係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
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為御史來求
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中韓魏公富鄭公
曾魯公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

見內附以來魏平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出嗣求拜其家廟者慶曾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孫為余云而今亦不可攷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即史後人尚多而未嘗見其譜王荆公孫四十年前在全蔭并見一二人今相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為釋氏若師古者彈然思其宗家維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相本韓氏之譜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潤公為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書

華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闕雅騷趾為房中之樂則是夫樂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盖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声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占之盖其進及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有不善兩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為律本者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孝府者皆依約舊譜傲其平仄綴續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若又皆率意為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弦歌其可得也臨川華宋英于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

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彦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輿之講也及忝在 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曠昔為之增慨序其故而歸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三

歸田集七
雍 虞 集 伯生

序

廬陵劉桂隱存書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為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醜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備已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闡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乎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洽而未修領挈而齋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一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為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

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道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瞭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達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為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做倣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洵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為長大負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之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遇子集靈臺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覽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復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為而志大言高不為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為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為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

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肯
於淹穢之下者即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
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詭譎而出人意表觀乎灌岡之麓
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
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
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
卷已刻雅者記序銘說筆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
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為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
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
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
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樓序

某嘗歲游京師得見 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
子也氣象舒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曼衍從而詠之不足以
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祖徠之
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又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
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警歎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
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樓業并續纂見
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
觀以書相示曰是漢也御史府請諸 朝廷而刻諸學官者
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為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
孫而傳諸同志善夫為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為孝
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
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
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
原尼水乃蕪衍沃敷股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

宜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得書以來旬日傍徨而不能
對然而初得漫叢籍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
二嘆焉以為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為知道
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
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
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
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
以為記其為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
年辛巳四月十五日盧某叙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
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
欣歎怨道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冷政無所關繫
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
受命 天子臨蒞斯民禁慾懲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
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變之際而懷恩服義者眾
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
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遠使有志有為之成
績竟墮於無聞無知則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
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
使夫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
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
各已成遠故會省尚書秋湖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
書省戶書諸除年閱歷之久已事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

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展草皆在所視復也區區亡國保寧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剝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決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壘雍容整暇亦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宣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宜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筆是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宦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自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為治不事奇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廢中臺又在江湖之上今又奉 宣至意首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

廉使之為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也

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

李梅亭續類藁序

梅亭續類藁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阮賢書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用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藁三十卷其家既毀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撥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藁既成帙而後三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為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季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為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開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藁者亦公既賁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為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忠勉史高之三相之制尤為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書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賈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俸佐各圖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予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雅公采石

事以為史書但言米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終身有所佳也亦不欺天問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李問行葉可為至論而隆德美猶多遺遺嘗欲叙次同行軍奉職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為也先雍公之筆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師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遊歷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樓臺豈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為積書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漢某書

送楊生序

陳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懸峰之樂焉蓋嘗相與二數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矜於意識之鑿又執一也故尊觀於日晷之存而忽忽矢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入嘗觀於鸞鳴之息而泊泊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焉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為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孝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竟其數還也然後後之以脈絡之所經并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孝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孝乎其值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孝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此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

也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上大夫妻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不思當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為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一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儼儼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宜黃之政告成者頗賦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卧病山中聞其在郡臨川以職事行跡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藁數曰非能賦能說之大夫乎噫

仁皇帝之取士也集賢閣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 明聖之心於職遠哉首科最為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亦然有補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洽於性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讀數語覺晚乎哉詩中佳句劉善吾之讀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欄谷居懷素序

欄谷居懷素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慶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學於榜登進士第任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欄谷居所謂懷素者自命其詩

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獲集拜
公床下我冠履衣意度間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任而
歸省公已去世而潤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又
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懷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州角與之游
今亦八十矣乃出此書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
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服及者而南渡以
來若陳簡齋參政翁陸公誠齋揚公禮名當世及其季年
若品且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
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
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蓮州詩為我大父尚
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
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有詩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
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倖死之郡人收而葬諸
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謚
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
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 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
者有司嘗以 認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
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無敢至者知拱辰
是其會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
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為詩以送之曰一襟素碧忠臣血二百
餘年翳草萊故園丘墟遠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啼草
無時蓋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淚權船
回蓋子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刻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
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朝有兩碑一

碑斷為藩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
當陰寺軍懷許公起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
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
至為太子替善終不為起許州趙 自隱士起官至一品
京兆蕭軒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
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
汴梁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
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
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
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 明詔使有司舉
遺逸御史部使者得舉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撓倖義
至正恩至渥也處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
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
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諮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
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情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
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一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絕自歸
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旣能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
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為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
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
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
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為士況念慮紛擾患得
患失於憂塵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否 明詔於萬里
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為序是以以前之舉士不可以不

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壽議大夫南雄路揆管兼勳農事揚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
 史官虞集曰昔恭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為
 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天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
 時至墓下乃書為譜銀符奉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
 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
 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
 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為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
 某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
 備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良然為河南轉運使辟為幕
 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
 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
 贈南陽公為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
 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
 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
 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為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
 車都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子孫姓各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
 氏自唐叔虞為諸侯後世有為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
 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
 孫遂以眾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
 所謂華陰閩閩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為至近或者洛陽之族
 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
 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
 族為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
 世子孫者也故為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為使於四方者乎使
 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則不然海
 海內外皆吾
 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
 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託氣脈通貫情意孚泮瘼痾疾扁無
 不畢達綏輯輒胸無不彈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為之
 士者情拳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于天於行無不可披端揣
 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
 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誦詩讀書恬然一室不妄交
 接父之仕國眾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
 鄉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
 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親讓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
 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為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右若又皆
 以為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之才為請李檄云適
 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悉
 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為之喉衿焉富庶滂
 樞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究有華牙捷搶之生治之之方乎
 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
 則足以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愚從其欲
 則易津拂其願則易任幾微之間及髮千里難度之則以簡
 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話之
 際先其謀於善思之時推其原以探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
 盡思廣忠諫有可為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
 美古者必至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况
 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周氏族譜序

予嘗讀唐風杖杜而知同姓之可親讀小雅黃鳥而知異姓之不可恃茲族譜之不可無也然天下同姓者其始未必不本於一人之負其后原遠而未益分加以居徙之不常隆替之不一於是析同以為異合異以為同者無怪其然也予以為為譜病者久矣予於周三月逢海姻婭之厚一日往郡城訪焉居訪間出其族譜以相示因囑予為之引觀其六世祖梅總系出蘄溪之族也方竊疑之達海告曰亞特梅總祖之先遷于建康譜系已失其傳而未正焉耳得無有哭子儀之墓稱閔子之後見笑於人者乎予曰噫子之言是也作譜者本不欲忘其祖今乃遽顯者以誣之將何以訓後人乎伏青武人猶能不祖梁公陳涉備耕猶言將相公侯之無種而况吾儒之流乎莫若斷自其可知者以為始則無誣祖之咎矣君家遷于仁孝坊今六世已不可勝紀况欲追求於千百載之上乎焉若祖梅總為始而於其下枝分派別久則又足以為祖譜而家置一譜以小宗附于大宗之義則愈久而愈可信矣今君之族分派絕、蟄、柞胤至十百指殖產至千頃仕者至組蟬聯隱者節義相尚別姓之在撫城皆未能或之先也宜必有忠厚以培植之札義以充養之又請書以繼績之故能甲第相望佳氣相屬而綿、瓜瓞之盛與眉山蘇譜盧陵歐陽氏之譜並矣於是達海應之曰唯遂書以為引

道園學古錄三十三卷終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歸田素八 雍虞集 伯生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並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為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遺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啟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天子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若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為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黜觀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為浮靡之文以干祿仕欲其備君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助之至以己之為學者為說世置復有斯言哉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脩行也行既脩矣吳公之所以望其忠信篤敬者實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金此將矣適乎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己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特來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遠風流

澤之博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圃也教
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為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慮而有以
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

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河渭熙洽之至矣

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 聖明於赫盛矣加焉方

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賚

下逮於督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難故安常而厭

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而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為以功名

自許搢紳才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以出

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若其職者使焉

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勢改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起

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人者如作中書改諸幣

復泉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與焉武功

曾君益初自逢掖起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

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

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二年其子如璿續其遺業

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予方爲學官與之同

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

字善爲對機敏捷出積長編涉經史嘗與其弟吳初相對背

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旣亡君向奇

焉益初獨能不然元爲詩文春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
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爲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
郡縣教官用帳調柱林鐫判皆不屑也早隨京師聲譽日起
於諸公間遠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俸沛故代之在兼獨

多考績職事故畫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
不得不為之一慨也烏乎

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年今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人才輩

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

嘗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時執政及諸貴臣之

家咸決於見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

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清闕之

無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曾君小軒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平幼度之文也侯撫州學安

人登軋道已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參知政事真公

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志其墓石納墓中不得見而侯

之孫意以陰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

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 國朝元統

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察理濤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

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叙也又命侯

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蔡君召

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叙之按樂安未置邑時

地爲廬陵之求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

之華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

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

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叙以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

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各位之若慨
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徵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
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謹嚴質直而理勝其有
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聲昆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

磅礪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火而不滅則有神
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
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
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為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予德劬以為公所著述
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
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郡士能起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
未進士能耀宰番馬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為刻梓而傳之親
為來請略叙其始末公諱濟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
三舍法公自縣宰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
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
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宰以幸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度
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任幕度有政金迫宋南渡都多兵盜公
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
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
會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
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
年 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
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哀二
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為不當
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辭繁先內治而後用兵
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害民者而
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
人揭公像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
以為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瀟溪

王民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揭使檜知出於范公之
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
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
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矣哉夫食
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
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
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般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
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
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
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
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
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
仁朝以

世祖皇帝之遺意說進士科以取士其嘗聞之時筆之言曰
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 仁皇曰千
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 聖
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轍其
為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子
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
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吁江朱禮德嘉
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側來茲邑狹且滿而
明詔適下其乃為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某承乏奉常畧聞
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
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

乎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由答德意而患夫其道有待於憊父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以為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趨而應之者僅以為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眾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為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既較而復與聖明特達之造群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老病衡節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為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為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

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不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其叙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闈學士阿榮存初族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職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數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吝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樽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健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賦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至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寶予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泰清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闈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援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汁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二百年而有子孫並屬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家人為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為知人徐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昔六君子之由業續學豈苟然特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微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若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為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入南宮入奏催廷樹觀影龍旗墨蓋已新 又附見二首云 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茫茫

騎羨欲誰裁
臨川經學邁前脩
墓道書幾驛舟
天上鴻儒多雅識
春明勸講達宸旒

鏡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習吹獨與幽人雅士吟詩讀書向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飯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午鏡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聞其學所從出則嘗從平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亟稱之首為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行事峯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大為勝水之流驚濤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冷以為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足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水畫篆書自以為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理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頗絕惟有端坐絕物使喜怒哀樂快調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為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日邵善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 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編然獨存若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間居食貧無以為樂性嗜之極賦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輶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

快翁之子定著諸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梅之所曰漁樵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叙

送吳尚志序

今年 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薦焉而時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日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豈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爲子吾乎於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為縣任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徇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數朝廷之闕望而斜目之所以有問也乎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遊其必出而有合於富世也乎且禮之為經禮禮十七篇有司不以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其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二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賞罰之具物雖或殘缺然猶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放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為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略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一之哉吾故以為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備之者即可

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尔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子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子有文學之契焉誠以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皆美而善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為着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仿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根莖穉穉易於蕃茂也是故關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蓄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榛之隘其間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械櫟新之楸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養既養者曰露為霜垂露其時至而養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能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情兩集觀其與吳學士書言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末之能及也標者本理而數也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副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墮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和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發病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厲已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為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剝削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為功也固將以禁暴懲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乎云尔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書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為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眾若成無己之不謀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河間劉守真卒而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家三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為道人之為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疎魚肉菓粟稠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釀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每尚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佈以嘗試雖其諛諛均為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為治病根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適或可為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梁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會大滿之疾常三有之為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脈診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為重非惟法當宜然而

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

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素脆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卒之繼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奉不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為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殊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輩竊生乎其間為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獗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霍治某人之疾蓋用大黃朴硝數斤糞以大便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某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術多矣雖牛馬草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情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聞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會稽鄧士普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深心自備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為學則曰臨川之金鈴有二十六輩者古儂真人之所游也其下有鄧君文應者不棄居家而好精真之事實去鄉里適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香挽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發古醫經書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據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愛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

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為子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覽其書以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為余道之嗟夫昔之為方者有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病者無遺歟矣茲書也乃自顧至踵分列百體而以病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以盡其精為醫者尚有致於斯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撫州臨汝書院與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司皆為之設幕府以廣容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諒嘉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學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宜無油然而嘆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牽於同列或時有不得為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輿念於前者既有以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贊其畫而到官於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開版上下輯睦雨暘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乎塞於積久之餘開游詠於寬閒之野不啻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察太平之盛於此可見焉且其為地不繫於邑屋之繁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交防禦之屬從容乎詩書之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其幕二君子者皆優於文李而後仕皆勝於風應而後官是以知李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實克相成之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番澤字師舜是人處朗不煩意氣軒倬知事夾谷立字可與金游入深靜以居不撓不送照磨王臣孫字道凝吾蜀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時之在斯幕於斯一事可以推見其所以畫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於四方以為儀於

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九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富農邵巷虛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州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以民人社稷分計於遠近大小之吏受其任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廢替三之生其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以數舉也先事而為之備則無過甚之災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以致其勞則無苟倖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成之功是以昔乎得君子以為之用也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之旱監郡卒感參佐皆以為已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禱也於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以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轅公往觀之於是經歷趙君師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進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必事之禮也夕遣崇仁簿馬擊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生芝餅方官精神之數已感雲湧興於川谷兩遙注於郡城泰既而還雷隱之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內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明念之禱而雲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忱禱於俄頃之間沛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則未始多見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為政者幸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為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棧陝右來官臨川明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勾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洪醫士吳益謙序

余幼時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更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用之錙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風者坻掌挽脫爭起而用其說其猛烈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游有真得其傳者病若流水者二三十間嘗不一二人蓋亦難乎其又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以及知長沙河間之法斯人之生亦殆已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明者於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黃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明之事云其子嘗忽瘡不能言而無他苦群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兒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醫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辭念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明講明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明游益謙虛心而不使伯明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以爲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謬於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故書以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

以爲隣陶淵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並傷乎太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多工於情者多美善感憤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冰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靜最爲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文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獨思殊有飄凌雲之風焉自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爲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多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泚徒清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辭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及其門南北常數十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今時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矣無及聞暇有所贊聞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某聞之孔子之道皆予子思傳之著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卒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爲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以此書爲入道之階以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術

變徒軌傲庶無他岐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廢無以與乎
 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
 士蓋亦思於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為李也取論語聖子
 大李中庸集註章句二而誦之字二而索之不敢有間也
 其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數
 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讀夜惟勞及諸儒之文字言
 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亂家之難庶事之難
 而少廢也懼大獨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
 之遠焉猶懼天輔已之未足也今茲又將游行於四方以觀
 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
 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其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
 以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
 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一無有異者
 是以一鄉之李者於其鄉先生二則受其教而不可忽設則
 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
 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歟若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
 不可及者也末俗紛淪人自為說邦自為政可勝歎哉雖然
 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
 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
 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城明素
 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為李之精
 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為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
 及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
 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為三司條例未嘗與之爭
 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又

與公歎其所謂高明積聚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
 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
 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製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
 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卑殆哉
 乃若陸先生之李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
 望扶植斯文者宜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
 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
 同風俗使李者無疑也是以有鸞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
 而遂散去而倡和聲氣之間因一脈之差殊而精致神會焉
 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真李者非他
 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
 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
 使欲知二公者之有政也嗚呼安得起共公於地下而質乎
 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二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對召遷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
 著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為之序未及為之作
 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以為請蓋近代
 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在而表以
 朔南者其殆當史具四時而特李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
 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
 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其善者矣夫文李知名之士遠而
 在上者門人子弟其傳之不慮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錄其一
 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以畧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
 抱道懷藝不得聞於當時者多矣萬里厚求而備載者固將
 使有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李而薦引之有新進者

不出戶庭而得文賢篤於方冊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為之書以為序

朱萬初製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博古學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沉着而無留隨輕清而有餘蘊其品在耶圯父子間而縉紳傳雅殊以其言為信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平天下之所講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保半邊與不邊安房之用藝不見來者又矣一旦際乎文明之盛遂隔乎時而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云耳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五

歸田集九

雍虞集伯生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湖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迺以民事為己任先事而憂惻也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兩賜稍振若致自己且備且折得不為番嚴豐時和郡邑委辭則求其所當為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學鏡約揭車使經古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虞理薄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季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其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于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為某太守之側自公偉而祠之燔於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為之說公故宅在城東偏北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具公為之序既而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者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克復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况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非為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結餘者久已鮮矣而波瀾風靡之中求如公

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為者亦且無之焉安得有
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耻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
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
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
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
乃作述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昃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愁 我思濟荒陬
澤言來其斤運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寒露在披
靈谷季躬于原亦公于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為庭之言匪
今斯今邦人之云武究予心作者之期負命自天哀三民生
阿千萬年

南齊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意之
所得為而為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
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為大夫為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
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
于小宗而祖考之仲靈蓋有新歸年復由貴為公知而無因
邑憲澤無以編及其祭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
以有置妻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
所君子思賢三尊三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為焉於其賢者
則錄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
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二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
之文如其兄而子宜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
之後求聖賢之蹟言帝王之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
淵然而真測誠然為時儒宗其文章探追古作而君子猶以
特公之一事云耳曾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

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若死不哀蓋其根於天性者
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眾人固不識也是以
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精力置義田
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德邑金谿之南原立為規約以惠利
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為者乎不然何
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
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君焉而敬其身則公
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
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
之渙者有所率也不亦可乎元統於西祠室成適子自京
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碑附諸義田規約之後
而刻諸祠下云十一月一日雍廣某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 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
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律與幸校之設為急先務奉元本
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榮
政商公擬平章費公某兪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
於郡東南有禮殿殿門其東西廡為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
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官外為郡官有歸
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瓌方為行省左司員外郎實
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
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朝奉無敢闕失會歲暮存飢
勿違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為
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食小康禮義之教審此
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改廟宇為請且其說曰諸賢
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次侍立

於姐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朝制皆如像坐食為宜嘉瑞
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閣李伯述何執禮李
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
出俸以為之先 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法麟屯田二總管
任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
材各給其直工備之費稍厚之給凡為鈔貳萬緡知民間之
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
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備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
計李康之贏修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李官廨冬御史蔡
明安達你更建掃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蒙民所侵
學由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編畔租入之數以畀之至官六年
御史察理淳化司虞以為李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滿大使
李生美頌以其事來徵予為文以為記意前有徐公之文在
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難人也集其
敢不為難之父兄子弟須當崇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
開陳道李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意乎集聞之茲土
也昔者周公每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
之上行之乎李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彜好德之懿而詠歎夫
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交通之無窮致
嚴於闔門衽席之微而推至平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
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稼之均施之四海而
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
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愛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
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數之可言邪昔一程
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閩中
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闕雖麟

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
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禎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
而程子以為其備弊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
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
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
欵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
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為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速
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
以滋養德性集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
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閩路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
亦未有感於此時者哉其為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
之評詠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

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
之 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
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 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
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
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入也質真而
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揚易詠諸詩
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闕略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
以為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為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
渠之學而博臨乎濂洛之源則化行俗美賢才眾多豈不於
吾雍壘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
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為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

摠於武陵隋開皇 年始置慈利縣我

國朝

年升為州

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太德王

寅之成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

堂齋舍悉具公為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有象於位冕

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修其工上其事于

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回道

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之如其文朝南有道東西出各樹

門其端亦以樂善回道分題之子今三十有餘年矣舍其食

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苴之功備就地壞仍

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

以學校為己任歲學職訓導之事釋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

弟子負而程督其弦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

學宮進士龍之子文綬孫麟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為學也

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

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

於是增修禮殿新闢瓦以易敝漏美并漆以發昏黧因棟宇

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覽以堯之泮水有池

去汗納清深廣相稱楸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

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

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

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度于雲章之閣

以特學者之觀瞻焉於是向道築善二坊門殿亦起而更築

之明年八月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

記之集乃為之言曰今自

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宜神則先聖

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備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

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

者則我 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論語孟子

大學中庸其所為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

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為入道之階

階我 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為國定大公至正而莫敢有

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烏乎三代而下至于今日為學之

道既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項背者哉然而通都

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勿深文遠游不取說

似是之類充塞風氣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為一說

更相相尚輕翻者無為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

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

矣吾聞應利之為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

事故為淳樸之俗變沃而生穢故易於遊者有賢守長知所

以表勵而率先之樹二鄉之風豈難至哉昔我

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中武王德兵而南水相實同受命委

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乎幸以世家子

數鎮外關惠政在人監州年庸三子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

禮清介而寬容觀其備學之舉可以得為治之方矣崇侯族

序已高尊尊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一侯者而揚于

新喻州重脩宣聖廟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為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為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緣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益其多出焉故宋在休時劉特讀啟生是鄉稽古溯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君子博學治聞名於一時與播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紹興二年令趙子琦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為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為之記嘉定八年令董煥又修之實談閣學士章公頤為之記及內附

因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真公兼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羽為之記三十一年甲午滕陞為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謹條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啟弗替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飭廟學為已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嘯山之俯臨澗潭城東雄固得百原於荆榛之中甘蜜可酌作神厨近之取耳饒饒廢租入之藏貯以饋學食者藉以足誦讀乾銅為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陸登賢花赤忽者同知小者才牙律例官李可道王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以滿巖要兩條停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錕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歐東味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三公以名法後為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止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為古之教也尚德今

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二代者也望其人之脩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為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為己非以為人也然而脩諸已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為此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州退歸建陽從學者甚眾作考亭精舍以顯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証乎自偽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

世祖皇帝親兵江上得江漢籍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詩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專信表書躬踐以為教又推致手聖賢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于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四書為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為公而不可易也論學之士思其先正知侍讀劉公之博洽肅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三公尚德脩學之意凡予之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脩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出將家以門蔭入仕治民嘗官南海海上以廉敏才略為廉訪宣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敏極之通攝無旬日即辦沿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令交結豪橫私贖偽鈔汗浸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為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事為卑官強以誘候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為難獲立岸上不動親以數營繼入其巢獲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十八人尸者

市而盜平及為是州縹緲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官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為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其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為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為學正李輯錄周復章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則進士河南汪英曰今 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時書諸簡書之暇學校之備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椽桷之朽腐瓦甍之毀缺象設采色之翳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椽桷濂章之美完以朽壤墜塵之堅鑿石作闌增樓殿之功和漆於丹後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俯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續繪之有別尤為米若干為鈔若干則皆汪君處至夕歸審費備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親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初日復身與學訓導業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壞壞是亦府君暮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烏乎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故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

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巨漣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規彼儲元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為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祭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高明為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為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為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賢應中又割太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歷唐五季宋以至于今遂為名邑邑之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國朝至元十二年丙子邑之官解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于盜廟仍存元統甲戌應廖劉粹衷來為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存經兵火而禮殿弗壞殆非偶然也歲時之文物有圯毀焉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鑑朱克承汪惟勳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書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為之記梓葉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償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饒困瘠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梓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

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無幾乎誠不可以無記嗟夫入之所以爲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叙此則治教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取而盡分則可以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以摅險薄興教讓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鬪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勸其行而勿使之偽使之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况形勢之迫利害之休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嗚呼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闕於尼沂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性天曆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脩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虞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晉范赤政尚清簡民用字化言色不動惠除利與大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葦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脩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九所當爲而力可爲者以次爲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爲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爲最重是以大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

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率補相承而元溥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備禮殿作殿之門若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爲師弟子執經問難備禮容音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官若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官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術自池上出洋洋然有臨覽風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篤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若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簿彭那木罕典史龍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向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牲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予聞昔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據是爲樂安二百年來其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

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世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脩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

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學於友者乎夫進士者 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為進士者明斯經也情斯行也為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始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者合衡董說疏之文而求備已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述更議為侏侏不以委曲鄉原為自喜而承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督悉心盡瘁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素之勤若因其抗果強倖之質而勇於為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鄉省何悅焉一三百年之進士云乎哉元濤之為治可見者其聚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實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必代摘餽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生養俾得以治其 札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奉道則易使心如斯也庶幾元濤之心乎

東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讓章徐邦憲為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宜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繁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善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為縣學字有廟後為會食室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為縣縣講堂以任廟後職會食室以作

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其一時比卑材劣不足以又學瀕水之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為菜園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讓乎乃告邑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為是義舉何俟於眾力請專為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母苟毋縷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二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備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斤不取於是為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為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為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倫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為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為縣表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軒江李素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約作新學其兄宣公為之記認祠則又以原平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而示之以脩己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為表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為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連接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常百提而命之近歸而脩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為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丞之思有以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以為告乎夫 國家定為夫子之廟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性殺器血處有常祀縣

有司承 設今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

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

名其堂曰明倫堂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

之以爲物而生之無窮焉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

以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

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

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

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

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

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

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

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

未嘗少有關斷欠缺世道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

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

公之記繫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

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

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方也

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

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然陋矣雖莫適主統所以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六

歸田叢書 癸虞集 伯生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簡務

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

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

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旣江李氏之作學

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

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

其化休之乎其無數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

國朝以來慎擇牧守尊第之舉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

在郡時嚴著作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

福之詭勝而閭里之核向易謠言非學校之不備而教之無

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

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

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遁道時

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

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寬厚治縣聞其來茲也守君簡

三十一

加矣為兩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極星門于廟門之南餘
 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
 給以時不及更手如治家事書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
 之間以其蒞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
 敏成而固又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廟居像奉而置
 諸閣修季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
 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家得從而觀覽焉郡長
 吏以下接簡俾為之記集乃為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聞
 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皆有恒尊
 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
 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末著於言也風氣
 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為盛哉魏
 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又章禮樂之典斯民也自得於
 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
 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
 之迹煥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
 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
 以有憂焉而迷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
 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
 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
 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
 尊乎奈何後世之學皆謂習文義以為上不知其可尊之
 故異端高妙以為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優可勝道哉是
 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
 所當尊者矣豈徒為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真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
 宋時宜公之弟約定叟守宜春宜公至焉郡人士思宜
 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
 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為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
 附 國朝以采莫之改也近咸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圯焉
 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二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
 凜然講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慮有所為焉
 也明年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頤去為潛今太守廣信張侯熙
 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
 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
 俸為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斷松為枋沉布水底
 加曾石為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
 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虛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
 尚有堅完者以今候之意與書院莫若新閣之下復藏書之
 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檐以遠風雨奉宜公之像於閣下以
 為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練歸車與雲亭對大門
 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為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
 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溢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
 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史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嚴實克
 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臣其長身任其勞
 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
 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為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
 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闔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
 其傳諸說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主同
 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親公

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
及得所傳遂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
道玩心神明不啻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
極舒遲溫厚之意端敏以正而不阿朝惟素經同歸一致任
重道遠死而後已乃夫蟬蛻人故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
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泣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
若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處於險危之手大忠
大義特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為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
於管樂必不然也取善博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
叟之為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喪之日宣公開棺而過之所
以端其為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不知者多
矣當彭亨時其殘孽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
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姿色之在於斯也願者想見其中和純
粹之氣洋洋充滿及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
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谷彭瑞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寫
言乃為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
鄒縣在滕西百餘里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
尼山峯也聖夫人顏氏所棲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
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落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多遂升之谷
草木枝葉皆上起障之谷皆下垂蕪或交反刺者其東臨
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像顏母之山對其北
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
後有中 和之壑住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饒聖其左有
夫子之宮焉故史唐唐炎宋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而

兗州仙源縣宗憲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
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官
不知以何年廢我 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
久典禮斯備至順二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
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管師奉祠因廟璠
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 奎章大學士康里公憐時為尚
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
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晡為山長六月至官
為茨舍山中盤踞私羣繼以假貨具羊豕酒告山之神召
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
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特
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楊
公文書納行部率其史程趙郭趣茲山留璠舍一日領驛排
徇以其事為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實閻領之首出條以為
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
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勒成之擇木於
山陶甃於野備儼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轅載途飲餉相望
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
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饒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
西掖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為夫子
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像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
成置弟子負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
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
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宜力於下以克有成
聖明在上文道宣通於斯可徵焉乎古初開物天作茲山
大和而靈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

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祖德繼業至乎位宗
兩霄風霆任作來復前瞻後際雖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
有時事其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瑞也得以學官從事於
教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澆僅克識其梗概如此若夫
播為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
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脩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復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
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樹園池廣袤數里青山
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儼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
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
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
以事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廡器具以給凡用
此又趙君歎其調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
也千崖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遠千茲者且四十年萍鄉繁
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
有立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
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
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
堅飾黜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糶穡之山藝
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傳
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
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
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為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
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皆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
川者也今巖學傳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若乎今天下好

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
絃誦遊宦殆為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遠於城闕之喧囂逸乎
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之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之苦
自為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
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崇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
順適則志易隨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蒙肇落師友道廢遺言
之微孰究孰播越時尚若籍籍餘以釣利祿務高屋者假近
似以立名聲疏爾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
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為師表者張巖之人
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養朱
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
事焉可也尊信則不徂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
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
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二月具官廩集
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脩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廡曹邦來告於集曰學
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為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
下車即理廟學以為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
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
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 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
治辛酉之歲愈憲薩德彌夫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
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
權茶大使黃慶咨以脩學之事慶奉命以為已任禮殿小不
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為四楹之屋於殿南
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

有五尺拱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二尺又後構是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廣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郡人俞樵士鳳鑰記又十年為至慎辛未堂憲葛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後設之冕裳衣五米絳纁如章又八年為仍改至元之四年今訓憲完與公至適殿棟橈前後落之交承雷池壞仍薩公輩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鑿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節以文瓦建以鶴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九二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眾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備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筆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為取斯昔人以為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同民風者將有為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類煩一士為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足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眾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若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為學則尚廉飲收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為者焉縣令學官勉之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虞某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郡縣皆建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子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子校官薄海內

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訓勸此南康都昌之循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茂有加矣而南康之為郡也最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為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能及哉且都昌之為邑俗尤淳厚黃瀨彭鳳馮梅曾幾示四君子者實從朱子游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朱之本年衣冠相踵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為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論清以宋刻以為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為大改作禮殿盡最良而其門廉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又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為垣以環官鑄銅為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釗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及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其刻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既具會其羨得二百五十餘石為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杉之木于芳邑以已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庾庖凡梁棟案榻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構高其巽可以經久焉外三門撓朽甚不備觀美易以相植築墉垣墻而厚周

密儼然有不可踰之範為成以其年十一月民既為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為三耳漳潭皆不及某月獨南康幾二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為厚誦之益都昌之士為深

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錄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為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姑藉其名以文其虛誕爾恭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講祭牛問學之博攻駁乎躬行之實率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論之精詳而不可厭也委慮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其在方冊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致乎所慮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賴有才氣者又務為新奇以欺世其亦末如之何也已哉嗚呼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元之五年庚辰四月庚某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入蔡季森也季森沒其子士仁等備其產產贖其供給延名師進示疾痼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

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衡與其從弟事仲孫子仍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為萬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真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首直卿而卒葬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二十年而鄉都州問之問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鄉會之感矣朱之季年郡縣學裁其土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為精舍以勉學古之士焉儼伯堅薦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哉

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任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為聖賢之歸而足為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覆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 國家又負聖賢而其自暴月并亦已甚矣今也綠黨淫術片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五古故知文公之為教元思舜衡之流風道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官室不患不尊也豫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為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衡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溯源流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宋義利之制斷然不為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故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難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惜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存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創於
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幹之季子而
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為友者籍漢胡公原仲受學於其
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
公之所題也

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為書院取
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
子樞密備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官如書院
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憲李公端以為
宜如郡言事聞 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食應左公
蒼刺夫里行部至郡用未斂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
者為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
一以其先生之祠室他未建也至正元年貳憲韓公玉倫徒
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
子燕若先生之祠備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
宜為次第而舉之奏前代之世家故宅論謝於二百年之後
者一旦煥然復為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
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為文書使郡人朱斯
在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斯文公之五
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速矣先生之學之精
微德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叙錄乎其遺文二十卷
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叙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
其為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卧病蒲陽與釋老子之
徒接以為其言甚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
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為書自棄瘁焉湯文

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
用力精久而真知深造以為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
學者廣論出學之所以誠人心之所以晦昏道之所以不明
者俾知其衷之所在而發之以未夫不達之復而曰不遠復
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為學
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為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
學不以顏子之學為學且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蓋嘗臨
彷彿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而敏退無顯登
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
以終日精明高韻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
之軀俯仰之安不味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
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
濂洛而出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精澤揚氏之所傳至於
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為學之端實先生為之根柢不
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以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
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周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
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
彥方世保定德家歷御史中丞領臺成均以至正固守守左
君當海寇犯漳約東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壯西夏舊族
通經制行泊如諸生錄 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
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
監郡馬合讓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敏
舟府請為陸文英雅慶傷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
成功可以至於父達矣督工者前郵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
建安書院山長申屠誠是年十一月十日前 李亨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備 國史

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刑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以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接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其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能木之記陳義紀事其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廢捐而繼元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庸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為己任知無不為文公之五世孫炳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俟公府為之先爾翁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取過自堂祖基亦既公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奔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炳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率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遠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慈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顛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蹕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兩露之沾濡蒼高之升降觀感而

化之者莫斯之為近也况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勸勸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有二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為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

世祖皇帝不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非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為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摠以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備已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陋邑絕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干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為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狻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遠嘗花亦故水相阿里海牙之孫亦相親事世祖自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為務克成大勳蕪漢湖海以來

盡平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
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
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
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土有
生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
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
之所享壽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身乎長吏奉禮
意吾民熙熙然園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
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
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五蜀人
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嶺者故併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于郡縣皆立
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樊理
溥化來為撫州樂安縣運會花亦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祀
陋弗處為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
度縣治之所當為者次第為之民聽從無留難地擇村疇
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
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
者有祭道焉專宮為廟家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
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之道萬
古類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事為醫者之宗夫求盡
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為學推所自
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
吾民也置縣于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
十有餘年矣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

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數無甚醫害上無徵
調之急外無抱戚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
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為觀美而要譽
乎豈將使吾民誦事以千福禱罪如他淫祠之為乎蓋以廣
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
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親戚為易為吾何言哉雖然廟
因於醫請以醫喻為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
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矣夫四時寒暑之變
五行爭與之冷而謹避之又祭夫嗜欲之陷溺忿恨之觸興
矜勝之煩耗機奔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闕歷溺
蠱亂脂毒搏噬蠢螫毋使有以累乎其外也惜叙倫理受業
服事以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館焉區之志也既而具
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
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
之都官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衛生
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
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為之并
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凌暴也則為之城郭甲兵焉為之宮
室以蔽其風雨為之衣裳以宜其燠寒為之食飲以時其飢
渴猶懼夫六氣之診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
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疫疠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
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
者莫不述焉我
世祖皇帝混一字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

為德以聖神之能為能凡所以為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返邇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眾其癘病疾痛不得不以為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負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死為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身役祀略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禮行事者為令安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

國朝聖祖之深意抑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醴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千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謂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

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脩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圍困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永簿尉傑克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實為事醫之官者與天習醫以為業傳藥以為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越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為廟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屬神門兩廊楹之其都宮有墻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

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廟神之室若座有丹牒梁楹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梵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宜待罪 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為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為德聖神之為能我

聖祖之為制作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為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脩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肆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安職幼幼若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癘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若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以為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發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為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千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飾醴醴牲殺之儀遵且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為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為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

所以能懔懔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備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為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以為法我

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今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為廟在縣治之左今公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安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胡望詣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為故常不加省周令以管從事於太常也獨知耀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為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微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街達於市際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二獻官之次門左為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廡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為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為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為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診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拯之者其職也是以我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幽泣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為而求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市之則豈非

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某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李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案登器血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開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海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波儒李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疎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屢稍無所從出夫

國家制為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氏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診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燭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為李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同懷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為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焉古安之為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為李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鄧遠陽行省醫李提舉謝縉孫以其修理醫李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詳始建醫李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為近延祐七年郡治中丞兒亦率廬陵縣丞馬克敏遷廟李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李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徐明遠請以其所得膏田之半歸而醫李以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賢化赤佛留與其李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冊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為之文書而授諸醫李師奉乃白諸府以所收大脩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又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衣食矣今郡縣有司

事無大小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李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為又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其府官之疾來請書之其府同傅官其人其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祭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七

歸田集十一
雍 虞 集伯生

記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言既營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 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全陵時 行邸去治亭為近 上時游焉一日傳 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 上已至治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

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夕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 上曰

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

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為丹求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為名 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

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 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

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 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

留上上欣然為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

趙嗣祺朝 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
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
異其數也特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笑明年之三月十一
五日臣集侍立

奎章 上頌謂曰汝猶憶治亭亭事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
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 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以為繫
千載之思寶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
歸賜南御史蓋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
楹桶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護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
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
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俟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
文宗皇帝之華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
能為寶琳執筆以述 恩光之萬一哉於惟 今天子仁孝
純至勛爭相承羨墻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陛下上帝雖曰不可度慮而日月所照
輻露所暨碩懷下上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
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
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權茶運司記

昔在 出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
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又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各飲之
利未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
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

去權茶字兼領宣譯二千八年復權茶各官所統出茶之地
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
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蒞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
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首運司而以
其事分屬列郡歲候民困採造趨避期望疑沮微飲失節公
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為便 朝廷遣使周
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為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
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脫胎
木而與薛公某為之使萬彙納為同知魏君某為之副其人
為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
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
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
僚屬各知雅訪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詆訐之訟期年之間利
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頽首使德心絕他虞若不知有
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性時而公署又幣弗治出令
受事弗稱宗顯文書皆幣蓋藏疏闊乃請于 朝而更作焉
命未下自便以次出俸金為之以足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
具會奉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
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
倚收子錢以具公膳 朝廷所以示廉靖敏之報也乃為

書幣命其史謝秀寔至臨川山中屬子記之噫摩向在 國
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
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
敢辭乃其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為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
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
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

三三三

道園學古錄 卷三十七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培克為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為國
家欲怨雷遠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試敢重言之以告來
者使視夫措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各記

蓋嘗親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為以相勉勗善其歲月建置之孫紅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
字凡有善政可以為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做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騰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固是由定咨詢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於執其轄轄文書之詳奏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為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宜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飛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為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聽望之題哉風夜在公室有不遑暇及者今經麻其郡王順字 知事某郡楊杰字 照磨某郡左仲良字
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敷歷臺省並著推譽同寅協恭蓋弄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安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傳人之效故乃以暇日樹石斤

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為自王君以前掌故者了推而銖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得軍者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 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獲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為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為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難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偽不苛不察數周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不不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彼荒忽而昧於事幾恇怯而靡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為之動至於變詐相乘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計於下是則有大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耳予之端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揚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成暑行縣稍間必造予之廬焉予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為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苛宰郡之宜黃敢強暴黜黜抑兼并以佑善忠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入已奉字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習善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 子維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

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庫且慶去年與京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屬亦倍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卉木之實醇應之暇則小越焉擇於郡吏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方既相與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畫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野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效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從能道之亦可惜哉故龔右於詳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性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意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則官之所不及為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為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又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關使其人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為之書以為廳壁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

裕皇 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康累洽之餘民力亦既

紓息各踴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眾思於檢佐請

于

朝而依新之既而丞相獲鎮江浙水精以穴或陸或遷平章

寔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

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為

幸今韓公兩文公之 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專俾集

繼之能無弗稱之權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

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

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

事為宜宜勿辭也乃為稽諸郡檄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

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觀舉

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為又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

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仿置周窳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

昔焉會其費為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

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羨勸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

乎洪惟

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巨承之以慶賡

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

教令周敏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頓茲

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西馳之

久保障之固主齒數千萬日必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

若傷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

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託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簿嶺海莫不率服臣宇既定徵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揚侯珪以至元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

郡而高起風雨濛濛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充懷遠大將軍揚克忠武累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

世祖自帝制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摹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領領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皋傍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為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文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筆未麻救黍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千其耦林樹已墜黍伍麟次比隣姑媪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壘盡戰夕倫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備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為郡

許為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戰士大夫軼苦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士力之完復於是有意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實各以相後先他都蓋莫之及也而為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和祖宗經理艱難之物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嚴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賈旆更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霽鷺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國家威德於無窮則自二將更始也岷首之崇擅處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壘壘於一時使遺者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鎮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平台侯以其郡治鎮樓成屬子作文以為記集昔者以文學為職業既老而歸備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侯重宣子從子也其來其啟辭乎措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是州有與作碑志略可攷而讓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撲壞明年十月總管東李劇繼祖與全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劇守政事去無代者侯以為已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黃明經羅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水八利治中和尚判官王其推官李翰崔中經羅某都知事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為慶元宗慶道中關郡長吏帥其僚佐奉

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廢之受事使命資
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書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
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
為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為役也時其間暇而不厭於緩相
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望飾越三年而後
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為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
賞灑然備舉海內蟄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
之表洵明德澤悠又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
謙遜寬第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
害而獲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訛渴則
後心生焉不忍於急激則爭心熾焉徂後而好爭則亡上下
等感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
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
之是故善為治者必平心而正已正已則無私平心則無忤
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
之廉恥申孝悌之教博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雖
皞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
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脩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指西為臨
川之一山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
大山也其境南實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
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來之以居治在
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一年歲在乙亥撫州內
附崇仁從之 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其華之餘吏舍弗

降二十六年歲己丑建寧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
足於山會閩崇觀提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甍百廢並作頽甍
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在再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
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遂管花赤阿里仁甫是來洽其同官
今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動率隨應有餘力者辭然赴
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樞構易其朽腐陶甍土石更以完壯高
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聖
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吏坦內陸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驛貴
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吏有受事之合版籍有度藏
之室徵使之嚴固既福之細徵出而使民燕而遊勞亦莫不
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
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
者易盈易涸阻為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
百之利大費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若斯故無過於侈靡之傷
焉方其盛時於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繼絡相
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謙文史 國朝以經術
設科取士委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
斯支 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溉被朔南遠邇莫不或先
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聞或管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
輕失其本亦豈自容於羣良康寧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
間為吏者有不暇於為治甚斯民之罪哉仁甫觀見其先人
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
冰雪職事如膏燭憂民事如家事侍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
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
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疏前尉胡誠等皆惻惻無
辜相與輔睦以率其為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憂

歎其易得邪嘉穀繁熟於田靈芝挺生於如仁甫之家掃斷
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
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蹏突之微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
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
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讀為之書如此是年
十一月度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絕人世高
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梅州雜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
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
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
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
而不遠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非覆以小亭
後久之守林侯某據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
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為之記後八十五年
皇元仍改至元之二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
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
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
民杜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繇學羅力役之繁承
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
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為者乎侯之為此豈
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聳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跬
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許於高明
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瀛壖絕域初不出
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欲
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父若是者洞天之所

以為勝者乎今熙治之世年疊生管吏民相安於無事宜徒
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壘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
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
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
迹煥有志於治者庶幾善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
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 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
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
山川能說非徒為燕游以暇逸也昔鄭神謨之善謀也於野
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備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健
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
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
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
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監郡
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
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為記按郡城之中
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更舍環為
屏樹鬱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岷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
城壁出於人為於奇勝為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
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
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
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 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
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關隴
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吾寧有所未極
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者乎環而觀之各山靈泉蔚

平嘗能出神明以去留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備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動息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勉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事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為之書以待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歸田集十二 雍 虞 集 伯生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孟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備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晉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紛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實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子執筆為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籟響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恍惚想像者也其師友間於口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受而生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感應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愛身為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為事堂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鞭撻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藏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從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瀾倒潰肩衝

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據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昔築別室里第之虛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以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霽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榮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榮亦平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敬人其後曰莫如待敬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爲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食士之祿歸而有樂於鄉觀吾族人子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爲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饌果萃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慕高瞻嚮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故取私田五百畝之租入別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於後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而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乎安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元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秦嬴姓殺器血衣服之華其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廟焉以安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稱之小宗未嘗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而爲其族人矣而况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遺教廢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

德為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若闔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賞為夕入焉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為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末以繼利欲遺君後親之心棄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遷豆之事陳始終有常而無間於是飲福祿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陳戚之情動酬頌視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教也前二百年宗家大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為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陶子第多好學尚有以推明其說而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藏人孟聖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其堂為名之曰誠全因桃源筆簡君止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為之記簡君為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二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知此者肯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為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達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入倫之至

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弄鳥凡九君子以為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高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仲尼之道者曹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其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終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具其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緼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為學人之所以為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為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為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苛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故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不關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失一毫之分不盡則有一毫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彙覽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教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既歿池上之居為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恩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篤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為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為善為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為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為惡為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清氣衝空塵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為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為多焉聖遠言渙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侔無所贊信汗漫之求汝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釋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為學之初稍出於自私自之意岐路

之差其夫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為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編自盡之別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為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喻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躁進而不上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李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為美談厥後宋文公為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出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為御史時與子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庵王公左山商公靜軒閬公揚公從周與諸名公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徒居賓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為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直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為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全關全望如珪如璋而顯顯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為并知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

敬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豈可知其人為昔者文惠公與弟兄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弟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為之蹙躅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筵當五皇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衡茅窮聖節而藉類乎勾陳大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若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聽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教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為其從孫博龍煥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為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為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園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教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園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教之辨何其優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園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為謹教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教自勸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且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為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教之為言深

有成教之義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己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離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教之功者為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襄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為謹教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為學也為敦厚而不為刻薄為周慎而不為疏鹵為無擇言而不為躁妄為謙約而不為放肆為節儉而不為奢縱為廉公有威而不為私昵者皆必謹教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皆謹教之事其可以為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教之道乎抑之詩曰風興夜寐洒掃庭內慎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養與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教而至於憂倫胥之亡反而求諸為學之道焉向慮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特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恒有而不衰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未有如柏之為貴者也今豫章之為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即以此而得名橋柏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天堅水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柏之為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其所以受命於天託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年千百皆佳三有之寧山巨壑

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翠於當世乃至辱於糞牧厄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此蜂蟻子之憂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千霄木固輪囷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棟養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述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塔徐庸不遠二百里特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宛君所以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胡氏能世有其家二全其柏相與為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棟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友不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稽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游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真矜不忽其親其誠以權而動於不行疎離離又困之節而進不聽甚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棄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為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二之委為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二種者皆以此也湖之水匯彭蠡為大浸今胡氏之居統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燥澤見誅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羨倘徬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闊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為優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懶世採俗之意而游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瀾吳綈鸞二仙宜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道麗神氣清明宜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辭開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章咨問之意傳會以為說蓋曆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或為之而况他乎遂相傳信雖為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派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誦者乎昔陶隱居者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揚生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亦有偶對之名初無辭穢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口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夫自當恐懼備自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雅席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玄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

余氏極高明權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蔽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壺之中沉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日暮起滅不踰於華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巖石委曲澗注始遠于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分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佛似之余氏之考曰故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間而悅之世以為風氣日降情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則敬之會老姑也故公嘗至其廬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曉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姿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為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為明輕標以相尚臆度以為知則其念慮之所與云為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其不足之慮外現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濔濔而虛融於入道為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故高氣清予將

謂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嘗問之他日為敬謹焉是為記

主靜齋記

於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承子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聖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學為聖人聖人所以與大為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以是知動靜相因於無形而大樞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為道一動一靜相為休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入道以觀天之道最為深者夫百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連曰無欲且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二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為無欲之漸也良之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亦為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疑矣

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勸人早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豪之非禮則一豪之敬矣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為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才學路高利必才識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卅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自在之此其志宜可及哉不必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為學實朴者安於困陋不事談為為靜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說固以為靜者此嗜昔賢之所感愛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己方實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且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誦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過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車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廢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愧于衷則求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素為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熟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為都城也名尚真城南第一峯為獨高別支更衍而

西出其止也為羅蒙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憐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亭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舉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聽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衡簡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令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修而貧者不能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凋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兩處之所養亦未必隨能有此也李氏之平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墳墓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傳記

昔在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聲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未始患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祭其習氣之偏而為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始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眾豐豫繁息而有司寢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胸絕高險外瀟海為幅員數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 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手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而有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撞人曰欺人之目皆強殲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彼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

寡矣或者欺其疲弱而無告培克瓊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
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
况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弱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恩
所以理之奈何執筆者之弗恪非常之管昧於贖貨之欺而
用不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誦怨事首李所忌者制郡縣以
拒其要官置廉吏能將以系籍其出入因其要難而用之官
軍之脈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
又以忠信廉介之官益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
出此而委夫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匪
悔乎

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
薦以執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拜鎮國上將軍
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經
寇以其眾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
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
事為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挑溪新田野堵等寨斬首二百
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首某剋萬戶某剋萬戶之軍以行
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徑源
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七十二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
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
亦出道之求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
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遠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
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
捕之湖廣平章樞馬亦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盧等一十二
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源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
卒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癸

兒只類以湖廣茶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
田米落等處潰寇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
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額輸租三
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
級擒寇盡潰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
袍勿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
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
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嘉浦縣成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
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得
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
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謀
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駭二年正月十一日寇
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出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
屯兵萬戶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
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
射殺三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
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
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
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炮焚其寨軍士四
面搆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殲矢服為空斬首八十
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
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
為徭鄉導者潘奇撞人從賊者章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
北三都之餘黨保嚴洞以竄謀知其巢擁草洞口焚之無得
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
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與省

陸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橋六十一人斬首二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郎屯管盧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開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德洞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還其家鞠公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礮毒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焚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家獨鐵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備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糧運不得至採野乘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海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香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香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日擒古香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一人初九日慶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領李全甫子姪楷稱王號執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蠻反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復叛救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懷如氏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韋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合刺罕及賴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確滑石等寨擒一百

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又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 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符襲州萬戶鎮撫州行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甄囊加万等奉道憲使郭某副使其命事某其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 朝而 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贊諸嬰兒飢餓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而未亟遣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為守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擊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撞人以制撞撞強而敗假融款以制撞款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濼侵則乘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棘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巨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責錢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監公則素奉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眾心解焉公則屹然不搖惟是之用所部嚴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戚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為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咨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制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裏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為湖數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發上 朝廷

必特信用之為無窮之利溥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慶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為作平簡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兼而名之曰龍沙會仙宮宮之道士吳明德豫章人幼學道於西山復其宮於既燬官有別室其幽邃謂之白雲浮廡明德喪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室真定鄉貢進士范淳既為之記而又求余言焉問之明德其宮蓋幽秋屏閣為隣余聞曾南豐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為龍沙沙之涯為漳水水之西雁橫出為西山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閣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止於西山凡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焉蓋再三往游而樂之不忍去又欲兼其親以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豐兄弟皆為太官南豐自倅越守齊守裏守洪守福守明守亳守滄皆天下勝處常奉母以往來未必不至洪矣而獨眷養於龍沙如此而不能使其親之常居於此而如其親也今明德何愉而能安其親於高堂以久其親之樂乎以南豐之不能得而明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慨也則余於斯堂也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以養神煉神以養虛餘陰不存純陽粹明照然其常春也無四時之辨焉是故雨露既濡霜雪既降候衣煖涼視飲食寒暖之節不無隨時而變者矣使其親身安而心怡不知歲月之久近非學仙者殆不得此明德其有關於其師乎是為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日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八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隆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儲其流南出多所灌漑而後與郡城眾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汝水俱合於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膠葛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埋鬱去其穢底以來爽塏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擊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察其進而莫之敢埋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鄣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為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子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皆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隕士業而務為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昌馬公去疾即湖為堂率學者以從事率為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為風雲誦歸之地郡人士者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徽菴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為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登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二千年而內附 國朝崇尚

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復為秀近埤塹殖利禽飛魚躍之高深瀾以汙乘之變易川詠雲飛之閒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興穿窬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為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士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啟盡者所以為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為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寮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鷹雁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又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究之上田之父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慕老堯人趙君雷澤寔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畚鍤除積壤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止植為之光輝飛動為之欣悅而郡將處州禹戶邢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為之勸而放生風雲梳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同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頷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以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錯之宜者以予既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為記云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感應之道焉而方社之制性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禮以行其秋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交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秋秋報有水旱疢癘則禱之揆之有其義樓之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間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久矣觀乎南邦而泰山之靈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為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新美之其出於愛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方而論之東則主生歟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而及之是以有此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山林木惟異時見人用弗寧廟始作焉以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嚮若鬼神之祠與民居相離大夫君子宜有以大正之是以存其可者以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二月監郡曲薛捏同知郡事亦憐其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明推官于公諭李德芳以時有事於廟而屋宇圯壞於揭慶為弗稱五月浴陽楊侯登李守是邦同寅協和郡以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澤知事夾谷立照磨王堅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明之所萃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以為可以庇已而有司弗加善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里之民而民應之三君者各出月俸以為之先城居之有力者爭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以助郡錄事之長曰和尚居近于廟有幹材以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美工必良未替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故慶咸華丹青繪一爨炳耀條肖之設輝威憲慈客當其狀揭福驚動我首良服

牲獻醴幣遠近押至其氏以為為政者之撫已如此噫幽明一理也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其可以尚乎哉明年十月己未 聖天子見帝于郊升配

太祖 詔書宣布恩澤滂沛山川神明之祀居其一焉郡守以下稽祀典具牲殺器血冠服執事屬吏咸在升降俯仰衆樂並作迎休導和以稱 明詔千里之內羣悅感嘆而言曰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其何以谷 今日之盛歲時和歲豐安土樂業仰事俯畜奉公上之供上以知 帝力之我加次以見官政之我惠當與神明之祀相為無窮豈不盛哉予方東遊匡廬道過郡越君以為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陳之故為之書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為義也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則為之盡乎已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為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至豈曰假之而非有禮之以為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微辨之精而不為客氣之難也決之以至健行之力而不撓於外物之誘也決以之事夫以之事親其原同也以之事君以之悌兄其分明也行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以之治人而人無不通以之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為義之種功乎其子身於一事之末者辭諸滿汗不出於有原則不自而竭矣是以君子貴乎知本也堯之君子有居深水之上者曰趙君明之偏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致請義者固已詳且密哉蓋聞明之風喪其親也有二弟焉長者方髫鬣幼者猶襁褓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勗其成無所不用其至焉及其後至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怠慈惠而習札親

感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二弟二弟者辭不肯受涕泣而言曰微伯氏無以至今日何忍別蓄私有乎明之曰此先人之業也受而耕之以奉公上之供以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貸二弟者固讓而不可得則各以百畝為伯氏壽明之曰吾亦不敢過為虛文無以成吾弟辭讓之志別為之備以待日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侵明之出其餘以給不足觀者與之以食病者療之以藥瘞者送之以藥孤貧不能嫁娶者有以助其成鬪爭不能平者喻之以理而化年且五十以行義稱慶府郡國累辟交薦一無所受詠詩讀書與良朋若善教其子至於能仕御史部使者用之方伯連率進之清慎明敏有譽於時而明之至于今欣三德樂其壽康或曰此其行義之効云明之之子雷澤長慕附於臨川及門者以手折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為義也大矣安得一言以為吾親悅之乃為之言曰仁義札知之為德行之人倫日用之間而已矣自道學不明以憂人之憂患人之急難難解紛忘已積物以為義者蓋不知此道也明之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宜以外為善者乎今夫隱居以行義明之既得之矣推之以及人使無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之人學以優仕者乎

浩然樓記

臨川郡登長趙君師舜為其表兄周世珍伯仲求予記其所謂浩然樓者予久而未有以為言也而其請至於五六而不倦師舜於其中表弟兄思所以激昂而發揮之其情不亦厚乎乃為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言浩然者一其一一則將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為門弟子豈養其親而

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盛年，未為祿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昔其先君從宦於閩，早歸，平鍾阜，勾曲之麓，宜識其先志。則予嘗已書諸其墓矣。今夫海內寧安，金陵為東南之勝，才智之士，懷藝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今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感否之異，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浮大白以迎，長風發，長歌以送，皓月而世之所謂浩然者，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然予觀子之樓，有浩然之題，而編有繫於予表者矣。始予之壯也，父名之師教之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義利之幾，慎諸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時之間也。勿而摩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退自省焉，酌酢焉，爰無有不中，及求諸心，無所虧欠。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父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于茲五十有餘年，載二統二，而未有免乎父師之意，是以觀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夫將有告於人，不以其素所尊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予心有所未盡也。或以為吾聞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為記。

環碧樓記

古之為民者，士最貴。次農，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以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以脩己而治人，則士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莫之能違者。今布衣摩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父史之業，或有所不暇賦畝之外，撥拾鉛銖，控刻幾智，生息可以餼足，而君子之行，慷慨此賢哲之所憂，而近世之往二陷溺者，吾從文之夫周維翰，獨不然。謹禮義之大閑，脩愛敬之恒節，以事其父母，兄長，以育其

妻子，斯可謂之士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他治生之具，取給於是。穀粟絲麻，飲食服用，無不備，無巧取，全上之供，無缺鄰里之糾，無閒所謂士之農者，其庶幾乎至。履庚午，鄰里告饑，人不食，其君維翰，仰事俯育，樂有遺失，嚙齧之樂，施不能，猶能積存餘力，成樓，若以奉觀讀書名之曰環碧。求予為記之，父不取，就筆問其所以命名，則曰：其樓觀平曠之野，四外奇峯秀嶺，皆在几席而黃。岩之水，紆徐曲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以名也。予乃為多言曰：為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尚寬術而不取淺陋，登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以成其業焉。近世縉紳先生有云：一事不備廢為傳家之末，闕其在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八

說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頭申其說以示乎人爲予乃爲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槩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爲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蠶蟻蟻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難於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摩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維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己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強於有爲則扞撓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

負天地之托賦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階已乎大車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善乎是爲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巨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離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再傳而得孟子擬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覺理溥化爲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謂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爲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吳澄叔旰之升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求爲

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体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特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隨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申問焉所謂方真德乎濕而相拘先大地生靈靈尊高者何所疑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沐浴乎之謂乎

新論蕭淮仲又字說

蕭淮取淮所其又之又字仲又其從又適之求予為之說無以為說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汗澤之澍衍隰之播採拾編弋足以為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葦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替以贖軍事其在民間者固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眾不擇水勢則束手待斃而去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衝衝冒昧之不深購之不易是以比不如齊魯桑之饑雨不及兵替稅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所感於取又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為地而致其治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為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摩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流泮易擗發飲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又始又為仲又

劉遵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遵溫字之德也故以為字而求予申其義焉

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朝者使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編之以緇火非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乎光乎之璀璨圭角之瑋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礪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之而礼神則為圭為璧為琮為璜為瑞為璣為璫為璠為璩君子服之為弁為旒為環為珙其用莫貴焉其輕淨而虛則不足以為用磬投而聞抑則不足以為聲是以溫之為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踰妄也言不敢有勿忽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誓不敢有離毀也退而自冷其心如臨師保必有敬室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安乎其危矣是以溫之言其真玉也哉

鄧漢傑改漢溫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過事別可舌重然諾敏敏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星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慎趨學出題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耻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既歿予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為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為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宋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為如此其可不則而勉之乎顏何人哉懦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

學者必欲先覺之所為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
鄧宗之顯莫如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
史臣論其所以致顯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濟濟有厚
而不據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以內行者蓋
當及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若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
際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漢風漢俗將為之移天之報
之者豈特爵祿之顯而已哉以許符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
顯舊名在仕隸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
字為可朋友自此祝而賜之可也

趙孟昂以順字說

漢儀趙孟昂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為之說焉
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二若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
幼也德遠則效斯進矣乃為詭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
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而順之為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
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為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
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
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
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為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
以為倫者也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議不
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
而無敬遠之無敬遠之者所以為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
無妄則德之所致矣有不昌大者子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
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許者雖所執皆身猶為不順此又所以
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
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以信字說

險儀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久矣他日亦求其字之
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
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詩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為誠
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
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以希乎
天也古之為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烟鏡之
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為譽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
以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方也
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舜離間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
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
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
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
此雖未為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
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幾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
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修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
景原甫求予為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
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為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
明者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眾人之
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為學者求為通者大者而不願為塞者
小者庶乎其不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
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
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
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志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

譬諸樂管以吹則天擊牖以為室其為用也亦狹矣况乎祭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權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為聚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濛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受乎闇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全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純美以為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入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微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已者均有其所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原初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初子不以泰乎意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為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

曾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按學者朱子歷取師說折衷補正定錄以為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况吾鄉大儒緒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多有可資問而從事焉為不敏以一言錄之也

書

谷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慮書實獲履清勝深用欣懽余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為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其感其喜但愉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匯取而不及窮經為己之意區區末之敢知也春秋聖人主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為能合四傳以為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鳥取以語春秋耶 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為一說不亦末之又未者乎科舉定制雖管舉四傳之自然有其學者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已所得而折中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裏命靡不博春秋之高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谷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公聘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報禮以集寄執筆圖史擬諸史遷使有所原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為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簿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家

其風致其起微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畧見其詩集傳名物拉而憊陋又不足以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咨諸賢之書而不知其字無以達鄙見敢舉率性言之昔子程子以叔子爲行狀張子以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首文路公表張子之墓首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韓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臂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眾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一敬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覽其下未敢即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禮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感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所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妙師道立則善人多奇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披此得以考德問善幸甚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自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低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

所敢當惟有皇恩閣下以垂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出好卑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二光不爲之蔽虧漢活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翳霜降水凋而松柏後凋沙磧汰除而黃金獨耀臣區豈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轉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至千源共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實載充溢滂沱在在奔騰鼓在後者要在列雅歌投壺浪賦魚龍百態具狀形勝古近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小子迷賢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叙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護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堂夫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詞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自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其當暑治者不能詳好伏惟鑒念不宣集頓首再拜

題跋

陸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官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傳時出澗孔林而學焉是時千戈未寧六經版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事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涵泳之日未及如去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爲之而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嘗慕辟御閣棧得學製錦於海濱餘滿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

就既以此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其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大學門外一時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兩甚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偉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遺蓋以微矣賴漢儒撥拾於散亂懷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

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說蓋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黃勉子勛說

學聖並教勛曰茂紹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勛名勉字勛其義固同矣然哉懋哉舉陶之所以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聖聖王文王之所以勸嚴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聖聖之工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為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有以知其心之所行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勛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以為子勛言哉子勛用志不惰學不輟真有勉勉之意焉蓋勛與勉之為言皆用力加進不已得為足而盡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被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王之時道德二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周道既衰異說並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以若為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聰明近道之賢非不知勉勉以為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父般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為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然傳其說者未父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之弊也於其後賢辭而闢之靡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尚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勛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夫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易為他說之動搖或就

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或迷於歧路而不識其差
或又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
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
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
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之車之合轡任重道遠其在於茲
乎子勛姓黃氏家臨川云雍廩集書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歸田集十四
雍廩集 伯生

題跋

跋劉寬深墨庄後

清江劉氏墨庄之說具在方策君子當時傳之後世學士大
夫喜稱道身及新安朱子為許春氏作墨庄記始有以啓學
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為公升氏之八世
孫自得兄弟作墨庄後記以農論士因田之有中下以喻
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為墨庄者富矣而自得
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為之御而車弗駕
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為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疾
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紬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
墨庄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于雲仍
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矣之以忠厚之源濶之以詩書
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耒
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以嘉穀稊稗之分者吳子之言
也善為田者將為嘉穀乎將為稊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
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苗焉播焉其有獲也
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為實可以衣破
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其偽之辨蓋雖不
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而以為樂而不待於偽為也惟
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為
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
後而歸諸天爵云

蘇文聖傳三經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
又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曰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
公霖所題如松甫其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曆己巳故翰林
學士兵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
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
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撤崇固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
第相抄季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
為最勝則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于宣蓋
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
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
起倏仆者觀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歐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

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階要之任時時廟堂禪楚
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
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議者病之初
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為青
天白日之舒徐易商爛為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
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滋學未技濫奏
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
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
十日所為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千再三不忍去手見其
中澹然遠乎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為政
不大聲色以為鷹而積重崇高巖然大山巖之勢又豈碎
碎碎碎者之所為哉相望歲三十四年而風聲氣習遊乎遠

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故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時不遠其父
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為其母以身許人
也其行述奏猶有舜文但領取待從去何用兩言之語而行
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在二府
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餘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
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樞三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
所考集末之知也

題幹羅氏世譜

集管待乘 著廷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
敏王社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法
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皆化舉進士高利有斯文之好
其任於左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眾建諸侯各有其國
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者
蓋鮮矣忠獻以王爵食順德實天始去 朝廷久于相繼出
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
嘆然而物不能兩大雙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
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
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畧者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
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有成
歐雙井黃氏家譜後
歐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死岡分寧之雙井雙
之孫眾多又分居均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大史
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恭若
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族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均

始數千人衣冠文敵歷歷可數求諸郡乘或過之集嘗見
大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中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
弊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
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謙卑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
行業多可考見而大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
族於久遠也宜哉德華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
在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栢千仞起於
麥末德榮其母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書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
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仕有世祿氏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
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
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醫藥并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
絕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
報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菑曹工部
家簪纓華遠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
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詳詳並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
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
有前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
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
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
之災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
以為欺速報以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凌乎

跋曹氏世譜後

南豐曹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

國朝命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坤子
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餘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
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為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
傳舊世系以為溫厚博高士康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
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
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
也曹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獻之懿度越今古文
庸實為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
父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
焉觀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為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
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
以為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
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
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
世猶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
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
也曹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
察公兄弟二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
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
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荊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
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為郡
南豐又別為州其若金溪者復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
嘗特異 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
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
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
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

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墨庄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如橋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郡官鄉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

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者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元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相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氏自清江來金溪遂為其邑之望諸孫叔庶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文游之盛輯為二巨編何其偉哉噫詩書禮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末於後來矣

題先丞相蔡聖親帖

右先丞相雅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寨屋劉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源當抽換臣昨因問李釋乃知無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為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亡日謂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為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劉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時也卓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融合誠

之不可掩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其璋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康樂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淵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由省自劾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於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具見先生所會書先生真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髮悠忽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為者是向尚已學者附喪古道闕常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岷然至元五年二月 日後學處集題于臨川城中僧舍

跋長先生新舊雜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縣簿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授郡李來就養焉以長先生此卷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孝之書言脩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發道季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殺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季不傳子載無真際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疑感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家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特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能哉吳先生微或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

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己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表明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書

重書黃子中道院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為難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溫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綠蓐之廢破釜之失而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錡之分被執鑿益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重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橫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皆前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若索而得之者多望明庸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瞭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雖養有祭而自歸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查春黃氏之先以澄波各其堂余嘗為記之其于孟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為之言如此乃作而獻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各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思小人之不勝也而淑度獨有任任之量為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作之不以為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為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為人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思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挽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為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今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都開國尚書部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按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蕃襲為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王姑孺子陳氏為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野陸正郎封直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將適臨安道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氏故居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寨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國朝大兵臨鄂諸江南震懼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其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仁十月宜人以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

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中云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以慰存歿之情云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著之仲弟宗紀為運屬之孫矣其欲為校勘致一官者深和校勘公之材器可用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蓮塘之居即所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薨于連先參政讓妻還葬吳郡其三書皆自吳中作也先宋既亡先參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仁猶與節推校勘居今五十二年矣一公與先公先後去世已久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隼雖無所肖以徒保遺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數後之子孫尚有致於斯文哉

跋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秘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携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不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蜀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唯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綵黃摠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歲傳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必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謀致榮乃得絕交書言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自障成烟路不能辨波瀾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遽然不知深為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父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也殺而為之言也無愧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夫之謂於故其所為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復巧取捷亦流轉垂三十年終為其諸孫相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庭鑽之劍終歸于延津物理固宜然也蕭君之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矣夫故不特於盡見其其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出之道在于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據也然能善其而廣之亦足以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若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危經傳論可不可者若拾餘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首在延林中集羈縻者之說於成均隴居京城與公同卷其言相去甚遠則見公之事其大夫人也時公尚箕甘苦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姓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孤幼太夫人其愛之每暇食以飼每食率先具饌廉使足編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限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具其甘食謂若與已饑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贖也某家長幼安行以為常見時集先妣已夫世先公在江南日莫隨公館見其為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考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之為養者如此而歎然猶若自以為有未能盡者也此吾可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進東南數大艱兩拜行官恭致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為顯官于朝公之敬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憾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題李有吾字通序

李君者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
通取其自諱指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
神明者魏公善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
壻也魏公應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吾友善善多
所講明也今諱指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錄其又與六書公言誠
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故
盛行于世尤為六書之說頗為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
有者皆不及見之也後章藝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
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為必盡載魏公度公之言而後可
以成李氏之美章前章章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
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獻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
渡君臣經社覆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之國史嘗讀其詩而
悲之以為當時道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
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圖賊時所
被受者親親札所謂揚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
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在所向有功
飛之裨將楊再興則却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墮木身被
數十劍猶殺敵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
恢復之業擊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木破壁印在頃刻
而檜亟罷立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充出鎗皆以其兵南歸
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木無復憂
色洪皓區區三端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
其為斯時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若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宋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
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吾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
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臺疑之中此尤
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弊為過者也又案朱子
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文離動反身以求
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
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
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
如此兩者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稍書却覺
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勉向來之虛真是了濟事之
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
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已求仁之功令學者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
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
却其文字之支離深要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功之
至速如此故樂為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稍書豈是揭木死
灰心如墻壁以為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
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問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
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
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為申其說如此
云

跋于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為其詩泊
然冲澹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有為者表志
願也蓋以儼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
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

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向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
 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
 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為之執御焉
 幼嘗游楚見成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
 者留侯像也或傳之而畫者以大史公言其狀見乃若婦人
 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求可知也歸蜀見
 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說未必盡然紅鄉之間
 傳為陶公像取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
 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
 云耳臨川郡武家大梁邵宏父得吳興趙公子印所為關明
 倭義公之胸次知平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
 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乃
 為之迷情云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宛宛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
 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脩諸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為無愧辭焉
 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謂誠心布公道集眾患廣忠益
 之事按文林即劉子厚著知州行狀云我先維公以中書舍
 人參贊兼公軍事立功宋石時知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
 利害二劄極為先公所重即驟用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
 萬艘焚除沙積糧二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
 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勳勞于
 國家凡文武才學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率連
 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

國家列聖屢有脩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闕

文不亦淳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既定思陵起魏公於責
 籍委以江淮諸軍間之首領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
 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字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
 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
 新隆州學士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
 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
 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者哉郡邑之姓字孫之
 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
 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知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
 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
 乎

跋黃忠順醫說後

傳言善養民者公曰知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
 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
 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居大樸勤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
 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為德則難言
 也一也猶難言之况於累世乎大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
 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
 度為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 張先生四世有
 隱德歟陽公銘其墓揭公為之傳皆能發其幽潛以為有志
 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忘於人知得微官竊寸
 祿又則又以為不足熱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

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漢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域上下高堂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己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者吾從玄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樸質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為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為善士矣余則史官雍虞某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俱雅對問見之審其窮鄉陋巷章子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為世俗刻薄江西提學典校十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為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會人園中奏報太后手書數篇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恭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為而為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江傅路手卷

江傅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忠誠讀書錄山王公所為手植繪列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參政所為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宝玩而參政書清潤完

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始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未暇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備嘗諸公間風來應籍與字游幾四十年始悉史為監官路為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字之誌其有望於方來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羅州府君以來世有各族集之祖始矣歸羅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蘇陳氏始為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數罕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羅州之子華耀先生手畢筆視之為表伯父矣此卷披書及石湖跋皆真無訛

題何氏所藏蜀郡各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史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其中有多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直寶文閣梁路安樞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先郡公聞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抵刑府君同時所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夔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義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一百年年于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千年矣俯仰今昔感涕然尚書與慈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采遺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序約以下稍為疏其行事節里之一二而集自障為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遠有行古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一篇為不集蓋二十二

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耳則崇仁
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松栢來崇仁而先宗政郡公
內附後留此非能去則亦與其文獻之歸云耳而人亡世遠
習俗懷失其欲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野錄以示吾黨之
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墓

武寧湖鰲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
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
致文林之命觀此識知文林倡忠義擊賊潰保鄉里甚直而
壯意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
宜其是立國於難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
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
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
年集在館中將纂備選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為說若
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歐陽公帖

右歐陽公會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療
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然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
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
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陸黃勉所藏禮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
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入積情練神淫傲日去清虛日來
雖頰清慮而冲和內融所以能取層若水雪綽約若處丁歐
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瑗命以使華賜快上專有之盛實荷
皇明之下獨煥機暇以榮母中謝伏念臣性本穎蒙李允迂
辨論用獻劄昔陪顧問之榮當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
然匪適時之器不洮適實之機烟烟丹心每若簪焚之向日
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留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
出畫象儀儀以循墻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
因夢以朝天已甘於老於山林敢抄夜澤於臺閣當黃旆之
情無念眷履於棄遺三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
煩駟駒速訪羈臣此蓋快過
皇帝陛下幸煥堯文聖臨湯殿繼志述事奉
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歸於仁壽皇
風大底於隋奕並育群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聖石思致
消埃宣室繼還何補

謝表

大臣敷奏仍罷職以賜珍贖使至家錫宮置酒而加恩恩
介光駭里間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使因薄技幸蒙固陋非
免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達

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而幸載筆每關於輪座袖書已納於
石案庶幾一代之法允作百王之法甫於青汗俄抱烏號歷

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未議深漸衷謬有負使令寒秋日加
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實誼之名遠沾斷斷離衣

彼文采醴酒更設遺簪散華香陽下及於荒朽勺水實雲於

盈滿效毒伏遇

三三五八

○○○○德隆扶日功厚補天要在世時以贊秉文之治
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通籍之商儒恥侍與之故物遂
令屏棄亦破魏收臣貨固顧蒙心知眷遇江湖難違執非日
月之照臨齒髮尚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歸田集十五

雍虞集伯生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
以遠邇均勞俸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
匡衡無缺則宵旰其憂顧髮髮有間則舉旌爲之不韋藩
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
汴以達于京師撫鎮海之會戶交廣之境至服內向島夷畢
朝提封數千里同東南一都會之輿區而能興則其治所也
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
者何啻千百其有大勳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
人和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
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履室之書民間不得以
多地歲月之久問聞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
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
集之壽承之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
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
天子之盛也政令者 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
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者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
集若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遇也貳
守蘇琦爲之啓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
章之得民心久矣閩閩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
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誠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
賈善柔言曰昔唐渾成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

以為言而史臣韓愈氏為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者
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
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謂之
切而并草野之民所謂何以異乎然而不可辭矣乃作而
言曰昔我 國家之興也克仁弘遠豪傑畢出群策並用時
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 禁近有以經學定
奸謀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
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微華堂之在垣也執事

東朝禮恭有恪佐政自闢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飲妙用
於無為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而君子之望
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過公始
至謂更有方與意秀連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春月
討平於是象無業兼年殺孽盡備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
治古惠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
以二價虛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護事則廣忠益
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突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
拜即反風大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為聚以賑
失火家不足出府吏之囊糶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
以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章丹之治成郡也去之數
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

招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
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
見於將來矣乃為次第其說來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
有取焉其詞曰於穆

聖皇顯赫帝服選於近臣往藩故南服乃護莫于湖江作
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匪亟未易凡几

盜在海端勞我師于宣威孔時不動也言執訊獲醜以歸司
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液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
以懷遠人鄙夫憇歇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顯顯叩叩如
圭如璋春日載陽容衣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有曰惟
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
彼者孰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宣載歌載誥謹惠及我私
毋以公歸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夫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
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
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
夫諸都刺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三實任邑
士彭炳所為序兼取於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編
而三歎也夫德薄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
德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
利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脫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
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數
世千與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哉乎崇安之為邑區
別其上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
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為一家以受役林合之賦力
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
限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
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
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
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

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辨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城役之均是為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井而莫之制者驕狠以吐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為法於其疆又放諸考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出民有不披其澤者乎昔趙倩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備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藩十里繞楓樹城壘石以為固彼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限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藩規烟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平渠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粟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輿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為舍資糧屨履酒戲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渠之餘息而民不知樓是以鄰郡若信若靈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闕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為治之大畧也 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 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昔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備而徼利偽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為奸利刃以拒遠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為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

捕之執為偽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偽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偽造事覺吏人因為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偽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平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偽造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銷莫統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無以無明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惜不文以黃貴清告得安僧殺其兄者君鞠之執不文得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為不文所殺而更誣得安以奪其寺且以脫已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為群相率以訐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使者適 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郡令政甚善已為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眾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 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兵署君為郡判官以按撫經理之所謂極當府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者直 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敬歷莖省寬大嚴正

矣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

天曆初陝西大半民相食郡縣為空起公為西行臺中丞極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衣之至於慟哭旋以損館陝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笑其同官主簿其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遠監縣以君之行事為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 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 國家之福哉乃為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儀儀我民孰父母予胥矣富人窶貧已瘡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數盈倍徒憂受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饗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苟荒有詢竟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飲之酒疾執沮藏外絕不虞析因陳表參括舒窮山深原樞燭哉戡征呼之辛無所深突匹夫匹婦飯黍言笑先祝而管斬君又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執沃而婦謹畏自持執勞而疲亦無特遺黍稷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繫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擗山有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使臨方蒞州視君之為莫不具備

崇仁縣願應廟冲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墟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巖然其前其巔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灾害之禱無不通焉蓋巴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樂巴字叔元魏郡內苦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任至黃門令性寬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推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為桂

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諸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選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窮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令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為巴治妖民當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間巴山至縣所從入地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遷家二十餘年用寶武像畫為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實謂為求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竟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為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射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鄭蕪一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算教鄭知縣事鄭圖孫應為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權民父以為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樂君自豫章為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為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過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樂豫章之神祠奉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必應而淮巫管史名捕鄧野非教民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淮巫管史名捕鄧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二年賜東明縣栢梁橋樂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為中憲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其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樂

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獲有禱
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絕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
年大旱八月日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
而廟燬于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
首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
郭威保童齊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
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未終輒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
以興薄至祠下悃悃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祥於
門廡駭奔不及於奔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
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兩連三日夜乃止四
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載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霞
帳旌旆輝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
石於城北使裝論新城朱禮遠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徐
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旌倪留累欣欣感潤乃周覽祠
墓之構迹通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
不雨編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命府又郡禱皆苦而縣六月
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
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禱者
近最爲沾溼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爲已任齊成兼旬而
不問嚴厲罕之禁厲不虞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
而不辭忠湖校尉縣丞徐山張榮與薄及典史夏福心焉必
得雨而後止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夫
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
有教維崇其阻九陵時命時舒與雲俱興降丘作神朱故赤
陽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壤我識其來嘗與

兩借公字斯字斯聖神君假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李
與禱禱禱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有有尊有祖黍稷既阜
酒醴惟醇拜厥爲羞有定有養神來頌歌百物之積神昔故
鄉父老庶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爲嘉
爲壽爲棟爲樞爲美爲英寶藏典殖無有違運來披來譯仰
其虛矣穹窿休明就其與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
曹孫孫子有祀無斁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朱管內勳
榮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兀氏
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鄆城縣占籍于塔恩公亦赤萬戶之軍
以其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
歸於而葬諸鄆城縣李康保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鄆城四十
里 國家之制秩二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諡以未及請諡
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保童監色撫之崇仁予目國
史歸老孺居其野保童之在太常以奉印爲職事嘗見予於
朝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
焉於是使和尚單忠追憶得其遺事以告色教諭鄉貢進士
朱禮色之國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
勳于特者故爲之書其大父璉亦嘗爲明威將軍山東道宣
慰司副都元帥

母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父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
于帥府者非才身觀信弗及也既歿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
能擢授大都西北閔廂巡捕之事有盜 萬壽山 廣寒殿
御器金者獲之捕 旨授武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濠陽知
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授剌韓方官府有德政之碑

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督上而致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
 以蔭謀其弟山住從弟余羅牙為京畿廣行倉使及中更大
 尉公責其卿之棲居以代之僕久之又憂群第之無室也買
 舊產之歿于官者為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余羅牙使
 干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
 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
 例革除興國路大治縣達魯花赤以治辦稱選保壽副尉安
 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偏流北行人
 弗遜子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滿而順之祠神之
 信於民者而為之誓俗以變焉 鎮南王出狂道出其境館
 舍供帳之其事倍而民弗撻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
 遜忠翊校尉相因奢監支納倉粮九萬石出內惟謹陸軍與
 等處運粮千戶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 校尉溫台
 戶府副萬戶親運米貳伯七十萬運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
 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
 初 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為便當苦舟
 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 吳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
 擇便利帥其利屬子弟駕海舟遠山即深以行風水甚便以
 數十百泔數寸之木冒不測之隙以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
 卒也致粟 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兵朱張二氏得罪更用
 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
 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
 以舟壞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增舟
 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廉子而無賴之人
 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為之封識時

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
 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為法運官船主度卒水
 工破手之為得相收何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溫
 台上海公請積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
 曰溫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閩撥而散之運粮千戶之
 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溫台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
 留錢溫台舟人受訖以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
 直沽以次受之而先至食盡又不得去公請于 朝至則受
 之民以為便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採買不法之物樞密差
 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為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
 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眾數
 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澳道經河間監司率以鹽草為辭而
 執掠之無所得費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鈎斷之
 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
 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九十餘處 朝廷給牲牢醮祭之
 費歲為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木千封以貸人
 收手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山為
 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 朝
 延從之十曰舟至直沽則 京師之人為詳沽粟官收其課
 甚夥後以爭鬪絕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為釐約
 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鬪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
 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致焉有失則朱
 丁者與公常同為千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尤薄職
 也公白于 朝堂曰某實知斯人之才能而又於其職可念
 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為郴州路達魯

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害情儀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遂以即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 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屢不充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鬪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童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即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泮率民舟以持而海人頗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莖夫人子九人長哈刺承事郎兗州路同知脫脫木兒東平等處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魯花赤別帖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贊可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仕女五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與區雒鄧之城佈其來居自公之先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戴東帥侃侃推侯政在刻詞有子五人出廼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江越閩皆長其氏練習既優百為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廣其安航海以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大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延

祐已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為大夫階奉訓爵為男所封縣曰玉山勲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卿也子為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後、年為、年數恩本被

制書位為大夫階亞忠直集賢為學士爵為侯所封曰魏郡先世之賜履也勲為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子為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

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尊禮非有宿衛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君富貴之極而不易蓋徐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為 朝廷官操中外所尊敬於是

贈曾祖宋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諡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諡康穆父九德太

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諡文簡官位勲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

府有第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顯

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言以太盛為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聞府曰

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

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馬外便養停衛及禮進拜宣城中而有魏郡之封矣歷明宣春三為二千石皆有惠政而

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

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為表於公墓則其年某月某日也其銘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惟惲運籌身退名存歎拜太守太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闡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疎子孫衆多文瓘相君表著于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饒于欽于石笏大族之別上踪潺湲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出有令德亦或為士隱不至伏願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隱居太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世源深本固積而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以時懋欽鄉黨輝輝里門闈府在朝

天子有錫起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世以傳聞府真君名勳陶字造德之言治化攸除難第郡侯退焉林立嘉德孔備不競不遠觀稼于田觀興手藝孔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閭歷出所積四世二公繼之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山之氓既堅既白其爵屢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柏蒼蒼繁德之符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歸田集十六 雍 虞 集 伯生

碑

通議大夫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

世祖皇帝

太祖之丕緒用宗親美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推公茂許公衡仲平揚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實公熙子登王公繁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性性專禮而信任之暨 登極攻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才勳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為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簽省拓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齊子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為書氣頗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問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總 國政諸公在 朝議論為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群策畢獻百廢具備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 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諫有為命以分省往鎮碎公以行廉公果能絕願憲以定變天子嘉數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 朝仍主奏記銓衡發節志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權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諧言阿合

馬省堂氣焰薰灼抄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額曰公不得署此衆愕貽恐臨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聽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爲難公在 朝久如 朝廷以其等初定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摠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款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奈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備公齊 上章言之 上命樞密曾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官官爲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催理完備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字於新政權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舉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殺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爲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旬旬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瘦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照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

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 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 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諸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諸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請于鐘山未烟車而兩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善錢報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三妻子寒饑困辱有不可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瑩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浙海民貧而曠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朕刺獄行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 朝廷以兩浙監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領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速達完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遽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中廢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并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離池民兼憂隣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察昏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兗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穎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薪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內朝省府廉慰

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其官張公孔孫夢符特憲淮東特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為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詩焉忠宣曰此

出祖濟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自賤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孫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遠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廟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取百宜侃二其謀翼二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與子夙成錫其脩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若造次德容警敷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數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丞茲憑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論直道以信方州適止資其堂第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邈然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

帥死忠郡丞敦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海江之間千里奧區三治宣闡西威聲英惠輕屢陞郡絳增秩知無不為動無不宜荷紫纓金釵顏雪髯烏臺風池執不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道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尼其止尚書履履克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出為御史至於賢孫冠冢者四持節亦江蘇治來遠風凜然後賢樂懷昔奉國史書事為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旨政聲復詩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勳力勳載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毅揚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悉出其豪傑才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而經營討謀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婦在祖宗時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眾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刻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項即受命在左右以門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阿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親天顏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

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輿故城之北中為天子之宮廟社朝而各以其位而實厥功臣

悉受分地以爲第宅武職公得建地和寧里在內朝之西北於朝謁爲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次子采而只纔四歲耳采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氏爲相顧未有以自見

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唐吾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英莊重它日可望也因使公事

武宗皇帝而中丞事

仁宗皇帝矣

武宗總兵胡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內朝以王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爲畿密符令之信

武宗額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卧起勿去肘服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特西北有軍旅之事

武宗方遠征而

仁宗奉

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上病已久官府不能無所觀望比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御其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師士大夫軍萬里外以敵佩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搥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反上崩內廷與幸

臣議所立非祖宗法蒼刺罕忠獻王台刺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

仁宗還鎮京師以迎

武皇帝

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道在京師晝夜疾馳見

仁宗曰太子在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師宗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耶即達李益采而只兼傳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

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位群臣以次見至王藏吏上顧公曰孰爲汝所擊者太府御勅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故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臣无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爲江南湖北道

肅政廉訪使公將行以辭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千里而遠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若是其遠耶即日留爲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晝夜問遠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二上聞爲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中書以下百司皆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筋繼室王夫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爲後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附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人至差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嘗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知已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

學則以自慰嘗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弊而完潔不易情
輒疑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真節有母道焉
術飭之勿得見

仁宗肇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

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
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
皇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遠事

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術飭焉拜南行書監察御史
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弟在中書時大父世
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諡忠
定夫人宋下氏封夏國夫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諡康靖夫人吳氏趙

氏皆封夏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湖戴功臣大司徒金
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
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文列其子
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諡公子術飭受
知 聖明皆起家為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

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嘗奉 詔書
中丞遣事于其神道之石術飭南來以為集雖老退田野筆
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求著為銘詩不敢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強亢于西垂相時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疾威靡
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揚之宗忠定之賢乃各
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

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
裕皇是由眷知二惠競英而弗及見榮榮孺卒克有踐公
事 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

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

仁廟有為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一言之
與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統宗會元為國之經聖子
神孫有求無教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昨鄉邦栢栢衣裳燁
燁煌煌有首求藏暫擬復與在令御史思其先忠以報

天子兩襄之阡於栢栢栢栢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制大夫金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
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

道碑

樂昔承之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士
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
緝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
見教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載於其可
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

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微調一起柔彊並驅俊入無別
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
試氏之秀異者以為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
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置旅驛傳工人之役達掖不與

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鉤州以國
亡不仕而見知 朝廷在被 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
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蒙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
自歸於 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

多草萊弗辟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濛濛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千道勸
農使總以大農為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
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

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為之使
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而知名於時
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守息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沮
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端屢長其事多端
如立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廣誤
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為戶工二部事繁吏
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
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為御史當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
森旁午觀望者屏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
稍有疎漏彼因得以為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
固禍出不測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
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勅搜
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夏
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反
之其二也 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

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俱優優雜子女百戲眩鬻以
為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
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 國家一日之費鉅
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
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諸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為
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今求解不得桑哥
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為 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

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為 天子欽悲非求福也桑哥不能
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累應故事不復
如昔之盛其四也困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
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

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為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
其守彰德辟以為史以廉辦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
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官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
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
經歷院之所司

天子之屬蓋寡嘗請候王大臣軍旅宿各屬犧牲牢饗豆之
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
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
無所之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
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為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
之民存活甚眾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為孳者遷奉政大夫大
司農經歷而董公其尚公其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
賢而奏行之上為嘉納時御史臺見原於權臣中丞何公榮
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
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
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倉事而拜公為朝列大夫僉河北河
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命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
任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履行禮學宮以為教而吏民之頌罷
不墜者亦不貸以法好為士後多為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
貫安公拓剡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
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轟村原之
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燕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
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
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任官者皆分地以為居公貧且介弗
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書禮相公以學窮執鉉
譽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大經之外非有

蓋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文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袖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為欲真介然有守君子故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佩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累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探見如

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察院淮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綱王爵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傳汝礪孫五植構楷

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輝焯耀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 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 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

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盧循生氏於趙晉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傳若金者行狀與其書以至

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為之銘銘曰 在昔

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谷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摩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慝不興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熙而罷篇我威命孤詐虎據肆為百

欺烈日嚴霜陰坎莫施以爭以仰不遺餘力裁我惠文撫劔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携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為傷緩則以靡分條折綖以極其理鈎符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

官有恒章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譏諤有言狂糊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字上恩王食不啜朕邦畢獻度其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戰向周誨三年載漢蓋率以希嗟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遠志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厥有冠佩歸視其什松栢如雲伐石巖巖來儼斯文三加彌尊有將有秩繼故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歸田卷十七 雍 虞 集 伯生

莫志銘

臨川隱士孫君頴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頴字慶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洛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知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王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為衆庶儀表三十四年而後蓋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居嘗有樂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于侯間敬養如事父兄父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為一社之官近據園闢樹材數个門庭蕭然外齋內廊殿前有恒石臥之棲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為主本言溫氣和聞者仰然而自得靈騷異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重臨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往往皆自以為出其門矣君若必端坐出入有節持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以過次長短而不經之瀆未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吾前矣士子過君者必求見多嘆慕之不忍即去自御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弔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第愛人之說則際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君皆不就 朝拜堂禮儀使分道開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雅諳學者也會來江西以遺德特舉君一人學官試時致廉饒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滄軒先生云君雖其貧嘗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妹自三甥女皆養之親

側及笄嘗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聞言母夫八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衰慕摧毀不敢自以為衰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善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泰為已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為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文之子李壽萊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入焉君有斯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頂作期勿忘仍忽助非疎亦非違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為某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敦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說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庶來止執敦吾涼孰勵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耻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者在此銘表其鄉以勸學士

故臨川魏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 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墓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兵者別之為東門吳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德不耀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

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事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則諱漸府君識文安於亂以其女歸之它日子孫桐府君子書堂以文安公循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軍主簿文盛武軍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家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而著廷辟為之屬矣是為先生之天父而先生蚤喪其父稱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推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隋閣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敏者不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 國家鹿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為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來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

世祖皇帝元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為人可知已鄉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曰石泉一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

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贖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澤安令平山管子良思居其鄉先生從之遊其要以為求聖賢樂麴崇仁甘泳中夫者以篤遠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為入莫之及

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骨節氣岸又而造於仲雍則其自得也故翰材學士同郡吳公以為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繞章揚公譽頌引以此諸隊郡區公學以為重公位顯而為完不若先生之幽處陳詩論也先生初與孝頌友同郡孟均所江程百年到時皆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固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從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為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為清苦詩其

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當是邦五十有餘年而閣居者八年始笑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和之老成肅矣老黨之小子學者將何仰仰乎故不辭而為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梓杜即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舉州儒學正次為伯兄後又吹戴文三人長傳饒泰來水適張益幼適徐高王孫男四人隄濟元生遷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曾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故也日始病至晨族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沒召子孫申諭以死世之所以遠者屬以輯其道文而不及

其事休浴具衣冠即席又之憫然而逝可以見其為學矣蓋曰先覺既遠學迷其室危者為宗慮者為恭不足之數善默其容君子處之孰為河隆我瞻者田卓哉揚揚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破鐵先生於學其清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味其詩幽哉自然梅江有

藏隱君之什

亡第嘉魚大夫仲常其銘

元汝春魚大夫其仲常南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宣葬之擲州崇仁縣價買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

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獻公詩出南陪葬昭陵為雍人後十一世諱... 從雅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為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中篇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贈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 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 考故國史院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

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日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授論語孟子詩書 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蔡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難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致已為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願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者非三國語時人已數其謙民間傳聞 朝廷得李斯傳國重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稅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達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為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異斗升以為養然所至論學設

教體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和公憂不及上仲常

之家君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 傳髮為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摩

尤粹於春秋以為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為書尤... 病左氏之專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傳之譯而論之其書

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 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為所許

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 旨趣所在善其用力精潔而有以得之非徒然也後之君子

有得其書而讀之始觀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 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

官善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慟哭為別仲常... 之治湘鄉也問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

稱辭古有富入殺人之而使受役於己若坐之上下莫不可從... 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寬有

巫至其州稱神降生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 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起抹至拜書表告者數十寢食

屢廢而縣長更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 兵且至州大家皆空室以燒燬不成州巫大言惟僕公不信

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自問之明日得却火... 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為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

敢施鞭笞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一人謂之曰此將為大亂此... 安有仲常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結內外果

將為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浴曰君自為之仲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者之為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辛幼子豈從行碩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某集同在京師乃營第使集與歸其喪未行而首已自臨川奉檄而歸諸崇仁集與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如疏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自雖糶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嘗辱集以斯文為請每一執筆輒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于宣次旦以告國學生孫裕既填楮柱增女適賈庶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表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規微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為我親之恩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非除精神何之託駢丘上明侯為人孰待來古

皮際子維損歸江路清江縣宗學鄉下嶺里人也故宋崇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官教郎知平江縣事巽之魯孫鄉貢進士內附 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蔭受忠顯校尉岳州路平江州判官習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

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雅郡侯登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自崇知政事雅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

祭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侗之女也故翰林學士齊善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 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為重事薦才為己任特為書序于 朝廷使備檢討之儀未報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祭為之客甚見愛重將署襄陽不肯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孀又喪其父不樂任州縣優選官不以為意二知已與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處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三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詩適同里

姓某次幼祭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向丑集為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 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冬矣祭內外家支獻無有足徵者祭又敏學意氣益有父風而翰墨幾乎窮氏之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求瘞于茲

故修職郎建昌軍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劍於其邑世世宗之為望族故宋時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隍二傳生才才生震二生贈承事郎梁翽承事郎生通直郎監南嶺廟賜緋魚袋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為曾大父禮部尚書章寶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置城宜中君以為大父奉議

即大社令通判韶州國秉君以爲父君本尚書公之第諱憲中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二夕尚書夢得贊鼎於狀元坊旣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譽鼎之祥矣我將奏之以官必以爲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疑如成人弱冠爲諸老所器重魯德祐改元尚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以歸時方多僭闖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將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社從君留君家尚書在廣州劾辟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遷至曲江道梗不能遠適大社除辟韶奉尚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二年比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爲遂死踰年計始至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咸謂尚書家遺業其盛將爲不利於爲之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而已獨歸擲南海則以爲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號泣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無可奈何萬一尚書旅觀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輒應豐得尚書殯處奉柩渡海及廣州遇海寇祥中賊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詣船曰故尚書嘗經累之棺也寇爲之感而問曰故宋常尚書乎曰然爾爲誰曰尚書孫也寇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誄相屬于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踵役行道之人哀之而鄉黨感感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錄用宋故官及其子孫程公夢卿歸朝薦君爲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

元戊寅尚書山之里第徵君奉神主抱遺書誓効誥命以禮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爲交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此鄉人有愛誣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二爲道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爲謝君洋去不受大德至大間里中飢至順庚午又飢君皆出已粟賑之全活甚衆里人爲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歲復飢雷氏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責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即山爲君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爲過也國學進士國於君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以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雷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質送充厚而雷氏遭時艱家遂之君盡歸所贖資以養之親喪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發西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二長鑄求新州蒙古字學正嚴遠寺觀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婿曰勳授安福州巡檢王奕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古終吉達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徐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子甥之子也是以請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任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爲請集觀于故國世家其子孫滿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誰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婦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尚矣故爲之銘曰

蘇。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濱安其歸

龐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姻戚生瞻令儀其藏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撫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壽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僕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信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贈從之其弟勝為丹桂主簿遂家眉州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至年尤盛泰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其星祥時宰限居台州以殲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後之其仲子也官至 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畿內附國朝以壽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以廣之問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保其真冠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比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廣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儻好學問喜交遊一時之名人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潛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

林參政之退居學聚族於斯也南安公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無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潘崇李公世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瑛知其才力薦之任乃以父應除管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未新州判官改承務郎鄧武路鄧武縣尹廣西慶遠南州安撫同經歷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

聖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堪文昌文實襄異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任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譽赴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應授崇仁縣尉以至元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壽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父病聞尉之役起撫棺大慟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為厄亦酷矣哉尉知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謂求適其諸於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諱其系則出于丹桂府君於屬則泰政其叔父也寶祐景定間侍郎與參政同領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一言蓋衡州君欲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撫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夜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貴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西望故鄉山川魏彼嶺二青原南安有丘澤既稱傳而不克永藏柩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有表諸山何有澤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懷多祉

表仁仲甫墓誌銘

表君公善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第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素其一也人父世賢父士琯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繼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二人擇善王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墓之後地近鄰人之圖明善

懼它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
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去時集老病家君延明善於家
執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
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
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押至不能安居
而去之鄰室率其湯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迺
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爲擊殺之吏按其事待爲忠憲家以
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爲學其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
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東脩
求海每盡心焉其爲教尤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
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
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
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葬其喪事其爲人大繁如此云故翰
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
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己其孝子之事也予文不牘不
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
著者從公生時蓋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
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
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士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妻君太和墓誌銘
曼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參政忠簡公機之
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
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麻管至臨福州閩安鎮受知於
三壩徐公彝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直曾原一談備極推擇
同郡林實天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

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秦運而
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翰咸淳庚午舉鄉
貢進士季起季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
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鉉
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數曰子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求嘆
焉昔嘗見其渠之煌煌者今之有矣亭榭花木巋然百年之
舊惟蔓草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
顯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其前主石
城溝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
與其叔父借視簿籍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李氏
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意欲正至朔望深衣纓冠
領科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客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
夫家能存味平時禮法之餘風妻氏補鄉邦第一噫何其盛
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
旨授名還旌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
族得妻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第若子力
庭肅然其中堂曰班衣之堂若妻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
子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廳屋在列子第序立
執事君時已得未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尚如吳公所言其
諸父時相前出其中對左圖右書竹葉海東觀其安於文雅
不覺悅然而自失也夫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
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孫等將以
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
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序作其墓銘予從程兵二公
之文知妻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俗民真有豈弟君子之
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

也而同居無別籍循之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之閭文獻故物斷盡安得不為君銘之而著子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還君之行甚詳蓋以為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羸郡人憐之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聚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婿得君君尚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致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某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賞裝以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素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為之具蓋君之資資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適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守其於父而行之有成入之道為其間若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室庭之間數睦嚴整君無它好坐無機實飯無華靡室無妄媵凜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為完德嘉遜者矣子二人桀桀楫文二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始推為賢德君有能著自蚤年五十而衰其用弗宣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一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從刻石在序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城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二司磨勘贈太師武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為集賢學士贈太師敬中書舍人贈太傅敬太傅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溪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武岡生孝顯其曾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年已生云

統甲戌二月十三日辛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以其從子微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字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家多益為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新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子於自識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父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子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以長子德家務難身任其勞而容以時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戶門之務不啻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恒足事勞年而至處之裕然二不以貽親愛使其親日休休然觴咏為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自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二第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微才七歲教育如已子親為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督之勞為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數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為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聞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為可開矣娶周氏子一人任女五人子任居喪方弱冠微懷伯父之撫已也任任治喪事惟謹傍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微嘗來墓在其墓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何等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成哉銘曰

墨莊之遺播于金川有甫有秀有實不堅匪今斯今幾三百

年濟濟衣冠豈第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紹之以耀
永世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

旨遣使召還輿疾至郡城病益甚在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
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顏白頰美眉目俾然
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疾問而
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
友直世以游為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為
路人而與為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譜
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子無為子父之廢不安
也不敢以為子既老猶無子而師子無有二子曰自省曰復信
取復信以為子復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勉勵勤具
著譜請一言以自信予適為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
未安而能不憚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表
君誠夫為養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第
而勉又從誠夫遊於子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
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既內附兵盜旁起未寧其父
與幼子避之它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喪歸葬既
而過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
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米粗工
所知東之從之術盡得其學所療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
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二卷集驗良方六卷藏子家於病家之
劑貧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賢者不復辭多或有
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東之者東之曰子學不易成不足以為
貧子還失田則無以為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

田來學者輒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
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
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沈默通博庶幾得之沉審不忽易善
採而不為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
詳謹且率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
小心彊力而推克之庶乎家學之不廢矣卒之歲為仍改至
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子自撥平生無妄
醫以殺人之罪傳道士其勿用管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
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定子觀東
之氣剛而才美禮重而善壽者年慶強隱子醫以殺利澤之
道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為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責有恒恒謂壽倫弗殺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
禮微或不安君子弗養善哉東之為書孔多厚生慎微古人
同科古之為治尊生辨類以此採傷是以足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王母龔氏孺人墓志銘

臨川益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
 敬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而龔氏則者之母
 天福會及文適沉能任通鑄質通揚好古及一在室者之
 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
 母也孺人始嫁魏婦禮既繁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
 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
 以為勸也於是以次劉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都名
 士老而益篤於古文事文學而嘗者也乃信而述
 馬伸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守家愛其女擇
 所歸既長而伸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文如己出未幾
 臨川內附 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長事長者多未出
 而民間大家狃習怯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伸文獨能有
 立室處於寇更從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以助之也既而
 姑氏與伸文皆卒即故山以管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撫其
 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初定有司
 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靜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內外肅然
 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子之婦張與溫之老於其
 家者事纖悉無所遺闕而家以益裕猶篤於教子以事詩書
 不墜先業為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
 戌至戊申廿二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
 應親戚之饋遺參鬢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為王氏婦
 庶可以無愧矣然於族為子孫之墮乏者皆留養之親視其
 飢寒而為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煩
 聞白至於曾玄娛侍無倦孺人乃清靜以居讀佛書而求其
 理又康健者二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

樂之不為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
 舉家為壽歡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頌謂眾曰此以遺
 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
 以俟於命醫至却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
 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同日辰所值對曰
 某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
 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
 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歎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
 偷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葬
 諸金鈴之麓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
 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二十年卒無他於死生之變真
 能順委患而卒以歸者哉壽年之高子孫之眾世以為貴而
 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大父諱、父諱、

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雁卒獲其安齊斬聚身業業一
 息載鞠教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時怡愉既休
 既盡至于期頤忘昔憂慮燕溫奉闈從以矜矜自約其豐庶
 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孳書壽母之阡若此令德來者源
 善視松栢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其先在
 唐時曰惟長者與孝太白游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橫
 山之勝築室面橫山以居者族日以繁及宋季年有三以籍
 書屬於郡者曰雲龍實生故同安主簿騰孫子仁甫宋時亦
 嘗為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以代易而廢學士有聲籍
 紳間 朝廷以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

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東平嚴公 以功臣世家子僉省

事用為屬郡文學三年辟為永州同安簿辟官歸於上元優

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愛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

斛以助不給有司以新令上其事與官不就時人高之又

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沒葬之西岡十有七在

矣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為臨川郡幕長其母族諸子皆

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大史備為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

其客以為請焉嘆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

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遊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

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粵及

宋既亡而前往行遺風流俗宜有存者諷詩讀書無問閩里

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閩時則至元廿四五間也日月于邁

其設施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 朝廷置御史

行臺於茲郡自大夫中丞至於衛史暨夫僚吏多名入是以

生乎是邦聲聞易於達任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以才器

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

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己未沒於泰定己丑葬

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當卒次文榮次文榮亦

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梓次適王宗禮孫男十有二人景

誼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懷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八

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日遠而善者缺焉則是為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歸田叢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雍虞集 伯生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

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

遇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盡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

李榮揚抗議不可夫造事與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

民已受其害冬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魯從者猶當貴之

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 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

及也群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

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眾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

往往計皆出此而竟之爭主者聞榮言皆亦色榮又言此吾

天子之新民也公為首將不思撫綏以輔 國家懷柔之意

而欲盡勦之朕會所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

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斂矢箠中更

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為合章間無持父之計當按兵

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

者効謀勇者效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

交至獲法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檄榮一言

則枉死者眾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

五十二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備

婿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李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為掾者河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眾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宜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足以為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為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嚴無連出佐其高縣酒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繼至而後賴本桓槩棟其長子故輔州路寧郡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樞樞樞李淵之子也李淵孝於母嘗三到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天橋多出名法吏家沈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為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

曾祖大德

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護軍追

封臨川郡公

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曹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禮將解任留太平州璿生璿始居

咸口生公之舊相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善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俯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自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慶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禁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慨然知為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學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群書家貧嘗從粥書石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粥者遂歎其書十四歲卯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厥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膚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安俱滑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頗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脩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筆節銘筆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校按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雙峯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聲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庵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堂間之書以大學為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

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微庵曰吾處此父矣未見有如
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類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
友類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微
庵之門微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
丞公待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畫
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
自襁褓知愛先生聞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為有譽孫之癖
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靈於左丞而
行之十九歲若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
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事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
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竟符其事乎禹湯其利文
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貞乎思其利也
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事也朱子其利也
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
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
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
之時孔子徒黨蓋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
子生乎其時獨賴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
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流
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
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
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澄之齟齬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
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
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
於斯語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

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
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文之後日其見多未定之見其
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
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
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
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堂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
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
歲乙亥 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府傳檄至樂安樂安
水蜀人黃西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
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
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廢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
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為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
經注釋孝經音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
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遷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
捐館二十二年程文憲公奉 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
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然冀中原可無一親
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屬先生不
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 朝廷老成
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誌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
頤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
一時風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
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
教國子傳之天下有 旨江西行省禮官繕錄以進郡縣以
時取禮元自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靈墓長林文 仲明迎
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聚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
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出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太義數十條

皆領會空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傳讀程氏遺書近思錄
 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
 學程子之學也願為弟子授業於其身城中若官之人及諸
 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說脩己以敬一
 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
 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
 先生於館塾以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
 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為薦
 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
 吳澄懇明行脩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軍國重
 不灰木曰樞密實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達事

世祖親見用入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者是以
 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任佐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 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
 書云 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
 委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雅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
 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濼離間任對以吾思之未能信而夫
 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
 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勵者自
 勵雖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為真主且致冀由作外臣澄
 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
 生為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涼京師學者奉先生而
 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 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
 至揚州時憲使矯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華黃公鈞
 趙公英皆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舉子弟諸生
 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

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
 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有因正其訛偽而
 著其說至天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 朝命行省敦遣二
 年六月到官先是
 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為蔡酒文正始以所得
 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
 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深聞其學之日就荒唐而
 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
 先生曰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書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
 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
 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
 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
 廢於是一時游製之彥雖不列在弟子頁者亦皆有所觀感
 而興起矣時 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
 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妙法以為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
 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
 人曰老儒不善騎馬折臂病矣四年
 武皇實天

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
 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 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
 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
 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
 告其去監學官愕然黃游之士張儀失所依有流涕者遺數
 十人追至河上櫂留不從 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
 先生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
 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

子辭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為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為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脩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脩書纂言六年十月泝江州寓謙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為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

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為丞相廟精為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稍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字蘭美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主上為經之意為國為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寧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說其意止為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超生薦拔之說以惑感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為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

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為遠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致國張公珪頌之以經學為之先生先生言溫氣和經旨數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觀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為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皆見同堂寒室之制新廟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效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朝各為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先生總其事分命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閣之聖命官具驛舟追至揚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護軍延祐經理民田時激變頓之變節中外變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唯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為害亦甚先生在朝教言于執政者奏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以二事為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履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貳公復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嘗憲司即為除豁十二月抵家中書言兵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優異有詔加受密善大夫賜鈔五十貫金織紋錦

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生

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不致取 明詔蔡公經
廷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 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
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懇願之誠備情率恆首當勸講及辭機
務仍便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寒陋况通譯之
難講明有限精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懷開
之心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戒漢中公封蒲輪之招皆以期
願為 國羽冀蓋有乞言之禮必於耆老之時非徒外飾虛
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
情老於事物之曠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
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宋俗俗名欺世者宵
鑿不同卑自布衣一冊收名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
前當講說劉切溫潤完厚廉樸聰明經學之師當代第一雖
蒙恩賜存撫爲禮其優然合召遠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
復舉以自代曰 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
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作若止因循冒昧
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軍旅歷任首臺文章本非所長志
慮耗於勞動深思道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只澄學道天人
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
深文學亦其餘事自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言
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復金宋史 先朝

累有

聖旨纂脩曠日引年未覩成效後削代之擇失無聞

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
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膽全不使
身性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 朝廷委官優賜存問禮意
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

暢與論天曆元年春秋暴言成二年易筌言外翼成游先生
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表明善言嘗從先生
論及門之士先生慨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
其第二子京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李者無不
得見焉進而教之蘇間長夕雖傷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
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
請先生觀新雜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正李
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暴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論
旬昇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
大星隕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有
五歲以亥端歟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雁奉議
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哀先卒京以奉
養先生持受撫州路儒學教授與重孫男十一曾曾會曾
奮里昇舉畧畧畧曾早出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曾黃
盛曾孫男四全全命命女二焉呼孟子歿十五百年而周子
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考張子籍志以教其道其
道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
人往往卒養於程氏程門空者篤信師說各有其奮力以張
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寒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
之南環韋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
弟子之言拆衷無復遺憾宋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
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一其於斯
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變而一家門
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
爲其學者蓋分幾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幸利欲之禍
而宋學亡矣先生之生於運無意自其學國特異常人得斷

簡於禮道務新知於卓識發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推折窮山壯志莫陵數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善於儒境伏讀而際信之持其說以事

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

世祖以來不受名爵以起天下之趣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憚然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又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運

至內相之責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際見而無

愆又浹治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

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季穉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

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孝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

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脩正其缺衍謬詳其義

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

象占之說而益磨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蓋致

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

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一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

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

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

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

鑿之陋決以已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學有一代之法而是

經無不通之例既來撫臺書各廳于經又用趙氏象例之法

分所異合所同纂爲摠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

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

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

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澤、如天道爲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

按臺奔夜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灋廟諸侯襲廟取之大戴

記中書掃于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

其略矣有傳十篇短義等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

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迥自然射義而分者聘義

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

備觀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

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

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編剔以類相

樹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

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

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故者既表而此之各有所附而其糾

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日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

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爲

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

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

定次第正其說缺張子書聖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

以邵子爲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

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過各

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若學基一篇便知德性之當尊者學統一篇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曉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

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雖有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在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照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者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懾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憚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登壇者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類此而已矣嗚呼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其有不可得聞者竊叙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 國史大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一日朔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虞崇狀

祭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 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不

聖元肅肅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自直平步趨惟程綏折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為自比諸翁宋熄其炎欬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 聖賢繼作奕聘登尊麟從鳳若

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塵至矣歸慨然歸故為出措則折衷群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具成及門之徒景仰聲名天不憚遺嚮哭交相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交是尚道德小子不敏竊緒語言粗茲有聞散味其原委位子朝每踵先覺承之滯留詎曰能學自江祖燕巖里五千瓊瑤寄詩意速我還舊惟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頽後死之悲一鶴傷哀誰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養堂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曾致清祭之奠于 近故臨川隱君濬軒孫先生養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受學士吳公于吳山之下斯文之勳宜為其私去年之春微使舍棗錢之城闈買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觀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將几奉席衿珮辨口稔兮清風來自竹間浙川云云兩雲在 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爾後爾有楚之爰之來觀來游未有 稽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知道者有老成邦士環歸澤之儒林摧幹披枝一之已甚矣再之為補影懷人孰知我思薄真富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享

傳

陳昭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三領鄉薦成咸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審素知其才辟為書春教而留之幕府宴笑翰有瓊花表文其清麗人其稱之昭以功業自許樂仕邊 聖賢者滿教改官知府山賊應

雷猶留之懷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

大元大兵渡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搖

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叅知政事蜀人姚希

德之子嘗居常起知其州以招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

佐之嘗招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

生同起治郡事率贏餘就盡之卒以抗全益日進之師厲士

氣以守繕城郭備糧糶治甲兵招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

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

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招猶謂兵甚戰家人

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

馳赴行在招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我分也去此一步無死

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以

去兵至招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學士章闕與

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招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

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

身焉若以畀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

僧隣者具以招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骨

為招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主不肯降曰吾為吾主死

耳不知其他遂屠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招平生多文

章兵亂後畧無存者今惟有進德花表印應雷塘志應進士

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

四人應鳳早卒應龜應麟皆鄉貢進士其曾孫顯曾今為儒

陵陽左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奧勢已甚蹙而嘗招死殆無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計日而考之也
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招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歲月矣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方外策一

伯樂

銘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去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二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繁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其語或著其自多云未降於世者長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仲靜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為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二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為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為之而君見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為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賦其隅為八面面為方格以次交盛經之函刻木為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鳳凰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闕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身復身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書諾亦有祠後耳嘗錄大鐘起鐘樓苑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既為藏室亦實田

食其粟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後子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與若太始虛皇之延天真文人象氣錄形結書神丹出圖帝青散言垂用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故落九星羅廣自然并有使令安公萬德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為經五千其文載之兼辨示我清靜遂我香冥天報之門此虛玄寧配天作極宰千化序胤聲緒餘襲武承警法言神方效數以達要其宗婦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攸譯乃作瓊室恢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籍虎帶紫綬玉氣充達金羅晶發陽衛雄毅陰官婢婢人不改發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了寶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勳作真符後天不傾

大若巖廣福靈置宮銘

臨江道士蕭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百八十里道者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谷并東然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閭險絕必旁行爰入其窮其所至巖穴捫索乃頌有見以為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匯為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筍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傳巖尤奪然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遂王自白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拘把巖下怪之梅律振若犬者嘗食之身輕凌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身臺而拘把至今尚長

累備產來遊者皆賴如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
后陶隱者著其語於此故又名真語岩又嘗煉丹留岩中夜
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
禱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求嘉祐羅雅玄德始請于朝
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茶樵米一里宋宣和
三年建三清殿中賜名廣福靈善具宮殿中風雨不及至今
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鐘樓皆在殿中道經厨庫在巖
外慶元中道士妻 王希皓知宮事皆修飾之入國朝用溫
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埋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州龍
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壘其山下隄其溪水除遺其碑無
得田數十畝益以已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浴元
屋之當始者幾二十年而宮事倍天子下書書護之俾以其
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端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
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蓋佳
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取高數丈
石深雄雉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或不敢動而去淵龍教至
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爲著
銘曰

巖中虛容作室門出處當離日水關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
年赤水陰原木葛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
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勿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贊

佛母贊

佛念眾生如母憶子於慈同情揀度殊智淨梵宮中寶月華
雲朝生王子尊青緝倫

辛澤蓮花善薩像

聖具大慈者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塵空界華與持
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爲一大士出常
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慈雲恢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觀觀華藏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
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總絡嚴飾具迺至諸天諸大
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懾並承勳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
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起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
諸寶王香雲鬘雲雲宮觀雲重重單履互各攝悲愍衆生故在
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
現其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入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聖伴
饒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摩羅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爲雙筆閑風信生蘆葉雲散
青天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摧斯赫持器不用填歇陰應攬槍在陸惟怪何
思鑰鑰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爲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
勝故鎗擊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繼若黃氏之誠知休乎善忘機其成俾隨其治猶龍之噴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徵焉淵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靈臺 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台拜先生遺象高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壘得先生畫象草衣蓬跡蓋其終隱而無係當世之意者乎僕休替集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雲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斷絕反無為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大師

仰瞻紫虛觀手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啓我仙宗

第二代大師

表質虛關靈樞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烟衆真會言太帝錫召手傳道書靈樞靈妙

第三代大師

夙緣應運世世承承妙數人文象替神理塵寰外塵何間內脩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安會追奔兩儀人間如務久留何為委形塵壇合皇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乾薄莫之能保群真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昂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弟及弟及繼教令繼共保靈爰玉書所在萬神持道以時與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臣庶采秀黃華濯清素樂手握奇文足履輪輻蕭館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全真其玉光神才在世育童僕來吾得彼寄

第九代宗師

高卧白雲晨夜疎絳霞守子如林著書瀟家灌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炯

第十代宗師

翻翻鳳儀覽德不遷或墜或來景障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真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政廢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亦強名坐忘銷爾塵翳高風華林旭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頻頌主恩上經十三妙補道

關忝著刻銘無愧稱祀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靈為冥世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生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其真相避之來桃源始春五德五色首動毛雁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

食未養形食氣養神非強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恨于外瞻儀有感宣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時危智者去之而彼其人慨然興悲深處靈洞流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同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勅其方欲窮所入弟子忘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紫雲聚如江南之都依我懷嘔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爲哀求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極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實華陽之傳其善孔多必佐時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鏡暮宿玉池微吟所敷籍生涼懸玄圃之英隲濯其羽我湖太清霞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絳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繼以靈藥千日道成潛躍自在靈桓玉童綉衣玄帶

二十二代宗師

赤子童真伯智受得虛虛有首履水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春執玉振金爲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行啓我仙乘兩乘圖開神生懸景舟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滿空金英散香群仙啟關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隨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應清春湖冰渙美哉儂儀皇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其真故與之遇好力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空時息時興我行無爲彼夢有徵我我象帝王資天稔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睡靈藥群疾泉流林注以無盡施持有錄者

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敵私迷國當誅猶冀登報玄獄之盛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愈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
授應物自然只善金丹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子假豪華河姑東歸幾動於微我感以
虛謂我預知孰寔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皇陵躬勤孝理愛尚清靜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冠
履時百稱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善啓玄托易者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降之英自
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披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舍章為
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
憑父不捨道仙詩子為

三十七代宗師

冠中裳衣人飾其外我髮以遊返質非怪森林之靈釋以甘
冲而不自神曰天所概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明廣開群真事
來既夢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斗架巖警遺世塵香地掬形寔隱屏真高飛危守黎非

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曾至過歸山雲夜呼芝英畫
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為苟可問者斯非其
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境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
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騎受景運自新仙喬乃僕嘔和吸精保衛聖
躬翼以星斗尊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斐贊代職年數成
迹少見其微已足各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鼎瀾湖海浩湯玄微倫至積宗華陽承光紫闕數既宋
方九老都若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昔年雲風恒夜不以世遷翼累小心林赫盛
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托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海傳
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史贊

暖暖會霄二素之雲起乎象外蔚然縹緲中有至寶獨立不
詳發爲弱裾翼扶道君朝紫關手執玉文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爲禪學者宜食澗飲以發明已事爲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寥
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觀乎相忘矣初安
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爲之深計長慮者
爲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卓建立數十年不變而彌
固用能使素僻奇偉之士毅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類有以
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
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泰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利之
間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依傍幾無以存其
身而清規微矣鄒山昌上人歷落諸方獨爲此懼迺考禪宗
傳流血脉之的上溯六祖繼明教高之譜盡以爲圖懷以
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始其數然也且上
又一身何住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
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授法乎也然
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
感焉因書以爲送行詩叙

會上入詩序

古者君臣齊歡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
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勦勞之興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
盛農畝艱難之業閭閻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
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孽婦怨女之感淫憤譏刺之起而其
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諷諭識
之文史傳物色之諷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尚

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
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年間人品
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
一鑒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爲宗
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博節隱括以爲辭固有
浩博宏遠大過於人者則國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
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爲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
子多道之酒若會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船之外一語
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應會上人以其
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
世親嬰兒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縷之
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讀於泉石几榻之間其憚思苦造言
精矣至其駁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
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千數篇
批語昇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空之
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冰結花塵障都盡抄空卓秀一色空
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嗟乎歷觀世亦與作者
之能事有幾於衷者多矣上入乃欲休子於寥寥露泊之至
者乎故爲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
之坐臥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
異良將帥督收守非有宏邁之才合弘之量虎頰之福殆不
能觀此也東南名利自隋唐至宋時有隆乎而寺竟盛天抵
王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漸盡爲其學者絕無所歸
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強應出如其不得已

者今皆獲臂羊席者相望歲又連大侵隨劇魚鼓蕭然亦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故令王京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勢足以安禪而容眾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余博交幹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博外襟中寬為一方之鄉仰宣偶然哉其遠王京也交游賦詩以饒之而幹君獨欲其為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為守者至極極盛無以加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為王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散其實者也矣則為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為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雍 虞 集 伯生

方外彙二

序

送真真入序

魏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 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為之壽 太后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百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 天子左右其尊踞高上其生日又能致 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為文章誦詠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為才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之君子之所以綏福獲也乃台縮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並古如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蛟古虬角剝距鉅蒼然真有以其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脉縝密八面且備翳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輪囷法度深德能極古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讀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亦足以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 聖代涵煦優養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 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廬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廬瀟雨別圖以贈云公真人之行風雨略相似因倣其意為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互白雲謁謁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濤霧合吾君之居任為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足留連前卻行者送者

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條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
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繫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
報吾君哉其可又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
天子者即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
誦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畫墨論
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
情也 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誦而傳也獨
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為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
之者皆欲來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觀國之堂而觀斯圖也
故為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
矣顧不律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為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為其所
為以自為方迺歷序墨翟禽滑釐朱鉅尹文彭蒙田駢之為
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其為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
要指則必以道德為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
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
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
洽滯泥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性性而然
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
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
也已矣今大宗師以玄教為 上所尊禮者四十年觀觀高
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
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怒怒然
以自鉢心刻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

方物為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規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慮傲於
是而為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甚薛玄卿氏尤方今之秀
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為之賦詩多至數
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
地大物繁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慨
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為人
簡明而能靜為學弘博好古書法為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
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為送序

送越虛一奉伺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於衡華恒霍會稽
稽吳岳壘無間之山江河淮濟廣四方之海嶽汾陰之石于
兄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
君前奉使制書佩五品印治與州仙都觀未行且索使別以
內旨遂禱武夷丘廬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
奇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寂之說草木木
食結第武夷之類以居人跡近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為古仙
異人矣庸詎知 朝拜聲譽日貴以羽衣持節為 天子使
神明於海岳之間乎 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上則其守
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里
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體勞人也庸
詎知得以遂率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一者常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乎在奉常與令御史水君奉
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于二人執柎晤謹忍奔
軼不克敬共事而君縱鞶控策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
平地雖木君至公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住復難萬里為專

使於是向有哉字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
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精解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墓
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李古之君子
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聞
予之閒沒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後鶴不識使
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斃碎從騎返初服而後之無一
遇乎不然不待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
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已酉蜀廬蔡序

真一筆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
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為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某
甚敬焉至於職方之始尤所備嘗遇軒輅至輒抽簡或管
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隨任遠近城邑必華人物土產風俗
必參伍詢詰會同其會雖廢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憚其心
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嚴介君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
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肖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真
一筆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欺
妄浮以為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為詭異以駭觀聽也事往其
情不耗靈壽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瀉以失本原也
若徒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為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
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泥也直而不望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
肆也靜而不聲也節而不滿也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必也嘗
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為必何有
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某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
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為世所稱羨在國朝則
有鎮陽承相家在者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暨吾蜀史
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不嗟嗟夫動必言貴
廣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壚之外乎且老子故周
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為其後夫因官為氏安知無自別於史
者子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觀於然有
凌雲之思使其發九覆而懷三清則所以重其宗者豈丞相
封王之足擬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胥有
京塵為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杜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逸聖晴雲覆
其顯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為帶丹霞以為靛自我之不見靈
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為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
畫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禮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樂祀日月星辰辰者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為壽星之祠也春入玄祠于癸
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
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地則參宿之下也占者以為人壽
命應之相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
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
角亢七宿蓋兼之地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箕軫而潭州有壽
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軒旁而軒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
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以隔所為明地者作之以為
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異四方依

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胥為淪沒訖不復存而青是觀獨傳至于今不泯非非上下之應文合之限宜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篇必將表見於斯也耶然觀者無田以備瓜分之溱慶元間自岳麓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已而之燬住持抗點石以能與其徒勸募人出財累輸以湖之高岸有數萬等有閣殿鐘有樓廊經有室翼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文遠而竊以為奇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為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矚其私力以為之者何也且今豈道家者自玄教大宗師祠師為朝廷所尊貴乎嘗見其在廷中為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為之說其所謂視聽下方者意其深遠壽星更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之以報乎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夜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為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遂州相如縣大文昌宮神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蓋蜀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甲茲男女酬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為是司梓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祀消散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星亦寂然者逾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洵蜀省以其事來上手議榜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公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出延方為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天子為降聖書褒頌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益盛矣所謂繁華之祠者在順慶路

遂州相如縣清泉鄉葛蘭里休之者南平秦紅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華之為山綿百千里至是卓然為寶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鷄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蹟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布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涉幹三千最幼者既死為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州也堯輔之子大川又為祠以奉其先時衛堯者寶華之通諱為請于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即其故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言記為請於職聖天子憐然與科舉未及非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闢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庚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為道家之教者為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為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為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為年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修國家宗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觀筆而嘆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偶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積虛一聞而嬉之曰何哉予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星土星也予卿有少微山故郡得慶名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玄嘗鍊丹於此有壩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靜能壯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為善賜之故觀有靈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

比極世以次居之 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更
 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教里四山隆然中窳若孟
 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
 無為記者吾子寧新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
 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
 仲瑋編游名山歸終茲觀秩、有條理軌道丙戌之歲年、
 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
 所不及也乎揮手謝眾即坐化去何大師為之賦詩若曰予
 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
 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
 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投靈寶經有得每
 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
 坐立巖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人各從其東
 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

嘗書火字傲無思廉輒取筆改火為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
 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屢屋思廉常游觀焉
 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
 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
 說數高第故儒業者亦信之時郡守錢字允敬異守有從父
 以從官家居因罕求見思廉思廉竟屢呼曰大資後果官
 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幼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
 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瑋歿之歲歿八日始歿肌骨柔
 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叙有道人吹笛過之接
 以雙筆逐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為詩招之去相傳
 以為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為之嘆曰劉更
 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類清臣忠義之士也而

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公
 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終常托赤松丹丘之
 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遠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
 俾刻為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又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
 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三茅樓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靈
 公卿間遂以 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 觀書兼
 謹其觀今住特馬祖墳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
 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觀真
 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字於州里遠邇皆從至元六年故
 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真道之士乎
 服以真人對丞相拜野從見之問以脩身治世之事丞相感
 焉故其相

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為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
 人以云多真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篤
 將不敢拂上意往來於真人之真入曰昔與子同為相者何人
 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 上辭曰昔為相年尚少幸不失
 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為政能
 加於前乎 上曰誰為卿為是言丞相曰祁真人 上嘆異
 之故丞相亦不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
 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置地以築屋在今宜民坊白
 雲樓之南纔六畝耳其後阮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
 畝半以種蔬其後惠某嗣居之觀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
 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
 人苗公被召遇慈庵、改稱觀輒又彩飾家設大作供器鐘

人苗公被召遇慈庵、改稱觀輒又彩飾家設大作供器鐘

磬之爲三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中設盞
蒲注水有盂焉孟大容數升飲其底作蟻滿始坐時置孟水
中上水滿孟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脩其道
者如此施則者其人爲錢摠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
者以 國家之力爲之宏麗者其衆而白雲之觀蕭然教
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
而足記也奉定元年五月子駒過靈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
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真
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
沒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
馭風雨之聲與山水澗泉並作響不可又留遂去之天曆二
年六月被 召上都又過之爲儻克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
大至數十人共闢咸用嗟嘆飲者其善於金闕未可併識諸
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閻皂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
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
爲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齊謝
公誥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庵朱公熹樞密羅公點
待制徐公誦尚書沈公誥閣學蕭公達月湖何公異舍人張
公壽司封田公渭知鹽徐公得之鱖園任公詔澹淵胡公思
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頴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
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
父且大乎於戲昔者群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於一時而已
者也而元禮乃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跨世
用也何有願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群公者哉然而群

公之於陳君也雖章累許而不爲感陳君之從群公也歷歲
既時而不爲語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未能已此
其高風雅致詎可以爲淺論哉噫盛世之指模矣延祐二年
女德真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愆於所謂君王軒者樂其爲
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尊之而以其事示集集惟
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善故
在若平園良齊野處晦庵皆其人而誠齋靈園又門下客也
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 年也其徒 於宗師

蒼玉軒新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率之近奉其父儀
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
以爲未嫌爲重至以廢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蒼玉軒閣謂其
友厚集曰子爲我言蒼玉軒之義使族人是弟子孫與奉祠弟
子如予意焉予乃爲之言曰某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歿
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詩曰
欲張之德昊天罔極享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德乎先王於
是教之隆以命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
致酌禮義之至宿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
者俯而就之不自者全而及之者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
心安矣然而以此論民時猶有怨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廢
感者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極而號
馬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而弗
可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穰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
霜露之交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
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

返也則登高的望遠求諸沖漠之微庶其往來于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恒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暈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也吳公之為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培其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少之也

滕州新脩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為神於祀典為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不得通者焉滕之為郡嘗以東魯為宗國嚴嚴之禮不遠伊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兩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為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孔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為廟以祠嶽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後成二百年來漚廢始盡獨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思徽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臣玉龍脫麟奉行 詔書率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瑋為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時號工巧邑士朱瑋當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楠用摧堂變如圯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夾治州事始下車禱兩黃山顧瞻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僚佐

議新之曰不可使神無所依也適以 詔書所以至良長官者自任撥已俸以先之同官是使吏民響應財用不圓乃求其材擇善工 詔吉日命鼎且能者以督其成脩大殿及門墜露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勿計門樹屏復增廣最工足於備役不及民侯親為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曆己己之春成於明年之夏就成儒士王淵社温用王亨之言請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立前郡學王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以記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易為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栗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以備用民之來歸者有餘家庭無誶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尊之以在其民人於無窮焉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衣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圓道人
 有愛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九與相而去湖
 南轉運李甲好然訪或語之曰曰洞賓在衣州浴室院有墨
 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之曰有回道人寄墨無呂
 洞賓也出以與李善黃金云明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
 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塔山僧聞來視之不能
 其也獨謫屢愿居之夕廢宇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參學承事
 靈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如在慧力虛
 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特鉢遊旁郡
 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其院建大壁
 曰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
 遂高其門閤又有撫州判官李某鑄銅為浮屠紹興並司丞
 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佛者之
 言曰曰洞賓仙久既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始究竟今又與
 俱隱去相為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
 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二事哉二人者游戲示現將無為人之
 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凄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
 也琳過大同空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
 曰青山辨山谷黃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為琳
 開堂集眾傳衣拂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畹貴臣之
 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囑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
 司徒真吃刺請于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慈禪師而別

出書讀其院者則食宜故院事向刺者担斯之請也故為述
 揚以贊曰 大乘浴室表清靜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
 不動身等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華者二俱自了去不
 返草祭井泥古道斷百歲來者墜空寂琳公歷事諸古佛慈
 愍因地不思議歸運已玆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
 殿彈指頓華嚴境界種種三現集雲老人破顏笑仰爾願力堅
 定故求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眾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脩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臨
 川山今曰相山者也據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廿
 餘里而後至歧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
 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盤礴覆貫膏潤充溢衣
 被草木吮浴之空濛濛之通堰隸之闕節宜蓄泄以為稼穡
 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史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
 旱溢妖眚之變土木蟬蛭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
 願欲乃已輒早高故宮窳窳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
 而邑之父老言先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
 有所捕治至焉繫君巴為豫章太守亦有所治於此二君
 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異禁其法驅使民不違不
 若離其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迹祠宇在山之支麓
 唐郡君葉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
 來清真山中故宋時即山頭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
 梅樂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為歸矣紹興中郡
 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若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
 備開慶己未用漣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為真人端平
 甲午加封其若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

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
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兩歲乃焚去為祥
刑使者猶屬又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
不陷昵于邪淫云內附

國朝仍用道士主祠 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
奉 詔敬祠歲優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

然山高以險祈報宜在夏秋時冬未寒山氣已凝為水雲守
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膏緣文書活公苟瓜華之
微利人迹罕至則烏鼠散祠宇頽圯像設暴露農民頓瞻傷
恒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元保童大用童奉

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為後至元庚辰
四月旱種不入上構於山麓樂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七月
又旱合群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兩郡吏
以旱之迎禱四君者兩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以懼以

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敬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
處和事女教大宗師吳公於 京師吳公命處和歸主華蓋
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度茅
子以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弗歸

也保童君乃為文書言諸王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茅子嗣
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
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衍受 聖書領相山而留待上方不
能至處和遂次慶衍為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苦諸近山之

士民曰姓甚者各出財以施膏敷和耕石田飯蔬食披襟判
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月克脩四仙之祠道眾之
舍門廡庖庫以次而舉監監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父而
民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人不

敵味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築其事云保童之同官前令奉
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郎鄧城任果前
丞忠頌校尉同知寧都州緡山張榮今丞從仕郎某郡張友
諒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陳章舒文瑛今尉楚國
程世臣典史陳章胡天祥代胡者怀泉石成玉也至正元年
歲辛巳十一月朔且具官虞集記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鄆州黃梅即黃梅為道場說法
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
歿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為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
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
吳德中改賜寺額真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成禪師來
住山始葺為禪歷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
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陲受兵州吏民奉師遺像入城
求福州果以靈脫按堵不遷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內附
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
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
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
方丈鐘樓之屬頗紛華麗皇慶二年二韓高寺上人從潘王
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
方為宏煥第一坐通率眾具禮請王其山是時寺之食者眾
積弊紛拏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二門黃金飾題榜
作大殿奉祖師作
經閣藏教而家堂安老堂行堂庫堂為佛閣照堂庖厨垣廡
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廢下不繕且以弊告又撤而更
新之務樵索勝給眾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溪古阮家鉄甕

等庄或復或創九二百餘頃其屋宇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
鐘鼓鐘勺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備自丈舊規而行之
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關計其經始至于落成才七年爾何
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轉其總管易其等凡若干人其成
者則大觀惠字希稜也式又曰今 國家崇尚象教古昔
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
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開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
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必其事
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龐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極施必親又
壽沐聞于中宮製金紋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綵萬緡與
之俾半備塔廟半為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 聖書
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衛同奉入城
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然燈之賜焉 年

月 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 天子乃賜四印號曰妙智
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 詔翰林直學士臣
某為文記之勳諸東山之石臣某嘗問諸佛學之人曰釋迦
二十八傳為達摩入中國為初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
與能父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
荷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為雲門洞山法眼三宗
會之後主李密推會為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
即備為木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為為仰
為臨濟數百年來衍述盛大多濟子孫官宗莫及也東山之
高禪也矣始戒戒密門之系也實盛于漢唐濟之六傳嫡孫
演在山時從者常十人而佛果勤佛眼速佛靈動南堂靜開
祖寧五祖自皆得法於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
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靈傑其所警發又多大人君

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
師發迹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始法運也不然心
宗無門之說不絕如錢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衷
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况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
載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為之銘曰
巍巍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真寶局而不陷精純
稟具至勝德真實不壞過金石流光為天女芒白有階其瞬
朝日赫承運出現保邑國來歸有時用無流素華淨於冰雪
色沉々大宮萬寶積十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匠盧在几席鬼
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駭奔從帝釋堅章立刹成勿亟誰其作
者行通式臣其著銘 帝所錫咨爾法界衆神伯持地主林
各述職祖疏具足如 帝勅輔我
皇元鎮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弘傳

詔翰林命臣其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

皇帝若曰昔我

皇帝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在歸維大統在位四年

而拜群臣

仁廟臨御傳至

英皇當是時權效用事濛濛雜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
之為地也宏靈噴壘每往鮮生遠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
無苦朕於是靈志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
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畚
天地 祖宗之昭昭以介福于

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子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為首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盛常往來于懷也臨御之始慨念曠昔因賜名曰大興龍聖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稽首願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難殷王高宗獲琴于外蓋難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重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

陛下躬冒瘴癘儉官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

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願方憺憺君親之恩問：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昭臨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與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涼勃之外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 聖旨委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沐風露以恬以廉貞幹之固旃：龍拏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公何私肅：清宮夙夜僕載而循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思善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臨下氓頓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為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願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臣受詔刻石以徵含爾昆崑能君降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鏗訇鼓鐘來儀來朝內饗而趨

天子念爾念爾艱食艱征用弛 天子無為一日萬幾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耆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伊邇

綺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材能優傑之士出 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蘊於是有人仙人仙者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監井之雋至于今賴之其後若朱挑推王濬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全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然於以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披旨修歲祀于江濱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岷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使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為之躊躇歎息而不能去四川儒學提舉 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天師張氏正一法待成嚴其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更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兩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兩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恠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為之屈也成都守陝福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廡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並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為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為堂者幾祠其神為圓庵又東西屋以居修其者而君汪君者曰草堂為室若干間門廡厨庫庫庖悉具經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

愉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任君事語文教嗣師玄德
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遊青
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敕賜名曰
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一廣
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紹林公之孫元帥自

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
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為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垂靈壘閣秦關又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
唐闕世千百以安為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又構旋披
故堵擊擊靈靈數丁剗除嘯嘯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迺
見牙孽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聖仁惠宜有願依宰于燥淫
疵厲勿成厥惟清靜克通神志廣祈弗應相我人士人上作
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借匪私於皇 天子視遠如邇

郡奏朝聞父出封璽曰冷遠人孰保健容苟相之道子易弗
從伊祝何秘于躬受福嗟爾眾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
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
用蓋爾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詩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
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 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宗真萬
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具有始末
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
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
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
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賡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
子寧宗以其濟邸為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闕伯命大洞法

師張基主之宮在秘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
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
大元至元十三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秘書省為署二十八
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墜庫不足稱大潘之容觀取開元
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
第以為宮公主親理宗文有司謹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
時至是易其樞樞門陛榜署因加表飾設鬼佞被服以象其
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燁燁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
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 旨繼書

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
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掖覆書如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
以重所植植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為制始始
又封植其花石竹樹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
靈鶴來沫來止所以休寧其情真者尤深香醴雅樂哉天人
之君子曾城之內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諭宮事未幾俄賜號
曰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建理其宮不殿去及得見
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為為宗上之言真人者闕觀矣

今為其道者善傳 上意達諸神明導况社存者專一其
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又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
數其實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養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
者矣之賓恭甚則忌其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辭不敢
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

聖朝志願誠足矣
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為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
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且尚嫌後輩浪說以風示天下為國
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釋德真人

命李士為訓辭示褒寵刻錄為印視一品使盡護杭州諸宮
觀仍治開元宮亦名靈顯以禮書而別為靈書給驛騎五命
備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 天子見之便歎賜坐留與
語移時深稱 上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
彌謹嗣而傳之者予必責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謙以為孔者
乃字真人而命之曰有參朕知老子所為道德經開物成務
者也善李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不中
外爾尚敬宜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
於乎開元之為宮又矣縣真人深自謙抑為 上所嘉顯
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至聖世治縣清靜東宗道家受發有祠內外相望靡不龍
嘉煌二我宮殿於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
國都何因何稽曰為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
告不誣顧民弗省威行六十既燬而堦除而圖新爰得求宜
天人合謀甲觀風成帝子彼降鏡三渠二道責因循不貴改
作昔劬我舒迺象青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
真人克恭靈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謙為道光華自朝旋宮率
鱗贊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 天子不有干民是數維千
萬年至於億世遊哉求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玉笥山清真宮碑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隘其實錄以為本名群玉山漢
武帝按上清錄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
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華陽游江過
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置宜堂至而
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轉其治厥矣按圖其山起東
南稍行而南為二峯名赤拉漢武觀夫人三壇又西為覆箱

峯持奇峻又北為北峯中引小徑而下宮在宛宛中輿前三
峯相直上有石壇九齋素人孔立明等九人上拜處故曰送
仙峯又東為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犬
牙交人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
矣意者受寬而持約節之所以得名者與其祠神君曰九
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
曰錄其三峰之崇高蔽翳故以名 此近是矣其地多
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噴瀉之屬皆托古仙人以名之
信乎非世俗所得有首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眾樂並
作莫知其為何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胡或不聞及夜間寂又如
聞車馬金華之來若神物有所効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
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
監中杜曇求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
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曇曇求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該
書於其署官文字制條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
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者也南唐時皮羽南
受知後王刻木為印傳佩之以治宮事務徐公猶為蒙上清宮
領此歌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為清真宮端平丙申土
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為請于朝
俾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魯道隆隆有名家子
又有道行法術為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
以給旅來者曰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
永年曾卿曾劉繼賢曾李謙張高老涂弘道其方來則歐陽
本一肅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
出相皇帝嘗召卿曾至京師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
而宮之室日弊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曾

嵩老又作冲妙堂戊午李謙又作三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

清殿成之明年肅立仁方從玄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

有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

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限而燕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

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為我銘乎既聞而歎曰

山川之形勢為靈傑所臨依眾庶所會過者感歷可見然而

忽然之間時住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間寂寞之濱乃有斯

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為次第其說而勒之

以銘銘曰

大秀之山群玉之府靈宇有容若寄特貯不辨而固匪囊而

履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君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

階之上靈氣翕張執執其象偉若降精臨釜時傳煥煥弗輕

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于無朝陽熙

熙夕曠蕭蕭二執其迎將執其往復精明辨融潛滋密充自然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碑

崇善觀碑

方外華五 雍虞集 伯生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善觀者本晉洞天觀

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

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堅齋建元二年勅

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

貞觀初勅改為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

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揚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

靜先生奉勅重脩復民百家備脩甚費曆三年主者有智思

賢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名

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壘近

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受言大

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

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

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減求諸晉人之

舊惟此與王展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廢廢隘陋特甚且

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為太元殿以後舊規象三

茅君於中東為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為陶隱居祠元前殿

基為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為玄武祠西為廣惠祠後為

文賢講堂而前為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壺受大茅南面諸

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

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椽榭若文刻石覆之以亭而

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

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樹朝京師授于始末俾為

之次第為張君吳郡人名天兩內名祠真字伯雨別號貞居
 年二十舉家入道編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歸先為
 許宗師弟子得秘許遺者張君從而以為師悉受其說嘗從
 開元王君壽衡入朝被兩帝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
 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二弟之招退奉任君而下五君為
 文而告之願畢力效字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支會錄
 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為乎自任君始居此
 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子又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
 世各訪門人系以私為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闕而有持
 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嗚然思與
 四方之士共為千載之期豈非銘銘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為
 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以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鬱陰開陽洞開曲元流泉保靈七任君
 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精宮方嚴
 自王伯清蹕臨止雲響於虛林森爽化赫奕福卿帝子發甘
 液不食何年表遺覽白雲
 節旁午致醴望爾來蕭滕出代隔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
 文士浸書誰其咎
 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馬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

系繹玉室金堂萬無影

仙都山新修玉皇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為祈禱總真洞天相傳黃帝曾
 於此煉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禁獵獵三
 百里李陽冰所為題黃帝祠字者也宋治平二年賜名玉虛
 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宣和三年燬于寇道士游大成作之
 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勢命道士陳觀兵改作之
 內附 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人皆稱為之而宮日發道士

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茲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
 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元年欽奉
 聖旨主領官事始重新之二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
 宣命住持兼領北路諸宮觀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及玄教大
 宗師請以官中師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官事聞有旨從之泰
 定二年也嗣棋遂承

詔編祀東南名山歸主建康玄妙觀得謂
 今上皇帝于潛邸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
 更賜號曰教門真主玄明道虛一先主乃來告曰仙都宮
 成未有記今既未克歸懼因循無以示久遠幸勒文表之乃
 為著銘曰

縉雲之虛有峻其高旁無引綠上千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邈
 遠祠宇在焉冲融消搖微音出空宣其下激有宮有廟有壇
 有時天光照宣百靈萃止飛騰不作錫我赫社室有壽者孫
 曾婦子不知不識明漆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十二百歲
 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濔乎無為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告
 民萬年如斯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
 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于石船之里皆相傳神姓劉氏
 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為隋時始有廟至唐元而益
 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陰祐太后入
 贛避之舟行為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以出於險后物色之
 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
 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為兩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壘壘
 犯其境禱之賊悅悔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郡大龍光華禪師住持僧法璽言昔在憲宗皇帝癸丑之歲

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於城東

北隅溫公主之温去世而少林靈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誼公昇岩顯公案松微公至於我先師筠軒壽公

六世矣在壽公之時英宗皇帝念茲寺為

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為命壽公為司徒以重其事壽公以為温公昔事

出祖蒙卓現異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為而歿蓋自温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石紀事

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日 上在上都清暑於洪範殿之便坐待臣有奏玉内司亞尉阿兒思蘭

不花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奉命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備文以賜之 勅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 勅至臣所

臣從琳得温公事狀云師諱至温字其五一號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

和尚於淨土院寂照曰汝其為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寂照弟子辨慶訥而祝髮焉無遠當公主

淨土蒞照甚嚴師不以為忤康寅之歲無遠開法當壽師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

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眾然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承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算書有

守之橋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于版而致敬焉勅賜其願曰字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功於民者有司嚴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其號自一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 國朝來凡水旱疾疫盜賊有符無弗應者而神封贈前代之舊未開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 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龍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具封以答神庥而以尉民人敢以為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為神求封者州民李從大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恩用某也新王之廟而大之者某也學仙嘗游西北諸邊為宗室諸侯王客多見神異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其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塞占山北見有草蒿桐駱祠龍漱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為我輟而治之為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草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實學仙言則信著其人習以為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况石龍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為詩故又為享神之辭曰坎、伐鼓石龍之下注瓊盈麟解性在祖神其來思管樂于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即于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天子之枯袋衣有重丹楹朱戶肅、孔容執敢乎侮駭我癩鬼去我蠹鼠嘗我大田寧我屋宇尔安我依至于終古

顯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為萬松待者凡萬松尚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待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歎之為僧同參西京寶嚴明公既而為世祖知遇侍帷幃為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實時憲宗命海雲主釋教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出祖征雲南溪劉公請永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率刻印以賜師統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駟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與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委及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村略之緒餘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具定之安因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評各為道言以相尤上命聚訟於栢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主義墮羅須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為僧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眾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宮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眾庶捨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

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駁繁條自在潛邸至於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然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淳圖氏以寂滅為宗而才器文辨如温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濬濟有宮有城饋贍東陽泉甘土厚蛻蛻來止駕垣負草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戶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干侮世皇有為舉策見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振德不回屹若孤鵠林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為紛更入主出擊天子有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間至於陔閱我田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為書為詩詩揚示風書繼德輝沛將有迷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誅有辭失之若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為辭以係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或眾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峰和尚師生有異微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整入鄉校專棄去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其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

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為策勵推以為大辨焉繼業及門自以為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關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題曰說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為尊為見而數曰此佛相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名曰正覺禪師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敬焉駙馬大尉潘王二璋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符法也三藏法師沙洋愛護持必納雅實

理遊方時常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為上直之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必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

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闡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迺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以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泝亦至浮舟以居而禪去之

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滌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資交至一

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嘆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

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諸證得者我說無悟由

為求名聞利養者輒晦嚴谷為毀犯律儀者以毗尼法為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

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爾然為退休

之計蓋師之高滿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

僧臘三十七 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園之草庵有訣別書傷識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以西園之上而塔焉

後七年為天曆二年正月甲子 天子使翰林學士求旨頌國子監事阿瑋帖木兒召臣集至便殿命之書曰其賜師院

與塔名而汝為之銘俾具門人卑禮密即禮刻之山中臣某拜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為盛然

專 庶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繁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為遠近嚮向未有若師之盛者

也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魏魏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者無上義達摩之東夏言多

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遐曠師子巖巖置死為難孰當吾野有造無還惟幻住史證

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尚無外千偈翻翻夫豈好言昏蒙鋼除快提孔難如被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為出一手砥礪法

摩掃嚙鍊息紛然百為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向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敷受贖度人辨乎法雲法

雲彌天有薩斯普憐于皇風永頌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為得人七傳為揚岐白雲五祖國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均有端緒不可

誣也悟之傳有虎丘隆大慧果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之初門戶嚴峻波瀾浩湯自 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

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嘆以為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

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庵車漆磨傑破庵先無範 漢化
 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雲巖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宗門事宿
 漸向寂寥欽公毅然自任其傳引基方便而鑑可極嚴絕得
 法於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道場宣
 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廬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為倡
 和以發明斯事諸方專傳之嗣嚴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
 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寶壽院受具戒即謁庫舟遠
 於雙林又依東叟頌於淨慈掌內記石林筆至淨慈師亦待
 者素外記徑山雲峯高允敬之諸分座說法禪學諸老之餘
 風得師相與議論嚴島發明威器重之爭以得師為重而師
 曾不以此自足迺見嚴公子杭得諸塗嚴舉黃龍見慈明事
 問之嚴印其穎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隨書招之甫至
 遽請為第一座一日室中嚴舉臨濟住黃蘗三度喫六十拄
 杖因忍向大愚勸下葉拳師云鈍置殺人嚴便打師拂袖出
 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嚴符示滅拍師有曰吾以此擔累汝師
 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嚴果化去嚴以為佛祖向上一
 擔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
 掌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擔蝦蟆口裏道符一句來曰恁
 子聞柱聲因甚交破庫堂前露柱曰擁徑橋吞却集雲峯是
 第幾擔峯者罕及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齊集規範森
 嚴有誘掖而無假借押販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
 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為文章清健高古變絕塵俗西江之
 老於文學者往往故國之遺傲晚一世及見師略然自失者
 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
 間有之然則況於為其學者乎寺尊有水火冠讓之厄師隨
 尊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較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

所能者威飢師每食必與眾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娃嬰等
 與客語過齋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乘鬻水以為飲
 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
 城府官民縉白迎拜道左親慕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抗
 之徑山江左望刺之最公論願帥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
 行省稟 朝旨迎師居之衣人士號慕遊視或訴有司留之
 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
 口翕然以為不魏妙喜於二百年之外者自暨具舉四眾歸
 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
 請從者弄几器收之師曰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峰聯
 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峯虛行矣問故從者浙人長者重
 施以為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為是
 見解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樂家奉施拜
 禮師不為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歿
 世祖皇帝時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新作
 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
 成宗皇帝嘉之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
 圓之號其來徑山也
 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付
 時官外護宗教戒教弟子說偈示寂于不動軒其徒奉全身
 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娶之義烏人也
 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爆岩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
 行于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疑絕
 冲照堂一荆叟珪之次初師在眾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
 仰山古有二龍一至全灵異或曰二蛇即龍云無準以前有
 岩柱樹常以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敷花及師主山之歲花

乃盈樹師平生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

四年徑山首座了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其久未克

為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

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

夫忽都魯兒迷夫奎章閣學士來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使殿

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未克者有

旨賜號曰大辨神師塔曰宝華之塔而命臣集為文集頌

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隆如是中開妙義非空蹤二岩瀑春雨時

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少分不昧

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弥天竹樹總密古雪在山巖

絕人蹤畧示三闋一錢之通我觀垂嚴儻童本智帝網文糸

珠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隲二雷音不與羣象共酣集雲之

峯雙標之塢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兩宝華諸天

唱言辨才不考聖皇御世尊敬法五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

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華二靈山儼然高會

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贊以弥

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方外書四

雍虞集伯生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

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紆

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以

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漢於莫所為乎斯世者矣其卒為

許魯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

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

師者諱其姓唐氏世為豫章富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

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李進

士業元齡既為進士第而歸速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

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為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

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已坐下不

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注依之十年無扣者偶與書記

清點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待左右朝夕諮

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為僧以嚮為後至錢塘寧退耕衍

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願東更之請當

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吝一袖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

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士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在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方草庵於鄉曰竹所興簡竹室申如翁居住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嵩山元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正淨師以讓簡

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嚴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為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七年乃作大佛閣市民院居旁近相繞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問與行省丞相下今告羣子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下其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

券假食以供糜居三月師杖屨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棄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盡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下版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十人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旌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回任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慕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敗取訾而不取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於皇聖元宗佛尚祖旁求碩師審費神宇跨浙隄江梵宇于

于師三千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繫我紆而久鼓鍾振揚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濕慈暢宣心泯物化米來歸千百與俱名極精明不歸因遇今去而亡俯仰無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惜惜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弗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荆州人自天合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闕羽歿而藏神於此願佐師興建伽藍焉自隋壁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獨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爲著法堂記及歿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常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附國朝荆爲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糧能創始而化去至大二年珍之弟子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父藏舍弟子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草閣學士典籤韓克莊請用銘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禪定以啓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知須彌爲法爲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能爾耶張君子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子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氏父某母伏家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群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律年十二辭親入玉泉禮藏山珍神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

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寄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爲
拘多者九佛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爲拘多何不禮拜師
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源三數奇事指授
繪者寫其所觀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發者瑞者
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教迎師歸樂珍希曾未踰時百爲
具舉至大二年入見

武宗皇帝出聖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
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又丈許萬目驚異
嘆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

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灌爲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
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爲授記名之曰僧莽節兒
授以伽藍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毘
盧高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三參於壁下殿兩金剛高
四丈五尺又建高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寫軀下爲法堂又
作鐘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慈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
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閣將重廟
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爲永福羅隆寺
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爲首利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
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洄吳能致一夕水
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溯溪挽者徧覆田畔不絕田主欲因
夜斷引繩至則見若於苑守之適悔愧以懼更爲推致云環
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由以瞻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
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苗師默禱禱應環寺百數十里

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
論撰印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
道書以資其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

昔十拜頌衆說法清規嚴整夙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
紅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叙別衆衆元
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踰跌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曰
雲覆地山谷悲慘南土早災彌繼衆慄入龕逾女顏貌如生
閣維之辭收舍利無數推舌根牙齒數珠不壞出壽五十五
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
指藍三十六所王景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翻或微
歸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宜偶然哉今叢林寧
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宜多其人而依止啓發則存乎得
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得發未至懷自當西望踰湖而
願見焉今師首列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

我聞彌多於法大護善益石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
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
之埃前哲衆衆鼓魚絕音師始爲之願力如心宮般棧閉金
現珠壁網結幡蓋充備嚴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束獻衆歸
不頹度營百萬億佛諸善薩衆聖僧法寶攝受外供天威力
神忠勇之資迺覽龍君並安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同師於
是時鳴大法鼓四衆安然肅恭轉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
十二年常如一日天章散隊以贊皇錫大東諸經佛然四馳
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家仍以象
往千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歎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現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
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衍五宗並立杖屨
跡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觀
孤絕接人爲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內多其子孫其

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滄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
 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
 有果所謂千古曩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聲光莫盛焉
 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
 豈而應庵以來相繼者迭庵傑破庵先無雜軌遂終宋之出
 矣 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
 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千數皆其法嗣師
 子巖頭舌死關者高峰妙公其長子手能教能活據其正令
 以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
 其門者神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於實證實悟正
 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間指則吾嶺雁禪師而已師俗姓楊
 氏父大有母張氏以宋嘉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
 州德清縣能食不茹常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
 於人世事情無所知安親疑然志若有所行年十七有神者
 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笑言曰
 此大善知識必能為人技術去機耳能與我往見之手毋驚
 異之略具天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于巖之死聞為
 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為師曰以待其為峯曰學佛者
 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題話
 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為僧舉生過葱菹話師聞之忽生大
 疑然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才際盡大地一瓊
 瑤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孟塘見於上雪履有省即詰
 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雲聲未絕峯痛
 捧之不覺頓身墮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通羅
 按磴以杖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若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
 公去也通曰汝事負老漢棒矣乃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

神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至空禪志廢寢食夜
 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
 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雲太陽一照便
 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
 布慈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會得得一銀一蟹今日有蠅螟虫
 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峯拂
 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雲師便奪峯拂子為眾舉揚訶勵同學
 辭不少遊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
 其俊快有僧來峯次峯令見師三曰峯首去其出言大抵如
 此久參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賣符
 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淳俗同則其慧慧五
 年還山見峯云云大有入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
 逐雜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罷晦或
 游神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或觸其機鋒
 發言如奔雷諸方來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
 範大開凜如水雪所至四眾歸重公倏負人爭相迎奉無康
 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炬薪照著法席
 之盛中外罕及至治於亥棄舉而化同門布袍濟公見地明
 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詢眾請歸坐祖
 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叅學之眾輻湊而至或示眾
 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
 身立命然或嬉笑罵罵懶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
 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
 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
 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

鑄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翠宇跡跡而化廿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垂深庵化之日雷碎兩射白晝晦隱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感聲撼山谷初華公下寂會葬於次師笑謂眾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

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齊香幣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申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慈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願書王山師已不及見也前往持普慶寺正印木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以歸後二年鄧陽張喜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情由語錄平實司考乃按而序之集普當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覓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為之銘曰

傳法正示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城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登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為之祖孰為之師巖峯之巔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漸崖千尺華草全身說法熾然無當吾幾我非不啻堂堂天目鼓鐘朝夕龍象人天游宴息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開一闢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酃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二十六年其弟子智溼自吳城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求為之者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公贊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曾說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動見地之實到漢語人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撥捨無崖險以驚眩誅卯於體魁咽咽狐虎兇之窮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剎以為崇其從之者實為死生之事以求抉擇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為衣食進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任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榮仲常父少年官學清相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者到亡弟孺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稱而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濂括叙而錄之無愧辭矣師姓王氏諱特定吉安大和人故家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學血不接於喉吻清若剛立而世緣頗奪之咸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首庵勤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雲巖欽公禪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嚴公上堂云至學者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為大妄語師默有所領迅駕奮發嚴請師主東淨師為眾僧藤廁壽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扶持亦染其疾居涅槃堂醫以為不可為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觸於身軀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一相不生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灑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又

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室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遍燭自信踰躍不已振衣扣方丈通悟巖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鑿鑿是甚麼取得眼來已蹉過厠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叢中六年當我 國朝至元十五年之戊寅歲於卍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其兩自是從大僧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其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湧盡身如踣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云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撒倒勢巖云云一采兩養及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為何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巖巖云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巡堂汝打腫道得即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零眠大地白銀都蓋覆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為號二十五年戊子歲師遊衡陽之醴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嘗寨之以避兵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骸狼藉自是無過之者蓋聚怪毒陰近甚畏其害師至致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爰舍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嘯呼環繞師諭以迷悟因緣且授之戒其怪遂息翻素不知神聖邑長伯頌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禮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等創剏割田以為先倡苦勸日盛為大精藍四

方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既設大弘靈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為有妨於工程因行參坐究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毫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如此然勸辦之次第喝正令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菴尊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椿皆得法於師者巨徒授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餘人師之文曰陟崖感公曾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為僧又同得法於靈巖而感公闢法於其鄉之六字峰與姚源法席相望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之皆無所遺缺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欽山之遺骨而瘞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瘞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厲學者弟子正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巖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器函蓋而斂之瘞諸西庵越三年瘞而視之坐如生爪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行也溼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溼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摸畫之因歎曰師用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室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予意微笑傳久奉七微者猶有待於剝羊之倒西來直指通背立雪者曾不辭於斷臂之艱猶撥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闕五位之責心識指要義

海暗機傳者寥寥每與翹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收全望開

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闌服履跋涉殊方化行東

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孺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

班班可考遇風即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嘗嚴坐

脚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幾毫之

分以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

之際聖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書夜之

言行其七書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之也哉

噫噫復長廊之松風閑話方爐之夜雪吾不野轉於初學亦

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叙是事傳之方來蓋

以爲佛法初無繫於人而不如是不足以得之也雖然漸

源竟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有爲淫言者乃迷替以爲之

銘曰

我觀古尊猶刻苦成佛道勞瘁病穢惱諸不堪忍若如墻壁

木石不青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上晝夜塵

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雲中月無有山河休宇宙可包

括剎剎見法身佛說眾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真寶以我

直實行所證亦真寶以真寶化人得首無虛妄靈雲挑花海

巖靜無交異夫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

田議右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願躬旌一見更不疑拈

草作梵刺帝釋之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一爲法故一一接法

流不昧其初心分座章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留此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碑

方外集六 雍虞集 伯生

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群孽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

構祠繪像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若

飾危行爲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修於己庶幾以徇世俗爲

不敢者昔者金有中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

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伴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

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迹湮泯斯蓋惟是爲道家者多

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

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

皆能力耕作治塵舍懸絡表樹以相保守又而未之變也

國朝之制凡爲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

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

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

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都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

之流參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

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猷謁

季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探

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著書以名其孝文多奇奧貴人達官

來見舉告病伏卧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諒如也或拜伏戶

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爲幸其過望至於道德忠正

徒以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必其可
 善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
 而惜之曰始吾學道且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
 木則有本水則有源矣吾師之德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
 吳公之文行是既為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
 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子為之辭予既思吳公知張
 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筆而為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
 師曰帝真人諱德文字 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縣澤
 州王氏兵間遷洛之宛陽令為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
 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警善母
 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龜所往
 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
 今九十二年矣生而雄輝稍長不為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
 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惡慈人也事按攝惟
 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與方以才勇為行軍百夫長疑其情也
 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太玄顯希成真
 人居懷來水峪之太玄宮住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
 其文書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
 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伯然委脫其徒
 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備孫得福真人曰岳
 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順真李德和真人之學年教也署為法
 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
 授香爐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眾以教事付真人
 曰先師之囑如此遠以二十一年 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
 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 道教事又賜 聖書寶護之自是
 眷鴻隆渥 中宮至召見親賜袍馬帝重丞相嘗病其人視

之立差時其神之 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為崇教札助者
 多至五十餘通而 實都而王又為初摩藏修宮宇廣門墻
 充田畝始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 年加封其祖
 師錫寶元厚使人立碑棟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 詔修大
 內延春閣下賜予備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
 而升仙矣始錄有童謠云緣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
 號岳祖祖蓋其徽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弟
 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為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龍
 至於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成
 者皆攻若力作嚴祀香火朝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為真人
 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
 常使人行江南錄其教者已三千餘人處觀四百其他可
 無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為公獨別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逕前哲故
 病童寡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胞胞補息派派弗黎弗判混然
 摠導萬偽日滋莫而 止故委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渠千
 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善教共奉承徵信玄契導知以典
 緣鹿之阿樂丘崔鬼矧畏此禳輓風駕靈補其能來蒼我泰
 定德萬千禩何以著之刻石垂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為老子之學者伯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依於用
 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陳焉不為之動存乎中者淵
 焉不見其窮冲冲乎充充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
 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
 居若思昆弟三人既喪父伯氏以孺師仲氏能治家以為養
 其母某夫人知公志 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為學日約人

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倭寇咸在從而締驪者若欲醇而飲甘豪者靡幾者地有其能者莫不慷慨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家難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所見者晚歲歸為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歿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兩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校公以弟子諸孫護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弗莫無虛日公權靈中情凡役具辦人又以為難能然公存惟鉅創形氣向柔而為生之道傷矣蓋遷京居五年海煉清虛一旦化去憤然委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為其道者友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

世祖皇帝筆設玄教身為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非奇村異賞不與也今大宗師具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為

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生開府遂名以深深得開府心歲從 車駕行幸嘗察罕海有 旨倚兩

大應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與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某法師提舉崇真宮書宮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迥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必觀化好為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 道書丹經天洞玉訣

靈寶黃籙諸科等書皆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抗抗方早偏倚弗應行省丞相答刺罕候公以為請公坐為致兩告足抗入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為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懷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為飲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具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某處葬以其年月日提點舒某 某來求銘舒張馮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為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 饒之安仁人祖諱某父諱某銘曰真人蔡醫為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躡紫煙質化而消名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玕相宣秋高露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雨入于田雲復于山浪浪深濛曷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携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為道士稍長游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舉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為父兄時人蓋莫如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摺紳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眾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脩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為一

或嘯咏以樂或間默以居凡俗疑其為狂病云釋氏之宗本
 卑因果之說而其徒情儀範為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
 多君見而笑之取其為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
 奏而開以法要佛理案然凡情豁焉子見之固異其有所得
 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為古仙奇藥往往
 在是蓋有所訪云子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文之乃敢問之
 曰子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
 趙丞相之子俱嘗面授其說子偶見其書子之甥湖州聞其
 說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為異也文心之
 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子來而子未之能
 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為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
 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
 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蛇焉時仍改至元之元
 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
 千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栢
 輒抽轉斗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子采蘭於斯也
 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予觀之師章康克明表用宏以所
 遺冠劍藏之其友載術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
 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玠君在時嘗求予識其
 父墓願詳上方為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
 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拔荒過之留君
 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
 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連且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
 斯人哉至京師為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
 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為復宗
 歿數年君集眾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獲

具在此其為觀中買田以食眾吾無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
 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為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為其人一
 來也乃為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誰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旂基茄
 柳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之有蘭為秋為春子去不來白雲
 誰隣寔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在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瑛使人持張先
 生自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
 叩魏君起客吳中為予言文光之善曰日部使者過其門而
 見之表其堂曰高風托予記之予為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
 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為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為辭苟有
 可為焉知其將無不為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為而有所不
 為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為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
 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為宜云後予直翰林閣 朝廷賜文
 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實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
 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
 栖遁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瑛又知好文學予敢愛
 於言乎按蓋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
 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
 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慶江至常州無
 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為無錫人益生及及生滋微生將仕郎
 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寔生照奎是為文光真人也
 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
 屋上鄉人以為火也操具昇水四奏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
 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為歌詩興趣自然有

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勳萬里亦且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譽之書至於輿地象考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不乃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察浙西招文光讓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按學道書院山長吳人祠子由題也因為立學官為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爲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身從極結平謝去薰俗以黃老爲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爲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書術游即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元孫子莊子列子規制弘故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老弟欲出上卿亦不之強也著文光爲州道判又進道正以頓其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靜嘿內處而野蠻外應人莫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爲錫山祝之雲族而兩蝗悉入具巨壑大熱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以玄元館爲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爲住持提點一年宣按常州路道錄延祐元年有旨陞玄元觀爲玄元萬壽宮仍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爲玄中之節貞白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爲祠以奉祀又爲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養親饌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元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爲義塾教之故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懋靈虛曠未嘗不嘆焉晚自

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時寒廬又爲棲居曰鍊神傳觀又臨黃公圃左作小蓬萊之亭右爲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峰下爲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向曲自茅氏兄弟歷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爲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爲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爲以傳法度之事以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慈山絕頂下晚五湖揮手謝別後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儼然蟬蛻貌如生春秋五十雖其今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絕欲以終其身非所謂單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爲真人始自禁廷錄旨職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制而命之所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以贊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押至遂請請願非名實兼字者曠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於也柳誠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爲文光之詩詩曰錫山之原其上阜崑麓有嘉泉臥滄海奔數澗千里升爲兩雲濯濯秋明煦晨曦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爲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行貞節遠敷金碧珠璣雲霞蔽虧日月吐吞滿搖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鏡琳瑯瑤瑤受命于家三獲彌尊淵淵嚴嚴體體體體體體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虛有秘洞文攝衣不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卻塵紛富子九淵歸息天根鬱鬱立園真劍在焉蒙願歲年永懷孤寡

墓誌銘

女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博兩長春宮真人曰明日兩徽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愛民報國之意小得兩尚書即為善在曰丞相相病在卧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編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兩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使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兩三日果兩三日尚書儒者盛責人不覺屈膝拜之後建法主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為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事王公桂檣兩亦如之與聖宮遣重臣醮兩長春七日正醮兩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憂也比祭酒兩止月星繁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日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其像為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為贊以聖識之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呂君昉念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為在鳳鳴見真人為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以文渭溢岸壞隱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為至水次登壞岸眾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人端靜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謫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真人諱德或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終南相庭修真人坐下十一歲為道士奉天樂字真人與同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與然見而異之 猶子誠明張真人淳和主真人洞明祁真人 張真人掌教時皆親禮用之

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間

武宗皇帝賜真人號

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玄闡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為真君高圓明李天樂為真人穆王二師為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 天子為出尚服賜之鎮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後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優禮遂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類若越趙道真景若冲等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真人為國光華於繁有文獨以道者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管雲間日舒物不疵應容容于于真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為驅天子有祈真人致之曰兩曰賜天亦不違盛德之華豈惟女門紛紛鄙涼亦皆寬敦終南峨峨仙游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黃中黃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某母吳年十二入玉隆萬壽宮事清逸堂宋尊師朱於其師五月航尊師而教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積相贈即閉門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為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術於子也願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味易事也將以此為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為莫寧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歿父之西山中有劉玉真者不背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運曰晉旌陽許

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歸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
希文以爲可託乃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爲
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爲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
人如母尚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其言如臨天地鬼神
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
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春定改
元嗣漢二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
剛介堅毅長於幹政向嘗都監其官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
土田之入廬舍之完公而成功昔爲梓者更交譽之觀之其
後從玉真翁得柱勳忠孝之教益折節沖淡爲道人詎公
前席直表與之乃爲書請希文爲其法師五陰乃壽昌於橋
提點未行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
且上言 聖書之賜而希文愉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說爲已
事古所謂清虛日來淨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
爲書寄別其弟子陳其等而命其後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
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事吾骨
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有風南來者若報汝也已而果然從
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爲道士四十年
庶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越中山
嘗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爲錄其遺事重越君之請故爲
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晶發輝表靈赫我興
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爲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爲音
玉爲畫表歸其土墳元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德

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
七十有四年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後于廣信之貴溪將以未定
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橋其弟子吳全節師
以事狀致書遺集賢曰維女教本始于我大宗師今承承嗣之
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遺行類刻石玄官以著無極護按
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錄自高祖歲始上湖慶幸
相文璣十七世公公有奇骨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頰美鬚
鬢晉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
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西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
入朝

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供帳從
行幸 上相帳殿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衆駭懼 詔公禱之立山
上幸日月山 昭睿順聖皇后病甚 詔公禱之即有奇徵

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 上命公稱
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

命尚方鑄寶勅刻文曰
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督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

玄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爲其人掌教江南分
集賢翰林爲兩院以道教肄集賢都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

各置主掌爲其道者授之無所與 上用言者禁道家經
裕皇以公言入告 上爲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陳祈

業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 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
名山大川訪問遺逸勅百官饒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

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謹開河京城以彈濬者未決 上召問
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協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香鉢以

為民先河成至于今使之公非洗沐不得遂去惟帳每出獻

勅衛士載標與歸公是時天下大定 上思與民休息公曰

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 旨意 上將命相

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澤特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

乎乾君臣之合也謀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 陛下勿疑完

澤既相遂受直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

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

世祖末命以公善德為隆福官而 隆福太后又以 上意

諭公善事嗣君也

成宗皇帝身復太平之盛致意天人默以持保其盛成謂道

家應設事上帝其謹既真信公則命為之如其方終

成宗之世幾歲備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真長春兩

宮 上帝親祠其上章皆親著御名每歲七日乃能致白鶴

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皇季水旱地震之禍公猶以情德

省政之事懇懇為 上言之則非徒情矣於是 詔天下復

用其德錄章應加號太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學又加

特賜上卿

累朝舊德今為誰乎未及對 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閣府

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為印曰玄

教大宗師印 上手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

使國工畫公像 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

上親臨視識以 皇帝之賢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宗真宮

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與聖宮中官皆

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

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愧痛盈乞骸骨歸不允

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豐書讀之公年彌高感 上知

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

坐而逝三日始歛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

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與聖宮中官使者繼至頓朝虛市來

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候于郊吟亭午霽霧

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簪釵成水花編

素如一日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

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

有若此盛者於職

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 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陛下真久

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 上尋加特進時

太皇太后在與聖宮

仁宗皇帝在東宮並特以優禮

武宗

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

世祖為製名 與聖宮記其事是以實書及之進講老子東

宮推明謙讓之道及

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 上嘗坐蒲榻殿額謂大臣近侍曰

累聖帝公服皆金花為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為衣
裝佩綬劔復首飾珠玉而公常服取其澹樸 上尊大官之
餽時至日備而食飲不逾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詢其
救時拯物常密於機微未嘗以為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
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
識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雅雍恂
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
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諡安惠祖粹大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諡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
知江東道宣慰司事東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諡
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兄子榮祖弟于熙祖備宿衛後榮
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使孫秘書少監熙祖以衢州路同
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解魏國出家矣公之祖師
八人皆贈其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一人為真人徐
懋昭陳壽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其人者七佩銀章者四
以官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恩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
在集賢時某宵忝論撰其節政志而銘之銘曰

於結

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興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繁
繁時邁嗚呼克永出世倣張公玉色長身疑其冠衣作 帝外
臣小大有位捧躬謀效我則無為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埃
不驚我亦百神佑命集成粹穆成宗肅肅
武廟歷資保贊 仁考之詔道維賓師其同孤公彼有成虧
我無汗隆盛德不匿龍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專執候四十七
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際
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望老萊徒俄去回光歛英飄風流

靈住來承乘陟降碩庭 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
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夢玉
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 國長久

非非子尚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為宗清靜無為為本其流弊
以長生不死為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
為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
而道士宋之說詭幻益其乃有蒙傑之士伴狂玩世志之所
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
之門戶頗寬弘襟抱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粥飯谷食而
辛若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
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為其學者常推一人為之主
自 朝廷命之勢迫其重而幽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
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為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懷大
方而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
奉 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夜會不掩脛而肌
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
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
知為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邊頭金先生者甚
高潔操其徒極嚴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弁諸山而不獲
相見則予賀賀塵土歲三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
里至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
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聖也亦余岫雲師者
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
與人有競意曰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為岫雲師也輒
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亦水滸而食

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詰無不即岫雲之室者
 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傳有田畝畝人助之
 耕難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
 道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
 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為何事耶辭
 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海濱河循山東游乎齊魯至於燕趙
 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
 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月學者
 之舍州郡命方士榜軍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
 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為也郡中先
 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留家
 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
 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憐焉舉去清觀之人劇之仙游山
 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甍竹石不約而
 輯有山本閣者憑虛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
 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辨棄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
 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具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
 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具公為之記公嘗問爾之為學何如以
 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
 化爾公曰佔畢終日未有如是與者蓋深許之矣有為作鐘
 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可一言乎時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
 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
 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沒時徧與所識書別略無他意其弟子
 彭致中璵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為請如悟鐘記
 蓋自為也乃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
 字非其子有傳頌晉謝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清謹今係籍玉

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為仙游山昭清觀住持提舉
 云錄曰
 六十而化蓋斯丘駭云乘仙乃其游微風凌宵山未秋簞食
 屢疾呼不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間憲幹公使文公
之五世孫所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
生文藁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
婦及同門之友編緝之得在 朝藁二
十卷應 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
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在

朝時為文多不存藁固已十遺六七歸
田之藁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
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世
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
侍應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
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
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
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
散而為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故末
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
是年十有二月 門人李本謹識

